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一九冊目次

明紀編遺六卷

〔清〕葉珍撰  
清初刻本

一

兩朝剝復錄六卷

〔明〕吳應箕撰  
清鈔本

一一七

甲申傳信錄十卷

〔清〕錢輶撰  
清鈔本

一二七

三垣筆記八卷

〔清〕李清撰  
清鈔本

三二九

明朝小史十八卷

〔明〕呂毖輯  
舊鈔本

四二五

安龍逸史二卷

〔清〕屈大均撰  
民國吳興劉氏刻嘉業堂叢書本

六二三

東明聞見錄一卷

〔明〕瞿共美撰  
清鈔本

六五五

南渡紀事二卷

〔明〕李清撰  
清鈔本

六八三



明紀編遺六卷

〔清〕葉珍撰

清初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自序

紀而曰編遺者何前之君子以明紀編年行世久矣但編年所不及紀則正史亦不及載故曰遺余因其遺而補述之故曰編遺遺者不遺也編遺者編其所遺非編其所不遺也夫歷朝典訓余敬慎展閱悉入傳信錄中茲乃輯其舊聞舒以臆見合言之分言之纂集六卷爲一編者以俟後之君子覽之詳而資之廣也余幼遵庭訓學古懷經頗有排龍翹鳳之願及壯運際兵燹鬱鬱不能居故土浪遊四遠悵泛中流雖冠裳之會彌殷而雨雪之悲更感且居諸云邁帖

吧兩喪又自傷罔極此身不能立天地間遂謝絕塵俗結廬先君子窆窺之側瞻依如過庭時稍暇取明朝實錄稽詢之視三光之文耀發昭代之弘猷將托此心於史以不負所學兼慰餘年庶得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也蓋實錄所以存古今之信史然史亦有掩其實者史官或尚微辭或避忌諱或見聞互異或好惡失平當時不校正而傳焉誤矣後世不之疑而羣然服焉不再誤乎況野史非而疑毀間有卮言餘錄未免輕聽多舛若家乘銘狀是而疑譽豈無綴諛枯骨喜謁金辭者博採而不裁之則修史之多過率錄

於此余靜思攷證端賴直書凡君臣之作述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敵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三途用人之選擇門戶察典之報復以及山川鬼神天道災祥之徵應事昭灼若眉列然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誣者余其免矣是編也或幸名山藏之通都播之設

有知我者曰夫夫也達乎詩禮之教能立其身而從事於史學者也余心亦不泯滅矣陳眉公云文人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實不知史官亦文人也文人之才可務虛而不務實乎史官雖道其實未嘗不於虛處討論以辯真僞所錄來大抵秉心貴虛

開紀編遺自序

禾郡果山遺民葉鈔盟手焚香自序

不虛惡流於偏黨執簡貴實不實恐亂其是非故文人與史官皆宜崇實實者誠也直也惟誠惟直則天地且孚焉豈止後世人心信之哉

明紀編遺目錄

卷一

歷朝書籍

漕運大略

鹽法大略

市馬大略

河道大略

卷二

諸番朝貢大略

南都大略

閱史大意

錢法大略

兵制大略

屯田大略

諡法大略

流寇大略

浙閩大略

明紀編遺目錄

卷三

靖難忠臣姓氏

殉難諸生姓氏

官制大意

卷四

門戶雜錄

卷五

忠孝節義

江浙三大功臣

門戶始末

理學大儒

優禮聖裔

明紀編遺目錄

卷六

訂正舛謬

諸王偶錄

科舉考略

大臣看壽

御筆偶錄

薦舉徵聘

山林看壽

字行名臣

醫卜星相

鬼神

災異徵應

明紀編遺卷一

禾郡果山遺民葉鈺輯

歷朝書籍

命儒臣編存心錄上以祭祀國家大事念慮少怠無以交神明乃命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鑒戒者以進上曰是編所載豈惟行之今日將俾子孫世世法守

修文戒成上以宮闈當嚴命儒臣述古賢妃行事爲法

元史成學士宋濂侍制王禕總裁編纂者趙壘朱右

明紀編遺

卷一

貝瓊朱伯清王濂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越李汶張宜張簡杜寅俞賓殷弼先是詔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故元事蹟備修元史以元統至正間事無可據故遣

御史進擬憲綱四十條上覽之親加刪定

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徵儒士熊鼎朱夢炎等至京師居上賓館纂修是書令公卿子弟及天下士庶通知大義爲化民成俗之先務

纂修禮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創案之初禮制未備詔中書開禮樂二局聘通儒入京都纂修凡吉凶軍賓

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爲綱儀度名數沿革咸具爲目凡五十卷

大明志書成類編天下府州縣形勢及降附始末又修寰宇通志從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而四夷之驛不與焉

祖訓錄成立爲家法其目十有二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序曰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是書揭西廡詳覽六年七膳稿方定

明紀編遺

卷一

二

大明日曆成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運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宋濂爲序皇明寶訓成先是修大明日曆自上起兵臨濠至卽位六年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合載一百卷命藏金匱詹同宋濂奏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未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此後凡有聖政史官紀錄隨類增入

李慈銘成御制序云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爲母則期年低昂太甚漢唐有忌議喪事者朕則不然體樂制度出自天子今立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御註道德經成上序云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術也上又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各有異見朕因爲註以發其義

資世通訓成御制序末云世人性愚而見淺古有聖

明紀編遺

卷一

三

經賢傳立意深長爲先儒註以繁辭評論不一愈愚後學者朕特以一己之見總先賢之確論託謁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後人故爲序

洪武正韻成先是上召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等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有一韻當折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廣詢刊定之書成敕宋濂序

編纂春秋本末成類分列國附左氏傳之後首周次魯先晉齊後吳楚命東宮文學傳藻等攷閱

臣戒錄成胡惟庸事覺上命纂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悖逆不道者二百十二人書之又頒志戒錄採爲臣悖逆者百餘事令羣臣省心奉法御制劉向說苑序頒天下學校先是命國子生讀說苑自上爲序乃刊布

精誠錄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命大學士吳沉等採集經傳以類編輯書成進覽上書之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省躬錄成既編歷代帝王祥異感應爲存心錄復編漢唐以來災異應臣下者爲此書

明紀編遺

卷一

四

御制大誥三編上親序之被誅貪職官吏一切作奸犯科姓名具列誥中前後三編頒天下凡臣民務要家藏人誦爲鑒戒倘有不遵遷於化外其收藏大誥者偶有所犯減等科罪後貧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

頒武臣大誥二十二篇訓以撫馭軍民之道

御註洪範書成先是博士許存仁講洪範至休徵咎徵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若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得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

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豈特爲君者當勉而爲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福建布政司進禮記註疏

詔行韻會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以字義音切未盡重加較正用學士劉三吾言採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詔古今韻會凡切字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上善之

福建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先是上令購書刊行三書先成進覽

明紀編遺

卷一

五

頒醒食簡要錄於內外諸司錄百官歲給俸米之數計穀幾何當出米幾何計田幾何當出穀幾何較農夫用力多寡之勤勞而爲之書名曰醒食簡要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稽制錄成上因藍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乃倣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多寡及名號虛實等第頒諸功臣家遵守使上下秩然不敢紊亂

輯歷代宗室諸王惡逆者類編爲永鑑錄賜諸王輯歷代人臣善惡可勸懲者爲世臣總錄賜羣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成初召博士錢宰等論以定正

之意并指天象云自洪武初有黑氣疑奎壁間此爲文章之府可異今暮春黑氣始消文運當興矣由是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名曰書傳會選

詔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書於殿廡上曰此書有益於治道多矣每披閱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鑑古驗今真有國之龜鑑也

重定皇明祖訓召諸王賜之諭以歲減祿米之意洪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

月已編書

卷一

七

闕門廡之制度以及壇廟寺觀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

頒爲政要錄凡十三條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

詔孔克衷劉基林溫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曉又慮儒臣未達注釋之格乃手釋二章賜克衷等受詔釋四書五經名曰羣經類要

昭鑒錄成召秦府右傳文原吉修撰王傑等編輯辨姦錄宋濂奉敕搜萃歷代姦臣實蹟成書

頒武士訓誠錄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

能通曉命儒臣編集鉅虞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行事實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

頒稽古定制書先是上以諸功臣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諭終莫之省迺命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典禮參酌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皆有定制永遵行

頒大明令上諭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

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入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于律刑措之效豈難致哉

大明律詰成取大誥條內撮其大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

御制文集成上自爲序賜羣臣  
大明會典敕儒臣發中秘所藏諸司職掌諸書參以有司冊籍分館編輯以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提挈會要分布條貫自朝廷及田野巨

細釐舉垂之後世而無弊矣永樂代承雖因時裁酌必以太祖舊制爲主

以上俱洪武頒行

文獻大成學士解縉等纂輯呈覽等以所載未備敕少師姚廣孝等再纂更名永樂大典御制序冠之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卷

文華寶鑑成召皇太子授之上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爾其勉之又顧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子孫嘗採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鑒錄茲朕稍充廣之益以聖謨大訓爲萬世成憲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

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導東宮當以此講說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命學士胡廣等以五經四書傳註及諸儒發明者編纂成書又進性理大全御制文序之頒學校

聖賢心法乃成祖機務之暇採任古嘉言切於修齊治平之道編輯以示學士胡廣等曰唐虞至宋其間

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矣帝王之學貴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爲治朕夙夜資擇今已成

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爲朕言廣等奏曰帝王道德之旨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梓以

賜上曰然遂名聖賢心法分四卷以君道父道臣道子道揚其綱下分爲目上自爲序

命黃淮楊士奇等選歷代名臣奏議成上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嘉言臣能盡忠無隱天下未有不治

季順事實書成輯古今可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御制序冠之賜諸王羣臣及天下學校

皇太子命楊士奇纂周易朱氏本義要旨進覽名曰周易直指

解縉等奉敕修古今列女傳成御制序

明紀編遺

卷一

九

命侍臣纂修列傳傳成賜名神僊傳御制序

陰陽星命等書命欽天監纂修成

爲善陰陽書成上閱載籍遇有爲善獲報者命侍臣輯錄得百六十五人御制序

以上俱承樂頒行

天元玉曆祥異賦上初得此書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皇祖每

教以修身敬天朕不敢忘茲讀是書言簡理當左右大臣皆宜知之遂命刊印賜三公九卿使達夫吉凶

之幾庶爲變理之助云

洪熙頒行

御制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

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典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賑災樂得是訓也遠稽前代盛衰之故上維祖宗創業之艱下

勗子孫垂裕之本旨哉不可忽也

御制外戚事鑒歷代臣鑒二書成上爲序冠之

御制官箴三十五篇上諭曰昔舜命九官十二牧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爲君禹皋稷契輩爲臣猶致儆若此况朕德涼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旣不得數見而人論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論因取古人箴規之義俾中外諸司觀省以見君臣交

明紀編遺

卷一

十

敬之道凡有嘉謨入告者尤朕所樂聞也

上賦喜雪詩示羣臣賜賞雪宴羣臣恭賀選錄親爲序其略曰冬雪消毒沴參遺蝗滋茂粟麥迨冬不雪

民心則憂民之憂朕之憂也乃蜡月己卯之夕大雪盈尺徧於遠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且朕以

涼德嗣大業輔弼者惟日不足今諸臣進和雪詩實副予望安得不表章之以從善取益哉

御制猗蘭操賜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

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



幽谷兮瞻瞻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  
今衆草爲伍嗚呼賢人兮汝其予輔

興學篇原於君上之躬行而作也御制儒學箴曰君  
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  
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博聞成  
己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微宋  
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以資於邦本  
末循循用臻實効易爾師生毋忝學校 考  
御制述祖德詩九章勉圖繼述賜楊士奇等觀覽旋  
刻石摹帖 以上俱宣德頒行

明紀編遺

卷一

七

五倫書成

正統頒行

鑑古錄卽君鑑錄以堯舜而後二十二君每君擇取  
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願上兼此二十二君  
之善而有之吏部侍郎李賢奏覽 景泰頒行

重修大明一統志成

天順頒行

待讀尹直等請以諸司職掌刪潤爲大明通典倣朱  
熹凡例爲綱目續編從之

梓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先命詞臣盡去後人所著考  
異諸書以王逢集覽尹起莘發明附後有御制序  
諭內閣編纂宋元史書續朱熹通鑑綱目成

汾川王貢鏞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隲書孝  
順事實書與之

御制詩集成命翰林官校訂

掌國子監事丘濬以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乃  
復採經傳子史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書成進  
覽上批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大補政  
治朕甚嘉悅命刊行

御制文華大訓成綱凡四曰進學養德厚倫明治目  
二十有四總論以撮其要分言以極其詳各篇又有  
法以啓其端而結其終有序有跋詞意暢發命儒臣

明紀編遺

卷一

七

東宮進講弗輟

以上俱成化頒行

續綱目廣義十七卷監生張時泰進呈

命大學士劉健等摘編通鑑從簡約以便御覽  
詩海珠璣選成進覽御制序 以上俱弘治頒行

大禮或問初世宗議禮張璁以或問進大學士楊一

清家居聞之移書於冢宰喬宇曰張子此論恐終不  
可易也宇未省及除璁南刑部主事掌詹事石瑄語  
之曰慎之大禮說必行也大學士楊廷和令中書張  
天保語璁曰子不應南官弟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  
難我也璁曰吾難彼乎哉吾爲禮而已

大禮書成錄諸上議未加恩賞者

太祖御註洪範世宗御註伊訓無逸二篇並刊名曰

書經三要

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大學士費宏和韻名曰咏春

同德錄又以古詩及諸大臣和詩合刻曰朔學詩

御制世廟樂章用文德舞等增武舞從張璫言

上製敬一箴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費宏

請行於天下學校從之

編修孫承恩奉命輯尚書善惡事編韻語六十首進

覽賜名鑑古韻語

明紀編遺

卷一

十三

內府刻大學衍義以經文并題語大書真德秀細註

類爲全書

明倫大典書成閣輔張璫再訂增錄進覽御制序

通鑑綱目前編圖書皆見太極圖論侍讀學士許讚

所述呈覽

聖學格物通一百卷吏部侍郎湛若水所撰進覽

易經蒙引詔刊行前祭酒蔡清所著

郊禮通典禮部尚書夏言撰述四郊禮儀以進上覽

畢賜名

召輔臣等於重華殿觀祀天祭器各爲賦紀之命曰

奉制紀樂賦御制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  
同安縣儒士李如玉募集周禮會註十五卷進呈上  
獎諭之賜冠帶

御制大狩龍飛錄賜諸王及羣臣

諭輔臣考訂禮記檀弓等篇禮儀制度仍畫圖註釋

並祭葬全儀編輯成書

皇考警方選要諭禮部刊布

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帝每日取閱及

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煖

以上俱嘉靖頒行

帝鑑圖說輔臣張居正等採前代之君撮其善可爲

明紀編遺

卷一

十四

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故用  
九從陽數也惡爲陰故用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

繪一圖後錄傳記分爲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

以古爲鑑之意進睿覽命付史館

重修大明會典進呈是書創於洪武續於弘治又續

於正德再修於嘉靖重修於萬曆

宗藩要例書成先是肅皇帝時以公族繁盛國用困

竭所裁宗藩歲祿多刻意抑損至是輔臣張居正張

四維申時行等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請敕禮官

集羣臣酌議要例刊示諸侯王使厚薄親疎有體又

不至重困民財也

以上俱萬曆頒行

四書五經字學要覽八卷集註字學會編八卷廣規三卷皆經筵講官蔡毅中著輯以進校正字字有韻有音有義有點畫之從更有一形而數音者一音而數義者不容不加分合如辟字一也分讀則有八音慊字一也分讀則有三音惡字一也分讀則有四音數字一也分讀則有五音齊字一也分讀則有六音悉以音韻配義而字學得心傳矣廣規者乃太祖監規肇演執中之訓復詳其義爲廣規也奉命與經筵講讀及正字官各一部

天啓頒行

明紀編遺

卷一

十五

校正孝經小學註解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進呈先奉上諭士子讀書進身乃國家人才根本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平生果係孝弟廉讓自然做官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主文藝據會典及提學敕書內敦尚行誼以勵頽俗不啻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至孝經小學此聖賢教人切實之書在府州縣各有社學原爲養蒙育德敷教儲才近來全不講究以致教化不明士風吏治日趨卑下今祇遵祖訓起敝還醇敕令天下學校誦習孝經小學栽培士子德造之基當以此爲先務著吏禮二部確行

崇禎頒行

閱史大意

太祖閱漢書朱濂孔克仁在側上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謂何克仁曰王霸之道雜故也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爭戰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主宜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之業不獲光大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強爲者也

明紀編遺

卷一

十七

太祖又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優待臣民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典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亦未盡善

太祖觀漢武帝紀謂翰林侍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資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資家必壞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貧君獨富有是理哉

太子侍側上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寔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明紀編遺

卷一

七

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乎同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自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上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稜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至若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上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

謠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獨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役使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使然向使宦官不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明紀編遺

卷一

八

孔子曰朞月三年必世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呼吸間創殘死亾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陷人於無辜黷兵驅人於死地有國者當深戒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雖非帝王精

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詔誅竝進有失求賢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關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可守祖宗之法乎

太祖閱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不宜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

太祖觀宋史至趙普說宋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詹同日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上覽史見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嘆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若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談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

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名其物叅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何可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至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佐軍資使謂能行其所難皆繇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上曰高帝聞一善言卽能感悟後之爲君少有及之者侍臣曰唐太宗亦能從善上曰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

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太祖燕閒與侍臣論古太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歎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歎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隣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敏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天下之事濟矣

漕運大略

洪武初年給餉遼東邊衛行海運法中山侯進封信國公湯和延安侯唐勝宗都督張赫相繼折衝波濤勤勞備至後因颶風飄沒民命倖之令西北各州縣民轉運但邊餉道遠各就近地計程給路費接運至衛所永樂都燕軍國所需皆取給東南元年令於淮安用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二年命總兵一員副總兵一員統領官軍仍行海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載至通州交卸倘水路闊淺遲悞海船回還令於小

明紀編遺

卷一

三

直沽河西務起蓋倉囤轉運京師六年令海運由直沽達京其會通河衛河以淺河船遞京此海河竝運也十三年罷海運令各省秋糧撥運淮安濟寧通州各倉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又命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俱平底淺船歲運糧儲此專用河運也十六年又用民運各省稅糧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餘糧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里戶各赴通州河西務等倉洪熙元年仍用軍運船內許附載物貨資給盤剝折耗之費宣德二年運糧軍船不許撥載他物致悞價運四年軍運其半民

明紀編遺

卷一

三

運其半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入通州天津二倉此軍民竝運也五年以民運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乃令江南漕糧允撥附近衛所官軍載運至京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此專屬軍運也七年令江南民根瓜洲淮安交兌河南民根大名府小灘交兌官軍領運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成化七年副院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逕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自是兌運又變爲長運而永爲定制矣九年奏准運糧官軍盤剝費用如正糧不敷總督等官給印信文憑於

太倉折草項內借與交納次年補還二十年以河道淺阻糧運遲滯令所運糧艘已到者悉免晒曬每石加耗四升未到期者在京各衛所官軍於通州張家灣等處臨船交領每石量加腳價弘治二年奏准漕運糧遭風漂流者勘實具奏每石減腳價加耗以補漂流之數嘉靖三年新定運軍行根隨正交兌以利官軍七年通惠河成酌裁腳價以蘇民困二十年總意周金奏運船淺阻修補徐臨德天津水次舊廠倉以圖寄囤其說行而旋止萬曆悉照長運之法而米色不過中次期限又寬緩本年漕糧往往次年夏秋

交兌京倉收納亦不苛且糧艘貿易物貨常不報稅軍民皆便之天啓而後軍強民弱臨兌之日額外私索銀錢稍不遂即羣譁擾管總督雖嚴責旗弁而良法不復振者豈時爲之哉

### 錢法大略

寶錢之行非錢法行之而氣運行之也洪武設官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以四百爲一貫四十爲一兩四文爲一錢頒省直通行又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五錢當三當二皆如其數小錢重一錢大錢

### 明紀編遺

#### 卷一

#### 三

皆鑄京字於背其後各從省鑄民間以二等大錢無京字者不行乃令各藩司寶泉局改鑄小錢以便民用每生銅一觔鑄小錢一百六十文禁民間私鑄依律論罪是時上以裕軍餉下以厚民生皆錢爲之用也成化十七年許用歷代及洪武永樂宣德舊錢每錢八文折銀一分八十文折銀一錢不許私鑄攬和阻壞錢法下惟令矣嘉靖朝錢制盡善錢一千文值銀一兩四海通行最爲久遠萬曆改元命主計鑄大錢京師民庶多積嘉靖錢恐用萬曆新錢不用舊錢人情以爲不便乃依嘉靖錢式鑄造以兩代錢兼行

錢式精工銅色明亮萬民見之無不心喜卽有私鑄呼名醬燒衆共棄之不煩禁約兩朝享祚長久此亦一徵也天啓時豪猾阿附內璫廢公行私故四方私鑄可得而問京城內外之私鑄不可得而問也京城內外私鑄不可問則四方私鑄亦終不可得問也崇禎之初通用官錢旣而壅滯凡私鑄每千文折銀五錢至壬午癸未銀三錢兌私錢一千文純尚鉛蠟不見銅質時人謂之薄小穿其弊甚於驚眼而民間又好行私鑄藐不知有制錢矣若夫弘光錢大明錢隆武錢永曆錢雖依舊式開鑄而行之不能歲計者又

### 明紀編遺

#### 卷一

#### 三

非崇禎錢所可擬也嗚呼此其所以爲氣運歟

### 鹽法大略

明初鹽課專給邊方軍餉或水旱凶荒亦藉賑濟緩急恃有所備其利甚溥凡兩淮兩浙河間長蘆河東福建鹽運司及廣東四川提舉司每歲鹽課各有常額年終各該運司提舉司將周歲辦過鹽課出給中信通關繳部比對至於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肥瘠官田草場及鹽丁雜泛差役除額免科凡煎鹽工本於官庫內開領給與務在新舊得宜約量計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各運司招集客商

俱於各邊開中納本色米豆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舊額鹽四百勛爲一引每引輸銀八分粟貳斗五升至輕也支鹽之日上場派盡方以下場轉數補派至公也所司開給無畱行至便也鹽糧勘合并茶鹽引由契本銅版至一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至嚴也遇米貴鹽賤之日即以秋糧給竈戶官得積鹽民得食米至裕也是時富商有才有力者募遊民赴各邊墾荒土種粟豆立堡伍以自衛輸額課以足軍儲鹽也兼屯商也兼兵若以此法實實永行則強兵富國世世無有失也曷爲良法屢更乎正統年間歲額十分以八分挨次給守支客商謂之常股以二分另爲收積在官邊方糧缺遇積鹽人到卽支謂之存積自後存積屢增倍價開中放支越次新舊那移是居貨固利也浸假不輸粟而輸銀不赴塞下而赴鹽司諸商棄粟旋歸邊地荒赤兵餉亦漸匱侵假勦賊賞資權倖寄託王府遂食鹽之請織造開販鹽之端借欽賜名色夾帶私鹽而官鹽阻滯李東陽知其積弊而不能除楊一清額外奏請鹽引而鹽反告乏欲國課殷盈不可得也後之議鹽法者歸咎於葉淇淇謂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

得易辦之利一時以爲利而不知舊法由此壞矣矧兩淮鹽英居天下鹽賦之半六十餘萬課額歷代未之改也自遼事起而有遼餉之議增課一十四萬黔事起而有黔餉之議增課六萬五千額外加征二十萬有奇舉兩淮則知各運司俱有增加之累商能堪乎若準祖宗舊制以國家根本之計論之二者之增重困商人且不以開邊而以解部又以解部而供支給之虛費更爲失策矣科臣董懷里言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竈兩利而國課充矣嗚嗟懷里能言之而當局不能行之也

兵制大略

洪武定衛所官軍自京師達郡縣皆立衛所各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其隊伍彷彿前後左右中古法守禦無不周也命將出師以大將軍副將軍統之師旋官軍歸衛大將還京節制皆朝廷主之也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爲五軍二十二年北征歸京師意在京營強盛乃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



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管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彈忠效義營管京衛報效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纛寶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監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東宮宮舍遠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

明紀編遺

卷一

三

器五十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以後用勳臣爲總兵官掌各營事景泰土木變後兵漸耗散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國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官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監之內臣掌兵自此始也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銃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

懷寧伯孫鏞定襄伯郭登總之正德信權奸言集九邊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時關外警報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庚戌外騎大入京兵出禦死者萬餘揣度團營兵少不足蔽睥睨於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乃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勦臣朱希忠陳鏐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以咸寧侯仇鸞領之

明紀編遺

卷一

天

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參將四遊擊四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佐擊將軍六練勇參將六神機營將校亦如之咸寧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雜而征戌曰轉弱爲強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賣放弊如故至肘腋之間則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無何咸寧疾奸漸露上以大學士徐階言奪印綬逐伏藥死又因發其與邊外通事遂磔其屍乃專設尚書一員總督戎政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

以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收掛印而命將聞外事竣則繳收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敕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餘如貞吉言於是命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爲三大營總兵官繼爵恥與正等伍稱疾辭爲言官所論復以二將名位稍輕乃用定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於是右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右都御

明紀編查

卷一

七

史劉燾督神樞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侯伯總督少司馬協理科道樞司各一員爲巡視萬曆相承三大營之制額餉非不足也閱京營與畿輔遠近衛所兵籍五十餘萬而此中有虛數有襲名訓練不先侵餉恐後兵政廢弛實甚至崇禎時勳臣掌都督府事而戎政專屬尚書第內外冠峰起調發相繼西北之兵力日削而東南士卒老弱居其半招募民間壯丁撥入營伍縱有拳勇而戰攻之法多所未習嗚呼欲兵之強得乎

市馬大略

按會典馬政太僕寺苑馬寺專理衛所屬太僕監苑屬苑馬而統於兵部其見於諸司職掌者有四曰廐牧曰關換曰折糧曰收買廐牧有民間孳牧軍衛孳牧京府寄牧營衛放牧諸條關換凡官軍關撥馬匹操練該衛官吏保結關領有騾馬與兒馬願換者聽折糧乃各土官秋糧願折納馬匹起解到部令獸醫辨驗明白送御馬監交收馬或不堪責令差來土官陪納收買凡官給價鈔於各處收買并茶易到馬匹或就彼處給軍騎坐或起解赴京交納各記其數事例詳矣若夫互市之法會典不載故略言之太祖南

明紀編查

卷一

三

征北討兵力有餘惟以馬爲急江北雖孳養民間立羣頭羣牧免其地丁而取之歲月未能數馬以對故分遣使臣以財貨於各邊市馬而降服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爲幣自是馬漸充實矣時兵部奏定永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觔中馬三十觔下馬二十觔從之又敕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爲常賦

使其知尊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務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諭延安侯唐勝宗侯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駕賜不堪者量減其直敕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四匹至勝宗如敕償直既而耽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四川嚴州衛奏每歲長河西等番商以馬於雅州茶馬司易茶其路由本衛經黎州始達茶馬司在

明紀編遺

卷一

三

復路遠今宜移置茶馬司於嚴州定價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駒馬五十觔從之永樂之初兀良哈頭目哈兒兀歹遣其部屬脫忽思貢馬命賜鈔幣襲衣并償其馬直又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未幾兀良哈等處告饑願以馬易米命所司議直亦以馬上中下給米絹多寡之數正統增定邊等中鹽納馬則例每上馬一匹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匹鹽一百引先是戶部定上馬一百引中馬八

十引鹽商以道路險遠中納者少總兵黃直以爲言故增之時京師有警選取馬匹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寄馬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養馬之家雖云量免根差而賠補餘累不鮮夫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嘉靖年間兵部言祖制養馬在順天所屬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因有司怠玩漫不檢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害及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漸至損耗內地馬政之廢實繇於此夫善言馬者宜復洪永牧馬之政而仇鸞不知也密遣

明紀編遺

卷一

三

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又令史道主市不以前代馬直先期議定而彼部曲以贏馬索厚直弗與輒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亦掠去而彼常在來動稱互市垣堡踐踏難以固圉關外馬政之廢實繇於此萬曆天啓時邊臣緘口不敢言互市而死馬寺奉裁太僕又不修馬政中原安得有戰馬哉

屯田大略

屯法興於洪武之時廢於天順以後試略述見聞可平金陵定鼎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時康

茂才爲營田使屯積充仞兵食賴焉七年命王簡往  
 勸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開屯訓  
 練十三年詔楊璟薛顯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  
 訓練士卒十九年沐英屯練雲南力墾荒土軍士有  
 歲輸之粟二十一年土以海宇寧謐邊境無虞但恐  
 兵坐食於農農必受敝令天下衛所各鎮諸將督軍  
 勤勞屯種其耕牛器具皆給於官犁鏵把齒取辦鐵  
 場牛隻數多給價產地工部掌爲政令自內地及邊  
 境荒閒田土皆開墾成熟歲收子粒爲官軍俸根以  
 省餽餉此兵農相濟餉有餘需久安長治之術也永

樂仿太祖屯政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官徵牛於  
 朝鮮其國王李芳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以佐農事  
 三年寧夏總兵何福盡心屯務墾田益廣積穀益盈  
 奏請更定屯法賞罰以計永遠宣德五年尚書王福  
 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  
 餘萬人屯種積根衆議未便停之八年敕南京守備  
 李隆同巡撫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羣興東作  
 耕九餘三較其所入之數充實軍倉可謂善法二祖  
 兵公大計矣景泰二年學士商輅言邊境膏腴田地  
 臣占爲己業今日守邊要議莫善於興復屯制

下所司議行而隱占風弊未易除也官田官牛之法  
 自此漸廢嘉靖七年大學士楊一清言以本土之所  
 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不可欲廣興屯非補助  
 屯丁不可宜查理衛所軍戶并可仿古募民實塞之  
 意條議雖善未之行也十三年科臣董懷理言屯弊  
 有四外騎驢驛時不可耕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丁壯  
 遷徙人無以耕河套棄去勢不敢耕或創衛所或募  
 新軍庶可以籌邊事此言乃救時藥石亦未之行也  
 萬曆朝大學士李廷機著九邊屯田考事理固詳明  
 也所屯之地其能問乎天啓之初廷臣議復屯法者

數數矣經略熊廷弼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  
 餉必不足以守遼省臺劾責之首輔葉向高致書云  
 門下按遼言屯田之利至悉屢荷明旨褒許比後經  
 略其地全不談及也何故廷弼回扎云屯田利益按  
 道時曾詳言之此太平話也及經略其地開鐵清撫  
 諸處豈但迫於敵而不可耕且皆爲敵所有金伏海  
 蓋之區雖曰寬曠然河西開鐵避敵者往往依之人  
 稠而地積又重伏山岡不似開遼平坦有可耕之地  
 惟是三岔河以西三百餘里土凝可屯屢咨督餉具  
 題責成撫道行之而撫道皆以軍少不能屯另募又

無人應若留援軍屯而每歲支餉不足償所食議遂止蓋按遼時額軍月止一兩二錢五分或一兩三錢四分故留屯半以食半以依餉爲有利而茲且人人食內餉有月支二兩外者時固不同也今三岔河與敵對壘僅隔一衣帶水而以西荒冷又不可屯矣其不得不轉輸於內地者亦勢也夫不復全遼斯已矣如欲復全遼定借內地徵調轉輸之計不徵調不轉輸而欲捐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復遼而捍敵雖韓范再生黔國復出亦不能任也觀此則知屯田廢而邊事壞繇來有漸其咎豈獨在熊經略哉

明紀編遺

卷一

三

### 河道大略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瓠子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決東郡分流博州後又決平原渤海清河信都皆東北青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決大名神宗熙寧間決檀州曹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濰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黃河入淮自茲始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降河會淮以趨海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

略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庶廬畝而已明朝河決則慮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明朝治河視前代爲尤急夫自南至北漕運之路必繇淮達黃河而入衛河衛河者元名御河卽今運河也出河南輝縣至臨清下直沽入海長二千餘里黃河發源崑崙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山東及徐泗諸水則同流入淮當其壅淤則百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十里之隄一瞬而變洪波雖防河歷有治法然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奏績者也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

明紀編遺

卷一

四

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黃河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困竭命工部張信住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少殺遂繪圖以進乃命蔣廷瓚相度開濬宋禮兼董成之正統三十一年河決榮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景泰四年命徐有貞治河乃祖元人用河之意自蘭陽引河達徐入漕更作九堰八閘制水勢復於開封金

龍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命官塞之五年張秋又決運河水盡入海命劉大夏督治張秋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絳梁進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絳中牟至潁州東達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絳陳畱至歸德分爲二道一絳宿遷小河口一絳毫縣渦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郡三尖口各路長堤二百餘里及修南岸干家店筒瓦廂諸隄

二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更名曰安平鎮萬曆七年淮楊諸郡悉爲巨浸敗壞城郭及田廬冢墓以萬數橫濤抵泗州其患不獨在民在漕且憂陵寢矣當是時有請開草灣者夫水以海爲壑開草灣亦是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洩水怒若干餘里巨浸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必不可爲也又有請開漕海者請開膠萊河者請開泇河者更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謂朱家口當勿塞者謂范堤當鑿者謂開新興場牛團浦導射陽各水入海者紛紛無定論上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舊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上

乃降璽書出帑藏使持節治河行以便宜久任輪年而決口盡塞水閘盡建土堤石堤盡築令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高岸綿亘夾峙而河流在中淮水盡趨清口附黃河絳安東雲梯關入海而厥功告成蓋昔之治水止治河今之治河兼治淮以張秋爲冀北襟喉而兩淮係東南津口也啓禎兩朝每歲河工實繁民力聞賈讓言曰治河有三策能徙冀州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導其泛溢中策也若繕修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下策也余服讓之言

乃涉淮而北徧覽黃河大源見今日治水皆出下策豈上策難行歟抑用人未得也

論法大略

論典與卹典不同卹典恩及子孫人歿而世遠或防其濫論法則懲昭大義表顯公心愈久而愈定後世必無異詞學者不可不察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諡請報命矣則內閣以兩字者請於上而自擇之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天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諡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卽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諡

文節矣文臣有諡自禕始其諡小臣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賜諡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有諡則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諡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諡稍益然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魯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顯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番王之有諡也高帝憫高麗王顗也婦人之有諡也

明紀編遺

卷一

元

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諡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諡也自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諡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諡也自世宗始也諡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御元節陶仲文得之則更淫也按文臣美諡至文正而極故宋惟范仲淹司馬光足以當之昔朱夏竦卒仁宗賜諡文正司馬光竦爲人天下莫不知之乃予以至美無復加之諡恐傷國家公典遂改諡文莊宋朝諡議之嚴如此明朝開國後文正二字不輕授武宗時李東陽首得諡文正此楊一清援私而史氏非之也至世宗時夏言持

秉則同列皆中諡及身以非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諡也繼而嚴嵩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卽得之不賸不上諡也及身以罪竄削勿諡也端宗時溫體仁持秉大臣非其同類不肯諡厥後體仁諡文忠而言官文章削奪也至如趙南星之諡忠毅首輔韓爌示公也董其昌之諡文敏閣輔徐士升示公也文震孟之諡文肅臺省諸臣正論也諡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譴之而奈何爲大臣恩怨報復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

明紀編遺

卷一

四十一

事遇大臣以諡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筆者爲議而定二諡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進之閣臣復衆而取上裁凡文武二品而上及勳親臣必諡公侯伯之流軍府加保傅必諡諡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追庶寮有德行政術亦有諡諡則言官請之禮部款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世勳臣若吳復傅友德之類文臣若章溢唐鐸吳伯宗胡儼魏源之類督撫若朱統張經胡宗憲盧象昇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効俞大猷戚繼光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爵沈鍊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海雍陳真晟之

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以美諡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徐有貞岳正之類追之以諡諡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項忠王越海瑞易之以上諡可也萬安劉吉張孚敬桂萼汪鉉張瓚易之以下諡可也楊廷和贈太師而賜上諡可也張居正不削其諡可也更若靖難死節從亡諸臣若璫禍直諫慘死諸臣若兩都殉難諸臣若浙閩粵盡節諸臣咸加以上諡可也至若殉難諸生各贈官賜諡以表忠魂可也凡此數者皆天下之公好公惡操法於春秋褒貶

明紀編遺

卷一

四十一

之大經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賜祭葬亦有不賜諡者若有諡必有贈高皇帝爲五等爵以贈勳臣及文武之死綬者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罷子男至公孤絕不以爲贈文皇帝因之有贈爵無贈官中間僅一惜朱長史復之相藩邸胡學士廣之侍左右皆久而皆五品故追崇之然亦僅至尚書而止仁宗復置公孤官以居英公張輔尚書薨義等於是姚廣孝得少師馬京得少傅墨麟得少保文臣之贈三孤自廣孝等始宣宗寵寄夏原吉其卒也欲爵之不果故特崇以太師而薨義因之文臣之

贈三公自原吉始嗣黔公斌既薨欲王之則無功欲不贈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勳臣之贈三公自黔公斌始周太保尚文之卒岳都督懋之戰歿宜伯而斬之一隆以太傳一隆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孤自尚文懋始鄒濟少詹事王汝玉贊善於仁廟爲舊宮臣故卽位而贈太子少保文臣之得贈東宮大寮自濟汝玉始王一寧侍郎以閣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躡得三太自一寧始蓋國家大典始不輕予繼或濫觴未有不繇於漸也歷代令典於婦人女子能殉夫死者有旌異有贈諡

明紀編遺

卷一

四十二

考之實錄洪武七年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妾鄭氏自經死十七年安陸侯具復卒妾楊氏自經死俱贈淑人諡貞烈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愚卒妾朱氏自經死贈德人諡貞烈德人卽恭人也永樂二十一年成安侯郭亮卒妾韓氏自經死贈淑人宣德四年中軍左都督馬聚卒妾陳氏自經死左軍右都督冀傑卒妾王氏自經死俱贈淑人陝西都指揮使王叔戰歿妾時氏自經死贈淑人諡貞烈八年忠義右衛鎮撫李壽卒妾趙氏自經死贈宜人大同左衛指揮使范安卒妾楊氏自經死贈淑人正統六年中軍都



晉食事胡榮卒妾陳氏自經死贈淑人景泰二年昌平侯楊洪卒妾葛氏自經死贈淑人三年豐城侯李賢卒妾余氏自經死贈淑人以上凡十有三而勳戚大臣之妻殉死者無一二也豈妾獨厚而妻獨薄耶意者有呂后袁紹夫人之妬而出於不得已也且成化而後旌典歲有之而未聞有勳戚之家及爲妾者又不可曉及按萬曆年間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慟極淚盡血出不食而死檢討王象節卒妻畢氏自經死兩烈婦皆原配皆以身殉夫而不聞有諡典又不可解崇禎甲申燕都殉難忠臣內有妻同死者

明紀編遺

卷一

四

有妾同死者而弘光有贈無諡大關典也

明朝追諡前代之臣若正統中諡漢將軍紀信忠烈景泰中諡唐韶州刺史鄧文進忠襄宋邑知州蘇械忠壯邕州推官譚必忠愍宋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忠烈制置使謝枋得文節正德中諡唐贊善張拯忠毅益自紀信天祥外皆出於有司或鄉人之奏請耳稽古之灼然應諡自漢而後若王陵周亞夫賈誼董仲舒蘇武貢禹司馬遷龔勝翟義第五倫鄭弘楊震楊秉袁安李固杜喬陳蕃王允鄧艾陸抗陸凱賈逵祖逖崔浩斛律光尉遲迴長孫無忌褚遂良郭元振王

忠嗣張巡許遠李泌裴垕李德裕郭崇韜王朴李筠呂誨韓維陸秀夫張世傑凡四十餘人下之所司攷定功德加以徽諡以爲世勸抑何光明正大哉

明紀編遺卷一終

男汝謨校梓

明紀編遺

卷一

四

明紀編遺卷一

禾郡果山遺民葉鈐輯

諸番朝貢大略

海外諸番元以前多有未通中國自洪武卽位各番邦皆用金葉表文遣官朝賀貢獻雖僻處海外介爲屏藩天使常齎詔往返始知其山水里俗詞矣如南番澹巴國在西南海中景秀地廣泉香水清石城瓦屋王乘輿官跨馬有威儀國人勤生種藝男女織縷抱布市平物情野無爭奪上下相親相遜稱樂土焉如南番彭亨國在東南海島中與百花國唇齒倚山

明紀編遺

卷二

爲國山傍多平原猛獸稀少草木暢茂沃土肥饒五穀蔬果滋實其俗爾我親狎寇盜絕跡男女椎髻好誦佛經遠海收鹽釀榆作酒國中有奇花嘉樹異鳥靈禽而甘旨更多殊味時國王刺丁刺者望沙遣八智亞壇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倒掛鳥及胡椒香臘等物詔賜金幣還如瓜哇國卽古閩婆國又名蒲家龍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忽諸小國國王宮磚墉廣高三丈餘方三十里星高四丈地覆板葉藤花蓆踞跌而坐王蓬頭頂金葉冠胷紫嵌絲忱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

明紀編遺

卷二

或乘牛山人民居茅茨磚庫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悅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於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鬪顏色黝黑咬蛇蟲蟻蝎亦快意也如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宋宣和初封爲真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又有參半真里平流眉清甘諸番皆屬真臘人衆地闊俗尚侈華東而爲上右手爲潔王二日一視朝婚娶然燈不息勤力耕種山產金銀銅諸品奇香及象林木多翠羽沼水多異魚時國王正黎列保

昆耶甘苦者遣使貢象及香每歲不絕上優禮殺之若夫大琉球國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颶利舶七日可至漢魏迄唐宋不服中國元命大臣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北王怕死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盜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人悉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禮義好剽掠至是委子弟來朝請入國學奉正朔設官職服冠裳陳俎豆變蠻夷之習而有進於中華風氣太祖喜賜金銀印并織金文綺帛送其使臣歸國而小琉球亦與焉乃若三佛齊國王馬哈刺孔八刺卜遣其

臣王的力馬罕亦里牙思奉表來朝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兜羅綿被苾布等物暹羅斛國王叅烈昭昆牙遣其臣柰思俚儕刺識悉替等奉表來朝貢馴象六足大龜及方物并賀明年正旦兩國使還各加賜賚更若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梁爲曲承美所據至宋爲陳日嬰取以自王日嬰福州長樂人謝升卿也識詩書美姿貌而落拓不事家人產尚豪俠殺人變姓名入安南見國相會應試遂得冠軍時國王吳昆無子一女名昭盛女從愆隙窺日嬰而悅之白之王納爲婿未幾王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死女主國事因以與升卿柄安南政爲國王及元破蜀後輕兵下大理而使使招之日嬰拒使者元將怒率精騎萬餘破其國都焚其宮廟日嬰跳匿海島弱不能支乃貢獻歸附還國數年而卒元封其子兆昂爲安南國王兆昂死子日烜自立會元末亂不相往來明興二年入賀仍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却之當是時煒嗣王位叔明者煒兄也專國政太祖惡其強悍詔責之厥後叔明悔過克盡人臣禮上恕之勅封朝貢如初其俗夷獠雜居稼穡息情椎髻剪髮好浴香水梨美酒善飲

其產金珠珊瑚玳瑁名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佛佛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鹽波羅密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越者取超越各番王之義天使館所以尊天使之禮也昔朝鮮亦有焉攷箕子封朝鮮傳祚一千一百二十八年三代受命未有若斯之多歷者迄茲箕子祠如故城郭臨江絕壁如削上有層樓出雲表題曰朝鮮第一江山登江舟狀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紋席棟梁檣櫓丹青炳耀四面皆蔽江且畫船如屋又以屋作船凡十餘里江水中五色石大小文魚歷歷可數江上浮碧樓風月

明紀編遺

卷二

四

樓與牡丹諸峯蒼鬱交翠映動江心名勝果無雙也高麗今之朝鮮也權臣李仁人之子成桂竊國柄請更國號上以外國有文獻者朝鮮爲最故賜名之先是高麗王頴遣符璽郎求賀太祖一統建元頴世世備外藩詔賜大統曆并幣物還又遣尚書成惟德將軍金甲良貢方物賀天壽節上賜駝紐金印并冠服樂器及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令中使護使臣歸明年又遣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百五十二人來朝師範等三十九人失風溺死夢周與百十三人抵都求賀請以子弟入太學略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知之殊用

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教臣國雖僻陋偏處東隅自昔皆遣子弟入學於中國豈惟習君臣父子之倫抑亦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勝慶幸上深喜而許之第憐涉海艱虞一歲再至顧謂中書省臣曰夢周輩幸免胥溺能歸具述其故不然遂啓疑端矣厚宴使臣給道里費詔慰國王遵三年朝聘禮是時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賜國王顯金帛羅綺俾善待之以終天年則是顯有大造於二侯也無何顯爲李仁人所弑上聞怒欲討弑賊適貢使又至詭曰孽

明紀編遺

卷二

五

臣洪倫弑顯仁人誅倫立禍也乃賜顯諡曰恭愍封禍爲高麗國王至如車里之外曰八百媳婦國及烏思藏西天八剌國去中國甚遠亦來朝其遵洪武正朔也至矣惟日本國暗通胡惟庸故上絕之至永樂後朝貢如初其俗更富麗他若西洋三十餘國及滿刺加國各入貢各受詔封渤泥國率妃子陪臣來朝賜宴賜金幣遣內官送還本國自永樂六年始也西域火州國即唐之高昌西域哈烈國即漢之大宛皆來朝受封爵自永樂七年始也稽古封止中國山川永樂封日本山曰壽安鎮國山又封滿刺加國亦名

鎮國山各立御碑以示中外大一統之勢二祖聲教如天地無不覆幬矣

雲南古滇南有大池曰滇卽以名其地與交趾吐蕃錯壤古來雖通中國而南詔大理各自爲郡山水最多最奇至洪武始載職方摘出備考碧雞山在省城西滇池外一統志云蒼巖百仞綠波十頃月印澄波雲橫絕頂可觀其大都矣金馬山在城東蜿蜒幽異綿亘數十里至於古城乃爲恩壤原泉出於山板甬有金馬隱現又以金形如馬故曰金馬碧形如雞故曰碧雞距金馬山三里曰鳴鳳山山光靈異景物蔚

明紀編遺

卷二

六

挺遠之九龍奔朝近之雙鳳翔舞嵩明州東曰秀嵩山頂如偃月環山皆在其下孟獲嘗立寨於此明初尚書吳雲死難處也點蒼山在大理之北有峯十九有溪十八又有他山曰青巔雞足玉几雞筌蘘蕪龜山若拱若揖西向點蒼五月積雪皓然人取以食山腰白雲如帶蒙氏封爲中嶽雞足山關戶如城關上多佛剎世傳佛大弟子迦葉波守佛衣於此以待彌勒蓮花山其狀酷似蓮花上有浮圖傳云唐三藏法師所建以鎮紅孩兒之怪者畢鉢羅窟山在白崖山西一名賓波羅窟巖巒聳拔千餘丈其下林麓蒼鬱

南詔時有杜老蠻者卽崖而寺上有獨木仙橋且產奇樹名菩提又名思惟樹佛光山形圖如佛巖然險絕山半有洞可容萬人激江府路南州北曰關索橫橫有關索廟上接玉筍山下瞰撫僊湖相傳關漢壽亭侯之子從武侯南征凡鑿山通道多用其力歿而祀之在尋甸者稱英烈侯在江川者稱龍驤將軍今黔中安莊衛亦有關索嶺其西有曬甲巖下有馬跑泉皆昔時遺蹟尋甸新興激江江川所在皆稱關索夷語呼索華言父也

明初以雲南荒服未設官平定有年始置布政司治

明紀編遺

卷二

七

於昆明城曰雲南府凡二十郡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翅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徙或以僑寓不歸是曰漢人其生夷地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裏曰爨居黑水之表曰焚爨屬郡縣焚屬羈摩總計夷漢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焚人三之爨人七之爨有黑爨白爨而色目卽焚之別種也各府州縣土官至多皆世襲雖權在有司而夷種編氓不過以簡易之道御之耳

白永昌出塞南臨大海諸蠻目相君長明朝支鋤梁段以威德臨之皆稽首而奉正朔革其昭綱昭錄之舊稱授以宣慰宣撫之新號葉文通於銀臺象馬陳於金闕版章設於職方紀綱之司屬在行省按籍所載不啻斥地數千里折垂所使並入提封此亦聲教之極盛已然高帝惡諸蠻數叛賜之刀爨斧罕四姓今惟斧姓無存其它相仍弗替也更有各甸長官俱本土羅羅和泥人原無姓名各從族彙本語定名或隨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相呼弘治初知府陳晟以百家姓首二句司分一姓加於各名之上

明紀編遺

卷二

八

繇是土蠻皆從其姓而蓮花灘之外瘴厲若有毒氣土人能服習官吏則憚之不履其地也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價之過其值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則無一有比早復來甚怪之請得大搜索葉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

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持此二者爲獻葉曰  
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遂  
別去

世宗喜用龍涎香查是否出蘇門答刺國西有龍涎  
興時南巫里大符之中羣龍交戲其上遺涎焉國人  
駕獨木舟伺採之舟如龍形浮海面人伏其中隨風  
潮下傍亦用漿龍遇之不吞也每一觔值其國小

明紀編遺

卷二

九

銀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  
四年下戶部取香遍市京師不得乃下廣東藩司採  
買部文至臺司集議價每觔銀一千二百兩僅得香  
十一兩進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真者以報部文再  
至臺司即令洋船往各番國採辦時夷人馬邨別的  
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上  
六兩白褐色細間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  
真不贗尋有密地山商人再上通前共得香十七兩  
二錢五分次年進入內辯驗是真舊用自後番船聞  
上供稍稍挾來爲市始定值每香一兩價白金蓋龍

涎之爲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斂腦腐清氣雖數十年  
香味仍在得其真者和香焚之則香之翠烟泉空不  
散涎沫有三品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汎水則輕浮  
水面善水者伺龍出取之滲沙則凝積年久氣滲沙  
中魚食則化糞於沙碯惟汎水者入香第一又言魚  
食亦有二種海菊有花似木芙蓉春夏間盛開花落  
海大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嚙入久即脹悶  
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甚佳也  
洪武聘擴廓帖木兒王氏爲秦王妃永樂中權貴妃  
任順妃李昭儀呂婕妤崔美人皆朝鮮所貢女權貴

明紀編遺

卷二

十

妃父光祿卿永均任順妃父鴻臚卿添年李昭儀父  
光祿少卿文呂婕妤父光祿少卿貴真崔美人父鴻  
臚少卿得業皆朝鮮人也雖貴至列卿而仍居朝鮮  
又琉球國相程復江西饒州人奉旨相其王四十載  
茲年八十乞致仕歸饒州許之命以國相兼左長史  
賜四品誥番人以中國官居番而中國人以番官居  
中國亦異事也

流寇大略

流寇始於陝西潰兵此崇禎庚午春巡撫耿如杞入  
援之師也秦地連年饑饉賦重民困是春以稽偏而

詳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間倡義民爲亂時東事急朝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裁額兵科劉懋疏請裁定驛站歲可節金錢數十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無赦懋意在蘇田產加派也而不審河北遊民藉食驛裕至是遂無所得食益無賴潰兵乘之陝無寧宇矣然其始固易剪除也王子順苗美勾逃兵掠綏德圍韓城犯清湖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却之斬級無算降其衆三百餘人總兵杜文煥又敗之於安定何不滅此朝食而鶴獨主招撫既撫復叛鶴逮謫戍廣生病免以文煥冒功下獄旋即起用時降賊

明紀編遺

卷二

十二

王左掛謀叛延撫洪承疇定計誅之勦寇幾盡僅三千人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倡倣遂至河南四川蹂躪彌遠用陳奇瑜爲總督寇入川而袁幾爲川兵滅盡奇瑜再主撫衛而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逮奇瑜下獄用承疇總督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皆避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文詔勇而驕遽遣兵入山搜寇爲寇所誘兵敗賊復闌出楚豫間用盧象昇爲總督孫傳庭爲陝撫與承疇共勦寇象昇具文武才臨陣以身爲士卒先矢石滿前不爲動軍中目之曰盧公真能將也傳庭父爲邊將亦習行間事

雖與洪不合而其才自優象昇用西北勁兵屢破寇於豫承疇傳庭咸時時以捷聞寇雖漸聚而大帥亦傷損矣夫承疇勦寇功績皆曹文詔艾萬年奮勇居多不虞文詔戰歿并萬年而失之洪總督仰天慟哭知大將之淪喪而天討之稽誅也已時又因京師警恐亟召三公援即用象昇於宣大承疇於薊遼傳庭於保定旋以傳庭稱病不實逮下獄而寇又復盛寇從汝寧破霍丘破潁州焚壽州之正陽鎮直趨鳳陽越紫金城而入焚皇陵享殿大肆劫掠而去奏聞上素服哭於二祖列宗之廟命駙馬都尉王昺太康伯

明紀編遺

卷二

十二

張國紀至皇陵行祭慰禮逮淮督楊一鵬棄市巡按吳振纓口外爲民守陵太監楊澤先病死仍擬罪兵部尚書張鳳翼戴罪視事病卒是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議增天下餉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廣地楚中寥濶或有之而四方實無此也有上疏爭者輒下部議處遂總加之額田中賦益重而民益困特設一少司農理勦寇餉俾文燦專心兵事然文燦向在閩粵以撫鄭芝龍奏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刊招撫之令懸之通都曰心示諭告諸家賊待以不死又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肯弭服者

齋牲酒金帛隨之其撫也名曰求賊初流寇之起紛紜無王名久之有三十六頭目老猢猻撞塌天滿天星翻山鷄八大王掃地王邢紅狼黑殺神曹操亂世王閻將李晉王黨家破甲錐八金剛混天王蝎子塊閻王不沾泥可天飛張妙手白九兒一陣風七郎大天王九條龍四天王點燈子上天猴了頭子齊天王映山紅摧山虎冲天柱油裏滑屹烈眼至是張獻忠秦人初號八大王李自成米脂縣人初名鴻基二人漸并各寇爲雄長文燦壽度先撫獻忠則羣寇必服及獻忠降處於穀城請官請餉請關防應之惟恐不

足獻忠故爲要求以逞其恣睢狠悍日侮居民文燦每伸寇而屈民民既結怨獻忠又殺穀城守阮之錡取印毀城劫庫放囚而叛遂攻房縣房令郝景春與子鳴鸞堅守城破俱不屈被殺文燦逮論辟嗣昌乃自請勦寇贖罪上爲賜坐設燕賦詩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莫重焉嗣昌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時赫然旋用大帥左良玉計大敗獻忠於馬磯山伊妻敖氏高氏被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爲之飾欲以居奇能得獻忠要領嗣昌處之襄陽獄中其潘獨登則又索將鄭嘉棟大坪溪樓

林所獲并前所執敖氏之兄及養子惠二者同繫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會年少輕佻每晚因簿呼名悅敖氏高氏色艷托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潘獨鰲等得以脫桎梏飼酒食防禦漸疎初瑪瑙山之戰獻忠墜馬幾被擒及圍山中日久糧盡良玉進勦稍縱之獻忠鑿山徑走入蜀復聚賊衆破開縣自雲陽過夔州攻巫山不克即出蜀又至楚鄖撫袁繼威返之不能止獻忠畱羅汝才於鄖汝才者卽賊首曹操而獻忠結爲虎翼也獻忠自率輕騎遠偵襄陽遣奸細僞作客商運車入襄陽城兵器暗藏

車內與獄中約又殺督師軍使於道取其符驗傍晚叩襄陽城門裏巡道飛克儉納之處其人於承天寺夜半承天寺起火文選臺襄王府端禮門亦火潘獨鰲偕敖氏高氏毀狴戶內外相應城遂立破獻忠至而殺襄王因全隊未到懼良玉之扼其後也居兩口卽去而破樊城返而破當陽知縣招汝才之兵東下是時李自成依附高賊稱闖王者高賊被擒衆大敗自成逃自號爲闖羣盜復輟合突入中州抵南陽陷鄧州州守劉振世死之鎮平內鄉舞陽各邑俱破各邑令鍾其碩龔新潘弘通皆殉節死乘勝圍南陽總



兵猛如虎戰死南陽陷唐王遇難死隨攻宜陽殺其  
 令唐啓泰連攻永寧懷師新安諸邑皆陷時河南總  
 兵王紹禹貪而無厭剝軍餉以自肥營兵有懷怨者  
 逃降自成反糾自成入洛陽破福邸呂尚書維祺亦  
 被執自成見之曰呂尚書日請兵餉殺我曹今當何  
 如呂曰吾爲大司馬恨無兵礫汝狗鼠今日惟有死  
 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夫何憾北拜關西拜父母  
 伸脰就刃色不變福王跌坐於地賊逼之王閉目不  
 語已而大罵被殺夫流寇發難以來未聞破藩封傾  
 重鎮也自二藩遇害而襄陽軍資洛陽國帑盡爲賊

福及其子德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左良  
 玉來援又不力戰爲賊所擊遂退去巡按任濟與司  
 道等官同守城周藩聲出庫帑日竊士卒而城中斗  
 米數金紳木皮根皆爲甘食衆論以爲河決則賊可  
 滅盡乃鑿朱家寨口早爲賊所覺賊移營高阜多設  
 巨筏隸驢驅所集饑民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會  
 大雨經旬不止黃流驟漲兩口一時並決聲震若雷  
 民夫荷鍤者隨堤漂沒賊營亦沉萬人河流直衝汴  
 城自北門入穿東南門以出流入渦水屋宇城垣皆  
 毀倒百姓皆溺死周王從後山趨出見一竹筏急登  
 之隨波飄至最高處得保其身開封百萬戶至柳園  
 坊士民得濟渡者不及二萬是役也譚言決河灌賊  
 誰意反爲賊所灌中州竟爲水窟豈非天哉周王入  
 朝面奏大哭上亦大哭即優詔慰周王是時盧象昇  
 力禦外騎血戰死繼此者無其人乃出孫傳庭於獄  
 爲總督悉發秦晉兵從之傳庭大治兵自謂冠可勦  
 此輕敵也師至南陽李自成聯絡羅汝才西行逆之  
 傳庭以高傑魯基爲先鋒魯基涼世將也與自成遇  
 於塚頭大戰自成大敗追奔六十餘里爲高魯後距  
 者左勦蕭慎鼎遇汝才衝出高魯之後勦純綺無膽

氣望賊而怖遂奔餘衆皆奔遂大潰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高魯所部失亡不多也傳庭上書自劾詔令圖功自贖傳庭乃歸關中招邊勇恐不足以備步騎法用三家出一甲首曰壯丁以五十金資之訪占偏箱武剛之制載以神機曰火車俾得齎衣糧鼓弓弩戰則驅以拒馬止則環以自衛奏用降將白廣恩爲火車總兵以高傑副之法非不善而壯丁乃不教之民也及出關已偏賊營賊置陣凡五重飢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驍騎精選者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大軍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驍騎前而死關火車新

明紀編遺

卷二

十二

調發未習戰見大軍小却駭曰師敗矣盡脫其輓輅而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軛塞道馬絃於局及衡者不得出賊騎凌而騰之官軍死者五萬餘兵器輓糧車重失亡者數十萬傳庭收散卒圖還保關中賊追及傳庭與參軍喬元柱躍馬大呼一戰而死傑與廣恩皆遁走目成遂入關據有長安先是寇所破城邑武弁多失節而文臣降者尚少至是秦中藩臬多蒙面屈降矣是時上先命輔臣吳牲討賊面諭自楊嗣昌死後廷臣無復能督師者卿其勉之牲遂巡未行而獻賊將長沙吉王惠王奔衡又陷衡州吉惠桂

三王奔永隨襲武昌楚府新兵開城門納賊楚王被俘而沉之江舊閣輔賀逢聖曰大臣不可苟活望閣再拜自投滋陽湖王會橋下死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縊邑紳馮雲路熊震罵賊死明生員者驅妻子入井中而身從之人號爲明井云上聞怒黜吳牲旋逮而謫戍是時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闖賊稍減愚民競傳闖賊不殺人至卽迎降惟榆林不從榆林王氏一門八元戎世國世臣兄弟也尤世祿闖開亞王而威望過之李昌齡西涼勦爵僑寓其地榆林兵使者都任率官兵士民推世祿爲大帥與王李三公

明紀編遺

卷二

十六

同守城賊遣辯士舒君睿說之齎五萬金以犒城中曉譬禍福不聽因四面環攻城上強弩持滿發巨礮擊之數開城出戰殺賊數萬人賊穿地道放進暗入城崩諸將帥巷戰力盡都任引佩刀自殺二王尤李爲所執自成見之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與共富貴四公罵曰我大臣也汝草竊且滅不久毋汗我臨死歎曰我四人不早殄此賊致今日真死有餘恨賊舉城屠之遂以兵臨寧夏武弁官撫民開城降遂攻慶陽陷執韓王三邊盡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入晉破平陽殺西河王舊首輔韓爌死節賊攻太原

執晉王晉撫蔡懋德殉難死賊攻寧武關總兵周遇吉遼壯勇五千人出戰殺賊萬餘再戰又殺賊萬餘賊怒圍之數重晝夜督攻城中矢砲俱盡城陷率兵巷戰大呼曰能隨周遇吉死戰者眞男兒也戰至日脯飢疲乃拔刀自刎而死自戕歎曰使守將盡如榆林寧武大將軍吾何以得至此犯大同殺代王犯宣府巡撫朱之馮謀守城軍士無應者卽自刎死自成遂犯陽和從柳溝入居庸郡邑皆不守所過風靡上召吳三桂唐通劉澤清將兵入援三桂澤清不奉詔惟通以千人至而其心先向賊矣上亟命閣輔李建

明紀編述

卷二

十九

泰督師奏請凌駙衛員固郭中傑監軍并請旂牌勘合上諭速給先是上臨朝向閣臣與款言賊勢如此閩外無人承任府庫殫竭如之何建泰曰王憂至此臣敢不竭駑力臣家在晉願以家財佐軍臣請提兵起行上大喜曰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之知不敢輕也甲申正月二十七日出師上御正陽樓賜坐宴餞上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建泰啓行上目送之旌旗馬步行五里餘乃還宮建泰由沃人意在保家豈能効賊初承龍命恃家財可佐軍且抵太原應有理餉之策及聞平陽太原俱陷家被焚掠不覺語

言奪氣進退失措中途士卒潰散又不敢上辭惟避跡於真定後乃降賊而已時真定知府丘茂華聞賊警護家屬出城巡撫徐標執茂華下獄適標節軍中軍官不服伺標登城盡守禦劫縛出城外殺之虜獄請茂華署理茂華牒行所屬州縣待賊數日而賊始以數十騎入城地隔京都止三百里寂然無言者冠一枝從真定來一枝從居庸入京師尚傳捷報詞臣李明睿議遷都科臣光時亨疏阻之閣臣范景文王南遷之議方魏以爲惑衆止勿語又有言東宮宜典軍於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屯練淮

明紀編述

卷二

二十

楊間後因寇迫留之羣臣議論紛紛而城守卒無策三月十五日尚館課庶常十六日召對考選而昌平蚤失守十八旭日寇已從通州抵都甫到卽破彰義門而內城未覺也城守皆中官爲政百官無一上城者銃聲不絕皆空炮守堞者落落而滿城皆奸細有二三懸城入以寇至報上不知所惜有云璫亦冠使之內間也上遂令中宮自盡刀劈公主一臂不能死上哀而止馳騎至城門不能出復入宮自縊於煤山上自謂身失天下何忍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襟以不殺我百姓爲戒聞者莫不痛絕瑞皇

帝神聖憂勤身殉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僅三十餘人寥寥可恨也夫寇亦累朝長養之赤子乃墟我宗社使聖主蒙難以崩東宮二王皆爲所獲此其罪萬刀不足剗者寇既馳入內城其所以破城者城中人莫之知第聞齊化門有寇內伏大呼曰城破矣爲兵者即殺民皆免城兵遂棄甲拋戈而走復從齊化逼走各門大呼如初城兵悉潰兵尚書張縉彥開門納寇先降居民見寇入皆倉皇走寇慰之曰大兵不殺人毋用遁走爲也自成一進大明門登御座頭目昏眩卽退座勒各官報名出見羣臣皆趨至廷前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立候竟日不許見押至膏街又押至空倉中巡邏守之備加挫辱羣臣至此求死不可得其無恥者遂用關節通其寵事之人再呼見遂分別用舍用者令出東華門至吏部受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至各營迫取金帛夾而暴之庭中所獻金帛不足則再加酷刑不能蚤自死以致此慘痛辱莫大矣然較之開門納叛反顏求媚諸奸則天淵也自成破都門後吳三桂以清兵叩山海關自成令降將唐通齎三桂父吳襄手書詣三桂營啖以父子封侯三桂先問東宮通曰東宮無恙三桂曰願一見東宮卽降報書復命賊曰

以定王在唐通送定王見三桂三桂云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言未已討賊之檄更急自成躬率大旅與三桂戰於關內戰方酣忽有白標一隊繞出吳兵之右此清兵也銳不可當自成狼狽退永平三桂使人請太子可議和自成遣張若麒奉太子赴三桂營中請各止戰三桂允之約賊回軍速離京城將奉太子卽位自成如約乃還及還自成大怒卽殺吳襄全家三十四口悉犂宮中珍寶及金帛子女西奔賊先於內宮列砲放火各私寓亦放火九門城樓皆火城外草場無處不火賊火禍烈國都塗炭古來寇亂未有若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自成之大逆大惡也三桂棄定王於永平專擁太子欲進皇都而清帥論三桂西行追賊三桂夜送太子於高起潛所遂奉清令西行後聞東宮定王禍不旋踵三桂何辭亂臣賊子之誅歟

南都大略

金陵聞先帝之變文武大臣會議潞王倫次稍疎惠王道遠難至福王有在邸不類事未敢決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大司馬史可法有擇賢語可法意上英有所謂也遽與爰曰廣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福王失德事其意在潞藩而不明言也士英素與黃得功

劉良佐文善是時高傑劉澤清南通至淮倍通殷勤及得南都移文卽與黃得功輩持爲口實惟自任德而歸怨於南樞以爲我固願公等來而史公不善也力主福藩倫序是正其私心謂福王昏庸易竊國柄賄托誠意伯劉孔昭同心推戴甲申五月朔福王入南都諸臣議登極總憲張愼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來奈何劉孔昭曰今日旣定誰敢更移可法曰緩幾日無妨又議卜相共推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而孔昭攘臂欲得內閣可法曰本朝無勳臣入閣例孔昭曰卽我不可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默然又議起廢共推劉宗周徐石麟黃道周等孔昭特舉阮大鍼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勿庸再言諸臣進監國寶於福王孔昭請卽登大位御史祁彪佳曰監國名甚正禮部魏國皆然之越翼日士英率傑澤清等擁兵臨江稱十萬衆威劫留都諸臣會推士英兼東閣大學士士英一人朝奉福王登帝位改明年爲弘光元年初立卽沉涵冒色權悉委士英士英自踞爲首輔以可法出爲督師此國事敗壞之始也進封黃得功靖南侯封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轄淮海轄

徐泗轄鳳壽轄滁和四鎮各自畫地益驕悍馬以向來交誼龍絡之史爲人端介非彼同好安肯聽其節制甫至維揚卽爲高傑所困史竭心調劑乃得排解久之高欲爲史用而黃劉皆與高爲難馬知高之向史也心切厭之史於此展布更難矣當北都初破時傑與澤清皆欲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大擾維揚瓜步間殺人行劫莫敢聲其罪者劉宗周以總憲召直疏糾之謂二鎮皆可殺閣輔姜曰廣擬優旨下史館記錄於是澤清忿忿欲與姜劉弓矢見士英因而私之四鎮遂合疏攻姜劉其詞皆凶狡史詢之四鎮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皆以不知對史具奏言此疏乃黎丘之巧棍澤清又上疏攻史謂疏實其所奏因史偶問故爾混答至尊之前倏倏倏真此大怪事而馬方以逐姜劉爲快不復顧朝綱之委去也當端皇帝時士英爲王坤特參譴戍遇周延儒再召阮大鍼以士英賄托乃推邊才得爲鳳督至是士英以德報大鍼而舉朝皆云逆黨不可用士英忽傳旨擢大鍼爲兵部侍郎尹氏典司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鍼卽行檄四方何以消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惟曰使貪使詐不曰使逆逆案可反豈崔魏亦可

恤乎自大鉞出凡海內君子無不羅織巧詆貪夫壬人無不棄瑕漸錄舉朝逆黨用事賄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賊跡狼籍者納賄卽還原官或超擢矣士英每上疏一曰奸黨再曰奸黨總以權立二心爲題殊不念擁立之始意在擇賢者史姜呂數公乃心王室與諸臣何與而欲一網及之乎從來小人禍國必指正人爲黨蓋攻一人者僅可去一人而黨之一字則可空一國未幾有妖僧大悲者故齊藩宗人誣言受先帝命已復王爵又言先帝實未晏駕殆類病狂者而張孫振與大鉞欲借以起大獄誣傳有十

八羅漢五十三叅之名天下清流姓氏咸列焉上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又未幾而有東宮之事序班高夢箕挾太子渡江栖蘇轉杭太子不堪羈旅漸露貴倨之色爲路人所指夢箕懼禍及已乃赴京密啓於士英隨據聖諭云孟春至南都留之不肯直道錄嘉興杭州走紹興密遣舊豎李繼周召之乃還而言貌多可疑欲羣臣識認初太子至京上使二豎覘之一豎抱足大慟見天寒衣薄各解衣以進及報命上弗善也掠二豎俱死繼周亦賜酖死都人既聞青宮至踴躍趨謁文武官投職名帖者絡繹最後督營太監

盧九德至禮倨太子呼名呵之九德不覺叩頭曰奴無禮太子曰汝隔幾時肥胖至此可見在南受用九德復叩頭曰小爺保重嚴棘辭出士英先有揭言其必僞王鐸亦言其僞士英又謂講官方拱乾現在令大鉞密諭之在認時拱乾在刑部獄許以卽復原官及識認東宮指拱乾曰此曩時講官也方不敢應乃出士英請以太子及從行二人俱下中城兵馬司獄是夜更餘肩輿送太子入中城獄獄中有大圈倚坐其上黎明副兵馬侍側太子問誰以官對太子又問此何地兵馬曰公所又問紛紛來去者何人兵馬未

及答太子曰我知之兵馬以錢一厚實凡上曰忌爺要用太子領之少頃校尉四人至前曰來侍爺的太子指錢曰持去買香燭來餘錢可四人分之香燭至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考皇帝復再叩首號哭不已滿獄爲之懷然及會審太子於大明門外上先召中允劉正宗李景廉諭之曰太子若眞將何容朕卿等舊講官宜細認的正宗曰臣當以事窮之使無遁辭上悅羣臣至獻所太子東向跪坐一官實禁城闔於前問之曰此北京宮殿指承華宮曰此我明居指坤寧宮曰此我娘娘所居一官問公主今何在曰想

已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周國舅門太子曰同宮女叩國舅門者我也正宗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一視不應問講所曰文華殿問做書曰詩句問寫幾行曰寫畢正宗更多其辭以折之太子笑而不答諸臣無可如何仍以肩輿送入中城正宗遂奏着目全不相似所言講所做書悉悞時內侍皆謂非妄以東宮足軒異於常形氣辭則雙莫之能誣也特劫於上威孰敢相剖王以柄臣和以講幄中外悲之復會審太子於午門是晨吏尚書張捷坐刑尚書高倬家以名帖召方拱乾至捷曰先生此番不惟釋罪更

可不次超擢全在先生一言耳拱乾唯唯既詣門百官集定太子而西蹲踞衆簇拱乾前太子熟視卽云方先生在拱乾懼卽退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徐等不認我罷了何必改名姓又曰徐等不常立皇考之朝乎何蒙面至此衆官竊竊有報者有恨者未敢決王鐸朝曰干假萬假總是一假是我一人承任不必再審叱送還獄又復會審太子於朝左都李沾先令校尉私戒太子須直言某李爺主筆利害恐欲動則至時太子仍無一言沾呼王之明不應賜問何不認太子曰臣之明之王沾囑役動刑卽

上撈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於內士英傳放撈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教校尉賜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前日追我何故追者自知何必問我高倬見其言切急令扶出將出朝舊東宮伴讀丘致中捧持大慟上聞卽命擒下鎮撫司嚴訊又命刑部嚴鞫從行穆虎高成五毒備至誓死不承假冒穆虎云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聞一字非謬我等何得畏死背義法司氣奪高夢箕復上書自明馮可宗卽訊夢箕夢箕列自北來歷甚詳並無假冒欺隱可宗曰上意已定此詞如何入招又曰汝固忠義今日且少依違

夢箕誓死不肯受書久之未定上諭刑部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著法司窮治蓋士英與大鍼孫振意在害妄劉羣也而各督撫鎮羣上疏矣湖撫何騰蛟疏云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駙馬王葛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宣則臣下愈惑自關天下萬世是非也江督袁繼咸疏云太子居移氣

養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裝王舅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輩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赴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靖南侯黃得功上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未有不明白混然雷同將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認識者亦不敢出頭取禍也寧南侯左良玉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謂東宮來歷史可法知而不言豈

即訊大千又不容其枯落羣小羅織比葉啄而已淺狂狴幽囚視雀探而更慘李沾威拷何如崔李舒毆拳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誘豈先帝不得復留種已沉其弟更滅其兄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早削其臣并剪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會成羣誰敢曰吾君之子係違欲了咸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是可忍也子輿之遇毒蛛尚何言哉良玉受恩故主忝爵通侯寧無食苾之思詎忘結艸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亟驅風雲氣憤矢鷹鷂之必逐日月光照郿塢豐盈應有焚臍之禍漸臺高擁難逃切舌之災檄傳即發兵東下袁繼威請赦太子以遏止之又不得士英盡遣都下江北勁兵往禦左帥不慮清兵南及也良玉兵臨九江繼威歎曰亂形著矣但寧南救皇太子題目正若遽拒戰謂先帝何乃單騎先出城登左舟力勸其急安民以固大本毋示天下疑良玉喜而許之不虞左之部將入潯城猛爲焚掠良玉病方劇望見城中火光大怒曰余負臨侯臨侯者繼威字也遂嘔血數升而死秘不發喪共推寧南侯子夢庚將兵而沿江焚劫其後左黨亦降清矣先是詔僉都御史左懋第左都督陳



洪範使燕都金幣悉收納請祭葬先帝不許及辭歸過滄州以懋第辭氣不屈遣兵追返燕都尋被難惟洪範北還復命言清必南下士英曰四鎮在無慮也至是清兵渡兩淮逼維揚江北將士降者逃者相半乙酉四月十五日禮部尚書錢謙益選到淑女進元輝殿上猶以爲樂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可法死焉五月初九日清兵渡江無一矢相向黃斌卿黃蜚鵬馮達鄭彩各揚帆東遁士英小帽馬衣望家眷乘小輪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重載金帛領家丁及黔兵數百人出道上至黃得功營得功泣曰陛下死守京都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臣言而輕出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負陛下臣營寨薄何以處陛下哉居兩日劉良佐奉清令召得功得功隔河誓之揮鞭誓死曰我黃將軍志不受屈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歎曰我無能爲矣歸營拔劍自刎死良佐卽入黃營執弘光時忻城伯趙之龍先降清請豫王進南都隨捧太子至營豫王離座迎之坐於已右良佐獻弘光見豫王坐弘光於太子下數月後豫王北行太子及弘光從之潞王寧亦至北以是終焉士英身任將相之首而負君誤國社稷淪亡及其道也

詭裝其母爲太后南遷道經廣德安吉抵杭巡撫張秉貞不知太后僞也迎入城卽啓行抵台時義旗羣起士英逃至天台寺其後黔兵縛送清帥剝其皮使羣下分食其肉時人以周馬作聯云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王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鼠之斃馬士英號瑤艸家藏瑤腹藏艸艸貫士英之皮遂作大犴之類夫士英南都大罪人延儒爲首輔尚有一二大端可采非其偶也豈作者一時筆鋒耶或曰士英敗南都爲首相也其得入南都爲鳳督也以謫戍忽爲鳳督延儒舉用也因以咎延儒也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 浙閩大略

閩事之敗鄭帥其爲魁矣初鄭芝龍閩解一巨盜既得志於閩又欲逞雄於粵時粵解中有老盜劉香老怒後起者爭勝欲得鄭而甘心焉鄭恨之崇禎七年總督兩廣熊文燦主撫而香老負隅及撫芝龍芝龍欲藉目報仇遂降卽呂滅香老自任文燦大喜禮芝龍特優題授游擊領兵攻之而香老果滅捷聞晉文燦尚書仍督兩廣芝龍總兵官鎮守福建先是解氛不靖洋艘不敢行至是芝龍整理大艦開洋貿易獲利十餘倍數年富甲東南美女充下陳玩寶藏內庫

而志已盈矣鄭鴻達龍之從弟鄭彩通譜弟也南都再建鴻達入賀上封芝龍南安伯權鴻達行節督掛鉤解將軍印彩亦優擢提督水師乙酉五月十四日南都陷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同原任卿貳科部庶汝霖孫嘉績陳國輝宋之督戈夏卿及原任山西金事鄭之尹子鄭遵謙等至台迎立魯王於紹興起舊大學士方逢年入閣而國維巨閣部督師江上鴻達護唐王至閩芝龍自恃富強且閩疆在掌握藐視唐王何顓忌巡撫張肯堂巡按吳春枝與諸舊大臣目爲非卽位不能御鄭帥遂卽位改元隆武又慮芝龍

明紀綱遺

卷二

反覆也召見其子鄭森入侍改名成功賜姓朱封忠孝伯加封芝龍平國公凡文武事宜兵餉出入權悉歸芝龍而芝龍所任用者皆便嬖使令之輩握將相之權舉朝目爲鄭黨是時靖江王招聚亡命起兵兩粵間隆武帝至不受廣督丁魁楚素與唐王善又結鄭爲聲援遂訪靖江執而獻俘夫唐與靖江皆太祖分封後裔何所見一擁戴一俘戮也魯主太祖九世孫唐之姪也監國東浙僅有紹寧台金嚴五郡雖禮賢下士輔相得人而大帥方國安等統義旅守江干王之仁督水師共圖恢復軍餉不足請援於閩勢所

必至廷臣共議餉銀十萬兩將阿寶非是龍意唐王又曰及姪稱之遼巡時日止發上千金命御史陸清源往詔諭浙東諸臣有從違各有所命而公論不可低昂之語先是清源崇禎十六年按閩與貴堂及芝龍意氣俱不洽至是陰欲害之而清源不察也江千數十萬之師豈五千金可窺飽各營草莽聲震百里清源驚悸無所措彼方兵刃傷死陷一清源而浙閩之局分芝龍固有罪矣國安豈無咎焉是時紹興兩接隆武詔有欲附閩者監國下令返台國維急入啓監國曰凡爲高皇帝子孫所當同心矢力恢復成功

明紀綱遺

卷二

三

之後入閩者王朝值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日南拜正朔恐讎長不及攀麟附鳳誰不欲之此在他臣則可在老臣則不可錄是文武之心乃定而監國之勢亦安張督輔益大有功於監國者也若夫閩中用人大非肯矣自水樂至崇禎時輔相止三四人卽多亦不過六七人閩勢遂時艱員政府二十四人黃鼎滿座益臨狼籍何吾驃將德璽黃景昉皆先朝舊輔亦默無一語詎云伴食已哉詞林臺省兩倍北都富室子弟及各衙門書吏有力者納賄鄭帥咸列部曹中翰考選庶常改爲舉士皆日貨取武臣自平國

公而下鄭鴻達鄭彩黃斌卿封侯賀君堯阮進楊耿  
等伯壽數十文臣封伯者丁魁楚掛印將軍百員都  
督總兵參遊數千所少者惟兵丁耳黃道周潛內君  
子皆推重而芝龍心遠之命道周督師關部不調一  
兵不發一餉只給敕印賜蟒玉尚方劍出江南道周  
收集家丁百名贊畫皆門下士繇三衢抵新安從容  
殉難道周可謂純臣矣大司農何楷因朝班與芝龍  
不合又見時事敗壞辭職歸里途次遇盜傷其兩目  
曰使汝求死不得人皆知芝龍遣人害之也大宗伯  
顧錫嘯崑山人渡潮至溫將之閩芝龍疑東林人望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私囑溫鎮賀君堯阻其入閩而君堯斂溫賦苛而猛  
部卒撲殺士民錫嘯言抑之君堯悲甚夜遣刺客  
伏江心寺殺之投尸於江亂世傾害士大夫何可勝  
道篆宰張肯堂請出漣帥繇漣進江南自願捐資  
助軍餉命給敕印吏部兼兵部尚書督師戰艦齊  
備芝龍具疏阻之都督陳謙武進人從浙來奉監國  
使人閩欲呂叔莊天倫和好御史錢邦芑曰此奸細  
立斬之芝龍又不力救坐視其死秉政者不念浙東  
捍禦之力天潢同體之情而誅及使臣絕其盟誓忌  
才誤國甚矣哉夫閩文章理學之邦人情溫厚俗尚

簡易時呂藩司爲行在儼然京都氣象各藩封暨四  
方富貴畢集三山忽爾奢侈滿目酒樓茶館比肩接  
踵郭外荷花亭晝夜笙歌沸耳處堂燕雀聞其沼乎  
丙戌二月上督師親征四月駐蹕延平先是芝龍自  
請畱守呂鴻達出浙東彩出江西二將懦不敢前鴻  
達次師衢州彩次師崇安關因是有親征之舉及抵  
建寧復退延平六月清兵渡錢唐八月過仙霞嶺芝  
龍自輜重百餘萬裝載漣艦而去上卽易青布衣在  
汀歿於亂軍監國王上自台航漣入閩遇天朗氣清  
放舟石帆峯下叫月懷風羣臣皆飲泣時首輔張國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維自赴園池盡節大宗伯余煌少宗伯王思任少司  
馬陳函輝太僕陳潛夫原任僉事鄭之尹皆盡節次  
輔熊汝霖及浙東諸臣隨駕稱漣上朝廷丁亥鄭彩  
亦率舟師擁衛忽與汝霖意氣相拂夜遣奸細殺汝  
霖全家遇慘害熊甥御史盧拱乾得免監國見之垂  
淚而拱乾始終不負監國戊子黃斌卿遣部將陸緯  
殺賀君堯并其水師鄭彩盡病篤大帥張名振迎監  
國駐舟山已丑討滅斌卿大慰民望庚寅廷議舟山  
勢孤命科臣往日本請援師不果及舟山破大臣張  
肯堂朱永佑李向中吳鍾鸞皆殉難監國又航漣入

閻如是者十年病薨當芝龍降清往北都後成功悉  
望輜重巨艦九百餘隻揚帆外洋糾聚解邊貧民開  
墾臺灣屢收福興泉漳城邑如是者十五年病卒  
靖難忠臣姓氏

閻表忠記靖難死事諸公親臣則有徐輝祖梅殷李  
堅胡觀四人殉難則有方孝孺廖鏞廖銘盧原質盧  
原朴胡子昭葉惠仲鄭公智鄭居貞林嘉猷劉政齊  
泰黃子澄楊任鐵鉉陳迪黃魁暴昭練子寧徐子權  
卓敬耿清劉固茅大芳司中周瑒王度董鏞甘霖謝  
昇丁志方李文敏胡閏張仲禮高翔劉端王高鄭瑾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鄒朴魏冕陳繼之郭仵盧迴戴德葵宋徵盧振巨敬  
韓永黃彥清四十九人死義則有黃觀王叔英林英  
黃鉞陳性善王良程本立曾鳳韶龔泰王良陳忠廖  
昇周是修高巍劉璟劉原何申方法陳思賢伍性  
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王省張倫儲福  
柳一景王志張安張統張安國毛太樓璉林右三十  
五人死事則有姚善陳彥回周繼瑜張彥方黃清顏  
伯瑋顏有爲唐子清黃謙向朴鄭恕鄭華侯太陳植  
邊昇金有聲朱進樊士信葉福韓節王彬鄧崇剛陳  
胥段實張崑謝貴盧振彭義葛誠余逢辰杜奇湯宗

倪諒石撰龍鐔程通黃希范三十七人死戰則有耿  
炳文俞通淵朱鑑卜萬馬宣曾濟余瑱宋忠朱謙彭  
聚孫泰楊松賓忠鄧散陳鵬輩能瞿良材滕聚莊得  
楚智張能小馬王何清蘇獻宋瑄周拱元衛健徐讓  
平元哈三帖木兒林帖木兒婁鬼里楊本徐凱朱榮  
花英鄭琦王恭詹忠賈榮詹璟張昌章諒四十三人  
從亡則有程濟葉希賢楊應能廖平吳成學王玘馮  
淮黃直王之臣蔡運梁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生  
和郭節梁良玉王資牛景先劉伸金焦趙天泰鄭洽  
程亨徐貞史仲彬史弘何洲周恕王鉞吳亮三十一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入隱遯則有徐屋高遜志韓郁豐寅初胡子義王華  
山樵洞庭居士東海通臣陳周劉亨高賢寧龔詡宋  
味古何應泰趙清王璉孫鎮石允常周縉陳暉徐真  
馬溥屠日章二十三人後死則有盛庸平安嚴震直  
耿璿耿默趙諒六人南少宗伯錢士升曰師稱難  
迹若類於觀兵名托焚宮道實同於三讓而一時諸  
臣信心違天集枯衡命氣愈激節愈奇雷震所推折  
亦愈酷是時天下重足結舌無敢道諸臣姓氏者不  
十年而黨禁漸解不二十年而詔從寬典稱諸死事  
爲忠臣不二百年而有建祠之詔各以官稱廟祀金

陵今聖諭益紹述而光大之命禮臣議諡卹裔士升  
備官留禮瞻拜忠祠而奉揚德意臚列上請於是諸  
忠瀾漫布渡之精英與鬼神默呵閔憫之簡冊一朝  
發皇光彩煜煜嘻何其盛也

鈔外大父毅相國先為南少宗伯金陵重述周  
字輪美飾美乃善解未忘記述國史書詳載諸  
忠風世之指豈小補云

### 兩都殉難忠臣姓氏

余不材不能為殉難諸公各立一傳僅記姓氏以期  
良史之制作昭垂不朽且浙東及閩粵被陷時在朝  
在野盡節亦不乏人余歷其地而未忍悉其繁故先

明紀編遺

卷二

三九

載兩都餘俟備述也北都覆而殉難則有東閣大學  
士范景文自投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縊左都御  
史李邦華自縊於文丞相祠戶部尚書倪元璐自縊  
二妾隨縊諭德馬世奇自縊二妾隨縊刑部侍郎孟  
兆祥夫婦及其子進士章明同死中允劉理順自縊  
其妻妾及四僮僕俱自經死兵部中成德自刎死其  
母及妻及妹同自縊簡討汪偉夫婦同死副都御史  
施邦曜自鳩死大理卿凌義渠太僕丞申佳胤庶子  
周鳳翔吏科吳麟徵戶科吳甘來考功郎許直宣府  
巡撫朱之馮大同巡撫衛景瓊御史陳純德陳良謨

中書宋天顯俱自縊戎政尚書王家彥御史王章俱  
罵賊死樞司金鉉投御河死勳臣襄城伯李國禎惠  
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  
其弟都督劉文耀太康伯張國紀駙馬華永固俱圖  
家自盡庶常魏學濂指揮李若珪皆死節南都覆而  
都御史左懋第死於燕督師閣部史可法死於師靖  
南侯黃得功自刎營中刑部尚書高倬光祿卿葛徵  
奇銓司黃端伯中書龔廷祥盡節於官吏部尚書徐  
石麒守嘉興城垂破自縊二義僕從死焉左通政侯  
嗣曾與子演潔守嘉定城破死最勇而慘進士黃

明紀編遺

卷二

四一

淳耀與弟星耀同侯氏守嘉定自縊左都御史劉宗  
周應天巡撫祁彪佳詹事徐汧編修金聲銓司夏允  
彝樞司何剛劉邦弼盛王贊行人陸培欽天監博士  
陳千階孝廉楊廷樞俱盡節於家仁和知縣顧咸建  
殉難於杭城文選郎錢棟殉難於震澤工員外吳嘉  
胤縊死於僧舍金山衛守禦侯承祖父子血戰力竭  
被擒不屈而死諸臣烈烈忠魂見端皇帝而不愧其  
姓氏百世猶馨也

### 殉難諸生姓氏

甲申三月十九日殉難諸生第一人者金鉉也鉉常

之武進人其兄鉉任樞司迎養母章宜人鉉隨母入京師當逆閹陷都城鉉痛哭跪於母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必死擇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迫無下井是我死所鉉又睨其弟曰吾耿耿不能無憂者第耳往日賊破郡邑多餌名士以結人心弟固才且負時譽恐不免奈何鉉曰兄死忠弟當死義無煩言鉉遂投御河死母曰吾有子矣遂赴井死鉉哭曰母死兄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亟棺殮其母葬之又因兄妾王氏縊於堂側叔嫂不可無別亟掩之遂自經爲家人

救蘇鉉號泣曰吾曷肯負伯兄臨別語耶時賊果以名士索鉉鉉曰吾從母若兄遊九原矣亟投入井死夫鉉值危急之時能葬母殮庶嫂從容不迫以全大節尤君子所難及私諡忠貞以冠殉難諸生之首不可易也已

儒士張世禧布衣湯文瓊皆烈丈夫也世禧順天府人世居京師爲人好學廉潔自守遇逆閹之亂召二子懋官懋貴曰忠孝大節不可奪也遂自經死懋官曰父死子不得獨存懋貴隨之俱自經死文瓊在都門設教聚徒城陷後書諸紳曰位無文丞相之位心

存文丞相之心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長洲諸生許琰忠孝性植少時見母張氏病篤刲股療救戚里稱焉甲申初夏聞京都崩裂先帝慘變痛哭曰我命當絕矣五月初十夜半解帶自縊家人救不死十一日往福濟觀暗室投繯遇陸羽士知覺復救活隨往胥江投淩水處時潞王舟泊江邊王見有赴水者急命水哨兵扯起琰號慟伏岸傍社友丁鉞武適至遂擁至書齋琰以崇禎聖上四字遍身寫滿及哀詔到曰我何忍下咽決意絕粒二十八日餓極嘔口授一詩云半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

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六月初一日胃枯嘔盡繼之以血親友俱垂泣少以淡飲勸進怒而大呼曰汝欲我偷生耶遂嚼爛唇膚誓不再食初三日氣絕又有諸生顧所受亦長洲人乙酉六月兵至嘆曰學宮明朝所建將改制乎何忍見此正衣冠大哭文廟投泮池死此長洲繼許琰而盡節者也

崔子忠一名丹先世萊陽人居京師補順天府學生員通五經能詩善畫董宗伯其昌異之謂非近代所有子忠益自重或以金帛請者概不應友人有官吏部者囑選人以千金爲子忠壽子忠曰若念我貧不

以廩粟與我而以選人金汚我耶卒不受及逆闖陷都城子忠出奔鬱鬱不自得曰西山遠矣無處採薇遂走入土窖中匿不出甘餓而死

生員曹文曜原籍蘇州生四子遜肅敏毅一女順崇禎壬午文曜病死元配張氏守節甲申京都陷張氏率子女哭於家與四子一女同媳李周鄧三氏俱自縊死惟毅繩斷不死而逃天意在曹氏後庠生高孝績江都人乙酉五月楊州城破孝績神氣安舒登明倫堂曰得死所矣遂縊於先師之側又有歸昭者崑山人入史閣部幕楊城陷同殉難

明紀編遺

卷二

望三

江陰諸生許用於乙酉六月鼓集義勇四城內外應者六萬人請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遇允之明遇全許用拜舊典史閻應元爲將率衆守城城外箭射如雨民以銅蓋爲蔽一兵駕雲梯獨上內用長鎗拒之彼以口納鎗奮身騰躍城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斬其首屍墮城下用與應元明遇日坐城上與民堅守城郭民殫死無恨一夕風雨怒號滿城燈火不焚忽有神光四起外營見三緋衣在城樓指揮其實無之時遣劉良佐招降應元罵曰我一典史卑官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今日反來侵逼汝心何心良佐

慙而去相持兩月餘城下大砲日增間五六尺地一具彈飛如雹一入立城上頭彈去而僵不仆又一人臂背洞穿而直立如故八月二十一日祥符寺後城傾兵從烟雨中潛渡遂入城民猶巷戰應元格殺數人力竭而死明遇赴火死許用闔門自焚死男女死者汗中處處填滿書生投泮池疊屍數層

常熟諸生殉難者三人徐懌徐守質項志寧博家徐市聞城陷嘆曰吾家世科第竟無一義士耶別親族題壁曰不欲立名垂後代但求靖節答先朝夜半自縊守質家南郭母病不能遷兵至母與妻及妹俱投

明紀編遺

卷二

三

井質曰吾不辱矣遂與兵格鬪死志寧避於野方食餅聞難晨令餅半墮地扼吭不食死

秀水諸生高璠琦居恒講學授經從遊皆髦髦乙酉閏六月璠歸城有亂之達引者憤然曰公等忍棄城而去耶璠賢書所學何事城亡與亡死猶生也米幾城陷嬰而死繼室徐氏生三女俱未字徐氏呼三女曰不釋身以侍汝父急推墮三女於井即身赴井死義保璠不忍去以羹湯對井哭拜亦遇害一門十三人盡節浙西諸生殉難者其冠矣馬純仁字樸公六合庠生年甫二十嘗語人曰名士

難倣必扶名教立名節方不愧名上若徒訂  
馳逐文華吾不取也其尚志卓然如西晉  
公裂紬帛作四牘一上尊人告不  
勉其善事雙白一遺妻謂貞烈事  
早自決計一遺外父囑其妻能盡  
焉之所并珍思撫孺孤書畢具儒  
服至龍津梁村  
上大書自銘八句末二語云一時  
向再拜自沉於河死河中有千歲  
而起衣冠整肅顏色光彩里人異  
而識其事  
會稽諸生王毓著總憲劉念臺之甥且受業者也北

附見編意

卷二

四

其南下毓著作致命篇謂念臺曰願公早自決無爲  
王炎午所弔劉答曰我早賦絕命詞絕粒旬日矣毓  
著曰甥願與公偕歸九原劉即瞑目而逝毓著遂投  
蓮河橋下死

丙戌六月錢唐師潰蕭山諸生楊雲門自縊死會稽  
儒士潘集奔東渡橋沉水死周卜年亦會稽儒士赴  
東渚死若夫蕭山醫生倪舜年之死則更異正襟端  
坐磁缸內命家人以土掩覆朗聲誦佛而化

明紀編遺卷二終

孫廷根校閱



明紀編遺卷二

禾郡果山遺民葉鈐輯

國運盛衰大意

神宗冲齡踐祚睿質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人奉法惟謹尤籌理九邊如視掌而用邊臣能得人故不敗事初與首輔高拱合策撫外夷邊鄙不緝宣大以西梓鼓凝埃矣用大帥戚繼光於薊鎮而大司馬譚綸知之若良友一切用舍興建惟繼光言是從繼光築城堡墩臺制度精絕烽火嚴明又調素練浙兵雜邊

明紀編遺

卷二

一

兵練之車馬步互用敵聞而畏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於遼左敗戰漢捷常出塞二百餘里斬獲最多軍威外震當是時九邊晏如羣吏畏法庶幾黃龍地節之間居正相業可謂能矣然總攬權綱好自尊大且吳中行趙用賢又穆沈思孝鄒元標糾劾奪情皆廷杖謫戍又以危第私其子身歿怨叢卒禍其家而死其子報復未免已甚繼之輔政者多避怨趨時鮮克負荷上既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寬簡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斂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

槐開元間也是時本年錢糧俟來年徵催有司以八分爲考成其二分民間翹望赦免關部九卿常遇覃恩加宮保蔭子朝野皆沾聖德自責妃寵盛上漸倦勤御朝日寡又寵用閹宦出差理稅頗有騷擾追國本之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接持論者益堅上以爲威懷之不止也不若高閣置之批答希有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畱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被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薄也若以大臣之無足仗也置之不用可然所用者益寡而一人操數柄更

明紀編遺

卷三

二

藉以持權矣以言路之無足採也置之不答可然章一上不待旨處分而被糾者即去臺省益恣行矣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於是丁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輩稱爲當關虎豹凡中外之得選爲臺省皆寢不發舊臺省更得以龍致後進必入其黨矣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桀致不理賄賂日張風俗日壞清河之難一發李永芳降去矣當承平之餘驟聞邊變舉朝倉皇亟起楊鶴李如柏失之於前熊廷弼王化貞失之於後繼而袁崇煥以議

和敗事京都被圍困雖危而復安自此將驚兵驕無可決勝而賦加民億流寇乘之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邊急又撤勦寇之兵以禦邊二患交張土崩瓦解禍延於崇禎之代而其所從來久矣至羣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賊寇之患愈迫朋黨之攻愈苛雖發論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與小人而所謂君子者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貧吏益貪元氣益損將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百官不知職業惟知營進雖以端皇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竟至地裂山崩海枯川竭也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臥治乎高皇帝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一日兩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寢非好勞也文之曰吳不食良不容已舜稱無為特言其用賢致治氣象云爾兢兢業業豈以不事事為無為者乎乃無識者謂萬曆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也

江浙三大功臣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七月就擒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發其謀江西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殉其節南嶺巡撫副都御史王守仁成其功世寧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端敏燧贈禮部尚書諡

忠烈守仁封新建伯諡文成御史周汝員合而祀之曰三仁祠在江西稱三大功臣然皆浙人同舉於鄉者是科乃弘治壬子場中若有冕衣一人大聲云三人好做事然則人才非偶然矣

明紀編遺

卷三

四

官制大意

內閣漢尚書令兼唐宋舍人學士職吏部漢唐宋宰相一重職兵部漢太尉宋樞密院職都察院漢中丞唐宋御史臺職京營總兵漢知南北軍唐左右神策宋三衙職錦衣衛漢司隸校尉執金吾職此六職者最重而雄不可不慎明初京營用宿將後以世祿參之錦衣用士人後以縱騎為之此任官之更制也明朝六部彷彿周官之舊獨戶部兼家宰制國用之職而宗伯兼司徒掌邦教之職耳繁簡劑量頗亦得宜秋官之外復設都察院大理寺夏官之外復設五

軍都督府雖兵刑爲重亦後世不得已之意耳總督撫鎮寓古方伯連帥意郡縣之設遠勝封建不得私民而自養一也屬民者朝聞而夕報罷二也百里之國有卿大夫上中下士今不過一令丞尉而已有宗廟會同之費今悉無矣其節縮浮費三也要之不如古者令太密文太繁兵民之途太分也

文武兼銜洪武時曹國公李文忠左都督掌國子監祭酒天順時與濟伯左都督楊善掌禮部尚書以都督而署大司成大宗伯不止封爵而已正統中靖遠伯王驥以兵部尚書征湖貴苗掛征蠻將軍印成化

明紀編遺

卷三

五

中威寧伯王越以兵部尚書出征掛平胡將軍印及守大同掛征西將軍印改鎮延綏掛靖虜將軍印驤越皆繇進士累官部院掛印封伯不止總督而已洪武初張瑄以統兵元帥兼知全州王王以副元帥兼州同知呂謙明以義兵元帥兼知永康縣陳從貴以帳前總管兼知東陽縣胡濙以右司郎中兼吳王府參軍總處州兵汪廣洋以左司郎中兼驍騎衛指揮馮勝以右都督兼詹事府詹事鄧愈以中書省參政兼食行樞密院又以征戍將軍兼左諭德湯和以征西將軍兼左諭德曹興才以山西行省參政兼領

太原衛指揮事深水知縣郭雲陸南陽衛指揮使兼知南陽府事

武臣改文洪武時帳前總管王道同爲義烏知縣荆州衛指揮使蔡僊爲廣西行省參政錦禾衛鎮撫張眞爲兩淮鹽運司運使南陽衛百戶吳權爲福建布政使濟寧衛鎮撫胡溥爲山東布政使宣武衛百戶張端爲山西參政龍驤衛百戶張林爲廣東參政羽林衛百戶龍德爲浙江布政使徽州守禦所百戶周良爲陝西布政使陝西都指揮楊貴爲河南布政使天策衛鎮撫歐陽相佐爲四川布政使散騎舍人耿

明紀編遺

卷三

六

瑄爲尚寶司卿永樂時百戶劉泰改建寧府通判成化時百戶何瑾改尚寶司丞千戶于冕改兵部員外郎崇禎時武舉人陳啓新特擢吏科給事中文臣改武洪武時中書左丞吳宏遷親軍指揮使中書右丞趙庸江淮參政傅友德俱陞都督府都督同知左司郎中單安仁改守禦千戶太僕寺卿商壽爲中府都督僉事九江知府丁玉陞都衛都指揮尚寶司卿徐膺緒陞大同衛指揮僉事鶴慶府知府董賜陞雲南前衛指揮僉事永樂初保定府同知朱眞陞中衛指揮同知雜造局大使宋得陞羽林衛指揮僉

事陵川訓導劉泰陞百戶洪熙時光祿寺署丞馬成陞金吾右衛指揮僉事尚寶司卿朱琇陞金吾左衛指揮使宣德時鴻臚序班孫愚陞都督僉事兵部左侍郎張信改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鴻臚寺丞何敏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正統中工部主事吳賢改錦衣衛世襲百戶天順中太常寺奉祀劉謙翰林院典籍馮瑤俱陞錦衣衛千戶成化時鴻臚序班許賜通政司經歷何璋俱陞所鎮撫禮部司務李宗義陞錦衣衛百戶正德中兩浙運同劉瑄陞錦衣衛指揮僉事萬曆朝州判金丹陞所鎮撫崇禎朝河南巡按張任

學改總兵官鎮河南歷朝文武互用不專尚資格駙馬豈有提督學校者乎曰有攷洪武十九年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敕曰朕觀古之帝王必賴賢才輔佐以成治功賢才之在天下必待明師教育以成器用爾駙馬都尉梅殷幼承家教長能篤學精通經史頗有才華雖乃武臣之裔堪爲儒宿之宗特命汝提督山東學校作養人才兼理地方事務汝惟欽承朕命勿負所托洪武後國戚無專學政者則知開國之初官制未定故用人不次耳

門戶始末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爲多然亦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爲多然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於敗亡者以聰明偉傑之士爲世所推必以黨目之於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傾相防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盛後出者愈不如前禍連宗社固其所也明朝萬曆以前未有黨名自四明沈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不揚鄒元標趙南星輩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忤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而意成講學於東林名流

咸樂趨之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襲爲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必欲自發之而不使羣臣奏請然羣臣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假令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斥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言者而痛懲之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愈煩實國家之大不幸也是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忬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方請不允卽忬旨放歸餘自一貫及申時行輩皆以

調護爲名未嘗不婉轉請於上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視之此其意未必有他也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或幸從其請耳然直言者逆耳而難容調停者言甘而無患宜相體而不宜兩相左也不意調停者目直言者爲黨人斥逐不能救時行性寬平所斥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恃權求勝受斥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論雖朝中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乃知交日廣而求進愈雜始而領袖皆君子也久而好名者躁進者往附之於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李三才

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著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多結遊客日譽於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之亦爲游揚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站三才挾縱橫之術與吳已者爲難而東林亦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興而清流危若累卵挺擊之案訊而兩黨忌尤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竑論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謂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四明某某輩輔佐之必成無疑其言若出於清流之口以傾四明之黨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望政府所最忌也上聞震

怒嚴搜正域寓并伯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詔歸獄而終不得其實也冤矣挺擊者張差持挺以闖青宮據稱欲詰二璫於上璫乃鄭貴妃所遣建佛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癲窺其情大爲叵測於是劉光復等皆主風癲之說而刑部王事王之衆入獄中鈞得其言王使出自鄭戚舉朝喧然以爲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於上上命白自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辯之甚力東宮遂奏懇生由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諄剖明之遂以二璫及張差成獄餘置不問光復唱言上慈愛太

子忠孝其言固將順也而聲甚壯且越班以言上未曉其所言云何卽逮下獄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於貴妃之端而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也之案疏稱差言鑿鑿或差淡恨二璫故以王使挺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衆特甚之衆素守亦不潔廷元與韓浚以計典重逮之然操論與之衆合如寶子偁陸文瀛皆至清白亦爲所熱逐不少恕此則其曲在廷元與浚也蓋東宮侍衛蕭疎至外人闌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則田

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亦互相濟而不得兩相仇乃必斥逐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歟若王使挺擊原未必然即令國戚恣凶謀顧不用錫而用挺不使中官而使外人或揣情之所無第不妨虛平言之何至怒執法吏而必加一網及啓後世之疑此則誰之咎也當是時兩黨遂爲不並立之勢有辛亥之京察孫丕揚王之曹于汴湯兆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則政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王之徐紹吉韓凌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

明紀編遺

卷三

上

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時閣輔葉向高默默去位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王裁上於諸疏俱畱中却無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丁詩敦韓凌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諸人其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王於是有官黨昆黨種種別名宣謂賓尹昆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喜而賓尹淫汙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妬也之麟附斤詩敦韓凌後求銓部不得遂反攻之於是之麟密友皆爲

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爲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爲兵垣仍入禮閣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敦言路合疏糾嘉遇乃與邦遠陞京堂其勢愈張而公論愈憤矣御史唐世濟助夏攻趙而元趙之焰漸衰神廟祖落光宗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蒙臣周嘉驥俱以召用名流爲首務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同爲銓憲大臣即附麗東林亦無不繇田間相須爲顯職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爲元祐之隆不過也然附麗之徒惟營躁進京卿添註若

明紀編遺

卷三

上

貫珠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爲冢宰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俱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垣長鄒維連夏嘉遇程國祥俱爲吏部司官咸正色操論一無所私人益衆目大堵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微意籠諸賢而諸賢以其傾殺王安彌惡之周宗建侯震陽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爲夫婦者也上於庶務悉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政向高意主調劑欲諷忠賢退以息諸議而忠賢來不從也說者不無歸咎閣輔持之不力不知章奏畱中旨不下閣票擬徒以一揭再揭敦敦請忠賢根蒂盤固能

遂拔之使去耶副院楊漣二十四大罪疏進政府韓  
爌亟稱之而首輔向高頓足嘆曰事從此不可爲矣  
卽引疾回籍而朝局大變初廷杖工部郎萬燦以威  
休廷臣後遂因嘉遇大中及袁化中共推謝應祥爲  
山西巡撫被御史陳九鸞誣計遽行斥降旋盡斥諸  
賢卽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忠賢一得志庸用邪人  
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鑄四出乙丑逮者楊漣左光  
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其獄誣以封疆宮  
闈爲辭丙寅逮者高攀龍繆昌期周宗建周順昌李  
應昇黃尊素其獄誣以通同周起元侵尅織造錢糧

爲辭惟攀龍先期瞑目不受辱其餘諸君子前後皆  
下詔獄衛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夫忠賢無外應未  
敢大作惡孽自閣臣魏廣微助祭失儀頒曆失朝科  
臣魏大中特糾該杖脊臺臣李應昇繼之而廣微憤  
憤謂前者冢臣南星以老病自請免朝不之罪而閣  
臣一失儀失朝卽杖脊何不平至此乃快憤與忠賢  
通欲圖報怨故忠賢惡胆有恃而愈熾及大禍蔓延  
致諸君子慘死廣微亦退歸南樂矣諸君子慘絕一  
時名高千古其最高不能及者則周順昌也順昌生  
平極清介且獨立無黨當魏大中直諫時順昌未嘗

與之契合及見大中逮過吳門時夙昔交好皆星散  
不通聞問順昌持大義遂以女許嫁大中長孫允桎  
且呼緹騎而告之曰若歸語忠賢此亂臣所爲受詆  
萬代向來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當以吾言告  
之每見人輒痛語時事遂羅於禍使順昌稍簡默必  
不及此真鐵漢也緹騎至時吳十民發憤共擊緹騎  
羣擁順昌不令去以夜跳身入都旣下詔獄受刑極  
酷詞不少撓刑已卽大罵忠賢輩加刑時則大呼高  
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異順昌卽怒誓曰諸公當  
直犯之忠義所激遂致王恭廠異變舉朝震駭合疏

諷陳忠賢之黨亦有畏而遠巡者然忠賢以不殺順  
昌則威中詘故卒不免偉哉其清中至清忠中至忠  
乎此後緹騎不敢復出忠介雖死其英靈尚能制大  
璫矣是時忠賢羽翼最橫者名爲五虎五彪皆資進  
呈秀以進又有周應秋爲十狗之首其吠人不在虎  
彪下也更有無恥奸倖若魑魅畫行誦忠賢功德請  
建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廠臣並稱  
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威比劉瑾輩且十倍天下重  
足而立斯時愛國者駭駭有易祚之懼特以呈秀等  
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慕廟賓天忠賢呼呈秀諂移

時竟不能盡所圖而端皇帝一登極神明自操國柄忠賢之黨內外林立相向多自屈部臣錢元愨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天下欣伏見太平矣時東林諸臣爲魏黨羅織至酷其尚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忠賢拔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復爭衡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昭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好附會其習猶昔上久而厭之心疑其

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謙益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入黃扉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怒而加詰問吏垣章允儒爭救甚力上逮而黜之謙益亦黜歸黨禍且再起而諸臣仍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周溫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疑及變入薊鎮逼都城上視諸臣無一足仗者史達袁引勳之屬糾閣臣韓爌錢龍錫罷之龍錫旋以袁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遂爲首輔體仁亦入政府而門戶之說爲上所淡嫉幸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常用攻東林者

而言路則東林居多時又有復社之名吳門諸君子爲社長凡四方儒宿英畏附名復社者無不自謂與東林紹起而其徒衆盛文承足以動一時雖朝論每苛及之不能止也周溫特權初若相契忽兩相疑周罷去而溫秉國又引薛國觀履其後大抵周敏而食溫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邊患日迫終無能出一議建一策者溫去而薛遂敗以食賜自盡其事發於東廠僉云部郎吳昌時實啓其機然亦國觀才短心狹上惡而決絕非下所爲也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

歸延儒乘上悔赦逋負宥罪斥諸臣多收用之乃救嗣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相名蓋延儒再相時其門人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昌時與溪相結延儒必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局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論之相推也意氣彌縱納賄彌廣上亦虛已聽之溥既歿世奇欲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匪人所趨日下若外圍杏山內圍開封竟不能設策救援至衆騎入關自燕抵淮北縱橫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偵其騎將歸請出視師上以裴度禮之然意已移矣及在軍中未嘗鼓勵一戰



惟與幕客私人閒談嗜酒喧傳延儒受外賂縱歸途以出關此說雖似妄而上聞怒甚亟放之歸親訊昌時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待國觀者當延儒再出所行有善政追死而人莫之憐以大攬權及婪賄也其時名流多在列純貞虛聲鮮濟國事寇一入北都端皇帝以身殉國普天不共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爲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凌義渠施邦曜馬世奇劉理順孟兆祥成德吳麟徵周鳳翔汪偉許直王章陳良謨等三十餘人皆烈烈就死爭光日月者也金陵再建國勢累卵宜盡捐

明紀編道

卷三

七

異同專心憂國尚恐難支而相仇更不可解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與大司馬史可法往來移文既不合矣及福王進南都可法與姜曰廣亟召天下正人君子以收人心而士英以高傑等擁兵臨江威制南都諸臣遂自居首相兼掌兵部尚書即推薦逆黨阮大鍼爲兵部侍郎大鍼一出日以翻逆案害東林爲務總憲劉宗周以疏爭而士英大鍼內用羣瑄外用藩帥兼收勦臣爲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曰廣暨徐石麒輩而內瑄勦藩自此益驕橫遂不可制又以擁立懷異議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興大

獄故清流不至駢首若平心言之三案原各有曲直但當光熹至端皇帝未常以前事有嫌於福邸諸臣亦未常以奪長之謀必欲鋤偏黨者以危法也上既立當以國本持論無他槩置舊案不問卽上動其機羣臣亦宜靜止之而是時柄臣反以離間骨肉盡貳皇祖母欲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垣袁弘勳張孫振者不啻人頭畜鳴矣夫朋黨禍結朝廷最不祥之事第東林始而領袖者顧高諸賢繼爲楊左又繼爲劉宗周文震孟姚希孟再繼爲張溥馬世奇章正宸皆文章氣節感興海內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

明紀編道

卷三

十八

繼爲汧趙繼爲魏崔又繼爲溫薛末後爲馬阮皆公論所不齒也東林持議高而於簞邊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柯嘗有志封疆其存心以忮刻勝可謂衆怨不可謂任怨也附麗東林者雖有愴然清議尤得而持之以公道拔人其行賄請托者尚恥人知之也攻東林者非執見不能容人卽納賄惟恐不足至魏崔擅權馬阮竊柄則明目張膽以網利爲市以多受賄爲榮而絕無羞恥矣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瑄爲難卽賢瑄王安與諸君子往來乃安之慕諸君子非諸君子之通瑄也及其衰也求勝

不得亦有走險之士暗與璫結交者崇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東林者當神廟時羣璫絕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諸人奉忠賢爲王而所以媚璫者無所不工其諛莽功德天地間一大怪事迺乎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驕語惟恐人不知逢迎附會專尚偏苛設有進和平之說者即疑其異已必操戈以伺致令賢者畏其刃而退避山林甚至因友及友并親戚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忌務抑其進而後士卒之身家喪敗國運隨之咎在人事不得諉天意也

門戶雜錄

明紀編遺

卷三

一

神廟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薄羣臣章奏繁瑣置庶務於不理士大夫益縱橫於下故法紀不振即兩黨相攻亦不剖一是非聽其自爲勝負豈朝廷大體乎然東林所持如國本挺擊等事皆忤上旨而攻東林者詆直諫爲好名爭國本爲離間骨肉因上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其勢不得不屈惟是國本之說謂神廟欲以愛易長聖王未必有此乃伊時中宮賢而多病羣疑上操立嫡不立長之語意在中國宮病不可知貴妃即可爲國母故諄諄於立嫡也御史詹仰庇因中宮病上疏諷及此廷杖八十舉朝

皇皇公論愈亟上雖心厭惡之然見衆論之堅立長之意亦定矣首輔王錫爵謂上意已定不欲歸權於臣下但令羣臣無亟請即行冊立然三王並封之諭一下錫爵將票擬允行少宗伯馮琦及六科臣力爭之而始自云其誤乃從馮宗伯及六科之語疏請收回並封聖諭次輔沈一貫相比臺省三人已經吏部計典處分而特擬旨畱之大爲公議所非惟建儲事如錫爵言無貳意李廷機清而達自負甚引每於國本之事輒謂羣臣不可過爭過爭或激而有變愈遂以奸邪指之及上年高中宮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

明紀編遺

卷三

二

至中宮薨虛位數月貴妃不進位迫賓天之時乃命光宗加封皇后此則神廟善處骨肉原無奪長之意久而彌著矣惜乎羣臣力請時何不早行以自啓天下之疑亦國家氣運爲之也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因高攀龍重處楊應宿量降去畱失平相繼具疏詆及首輔王錫爵上怒奉嚴旨首輔欲乞休上溫旨慰畱刑垣葉繼美奏言皇上欲畱輔臣爲天下社稷計今不使之從容論道徒使橫彼人言而日爲辯是爭非誰執其咎臣謂今日欲畱輔臣先令輔臣安欲安輔臣請自宥三臣始首輔云

此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上怒乃解

參先大父欽取刑垣歷吏左歷朝五載佩佩直諫  
素就載傳信錄中矣尤宗登松特育擢用時已辭  
世附光祿少卿

李三才爲山東藩臬卓然聲譽陞任久矣民歌思之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也王錫爵蒙特召時疏言皇上於章奏不宜一槩畱中雖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欲入耳然下以此愈寔愈冀成何國體此疏甚秘密而三才鈎得之洩言於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鳥臺省遂攻錫爵似屬構釁矣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至意其足以幹國也當是時相傳上於宮中請仙二語以三才爲聖人故羣臣咸妬之此語極不根大抵有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習宜不爲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偶盈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侈靡又聞一孝廉素著令名者當計偕時與同譜孝廉偕謁之畱兩日贈數金孝廉頗以爲愠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使者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謁者亦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假使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人也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妖書之事甚怪一夕間自宮門以迄衢街皆遍販明舉朝失色其揚揚自得者不過書中所指康不揚輩數人而冤陷頗多即高僧達觀固上所素重亦死獄中噉生光係順天黠生性凶狡以詐金成大同赦歸不悛然妖書實非生光所作竟坐凌遲後聞中書趙士禴狂疾篤自言爲此書肉碎落如礫而死夫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當初發時倘令焚去置不問不亦可乎而當局者欲借以傾清流故激上怒可嘆也挺擊之事王之衆所訊張差語謂兩瑞實說之云苟打了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各司官與之衆語多相符而攻東林者言上於貴妃寵盛時曾許以立愛至對關帝君立誓晚而悔言之不復也因勸貴妃廣爲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萬建祠於通州二瑞以供用磚瓦數多不若置鑒自造利乃奢居民多鬻薪於瑞張差非通州人也亦鬻田質薪往市於瑞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土人於瑞瑞反嚴責差差以產破新焚訟又被屈不勝憤恨遂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二說未知孰是總爲不祥之徵棄之人妖可也其處分之法不過始則嚴訊之繼則以二瑞及差結局所謂化大事爲小事也

一時擾攘紛爭其曲豈可偏坐哉

三案者挺擊紅丸移宮也挺擊已識其略矣二案亦當平言之光廟病亟遍體皆瘡勢已不起李可灼請以紅丸進是日上召諸大臣入并召兵垣楊漣因漣具疏欲上慎起居防意外也羣臣至上言病已危殆諸臣言皇上一月之內善政若時雨必荷天祐無虞上言病難挽且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選侍奉侍勤勞常生子女宜封皇貴妃即呼皇長子宜出與羣臣一言熹宗出遂將上兩再爲口傳李選侍忽從簾間手挽熹宗入傳以宜封皇后宗伯已唯唯時有言上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命封皇貴妃非皇后也宗伯再奏明之上再以封皇貴妃命因呼可灼進藥羣臣待命於外藥進少時上遽稱可灼忠臣連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九厥明上賓天矣仍賞銀幣於是羣臣疑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臣故賞之其言亦太過但不宜於賓天後復擬賞耳是時甫一月連遭大喪朝中洶洶楊漣率衆排闥入奉東宮登極衆見東宮即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待東宮左光斗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速其移宮爲是但中云武氏之禍立見於今且慮有垂簾視政之事危言也楊左同拉閣臣揭請即日移宮

選侍未免逼迫御史賈繼春言先帝禮羣臣至厚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其說雖不可謂盡非然宮之應移是屬定制楊左固不貪天功爲己力矣他人曷可反詆爲罪乎乃楊與賈互相譏詆賈以楊必將與大瑞共受封拜笑之楊以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遽自辯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其言至和且確乃賈終黜爲民而楊不久擢副院似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乃因此殺楊左則冤極矣總之東林操論務在愛君而或苛或激使人難忍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然以此觀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諸賢之過則可以此積謗而羅之死地不大謬乎當東林盛時其重處惟一繼春耳餘不過年例外轉而受處者卽以爲不堪乃魏崔之時諸賢重者受酷刑死其次謫戍遠配其次削職爲民誰啓殺機出爾反爾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可勝道哉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於察前上言察典勢必及其某其意罔在免察非所宜言也曹于汴湯兆京以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辯以阻撓何迹汴京謂俟察典竣宜言之於是察典尚未下而明時先爲民然汴京所謂阻撓者以其前疏太激耳若秦

聚奎舍生報國之疏自云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生敢爲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總爲湯賓尹所鼓動耳賓尹文名盛重處或以爲駭然繩其品行不冤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實甚竟無一人起而直爭者在朝清流驅逐迨盡矣

張華東總憲固齊人與韓浚至戚當丁巳察典竣韓問如何張曰必翻韓詢其故張曰王之案題目甚正何爲重處之韓驚愕不語張總憲可謂不阿矣乃世人稱之必曰此攻東林者也是即非耶

鄒總憲元標薦東林被察諸賢原任湖廣提學副使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葛寅亮同推用之寅亮上書謝曰頃從邸報中伏讀大疏薦舉先後被察諸臣云皆開戶中人以門戶受錮欲加起用而亮名濫廁焉此台臺振幽援溺於植人才甚盛心也切念台臺望隆朝野一言一話當世奉爲楷模而獨於門戶名號亮覺有惕然不安於臺者蓋門戶之起其初非有意以揚之也二三君子同道相切磋而德望既彰聲譽日重於是有指龍門之登爲集苑之地者而出叙入主蹊徑轉多門戶之外復有門戶令人莫可測識但見攻擊通爲至盟盛衰互相倚伏其盛也虛附者借以遂景行之私其衰也

實修者因以獲株連之累盛衰迭變直至善類盡而主勢孤則國運併隨之以削弱考之往事歷有明徵是門戶非爲國家計其初心豈願至是哉台臺疏中云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患嗟乎憂國之言足爲千秋龜鑑仰窺台旨殆欲收門戶以爲化町畦之地曷若併門戶之名不立而町畦愈以化也無論門內門外惟忠誠任職者一體搜羅而門戶二字消歸烏有庶幾三代之英大道爲公之世乎而非台臺其孰與主持之至若亮生平孤寒自守即交際竿牘多從謝絕前歲被察因銜或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楚中不敢縣糊名暗中摸索以致得罪大僚即亦有所授原非以門戶處亮去年蒙薦拔公論已明所以不即赴補者爲抱病未能遠行何敢過叨起用而更附門戶爲哉茲又蒙推薦齒列諸賢亮亦感而稱知己矣然不能不過計者以關係國事之大也且於台臺効萬代瞻仰之舉而不申一時佩德之懷正曲體台臺爲國惜才以用門戶者爲化門戶而聊以推廣之以奉教於君子也上書未幾朱童蒙祭元標以道學立門戶毀其書院倪文煥羅繼講學諸臣爲聖主之僇民張訥請廢天下講壇併將元標等舊講

院石碑盡行毀碎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何其速也真亮一書詎非知幾明哲歟

鄉總憲致仕後廷臣以南家宰會推留中不下科臣程註具疏其略曰元標先朝之遺直也或疑其講學不合時情然講學非自元標始也宋程顥得孔孟宗傳爲諸儒倡其在經筵以禮法自持議者謂不近人情呂陶胡宋愈孔文仲輩連章力詆以去宋朱熹入朝相知者謂曰上方厭正心誠意之說熹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竟以入對百世而下究竟以願熹爲何如人哉今經筵日講未嘗厭正心誠意而學朱熹之

日紀編年

卷三

三

學者棄而不用恐後世推原不用元標之故將元標之名益重而聖政爲之不光矣此疏中流砥柱熹廟初羣賢並召聲望煥隆而敗於汪文公文言降身頗微附會正人君子之列而葉首輔何高趙家宰南星咸愛之密甚言必移時兩公均重之傳檄首彈文直入臥內所言必納楊左諸公均重之傳檄首彈文言廷杖放歸時僉以櫬通內議之櫬亦彈忠賢以自解無何大獄起首逮文言連及楊左魏周諸君子而縉紳之禍烈矣諸公所以及禍者皆繇惡忠賢結仇此固君子本色何必狎昵文言授人以口實但文言

遊卿相之門雖外示揚侈未嘗自私干利及觀誣訊封疆通賄一案文言受嚴刑無一妄語曲承竟以至死則諸君子當日取之亦不可謂失人也

忠臣視死如歸又得死孝之子王持千載綱常者嘉善魏學洧也學洧忠節公長子當忠節被逮微服徒步尾緹騎後探起居比抵國門求代父死而不可得及扶輿歸晝夜哭血淚枯盡粒粒將殞童子執燭待卻之曰我父獄中安得有火乎家人以漿進卻之曰我父獄中誰敢進盃水乎再以進又却曰我從先君子於九京矣遂號咷死端皇帝哀而旌之賜忠臣孝

明紀編年

卷三

三

子防廷令徘徊坊側想見其爲人生氣如在也高忠憲攀龍聞逮卽自溺蓮花池中端坐而逝其絕命詞曰大臣受辱則辱國願遵屈平之遺則忠意寧道得力死生之際泰然開學文震孟嘗曰生平止服一忠憲事合道繼此者惟華鳳超然勉強與自然尚有分也忠憲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只此一念受譴及行遠竄值風雨困臥舟中數日遇晴霽登岸見桃花燦爛速有悟從此覺心境曠達并氣節之想亦冰融矣觀其遺書真有得者獨於門戶異同之際持之斷斷非其成見不化也天地間正氣應如是耳

內臣祠祀始於天順朝太監王振賜額曰旌忠祠時議駭爲不經未有若天啓朝四方請祠魏忠賢者其言皆醜絕不復知廉恥事也自南京太監首倡崇勳祠隨有瞻德祠則漕運內監崔文升所請懷仁祠則總河內監李明道所請猶曰彼同類相推戴至若薊遼總督閔鳴泰建崇仁彰德於通昌二州主事何宗聖建顯德於長溝順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崇功於密雲山西巡撫曹思誠建報功於五臺山東巡撫李精白建隆禧於濟南浙江巡撫潘汝楨建永恩於西湖南直巡按許其孝建瞻恩於淮楊戎政李春燁等

建感恩於上林苑皆廷試出身忤棄君親甘從奄寺其肺腸何如哉又有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先師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定三案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請祀之學宮更有張官者上疏以忠賢喪先師並尊入國學遂殛死自稱見子路怒擊之皮裂骨碎萬齡當崇禎初伏誅小人得志幾何而甘爲千古所未有之大孽可恨亦可怪

忠賢凶惡異常國史當備載矣余聞一術士徐姓者言入都中五人共飲於旅寓忽一人唱言忠賢大惡不久當敗餘四人或默或駭譟以懼言此人云忠賢

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彼哉至夜半熟臥忽有人排門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提四人入內地見所擒之人手足釘門板上忠賢謂四人曰此人語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不逾時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餘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嗚呼惡貫古今矣熹廟病亟時魏璫尊大更甚中外危悚意天下事不可測矣熹廟召瑞皇帝入見即諭吾弟爲堯舜之君瑞皇帝惶恐不敢任但云陛下爲此言臣應萬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爲託又言魏忠賢宜委用瑞皇帝

益惶恐辭出熹廟賓天忠賢請瑞皇帝入宮瑞皇帝漢自危慮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當是時羣臣無火得見瑞皇帝者帝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璫攜劍過即取觀其劍雷之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勢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對問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羣臣俱在寓問卜懼入朝有他憂戚至殿門宦者持門不令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改服又謂未成服宜如常服羣臣奔走出入者三宦者乃放入既哭大行皇帝王魏兩璫在喪次是日皆王璫傳令各部備喪禮而魏璫目腫默歎矣羣臣出少頃獨

呼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云魏欲自篡而崔以事未可爲止之也是時諸奸失勢憂懼無所裁而端皇帝不動聲色逐元兄鋤惡黨宗社再安旁無一人夾輔而神明自運較之世廟中興爲更難矣時立朝皆魏黨莫發其奸楊維垣亦魏黨首糾呈秀巧爲自卸計然於璫仍不敢致議也後奉上諭以望氣占星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其肺肝已洞照惟陸澄源錢元愬直指璫罪至錢嘉徵奏言十大罪詳且盡璫不勝憤哭訴於上愈觸上怒卽放之出至中途言者紛起忠賢偵知上必重處之遂自縊旅店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中呈秀列姬妾羅陳珍異酒器縱飲一杯卽擲杯三飲已乃自盡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言者特揣其機已就故發之耳嘉徵循循大雅人繇貢爲縣尹元惡擢銓司澄源旋與東林反唇以京察錮之爲善不卒惜哉上既處忠賢卽定逆案閣臣韓爌和而厚錢龍錫經而謹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太不然再令廣察閣臣又以數十人列案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誦贊導速化爲題皆書名列入且云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云內廷同惡

者亦當列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閣日上召閣臣入先有黃袱包裹者指示閣臣曰此皆紅本璫黨實蹟昭著當一一按罪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司票擬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吏部問之冢臣以吏部止習考功不習刑名對上乃令三法司同事又云張瑞圖來宗道何故不處閣臣以無事實對上曰瑞圖以善寫爲璫所愛宗道作呈秀母祭文稱在天之靈可惡何如又問賈繼春何故不處閣臣言其請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以爲眞小人於是羅列甚廣幾無一遺矣自逆案欽定罪重者伏誅其餘請戍徒杖革職爲民永遠禁錮悉出睿裁非羣下敢竊其議也崇禎元年以王永光爲冢宰王永光爲人清執王恭儼之變其疏獨侃侃言淫刑以致天變或云此司屬張履端王陞所勸爲然亦永光矯矯之徵也乃東林諸賢必欲逐而去之致永光氣激爲難引用袁弘勳張道濟輩再啓玄黃之爭實已甚之故耳卽枚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延儒方以召對得上意若同推勢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周周不



會推是啓上疑也豈能力止耶於是黨同之疑衷於上者愈深溫體仁發難而延儒爲之助或云內廷亦有爲之應者共費銀八萬宮府同聲以排東林而謙益楊揚未覺也倏蒙召對謙益自以爲枚卜在此日及入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辯溫言如湧泉而錢稍屈因事出意外也其科場一事實冤而溫以爲非此不能禁錮耳觀謙益立身本末原不足爲國家用而體仁已首發難端與滿朝相左勢不得不邀結上意及入政府專事逢迎以苛急爲務未嘗敢在上前救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矣

明紀編覽

卷三

三

其操守亦能自勵故上初終信之然與盧杞之清忠強介固其倫也延儒再出頗及體仁所爲而操守流溢若敗壞國事雖非兩人始之而兩人終之也當體仁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其言非盡繇國家起見也平心擬之不納苟直是其一長矣庇私黨排異已亦未嘗行之有跡但因事圖之使其機自發而上不疑也無識者謂體仁以首輔握權自勝不知其伎刻陰險本非端人始而與延儒深相結周故力助而援之以進及周爲大璫王坤所排舉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助至科臣陳贊化糾周

去之凡與周爲難者溫皆引之優擢助周者皆屈焉蓋周之去實溫擠之也當袁崇煥獄起攻東林之黨羣思賄行毒手揚言崇煥爲謀逆錢龍錫爲通逆以圖過繼時賢周溫實與聞之意欲大司馬梁廷棟發難端而廷棟不敢任也後因詞臣黃道周疏救延儒意乃回又久旱不雨言路請緩刑龍錫得減辟爲戍初出獄周卽相過極言皇上怒時有可恨甚多卿等豈能盡知之語挽回殊費心力龍錫感之未幾溫至錢因述周語謂非公等力救何以再生溫曰皇上原不甚怒也於是聞者遂謂溫尚質實而周多虛偽然

明紀編覽

卷三

三

特溫之巧於擠周耳嘉善錢士升生平誠信爲東林所欽服而龍錫其座師也聞溫語乃重溫而輕周故溫遂與締交士升入政府體仁凡有所爲必囑錢贊成焉及溫攻去文震孟微引錢爲證錢實無助溫之語溫立心惟功則歸已過則歸人而錢幾不免於公論受溫累不小故錢在朝房中昌言於衆曰願爲急流勇退人耳士升旋進四箴疏語多諷諫又爭捷括江南富戶事特疏諫不可行遂去位稽前代閣輔多有掛彈章歸里若錢之去也光明矣臺臣詹衢選奏大臣去國明心一疏顯譽錢暗毀溫溫欲重處之上

不深切責革職回籍天下繇此直簷御史

文震孟初入直體仁有票擬必請正震孟曰溫公虛懷乃爾同官何吾驕曰是人伏機甚深未可信越旬日體仁知其疎凡震孟票擬徑抹去不用震孟拍案以諸疏擲體仁體仁亦不顧未幾都諫許譽卿被冢宰謝陞糾擬旨爲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言官以革職爲榮體仁持其語入奏并吾驕罷歸東林所以愈嫉體仁也

周延儒再召爲首輔承上眷也最淡其應對敏絕凡上怒時莫能挽回惟延儒能談言微中如黃道周廷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杖下鎮撫獄人皆以爲必不可救延儒委曲陳詞竟得減戍歸矣上偶言及岳武穆事嘆曰安得大岳飛者而用之延儒進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女直事史或多虛張卽如黃道周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朝廷不用也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還道周原官此亦宜興所長不可沒也

端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措則內璫引其機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用舍榮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爲所陰移而不覺者當初政時不許內璫與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璫輩

而攻東林者默結之常以朋黨之名中於上其時通內自詡者史輩也輔臣錢龍錫之獄皆史擠之及錢出獄史云大璫王坤實心冤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陷錢謙益於獄去死如髮大璫曹化淳憤奸棍陳履謙張從儒之陰謀以二棍枷死溫逐而錢釋矣薛之死厥璫王爲之而周之死則小王璫怒之也廷臣逼內者漸不爲醜曹璫喪其父也小王璫喪其母也大臣與言路多致祭更有倡傳單不之諱其九卿不往者鄭三俊劉宗周程國祥范景文徐石麒倪元璐李邦華張國維馮元祿諸公耳伊時雖廉恥道喪然璫

明紀編遺

卷三

三

輩陰爲播弄其畏上英明不敢忽也至南都則羣璫揚目攘臂人人擅權以爲上聞庸何傷嗟嗟繩閑盡裂敗極不可救矣

明紀編遺卷三

明紀編遺卷四

木郡果山遺民葉鈐輯

忠孝節義

張宗魯鉤州人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奉母還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前母吳氏沈氏遺骸合葬父墓禮部以聞高皇帝曰宗魯以瞽子而能行孝如此命旌其門

洪武辛酉有訴鄭氏交通胡惟庸者鄭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弟罹

明紀編遺

卷四

一

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在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謂近臣曰友悌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賜冠帶程過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過上書言臣幼而無父則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則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願豈少臣祖者乞赦之歸累累數百言極懇

明紀編遺

卷四

二

擊書奏高皇帝憐之留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對哽咽哀切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戍籍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覺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孔棘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俄而父患瘋癲欲以身代戍禁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

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伯兄子往而伯兄子尚孱弱又復歸悉需家資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乃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通儒書兼習醫家言至正末父誠爲湖廣提舉鐸侍母馬夫人雷吳越欲御車行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

中以給親洪武中母弟鈞爲會稽巡檢鐸與父母同赴官母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下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紼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嘗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真孝子云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咎擊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

明紀編遺

卷四

三

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口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不能堪謂煦曰吾費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骨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戌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罪狀上悲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川謝曰微君有季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嗟乎冒

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命哉然求仁得仁死猶生也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歷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節節上下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額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羹食時芰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見川有芰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

明紀編遺

卷四

四

我子俄得三芰於水中宗黨皆謂精誠所感嗣興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年且耄及見介子莊皆學有立洪武時擢禮部員外郎嗣興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耳頓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遂終初太祖征陳友諒至都陽見吳芮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係胡閭所咏立召見里儒生也置帳前久之官都督府經歷建文三年遷左補闕預齊黃軍國議革命日不屈死之子傳道論死傳慶戌邊女郡奴時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捉入功臣家付樊下

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泣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墨墨汙面垢二十餘年洪熙初敕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錢穀不絕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鄉人謚曰忠胤貞姑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穎敏力學以忠義自許建文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時考官方孝孺以托孤奇命命題得政卷喜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批有百鳥中孤鳳之語靖難師起感憤草平燕策將獻之臥病未得行及聞孝孺被戮大慟嘔血死

明紀編遺

卷四

五

靖難兵掠濟陽教諭王省坐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其女適卽墨周簿聞兵入濟陽知父必死節遣人求父遺骸以歸葬省子肅判夔州亦抗節死顏伯瑋顏子後裔洪武末知沛燕師所過皆歸附瑋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既而燕師攻沛伯瑋使弟珏次子有爲還曰汝歸曰大人子職弗克盡矣燕師入城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屍亦自刎沛人胡先葬之黃彥清徽之歛人建文末爲國子博士靖難後以彥

清在駙馬梅殷軍中聞變私諡讓皇論死并逮從子金蘭等繫獄後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按梅殷在淮上聞宮中自焚卽發喪縞素議尊諡爲孝愍皇帝則知彥清私諡之說非無自也

周是修江西太和人爲霍丘訓導初見高皇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喜擢周府紀善建文初改衡府甯纂修太祖實錄靖難師入京是修卽遺書別友人人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爲贊繫之衣帶遂縊於東廡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是修相約同死已而俱負約他日士奇爲是修作傳語

明紀編遺

卷四

六

其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議者曰旣負約何煩傳葉希賢浙松陽人繇賢良授御史事建文皇帝有直稱壬午城破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而希賢實不死陰從讓呈出走削髮爲僧稱雪菴和尚名暨亡何至蜀重慶往來白龍諸山見山旁松栢灘灘水清駛羅篁森蔚雪菴欲建刹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遂捨資建觀音寺和尚朝夕誦經不絕聲或聽之乃易乾卦也又時放舟中流歌楚辭畢大哭乃歸老將死死之日其徒問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曰松陽問姓名不答以詩稿一冊付其徒而已

雲門僧在會稽之雲門寺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其遷流也攷建文遺事雲門中書宋和

劉固陝真寧人以儒士授青州教諭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及耿清爲都御史以書招固蓋以真寧地接代境時五藩煽亂故也清姊適固弟國固因與國攜家來京師依耿壬午六月燕師迫金川門國勸固出城固曰固曾受朝廷恩惟有待死乃潛寄甥於王氏及城陷固閉門而坐恐驚老母已而清以懷七被誅罪連姻婭固與弟國母袁妻張同日受刑聚寶門外固一子超年十五有勇力一怒縛斷奪刑人刀連殺

明紀綱遺

卷四

七

十餘人上怒詔凌遲開二百餘年至崇禎己巳秋徐良彥官南京大理有神降於乩詢其名曰劉姓諱固字永貞詢其世曰建文時人箕倖有間若欲秘其事良彥謂先生其死難乎曰然不幸罹景清之禍瓜蔓之誅累及老母以此悲憾景清者耿清也諺爲景又曰一門都收戮獨有外甥存楊僅離嫌乳言之聲亦吞又詢其齒齠曰官山東教諭年三十八被刑答如面談書法遒勁婉麗紙墨間拂拂有生氣乃以扇乞書卽就詩曰且酌樽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猿哀因問先生得無仙乎曰才入童初宮夫

童初仙班貴侶也忠義之士死不爲列星必爲仙爲神故下壺死而爪長過背永貞之仙是其所耳及良彥爲南少司空神復降於司空家書曰去歲一晤別來不覺又一載人在世間如寄跡旅舍去來生死何足云因書四絕句爲行白沙上鳥去跡不滅鳥往不復來鳥巢枝已折涼火不生烟枯蒲葉堪結衣鴉那初蘭椒漿沁心熱明月照寒霜離離清且冷樹上棲烏帝幽人未能寢空山來磬聲幽韻流雲結獨行森林中復聽猿悲澈又詠史一首短劍光飛雪還疑練帶綳龍吟罷已獄鬼嘯蜀王都燕客窮途見秦官擁

明紀綱遺

卷四

人

陸呼白虹徒貫日回看繼人無靖難罪人劉同書良彥乞一紙藏之著入幽忠紀初解縉胡廣侍宴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任同官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席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弗疑越兩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縉子祐亮既而縉遭讒死吳家戍邊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披兩頰口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而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肯君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解氏家有神童還女乃歸解事姑徐氏極孝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初爲儀制主事後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癸亥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王振怒球言總乾綱意在詆振乃捏他事誣陷矯旨逮球當朝摔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暗獄中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正統己巳諡忠愍  
洪熙朝石匠方眞訴兄弟六人供役卒於京師惟眞與次兄今仍執役有母年八十居原籍嚴州乞免一人還鄉  
通政司以聞上顧工部曰此於天理人

心如何爾曹亦皆有母乎卽令一人侍母終身其一人亦令省母後還役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謂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難辦歲役吾將逃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頰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於貧棄家避差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無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

東行徧齊魯數年遊至田橫島日已西颶風急宿土神祠夜夢入古剎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一孟曰此莎米飯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攜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趨清源渡淇水晝行夜禱至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側天將曙一苾芻出見問曰少年何處人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珣方供晨炊

任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局相問訊問知卽珣也相抱而哭然珣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率珣求望任持大號任持曰天作之台非人力也強之行時珣年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鄉閭蓋傳以爲孝感傳慶云  
毛聚榮之掖縣人其父居崑崙山中病瘧夜渴求酒山溪多虎狼聚弗憚跳走出山得酒以還父飲而愈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忽寇至聚驚走秦不能行聚獨

侍左右弗去冠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政自求活乎冠義之不忍犯有客宿其舍遺錢數緡而行聚步追五十里還之鄉黨稱之曰此孝子而善士也

孝章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淫聲佑悅之與私焉遂與偕鑑母王嫌其非類諫止之佑不聽娼恨日搆王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筆楚王娼繇是益肆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牀涕泣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曰吾爲娼所搆窘辱萬狀卽欲自引決

明紀編遺

卷四

二

爾等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心勿它也語畢卽入學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以刃匿牖下刃刺其左脇溪入二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已繫王將置諸理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鑑曰若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牖下第觀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訊於是大小司寇聞淵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清根於天性

雖冒重罪志在全母故事減死者悉發伍茲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世宗諭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夫鑑殺娼全母豈不毅然烈士哉當其父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十三歲童子能爲之更奇矣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章童觀之信然楊忠愍名繼盛字叔山直隸容城人爲武選郎時因元旦日食疏劾首輔嚴嵩專權誤國十罪逮下錦衣

明紀編遺

卷四

十二

衛杖一百當受杖時校尉苗生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可服楊曰叔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蘇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時刑部諸司皆憚嵩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嵩示意法司誣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王比部世貞王司業材多方求救而嵩子世蕃堅阻之嘉靖乙卯繼盛妻張氏疏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曰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降諭旋因鸞敗首賜前洗



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叩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遂發狂論復荷皇恩高厚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穌者數次剝去髻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瘡汙日夜籠籠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蒙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遵依律處決臣夫雖捐軀市曹

明犯編造

卷四

一三

亦將瞑目地下臣惟仰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鑒臣蠅蟻之私少從末減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臣夫必能親執干戈疆場效命以報皇上臣於九泉亦卽結無既矣此疏爲嚴嵩所抑不得達上聽故實錄不載特表彰之

嘉靖甲子三月審熱於疑時原任給事中沈束繫錦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束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妻楚萬端欲歸養

舅則夫體粥無資欲畱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臣夫送父終年仍趨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上未聽至丙寅十月命出沈束於獄

嘉善胥五鄉葉雷女生而聰慧許聘錢氏未婚嘉靖甲寅倭寇浙西亂至善邑母子爲倭所執欲辱其母時女年十七給以身代求釋母賊捨母得脫遂罵賊投吳家塘水而死較之賣氏投崖之義無忝焉萬曆時鄞人祈玉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以祭遇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於魚腹中鄉黨

明犯編造

卷四

十四

大異之稱爲哀感孺人

夏陽南通州人習石工不知詩書志行純孝嚴冬侍父寢溫溺器懷中俟用旣死奉王如生存大小事啓而後行母久病侍湯藥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荔叩市憚寒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爲弟忿毆至斃恐傷母心含淚不言有齋使至召見自念連養執手洒泣以新衣親不之歐陽瑜爲郡博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及卒學使黃弘吼上書立孝子祠

王季子世名金華之武義諸生也父業南畝愿而弱有族子俊最悍因醉狎而口語相失俊倚之牆重傷

其貧困臥且死撫世名曰死奈何時世名稚泣曰直之官不則死之父曰不然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析我是重慘我也且若彼錢神何汝屏有汝母何以死哉父死而諸宗人請捐俊之腴五十畝償世名世名飲泣以報仇意語之母母曰秘之姑受田而葬汝父世名曰家幸給饘粥無食仇遺田之人供賦役外手籍其數布金而封之歲以爲常世名自是口不及父時事晝夜讀書手錄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入試補博士弟子至婚娶舉一子教弱弟使亦成名而於族子俊以兄禮禮之無間俊得意世名且忘之然世名每歲旦

明紀編遺

卷四

十五

必謁父主前以兩筵簞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至萬曆辛巳卜得吉乃鑄一剛斧鐫姓名於背而匿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往它山之姻家飲大醉薄暮還至無人所世名袖斧揮之中項踣後呼曰殺吾耶世名哭曰嚙令若死吾父吾腐心六載而今得反之俊不能對再斧其脅立死囊其首以歸置首於父至前曰幸不辱也拜辭母曰弟今壯可奉養有孫不鬼餒矣疾趨至縣出袖中牘且展藏金如干曰此仇敵所出也願併敵悉還之邑陳令詰曰死者不汝兄耶世名正色曰彼仇也殺父安得兄之且吾所以來償

死耳非斬脫死也陳令義之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具其事以請監司檄金華汪令會鞠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令曰世名所殺族子俊毆世名父死者也律擬從父死者斬世名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檢若父屍而後獄可成孝十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爲呈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燭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二邑令皆義之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令慰之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死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

明紀編遺

卷四

十六

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曰豈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及妻迎而泣孝子曰身乃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邑人士隨而直孝子者千人陳仍款之別館汪遂昇其父棺至孝子望見父棺卽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邑人士相持大慟二令亦泣數行下邑人士請從孝子志汪乃昇其父棺還厝舊所遺文以弔之陳又欲白於憲免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大雨如注

迎屍歸始開齊焉御史聞嗟嘆久之曰爲臺司而不  
能生一孝子居官之恥也下邑令建孝子祠邑令請  
以世名所歸田金爲材費御史曰仇金也而資之以  
祠孝子安乎乃發他贖錢成之

趙烈婦者尤氏崑之名家女也婦生而淑善女紅通  
曉大義少字諸生趙一鳳一鳳父鄉進士鏞讀書嗜  
酒不治生產老疾卒一鳳其第四子也貧不能授家  
乃贅於尤時烈婦甫十六卽日夜機杼間以佐一鳳  
讀遂補博士弟子有儔聲然三試而三不利竟邑  
病死烈婦將殉之旣而強食曰棄君之二孺子而從

明紀編遺

卷四

十七

君君寧與我無何二孺子殤烈婦益大悲痛曰吾所  
以忍死者以君之兩孤耳今孤亡吾又安存旣而復  
曰君猶未葬也吾忍暴吾骨因徙之墓所日夜拊  
棺慟哭行者聞之莫不咨嗟頃涕而諸中有利烈婦  
之嫁以冀聘棄者謂人曰彼妹少且艾誰能容彼久  
也又艷其目曰彼吟美而流待嫁亦其緣也烈婦聞  
之大咤曰吾何知色人乃以色疑我而又嘲吾目遂  
取石灰按目良久血出漬灰立枯矣利烈婦嫁者大  
愧悔而烈婦目痛益劇度必死真一棺自陪可歲許  
視一鳳葬畢卽自縊有抱而解之復觸石額裂乃仰

臥棺中喉喀喀不踰時死當烈婦目枯時呻吟小聲  
自謂吾楚痛劇矣而心甚安然則烈婦之死也其心  
當更甚安耶御史上書天子旌其門曰烈婦門  
王烈婦劉女也而婦於王是時王生錫甫十六烈婦  
少於錫三歲然已婉嫵有志操親戚愛之重之王生  
少年美姿貌負才氣芥視一第而急欲上進發憤下  
帷工苦得疾寢甚烈婦處一室不敢以色見也又不  
忍弗見晨昏進湯藥辛瘁廢貌矣夜輒跪而祝曰天  
乎庶得以身代王生而王生竟卒也生疾歲餘日進  
一粥則烈婦亦一粥生不食則烈婦亦不食當生卒

明紀編遺

卷四

十八

時家衆環哭獨不見烈婦乃扃室戶縊矣排闥而入  
救不死頃之又縊復救不死謂母姑曰吾死決矣弗  
令家人手吾尸也明旦復縊脫墜而蘇烈婦哭曰奈  
何束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家衆乃晝夜察視烈婦  
烈婦陽若爲不死者而密製斂服責飭又剪皮金爲  
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又  
旬日而晨奠王生慟哭有異風起靈輜者再烈婦伏  
其侍女曰爲我而風乎無忤我風立觸汝矣及夕顧  
侍女具食於廚復扃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則異  
風復歛起者再踰三日而斂色如生

常州府原任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年聘潘耆女爲側室潘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仕身故潘氏生子敦復僅八月時年二十一歲仕先有嗣子包藏禍心謀刃敦復兼逼嫁潘以死自誓抱子襁褓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賢書不幸敦復病故遺孤士貞值族兒枕棍結連巨室飛禍搆之潘號天禦侮事雖獲解竟以憂卒記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二年敦復妻沈氏年十八萬曆壬午歸吳二十九喪夫遺孤甫四齡忽家難叢起豪橫肆虐幾致取卵破巢是時潘號天禦侮沈

惟鳴咽上慰老姑下撫幼子後事寢釋卽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遂舞象遊庠弱冠鄉薦早成進士沈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按潘沈二節婦身嬰荼苦植垂絕之宗枝性稟堅芳振重光之世業五十餘載啼鵲血淚鐵石爲催病鶴羸姿松筠比勁撫按具奏詔旌吳氏一門雙節  
正德江西按察副使周憲死寇難其子死之嘉靖江西按察副使汪一中死寇難其妻死之先後皆閏六月二十六日俱贈官賜祠以節亭配享  
崑山庠生李文詠素性孝友萬曆己亥妻月二十四

日夜父大經獨寢書室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隔一牆驚號突入抱父窮以俱出而炎燎燭天棟椽盡覆橫身翼父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僕李安目擊其狀及火息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符學御史陳子貞嘉其殺身成仁殉父全孝疏請旌獎  
廣寧潰敗時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略廷弼同事多諷以西行不聽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矣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卽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絕也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永謂厚曰王人待我等如子

我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於前者汝卽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厚徒步入京僅存皮骨報知邦佐姪世彥以忠孝聞夫邦佐無兒有八十四歲之母能慷慨赴難從容就義可謂大節不可奪者矣  
崇禎己卯穀城令阮之鈿被賊首張獻忠逼困之鈿憂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末書穀邑小臣阮之鈿拜闕恭辭時獻忠毀城劫庫放囚之鈿飲鴆水絕賊索印之鈿搖手不與賊揮刀刃之縱火焚衙舍之鈿骸骨爲燼其死忠也烈矣

李孝貞，樵李諸生李夢康之幼女。夢康，宋世讀書，不治生產。女年四歲，喪母，撫尸慟絕，而蘇宗黨咸異之。稍長，矢心養父。里中有問字者，女請於父曰：「世所稱賢媛者何等也？」父曰：「善事舅姑，無違夫子耳。」女曰：「事人親孰若事己？親爲婦順，孰若爲女順？必不以彼易此，願終身依吾父以童真。」老父感泣，許之。常讀列女傳，又請於父曰：「木蘭從軍，緹縈免刑，非兒所好。如古齊北宮女，却環珮以娛父母，終天年兒之志也。及笄，堅貞不字，惟工紡績，寒暑不倦，爲布帛易鹽米，動贍甘旨，奉父終，誦夢康得寄興簡編者四十餘載，崇

明紀編意

卷四

三

猶已巳女年四十七病卒卒之日抱父號泣以不得終養爲恨。父曰：「痛哉！予女歿相及予於夜泉矣。」撫按旌之。鄉士大夫聚而祝之，議諡曰：「孝貞有以夫。」

理學大儒

薛瑄，字德溫，諡文清，山西河津人。幼有異質，觀性理大全嘆曰：「此孔孟正脉也，其書不下數千言，悉手錄之。」嘗曰：「堯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反求之，身心抑絕私累，則身心皆天理矣。」登永樂辛丑進士，宣德初爲御史，正統丁巳提學山東，首以朱文公白鹿洞學規引訓學校諸生，皆稱爲薛夫子。

時太監王振用事，問內閣三楊曰：「吾鄉誰可爲京堂？」楊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輔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致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權是王太監力瑄聞之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謝私門耶？」振知之，憾瑄，會有一指揮死，振姪王山通其妾欲娶之，而其妻不許，妾因誣妻毒殺其夫，下御史獄。坐妻从瑄爲辯，冤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論死。瑄怡然曰：「辯冤獲罪，何愧？」瑄在獄中讀周易，不輟。將刑，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於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聞而意解。

明紀編意

卷四

三

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乃傳詔赦瑄，回籍閉戶六載。學問益純，漢正統己巳以史料程信薦起大理寺丞。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室不得遂，火其屋竄匿海中。朝廷遣王文往案，文坐以謀叛，連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辯，獲免。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景泰初陞南京大理卿，太監金英奉使南京，公卿共餞江上，瑄曰：『無庸謁送焉。』獨不往。英北歸，言於人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天順復位，遷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帽，短衣，瑄不入。上遂易服，乃進見。所陳皆正心誠意上語，左右曰：『此真薛夫子也。』

會遣使徵獅西番瑄持不可得又見石亨等竊弄朝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在閣僅六閱月遂引疾歸至直沽道遇風雨舟不前候糧俱匱從者皆愠德溫默然吟咏居家八年卒卒之日作詩曰土牀褥紙屏風睡起東窓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後劉文安請以瑄從祀廟庭遂從祀

吳與弼別字康齋江西崇仁人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巍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而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

明紀編遺

卷四

三三

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躬親耕稼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甚衆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雪之意天順元年賜敕幣聘召見文華殿顧問不願受職而歸是時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遜世無悶康齋雅敬之陳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挈田乃延至家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曰康齋非愛我者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身長八尺目允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十八年中外交薦召至京特授翰林檢討疏乞終養時年五十六隱居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忘寢食者累年而後覺此心與此理腴泊脗合乃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嘗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引治十三年卒

明紀編遺

卷四

三四

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諡文恭是時有布衣陳真晟字晦德別號刺夫漳人也年十七卽能自拔於俗專心儒業至福州應試見有司無待士禮遂歸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議竟寢乃歸舊里年六十四卒提學副使姚鏡鄒守彭桓立

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祀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於康齋慨然以古人之期行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六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其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政教基本性命淵微詳矣萬曆中追諡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夫晦德雖就正康齋未執弟子禮而白沙敬齋皆出康齋之門皆配享聖廡自宋以後理學昭明未有盛於此時者也

明紀編遺

卷四

三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居定海少時穎敏沉厚好學朝夕讀近思錄成化丙戌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師事白沙甚謹克恭生平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每教人誦白鹿洞學規鄉人繇是興於行義晚年更好易究心象數及其卒也鄉人祠之凌溪釣臺

羅倫字彝正別號一峯吉安永豐人其爲人嗜古好學勵志躬行避惡若混聞言若驚成化二年廷對策

一授翰林修撰會旨輔李賢二月憂五月起復倫疏直諫不可忤旨謫提舉福建市舶明年召復官辭歸設教受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諡文毅賜祠祀蓋吉安有三羅先生一尚書整菴一修撰一峯一贊吾念菴成化正德嘉靖間篤行明道君子而氣象略不同整菴精邃從困知下手似會十一峯剛大從養氣下手似孟子念菴沉靜從收攝克復下手似顏子究其踐履處皆是冰鐵不是近日士大夫仍帶宦情世情也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先世瑞安人少孤勵志邁俗

明紀編遺

卷四

三

不與羣兒伍終夜讀書祖母憐其孱弱止之乃輟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篤學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弘治九年登進士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樽開至誠通以民養之懿尋以母老乞終養而歸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肯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宜耳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自少知學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旨曰此子參前倚衡

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弘治乙丑會試登進士繇庶吉士擢編修嘉靖初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遷吏部侍郎累遷南史禮兵三部尚書先後有勤聖學疏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呈御覽年逾七十致仕所著有遵道錄四書小學湖二禮經傳湖古易經傳測建新泉三山江都休寧貴池講學書院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視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而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徧天下所論

月紀痛述

卷四

三

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季九十五卒於所居小禹洞諡文簡卒之夜有大星隕於廣州之城南其聲如雷云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六歲就傳習幼儀未總帥卽志聖賢之學克然有得督學楊遂菴王虎谷延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從遊者日衆正德戊辰會試第六廷試第一爲翰林修撰時劉瑾擅權竊政遂引疾去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世宗入繼大統首召柟上疏勸勤聖學因大禮議與意見見與時不合謫

解州判官御史爲闡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久之陞宗人府經歷累遷國子監祭酒道範師模嚴自表樹課訓太學諸生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有問朱陸之學者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未幾陞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年六十四卒諡文簡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登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陽明首疏劾之謫貴州龍場驛丞及瑾誅乃陞廬陵知縣入

明紀編述

卷四

天

觀卽陞南京刑部主事卽調文選遷考功郎尋陞南太僕鴻臚卿十一年陞都御史巡撫南贛甫泄任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十四年宸濠反陽明大集兵士戰而擒之嘉靖改元叙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未幾外艱去六年因岑猛叛命督兩廣軍務討平之閣輔桂萼素忌陽明言陽明挾詐專兵陽明以病乞骸歸至南安卒於舟中年五十八桂萼又言陽明擒宸濠奏捷誇張太甚且斥其學術不端遂停卹典不得嗣封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諡文成子孫嗣伯爵夫陽明才高學邃兼資文武不虞以講



學欲眾口交訾亦吾道之不幸也卽解之者亦云事功勝於學術不知事攻六月督師盡瘁之日而夙夜猶與諸弟子闡發良知之理則學術未嘗遜事功也所著大學則言及傳習錄可謂灼見聖賢之淵源矣當是時鄒守益王艮王畿錢緒山輩皆受業於陽明爲一代大儒斯亦吾道之幸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辛未會試第一廷試第三人授翰林編修逾年告歸意意問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開府虔臺往謁焉論辯反覆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

明紀編遺

卷四

七

是從陽明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陽明謂門人曰曾子所云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嘉靖初大禮議起上書忤旨謫判廣德州淮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謙之啓之也尋陞南京主客郎召充經筵講官時羅念菴唐荆川相資切累遷南國子監祭酒六館士相慶得師會九廟災上疏寓交微意譏者欲中傷之遂解官歸謙之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德

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推重不虛耳年七十二感微疾召諸子及家人訓飭之扶坐正衣冠而卒諡文莊良字汝止泰州人別字心齋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痛哭曰良爲子而吾親天寒盥冷水乎易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惟詩恒久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而人未之識也當陽明撫南贛時江西人有客泰州者聞汝止講論語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汝止大喜卽造江西服古冠服賦詩爲贊陽明異之下階迎入艮上坐論學居

明紀編遺

卷四

三

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淡極微得諸心者也遂執弟子禮已陽明居越常造越中請質稍有蓄疑必剖析精審應機頓解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矍也汝止爲人以孝弟爲本以反己爲要以悟性爲宗其言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百世不可易云汝止生五子衣壁梃補雍皆有立而壁最知名壁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甫九齡隨父之陽明所命童子歌宗順意氣怡如歌聲若金石陽明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

皆在陽明左右宗順以父命師事之久之陽明卒汝  
止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暢發陽明所傳也逾數載  
汝止卒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接踵羅近溪  
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  
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  
寧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浩歌與林樾相激發  
聞者以爲風零詠歸之真樂復見矣楊道南紀東崖  
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  
有不樂非其體也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  
若云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

月記編遺

卷四

三二

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  
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  
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  
以天也舒慘得失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  
樂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  
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  
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  
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  
樂也云爾東崖子天然樂趣如此中丞凌海樓疏薦  
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無使近

論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而逝歲字汝中別  
字龍谿正德嘉靖間陽明倡發理學以致良知爲鵠  
時人不信汝中首往授業焉弱冠領鄉薦試禮部不  
第歸而授止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數旬大悟曰致  
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嘉靖丙戌復會  
試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觀諸  
同志爭迎之與辯證大推服及放榜中高等而同門  
錢緒山別字德洪者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理  
學汝中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廷試而還時  
師門來學者衆陽明不能徧指授則屬龍谿緒山分

月記編遺

卷四

三二

教之而龍谿所興起爲多陽明論學每提四句爲教  
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龍谿  
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  
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  
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  
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  
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  
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  
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

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陽明將有兩廣之行緒山曰吾二人所見不同蓋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各以所見請質陽明日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

明紀編述

卷四

三

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通達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指證道脉始歸於一云逾年龍谿與緒山扶文成棍歸越論定心喪服制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凡及門私淑者

以期集歲舉春秋仲丁之祭心喪畢壬辰龍谿始赴廷對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時夏言爲大宗伯怒畿素未曾投刺詆爲僞學而罷龍谿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學華以講學爲務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嘗謂知己者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罷相與證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

明紀編述

卷四

三

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示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幾一二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舉所聞見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萬一也萬曆癸未春秋八十六矣若夫唐順之羅洪先張元忭皆私淑文成者順之字應德別字荆川嘉靖己丑中式第一廷試置二甲一名其榜首則江西羅洪先也洪先字達夫別字念菴應德一見達夫知其人品甚高定爲石交初授武選主事調考

功後改翰林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時龍溪寓京師應德往謁盡叩陽明之說始得中庸之道校對完例當陞賞應德不欲受以吏部原職致仕家窘甚處宜與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見之無從也恒居於書無所不讀文章可窺班范詩可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達夫繇修撰遷贊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接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致干以私當應德再召時貽書約偕出達夫答書願畢志林整年逾五十閉門謝客所製

周紀編遺

卷四

三

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載比應德訃至哭始下榻子世光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兄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偶疾作諸生環侍以意示扶起危坐正中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其學問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體仁嘗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龍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於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

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達夫生平極敬服龍谿因龍谿之言而益知文成之學當尊信元忤字子謙別號陽和其先蜀之緜竹人徙家越之山陰嘉靖辛未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一人官修撰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沉思已聞文成良知之說遂宗文成潛心既久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徇踵其下風一何陋也又謂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邪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蓋文成之學自謙之心齋

周紀編遺

卷四

三

龍谿德洪宗順而後又得念菴荆川陽和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鄒元標字南阜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甫觀政特疏糾張居正不奔喪廷杖謫戍久之召還考選吏垣又以直諫降調尋陞文選郎天啓元年累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其學以正心誠意爲主而朱童蒙倪文煥以講學詆之遂致仕當南阜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南阜坐後舟泊邑城取夫舍郡城署篆他任邑簿尉來謁南阜恐母舟野泊亟欲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失望去驛夫見而星散自卯至午計

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屬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僮喜謂不屬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阜退而後自慚悔復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專一理性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僂人怒可輕視哉或問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僮有喜心者何異

明紀綱遺

卷四

三二

錫山欽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所居梁溪顧涇陽復建書院巋然魯靈學者宗之如山於嶽如川於海而涇陽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惟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在微析窮探真知力行涇陽嘗曰中庸言道不可須臾離人不可離人真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合則安與道離則不安試想此念頭於何而來便識得本體矣然一點過不去的有兩樣查考若在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臾之義尚疎若在上達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臾之義方密也涇陽名意成初字

叔時萬曆庚辰廷對二甲二名授戶部主事歷官南京光祿少卿講學數十年名滿天下高攀龍字存之別字景逸與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一依白鹿洞舊規普云致良知不若中庸二字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窮終身行之不盡下學上達在此又云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亦如是又云王靜要在慎獨又云天理至靜但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者理靜也是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則理

明紀綱遺

卷四

三三

亦明理氣交資互益本非二也其靜功如此景逸萬曆己丑進士無錫人官至總憲端宗廟諡忠憲鍾化民字維新別號文陸浙仁和人日省體仁二編維新生平得力處此鄒南阜推服而爲之序也茲閱體仁圖說以周子太極之圖發明孔聖體仁之道大意曰生生之謂仁天地以生生不息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生不息之心以爲心廓然大公仁之存也物來順應仁之發也以生生不息之心生人親親而仁民無一人不在其所生之中以生生不息之心生物仁民而愛物無一物不在其所生之中仁之體有如此

者此理人人各足不獨君子具之而體仁長人必歸諸君子以君子渾身都是仁也試以吾身之體言之內而腑臟外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以至一毛一髮之微精神血脈無非此仁流貫推之朝廷家國以至四海九州之外昆蟲草木之倫亦無非此仁流貫合則親也民也物也仁之統其同分則絲親而民繇民而物仁之辯其異仁其四端萬善之源天地萬物之本乎體仁之義大矣哉若夫日省錄遵曾子之學而擴充之大意以知性研幾閑邪存誠懲忿窒慾平心和氣爲務而原其理於求仁可謂願學孔門者矣夏

明紀編遺

卷四

三九

有江漢秋陽說先天一氣說至日閉關說皆闡發先儒精義而脈荒疏艸備詳救饑安民之法維新萬曆庚辰進士初宰惠安尋拜御史累擢僉都巡撫河南賢勞王事卒於官神宗御褒曰匡時正學經世真才特賜祠忠惠著作數十萬言兵燹未免散失其曾孫釗訪求遺書彙梓合集以傳

明銅理學大儒皆祖述尼山以緒黨雖開闢之宗傳者於靜養四十餘載雖有心理學而未造堂階何遂入室僅以聞見所得風夜體認者採集成編俟後世續性理大全之君子

明紀編遺卷四終

子  
大  
學  
書

明紀編遺卷五

禾郡果山遺民葉鈐輯

廟祀令典

洪武改元命太常定宗廟月朔薦新禮正月以韭菁生菜鷄子鴨子二月木芹萐蒿薑菜子鶩三月茶笋鯉鱖四月櫻桃梅杏時魚雉五月新麥黃瓜桃李來禽雉子六月甜瓜蓮子冬瓜七月菱雪梨紅棗葡萄八月茨新米菱苡苳鰕魚九月紅豆柿橙蟹鰯魚十月木瓜柑橘菰兔鴈十一月蕎麥甘蔗天鵝鵲鹿十二月芹萊菠菜白魚鰣魚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

附北新書

卷五

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傷哉

太祖祭歷代帝王祭畢特至漢高祖神位前笑曰劉君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憑藉以得天下惟我與汝不階尺寸手提三尺致大位比諸君尤爲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自後歲祀帝王各一爵惟漢高三爵

曲阜廟創於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制乃大備洪武初改建國學於鷄鳴山下卽六代樂游苑亦古戰場也文廟成太祖視學澤萊頒大成樂器於天下舞用八份成化中加鐘豆十二重修正統

爲九間樓閣門簾皆廊其制弘治十一年廟災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重建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嚴非佛宮仙院可擬萬曆甲午巡撫鄭汝璧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庚子司業傅新德奏請易以琉璃奕然更煥

先儒謂既有國社不應復有城隍廟按唐時李陽冰紹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唐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杜牧祭享黃州城隍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

月已篇

卷五

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或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等郡皆以爲紀信南昌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而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仁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祀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昭著矣明初因元之舊詔度地營築修飾既備禮臣請如前代建六曹土罷之止稱左司神右司神送主入廟用王者儀仗上親爲文以告先是上謂禮臣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歷代所祀宜先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爲承天監國司民

升福明靈王其在北京及開封府者爲承天鑒國司  
民顯聖王臨濠州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太平  
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爲承天鑒國司民  
靈王濠州爲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皆一品餘在  
各府州縣者府爲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二品州  
爲鑒察司民城隍靈應侯秩二品縣爲鑒察司民城  
隍顯佑伯秩四品其章服京都城隍銜冕十有二章  
開封等五府封王及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  
侯伯者七旒七章命翰林撰制文頒之逾年去諸神  
前代封爵止稱本稱曰都城隍其府州縣城隍之神

明紀編查

卷五

三

其用王禮及各府州縣公侯伯用袞冕如故  
洪武元年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祭海神原德未至  
前數日沿海居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  
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臨祭五色雲現異香郁然父  
老欣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年矣  
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濱民庶何幸身親見之原  
德還奏上悅  
陳璉爲滁州守多善政宣德元年累擢南京通政使  
掌國子監事滁民思之祠於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  
偁爲三賢祠

成化丁亥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沉  
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俞命有司致祭建祠  
成化乙未祀宋太傅張世傑丞相陸秀夫於崖山  
弘治壬戌廬陵縣建宋丞相文天祥忠義廟祀祀趙  
時賞等四十餘人  
正德元年授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繩爲博士主衢州  
廟祀二年用孔氏子孫二人爲學錄王尼山洙泗兩  
書院又一人爲博士主子思廟八年移曲阜縣治就  
闕里并爲一城嘉靖十四年詔河南儀封縣孔子六  
十代孫承寅爲國子學正世襲儀封派乃唐時襲聖

明紀編查

卷五

四

侯德倫之後長派宋時爲衍聖者南渡居衢州次派  
畱寧陵徙儀封詔訪聖裔子孫兩地皆復其祀  
嘉靖庚寅首揆張璁請正孔廟祀抑謝王號下儒臣  
議相顧構譁毋敢異同者徐階時在詞臣列獨條具  
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疏上璁盛氣召階於朝房  
面詰之階埋前說至高帝盡革岳瀆號獨不革孔子  
號而語遯乃曰高帝少時作耳何可據階曰高帝定  
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帝  
少時作也璁頰盡赤復謂曰爾知塑像古禮否階曰  
塑像誠非古然院有而師事之又何忍毀也璁曰程



子云一毫髮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階曰有一毫髮而似我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璵語塞則益怒曰若叛吾階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次相桂萼翟鑾咸爲階股栗勸階謝階弗應而出嘉靖始祀先聖先師於文華殿東室五帝三王南向周公孔子東西向御製祭文行奉安神位禮上春秋致祭

于少保謙初諡肅愍萬曆乙未改諡忠肅此巡撫傳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慎行覆允其說則發於大司寇

明紀編遺

卷五

六

王世貞至黃鳳翔入臺題褒忠功勅崇祠祀於是于後裔以杭州衛指揮改錦衣衛先是傳疏未入黃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疑之詰晨接傳疏乃知于公浩氣如在

安陸州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萬曆間守備杜正茂修理其祠闢土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懼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迎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

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才錄之朱國禎官南雍其入監出以示之追維其故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爵此願矣

天啓四年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蓋帝號出自神宗因內使捧袞冕至廟中未經禮部詳覆至是奏請特封

崇禎初四川孔廟春丁各官甫跪拜忽大雷電紅燭拔起倒掛燭光中現子路享祭四字

優禮聖裔

明紀編遺

卷五

六

洪武登極召衍聖公孔克堅至京待以賓禮而不名其子希學襲封賜銀印入朝班亞丞相十七年其孫訥來朝時華丞相班列文臣首

永樂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緒宅於京師彥緒來朝館於民上曰四夷朝貢之使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命工部賜

宣德時孔誥會試副榜第一上以先聖後裔免廷試特賜進士授春坊中允

景泰乙亥衍聖公孔弘緒入朝方八歲召見賜鶴袍王帶以其軀小去二勝俾服之以爲榮

嘉靖庚寅立曲阜縣社塾置塾正一員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廩生依州舉例

諸王偶錄

太祖爲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書徵郊縣李希顏授左春坊命大本堂授經諸王有弗若教者以筆管擊其額上怒希顏以孝慈言乃解

太祖第十五子慶靖王後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隆準蕃衍歷代未有盛於斯者  
滁陽王有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歿郭老舍李夫

明紀編遺

卷五

七

人出洪武辛亥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畱你不住實要回鄉守祀徐舊有一所莊田我就賜與徐耕種教戶部開除糧草令一年一朝老舍卒賜祭葬老舍生諫諫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弘治癸丑琥具奏得旨冠帶守祀琥生厚仍籍祀事張來儀碑稱滁陽王無後悞矣  
藩封自一字二字親王而下爲郡王郡王支子爲鎮國將軍從一品次爲輔國從二品又次奉國從三品皆稱將軍又次爲鎮國中尉從四品輔國中尉從五品奉國中尉從六品以世次遞減品秩奉國中尉而

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支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照品爲冠服而無侍廩輔國以下如齊民

御筆偶錄

高帝於廖永忠門題曰功超羣將智邁雄師神宗爲張居正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於日休光播於百年江陵家破後置御筆於何地  
世宗御書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

明紀編遺

卷五

八

子昂哉勿僞賜各輔臣  
神宗爲太子時甫五齡遇徐階等於御道西階等謂殿下茂齡宜讀書進學太子顧階等曰我已讀三字經問即寫字又曰先生每請回如是者再卽位時則英慧好學矣申時行徵時嘗有袪倦鬼文上覽而喜之澁筆改曰倦魔絲此屬意大用機務之暇遊心翰墨常御書學五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殿中又面諭張居正等朕欲賜先生等詩文書一幅以寓克艱之意越五日講讀畢居正等誦文華後殿見內臣捧泥箋二十幅上縱筆如飛大書七

撥保衛同心夾輔各一幅賜三輔臣正已率屬九幅賜部院責難陳善五幅賜講官

丙子三月神宗出宮扇三十柄命講官六人各五柄題詩六人者詞臣申時行何洛文陳經邦許國王家屏張位是時上於禁中檢得成祖四駿圖示閣臣四駿者成祖用兵所奏也又檢成祖驕虞手卷命公卿儒臣題詠翰墨甚精賜內閣一小卷仍有一卷長丈許鋪文華後殿丁丑九月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命講官分賦申時行何洛文各賦五幅許國陳思育陳于陞于慎行各賦四幅上悅俱賜銀豆畫多蟲

明紀編遺

卷五

九

魚山水半無欵識中有宣廟御筆精絕一幅爲玄兔圖以淡墨微圖其傍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子垂垂下有瑞草敷五色兔居中間毳毛纖澤意態安閒生動若神物又有宣廟汀鷺一幅異致難擬其三則馬遠馬麟山水及鶴鵲也一日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忬劉元震鄧以讚取玄兔圖示之令各賦詩自輔臣以下三十五人詩親書於軸並得自用圖記常熟趙固圖其副本勒石眞聖朝盛事也

科舉考略

開科始自洪武三年至十七年酌定條例二十一年

始刻程文而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鄉試以子午卯酉會試以辰戌丑未而開科則辛亥也

會試錄考試官侍讀學士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又有主文官禮部尚書陶凱侍讀學士潘庭堅知貢舉則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中書左丞相胡惟庸第一場先經後四書疑各一篇第二場論表第三場策一道廷試亦對策一道時官制未定鼎甲不授詞林吳伯宗禮部員外郎郭玘吳公達俱吏部主事二甲楊自立等十七名皆主事三甲姚宗敬等一百人皆縣丞會元俞友仁在三甲亦選縣丞凡書三代曾祖父祖父

明紀編遺

卷五

十

仕宋元者皆書有民籍軍籍儒籍之分十八年後試錄無存成祖以壬午死難諸臣多出其中遂革除辛亥開科有高麗生入試者三人惟金濤三甲第五授安丘縣丞餘不第以不達華言願還本國詔給路費送歸自後濤考績奏最乞歸欽賜回籍高麗王尊中國進士拜爲國相景泰甲戌黎庸阮勤天順庚辰阮文英何廣成化己丑王京嘉靖癸未陳儒俱交趾人登進士勤仕至少司空儒仕至右都御史

洪武丁丑廷試賜陳郊及第後以舉人訴覆試復取韓克忠及第一歲二榜兩狀元而官俱不顯永樂已

丑三月當廷試會上巡狩詔禮部以中式舉人寄監讀書辛卯駕還京乃舉廷試賜齋時中及第壬辰復廷試賜馬鐸及第連歲兩狀元俱終於修撰

永樂甲申廷試取禮樂制度爲問以求博洽之士惟曾棨卷獨詳御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第二第三人周述周孟簡從昆季也御批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曾棨飲量極佳時有交趾貢使自稱酒量天下無雙成祖命棨陪宴對飲二日二夜交趾使臣醉棨獨醒入朝謝宴成祖大喜曰卿不特文章卽

明紀編述

卷五

十一

酒量亦當狀元矣棨仕至少宗伯生於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生於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追亦探花及第祖孫子平同福氣亦同長樂馬翁娶妾生子鐸而妻妬不容嫁之同邑李氏生子驥鐸中永樂壬辰狀元驥中永樂戊戌狀元異父同母生兩狀元亦罕見永樂甲辰廷試賜邢寬梁湮孫日恭及第初上取日恭第一嫌其字近暴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仍用朱書填黃榜一時稱異事云宣德癸丑曹鼎以太和典史連權至京乞會試得第

二廷試第一人不十年登相位諡文襄正統壬戌刑部吏南昱松陵驛丞鄭溫然俱中會試官不甚顯正統內辰狀元周旋弘治丙辰狀元則朱希周正德甲戌狀元唐阜萬曆甲戌狀元則孫繼皋豈命名之始卽有數存乎

正統乙丑廷試商輅以三元及第輅浙之淳安人明朝三元惟商輅一人官修撰五年卽晉學士入閣累秩一品事業爲世名臣初文運江西獨盛有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謠自後浙省文運遂盛與江右比肩云

明紀編述

卷五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夕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曉唱狀元彭時繇儒士榜眼岳正幼爲慶壽寺書記探花陳鑑幼爲神樂觀道童少年出處形入至尊大根器人也

景泰辛未廷試王越對策方屬草忽大風起卷直上雲際頃之不見禮部尚書胡濙言於上得給卷成之其卷飛墮高麗時高麗大旱時雨未得飛卷至惠風霖雨是年大熟次歲貢使奉表稱謝攜原卷進上占者曰此封侯萬里之徵上喜擢越爲御史成化中督師出塞大破敵於威寧海封威寧伯後以開邊疊爵

薛弘治中寇犯西塞特詔總制寧夏甘涼緡警哈密復大破敵於賀蘭年七十六卒於軍中諡華敏天順癸未二月初九日大風至晚貢院火災會試舉人焚死者九十人禮部奏聞俱贈進士改試八月甲申正月十七日英皇賓天三月補天順七年廷試賜彭教吳欽羅璟及第吳本姓陸也永樂天順兩朝皆甲申進士正德南巡有辛巳進士成化戊戌賜會彥等及第時閣輔萬安得彥策擊節嘆賞先一日唱名視之美而頗長擢第一及陸傳彥老而多髭且短安意惘然退再取策閱之平平耳

明紀編覽

卷五

十三

成化辛丑壽光劉珣在內閣其西席乃餘姚黃珣也一日劉使其子送束於黃曰漢七制唐三宗宋遠邁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黃答曰刻本常有之蓋劉之意欲西席詳考對策掇魁而黃未領會也他日同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束心解廷試策問歸即操筆成篇至期果問此策王遂大魁天下而黃居第二黃固不當漏泄此束而劉亦不意爲他人所得此與蘇東坡送東李方叔而爲二章所獲事頗相類弘治二年舉人林潤請明年再入會試允之時例三科舉人不許復試三年卽弛三科不會試之例

武舉始於弘治辛酉其首選者許泰至左都督封安邊伯安國至都督同知贈左都督諡武敏王佐至錦衣都指揮贈右都督三人皆有才望而泰不克終正德辛未廷試以楊慎爲鼎元慎大學士楊廷和子也按餘冬序錄云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楊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磨官補職宋制嚴於辛執子弟如此秦檜柄國其子熿其孫塤皆省試殿試冠多士遂爲士論不齒明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

明紀編覽

卷五

十四

景泰間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鄉試不第誣劾考官少卿劉儼中允黃諫忽略之故特許瑛倫會試弘治乙丑正德辛未閣輔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得預讀卷其子俱得及第緣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降調諸翰林故是科不得不爾至張居正當國子壻皆鼎甲正人君子無不側目於此見明朝法制視宋爲稍寬而立身不逮宋人遠矣嘉靖己丑廷試賜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第先是大學士楊一清等以洪先文德名及唐順之陳東任瀚六卷進覽一一御批於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議而意

忠必宜擢之首者於文德曰探本之論於名曰能守聖學爲知要之說於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束曰仁知之用著之吾心此不易之論於瀚曰勉吾敬一之爲主忠哉六策以有御批俱刻廷試錄

嘉靖丙辰三月廷試世宗偶患目疾不能閱卷命司禮太監以進呈各卷唱名唱至諸大綬認諸爲朱認綬爲壽上曰朱家正要大壽遂定一甲一名

嘉靖壬戌鼎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皆大拜位師傳萬曆丁未鼎甲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皆大拜而施以幼免張列逆黨萬曆丙辰鼎甲錢士升賀逢聖

明紀編卷

卷五

十五

林鈺皆大拜賀死難錢林皆全名節其餘先後同榜首甲未有俱至尚書者更有皆被謫降及不善終者苑枯榮辱何懸絕也尤可異者永樂成化嘉靖三丙戌正統弘治嘉靖三已未無一閣學冢宰正統戊辰榜中四閣輔二冢宰以爲盛事未若隆慶戊辰四百進士之內揆席七人尚書十五人卿寺三十八人開府二十人方伯十九人其他衣緋懸金者一百五十餘自制科以來莫有擬其盛者矣萬曆丁未榜輔相七人癸丑已未二榜輔相各六人天啓壬戌榜輔相七人與隆慶戊辰相似

神宗自號禹齋已卯應天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主考官啓愚羅萬化至張居正死有嫉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梓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豈有是心乃掛圖取疑仇者誣之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跋乃爾所以讀書人宜有分曉

萬曆壬子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閣部屢疏上請至七月終命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此開科以來所未聞

明紀編卷

卷五

十六

顏茂猷閩之平和人通五經天啓乙丑會試卷二十三篇主司以逾式不錄至崇禎甲戌仍以五經闈牘奉旨特賜進士

崇禎壬午冬京師被圍癸未春道路尙阻塞以會試改期八月自建文天順至崇禎三遇癸未國家多難俱改期癸未之仇甚矣哉

福建乙酉秋國事倥傯鄉試改期丙戌六月編修劉以修主考首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次題子貢問君子一節三題入其疆土地闢一段時福建開科及各省寄寓貢監生員俱入試取中舉人葉贊等

一百五十名

薦舉徵聘

洪武時布衣李德成以孝子徵召爲光祿寺署丞累遷至陝西右布政

處士陳靜誠名遇高帝徵召與參帷幄計畫多秘不傳其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辭授禮部尚書又辭竟以處士卒特遣中官祭葬其子枋以遇故特擢累官至尚書

鄭人單仲友洪武年間徵至京師備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國號同請易之上徐思曰汝言是也後詢

明紀編遺

卷五

七

仲友山川識緯仲友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有狀元橋蓋因識狀名而童謠謂狀元出定海以臣觀之二邑素無類異將有待耶上聞定海之名喜曰海定則波寧改明州爲寧波府洪武十四年也二十年省昌國併入定海二十七年張信廷試鼎元信係昌國人附定海果應其識

楊文貞士奇泰和人不論科目以布衣輔導東宮永樂入閣洪熙宣德正統三朝首揆主會試京試各再備極儒林之榮生員薦舉入政府則有俞綱嘉興人景泰庚午在直兩月改兵部左侍郎

英廟時有處士吳與弼字子傳別號康齋遣行人齋

敕及金幣驛召引見授春坊諭德賜宴文華殿辭官

溫旨慰留至再堅辭上曰旣以行人聘來當以行人

送歸復賜敕曰朕惟自古英君誼辟莫不好求賢士

以臻治理故服位以來深思先務莫急於此聞爾與

弼懷材抱道嘉遜林泉特遣行人齎捧書幣造廬徵

聘爾惠然肯來大慰朕願欲煩輔導東宮授春坊諭

德爾以衰老固辭朕堅意不允留之數月病勢未已

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不能供職故耳於是特允

所辭且以嘉猷昂朕具見忠愛之誠仍遣行人護還

欽里賜以銀帛用表至懷命有司月給米二石稍資

供膳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以度遐齡倘精力未

衰無忘纂述以繼前賢輔教垂世之意觀此敕則知

英宗能禮賢而處士選盛典隆於奕代矣

儒士盧忠以經明行修應薦吏部驗忠係軍籍當補

伍英宗擢爲教諭曰戎伍得人孰與學校得師

納粟入監之例溫觴自景泰始後援此例賑饑又援

此例佐軍餉且接濟大工矣洪武朝最重大學徵聘

名士入監讀書自大本堂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

面與進士等洪熙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厥

明紀編遺

卷五

七

後其法寢廢迨至萬曆納粟上馬例行無復儒行之實藝倫堂遂爲貨貝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檢歷之官入監讀書舉置不問矧徵召賢良何

### 大臣肩壽

劉文靖健百有七歲贈太師劉方伯伯淵百有六歲加太僕卿特恩存問吳都督良九十九歲魏文靖驥九十八歲王端毅恕九十三歲冢宰湛若水大司寇應大猷少司農方弘靜俱九十五冢宰王學夔大司寇喻茂堅太僕王格俱九十四尚書胡拱辰陳雍侍郎潘禮大理卿葛洪俱九十二閣輔黃士俊尚書楊

明紀編遺

卷五

七

巍楊成舉鎔郭宗臯錢邦彥丁賓俱九十餘存問大理少卿古鏞二十四登進士又享年七十三蓋得文王之歲矣大臣八十餘歲者百餘人不及詳載成化朝韓王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信年一百六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政六千一歲見在三代千戶致仕詔信全俱進階宣武將軍鏞政各賜羊酒白水

弘治朝毛弼年百歲其孫澄狀元及第有司奏請人瑞狀元坊至嘉靖澄以大宗伯議禮致仕

萬曆初福建致仕郡伯林春澤年百歲時有司請建

百歲坊其子少司農應亮年七千三春澤又享年十有二而卒應亮已八十五真壽星也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明朝則常熟嚴訥興化李春芳江陵張居正三人

### 山林肩壽

崑山周壽誼有隱德洪武六年癸丑翁年一百一十歲蘇州守魏觀行鄉飲禮賓翁而首之又六年上召見便殿賜宴賜金帛予冠帶馳驛護送還家踰年沐浴整衣冠而逝計壽諒懸弧之日在宋理宗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朝十三帝春秋一百一十七鼎

明紀編遺

卷五

二

革之際兵燹數矣而竟無恙遺真主得以顯榮豈偶然哉其裔孫後叔爲金華守循良譽著

王士寧初名士能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年百有二十歲家園種桃百樹自謂桃源別境朝廷下山東徵士寧俾乘安車來累召固辭終不赴京師楊文懿公守陳過濟寧造士寧廬問養生術答曰靜坐寡慾坐久瞑目閉息耳後無疾談笑而卒賜祭葬

### 大臣姓名同

滁陽王郭子興又有華昌侯郭子興以與滁陽同名故止名典以別之



洪武時有二吳良一江陰侯一番將來降有功爲都督同知有二王博一中書平章政事一廣東參政承樂時有二金忠一兵尚書贈少師諡忠襄一太保封忠勇王有二張興一都督僉事一安鄉伯正統有二張輔一嗣封彭城伯一太師英國公成化有兩吳節一太常卿兼侍讀學士一副都御史弘治有兩徐薄一永康侯一少師大學士有三劉璋一工尚書一右都御史一都督同知又有二韓文俱字貫通一戶尚書一副都御史成化有二張泰一都督同知一翰林修撰正德又有二張泰一戶尚書一延緩總制正德

有四王綸一巡撫湖廣一巡撫大同一爲按察司副使一以江西參政爲寧王僞尚書伏法嘉靖有三彭澤一兵部尚書諡襄毅一太常卿有二胡松一工尚書三十年降爲民一吏尚書四十五年諡莊肅有三李春芳一狀元首相諡文定一左給事中一知府有二吳山一刑尚書一禮尚書有二江東一宣大總督兵部尚書諡恭襄一陝西按察司僉事有兩劉璽一山西總兵一宣府巡撫有兩張鎬一副都御史一僉都御史有兩徐學詩一刑部郎中一兵部主事後兵部改名學謨至禮尚書刑部以論列嚴嵩爲民後起

通政參議贈大理卿隆慶兩陳瓚同時一光祿卿後爲左都御史一太常卿後爲刑左侍郎萬曆兩陳王

一詹事兼學士一左副都御史

二詹同一洪武翰林學士兼吏部爲顧問大臣一河南元守將爲傅友德所滅五張信一洪武狀元一孝子尚寶卿一永樂隆平侯一弘治彭城伯一宣德兵侍郎四張鳳一洪武行中書省參政一天順戶尚書一正德副都御史一嘉靖總督宣大偏保右都督三王真一洪武都指揮使追封臨沂侯一永樂金鄉侯追封寧國公一宣德遼東總兵官三李敏一洪武工

尚書一景泰戶尚書一成化戶尚書三李賢一永樂忠勤伯一宣德豐城侯一成化少保大學士三張瓚一成化戶侍郎一襲封惠安伯一嘉靖兵尚書一顧佐一宣德左都御史一正德戶尚書六王佐一永樂順昌伯一正統戶尚書從征歿於土木一弘治武探花至錦衣都指揮使一嘉靖錦衣都指揮使一天啓工尚書一崇禎高州知府遇隆武覃恩加布政使兩陳壽一永樂工侍郎一正德刑侍郎兩劉忠一弘治副都御史一正德少傅大學士兩謝綬一弘治南禮尚書一正德副都御史兩許國一正德左都督萬

曆少傅大學士兩陸欽俱榜眼一天順甲申一正德辛巳二科皆非正歲而相去僅一甲子兩李本一成化禮尚書一嘉靖少傅大學士相傳改姓呂是也兩楊善一指揮僉事一興濟伯同預奪門之功不知者以爲一人也

會試同榜姓名同嘉靖丙戌有兩張守約一華客人一確山人辛丑有兩張洽俱浙江人丁未有兩林一新俱福建人同選戶主事一爲憲副一爲方伯乙丑有兩陳王道俱江南人一爲御史一爲工員外郎萬曆壬辰有兩馬從龍一安丘人一洛陽人官俱至通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政司崇禎辛未有兩于重華一江南人一江北人又同開督方逐年所取士官俱至僉憲每投刺以邑里自別

宣德命工部尚書黃福冊兵馬司指揮黃福女爲邵王妃上好奇多戲或有意爲之也

景泰初翰林院修撰王振弘與太監振同名請改爲恂允之

正德十二年吏科劾四川巡撫馬英兵科劾都指揮

下馬吳同日報聞  
古跡中見武時有周鼎字伯器而正統亦有周鼎

字伯器俱博雅有文名前後幾不可辨

一字行名臣

以字行者吳殿學伯宗名祐劉學士三吾名昆孫許博士存仁名元黃太常子澄名湜練御史大夫子寧名安業史官惠仲名見恭葉刑部夸仲名見泰李尚書至剛名銅楊文貞士奇名遇金文靖幼孜名善王賓客汝玉名璵羅侍即汝敬名簡李祭酒時勉名懋王安簡宗彥名倫吳徵君與弼名夢祥文待詔徵明名璧

醫卜星相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高皇帝患熱病御醫進藥不効俄有赤脚僧詣闕云天服尊者同周顛仙用藥一曰溫涼藥二片一曰溫涼石一塊以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醪以服上服在未時至酉過體和暢即愈其藥味香若菖蒲而酸底凝朱異色神丹也

陸仲遠明初九華山人挾倉公扁鵲之技能起死回生常曰醫家之書近於仁醫家之事近於利不志於利仁者心也

戴原禮號復庵浦江人爲朱丹溪高座弟子丹溪見其穎悟傾心授之原禮繇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

疾往往奇効永樂初召爲太醫院使著證治要訣嘗曰醫道本於內經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拘方執局自丹溪出而內經之學得再發明

盛寅字起東吳江人少從王賓學醫又受業戴原禮得丹溪正傳永樂時治中貴人疊奇驗聞於上召對稱旨授太醫院御醫東宮良姊娠而過期命寅診之曰此血疾也以娠治不治東宮恚而曰寅肉足食乎乃欲敗我子上爲用藥而繁寅以俟明日疾大已乃赦寅賜金幣宣德時掌太醫院事上嘗幸內直房而寅與同官奕弗及屏上命之終局且授韻俾賦奕詩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止和焉稱爲醫中狀元高壽終兩京以名宦祀之金壇王肯堂字季泰萬曆己丑進士爲翰林官辭職歸里闢岐黃之學自古帝師神仙醫書秘方精理無不通貫能以藥救人又能預刻年月日時決人生死及門受業者皆爲名醫海內聲望逾於良相著證治準繩數種行世天下醫家至今宗之

李中梓字士材上解諸生有文名因善病自究醫理參訂四大家書有神醫名魯王病當盛夏閉寢門施璫帷箔帳覆錦裘猶呼冷士材診之曰伏熱耳用冷水灌頂法研石膏三斤煎湯作三次服一服去璫帷

貂帳二服去錦裘三服外帷俱撤流汗遂愈王曰真神醫拜上賓禮凡醫案精奇非上智不能學也

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答曰將軍當極富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爲侯太祖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貴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爲天子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曰不願問欲富乎曰不願問其所欲若何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通達天下耳上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出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遍行天下走識以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御璽劉持此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欲歸作別妻畱之曰既當死死於家耳答曰常死於京都遂至金陵先奉旨不許與人推算劉復應都督藍玉請上聞因逮日新至問汝與藍玉算命對曰曾算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遂殺之今其子孫猶在賜扇尚存

劉伯溫去高安歸青田其書得自會義山也義山元至正間上高縣術士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下肆於縣南橋埠有善巧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恒嘆之果偶久之巧者告出曰明日有三人

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翌晨果有眇一目吏杖導二老瞽人過肆前山隨之拜於縣北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洲水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義山後占卜如河值紅巾賊亂山示邑人皆預避賊行掠無所得恨山欲殺之山隱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此術密藏其書於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我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父言授之遂棄官退居青田而俟真主前定數也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袁珙字廷玉別號柳莊相術神妙而稗史僅載其識文皇龍濟一事及姚廣孝嵩山一譚竟失載其相金忠也蓋柳莊一日行市中見一婦乳女於道旁哭甚哀問之云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畢即行矣柳莊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乃韓嶺金忠以下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卒長以我行柳莊爲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酒價且貸米二斗贈之曰富貴毋相忘金至戍以卜行文皇召而試之金有辯才應對不窮遂得幸迨舉兵俾署長史篆累遷兵部尚書袁言奇驗

洛陽劉健三歲時有僧相之曰此兒七死不死年過四十官至一品壽餘百歲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遇盜縛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場中失火三也飲酒友人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夜五也渡海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隨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此四十歲以前事天順庚辰登進士成化二十三年拜相弘治朝輔相一十八載正德元年致仕嘉靖五年卒悉如相者言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蕭督學鳴鳳精星平正德丁丑廷試後或以諸士造雜質之曰孰爲鼎元蕭指一造曰必此人詢之知爲舒芬臚傳舒果第一復以舒結局質之答曰功名壽算始終羅一峯舒聞瞿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謫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峯祠尤奇泰鳴雷年十四時就傳一寺中適有召亂者亂忽自運作字云門外有秦狀元可請至鳴雷方步至館此飛至寺門外握其衣袖而入嘉靖甲辰吳情先定狀頭因吳字北音無上曰無情豈宜第一忽高懸殿旂結雷字上遂拔鳴雷爲狀元情爲探花

隄茲萬曆己丑赴試泊舟見一相者問功名相者曰君目光搖散鼻準色如鰕面色若猪肝不獨不發達且有大病茲退次早開船遇樓上一婢潑水悞失金鐲於船僕拾之去三日茲見而驚曰恐害人性命押僕還之以救婢命遲悞試期復見相者大喜曰公準頭面色變黃紫潤帝位上龍鱗紋皎徹科名星朗耀自有定光必行陰德事功名立奇顯茲入都因火災改期入試得第一謠云場中不發火那得狀元焦蔡無能福州人精易數善天文崇禎末年語人曰燕都有變及弘光臨御人問之曰金陵卽有變再問曰

明紀編遺

卷五

辛丑

八閩一年王氣終是敗局我願隱矣隆武徵召辭再召勉強入朝授之官固辭飄然遠遯訪之不知其所往

二氏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瑟工畫元末黃冠隱吳山洪武初召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與仙術有友貧不能自存求濟謙曰吾指汝一所在焉慎勿多取過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克初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

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索水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生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往

吳印鍾山主僧有文學太祖選其能命蓄髮授山東布政使所言多從

僧克勤字無逸通儒理湛堂法師後裔也日本良懷與隣邦有兵難遣僧祖來奉表請援上命克勤爲使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讓其還國宣揚朝廷威德和解兵端日本君臣敬服及諭高句驪民改惡從善嚮化中華及復命上顧侍臣曰克勤一沙門耳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親賜手詔冠巾出仕位列上卿勤念去國三載願歸家定省諸大夫賦詩餞之宋濂學士作還鄉省親序

太祖遊鍾山見一老僧問之曰汝何字對曰字妙雲太祖曰善出無心謂雲善歸無跡謂妙汝果雲乎妙乎抑妙爲雲所生乎雲爲妙所出乎良哉斯僧非知理之必然曷以此字

宗泐奉命西域取經一月而返太祖怪其速問之泐曰臣至玉門關見一老僧騎白驢以經授臣并以文一紙寄上臣馬行數步不覺至此太祖取經及文驗之乃國初時御製祭寶誌公文也益嘆異命宗泐蓄髮授官固辭上不欲奪其志賜宗泐免官說上精淡內典著心經金剛楞伽三經示宗泐等一時名僧承詔傳習

來復承召賜宴賦詩謝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第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醍醐出上方稠疊溢承天意賜自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慙無德頌陶唐太祖見詩大怒曰詩用殊字豈笑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雖欲以陶唐頌不能也好僧大膽異常矣遂誅之

成祖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皇考妣尚師率僧伽舉揚誓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焉

封西僧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鐵金袈裟金銀器皿又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爲國師並賜印誥宴之於華蓋殿此永樂時番僧奇遇也

杜德琮唐拾遺子美之後出家崇山博通經典不出山谷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汴廉得其名奏於朝通西番進一僧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國王者師文皇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孟召衆僧各坐高几辯對番僧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汪水琮訥於應答衆初疑之有頃忽問番僧諦字何義番僧應稍遲琮乃大聲訓解鳴大藏探儒書歷示字學之義曰此乃不知焉稱學者番僧羞恚頂禮辭去文皇喜召琮入賜坐卽授左善世作室雞鳴山爲修藏之所

永樂中敕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按山上七十二峯二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舊皆有宮爲神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敕建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又有興聖五龍宮玄天玉虛宮

遇真宮清微宮淨樂宮又於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少師姚廣孝巡撫吳地有故人王賁者隱君子也居委巷不妄出入至吳欲就見之以三不可辭乃屏騎從徒步造門賓不應遙語曰和尚錯耶慚退歸謁其姊姊亦揮出之徐熟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存耳西洱河在大理府城南河多毒龍往往覆舟神僧道安結庵其上夜見童子百餘人語曰師至吾屬不安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蓋遷去師厲聲曰是法住法住安從遷明日水浮死蟒百餘其患乃息因創羅峯寺建觀音閣懸崖結構照水如鏡又名天鏡閣

鬱秀道者在洪熙時住秀州不擇飲噉行街市賣雷雨風雲爲戲每握空拳或雲起或雨飛或涼風襲人或迅雷入耳人異之與之飲盡醉能治疾病驅鬼物人益信之一日從屠狗者食肉有貴人病求禁方遽與狗骨人疑抵諸地艸枯火焚焚不滅又一日大雨屋瓦盡翻所居不濕秋夜羣少年對月聚飲道者持一小鏡塗墨投闇處月遽晦是夜宮中方譙會月黑

止心惡之疑不祥占者謂吳越之間狂道爲幻術所致遂鉤索之械繫入獄不予食危坐數日夜疑死矣開平侯常公在金陵見道者雙髻乞食問何所需答云需餅餌數萬問能盡乎答能盡侯固疑其誕也乃設餅餌十萬試之道者張兩袖納已雲冉冉飛去且云趨入長安爲罪囚辦食耳侯乃奏聞而獄中道者展手探懷中取餅餌給諸罪囚人人盡飽上聞以爲異卽命釋之又得開平侯奏更賜道者爵予二品俸道者辭去還秀州尸解上逾惜之予祭葬穿穴已無所有矣道者誰沈野雲名道寧也

明紀編遺

卷五

三

武宗自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禁中建延壽僧堂引番僧出入至嘉靖除去世宗自封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加封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

僧廣度原名曾倬中雲南嘉靖甲子鄉試知楚之盧溪縣致仕歸精研禪理號卓然子一旦忽有悟祝髮棄家住香林水月兩寺萬曆庚子杖錫禮我眉普陀

諸勝至杭之雲棲寺依沈蓮池大師受度今名過盧溪邑人以舊令故舉畱供養忽感微疾預知逝期儵然而化黔撫郭子章贊其像曰僧而帝創業之聖主帝而僧讓皇之寄寓僧而侯虎丘之廣孝令而僧眞池之廣度蓋自古王侯皆然而何分於玉輅革布公起儒紳出長民庶已趨寂教忽焉頓悟普陀加鞭雲棲解屣遨遊五老至止三顧雞足卓錫大酉軒翥乙未而生癸卯而故盧溪而仕盧溪而任將華藏海會之赴而何心於金馬碧雞之駐將諸上善人之與聚而奚羨夫震旦五濁之屬嗟嗟廣度從今大寤神畱

明紀編遺

卷五

三十五

水月萬年旦暮

僧慧疎通儒書有戒行歸老太倉興福寺嘗對客云仕途皆是討債還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受多少辛苦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稍有過犯輕則謫遣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之三四是時多虧天下士大夫這便是還債的近來法網疎闊授職邀榮飲食衣服宮室與馬妻妾子女多少受用幹得幾許好事瞞了無數過失今日國家不負士大夫士大夫負國家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之說固佛氏緒餘然謂後世臣子負朝廷則確論也

鬼神

洪武時有千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潼神遂能雕塑梓潼像極工緻梓人幼時眉目如畫資性聰穎其州守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及長有雋才多異術舉進士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梓不肯行梓人咎之夏命兩卒往曰弟焚此牒於山中虎自來兩卒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行人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爲部民告許以爲妖術惑衆有旨逮

明紀編遺

卷五

三十五

梓人下刑部數月瘐死獄中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身是梓人家入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未敢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納之梓人不自晦匿別號北十一峯道人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繫之曰知州伍芳請奏問芳不許劉氏詣闕具狀命法官司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

卓敬字惟恭浙瑞安人徙滄州生而穎異七歲與羣



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子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而不華色耳年十五就學寶香山性至孝不以道遠廢定省晝夜歸值大風雨迷失道遙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扣門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君來使我候此敬仰視門額有體玄二字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揖之翁起相勞苦敬曰欲急歸省親敢乞一燭尋路翁笑曰山中邪得有燭但有枯葉君且燎濕衣徐爲計敬起解衣問童子曰翁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入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

子也進曰敬家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院亦未聞有逍遙翁名敢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醫往來中條山後聞陶隱居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菴少憩不覺淹歲不久亦還故山耳問體玄爲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君無庸知也燎衣訖又乞還翁曰君既不能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歸敬大喜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爲贈敬辭曰吾志期匡濟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

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君若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敬却之翁再三歎息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須臾已及門矣從牛背呼家人家人已就寢起而舉火牽牛入牛忽咆哮化爲虎而去室中人大驚比明尋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訪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兩夜所經行者壁有潘闌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所見夜涼疑有兩院靜若無僧之句其墨尚新循路而歸見虎踪歷歷宛在也敬仕洪武建文兩朝見燕王抗而不屈被戮宜秋門之語天耶神耶

湖州慈感寺潮音橋下水清徹有蚌膏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永樂三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西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黑衣白裹攜一美女來見訴曰久居於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入一字爲鎮彼即懾伏不敢動夏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拜傾而去未幾夏按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夏張目視之神遶巡畏退夏因悟曰是慈感蚌珠之仇也移檄江神理其事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於錢溪之北文皇方信符應及原吉還朝問其

故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臣何力焉上悅甚  
閣輔請錄付史館上恐事涉神幽不允

景泰庚午河決命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有貞欲築一  
決口下木石則若虛無者而惟之一僧居山中有道  
術有貞往叩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退沉思  
竟日而始悟曰僧益言龍有欲也其下必有龍穴吾  
聞龍惜珠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觔沸  
而下之龍一夕果徙去而決口竟塞夫有貞知制龍  
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於人也

戚瀾字文湍餘姚人景泰辛未進士以編修服闋東

明紀編遺

卷五

美

渡錢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  
丈夫九人帕首袴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  
舟人大恐瀾曰無懼吾知之矣推窓視之九人皆下  
馬跪瀾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耶曰然曰去  
吾論矣皆散瀾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抵家  
謂家人曰望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九人率  
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  
頃瀾卒車騎騰蹕左右前後若有所呵衛隱隱入空  
而滅後丘文莊公濟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  
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翰林戚瀾也昔與丘先

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耳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  
片櫓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遂移止寺中未幾  
江中果大風濤眾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丘公  
公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爲詩祭之詩曰幽顯殊  
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直作芙蓉主太白  
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  
回坐對黃封酒悵嘆雞壇負舊盟

景泰間總兵石亨從西征還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  
冥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  
拯之視其容貌妍麗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名也初許

明紀編遺

卷五

四

同里尹氏適年尹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  
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抑可爲我副室乎女  
曰歸寧非所願願爲公相貨需妾亨納之裁剪補綴  
烹飪燔幕妙絕無匹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  
見芳華亦無難色是時大司馬于謙至亨欲誇寵于  
公令芳華出見芳華不出亨再四迫之芳華終不肯  
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  
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一古桂久竊  
日月光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  
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

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

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斂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沈香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賊尸歸失其元取沈香雕爲首酷肖夫子龍負大將略假令任閩外之權統三軍之節展布其能亦一時名帥而在時僅一偏將屢爲言者所攻世之不意容才乃爾沈香殆憐其才而先知其死願爲英雄開面目乎噫異矣

左良玉率兵東下以楚撫何騰蛟不從謀劫取其印

明紀編遺

卷五

四

騰蛟急付家人令速出城毋爲所得良玉令部將守之逼與偕行騰蛟至漢陽門乘間投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登岸視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見大驚喜亟覓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爲神救也

災異徵應

成化十八年宿州民張真妻王氏孕當產膝下左癢不可忍凡三逾月而增劇忽一日腹畔右開裂生一男鼻準中有一黑痣御史周蕃奏其事而祝京兆記之二十年徐州一婦初孕肋骨下卽生一瘤漸長如

核大久之皮亦瑩薄兒遂從此產有司其聞尹文和目擊其事嘉靖時真定有婦人於右肋產一男甚偉六歲死而前二子至長無聞隆慶時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爲婦人與同買者苟合其弟良雲以事人告天下大矣何所不有

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按雙槐歲抄云此占女主爲男之兆時萬貴妃專寵每侍宸遊戎服男飾以從憲

明紀編遺

卷五

四

宗益愛之此其應也

弘治己酉庚戌間浙江縉雲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其大如羊其色如雪以萬計首尾相啣從西南石牛山凌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無不見者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棊卵小者如鷄卵能說長道短刺刺不休皆見之章奏可怪也弘治戊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兆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數里被火禁中亦火乾清宮燬或問孟春傲於古出何書孟春曰曾記宋人載紹興己酉禾嘉災前數日有熊自

南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箱曰熊於字能火郡中當慎火一夕果燒官民舍十有七八偶億此事而云不意驗也嘉靖末年帝御西內見黑氛擾宮心疑黑字爲里火諭內臣慎火即熊字之義萬曆十年壬午秋七月十三日戊辰至次日己巳大風雨江海及湖水俱沸湧太倉常熟崇明嘉定崑山吳江等處漂沒室廬人畜數萬計考之實錄嘉靖元年壬午秋七月二十四日戊辰至次日己巳大風雨江海沸湧漂沒室廬人畜亦如之觀象者謂是日俱有龍火之異前壬午禍微輕而遠後壬午禍最慘而

明紀編遺

卷五

皇三

狹要之六十年內所無也人知其週一甲子不知其干支正同耳

萬曆十四年建昌鄉民樵於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因羣呼往視徐徐入溪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螻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先見十五年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於樹人頭鳥身頸下有白鬚竟日飛去是年水災次年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十六年甘肅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羣吠有聲占者以爲兵兆十七年慈谿民行船到茅家浦口見紅血

從草湧出大如盆面高尺許血腥濺到船上船卽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半日方止遂有倭寇犯浙聞之變二十年鄂鳥集豫章永寧寺其形如象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年酷暑無雨田禾枯盡考山經云鵲鳥見大旱二十五年黃鶴樓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海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鐵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一人死傷有大穴有火爇俄一人戴方山冠著絳袍持刃逐之其人大呼鐵鈴起駭幾死魖爲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塞其井忽一夜白鴻泥沙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聲尋之

明紀編遺

卷五

皇四

無跡又民間見龜蛇大鬬久而俱死自此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事興人民被戮不勝數且諸宗攫金之難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矣三十七年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犂牛一隻兩頭三犂四日二口陝西臨洮降夸家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無毛無眼羊耳牛蹄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縣有紅黃黑三色城中瓦屋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四十五年濟南臨邑紀家窪生異火每夜分卽出大如斗色紅黃光冲立上高二三丈望之有動躍狀先是乙卯歲出於還城張玄家地內無何赤地千里兆庶流離安丘

劫庫劫獄泰安齊東殺兵殺官以彼驗此可畏也四十六年京師中晝昏暗如夜血雨竟日白石皆血跡白衣服逢之卽染血色又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司天監莫能推測後劉杜兩將軍陷歿乃知天變已極矣若夫奔州所述更有怪事太倉沙頭鎮曹氏之守墓人有一子年十二游葉氏墓跨其碑座石龜首以戲一日忽神爽若失踞席不肯起覆體若行淫狀其陽暴長若偉男子根有毳毛已而徧體生毛如猪鬣尋繞口皆胡鬣長者至尺短亦數寸而身形則如故其家惡之爲刺去俄復生或疑石龜首爲

怪鑿其一目則兄一目亦枯每覆體起之精氣溢出凡十二日而殂又王奔州弟世燮謝陝西學政事贖所著一編云往聞邊城有小棺數十具啓之皆紗帽紅袍以爲異說不甚信近至關中則同僚徐方伯節在甘州張大參九一在京州其說尤異徐云修晉州城初破土見有小棺出之已而愈斷愈多棺皆長四尺啓視鬚鬢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紗帽紅袍接踵數十眾喧然遂止爲祭文酌而掩之竟不知何物又不知何緣得葬城土之內張云京州土內亦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二君皆目擊皆信人也此事

自古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能靈變於生時豈死而猶不復其本質則亦不可解記之以俟異日修五行志當所不遺

天啓朝災異頗多元年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紅白燥焰其大竟天又大圈之中約有數丈如虹狀皆外向與日光相背段展呈曰太陽君象也暈則失常矣二年星變日明當午忽有一大星隨日旋轉逆瑤瑤君兆已垂警三年陝西鼠怪成羣羣食穀豆鼠長一尺八寸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四角人逐之其去甚速且能飛也四年黃河潰決四散奔

流冲裂徐州城垣平地水高丈餘淹死人畜無算是年八月金星爲月所食金星亡至九月金星凌心火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劔六年京師地震天津三衛宣大二府同日震倒壓死傷萬餘計開都紫城烟起火光燭天及往救不知火之所繇兩日乃滅占者謂以陰奪陽之應

崇禎朝災異滋甚每當破軍殺將天象必徵京城及畿輔地生白毛天鼓亂鳴雨血雨黑水妖火出怪鬼悉迭見不已自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陝天赤似血至巳時漸黃日始出三年二月癸亥入東井并

屬秦分故寇自秦始皇感屢犯太微犯鬼宿又逆行失度凡有八莫甚於十一年從尾度犯至於心心太子之象却萌曰犯太子太子憂後以國變遇害先有兆矣太白又犯焚惑且數數經天晝見怒赤皆主兵亂十二年彗星再見掃北斗紫微紫微垣帝庭也不可掃也十二年五車中隱三柱不見五車天子之兵車舍三柱動則車騎發而敗十四年太倉衛指揮使姜周輔家雞伏子兩頭四翼八足周輔亦動舊也勦衛將廢厥災見於其家十六年正月二日大風晝晦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截又風吹建極殿廡簷椽桷

明紀編遺

卷五

四二

俱折殿瓦皆碎五月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爲雷火所擊融而成灰六月雷擊奉先殿電火焚死內侍百餘人十月建極殿脊鴟吻中有聲似鴛鴦頻叫苦苦三日夜乃息宮中常見黑色其形如豕如犬行作鬼聲十七年正月司天蔡帝座下移按帝座有五北樞紫微太微天市大角心中中央皆王者所居之處下移則危矣二月李賊漸逼都門時文昌拆河鼓拆星隕如雨風霾狂作拔木飛石揚沙蔽目對面不見居者行者相率偃仆天意何不佑瑞皇帝也及南都之變無甚咎

徵豈天以爲不復可警故置之耶非也燕都崩裂孝陵夙夜哭其聲噎矣

隆武卽位於福建福州府以藩司衙門爲王宮忽夜半鼓樓木人大哭知更者怪且駭黎明視之淚痕尚濕又一日白晝鼓樓鴟吻內放黑煙上冲三四丈蓋黑烟主水又主火木人流淚木犯水客主兵敗逾年閩陷海波鼎沸大兵大荒大水焚劫遍城野各郡軍民或死戰場或死餓殍最慘此余目睹心傷者非得之傳聞也

明紀編遺卷五終

明紀編遺

卷五

四六

明紀編遺卷六

禾郡果山遺民葉鈐輯

訂正舛謬

明紀編年是微一代大與俱明本事實稍有舛謬此傳聞之誤也特訂正之以示後世云

編年載崇禎十三年春閏正月紀錄卓異諸臣蘇州

知府陳洪謐多遭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

亦以連負奪官

是時郡縣遭賦降級者俱照舊管事非實降出缺

如武進知縣馬嘉植以逋賦累降一十三級行取

明紀編遺

卷六

一

明紀編遺

卷六

二

是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故求去

癸未正月後山西諸郡俱爲李賊所陷陳演心知

之上數召見不敢以全晉破陷聞於上二月二十

九日演面陳引退賜路費五十兩馳驛回籍因道

路梗塞演以資富不敢出京遷延半月都城破降

賊勸進賊又以演金多被誅

編年載十七年二月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

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糧郎中徐有

聲朱家仕俱死之又載三月李自成長驅宣府宣府

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

袍入驕郊迎三十里巡撫朱之馮勞軍守城無一應

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

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

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得已自起焚火兵民競抱

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軍民遂迎降賊

衛朱二巡撫死難俱有諡典貽垂史冊矣編年書

總兵朱三樂自刎切查緒紳朱之馮號三樂順天

大興人豈可以一人而二其官乎又查邸報十七

年二月初二日大同總兵張三樂報逆賊闖關則

其時自刎者張總兵非朱也更查之馮臨難時仰

天歎曰太祖高皇帝今上皇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至此臣死必爲厲鬼殲賊以報國恩哭五拜遂自刎死編年不書其詳故述之

編年載崇禎十七年三月召前太監曹化淳守城書其守城曷爲不罪其開城也三月十四日起舊司禮曹化淳守城十七日夜漏半化淳開彰義門迎賊賊據大內化淳同叛監杜之秩爲導編年僅載杜之秩迎降前導而失書化淳與之偕也

編年載崇禎十七年五月以史可法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王鐸俱入閣辦事

明紀編遺

卷六

三

是年五月初一日迎福王入南都初二日議卜相會推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初四日又推馬士英王鐸是時南都議立新王王鐸自北都南逃過淮不在列士英威劫南都諸臣不奉召卽入朝故枚卜遲二日會推先後可毋分別乎

編年載崇禎十七年六月吏部尚書張慎言乞休去張冢宰乞休緣繇曲在劉孔昭矣初誠意伯劉孔昭私善阮大鍼必欲起之因詔有逆案不得用之語且慎言秉銓正色度難破例置酒邀侯伯密問之必欲逐去張冢宰而後可惟我所爲靈璧侯湯

國祚忻城伯趙之龍若諾之五月二十三日早朝畢孔昭擊國祚之龍合奏慎言排忽武臣事選文臣大學士高弘圖言冢臣自有本末殿爭不可以示百官孔昭袖中出小刀逐慎言於班欲手刃之太監韓贊周叱曰從古無此朝規乃止慎言出卽具疏乞休弘圖票擬得旨慰留孔昭又奏慎言推補倖濫慎言又疏亟求罷斥六月初二日命吏部司官敦請慎言視事初十日慎言再乞致仕上諭曰晉疆未復卿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止寧國孤孫間關來侍慎言曰祖孫相聚足矣朝

明紀編遺

卷六

四

局亂張冢宰鬱鬱病卒孤孫扶柩返葬故里

編年載崇禎十七年六月予大學士高弘圖請告去先是章正宸爭中旨陞張有譽朱統鐔糾姜曰廣及爭用阮大鍼諸票擬俱不稱旨發改票再擬再發改弘圖力爭曰臣死不敢將順具疏請乞故有是命

高閣輔十月致仕編年書六月予請告豈以七八九月所言所行泯沒不傳乎蓋高閣輔於五月間因勦臣與冢臣不和微有去意上召高弘圖馬士英姜曰廣於行宮上謂弘圖曰國家多故倚賴重大先生何言去也對曰臣非敢輕去第用人一事



臣謂可動臣謂不可是非淆亂臣何能在位上曰朕於行政用人未習卿所言無一不從勿疑有他對曰冢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以用人爲職如推劉宗周黃道周使動臣處之亦必藉重何獨以爲罪吳牲前任撫按俱有聲又廉潔先帝簡在內閣督師稍緩致譴先帝殺延儒不殺牲即可知其人假先帝在今亦必用之何勳臣以此罪冢臣也北京失節之臣不可用江南見存無幾又不合勳臣之意將誰用乎若謂武職則兵部在不當亦責冢臣也弘圖又言近臣貪黷狀上曰朕固聞之諸

譽清慎令望屈指士英借以開傳陞之俸門而史料章正宸爭中旨言內批用張梈非制不言有譽也是時南昌宗生朱統額上書誣劾妻曰廣詞連史可法此士英欲擠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孔昭欲去可法專任田仰爲一網打盡之計而疏紳大鉞爲之授統額者疏入弘圖稟擬究治上召弘圖曰統額吾一家何重擬也弘圖抗辯不聽時建安王朱統鑣誣陷曰廣謀逆疏留中不發繇是弘圖曰廣皆引疾杜門上命鴻臚官敦請二輔臣入理閣務八月統額復許曰廣及雷演祚周鑣其疏仍出大鉞紳一時陰擠欲迫高姜之去九月弘圖請開館修史又請設起居注俱奉俞旨因曰廣致仕回籍弘圖遂於十月四疏乞歸允之編年載弘光元年正月汀州賊閩王猪婆盤據簾子洞劫掠橫行福建巡撫張肯堂親征之寧化知縣于華玉不得於鄉紳願撫賊自効既往賊橫幾不免遂許以官與救百人偕水肯堂給劄命華玉率之勤王至浙東各散于華玉亦削髮爲僧削髮爲僧之說不知何自來也按于華玉爲汀郡寧化令結怨於紳衿遂赴省城謁張應撫願撫賊

自効及勤王次浙尋返閩隆武改元張肯堂爲家宰叙汀州撫賊功陞華王巡汀道僉事丙戌九月汀城失守逃歸原籍

編年載弘光元年四月清既破楊州沿江窺渡總兵官鄭鴻達帥水師禦之京口清兵編筏張燈向鎮江而別繇老鵠河渡

四月二十二日清兵渡淮二十四日猝至楊州新墩破之五月初九日清兵放舟蔽江而南先是命鄭鴻達守海門節制京口至是與鄭彩俱望風奔潰揚帆進鎮江過常蘇嘉杭渡錢唐回閩處處劫

明紀編遺

卷六

掠民人恨恨若謂帥水師禦之京口謬孰甚焉編年載弘光元年五月壬辰日馬士英詐稱奉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奔浙

五月十一日黎明錢謙益肩輿至馬士英家見門庭紛然少頃士英出小帽快鞋馬衣向謙益一拱手云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卽上手去後隨家丁及婦女多人出城至孝陵詭裝其母爲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假稱奉太后南遷過杭渡江始知其僞乃編年又載士英奉弘光母后至紹興抑何謬也

編年載劉孔昭掠舟東遁入海

五月二十五日孔昭自太平掠舟順流而東江行入常熟謠言起義劫一縣白粒入海至溫州登陸還青田

編年載楊維垣置三棺傳云并二妾俱死或云假此遁去後爲仇家擊死

是時維垣自覺二妾死置三棺考置二妾中一棺題楊維垣之柩竝埋中堂擊一僕夜逃途中遇仇家擊死數日後僕復跡之屍爲犬食過半矣

編年載乙酉閏六月十五日羣臣奉唐王卽皇帝位

明紀編遺

卷六

八

於福州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駕回宮尚寶司卿坐馬忽驚躍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唐王卽帝位之晨晴光開霽及郊天時忽風雨冕上吹墜二旒原非吉兆若云拔木揚沙又云玉璽墜地損一角俱無其事時值倭僭僥以金代玉未嘗有玉璽

編年載隆武改元晉鄭芝龍鄭鴻達爲侯鄭芝豹鄭彩爲伯

是時晉芝龍平國公鴻達靖侯彩永勝伯芝豹死久矣封爵不言及

編年載隆武起將德壇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又起會纓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柱皆入閣辦事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三十餘員俱不令票旨凡有批答皆上親爲之何吾騶王應熊將德壇黃景昉皆端皇帝舊閣臣也是時香山再召爲首輔二首江同再召入相已縣不召何楷大司農鳴俊總督三衢廷麟督師江右並未入閣辦事票擬原歸政府而鄭芝龍陰爲操縱上親自批答偶用聰明耳

編年載隆武使陸清源齎詔至江犒師時馬上英依樞方國安因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數隆武罪又載魯王既斬閩使恐閩發兵等語

此說大謬矣御史陸清源病師不足鄭芝龍不肯發餉悞之豈意方兵羣譁刀傷而死非斬也閩部張國維聞之垂淚曰禍在此矣監國魯王聞之大爲歎息實無斬閩使之心是時浙受閩詔必恭必謹國維聯絡浙閩殫心盡瘁閩或凌浙浙未嘗欺閩妄云出檄數隆武罪是誣魯王以姦抗叔又誣浙東臣子以謗君之律也關係萬世是非不可不

辯乃若馬士英逃至浙東王少宗伯有請斬士英之疏張閣部有討士英之檄故厚賂國安依栖求免一死何敢言他事哉  
編年載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以忤鄭氏去中藻錄兵科轉太常少卿內戌六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東甌與鄭氏交亦善誰曰忤而去  
編年載閣臣蔣德璟見鄭師逗遛因自請出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爲德璟因歎息告病去  
大學士蔣德璟少飲多嗜養病久矣告病旋里真

病死若曰自請出關相機督戰未之前聞  
編年載皇子誕生羣臣表賀大赦覃恩鄭氏所養俱得三代詔命

皇子生於丙戌六月二十五日羣臣卽進表賀七月初八日皇子薨恩赦遂止而不行至若詔命凡白棍白丁輸銀納總兵者給四代封誥納參將者給三代封誥鄭氏所養尤越例邀榮此改元以後卽行之不暇及皇子生也  
編年載丙戌六月取中舉人萬瓚等百餘名是科榜首葉贊非萬瓚

編年載隆武聞清兵信急遂決計幸贛八月二十一日啓行猶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傳清兵已及劍津且踵至遂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惟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上聞報倉皇恐將及難八月二十一日易青布衣單騎同會后急出延平奔汀何暇載書十車也時何吾騶遁歸香山郭維經朱繼祚遁歸興泉黃鳴俊降清從行無一臣子編年又載繼祚鳴俊爲保駕官不知所保何駕

編年載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經

明紀編遺

卷六

清兵過延平抵福州大臣自經者惟曹學佺一人其隱於僧者亦有焉馬思理字家汝所入島丁亥事監國魯王爲禮部尚書戊子大學士入閣尋晉首輔己丑積憂成病卒於解舟名節純全可垂青史若云丙戌九月與曹大宗伯俱自經則未也

明紀編遺卷六

本朝  
編年  
卷六

兩朝剝復錄六卷

〔明〕吳應箕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兩朝剝復錄

兩朝剝復錄

明  
實錄  
纂輯

天啟四年甲子

先叔降削後叔陞用凡書降削者多與璫忤陞用者皆附璫者也在天啟時亦有附璫而遭斥者可考事而知也在崇禎時亦有附璫而幸免也亦可考事而知也武臣及內臣不書者以不書也

六月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連勅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時舉朝交章論劾內閣俱有公揭雖家音切責然

外廷多正人忠賢亦惧甚未敢遽肆也要之此為消長之大機矣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燦廷杖革職燦以杖死

時燦有用工甚急權璫造意故違一疏得旨陵工費用浩煩內庫發銅有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燦輕信

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借事責援隨朕不孝且皇子堯逝便來賂噴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杖一百子革職永不叙用其前發過帑金并太僕寺助工銀八十二萬此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數具奏該衙門知道此通

璫肆虐諸紳之始也蓋前之怒楊漣者實借此以雪之而視外廷云

七月

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先是楊漣劾二十四大罪疏出向高知璫怒不可犯意在調護以免諸紳之禍後因御史林汝翥以杖內臣脫逃諸闕疑其匿葉所也聞其第噪之於前決意去自向高去而諸君子相繼獲隕矣

野臣曰應山六月三日之疏何哉迨璫時之洪洞乎福清以三世元臣使特而爭之闕爰亡乎願無洛陽之痛而事有類於長

沙之妻蛇於以來當日之君子反  
唇無恠也雖然福清度其特能爾  
乎不蘇而智寵之未為失計且不  
就而去去而禍作遂如汗不亦反  
論者於是又謂福清在當不至是  
嗚呼其至者天也雖福清加之何  
哉

刑科給事中傅樞與御史房可壯辨  
計

樞發難端糾汪文言以及左光斗  
魏大中而房可壯糾樞通內謂其  
認東廠傳難教為兄於是樞辨計  
疏謂魏大中樣奪阮大鍼吏科給  
事之缺給事甄淑沈惟炳等謂大

中實由取轉原非巧奪樞亦有疏  
再三辯時樞已丁艱一月猶往長  
安屢疏不去為士論所鄙此外廷  
所內之始縉紳之禍以是為伏戎  
矣

閣臣魏廣微失儀被糾

廣微以認宗道內自稱為極遜恠

勢偃蹇會初一日頌歷不到又廟  
享行禮來遲於是諸給事御史魏  
大中許譽卿李應昇等糾合之廣  
微因益走內思得而甘心焉蓋先  
是魏忠賢雖橫猶憚外廷自廣微  
合而聞遂借外廷以故外燦原之  
勢于是乎不可復弭矣



河南道御史崔呈秀被提具辨

呈秀巡鹽貪污都御史高攀龍因  
其回道考察即疏劾提問呈秀具  
疏辨有旨從公勘奏趙南星題覆  
勅明祝大舟遠聞遣呈秀害青衣  
小帽並走忠賢所請命時忠賢為  
楊漣所奏欲借外廷以傾善類遂  
首旨呈秀以為義子後從李茂恒  
薦起用

野臣曰閣難之作也夢桃於傳  
挺局發于魏廣微而禍速於呈  
秀論者為急而走險諸君子實  
與有責焉若然則失儀可弗計  
貪汙可無問乎夫梁溪林居數

◆戴甫涖任即提問呈秀肅官箴

而存風憲非梁溪無是也且以  
貪鄙克惡之呈即微當日之初  
而其人能自靖乎梁溪將不幸  
以身罹禍追觀丙丁以後事然  
後知梁溪若有先識而當時猶  
頗有此快舉耳吾獨恠論者不  
察往往以責備賢者之過至借  
逆辭而助之攻也悲夫

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文選司夏  
嘉遇降調

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事也  
應祥素有清望家宰趙南星知  
之因推晉撫有御史陳九疇者

廣徵親光也廣徵素懷南星薨已  
又以失儀被糾恨大中等於是喉  
九疇推應祥之推為師生振德蓋  
以應祥曾令大中之邑故又論應  
祥圖謀節鉞于是大中疏辨嘉遇  
亦疏辨會推本末爭執不已有旨  
大中欺朕幼冲把持會推以朝廷  
封疆為師生振德夏嘉遇陳九疇  
奏揭紛囂咸何政體各降三級調  
外任用你們大臣奉旨看議何必  
含糊偏比委曲調停以後還着遵  
奉新諭一體申飭如有仍蹈前轍  
朋謀結黨淆亂國是的一併重處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回籍

以會勘陳九疇事奉有朋謀結黨  
之旨於是攀龍以失職請南星以  
年老辭俱奉旨切責回籍內閣揭  
稱朱銓繩憲俱係大臣請馳駁不  
准南星為廣徵父執見廣徵詣附  
忠賢膏數曰見泉無免見泉者魏  
允貞字也廣徵曾于廣坐中談李  
三才南星曰李公為尊公執友後  
輩何敢爾故廣徵故卿之一日廣  
徵南星拒不禮廣徵曰我官尊未  
可虐也於是與其黨謀因推晉撫  
事發難蓋借為一網之計云

吏科給事沈惟炳降調

以中敕魏大中趙南星也疏曰部  
堂據事處分乃曰朋黨之一字  
小人所以禍人國也有旨切責其  
說黨字盡生猜疑降一級調外任  
吏部考功司郎中鄒捷回籍

雖建求罷斥也初趙南星從鄭  
三俊議雖建才品故自他部調用

同鄉以不與聞遂有隙章兄儒陳  
良訓疏相攻因起立黃之端傳檄  
乘而操戈於是禍胎成而至是不  
可救矣或曰雖建欲以知府轉章  
陳故為所不容云

吏科給事中許譽降調

以會救趙南星高攀龍也

十一月

吏部左侍郎陳于廷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削奪  
以會推冢宰事也推者為喬允升  
馮從吾汪應蛟有旨吏部都察院  
混淆已久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  
星擬用三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  
光斗箝制衆正抗旨徇情又會推  
職名都察院不全列楊漣既親承  
諭旨佯為不知註籍縣閔又前與  
高攀龍等會勘陳九疇事黨比不  
公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其老  
奸巨猾頑鈍無恥束化中亦不樂  
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

恣肆欺滿大不敬無人臣禮都著

革了職為民仍追奪楊連左光斗

誥命

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掌河南道

御史袁化中降調

以會推家宰事引罪有旨光前降

三級化中降一級俱調外任用時

魏乘為都科獨無恙

御史方可壯降調

以與聞會推事引罪有旨降三級

調外任用

戶科給事中陶崇道降調

以條陳引漢唐黨禍且有戒旁蹊

等語也有旨降二級調外任用

戶科陳良訓降調

疏會推請遵祖制有旨責其實擾

降三級調外任用

登州府同知翟棟扭解來京究問

以毛文龍來走也此為逮問之始

大學士韓爌回籍

初楊連泰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朝

臣遂群起攻擊忠賢懼慙爌曰非

公不能緝衆幸留意爌曰我不能

也尊自爾作爾自解之忠賢怒既

得志謀遂爌假以票擬不當降論

切責爌遂上疏引罪求斥畧曰臣

以謬勞備員中書話戎宜先營衛

而觀兵肘腋無能抒宵旰之憂愚

直尚稽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術曰  
雷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斥逐論  
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肅紀綱而  
中外俱與黨禍臣既不能先時深  
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  
為封還之慙此皆罪之大且著者  
請亟視臣官云云忠賢益惡之遂

傳上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忠  
直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倖  
倖求去著馳驛回籍內閣上疏請  
如故事稍加禮貌無失待大臣體  
不聽曠辭疏亦懇切後竟削奪捕  
家奴究贓竟不測云

戶部侍郎李邦華回籍

行違閭臣孫承忠揭稱臣奉違天  
顏當此晉天呼嵩之日不勝瞻戀  
今閱歷剴遠去京數十里擬於十  
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十四日  
與同官恭賀萬壽面奏機宜與文  
武商確可否事畢回旋族者曰此  
晉陽之舉李邦華召之也忠賢使

人急奏曰承忠已離榆關帶甲五  
千內外合謀欲清君側上大惧至  
却行急傳兵部曰督師輔臣既膺  
重任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  
壽節為名欲入京班申賀擅離汎  
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塗有意  
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

度將誰屬乎兵部馬上差人傳諭  
樞輔馬首即東真有秘計何妨便  
宣進封朕志以滅敵為期必不從  
中牽制承忠悞即日東歸邦華知  
不免遂以親老辭歸允之時御史  
李蕃有樞部可駭一疏引自古擁  
兵閫外恐嚇朝廷如王敦李懷光

卷一

六

來去自如不遵朝命又謂樞輔此  
來人寔召之云

起陞徐大化孫杰等

因御史呂鵬雲例轉告病有旨斥  
來例轉考察在籍各官多有為人  
排斥的好生不公呂鵬雲不准告  
病并徐大化孫杰著都陞京堂用

給事中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御  
史徐景濂賈繼春俱著起復原官  
催束赴任大化殺人毒手通天老  
猾楊維垣諸疏皆其主筆維華維  
垣擾亂乾坤後瑞敗復借題護局  
最為奸人之雄

大學士宋國禎回籍

卷一

十七

國禎著湧幢小品內叙張差事云  
坐以風癩而止浙人以為別調時  
因李蕃叅論引疾允之忠賢語人  
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然却不作  
惡事故較諸去相恩禮獨優云  
原任吏部郎中鄒維璉員外夏嘉遇  
主事陳國祥御史王允成俱削秩

張訥誣竄趙南星奏其十罪內連  
允成等有旨舊銓臣罪狀欺天罔  
人深可痛恨其引用私黨匪人著  
張訥逐一指名回奏南御史王允  
成無端突起北道憲綱何在鄒維  
璉夏嘉遇陳國祥調部亦壞成規  
俱著為民當差有司不得情庇

保定巡撫程正己回籍

正己掌癸亥察時斥弁詩教趙興  
邦宮應震吳嗣亮疏四免俱處以  
不謹吏部親書之不听至是盡  
翻察典正己因為所阻逐

應天巡撫周起元削奪

以忝屬官朱童蒙也初童蒙以諂

學劾鄒元標等例轉為蘇松道在

任多不法起元因其以養病得京

堂具疏奏時織監李實以楊姜

事屢疏劾起元護庇屬官給事中

李魯生復攻之急而巡漕御史喻

思恂又飛書長安言其可殺人甚

危之有旨周起元護庇楊姜令又

誣論朱童蒙排陷正人姑著為民

仍追奪誥命

刑部尚書喬允升兵部侍郎居相回

籍

左通政涂一棟准養病去

原任典簿許念啟縫騎逮治藩一鳳

周卿王鍾龐趙洪陽俱著撫按提問

史記事李炳賀煊丁元薦沈應奎毛士龍俱削秩李邦華吳爾成王元韓俱閒住孫鼎相魏大中施天德俱聽勸張經邦革任閒住

以張訥回奏所叅也訥首誣太宰并摧諸正人如拉朽此真逆豎之先鋒矣

戶部侍郎鄭三俊回籍

時有語曰趙高既放楊左同被猶有八勁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指趙健錢春孫居相李邦華周起元吳仁度鄭三俊王之案也

翰林院編修繆昌期閒住

楊連二十四罪疏或曰繆為具草

故璫卿之告病遂得閒住

十二月

題授中書舍人魏良卿

此逆豎授官之始也

起陞例轉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燁等官

起徐兆魁為吏部右侍郎

陪兆魁者薛貞也

崔呈秀回道管事

呈秀提問擬成禮科李恒茂題京畿戲苦兩端事御史崔呈秀受銀放盜為假知縣石三畏賍私狼籍為誣有旨崔呈秀顯是誣讎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石三畏暫擬部



銜仍候考選其薦主御史陳九疇  
即准陞京堂用

以李宗延為都御史

時會推吏部尚書宗延為首次王  
永光趙秀鍾羽正崔景榮李起元  
王在晉陳道亨奉旨景榮起吏部  
尚書宗延改都御史宗延初任御

卷一

三

史以建言謫天下賢之晚節潦倒  
遂入璫幕

以喬應中為副都御史王紹徽為僉  
都御史

應中一月上三疏皆攻東林嘗准  
撫李三才者紹徽亦陰驚駭悖公  
論曾作東林點將錄以傾陷善類

故其黨推為盟主陪應中者薛鳳  
翔陪紹徽者朱欽相也

徐紹吉准遇缺補用

以顧其仁薦之也

楊述中不必行勘即陞京堂用

述中以大方敗績言官交章論其  
妬功賣友聽勘有疏自陳遂得中

卷一

三

旨述中先已加兵部尚書矣又何  
以京堂為

以黃克纘為工部尚書

陪克纘者李養正也克纘附內監  
劉朝誣叅毛士龍實為乾兒義孫  
作俑後逆案處分竟得漏網

以周應秋為南京刑部侍郎

陪應秋者徐紹吉也

以郭尚友為保定巡撫

陪尚友者魏濤也初尚友賄營山

西巡撫趙南星不用擢謝應祥陳

九疇攻去應祥而尚友竟得保定

蓋以叩南星故俾報復之耳尚友

果與巡按馬逢臯訟南星事脩極

卷一

三

慘毒其子中書趙清衡甥王鍾龐

竟責二十板笞斃杖下非知府蔡

官治推官許蓋世極力護持趙氏

無遺類矣逢臯南星例推者也

以張樸為大同巡撫

陪樸者張修德也樸庸鄙無有弟

張訥者應璫募力詆趙南星等數

十人具疏之次日即以節授樸  
故貪婪察處之臬臣也

許弘綱唐濟世何喬遠毛堪呂純如

錢榮張惟樞曹道彭宗孟熊化汪慶

百王業浩俱准次第擢用

以陳熙昌薦之也

阮大鍼陳胤業陳爾翼張養素李應

應薦李嵩楊春茂高弘圖王大年張

捷馬逢臯俱准即與推用

以李魯生薦之也腔用多取中旨

魯生疏稱執中建中旨不從中出

而誰出哉以為逆璫解嘲自此而

內批愈無忌矣後張錫命亦有疏

專薦大鍼時為忠賢主筆者數人

卷一

二五

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為汶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

其門當楊左之逮也郭私為營救

於內忠賢意亦將釋而傳應星毛

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

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俱禍潛

逃其一切論旨自內出者多毛筆

也後竟漏網無論及者郭又言毛

寓在外嘗見其携本在外寓示人

此何世界哉

原任重慶府推官王建泰汾陽知縣

張九賢俱准陞部屬用

李魯生為朱童蒙劾周起元薦阮

大鍼等因言建泰九賢以無罪處

也

兩朝剝復錄卷一



兩朝剝復錄卷之二

明吳應箕輯



天啟五年乙丑

正月

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削奪

以陳維新叅之也維新疏薦許弘

綱王永光徐紹吉而劾象春辣手

亮鋒狼心虎吻

工部侍郎吳仁度回籍

原任太僕寺少卿起陞左通政劉宗

周削奪

宗周有辭官疏奉旨劉宗周耿視

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放恣着革職

為民當羞仍追奪誥命

原任吏部侍郎曹子汴在籍調理

改書院作忠祠

李魯生先疏書院改作公廨今又

疏書院改作忠祠

禮部侍郎何如寵着冠帶閒住

左都御史喬應申疏翻京察

言癸亥丁巳京察不公大抵盛詆

李三才而稱徐紹吉又欲將江南

所刻私記小說下撫按搜求以馬

六匹馳進會議成書以付史館其

為可笑如此

二月

兵部尚書陳道亨回籍

簡討丁乾學方逢年顧錫疇吏部郝

土膏禮科章允儒兵科董承業戶科  
熊奮渭主事李紀貞俱降調舉奉謝  
錫賢等俱罰科

以試錄策論觸忌也聖諭朕覽各  
省直試錄有湖廣江西山東福建  
策問內措語粗狂任情恣肆兼有  
詆毀朝政說刺朕躬逞詭譎之詞

卷二

三

是非任其顛倒縱雖黃之口誣蟻  
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臣招權納  
賄主持於中故各省考官願指占  
風於外附會朕思遼疆未復黔省  
未寧正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  
子擔忠吐臆之日舍實政而弗詢  
徒覓人之是悅諛作人之盛典失

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  
傳與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  
著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  
仁用作維新之效路諭

巡按山東御史魏光緒降調

以條陳山東善後事宜內薦知縣  
郭人吉也光緒降三級調外任用

卷二

四

人吉削籍

巡撫南贛李成名回籍

以李養正為刑部尚書

養正巡撫河南有聲迨為司寇燬  
煉楊左一案得罪公論後戊寅年  
王永光為冢宰以南刑部起之言  
官力攻不果用

何熊祥准過南北大僚缺用申用懋  
准過邊撫缺用朱一桂陸卿榮王沅  
秦聚奎汪慶百徐揚百徐揚先郭肇  
劉廷宣邵輔忠姚宗文范得志俱准  
原官起用舉人童學賢准會試

以徐大化薦之也疏內并及李魯  
生所薦阮大鍼等十一人陳熙昌

卷二

五

所薦許弘綱等十二人陳維新所  
薦王永光等六人又為霍維華孫  
杰等勸駕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孫必顯降調回  
籍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准在籍  
調理

御史劉廷佐降調

以申救考官舉人也有旨責其黨  
邪

徐景瀛徐卿伯徐揚先汪慶百俱作  
速催來到任

以楊維垣薦之也

原任長史石三畏原任知縣熊江別

卷二

六

如綸俱准考選

崔呈秀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  
光許弘綱高周祚等又言石三畏  
枉遭擯斥熊江別如綸皆英才卓  
品以惡弁詩教而波及江以惡阮  
大鍼而外轉如綸云

刑部侍郎王之采革職為民當差

時楊維垣首翻提摯一案疏言張  
差風癩之真即碑之宋之骨不足  
贖其罪且謂李可灼特不幸之  
宋而之宋特偶幸之可灼此疏最  
悖妄蓋翻案之作俑也

宣府巡撫徐良彥降調

以崔呈秀忝之也有旨降三級調

外任用

令京堂自陳請旨去留

以崔呈秀條陳也時逆豎蓄謀巨  
測故呈秀畫此計為一網之策而  
善類如掃矣

總理河道尚書朱光祚回籍

駙馬都尉李奉恩著鎮撫打司問

以魏忠賢誣之也此為鎮撫打問  
之始聲書之

原任南京光祿寺卿周汝登致仕

以一鷺為應天巡撫

一鷺在蕪州時約織監李賓同謀

害正實誣奏高攀龍周起元周順

昌黃遵素李應昇周宗建總昌期

俱被逮問統騎至蕪州為民所擊

一鷺挑瑞恕復殺倡義五人或曰

鷺在家居廳上忽見有索命者遂

病至死蜩縮寒如小兒蓋陰夕誅

之也一鷺巡撫時或夜粘對聯于

棘門鼓上曰拔一毛一毛不肯殺

一鷺一路太平

岳和聲劉純祖余文縉優叙

以崔呈秀薦之也疏內并劾袁化中以元兇之門生故吏叅論三臣有旨和聲等優叙袁化中已有旨處分了和聲撫順天時魏忠賢呼為岳三哥者他在我家來做官

三月

御史周宗建張慎言俱削奪仍行撫按提問追贖具奏御史黃遵素李應昇俱削奪叅政沈萃禎知縣吳煥俱降三級御安仲以原官起用

以曹欽程奏之也欽程疏大畧謂宗建慎言遵素應昇甘作趙南星之鷹犬為魏大中之牙爪吳煥素

附東林萃禎神通速化又稱群臣

中披脾洒肝無漸傳檄之骨鯁者

僅有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

昌晉李恒茂梁夢環張惟一顧其

仁數臣而已奉旨這本說的是周

宗建令作賄聞及鑽入言路薦庇

多私引其黨沈萃禎以貪愎獵至

叅政又欲引吳煥為接手至倡建

私學於都城之內尤屬不法慎言

係薦趙南星為首功避差任意鴟

張同臺安仲竟遭毒手先任曹縣

侵盜庫銀三千兩後任石三畏查

出遂捏單劾處王官李應昇專為

東林護法排擠正人亟引高攀龍



四年前一典史驟躋總憲遂恃與  
援欲據北直提學黃遵素以汪文  
言倖冒臺班即陞座師鄒維璉於  
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擊  
善類以助高攀龍魏大中之虐燭  
此四臣者招權納賄黨邪徇私目  
無國憲都著革了職為民當盡仍

卷二

二

追奪誥命內周宗建張慎言賍私  
狼籍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賍具奏  
不許庇護沈萃禎及吳煥俱著降  
三級安伸仍以原官起用欽程殺  
人甚多璫最暱愛恃寵放恣璫復  
惡之及被劾斥歸詣璫叩頭抱膝  
痛哭曰願無忘父子之誼璫雖憐

之而不復收

野臣曰豫章理學節義之鄉即  
有異類未有敢家而喪心狂噬  
不顧如欽程是舉之甚者也東  
南縉紳之禍始于傅櫬成于欽  
程江西殆不幸有此二人故欽  
程為當時五狗之一後欽程鄉

卷二

三

赴西市或見其變為猪形然而跡  
其所為則又狗彘不食其餘者矣  
原任巡撫鄧漢降調何練如縱騎連  
問

以給事楊炳泰之也

御史劉樸黃公輔徐世業高言揚知  
縣盧化鰲俱削奪

以霍維華奉之也

御史喬承詔錯舉解經邦降調

尚寶寺司卿姜志禮加太常寺卿致

任

戶部侍郎陳所學加尚書致仕

太僕寺卿黃龍光自陳致仕

原任諭德張鵬削奪

卷二

三

內閣推補纂修實錄有旨張鵬革

職為民進奪誥命

巡撫甘肅李若星削奪

以許顯純打門汪文言扳誣也

御史游士任綬騎遠問操江都御史

熊明遇革職臆勸

以薛國觀奏明遇重救士任也

太常寺卿侯執蒲自陳致仕

魏廣微謂其東林共也

太常寺卿莫士琦陳啟南自陳致仕

以何熊祥為南京吏部尚書

陸熊祥者王在晉也

以王永光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永光者張鶴鳴也

卷二

五

以史球為戎政郎

陪球者徐紹吉也

以薛貞為刑部侍郎

以董可威為工部添註侍郎

陪可威者胡世賞也

以唐世濟為刑部侍郎

世濟素有聲崇禎八年以荐逆棄

霍維華而敗

以申用懋為順天巡撫

陪用懋者張志發也志發終逆璫

之世不肯出

以張曉為宣撫巡撫

陪曉者王家禎也二人後俱頌璫

范濟世岳駿聲俞維宇俱准原官起

用

以王大年為之也

以王惟儉為南京兵部侍郎

陪惟儉者朱一桂也

以陪振商者南贛巡撫

陪振商者范濟世也振商曾有頌

璫疏

以閔夢得為偏沅巡撫

陪夢得者張元德也

以魏濟為湖廣巡撫

四月

原任尚書趙南星等俱削秩提問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許含敬板

誣之也有旨楊鶴題廷弼既失封

疆又公行賄賂以希僥脫楊漣左

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

章俱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

來京同汪文言一併究問進賄其

本內受賄各官趙南星等十五人

除已經削籍外俱削了籍著撫按

提問進賄具奏該部知道將汪文

言招出趙南星鄧漢毛士龍王之  
宋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揚繆昌期  
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錢士晉熊  
明遇黃正賓盧化鰲等許念敬招  
出傳叔訓成世康等輩欲殺諸  
臣而無賄故擢朱詩學十奉

浙江巡撫王洽簡任

卷二

七

以李應公奏之也

甘肅巡撫宋槃致任回籍

以袁鰲參之也

光祿寺丞吳良輔回籍

通政楊瑞岳自陳致仕

監生楊維休革去衣巾泰昌寔錄王

之宋治罪毀板

以霍維華論之也維華有三朝慈

孝無間一代實錄當確證剖邪黨

誣譏之實以倭信史事疏詞近數

千言大畧為東林標門戶之幟聖

世見玄黃之戰借題污譏宮庭損

虧聖德云奉旨本內說張差風

顛逼直至於移官進樂情形尤朕

所目親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

護元兇孫慎行借題修怨張問達

周嘉謨私改旨意朋比為奸本當

削籍念係股肱輔弼之臣姑不深

寃孫慎行暨監生楊維休私刻板

行著撫按追去立毀惟休革去衣

巾仍將

載其修成皇考實錄另行改正王之案証論編官并楊連左光斗逮至追誣一体治罪范濟世王志道汪慶伯劉廷元徐景源郭如楚張授當任瀾既倒之時有挺持不移之節濟世候巡撫缺用志道等六員陞太常太僕少卿添註用唐嗣

卷二

元

美岳駿聲曾道唯守正致排嗣美候起復仍以左通政用駿聲二員即與推用李可灼克成回籍丁卯楊維垣倡發赦之議以引邪沮正可灼得到名冊內而孫慎行不與此疏伏三朝要典之根也疏中朋黨後官巧脫大逆且欲治劉一燝

之罪其言譁張悖惠敢於殺人雖革之罪通天矣初維華以給事劄轉秦臬外艱居家楊左正在事維岳屢使家僕吳興東奏託魏璫謀令翻局楊左罷維華起用以審工部商人史璫意移疾歸崔呈秀吳淳夫既柄鹿之復起維華之有為璫甥孫者因稱愚孫婿甥天下笑之七年八月見璫意局將敗辭公封諫子陰趨時轉局若猛獸驚鳥之發雖維垣猶不及也

卷二

十

左庶子葉燦光祿寺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緒俱削奪

以門克新奉之也因論熊建弼而

反之

原任兵部侍郎劉同椿在籍調理

南太僕寺卿徐夢麟聞往

以盧承欽奏之也時并奏豫居桐

已蒙夢麟聞往

原任吏科給事劉弘化削奪南太僕

寺少卿吳炯致仕

以石三畏奏之也

大理寺少卿方大任在籍調理

總督兩廣何士晉削奪

以虞廷陞奏之也有旨養馬當差

錦衣衛指揮趙昌胤太僕寺少卿劉

惟忠俱革職

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姑着冠帶聞

任周嘉謨削奪

以周維持奏之也

原任大學士劉一燝削奪

以葉有聲奏之也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削奪

以游鳳翔奏之也攀龍後被逮沉

淵鳳翔造意殺之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回籍

以郭治泰之也黨護熙廷弼失陷

封疆

原任兵部侍郎方孔炤削奪

以顧宗孟奏之也有旨養馬當差

宗孟蓋吳門之別調也

御史諸汝楨即與推用

以李應荐之也疏荐汝楨而劾顧  
大章

以徐吉為戶部侍郎

陪吉者蘇茂相也茂相先為巡撫  
丁憂歸薦方面有司各官趙南星  
為提憲駁之曰茂相草土中猶作  
駢鹿語聞謝荐之禮或百或千意

卷二

主

在斯乎識者傳而笑之

以王之臣為前邊提督

陪之臣者喻安性也

以王家禎為甘肅巡撫

陪家禎者王域也

以尹同卓為四川巡撫

同卓與魏廣微同憲又與馮銓同

門山右五人素之戊寅為御史汪  
應元初歸服未闋復量錄錦衣張  
道濬馮王永光起兩廣提督

以呂純如為山東巡撫  
陪純者潘濬也

以王之采為兵部侍郎

此北直正人又一王之采也

卷二

主

以范濟世為南京操江僉都御史

濟世在南搜刮助建不遺餘力

以王域為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阮大鍼唯起陞京堂余大成准職万司

郎中

以葉有聲荐之也內稱大鍼曾發

一噪私書故一噪得罪

王業惟復原

以此先辱之也

五月

原任刑部侍郎王之宋撫接追賄之

餉

以岳駿聲奏之也駿聲為提擊一

案訟寃其言悖逆之極

卷二

五

太常寺卿程註削籍

以王時英奏之也奏其黨趙南星

李三才而傾陷吳殿邦得旨削籍

為民養馬當差追奪誥命

少詹錢謙益兵部主事沈正宗俱削

奪

以陳以瑞奏之也以瑞以科場闕

節奏謙益崇禎元年謙益竟以此

為溫體仁所持踉蹌去國

大理寺少卿韋藩回籍

藩以龍陽詆馮銓故藩士聞奏之

士聞銓門生也

兵部尚書趙彥回籍提兵蕭如薰革

仕

卷二

五

以玄默奏之也如薰為李三才親

家故不免

尚寶寺少卿曠鳴鸞陳所聞俱降調

以莊諫奏之也

禮部主事荆養工部主事惠承芳俱

閒住

以黃承吳奏之也承芳惠世揚奏



父

禮部尚書翁正春回籍

以素鯨恭之也

刑部尚書饒伸終養

以杜壽芳恭之也

太常寺少卿等官甄淑削奪張光房

間任

禮部尚書王圖間任

以程序恭之也謂其為門戶渠魁

兵部主事段然削奪

以楊文玉恭之也

禮部侍郎徐光啟間任原任吏部員

外郎馮時來削奪

以智鏡泰之也

工部尚書向所知回籍

姚作瑞郎存性俱獲原官

以黃承吳存之也存性作令以貪

橫被察者

以喬應申為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王紹徽素恨馮從吾以應申撫陝

欲其殺從吾也從吾為應申所挫

辱鬱上而尤應申并誣前撫孫居

相賄私門遣應申撫陝貪鄙非人

類其黨復倒戈攻之

以薛貞為刑部右侍郎新於中為添

註右侍郎二人俱以內批得之

以高第為兵部尚書

以意屬事故屢推得之

六月

光祿寺卿等官周延光蔡夢麟俱分

別議處

以陳睿謨奏之也

巡撫直隸御史宋師襄降調

以地方人材薦或以也

府丞陳一元革任

卷二

三

以余文燾奏之也并奏葉向高欲

行察奪

巡撫廷綬程鳳冲革職聽勘

以陳世倌奏之也

兵部侍郎張鳳翔削奪并削子蔭

以陳朝輔奏之也

太僕寺卿懷中至自陳致任

廣東巡撫吳良機削奪

大學士朱延禧回籍

商討姚希孟削奪南東光祿寺卿游

漢儒開往

太僕寺卿金士衡回籍

以李燦然奏之也

御史李喬審陳必讓奏政張國紳俱

削奪李喬審仍追奪誥命

以清士聞奏之也

參政王維章削籍

以倪文煥奏之也

直隸高陽縣知縣唐紹堯駢驕逮治

以太監韓世能奏之也詔堯下法

司進比充後責一百八十板而下

予者姚誠立也

巡撫鄖陽畢懋良原任禮部尚書李

騰芳俱削奪

以王際遠忝之也

大理寺丞游忠誨兵科給事中胡永

順俱降調

以申敕唐紹堯事也

卷二

三

原任禮部尚書王圖巡撫保定程正

已光祿寺丞趙昌運彭遵古俱削

奪

以劉弘光忝之也

原任工部尚書朱光祚胡忻俱削奪

以田一甲忝之也一甲自陳

雲陞用恭疏申或言部輔



李三才門戶之惠

吏部主事劉行義革職王任



以周維泰之也

提督倉場侍郎畢懋良致仕

原任太僕寺卿彥致仕

沈演候府尹用王雅量以原官用

演在福建曾搜括庫銀十五萬助

卷二

三

工

以胡世賞為刑部右侍郎

陪世賞者杜士全也

以王紹徽為付都御史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以張九德為付都御史巡撫延綏

以郝名宣為南京兵部左侍郎

陪名宦者社士余也

以潘濬為左食都御史

陪潘者毛堪也堪終璫未起

以唐世濟為兵部右侍郎

以黃運泰為戶部左侍郎兼右食都

御史曾倫天津

陸運泰者史永安也

卷三

三

以李若珪為右食都御史撫治鄖陽

若珪一日換赤金千兩入謂其傳

巡撫亦不易矣

七月

原任左副都御史等官楊鏈等着鎮

撫司逐日追比

時閣臣魏廣微揭稱今日文書房

官傳上旨今日打通楊鏈等賄着

臣崇擬逐日嚴刑追比五日一面

奏完日送法司擬罪不勝驚愕臣

自辨事閣中實未見此旨念鏈等

今為有罪之人在前日為聖明之

佐即誣私自真轉發刑部橫議喊

免之條逐日嚴刑死直須使耳忠

卷三

三

賢怒之後于八月十二日降諭切

責畧自自去歲屏逐兇邪廓清朝

宇勵精圖治雅意中興秉軸大臣

莫有為朕分憂共念耆即扣楊鏈

左光斗移宮一事背先帝之深恩

陷朕躬於不孝又熊廷弼等畏遼

辱國一案寸斬尚有餘辜而楊鏈

左光斗受其重賄巧為出脫此皆  
天地不容種人共憤而在朝文武  
梓孫養交拘避私禍但顧子孫之  
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狗彘章  
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  
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  
越口肆言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

卷二

五

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懷觀  
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振  
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棄者朕按祖  
宗所立紅牌之律俱致以說謊欺  
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連壽三人  
生為貪婪之賊臣死為不忠之逆  
鬼今雖在獄改而戕害忠良惡類

尚存候追駮完日明著爰書暴其  
罪狀布告遠近昭著史冊垂示將  
來以為萬世人臣不忠之戒云云  
內朝政日亂文不相侔者正引廣  
微揭中語也諭出廣微大懼挾同  
官顧秉謙曰向者公將獲罪以我  
故得釋之今公不引手請俟之鬼

卷二

三

門閤矣秉謙為委曲調解廣微復  
出吏部尚書崔景榮手札曰景榮  
教我救楊連壽也忠賢意稍解廣  
微得引疾景榮竟削奪

野臣曰使廣微即以此揭獲罪  
以無救于附內之惡矣而又巧  
排景榮何哉動人殺機而欲止

人之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悲

夫

吏科給事中孫昭統給假回籍

吏部尚書崔景榮回籍

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御史李日宣

吏部員外周順昌林枝橋俱削奪

以倪文煥奏之也有旨李邦華東

卷二

三

林高是向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

姪李日宣巧計陰謀傾害善類周

順昌竊附東林營入<sub>吏</sub>部貪橫吳

常仇邀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

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結黨

同盟遠邁蘇州流連十日以女許

婚日中尚知有國法乎林枝橋改

調署避惟賄是聞後子林世充私

藏卷觀收銀賣官鑿工有據都着

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

有姪私狼籍的還着撫按提問追

贖充餉其私創書院匾額雖去碑

記猶存着禮部即將毀碎回奏以

為植黨聚徒之戒該部院知道時

卷二

三

文煥責九門軍失瞻意遂結崔呈

秀為介紹授拜義子此疏其貸見

也內參順昌姪私至歷沉數母可

謂良心死盡矣

御史李玄回籍

楊連左光斗俱卒于獄仍行撫按嚴

提家屬追奪

時主獄者許顯純也諸臣卒於獄者其死慘甚蓋有不忍言者矣

太僕寺寺官韓策汪光岸俱削奪

以素鯨奉之也鯨曾有疏奏王維嚴故逆案得漏

原任大學士韓爌削奪

以李魯生奉之也爌負海內重望

後崇禎二年起用不幸會奴變幾

致不測然其處分逆案不能仰承

聖意天下猶有憾焉

原任尚書李三才等十五人已故追

奪諸命現存者俱削奪

以石三畏奉之也三畏疏內所邦臣

十五人為李三才願憲臣王圖孫

王揚曾于汴胡忻王元翰王淋忻

楊兆亨王崇賢王象春趙南星張

聞達王允成塗一樞其而稱王臣

則為喬應申劉國縉王維嚴許弘

綱徐兆魁丁賓董可威李鼐鄭維

芳徐格吉韓浚趙士諤陳陞

御史石三畏蔣豫朝蕭王行健章允

岳王弘祖振可

以朝肅光為親光緒所奉行儉曾

為王允成所奉故也

給事王默蔣韓原善王所用振可

八月

李樸王五贈官俱追奪

以袁伸奉之內相稱部輔忠首發

巨奸巨奸指李三才

翰林院編修侯恪回籍

以智挺泰之謂為魏大中挑希孟

謬昌期死党三人也

東林閨中江右徽州書院俱行拆毀

變價助工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

追奪生前官爵誥命原任尚書孫

卷二

平

慎行余懋衡馮從吾俱削奪原任

侍郎鄭三俊畢懋良俱聞徑以張

訥忝之也得旨這都城書院改作

忠臣祠久已有旨會議如何至今

尚未具覆其東林閨中江右徽州

一切書院俱着拆毀暨田土房屋

估價變賣催解助工本內有名如

鄒元標少負忠名出山渣倒其身

雖死已久然巨惡依勢餘虐尚存

着削了籍追奪誥命外如孫慎言

行馮從吾余懋衡名雖假手理學

行無異手市井或通閹節而居之

不疑或躬富主而醜然無耻至甚

假仙惑世吞產欺孤讀之令人指

卷二

里

髮此三員都着削了籍為民仍追

奪誥命鄭俊畢懋良附隨逐機合

汚同流姑着准冠帶閒住河東巡

鹽御史既例不入陝寔以會請而

入慶賢公私侯回道時都察院考

核示懲該部知道詢所指監臣李

日宣也劉燾巡鹽河東大懼因出



疏自明河東倒身事璫大獲罷倖

云

素化中卒於獄

光祿寺卿周延光降用南太常少卿

蔡夢麟致仕

高陽縣知縣唐紹克達成

熊廷弼棄市

卷二

三

時二十五日也諭內閣我皇祖時

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畧賜以

上方錫之蟒玉位極人臣義當盡

瘁乃廷弼歎朕即位之初托病却

荐素應泰而遽亡既則剛愎不仁

望風先逃而河面失當是之時不

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

百萬性命而徵兵西蜀則西蜀受

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

岌々未寧斯其罪難以擢髮數追

三尺莫逃百計贖求其最甚者則

有國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

章妄為羅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

文官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

卷二

三

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

以萬千妄問祖宗疆土法度執朕

深痛恨已將楊漣等置之於理頃

八月二十一日於文華殿日講畢

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

一冊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

弼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

之鑒鑿切齒沈屢言官郭興法門  
門免新石三畏周洪漢形於章疏  
宜經並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人  
之憤卿等可即傳示刑部衙門着  
便會官決了以爲人臣辱倫生罔  
上不忠之戒先是忠出刊書一本  
示閣臣曰廷弼即議處決閣臣高

卷二

器

日中不決黃立極曰不道夜半片  
紙即可了當矣從之廷弼既斬函  
首九邊屍棄瀋澤園

野臣曰熊廷之起撫遼東也時  
萬曆戊午檢討丁紹斌有疏論  
之遂相失至丁方拜相而適有  
是事於是論者皆謂熊之死爲

之也然丁則爲遼東傳實馮銓  
所作其出諸袖者嗎一人也夫  
熊羅應死固矣惡自有應得之  
律而加以謀反誣以通賄借封  
疆一案以殺諸君子此實何哉  
未幾丁亦暴卒而傳者遂有田  
汾灌夫之說事即不足信然亦

卷二

器

吳矣

周朝瑞卒于獄

薛三省爲吏部左侍郎

陪三省者賂授字也

以王紹徽爲倉場總督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以王祚遠爲國子監祭酒

陪祚遠者曾楚卿也

周如梁黃立極馮銓丁紹軾俱入閣  
辦事

時枚卜周如梁彭浚霄林堯俞黃  
五極駱從宇薛三省馮銓錢龍錫  
丁紹軾李宗延奉旨點用其四而  
首輔則顧秉謙也秉謙見魏忠賢

卷二

吳

曾念賢云欲自為免恨髡已白因

命其子拜為孫忠賢賞銀二百兩

野臣曰自涿州相而要典作党

籍成士大夫之禍遂不可辭然

余嘗聞與馮勗溪之故矣丁有

家書余曾見之謂必欲則党人

籍輔臣顧秉謙等皆以為然丁

獨爭之曰今得第者刻同年錄

其子孫作世譜矣事翻覆不可

知我輩數人受妄世不解之怨

公不自計獨不為子孫思乎顧

聞而事寢今世傳有點將錄天

鑑錄當時所為黨籍亦此類書

未刻而京悖之意則固路人知

卷二

甲乙

之矣

以王紹徽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滋徽撰東林點將錄者也

以徐大化為左付都御史

凡魏璫一切殺人等皆徐導之自

此後益橫矣

起撫茂相南京刑部右侍郎

時吳崇禮亦起為南京刑部右侍

郎

朱一桂李養質重加陞擢并詩教起

用

以李高薦之也疏內并荐牟志爰

九月

御史吳之仁開任

卷二

大理寺曹珍開任

以潘士聞奏之也

戶部主事閔先開任

兵科給事吳國華劄奪

以其疏恭曹致程也

原任侍郎孫居相及吏記事俱劄奪

以虞廷陞奏之也謂居相奉李三

才為盟主雜史記事為死友

原任侍郎孫居相撫按提問原任巡

撫梅之映劄奪

以陳序奏之也謂居相身賣東林

賄賂節級楊漣通麻城縣與之盤

桓流涕然楊赴廷時實未經麻城

也

原任巡撫楊鶴御史江秉謙夏之令

俱劄奪

以卓邁奏之也謂其皆荐熙廷劄

奪

提河侍郎南居益劄奪

以黃承昊奏之也承昊素與居益

遊竟忌操及後復同朝李邦華引

承吳登門謝罪李承吳之座主也

原任吏部尚書崔景榮劾李原任御

史夏之令緹騎逮治戶部主事李

孔度劾李中書吳之瑞吳世科俱

獲撫究問

以院文煥奏之也

顧大章卒于獄

卷二

元

大章之死實楊維垣獻之主謀者

徐大化也大化曾遣人求婚於大

章不應後復從法司提問下類撫

覓杖下

原任編修侯恪給事解學龍劾李

以智疑泰之也疏意出李思誠李

解之母舅也

南京尚寶司卿傅宗皋間住

原任兵部郎中李瑾給事中劉懋俱劾

奪

以趙胤昌奏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緹騎逮治

將刑部侍郎嚴鍊楊左諸疏宣付

史館

卷二

辛

以李養正覆審誣之也

兵部侍郎王國楨劾李

以李燦然奏之也

原任兵部侍郎岳元聲劾李副使余

新民知府陳於堯俱議處

以徐復揚奏之也

大理寺正卿王佐間住

以李思誠為禮部左侍郎

陪思誠者來宗道也

以駱從宇為禮部右侍郎

陪從宇者施恩來也

以薛三省為禮部尚書

陪三省者周炳謨也

以蘓茂相為戶部侍郎提督漕運

卷二

李

工科給事中盧廷陞荐邵輔忠姚宗

文并詩教趙興邦何應祥王永光

徐必達陳陞何早錢家坤岳和聲

潘汝楨遇庭訓許江綱王伉孫國

楨李夔龍李徵儀報可

疏稱李夔龍首辨汪文言之奸李

徵儀同發干王立之奸

御史張養素荐劉廷元姚宗文邵輔

忠許江綱報可

養素按浙江荐廷元等為趙南星

所劾降行人司副再入臺班復荐

之

御史卓邁荐姚宗文邵輔宗蘓茂余

合中林一桂報可

卷二

李

琰一桂皆閩人也合中為巡漕例

轉以五百金觀崔呈秀得復臺班

起邵輔忠為順天府丞姚宗文為太

常寺少卿并詩教為吏科給事中

李徵儀為湖廣道御史

以李嵩蔡國用荐之也

御史倪文煥荐邵輔忠劉廷元盧謙

振可

起吏科給事中趙興邦江西道御史

牟志夔

聞鳴泰曾守勳劉澤深俱下吏部酌

用

以智提泰之也

十月

原任尚寶卿傅宗皋削奪

以王珙泰之也

兵部侍郎尋官劉策陸完學楊一鵬

束世守俱削奪

以潘汝楨泰之也疏惠世揚之惡

趙南星之奸

兵部主事徐日久削奪

原任巡撫梅之煥撫按提問原任太

常寺卿陳所聞削奪

以梁克順泰之也

御史王雅量薦萬崇德孫國楨王悅

徐從治振可

內平請焚李卓吾諸書

以李從心為工部尚書提督河道

從心為撫河時有縣令魏廣德者

廣德之弟每有聞說輒傳軍門鼓

從心肅而迎之嘗一日三擊鼓云

以潘濬為南刑部侍郎

以高第為遼東總督

上宣第至文華殿賜蟒衣玉帶線

緞表裏銀四千兩先會推者為王

之臣王之采聞鳴泰劉遵憲俱削  
奪另推又推高第王在晉張鶴鳴  
文球乃用第

御史賈繼春荐謝啟光阮思輝郭允  
厚李春峰史孔吉李際明振可  
以薛貞為倉場提督

陪貞者扶克儉也後倉場火貞疏

卷二

七

稱忠賢有護大功諸臣頌瑞自貞  
始

以謝啟光為左倉都御史

陪啟光者嗎三元也啟光往來王

給徽嗎銓之門為之傳語將稱紅

娘寄柬

以王之采為陝西提督

陪之采者劉遵憲也之采任提督  
建瑞祠事敗乃與史永安互疏推  
卸天下笑之

以王永光為兵部尚書劉遵憲陞兵  
部左侍郎聞鳴泰陞兵部右侍郎  
扶克儉陞刑部左侍郎

克儉後謝瑞以聞破家

卷二

七

以李思誠為吏部右侍郎

陪思誠者徐思魁也

黃鵬炳改吏部右侍郎

儒炳貌悍甚人有盧杞之號

以宋一桂為刑部左侍郎

陪一桂者阮思憲也

以許弘綱者為嘉會也尚書



陪祀綱考賜嘉會也

十一月

原任兵科給事中胡永順御史易應

昌房可壯通判陽騰俱削奪

以胡桂芳奏之也

翰林院編修陳子壯并其父吏科給

事陳熙章俱削奪

卷二

妻

時欲以都垣予并詩改逐陳而反

其子

楊州府知府劉祖錚來京

以錦衣衛輝覆妖僧本福扇頭有

鐸詩語詆時政也

大理寺丞張潑徐如翰俱削奪

以梁夢環奏之也

原任浙江巡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

揮俱削奪

以王時英奏之也

工部侍郎王維儉閩任尚寶司卿王

孟虞俱削奪

以彭參奏之也

工部侍郎蕭近高原任刑部等官裔

卷二

五

兄升馬之服俱聞任原任知州汪

州心淵等作違提問

高書

以薛國觀奏之也

登萊巡撫武之望調用知州王國泰

削奪

以袁鰲奏之也

太常寺少卿莊欽隣太僕寺少卿張之

監供劄奪

以李茂恒奏之也

副使樊王家劄奪撫按提問

以吳殿邦奏之也

張慎言周宗建賄張追完速解

刑部病故囚犯疏奉旨沈有瑞欠

賄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

卷二

三

伊子解部監比賤覽斯奏因憶張

慎言周宗建提問追賄奉旨將近

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

違玩着併追完速解

劉志選二疏宣付吏照

大畧為紅丸一案翻案內稱首輔

葉向有無將之心宗伯孫慎行罪

不容於无

孫杰陞大理寺左少卿

經畧高第蓐田吉為贊畫振可

唐世濟禮兵部左侍郎袁可立起兵

部右侍郎

可立為御史李喬嵩劾歸黃緣

復起

卷二

卒

以史永安巡撫寧夏

野臣曰永安元守貴陽一年卒

全其節時大稱之迨撫寧夏乃

為逆瑞建祠此所謂軍食豆羹

不屑而受無禮義之輕焉者也

夫生死之際易決而富貴之心

難吟詠不信哉

三月

太常寺卿陳伯友大理寺丞蕭穀中

俱削奪

以張樞奏之也

南京兵部侍郎郭名宦太僕寺少卿

羅汝元俱削奪

以陳世倌奏之也

卷二

六

戶部侍郎董應舉兵部侍郎文球俱

開任

以徐揚光奏之也

原任左給事等官有度馬夢禎韓萬

象俱削奪

以王業浩奏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韋審吏部郎中劉

廷諫員外孫必顯俱削奪

以陳唐謨奏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金世俊江西按察

使朱萬鐘山西參政王維謨俱削

奪金世俊仍撫按提問

以倪文煥奏之也

原任太僕寺卿歐陽律四川參議

卷二

七

李程俱開任

原任禮部侍郎公鼐開任

以葉有聲奏之也

原任工部尚書沈徽峻禮部侍郎周

炳謨俱開任

大理寺丞張廷拱俱削奪

以何可及奏之也奉旨與左光斗呼

吸相通惟趙南星指揮是聽

原任工部侍郎童應舉大理寺卿曹珍兵科給事中李遇知俱削奪其東林黨人着九卿科道查確集議刊刻成書榜示海內

以盧承欽疏之也承欽旋客死時以為天道云

工部員外郎吳高期削奪

以毛一鷺奏其與吳懷賢私書往來譏訛朝政也

戶部主事李柱明着鎮撫司打問

以魏忠賢誣其盜米也柱明為惠世揚門生世揚逮入柱明頗差人間詆故以事屬之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達成

薦劄老疾納績魏廣微恨南星不兄向鬻老臣荷戈天末今上御極後為牟志夔情揆恩詔卒死成所天下悲之

大理寺卿吳之皞御史舒榮都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俱削奪

以潘士聞奏之也

原任御史等官方大任方學周汪應高王弘誥削奪大任仍令換接提問

以王珙奏之也大任後與楊羅垣密而疏說王永光人皆笑之

應天府尹設問省給事中顧良佐主

事張萬壽俱削奪

以劉弘亮奏之也

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鑒楊新  
期俱削奪

以趙興邦奏之也興邦切齒於鍊  
故起任即劾之內有蔣楊建左先  
斗諸小人奏黃克纘范濟世諸君

子罕語

南京戶部尚書周希聖御史趙延慶

奏議蔣允儀俱削奪

以蘇兆先奏之也

原任尚書趙秉忠副使劉芳俱削奪

以丘兆麟奏之也兆麟疏追論楊

左而快心於其死

御史吳裕中廷杖削奪

裕中疏劾輔臣丁紹斌有旨謂其  
為熊廷弼振復杖一百革職裕中  
竟以杖而死

吏部覆丁紹斌題堪任經歷邊撫邊  
道職方各官報可

堪任經歷者為王在晉張鶴鳴王

之臣王之朱閻鳴泰堪任兵部侍

郎者為靳於中郭尚友張樸岳和

聲申用懋蔡復一堪撫遼者為王

弘祖李栖鳳袁崇煥石維屏任邊

道者為丘志充楊邦憲祁承燦陳

陞韓元善胡平表

工科給事中楊所修蔣曾欽程振可

吏科給事中升詩教存徐給言韓浚

趙士諤杜承式祀權祖張維任報

可

疏稱給吉俊士諤係丁巳嘗察受

小人之害者承式耀祖維任係丁

癸亥嘗察受小人之害者

野臣曰丁巳癸亥二察小人之

卷二

突

反覆極矣而疏稱受小人之害

升韓之惡為世指名豈偶然者

也

御史曹谷荐洪起初聶心湯報可

心湯查李三才盜皇木者

御史石三畏荐范濟世徐景濂楊維

垣賈維春報可

以王祐徽為吏部尚書

陪給徽者王永光承周應秋李起

元也

史陳以瑞荐蔡猷臣齊琦名振可

以李嵩為登萊巡撫

原推豫杰馮元李春煒李嵩內旨

用嵩後祠於蓬萊閣極其頌美云

卷二

突

以曹爾禎為山西巡撫

陪爾禎者張維樞也

以王尊德為廣西巡撫

陪尊德者霍維華也尊德黃錄曾

致程遂得節錢

起左通政使邵輔忠

陪輔忠者徐景濂也輔忠曾求點

撫不得益忿與正人爲難幾害毛  
士龍命士龍以律免

野臣曰劉志遐誣曦中官之疏  
輔忠實慝忠爲此皆宜正市朝  
之誅者也後還柔處分未盡其  
辜天下忿之

兩朝剽復錄卷



兩朝剝復錄卷之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三

天啟六年丙寅

正月

南京通政使魏應時開任

以何廷樞奏之也

夏之令卒于獄

王之案尋贖銀勒限速解

上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周宗

張慎言熊廷弼方大任等反故陶

朗光楊連左先斗顧大章等家屬

奉旨行彼處撫按進贖已久如何

不見回振顯屬違玩還着移文各

省宜勒限速解

作三朝要典

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

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我皇祖

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魏光緒

魏大中張鵬雲借提挈以要首功

皇考光宗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

聖固哀得病純孝彌彰而奸人孫

慎行薛文周張慎言周希全沈維

炳借紅丸以快私怨迨皇考賓天

朕躬續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

奸人楊連左先斗惡世揚周朝瑞

周嘉模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

策之熱而希非望之福將覓几之

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官眷視



若寇仇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義  
妾在幸天膳朕表仰承先志康祀  
皇林恩禮有加而守正諸臣其因  
三案被誣者次第賜環布列在位  
特乞部院科道諸臣之疏將節次  
明旨并諸正臣論俾史臣編輯成  
書頒行天下即於新春開館纂脩

卷三

三

特命輔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  
提裁官施鳳采孟紹虞楊景辰姜  
達元為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  
余煌米繼祚張紳華瑛芳吳孔嘉  
吳士元楊世芳為纂脩官凡係公  
論一切訂存其群黨邪說亦量行  
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

實務在早完功成之寔名曰三朝  
要典以仰慰皇祖考在天之靈用  
副朕觀揚烈之意內語吉啟光非  
詞林而與纂脩之列雖祚瑛芳後  
官至九列蒙彈射而不去亦可謂  
無恥之甚矣

卷三

野臣曰余觀要典之作蓋諸臣

借以脫其傾正人之罪而掩其  
擁戴逆璫之私者也然而欲蓋  
彌彰其是書之謂歟今板雖煨  
幸有書猶有藏者嘗試虛心評  
竅則是邪正較若火觀切謂逆  
黨之狼心毒手欲以顛翻世界  
而寔為萬世名教干城也嗚呼

孫之辯之哭別如綸曹谷等之  
爭誰知其適為他人地哉

久曰要典所立三案如提掣紅  
尾二者以君父為嘗試阿後宮  
縱赦遂殺忠良故廷元從重諸  
人為罪不容誅矣而王之案孫  
慎行等所謂功在社稷大義揚

卷三

五

日月而行者也余嘗論之神宗  
之急殺龐劉成與太子之請無  
深求者是也非是則骨肉之間  
不能無殺然無間至於獲罪而  
誅之引義固爭使亂臣賊子有  
所怵而不敢凡憚之心以置國  
本於泰山盤石之安者此入臣

之職也根株在內伏戎在旁豈  
得以不焚獄詞為由數過裁乃  
至以為貪冒功居奇貨挾諸正  
論者傾之不遺餘力嗚呼慘矣  
專諸之禍不戒然後女戎與毒  
藥發此孰非風顛之說所遺哉  
李固不推案御閣後世以為失

卷三

六

計君先誰手而反賜金增秩然  
則引以趙盾許止之法則將焉  
寘彼相哉奈何以宗伯為邪說  
排忠良擠護孽之局于不受也  
若移官則稍異楊璉之爭深忠  
大義賈維春之爭亦不好兩存  
迨還閣借以肆楊左之毒而賈

亦以自洎其初意附其說者又  
加厲焉而從提學杜先以是結  
局故三案者實一事也而情三  
案以殺人者實一事也本朝近  
三百年其間大禮大獄爭者不  
一受禍者亦不一要無如三案  
之酷其他是非或俟久而論定  
三案則是之故要與者逆諸情  
以殺人之書寔即亂賊是定之  
爰書以垂戒于天下者也則孰  
為是書之作為無補也哉  
尚寶司少卿范鳳翼姜習孔給事中  
孫維統主事傅梅吳鳴虞俱劾奪  
以曾應瑞奏之也

御史姚祚端薦房壯麗殘策王維曾  
過庭訓郭允厚孫杰拔可  
以徐紹群為刑部尚書  
陪給事中喬應申也紹群到任為  
正月十三日至二月日即治惠世  
揚之獄招語或訊東林且責世揚  
二十五板  
以周應秋為左都御史  
應秋有家人呂慶善素能每伺親  
良卿過即烹蹄鮓飯特號喂蹄鮓  
恩  
以薛鳳翔為工部右侍郎  
陪鳳翔者郭尚友也  
以許詩教為河南巡撫

詩教意氣橫逸為崔圭秀所忌求  
金院而以陪推中州點用蓋遠之  
耳

以李思誠為禮部尚書

陪思誠者駱從宇也從宇後以南  
禮部陪溫休仁得點用

以董可威為工部尚書

初推徐紹吉薛貞有旨大工緊急  
再推王在晉董可威徐大化房壯  
虎用可威

以馮嘉會為協理戎政侍郎

初推閻鳴泰新於中為泰留經畧  
用再推劉遵憲馮嘉會郭尚友徐  
如珂竟用嘉會

以畢自農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范濟世為南京兵部尚書

以陪杜自全得用

吏部題覆阮大猷荐傅樞等振可

傅樞徐從治服闋起叙曹履吉督

學別如綸擬部候選為人龍以付

使起用阮自華以知府起用李春

煒以京堂留用謝陞需次推權

以張樸為兵部侍郎提督宣大

以陪郭尚有得用

以房壯虎為工部尚書右時郎

陪杜麗若沈演也

以喬應申掌南京都察院

陪應申者薛貞也

以胡東漸為攝江食都御史

以陸泰敷查得用

以吳中樸為順天巡撫

二月

尚寶司丞張鍵開任

以顧宗益奏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曾汝召浙江參政

卷三

十

親自前原任編修給事中主事等

官方達年章允儒郝士膏顧錫畴

丁乾學熊奮渭李維貞俱郝士膏

仍令撫按提問追証從重議罪

以徐復揚奏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擬斬

時徐紹魁為刑部尚書徐大紀大理

寺卿劉廷元都察院而會審則為

御史徐揚先丘兆麟是以世揚竟

處大辟

贈官魏應薰陳大汲削奪

以徐復揚奏之也

御史張慎言遣戍原任御史周宗建

侍讀繆昌期俱中旨親驛逮問

卷三

三

山西巡撫何臬安仲問明張慎言

遣戍具奏奉旨張慎言黨私害正

礙差鑽差罪難赦舉令以監守奏

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

已經削奪仍繡衣黃蓋開館抬宿

更見縱肆即着錦衣衛差的當官

旗將周宗建繆昌期扭解來京究問

原任巡撫應天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周順昌御史李應昇黃尊素俱覲騎遠泊

以李實參之也實不識字素與忠賢忤時傳蜚語謂燕人謀反局順昌等既對人罵忠賢而尊素居湖上時實嘗殺利往謁素居不見會

卷三

三

刑部侍郎沈演奏託魏塘稱其事有跡端差親信密訪者數四實司房通左都聞之大惧遂代實具奏疏疏從中下其事諸人一時俱逮泰疏即不出實手而七臣駢戮寬動神人實死有餘辜矣或曰忠賢賺印信空本李永貞代為之先是

魏大中逮過蘇州順昌發送之且以玄結摺忠賢聞而啣之倪文煥參之削職至是被逮吳門遂有擊殺逆騎之吏忠賢聞之頗恐一驚又奏殺五人以解塘怒一驚之死于陰短猶幸也

閻鳴泰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整飭

卷三

三

蘄鎮

以顧秉謙揭荐之也

以王點為大同巡撫

原惟郭增光為正點以陪得之

以郭允厚為兵部右侍郎

原惟謝啟光孫杰等擬阿旨用允厚

吏部公舉過才孫杰等擬可

孫杰 郭維華 潘汝碩

張捷 秦聚奎 曹思誠

郭增光 曾汝召 劉廷宣

郭鞏 孫元化 姚宗文

邵輔忠 劉廷元 馬三才

王維曾 徐景漢 張維任

須之彥 董漢儒 張鳴鶴

何應祥 張廷登 岳和聲

徐必達 張維樞 馮師孔

李棲鳳 耿如杞 仇克謹

洪承疇 張允登 岳駿聲

莊祖誨 曹寅亮

所舉多附逆者不然亦老髦庸鄙

惟師孔承疇人共許之惟如杞以

不拜逆祠被逮擬斬巡撫劉詔特

奏之也

以謝殿先為吏部左侍郎

原雅舜貢朱一桂徐大化等而內

皆起用先

以來宗道為南京禮部尚書

宗道小人之雄者也逆璫既敗之

後宗道為內閣於附逆諸臣票旨

猶云守正不阿為御史嘗先所

糾

以張惟樞為陝西巡撫

陪惟樞者楊邦憲也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李春輝為

兵部右侍郎

石三畏荐王之臣王弘祖余大成後  
可

三畏親呼忠賢為父曾于客筵點  
劉瑾醉酒一副璫叩之遂被褫然  
是時以附璫而反為璫怒者實有  
數人如曹欽程徐大化徐乾魁臨  
吉喬應申王誥嚴馮銓沈演并詳  
教斥趙之類余得畧而不書悞混  
其實也

以房壯麗為吏部右侍郎

陸壯麗者范濟世也并郭尚有

以沈演為刑部左侍郎

陸演者顧璉也演素與兄濬忤而  
惟與內通演復借兄以媚璫遂得

司寇後為人所發璫惡之罷去演  
曾翻刻三朝要典

以張鶴鳴為南京工部尚書

鶴鳴與沈濬同結客先以通客

氏情無發其奸者

以王業浩掌河南道

原題王心一為正竟用業浩以曾

泰曹于汴殿易應昌也

以孫杰為工部尚書

以陸邦尚友得之

以徐大化為工部右侍郎

陸大化者吳中偉也

三月

兵部主事陳祖苞聞任



以崔呈秀參之也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校

以霍維華疏救之蓋欲借為自文  
地也

南京戶部侍郎匡大倫親說俱削奪

以何早參之也

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著捐貲十萬

卷三

六

勛

以卒志變參之也

禮部侍郎成基命問任

基命與魏徵不故纂修實錄而得

問任

翰林院姜逢元問任

兩朝剝復錄卷四

天啟七年丁卯

正月

禮部尚書汪輝唐事蕭命官剝奪

國會推處之也

孫文秀顧同寅俱處決乎道元等責

一百棍造成仍立枷

卷四

薛貞覆審也

大理寺少卿陳胤叢知府汪康誅削

奪

俱因推陞處之也

原任翰林院修撰文震孟除名永不

叙用

先年刑部尚書王紀以攻客氏被

放震孟疏救亦遭斥至是瑞復追

憾之

原任巡撫甘肅李若星行本省撫按

打一百棍造成

先是有傳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

之惡者瑞極切齒故遭慘禍蓋欲

斃之杖下也時撫臣為部尚賓按

卷四

二

臣為鮑奇謨承望內旨杖若星最

為楚毒

二月

原任知縣盧化鰲削奪擬徒永不叙

用

以汪文言事株連之也

山西副使陞任江西參政胡士容緹

騎達治

士容強項得罪內旨以驛擾驛達處之

陳以瑞削奪

逆祠成以瑞謁拜旬伏及入佛殿長揖而已忠賢聞而怒曰我豈大於佛耶未幾削奪時以附逆被處

者日亦不絕持書此以為小人之戒云

御史吳桂周拜基謝其舉梁元桂吏部郎中張其實削奪

俱因例轉處之

以倫肇修為大理寺少卿

陪肇修者陳胤叢也

以李孫宸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陪曾楚卿得之楚卿以張為門生被處

以王志道為南京通政司叅議

以陪王伉得之

以曹爾禎為部侍郎

陪爾禎者李若珪也

以趙綏為兵部右侍郎

陪綏者唐乃達也綏送王之國一路奉瑞旨惟謹

以潘濬為南京刑部尚書

以陪王之采得之

以張惟樞為南京刑部侍郎

以陪唐爾達得之

以朝廷晏為陝西巡撫

廷晏庸劣卒貽秦中盜賊之禍延於天下陪廷晏者劉澤深也

以史永安為三邊總督

陪永安者尹同舉也

以牟志為夔為山西巡撫

以陪唐爾達得之也志夔建祠稱

卷四

五

頌於像前稱上公行五拜萬福三

叩頭禮其媚內臣偕諸醜態

以劉志選為南京捺江巡撫

以陪王一中得之也志選為逆瑞

致死誣蟻中宮大近不道為捺江

時仗勢勒索古董玩好尤貪橫無

忌

以李若珪為刑部左侍郎

以陪孫國楨得之也

以梁應澤為鄖陽巡撫

陪應澤者俞誨也

三月

行人司汪邦柱未鴻梧間住

俱因差主考處之

卷四

六

吏部郎中蘇繼歐削奪

因推文選郎中處之初楊建過中

州時繼歐曹選飯後為同邑孫繼

錦所恐嚇自縊死

原任吏部郎中徐楠削奪

因推陞處之

原任吏部郎中龔世法削奪

因推陞處之

大理寺彭鵬化劄奪副使等官賀仲

猷胡敬辰降調

以李桂芳叅之也

以韓日鑽為南京禮部尚書

先推來宗道李康先楊景辰再推

林欽揖韓日鑽而日鑽得之

卷四

七

以潘汝楨為南京兵部侍郎

以陪王點得之

以姚宗文為湖廣巡撫

宗文素與熊廷弼有隙欲以治其

党也

以焦馨為寧夏巡撫

先推白儲詔張捷再推耿好仁而

馨得之

四月

刑部員外晉承命降調

原任保定巡撫程正己擬徒

山西撫按曹爾禎劉弘化擬正己

徒配具奏奉旨正己依擬發配着

親身擺站地方官不許徇情朦朧

卷四

八

代替

河南副使楊廷槐劄奪

以李明道叅之也

編修姜曰廣簡討胡尚英劄奪右中

林允釭間住

俱因推陞處之也

以王之臣為兵部尚書

陪之臣者邵輔忠也之臣凶邪異  
常為瑤腹心瑤敗逆案間住人謂  
法不盡罪而王永光為冢宰時尚  
登啓事非今上聖明逆案以次翻  
矣

以許宗禮以左副都御史

陪宗禮者孫國禎也

卷四

九

以張樸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陪倪斯惠得之

五月

主事晏清削奪

因推陞處之

南京通政吳崇禮致仕大理寺少卿

倫肇修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原任御史王允成之按提問

以李嵩為南京戶部侍郎

以李夔龍為左僉都御史

以陪推得之

以張延登為浙江巡撫

先推郭興治潘士聞再推楊維新

卷四

十

馮時行而延登得之陪延登者錢

良策杜詩汪起鳳也

宋國威加右副都御史

以漕運太監崔文昇薦之也

以田生芝為南京通政

陪曹陳易之

以張曉為宣大總督

先推張九德秦上文丹推曉得之  
陪曉者王默也

以孫國禎為登萊巡撫

陪國禎者崔爾進也

起曾汝禎為戶部左侍郎張我績為

戶部右侍郎

我績為川湖總督貪淫非人類一

卷四

十一

婢為魏忠賢同姓因加于嫡妻之

上進京八捷稱魏太太而瑞呼我

績為張姑爺云

以魏撫民為尚寶卿

撫民逆雖也素為弓子以忠賢廢

得璽卿然則冢宰周應秋之罪不

容誅矣瑞謀害三吳諸君子欲用

撫民為應天巡撫一日傳聞尚寶

卿可推開府否應秋唯唯未幾瑞

敗不果用後下獄向各監翻劾斗

乞錢人指之曰此魏尚寶也可發

一笑

六月

以陳其慶張士範為應天主考

卷四

十二

七月

崔呈秀奪情視事呈秀陞兵部尚書

仍兼左副都御史吉服到任

以王之臣為寧遠督師賜尚方劍

原推劉詒王應豸畢自巖內旨用

之臣

以溫體仁為吏部侍郎

體仁與王永先始終護局永先為  
冢宰四年欲翻逆案者屢矣後以  
事敗體仁以戊寅校卜不與與周  
廷儒發錢謙益科場事得入閣為  
首輔數年盡與正人為仇天下恨  
之

八月

郭自望士請起用

有旨士望為東林陷害公論既明  
即與起用

叙捷功三殿告成功有差

東夷圍錦州踰月圍解邊臣閔臣  
報捷歸功忠賢於是吏部尚書周  
應秋等翰林楊景辰等太常卿林

卷四

十三

宗戴給事中吳弘業等御史安伸  
等南冢宰王在晉等俱頌厥功德  
或合詞或專奏揄揚鋪張歎呼舞  
蹈于是封王或並封兩公之議興  
魏鵬翼以四歲封安平伯朝臣普  
加賞賚官保斗量尚書都憲常僕  
車載而錦衣無生處矣袁崇煥以  
賞薄請告允之特霍維華已廢讓  
崇煥有旨切責維華仍發崇煥談  
款之誤蓋款實忠賢意謝崇煥耳  
殿工叙功殿臣子弟一人封東平  
侯臣朝增級賜金並濫於捷功二  
功謝恩之日即為湖板髯之日也  
且嘉靖稱事者踰半月矣不知此

卷四

十四



時之旨出于何人穢哉一時充庭之人矣

野臣曰余觀天啓丁卯八月間事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時逆驚捷騎虎之勢而諸臣懷左袒之心設不幸如趙高之引璽登殿即成敗不可知而天下益多事

卷四

十五

矣乃真人不必有代來之邇而太尉亦無入軍之擾聲色不動去奸若脫此固極則必反要非人力所私與若矣獨怪諸臣方蒙面而為逆官旋比肩以事聖主覲已至矣消猶不懼余於是不惟慶幸係之而且感慨反之

矣記是時曾為一詩云滿地官

常共祝年嵩呼猶幸未盈千

時

九千歲若盈則萬矣那知殿角曾王震遂

有龍飛自九潛錫土羣兒徒自

貴敝衣乞賜可能穿

劉瑾既擒求殿通衣

體上賜衣百件時懼時變遂即決之眼前反覆誰

先識穀有丹朱亦可憐

卷四

十六

兩朝剝復錄卷五

丁卯九月

書九月慶之也蓋是時熹宗方  
晏駕今上已登極矣諸奸以次  
削而前之蒙難死者以次昭雪  
彼斥幸存者亦以次登用矣削  
除則書之其昭雪登用不書者

卷五

以是時逆業未定薦舉多雜前  
之不陷逆者多登啓事懼後之  
混其實也故闕之己己以後則  
逆業定矣不書者不敢書也

太僕寺卿陳殷准回籍守制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儒奇嚴行提究  
追贓正罪

司業朱之俊叅之也之後以忠賢  
功不在孟子下曾榜示通衢先是  
陸萬齡等以逆瑞比孔孟請建祠  
于國學之西真萬世之罪人也至  
是司業以其借行射利糾之而尚  
未敢言其建祠之謬者

十月

卷五

二

延綏巡撫朱童蒙准回籍守制  
工部尚書李養德准回籍終制  
觀此則從前皆奪情世界矣悲夫  
兵部尚書崔呈秀准回籍守制  
瑞事將敗御史楊維垣即首劾呈  
秀以護局然疏中猶稱廠臣廠臣  
不受錢廠臣為國為民等語時實

繼春為南學臣劾呈秀之疏亦至

工部尚書吳淳夫准歸養

太監魏忠賢准回私宅調理

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候魏

良棟改指揮同知伯魏鵬翼改指揮

僉事

御史魏文煥准回籍侍養

卷五

三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法司究問李煥

日革去衣巾

通政呂國疏也圖南為錢嘉徵所

糾然彼反此

魏忠賢生祠盡行拆毀變價

經歷孫如冽送刑部擬罪

兵部尚書崔呈秀着吏部科道從公

會勘其子舉人崔鐸覆試定奪

以禮科吳弘業叅之也弘業亦不

叅不得矣

原任浙江巡撫潘汝禎着行削籍追

奪誥命

奉旨以首建生祠為患夫鄙夫

兵部尚書舊吉回籍

卷五

四

十一月

太監魏忠賢着降小火着發鳳陽司

香

奉聖諭也

火者魏忠賢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拏

扭解押赴彼處交割

兵部按出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

治理有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靈盜內帑誣害忠良草菅多命狼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鳳陽乃已惡不思自改輒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器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看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旂前去扭解

卷五

五

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各該撫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群奸即使擒拿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左官呈速傳示各衙特諭時忠賢聞即縊于阜城店中

據江劉志選副籍為民

以張文熙叅其離間母后也

都司蕭惟中挈間正罪

惟中為呈秀之妓兄以樂戶為都

司列任為諸生所毆罵

吏部尚書周應秋准回籍調理

府尹李奉茂着冠帶間住

主事李夢湖叅之也

卷五

六

兵部尚書崔呈秀先行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餘俟會勘定奪

呈秀聞忠賢死即自于家

吏科陳爾翼着冠帶間住

刑部侍郎陳九疇准回籍

兵部尚書張我續准回籍

魏忠賢客邸籍沒

刑部尚書薛貞總督劉詔准回籍

副都李夔龍准回籍

工部尚書孫杰着回籍

魏良卿收捕遠戍

崔呈秀籍沒着法司按律擬罪

光祿卿魏持衡准回籍

御史倪文煥着法司會議

卷五

七

十一月

大學士黃立極馳驛歸里

寺丞許志撤回談部議處

黃山一案志吉荼毒鄉里不遺餘

力至是新安之民如釋湯火

巡撫李精白終養

魏良卿籍沒

刑部侍郎李若珪回籍

舉人崔鐸着褫革送法司究擬監生

陸萬齡等監候處決

主事門潤開削籍為民

魏良卿容光先會官處決

五虎李夔龍等五彪田爾耕等照各

官削沒法司依律擬罪

卷五

八

刑部會議疏也五虎為李夔龍吳

浮夫倪文煥梁夢環田吉五彪為

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

鵬然彪虎所指實未確以罪浮于

此者實有數人也

太僕寺卿梁夢着冠帶閒

副都喬應甲再加勘處

監生樊元修着南京法司提究正罪  
祭酒羅喻義忝其鳩資建祠也

卷五

九



兩朝剝復錄卷六

崇禎元年戊辰



正月

驗封司郎中周良材僕卿徐四岳着該部分別來說皆降級調外

工部尚書薛鳳翔准回籍

以下參人者多附逆諸臣借人自

文也故不書

許志吉着撫按提問正罪

工部侍郎朱國盛准回籍調理

魏忠賢行原籍撫按予何間戮屍崔

呈秀薊州斬首客氏查屍斬首魏志

德等發烟瘴永遠充軍凌遲

以刑部等衙門招成具奏也

李變龍等行原籍照數追贓完日充

軍田爾耕等監候處決

刑部招也

工部侍郎何宗聖准回籍

御史楊維垣編修倪元璐辨

維垣始終獲瑞疏中以徐大化王

養浩姚應嘉為正人而甚該鄧党

趙党熊党蓋堅持三案而為崔魏

收殘局也元璐再疏與辨詞嚴義

正議者以為邪正之分得此而定

蓋龍飛之第一疏是時助維垣而

駁元璐者安伸宗景雲也

二月

巡撫朱一馮洪瞻祖嚴志變學僉虞

大復着看議來說

刑部尚書蘇茂相回籍

戶部尚書郭允厚回籍

兵部尚書秦士文回籍

李養德楊夢宸削職聽勘劉志選楊

夢環劉詒俱撫按提解來京究問

崔呈秀斬首示衆

卷六

三

焦馨張九德周維京回籍

簡討李若琳回籍

三月

單明詡何宗聖都着削籍為民

吏部尚書周應工部侍郎張文郁回

籍

魏詒賅疏叅中有田吉劉詒單明

詡等以一二年知縣而躋至尚書

李養德何宗聖張文郁以一二年

部郎而躋至宮保卿二人云宜將

魏忠賢金杯中姓名逐一查究

督師王之臣回籍

以刑科薛國觀叅之也國觀薛貞

之姪也貞殺人媚人而國觀不為

卷六

四

救正且多為逆党驅除為公論所

不與己已京察得免時有語云沈

惟炳主察漏薛錢並謙並枚卜遭

溫蓋是年溫體仁以科場事訐錢

謙並故也溫曾為魏璫作詩反為

相數年章璜公車後薛亦游首輔

以受賄削籍被逮為三百年閹臣



之辱

黃運奏董茂中部著該部看議運奉

回籍

兵部侍郎趙綬回籍

秦士文張訥智鋌部院議處

戶部侍郎王域著吏部即看議具奏

魯季生李藩詳議覈處來說隨俱回

籍閒住

以給事汪始亨顏繼祖御史張謨

等忝之也

戶部侍郎李嵩回籍張三傑馮時行

都看議來說時行致仕三保閒住

聶慎行部院看議

總督張鳳翼回籍王繼曾楊景明分

別議處

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駝驛歸里

兵部尚書閻鳴泰回籍

楊維和袁燠史永安王之采吳孔嘉

都看議來說

僕卿郭興治少卿王維曾俱回籍

吏部左侍郎許宗禮御史卓邁回籍

光少曹履吉著吏部酌議主事李寓

庸荆籍撫按着勘明具奏

南道張善政忝之也

石三畏曹欽桂着實議處

陳九疇等分別確議

御史梁炳日譚吳孔嘉回籍

四月

選郎張桂芳該部看議來說

兵部郎中王登三回籍

御史鮑奇謨張養素議處劉徽莊譴

回籍

張樸袁以分別議處孫杰事情并恩

磨着明具覆勘

巡撫郭增光回籍

吏部尚書房壯麗回籍

左都尚書曹思誠回麗

兵科彭祖壽忝其錦屏頌德金杯

鐫名且與魏良卿締結婚姻希圖

固結

巡撫楊邦憲席思齊分別處

李應選議處張樞張機行巡按提解

來京究問

五月

副都所修回籍

御史溫率謨回籍

御史楊維垣着革職為民

以御史任贊化鄒疏祚等共奏之

也

大學士李國楷馳驛歸里

先御史羅元賓糾其曲庇張體乾

田爾耕許顯純又糾其通內經逆

行私賣國云云

戎政尚書霍維華聞住

原任祭酒湯賓尹不必議用

逆璫將以邊疆起賓尹賓尹若得

志正人無唯類矣賓尹聞忠賢死  
即獲慄先志狼狽而死死後為被  
害者發其塚

巡撫朱童蒙聞住張訥部院勘議李  
應荐回籍胡克開勘議處分

徐紹吉謝啓光聽自引退紹吉著冠  
帶聞住

阮大鍼聞住

御史毛羽健參之也

楊所修聞住田景新革職為民劉弘  
化回籍

日講孫之獬回籍

之獬為崔鐸座師又哭三朝要典

張訥革職為民朱國威聞住虞德隆

着發仕

孫聲興喬淳著彼處撫按勘實具奏  
戶部尚書張朴回籍

白太始革職為民

太始為十孩兒之一

薛貞革職為民

工部尚書劉廷元回籍

袁弘勳革職為民

以給事鄧英參之也弘勳疏極詆

孫慎行王之宋得罪宗廟左光斗

周朝瑞等孽自己作惠世揚毛士

龍斷不可使有死灰復燃之望

許志吉呂下聞俱革職為民談撫按

速進賍助餉

大學士顧秉謙都着削去兩次恩蔭

六月

太僕寺正卿高弘圖回籍

禮部尚書孟紹虞回籍

郭肇聞住楊惟和憲秩着即與削去

巡撫陸文獻李燦然俱回籍

副都張養素回籍

御史史堃回籍

堃得漏網復用巡監貪恣為奸人

之雄至十三年而復敗

安伸着看來說

黃運泰周應秋閻鳴泰俱革職為民

巡撫郭尚友回籍

孫杰削職為民

尹用章着議

張春談撫按擬勘

提學周昌晉回籍

昌晉於諸賢既卹之後猶痛加誡

斥

大學士烏銓着削了恩蔭

銓與顧秉謙皆御史張茂悟忝之

也

曹欽程着法司依律擬罪

徐大化着原籍去楊維垣不許潛住

京師

賈外李桂芳着削了籍提來問罪俞

咨臬速提正法郭興治着削籍為民

辛思齊削職范濟世閔住卓邁革職

為氏

大學士楊景辰駢驛歸里

大學士朱宗道駢驛歸里

唐以晉削籍為氏

大學士魏廣微照先朝處分焦芳例

除名為氏誥命恩廢一并追奪

御史陳保泰回籍

卷六

十三

秦士文智鋌閒住王斌著作速回奏

七月

石三畏削職為氏陳九疇閒住

巡撫宋漢禎回籍

總督李從心回籍

御史劉澹回籍

顧萊譴盡削去恩廢李魯主革職為

氏

李逢節回籍

張我績著革了職岳駿聲潘士聞呂

國南王珙首議共覆

趙鳴陽設撫按解京究問

以其為忠賢主革之人也

張士範張星下法司擬罪

卷六

十四

陳保泰閒住王汝鯤革職為氏

鮑奇謨閒住張養素削職為氏

總督張曉回籍

太常卿蔣一驄回籍

八月

周家椿王應奏該部從公覆奏褚泰

初撫按勘奏

梁家禎張翼明依律重處

刑部尚書潘璿回籍

參政郭士望降四級

御史陳以瑞談部首議具奏

試官孫之獬徐時泰陳具慶俱削職

為民林萃芳岑之豹周昌晉降三級

曹谷陳保泰看議具奏

卷六

十五

助教苑元徵泰之也先是北場以

和中崔鐸南場中周錄錄應秋子

也主北試者徐時泰孫之獬主南

試者陳具慶張士範士範已論削

矣林萃芳岑之豹其房主也周昌

晉陳保泰曹谷則南北習學也時

設為崔鐸周錄相對答之詞錄曰

汝座師為孫之獬獬是畜生鐸曰

汝房考為岑之豹豹非人類又曰

汝父秀靠魏作頭今是砍頭本兵

鐸曰汝父倚魏為身今是分屍太

宰可發一嘆

行人司韓敬閒住

邵輔忠閒住黃憲卿革職為民

卷六

十六

張鶴鳴回籍

郭尚友郭允原牟志夔看議來說游

鳳翔陳殿周維持閒住薛鳳翔張化

愚着革職為民

吳孔嘉削職為民張汝懋劉徽剛住

楊邦憲革職為民

張惟一陳朝輔閒住惟一逐致嚴劾

具奏

九月

呂純如回籍呂園南削籍為民

許其孝李荐聞住孫國禎看議來說

許宗禮聞住許可微削職為民

張士範會審具奏

田吉等監候胡芳桂削籍為民

卷六

十七

楊維相草職察奕琛看議來說

晏春鳴回籍

工部尚書劉廷元看議來說巡撫張

翼明提解來京究問陳其桂回籍滿

雲翼魏應嘉聞住

十月

喬惠甲主前官階盡行追削原贓逮

解

張曉遠逮解來京問擬陳以瑞削籍

為民

王紹徽著削前官階并追停贈卹

郭如閣回籍

倪文煥劉志選梁夔環曹欽程該部

具奏提到幾人談撫按何日奉旨何

卷六

十八

日起解解役何人逗留何故着自行

回話

京案前已處分官

潘汝禎

制奪

許志吉 張翼明 田 吾

曹欽程 袁弘勳

以上  
提問

呂園南 唐以晉 張文節

單明翊 何宗聖 徐時泰

孫之翬 陳共慶 吳孔嘉

李春茂 許可徵 陳以瑞

郭興治 李春燁 卓邁

李魯生 楊維垣 薛貞

黃運泰 周應秋 閻鳴泰

王家禎 薛鳳翔 李積白

黃憲卿 王甲俊 張化愚

劉述祖 楊邦憲 楊惟相

王新民 田弘慈 張訥

田景新 朱一馮 賈維春

阮大鏡 傅樞 孫織錦

劉志選 李富庸 孫杰

李桂芳 辛思齊 石三畏

卷六

十九

張養素 楊夢家 李養德

張惟一 張我績 以上附籍

馬任遠 辛職聽勘

李恒茂 范濟世 李蕃

陳爾翼 許其進 劉純祖

童懋忠 王繼曾 張三傑

霍維華 朱童蒙 楊所修

徐紹吉 朱國成 周鏞

汪洛 郭華 智鉅

張友程 張樸 袁鼎

鮑奇謨 韓敬 岳駿聲

邵輔忠 牟志夔 游鳳翔

陳殷 周維持 張汝楫

劉徽 陳朝輔 許其芳

卷六

二十



李應荐 許宗禮 張文熙

李士昌 王應泰 潘雲翼

魏應詒 李思誠 楊慎和

袁煥 何早 周昌晉

孫國禎 王登三 張維樞

以上開往

曹谷 洪瞻祖 王域

俱致仕

楊邦憲 姚宗文 胡廷宴

李應公 李逢節

俱四籍

周良材 徐四岳 司延疆

王珙 汪若極 聶慎行

于元燁

俱降級

潘士聞

調外

張樞芳 趙胤昌 尹同舉

郭尚友 郭允厚 蔡奕琛

劉廷元 馮時行

俱看議

曹履吉 彭參

俱酌議

莊起元 陳維新 劉漢

俱免議

己巳京察 崇禎二年

時王永光為北總宰曹於汴

總憲沈惟炳掌吏科蔣允儀

為河南道南家宰缺攝之者

為戶部尚書鄭三俊都察院

陳子庭署吏科考為典科錢

允鯨河南道則陳必謙也二

察以除逆党為主北察王光

猶有所庇然已盡之于南矣

初允鯨與必謙相左後以調

獲得同心故南察為數十年

僅見云

北察 旨節畧其附逆者存之

吏科沈惟炳糾拾

太常寺卿林宗載 兩疏掄揚昔猶  
存乎見少一生砥礪今遂覺以為  
多

太僕寺少卿李宜培 越前資而官

卷六

二十三

外察誰為手拔美火工而獻諛詞

耶以自固

南京太常少卿彭惟城 拆白鹿書

院清議安逃違氣節鄉風倚身何

所

原任太常寺卿蔣一駟 內有道天

之孫杰則呼吸何患於不靈外有

納賄之逆崔則夤緣奚拒而不入

平坐只一巧字孫家宰之評語最

真數歲憤走權門舊選司之金錢

得力同鄉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其

出而阻之名曰蔽賢者不祥移官

一業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為戒誰

是斯天而督主蓋既為崔魏之官

卷六

二十四

自應為諛邪之事

太僕寺卿陳王庭 兵未出而先示

師期敵未見而聞風退縮路難分

而偏有重輕監軍者所監何軍不

聞爭執厥後李向日之反聞得行

周永春之撤防不設鄭之范之棄

城而逃按遼者所按何事盡若贖

聲同是失遠之罪何獨加於方霍  
儒而庭竟無議及者國法將無失  
乎且彼於訊方之日猶列坐而同  
問官使非有揖之使退者爾時何  
以相對內臣嚴明賞罰極力振刷  
此非其猷媚魏璫之疏乎奉旨用  
心編摩勤勞可尚此非其監修實

卷六

二十五

錄之旨乎惟其投合逆璫故得溫  
旨偕加併違罪可無問矣

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加兵部右侍  
郎張廷登 王紹徽內典將就登約  
同盟如元詩敬謝啓光韓俊等函  
書為之勸駕共圖出山以借璫仇  
正為事後來結徽之濁亂世界皆

其謀也史記事憂世有心曾為上  
書言張廷登喬應甲徐兆魁等奸  
邪俱不可用而魏廣微以內意欲  
用為辭後來記事之禍釁即以此  
耳時奉旨登進留用

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田鄧 許顯

純其武場門生也田爾耕其所認

卷六

二十六

為同宗也李魯生李藩其同門也  
曹程人其相結者也既以金寶珠  
箔之奉大得逆璫之歡心重以援  
引擁戴之群奸人得人力之多助  
則符卿同少安得不如取如携則  
僕卿川撫安得不十日一輔其附  
璫從逆之公案則仰自有疏今稱

頌諸瑞無逃豈得獨寬天討于此  
媚其造謀殺人之陰事則曹欽祥  
有揭今吳越七人安在豈終昧天  
討于好還

河南道蔣允儀等糾拾

原任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吳  
弘業 柔媚無骨陰險無親受初任

卷六

二十七

銅梁突有車酋之變行問禦捍之  
著微勞而大足援兵反以本官統  
馭無法大肆搶掠至今啣恨比恨  
署吏科以會推事具疏認罪人皆  
被斥彼獨幸全議者業知其立身  
不正矣後李養德用事以并州舊  
誼深相結納引入忠賢門下日伺

廷臣動靜報之東廠以獻殷勤故  
數年穩據言路冒濫加銜又乘川  
功再叙欲竊恩垂先囑兵部加王  
新氏二子世襲以為己子地後新  
氏論斥而本官獨覲顏冒承此公  
論所不平也至于候安一疏內稱  
庶務殷繁則內有心督重臣公忠  
體國外有閣部大臣竭力贊襄等  
語語是照應內傳之矯旨明贊居  
攝逆謀矣且身在禮垣明知崔鐸  
倖中一榜奸獎尤多民謠誼布而  
不敢糾舉直待錢嘉徵疏上方一  
言塞責且稱其七作清順真草一  
手欲借覆試為之昭雪比見公論

卷六

二十八

不容姑請疏草崔鐸而川閼節無  
吹求出晚諸奸此乃同謀出首之  
故智而欲以首恭崔鐸為護身之  
符乎

太僕寺卿官少卿事王大智 人既  
昏庸心復陰險司理閼中評倒置  
偏能暗揭傷人比入銓司益增昏

卷六

二十九

謬如首領數職難係雜流冷局而  
或選之本省或選之本府能不令  
人齒冷至其自詡風裁為邪類擁  
戴者不過以破例阻抑曠鳴鸞等  
五人考選一事而五人之賢公論  
久定則本官之品對昭益明乃前  
次拾遺僅二調南來魏崔用以滿

汝禎一薦揚揚復出濫躋三品如  
是稱恬節則推折諸臣反以躁競  
目之矣近日薦士非人委之於官  
府誤其言似是而孰知其以李藩  
之故不覺與李森相軋之深幾于  
白晝而梟鳴也欲全晚節宜早歸  
林

卷六

三十

原任太僕寺少卿安伸 奸邪巨孽  
鷹犬前矛初避黥差走險征噬堂  
官恭處亦自作之孽乃不知悔退  
日夜為捲土之謀東鄉人二李入  
幕作奸授意曹欽程薦引起用復  
出一疏有公忠部臣微明其事即  
破彌人之網等語梅內傳咲而伸

揚揚意得橫口無忌其所催追結

者則趙望之賍也所論勅追奪者

則李樸子玉立之郵贈也所極口

頌美為正人者則邵輔忠李嵩輩

也始而督促煨煉幾欲致之死既

而占風反覆若欲加之膝者張慎

言也至於堂堂多文而執薦師之

卷六

三十一

禮于曹欽程亟問亟餽榆次等縣

之支取不絕而逆初建報滿屆期

恐不得與名先括贖罪銀五百兩

行五臺縣收貯待用額書隻手開

天四字其稱頌也不曰禁中頗牧

則曰獎絕風清又以公疏不足具

有特疏奏明其芹曝之忱是真附

謂之尤矣

工部營膳司員外劉斌作令饒有

穢聲劣轉同知隨被叅論以舊家

宰之庇得從輕調亦云幸矣仍借

題呈辨橫狂誣攻逆瑞素忌之人

以投其好蓋欲致石三畏之故智

仍取考選而不知公論猶存清華

卷六

三十二

難覲也

戶部浙江司主事王廷諫先任東

城兵馬以告逆為首功偶有醉酒

狂生顏同寅孫文多二人講口頗

及時事遂捏妖書謗毀虛情憑空

揀入詞臣陳仁錫等姓名致皆削

奪而二生死刑李道原等死獄殺

人媚人寃及多命當時吏部覆疏  
所稱誅燕市之神奸頓視亂政之  
魄絕門戶之的派永清翻案之魂  
即獄也巡城御史門克新有緝獲  
神奸一疏為今日罪案本官實始  
其事成其謀豈得脫然事外乎

廣東司郎中白琨 本官乃白太始

卷六

三十三

之父也先以同知降處後陞員外  
致仕天啓六年後啓本部員外借  
題加級不次出守皆其結綢逆瑞  
之力也在廣東時曾有藩封事竣  
自請攸叙內稱廠臣一柱擎天寸  
丹捧日等語其嘗崇文門也先因  
買銅進羨銀一千兩助大工又拜

逆瑞為乾親特疏建祠雕刻木像

招搖燕市人皆心鄙彼獨厚顏

浙江司員外李桂芳 先仕南京縣

教諭罪狀多端幸轉司務為學院

左光斗復命叅處回籍後見左以

忤瑞被逮輒敢依附權奸排斥正

人公然出疏叅左得復原官又復

卷六

三十四

黃緣前往揚州督催南太僕寺牧

馬草場地價大作戚福叅劾知縣

胡敬辰見被糾彈法司提問甚無

行之尤者也應從重處以快人心

山東新餉司郎中苗胙土 當逆瑞

用事之時每有題覆率多歸廠臣

此猶其小者也如寧錦之捷魏瑞

封弟侄一人為安平伯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此原係陝西司本行而本官以新餉司越俎代為題覆以便居功極口稱頌魏瑞至有丹心千古所襲擎天一柱獨聳等語此其稱功頌德不遺餘力

廣西司主事張元芳 本官以崔呈

秀之壻先調兵部絕調吏部狐假橫行肆無忌憚今冰山已失勢矣似難盡置不問者也應以浮躁論見任稽膳司主事朱慎鑒 專疏頌功通國皆笑彼自謂劣選之要訣不知已為清議所棄

原任儀制司郎中周鏞 中州建祠

實其倡議即瑞敗之後尚贖金卒業因以為利已掛彈章冠帶閒住原任主客司郎中虞德隆 習學楚中以賄聞係周家宰之親黃緣媚瑞攸轉僕卿已掛彈章見今致仕原任職方司郎王登三 一陞崔凝

秀為昌平總兵以媚首虎謀逆之

事一陞樂戶蕭惟中為密雲都司以媚虎

原任武庫司郎今陞雲南叅政郭文衡 一討差催船送二王之國一路自張灣至山東各口岸刷船得厚賄者賣放無賄者鎖打充差無不畏之如虎得銀數千後又倡言逆



瑞分封之德所遇下擾議建祠于  
經過地恐嚇有司厚禮

見任武選司主事王昂新 一為順  
天推官每日督學率府騙人媚人  
鑽陞拒司大玷官常

刑部陝西司郎中張元玘 一本官  
親定楊左爰書仍責顧大章十板

卷六

三十七

以致殞命近經召臣論列當日會  
審尚有御史楊春茂等主筆非盡  
本官之過其情猶畧可原也

山西司主事湯本沛 一本官心術  
險邪害同鄉狀元文震孟致被削  
奪一本官順魏忠賢意旨將方震  
孺捏贓逐日刑比方御史賈

河南司主事沈德先 一本官沈

國子監學錄已例轉桂府守

黃緣復陞刑部河南司主事一本

官與吳中彥同為劉廷元門客岳

駿聲小牙勞永嘉兒女親家張差

一事各處竭力奔走孫縫凡士大

夫有張差不是風癩是害東宮者

必極口吐罵百計中傷如刑部主

事錢士晉不肯署丁巳山察必欲

害之賴士晉見昂元士升願以身

代始得免如王之家則與徐大化

岳駿聲合謀致之慘死而已一本

官為韓敬鷹犬出死力害人與敬

暨駿聲永嘉中彥造天監錄一書

凡與敬輩相厚者俱稱為君子與  
彼相左正人俱指為小人將此書  
入京送與徐大化霍維華楊維垣  
輩令其奉諸正人一面又托周昌  
晉送與魏良卿轉送逆瑞蓋良卿  
是尚為光祿丞昌晉為御史巡視  
光祿兩人深相交結故北書得人

卷六

三十九

內逆瑞將此錄粘於屏後來皆依  
此錄海內名賢殺戮削奪殆盡皆  
德所致也

工部營繕司主事呂下門 黃山一

業激變地方酷可引

營繕司郎中湯齊 銅鉄之差固勞  
主政之資終淺僕卿未已而又加

級蔭子焉豈以起廢一疏原之手  
鄧水司郎中徐四岳 卿銜已過任  
子得之尤過士夫而籍內監咨陞  
不禡何待

南察

鄭公三俊察前光祿諸奸北  
以齊霍手而極風霜之筆者

也故錄  
其全貌

南京吏部等衙門署部事戶部尚

卷六

四十

書鄭三俊等謹奏為計典屆期仰  
遵明旨條附逆諸奸懇祈聖斷處  
分以地瑞脈以清仕路事考功清  
吏司案呈職闕郎報見南北科道  
等臣條呈察典俱稱媚瑞諸奸應  
於計前另疏列名奏請定奪餘照  
常年察典分別處治蓋所特重附

逆之條毋留計典之玷為屬奉屋  
明旨申飭亦既凜凜銖銖之不啻  
矣竊惟臣子致身惟奉一君以為  
大朝廷持法此懷二心者必誅自  
逆璫竊弄威獨犖下諸奸首先倡  
媚南中枕而致之於是遙奉魏忠  
賢為盟主近惜太監胡良輔劉敬

卷六

四十一

劉文曜雷逢春為轉關有建祠者  
有拜祠者有頌璫功德者有代璫  
驅除者有受璫薦引者因而有借  
瑞連化者或雖無獻媚之詢而身  
與祝頌之列未或奉摘泰禔革之  
旨而猶修畫錦之榮在今日類夜  
行晝伏之蹤在異日恣翔霞覆雨

之計若與溺職者同一處分非所  
以杜萌而肅計典之謹一一臚列  
上聞於大理寺得一人焉

原任本寺左丞今養病謝啟 附馮

銓而克要典之總裁偽史編作贅  
儀詆遍及忠骨闕說靈驗相門開

口帖之題來渣倒趨迎內府曰幫

卷六

四十二

閑之名著試問初特棘丞五品胡  
兩年倏躋九卿銖業昭然猴冠宜  
褫于吏科得一人焉

原任本科給事中今回籍郭如閻

寧遠之報捷既已貪天之功等邊

之說詞幾失節君之義是誠何心

哉獨不可已乎一經指摘無可閑

藏雖操持不掩其坐平而媚疏鮮  
寬其譴責于都察院得五人焉

原任河南道御史何早 兩疏媚璫

情辭醜惡瑞石祥瑞種種引為符

識等邊憂國語語侈作諛詞其所

善必為逆璫所喜之貪人其所惡

必為逆璫所憎之良士邪正途好

惡拂性張聚恒虞火復貪穢素著

千金夜入而竭力護持大足怪者

馮盛明游鳳翔罪狀大彰國法未

申而公然薦教不法之辜莫追貪

墨之跡難寬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被論李時馨

獻媚逆璫極口稱頌幾令縱容德

捧之惡勢逼至尊抑揚瑾直之威

毒流四海他如後屯糧討制茲澄

贓罰種種穢狀難以殫述既寬兩

觀難免三視

見任河南道御史今被論徐復陽

曲意媚璫多行下義疏奏結案促

斃正人天理何存人心已死荼毒

善類若陳若鮑身後叩削奪之寬

折毀書院如鄒如馮當年蒙偽學

之禁咆哮幾同猛虎舉同大類坑

儒如此渠畔百千兇逆之罪凡屬

臣子可無鳴鼓之攻

原任戶部廣西司郎中今陞任魏魯

原係廣微親侄後認忠賢義孫建

祠朔望必拜仗勢積惡難書置買  
田園俱係剋落之官物獻媚中貴  
并傾老庫之厚藏以致歌舞充於  
私內宅債廣布都城真是國家盜  
臣誠哉瑞門之戎首褫革不足蔽  
其罪追贓始以報其辜

原任本部山西司郎中今陞任刑籍

卷六

四十五

確芳桂 功名墮於作郎而豁望之  
欲以部署而取盈富貴懸若獲途  
而反噬之工恃與援而益肆既資  
其力以速化遂藉其勢以復仇線  
一道致正人被削者纍纍情與人  
殊罪難髮數

原任本部福建司郎中張聚垣 公

麼准貪賄附瑞門其司鑄管水二  
差所復積至萬金至挾陞府貳假  
報奪溫禧之錢差使其憤鬱喪身  
迄今同官飲恨緣縱好之有恃亦  
附逆之多靈褫退革已幸追奪非  
枉於禮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陞任虞大

卷六

四十六

復 揮霍能多跖跖自喜搽持少檢  
穢跡喧傳以周應秋之愛壻作魏  
忠賢之義孫躬詣祠堂當先叩首  
稱頌形之拜擁戴載入典祠閭老  
僧飲衣之積富詐其多財仍致斃  
命知樂婦冠白之落籍可以射利  
因而攫金轉官全憑泰山之力逆

瑞 附八拜之交廉恥都捐面目

有覲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陞任頤賜

朝陽門外偶拜逆祠篇名今古一

人問顧名義禮行五拜三叩擬等

殿廷僚友之骨未寒忍心聚其愛

妾迨夫鑽陞徽郡再報報功報德

之祠乃至叩簿沿門掃盡千家萬

家之積

原任本部精膳司郎中今陞任葉天

陞 逆祠何地無端沈遊膳部何官

乃至屈膝雖兩類之發報良心內

愧而錯跡於非類行已多慚于兵

部得三人焉

原任兵本部中駕司郎中今陞任周

宇 罷利薰心廉隅掃地誦胡內監

原以鄉親人稱密契誇魏祖爺真

活神道到處皆靈百計假其虎威

一切吐以豹霧

見任本部職方司郎中李際明 擒

運妖妄殺平民欺上方而得薦因

劣轉駕言党害賄奸人而驟陞偏

義鳩工指多金不顧小民膏血治

品供獻期萬拜務者守者歡心并

造胡監生祠不時祭拜或撥陵軍

六十守其私衙故知瑞薦之與名

不負此膝之久屈

見任本部職方司主事邱存性 外

計已處不謹內通即補原官到任  
一日旋轉南京是以察處為薦剋  
也借差二年攸游故里是以職事  
為虛寄也郭鞏一薦借作致身之  
由逆党既推遂為匿影之計曠職  
原非得已革褫豈容獨寬於工部  
得二人焉

卷六

四十九

原任本部營繕司郎今陞任魏弘政  
屈膝傾身因中人而遂款甘心投  
足先匠拜以効勞費姚郎節省千  
金便貪其功以攸叙與胡良輔平  
分強半更借其力以薦皇陵引水  
行迴逆祠恢作朝崇之勢白晝提  
金銷廉積鐵甘為填壑之資既已

夫身難辭千憲

原任本部屯田司郎中今陞任葛大  
同衙門公費以為逆璫贄見之資  
百姓脂膏竟充一人阿堵之物目  
劉人惟儼然上公稱胡輔平生知  
己名教不容冠裳有玷

原任本部都水司郎中今陞任歐陽

卷六

五十一

克材始為任意以行幾蹈虎尾於  
不側既乃為威所惕欲甘蟄伏於  
全身惟因屈求伸遂轉怒而為喜  
列名薦贖費齒公評於應天得一  
人焉

原任江寧縣知縣今陞任南京工部  
工部水司主事夏之鼎始官旌德

結交勢官繼任江寧腹削無辜藉  
李夔龍為名緣結魏忠賢為援引  
因欲醵金建祠府側賴京兆之力  
爭遂爾輟工廟額親題洽恩為通  
國之耻策趙陞起部賠至萬金防  
維盡裂視斥美辭

以上共十二人就萬口之所傳說

章奏之所參稽臺省之所開迭本  
司之所咨訪皆的的有據非擬拾  
風影者伏乞裁酌施行等因案號  
到部臣等看得魏忠賢一餘刑耳  
一旦倒持太阿以號今天下諸臣  
讀聖賢所學何事而靡然從之其  
甘心附逆者皆於義而忘其分是

肺肝之全別也其懼禍中變者惕  
於勢而喪其守是骨力之不堅也  
律以順逆之理均之一無可貸權  
以輕重之分似應稍酌其平臣謹  
會同南京石都御史陳於度右僉  
都御史謝文錦南京吏科署科事  
兵科給事錢允鯨南京河南道掌  
道事陳必謙同察議捷實奏聞伏  
乞聖明睿斷照貪酷不謹浮躁分  
別處分底察典有先人心大悟從  
此南中諸臣有不惕於今日之炯  
鑒而洗滌肺腸崇尚風節精于職  
業內者無人心矣

南京吏科等科署科事錢允鯨



糾拾

原任吏部尚書房壯麗 運轅習成  
司風紀而臺綱決裂攀緣路熟任  
統均而黨附情深推陞總為崔魏  
傳燈起廢竟與奸邪護局

原任總督川貴兵部尚書張鶴鳴

喪師畏避前糾罪狀已然獻竭咆

卷六

五十三

孝殘局貪聲轉播養寇而百萬之  
歲餉手屈虛糜縱奸而三軍之司  
命余同免職

見任四川巡撫田仰 奔競情濃

縫術巧以言乎通內則許顯純其  
武場之門生也田爾耕其冒認之  
同宗也魏忠賢又其投拜而稱之

為恩主者也與援多而關節到處

皆靈矣以言乎速化則僉事未幾  
而卿京銜也尚書未幾而僕少也  
同卿總滿十日而川撫也破甌空  
而節鉞如取而如寄矣有謂其與  
舊輔馮銓密謀者有謂其疾瘋痛  
曹欽程播陷結交害正者有謂其

卷六

五十四

投入魏忠賢送珍寶者有誦其丹  
投罪輔鑽刺營求者獻諂取憐莫  
非卑汙之事躁心殫逐大貽節制  
之羞附勢蠅營不齒冠裳之列

原任太僕寺卿張文熙兇險蜚人貪  
汙喪已伏逆璫之禍而發蹤指視  
倖彪虎之先驅束縛斧以行而納

賄相權竟簞簞之不飭卓邁嘉定  
一墨也駱千金而引入台班朱童  
蒙松江一邪道也環四知而翻逃  
吏議恨周順昌則授意倪文煥發  
其連姻姦契而寃懷覆盆矣恨文  
震孟則羅入顧同寅株連清流動  
節而埽除一網矣順昌逮至猶仗

卷六

五十五

吟口肆言云還他一死何如其寃  
也文煥事敗致令向人追悔曰文  
熙悞我何祥夫主使也縱騎激變  
倡言鼓譟謀出東林矯旨渠縣又  
誰為撥授也倪光祿揀入廠臣頌  
以致科臣后言謀遂爾削奪也製  
錦屏不惜數千金以為逆璫上壽

楊杞使忘編口且也張元芳欲吏  
部則引之吏部曲推呈秀之愛竭  
力吹噓崔呈秀欲奪情則護其奪  
情轉忠賢之留深相盤結凡兆党  
逆奸謀營私穢跡道路有口肺肝  
難欺始終為魏已成逆賊忠臣心  
迹皆汙自是窮奇本色

卷六

五十六

原任登萊巡撫孫國禎原其速化  
則因孫素荊手以彼橫行終藉崔  
賊護身

見倭通政司官左奉議事楊紹震

六士課借作護身符乃通璫之線  
索引奏官竟揮銀臺篆為納賄之  
階梯

見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 久  
寒之愷倖起行人習籍門生之力  
屢債之棘躡躡常少總由罪輔之  
援出山即阮僉院逆瑞亦厭其躍  
冷不祥陞任旋歸故鄉儕偶咸斥  
其敗群不類

南京河南道陳必讓糾拾

卷六

五十七

原任兵部尚書王之臣 本是先閣  
假子巧本關門盜臣以建祠稱頌  
為韜畧領袖貽羞剝官軍月餉入  
私愛恣資盈任

原任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部輔忠  
緣劉朝鑽入逆瑞之幕首開殺机  
贊志選操動國母之謀身同叛党

媚疏千秋貽臭偽官兩載誇榮

原任工部尚書簡任徐大化 豺虎

原不擇食鷹犬橫居當門唇牙飲

惡義之血毒遍寰區老拳攬江海

波腥傳官府

總督川湖兵部尚書張鶴鳴 性嗜

殺人才能錫鞭連而獨不肯任其

罪黥壞而猶欲掩以為功

原任右都御史魯思誠 巧營捷足

護法善神官一歲而九轉媚已見

功瑞雖死而枕靈櫓不背德

原任戶部侍郎閻住徐紹吉 体察

則清流抱投濁之冤偽史為正人

修刺骨之怨滔天罪惡亘古窮奇

卷六

五十八

原任河南巡撫右都御史郭增光

建逆祠則萬家慘遭毀屋奉矯旨而直臣幾致殞身胆氣全無逆節顯著

原任工部尚書劉廷元 亂賊渠魁

衣冠禽獸當張差之持挺入東宮也先帝幾危遣官告變問誰巡視

卷六

五十九

皇城西門者劉廷元也溺職畏罪而罵瘋癲以掩奸謀所謂以君父性命作人情者非虛矣及王之案之摘發鄭國泰也神祖以此增設東宮侍衛宗社護安問誰繼之案而發正論者何士晉陸大受張庭李倬也諸臣何罪而借題考察以

盡一網所謂有意元良之羽翼者

非輕矣甚至主逆閣以成要典則

其擁護罪戚之本謀也因而嫉志

遽以除王之案則其借殺人之鉄

業也尤可怪者媚璫而冒忤璫之

名人殺而逃殺人之罰試問廷元

初年一聽勅御史耳璫焰一煽不

卷六

六十

兩年而躡躡元極者何逆璫佈私

人於要地謀已測矣而南兵北兵

兩相焰應者何意且復得陞于南

通線速化百千方陷害忠良總其

毒着十二年主持邪局無限陰謀

在彪虎因其驅用之爪牙即逆璫

亦是其行刑之劍手罪窮天地雖

蓋戴以何容忘背君親為神人所共憤歟謝九廟之祠函行兩觀之誅

原任戎政尚書聞住霍維華 性類

貪狼毒逾乳虎酉年一疏救王安而擁戴魏忠賢之謀成矣丑春一疏定三案殺楊左以及諸臣而忠

卷六

六十一

賢礙手之人盡矣鎮撫獄詞其手筆也某貶某罪某削某奪某殺某戍其成美也於瑞為首功矣以一給事中不兩年而兵書瑞亦可謂能數德矣官爵已極谿壑已盈及見先帝祚留時勢將壞借讓廢之名以去旬日縣閔又假忤瑞之名

以來亦可謂善用瑞矣百至考選一番再噓瑞尊已燼之灰被論一字猶作禁錮良之阱死難塞主可偷榮

原任戶部尚書郭允厚 忠孝從來

不識道學是甚深仇比朱童郭與治而力攻鄒元標馮從吾則撓察

卷六

六十二

之確業也兩疏入而中旨傳則內道之的批也大察例轉而內批京堂則又通內之靈驗也自僕少而戶書官保首尾僅二三年其感瑞而頌德稱功至五十餘本至曰萃三千之禮樂無兩階之羽干則儼然以聖德歸之矣至曰非惟明目

達聰信可居高聽卑則顯然以帝位屬之矣尚修書續宜返初衣

見任兵部侍郎加尚書呂純如因瑞焰之頓張致官階之速化少京兆一不年而巡撫矣巡撫不一年而兵侍矣兵侍不一年而加尚書矣周吏部習風有微嫌因公局之

卷六

六十三

暗刺而通謀同志致膏于國國曹知縣欽程素同首尾受富人之多金而下石武奔隨杖斃與子命用罔既多降罰宜早

見任禮部左侍郎馬之騏非我族類是處狂行倡大東小東之說以傾陷正人結四友小亂之黨而把

持審典因魏良卿之通家致魏廣徵為推轂早應激濁無汙寅清

南京刑部右侍郎潘上良巧藏於朴竭以濟貪指外察而大張駝局營考選而廣開偉門訊問中子一計循良卓異之選盡供彈墨是誰出於婦除請觀乙丑兩盜殺人竭瑞之輩盡入網羅是誰為之指引釀成世道禍患成就一己功名有魏爽鳩可忘逐雀

卷六

六十四

順天巡撫右都御史王應彞通內多靈扞圍無術自謁選以至開府首尾僅餘三年緣外瑞以竭內瑞諂奉已歷百態大泰之加以修城

也太常之加以錦捷也皆從劉應  
坤輩題叙而習撫不聞部推不與  
媚收其効矣巢丕旦之逐應坤欲  
逐也徐璉之用應坤欲用也一聽  
內鎮臣之指揮而築海城則築增  
大將則增媚而極其功矣以至修  
城建祠諸疏說詞之僭擬種種係

卷六

六十五

難至詳甚而簾箭火器頂謝上公  
之洪恩皆其具稿吐罵已遍都市  
譴方尤見倭設宜加三統用倣四

郊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聲 麟  
甲通體敗絮填胸巡撫順天即疏  
薦邊百盡是桀邪浪棍賣放妖首

得逆黨賄賂數萬他人捷獲攘功  
被論回藉而崔呈秀每向人曰岳  
三寄還要他到我家來起復順天  
兄弟之書情厚儀致謝為傳應星  
發覺內廠魏忠賢亦避外廷之議  
道遠改推忤璉之名目豈其然乎  
除薨不先流毒何已

卷六

六十六

河南巡撫僉都御史丘兆麟 早入  
開詩教起興邦之慕顛倒是非深  
締湯賓尹鄒之麟之盟把持政柄  
巡方惟是詩酒作樂一憑吏書和  
王紹徽之深恨劉芳一疏參論罷  
官云是一篇好文字以為回道之  
贊儀也矚魏忠賢之物齒惠世揚

會番大罵喝責三十擬重避以為  
兒孫之孝敬也以北邊權逆瑞旋  
得開府中州北銷號件以贖欵完  
欠為覲懲責望有司將庫銀郊解  
兩抵塞勒定市物官價撥府屬畫  
一遵行奸民因之把持貪官借之  
巧取是以平準為禍媒矣例立烟

卷六

六十七

火冊藉責官府按簿搜索瑣事竟  
發追贖重事竟批解究是以保甲  
為利藪矣外負振刷之名內游挫  
叢之實負乘已甚漏網何為

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身出禮  
義之鄉心致無知之俗始附藉于  
鄒憲成藉其引重既反戈于孫太

宰恣為翕張一連年例再經察處  
豈盡主爵之訛既轉理丞復討貪  
院因致驚餌之逝官評既已狼藉  
鄉論尤屬鄙夷亟令止足莫任招  
搖

卷六

六十八

兩朝剝復錄終





兩朝剝復錄六卷明吳應箕編記天崇  
兩朝臣工升降事宜極為翔實足補正史  
之闕書列有情禁燬目中止通齋主人  
藏于黃花精舍



甲申傳信錄十卷

〔清〕錢 𢆏 撰

清鈔本

天津圖書館藏



甲申傳錄目次

卷之一

唐諺留帳

宋本八月原  
甲申二月記

卷之二

雅場漢學

宋本  
雜詩

卷之三

大行除吏

甲申三月  
雜詩

卷之四

西鋪遺書

宋本  
雜詩

卷之五

杞國水完

宋本  
雜詩

卷之六

赤眉寇略

宋本

卷之七

董孤刺受

甲申前復  
雜詩

卷之八

孫卿餘鈐

宋本  
雜詩

卷之九

委園疑通

宋本

卷之十

使臣碧血

宋本  
雜詩

甲中傳信錄叙

卷一

甲中三月李闖蹂躪香地取宣府大將  
門甚闊余以三月十有二日南步出左安門闖寺人  
謁之而五十五日晨起東步出齊化門門者以為謁  
東廠大王者也不詰而出獨與王氏子東走日步行  
八十餘里止寶坻之孫城所村廟中數日闖闖入京  
師遂不返復來行訪路于子遵化誰之道宿山麓之  
大安村村人秦姓者訊予何行予答曰闖寇已入京  
故爾者臣以募兵闖左闖蓋萬人赴京師京師不難  
復也秦曰此杜以來至闖門故書廢殿殿從軍位  
之列者最夥徒以餉道而今賞不明故志還不復事  
軍公能使督臣以大義令之即萬人可集也明旦遂  
行北至遵化則三月之二十六日也樞臣宋相已拜  
閣節度使督臣王承吉則髮遁去而遵化守土之臣  
子設彩亭龍案拜讀闖寇傳諭郡縣之機于是子與  
路子相與憐然自食而無所復謀矣止數日路子遵  
海而南予以勇民在都復步行而還四月十六日  
復入京師以故自李闖犯闕至十六日以還都不大

詳且一時人士曰方咸集當有紀錄可觀予是以置  
而不書而徒滯跡于燕三年丙戌冬客從江南携甲  
中事來所藏國變錄甲中紀變國難紀闖見闖紀畧  
國難諸紀變記確傳燕都日記陳生再生錄程源孤  
臣紀突陳子策揭凡十餘家案限不倫異端竒出一  
時前案無所折衷予于是博蒐見聞勤苦與難諸賢  
講求實錄刊謬妄無穢補闕遺類分為十篇自丁亥  
至癸己之秋更七載而後始成一書名之曰傳信錄  
而標之甲中所以感一於野史之言也或曰子之所  
言皆傳而無疑乎曰作春秋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者異辭所見三世所聞四世所傳聞者五世  
世遠而聞見因以不齊三傳所以多舛也太史公成  
一家書而年表與記傳之序世家與列傳之事或自  
為抵牾者多有亦傳聞者使之然也予難採之記說  
諸之耳聞猶從及見之年序故以自數者數人哉所  
與執簡之臣不以忌諱于當時之士謂予狂言可矣  
予何疑焉

當湖樺農錢穀撰

甲申傳信錄卷之一

彭城錢 輯著

屠謀留憾

大行皇帝御諸由檢

光宗第五子

熹宗弟初封信王

熹宗七年丁卯秋七月崩遺命以

上繼大統遂即位

上繼大統遂即位

上繼大統遂即位

上繼大統遂即位

上英斷天授承

神廟

事廟之後反前聖然和室御精誠治初。無有中興之

思然難事日警中原內寇加以飢饉海至寇數橫出

持持天下十七年而神器竟覆遂死社稷嗚呼神譴

庸庸魯不一舒其懷其留恨何有極耶臣等未仲秋

入都道甲申之變所見聞者具述其略其化政紀職

在太史非臣野史之所能及近叙危亡之故。曰庸

謀留憾以俟史者取裁焉

崇禎十六年癸未秋七月

上行行秋郊禮以貢士大典禮臣俱董蘭事利十日命

成國公朱統臣代之先是滿洲以壬午秋入南至河

陽徵兵四方明年春始集而滿洲且出

上命督臣范志完選其歸路以隻輪不運為功輔臣周

正儒請視師誓不負詔

上從之臣以本使告而滿洲盡出初間建時

上大嘉賜太平筆及二臣好覽

上怒甚罷廷儒散歸收志完及趙光祚下獄以滿洲入

故公車首梗貢士吏以八月二十七日殺持會元陳

名憂一榜凡四百人

九月十四日數鼓賜楊廷鑑宋之純陳台憂進士及

華當是時聞敵二寇交馳楚豫劉襄之周烈炳甚熾

國家力屈兵雖剿是固指上恩奇謀異勇富國強兵

曰科募士而應奇卒鮮于選進士陳丹秉疏薦副總

兵成大用以招練廣西土司力掃群寇疏上

上太祝之

冬十月授陳丹表河南道監察御史奏勅徵廣西賦稅為兵餉使備成大周練兵廣西而閩寇已陷秦閩矣請詳種場粟中

十一月以潼關陷告命余應桂為秦督率化熙總制三邊應桂憂懼而泣及陞辭請曰不益兵餉臣難去無益

上為之嘿然中樞建之行至考一無所為遂巡河上而

西安已全陷矣賊既入西安遂定三秦綱柱稱號

渡而東河余應桂方聞兵河上聞賊將至遂走太原是日殺舊督臣范志完趙光祿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鉅臣薛采忠

光祿九江人乙丑進士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滿洲破蘭州十八日光祿始入京先是光祿以勤勤希詔流廣西是冬聞命還會計家貲二十七萬七子各與三萬以三萬奉老母自攜三萬入京周廷儒遣長適楊索銀五千光祿起與三千補前總督受事未幾竭費備士廷儒范志完盡放滿

洲以出而先杆與得莫不傷之

十二月以正瑜李建泰范景文方岳貢為相是月督輔周廷儒復徵入京賜死十五日戒五城清道馳而城所數千里馬城上鼓之尋罷二十日時從沙溝渡河攻平陽知府張嶧然以城先降而三晉聞風靡矣崇禎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朔旦朔罷

上擢閣臣賜茶閣臣至云庫藏久虛外餉不至一切盡貴利不可緩所恃者

上嘿然良久曰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語畢潸然淚下初十日賊牒文兵部署以大順永昌年號約許言二月初十日至兵部報詢之乃京師人從涿州還道遇盜掠人暴病云山西巡撫移文期是日到該則當新病劇不前與銀十兩便通兵部以為詐斬之

上以賊急召對輔臣曰諸臣獨無能為朕分憂于李廷泰自言臣西人頗知賊中事臣願于本地募餉百萬治兵剿賊不則毋使東渡建泰復奏進士石廷儒車騎走陝北連甘寧鎮兵以進寇部召募忠勇初斬義

勦勦賊三功百市內城而河托吮是安使賊不得東渡上徵周之建泰復言俟臣到而勦其可引請之十六日命顧臣考建泰督師勦賊告廟廟則駕御正陽門樓簾之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

上目送之二里許方還宮以兵部主事凌剛監軍是日國沙大作占者以為不利行師而建泰所乘轎折扛時京營總兵王家英率營兵五千從行十七日從兵逃歸者三千建泰負阻還而行日行不過三十里時建泰程源建泰至真定曰相公此行當兼程抵

太原收拾三晉以蔽神京若三晉失守無可為矣十九日吏部奏泰冠冕沒三晉提廣賊尚未到而城池

已空偽柱方傳而人心号亂諸復保衛重禁警等逐防緝威嚇急煉戰脫離絡六下而緝捕感責之泰人為科道官者塞康之恐為伏所以應冠也二十八日平陽陷告沿河州都悉置偽官余應桂及諸將聞平陽陷望風爭避太原無兵矣

二月初八日賊至太原以數卒上城開門而入殺太原知府撫臣蘇德懷布政趙建極死之先是李建泰

至東平兵不願發百姓閉門不敢納兵諜三日乃入城劉鎮總督王永吉請撤軍遂入保京師太常卿吳麟徵具疏力贊其事時真定知府丘茂榮聞賊將移家屬于城外總制徐標執茂榮部卒以來中軍不獲徐標伺標登城盡守禦赴縛出城殺之磔標

出茂榮茂榮遂歸所屬州縣約殺行賊是月

上以太監盧惟寧高起潛杜勛等十人為天津通州薊縣宣府山海山東西淮江浙兩粵各鎮監軍二十六日命戶部尚書倪元璽驛翰林院等事專使馳驛別

推戶部尚書倪元璽大理寺寺丞吳履中為戶左管尚書事二十八日

上命閣臣傳五府六部各官入授以手劄各修職守事宜

上御文華殿各劄既進左諭德李明楚少詹項理請上南還都御史李邦彥請太子監國南京

上反覆觀之怒甚少間乞漸平事竟留中不發三月初一日召對陳州生員張鐸中左門進三策首請皇太子監國南京擇一二老臣忠愛大臣輔之左



諭德李明睿請南遷日日上奏翰林院尚書倪元璽  
都御史李邦彥請太子監國南京

上曰數方責諸臣以大義而使太子出是偏袒也其謂  
社稷何會科臣先時言其奏以為不可茲遂寢是日

昌宗兵變官衛民舍焚劫殆盡撫臣何謙捕斬亂首  
撫之初二日榆林陷告足謙稱平遠總兵吳三桂山

左總兵劉澤清劉王承吉等四悍三桂道遠未進  
澤清不奉詔通吏科給事中韓如愈殺之以如愈

人有耳初二日傳諭守城暨諸出入令輔臣魏藻德  
兼兵部尚書駐天津調兵方岳貢兼戶部尚書駐濟

寧皆得會河北人上言各官不可使出即潛遁與  
為相送用者遂止不遣先輔臣陳演等德璟致仕回

籍初四日賊陷寧武鎮臣周遇吉戰死之命棄城伯  
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敕天監泰帝星不稍訖

百官修省而大僚官職飲酒高會如平時初五日李  
建泰以病告兵士逃亡略盡

上特發內帑數萬調宣府太監杜勛山海總兵唐通協

守居庸關初六日會議指餉凡在彼如曾纓侯恂董  
康性王志學王永祚陳唐設鄭二陽等皆擬充餉贖

罪吏部尚書李鴻知議以燕威世臣如貴大小諸臣  
諭獎各捐助餉銀

上准之江甯大僚士民共舉都司馬張國維為浙直總  
制練兵輸餉如蘇如總兵吳三桂左良玉黃

得功伯爵劉澤清劉芝龍世襲都指揮使備物諸寇  
立功如侯先是榆林將總兵姜謙降在賊中至是謙

景璉死之初七日召對新翰林官于左中門探花陳  
名夏先可召募山東義勇軍事疏言江淮揚要害宜

練兵重鎮三對極旨御御有非命為戶部西科部給  
事中兼翰林修撰許以不日重周召良薦劄討方以

智中書劉中藻以智具疏請出淮上招集衆庶中藻  
亦請出外募兵俱未報初八日

上召戶部侍郎吳復中入問庫內現銀幾何存存八萬  
上曰以備城守雖各邊月餉亦不可發復中極言若無  
九邊京師安否

上不聽是日賊至陽和副總兵姜瓖叛降官兵或推牛  
載酒以先或預為大膳進饌至有掠民子女以獻者  
京城門鎖鑰益廢初九日賊陷宣府巡撫朱之愚死  
之大同陷報以司禮監太監掌印王承恩為京城內  
外提督初十日大原伯張國紀捐銀二萬助餉特遣  
東廠太監徐本正進國紀為侯國加以爵誥諭嘉定  
伯周奎奎止捐一萬其餘悉無及焉者

上懲令勅餉陳壽有差惜餉及萬者廷杖太監王永祚  
本正獨加多于永祚化淳所捐親黨總首捐五百金  
陳演既放未行復召至

上前極言清苦從未向吏兵二部討一錢為辭而百官  
相率共議出餉或以衙門或以有丘各處募出之如  
浙江六千山東四千之類即晉等山未共輸至三千  
一百刑部尚書張忻捐九百金是之類所派亦不太  
均多有極廉賈而不樂輸者先後所捐僅至二十餘  
萬而內臣有慾望者或題宮闈壁云此處不窮人自  
有窮人處十一日頒罪己之詔盡捐加派三餉募輸

李自成者爵伯賜銀萬兩賜從及降賊者皆許帶罪  
立功周諭已調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義勤王有  
志封拜者水陸並進錫板印

上聞御軍張示各處十三日增各門兵餉益不給人止  
給錢百是日賊至居庸唐通杜勳叛降盡獻督餉撫  
臣何謙帶運糧守居庸逃去賊遂入関東勢疾撲人  
心震懼

上自是月初三日始召大臣群寮議事絕無要數

紅夷砲砲所伏處主營守之每日以卸為輪督九  
門三大營兵屯于門外統帥衛官而已十四日居庸  
關陷起用舊司禮太監曹化淳督守彰義門十五日  
京師九門俱閉周沙大伴正陽門武安侯劉左旗竿  
中臂為兩橫道上十六日賊由紅門川突攻昌平州  
總兵李守鑽及監軍太監並逃去日晒犯十二陵焚  
享殿作松柏自西山連營達沙河無隙地臣犯阜城  
門終夜焚掠火光燭天是日  
上召對各官凡三諸臣惶然無措都城女牆共計五萬

四千有奇京營兵向無實備多為大賭隱倚加以焚  
未殺死甚衆其稍銳者又為新選內臣選去時登陣  
止老弱萬餘人太監萬餘人凡三女牆止一人賊  
望殺斃射旁不撤晝夜無進飯者兵皆飢餓不堪初  
時有太監送飯盛以木桶總衆卒擲食之至是不復  
送飯城兵遂有死者

十七日賊分兵東至高碑店而藩而直門砲轟震天  
人情惶懼鎗子飛入城中如雨而直門塌其一角登  
人情惶懼鎗子飛入城中如雨而直門塌其一角登

上令各監局率以下大小太監供元城哨于是每女  
牆始得一人而收此未立卒以錢抵市販食上城兵  
餉倍數是日厚費門有小民捐銀三百兩又一老人  
年六十餘父居彰義門外時避入城中一生所積位  
四百金痛哭出輸戶部

上皆官以錦衣千戶時

上召九卿科道官議事命兵部速調兵勦王諸臣束手  
無策

上泣下諸臣亦相泣下外言臣等當今之急無考選科

適至是新授御史一十八人添督九門起用暫給事  
中章正宸而戶部侍郎吳履中復中捐貲贖罪之議  
遂出魯縉等予撤時賊攻甚急城勢守難會議各省  
紳民協力登陣分守各門並出資養兵觀德調  
上曰營兵屢經守城熟尚胆怯若驚走百姓非素習益  
畏懼一人驚走挫喪衆心反致誤事

上以為無益禁官不得登城登城者惟大司馬及文武  
京營巡視各官數人而祀餘雖守門師寺科道官都  
察御史而用禁城東西長安各門差廣德入  
詳駁始入是日賊遣叛監杜勳隨城入講盛言李閻  
人馬強衆議到西北一帶分圍而王并將軍銀百萬  
退守河南當局臣無應內臣告上

上密召見之平望輔臣魏藻德在焉勸其以前事奏  
上且言聞虎受封額為朝足內邊群寇亡當以助兵助  
制遂滿但不奉召與觀耳固却

上如諸為便

上語藻德曰此謀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藻德不  
答嘿無曲躬俯首而已

上憂我不能再起龍特俊集立再曰詢藻德定議藻德終無一詞

上命勛且曰詔朕計定即有旨約封復絕而還營即既出

上以藻德不言且勢用推龍特倒地而入藻德遂出薄

暮坐而直門太常卿吳靜微坐城望賊勢難支急馳入刺殺而陳要事遇藻德于朝門語之故藻德云

皇上已曠甚才休息不必入也手挽之出

上傳政前集數千樹紫禁城內先是召對每傳辱諭官

曰員侍

上自二月二十七日始至是謂臣楊士瞻與為自辰至午

上又不出詞臣同言左吳俱封伯而劉預近在東有獨不與恐有他變請親范諸老出閣議之即具獨封東

安伯左都御史李邦華奏言新御史司亮工未即錄

劉今尹皆嘗著効城守急宜用之登城疏既入因至前門欲登城一望兵勢中貴拒之而迎賊攻平則門

守將賀珍戰死之時淚句陰條日色無先是日大風驟雨水電雷電交作人情愁感午刻雨止賊攻彰義門以板監杜勛嘗射城上監軍七盡曹化淳忽啟門賊遂入薄內城及暮內監有訓

上逮捕者

上同內監登萬壽山頂四望巡時知事不可為遂回朝宮清一鼓遣內監各斬新樂侯劉王炳駙馬等永固

各帶家丁獲逆出城南逮劉孽孫至內殿見

足以當賊鋒

上頷之又召首勦魏藻德言下語無不得聞久之

上顧軍容將出宮分遣人召二王出宮迎前敵杯語

皇后司司大書去矣國室死未妃遽起走

上校劉進之曰爾也宜死毋及爾未仆再仆之仆為目

尚未瞑 皇后急還坤寧宮自縊

上巡壽寧宮長公主年十五

上目之怒曰胡為生我家欲女之手不能舉良父忽揮劉斯公主右臂而仆坤儀宮主并保之昭仁殿而遣

嘗人輯總恭皇后太皇太后李氏並宜自經

上自仗劍至坤寧宮見皇后已絕呼曰死得好遂召樞密京城內外太監王承恩至前語良久殊語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總督內外諸軍務以輔東宮并教諸微因市其成國公語中因命酒與承恩對酌漏下三鼓

上攜承恩手幸其第脫黃巾取承恩及韓登貴大帽衣靴著之于持三眼鎗隨太監數百走齊化崇文二門殺出不待至正陽門齊門出城而疑為奸細弓矢

下解守門太監跪祝內向慈母云

皇上也而祀亦無子乎

上倉遽還宮易袍復與承恩走萬壽山入巾幘局並繼上無他暇止御白綾時龍短襖一襲跪一足而前諸內監宮人各紛向從東華門出咸以為紫禁走炎時城以五鼓攻正陽門未克餘各門率用木枝梯城先攻東五門先時守首陽御史王革不屈被執而德降齊化阜城宣武正陽五門一時俱破

十九日平旦城中將守城者爭下梨棗升服征靴

而老賊入城內者悉登城抗箭而視大呼曰持箭

開門者不死于是人爭投箭而亡詎承恩書案爰是時自城騎突破而五門報棄城伯李國碩至聖德城

報自成入自成至門偽軍師家歡策曰先安民乃可

入自成從之報箭未盡而後發三天約曰軍兵入城

散陽一人者新以為今午有黑氣薄門而出歡策曰

武氣也避之因導自成以午刻由德勝門入先是獲

監禁勦亦從德勝門射書約陽故開門以待司禮監

王德元率內頭三百人迎于門外自成許以

印而當化導自成從而長門安入大內自成發三

矢射承天門上竟乃入宮見朱妃公主于地哭

上大慈令扶還本宮調理後朱妃不知所之公主強起

出就嘉慶伯節是日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孫

宣城伯衛時春左都督劉文輝駙馬等永固宮圍門

自盡東閣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倪

元璠左都御史李邦彥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

凌義渠太常寺卿吳麟徵刑部侍郎孟兆兵劾侍郎

王家秀翰林侍讀周鳳翔香坊馬世奇論德劉理順

簡討汪偉戶部都給事中吳甘來太僕寺寺丞申佳胤錦衣指揮王國興李若建御史陳良謨吏部員外許良兵部郎中成德主事金鉉視視政建士孟重明皆死之語具大行驗奉自成不知

聖駕所在乃懸令華嚴寺萬壽寺候賞金萬首告者賞

金牛并搜太子二王

二十日嘉慶伯周奎獻二王入朝見關。趙偽都督

劉宗舉收養之年刻賊李李才得

上崩時帝崩時萬壽寺遺書于前襟云自朕躬決守

程無種冠服終于正寢又云各官俱赴東宮付任自

成今以丙辰祥上及承恩置東華門側月鉅二貫市

柳木箱以貯枕以土塊覆以蓬麻鹿而皇后司日亦

從東華門出置龍文枕上藉以錦褥覆以錦被而

上猶是露寢微錦被覆

上馬

二十一日

帝于茶庵自成周太監王德化言易

上以殊漆梓宮及皇后梓櫬而

上嘗安輿或問之一內監曰願不棄脚時在  
帝痛哭者矣即主事劉養貞也時內臣請茶焚供以  
帝禮自成許焚以帝祭以王于是光祿寺稍供祭品  
以獻

二十二日其帝冠服后殿服數內侍為

帝梳髮高冠入殮都民有叩頭痛哭者官員有過拜者

有違道從南遠行者

二十七日黎明偽旨令短監略具儀從移

上崩時帝崩時萬壽寺遺書于前襟云自朕躬決守

不害因適成國府司飯五西兵從焉成國夫人常氏

刺二王畢五兵偕望梓宮二王至門而道尚不果焚

四月初三日黎明焚葬

上及后于田貴妃墓陷者惟太監百姓而已時野

甲申傳傳錄卷之二

彭城錢氏著

程場遺草

甲申之變從死社稷者頗有然以一日之死塞平時尸素之愆未可得當也惟東門捍圍提師在野其勞倍難故總督諡留骸以在外死事諸臣崇焉馬伏波云大丈夫當殺身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安能死兒女子乎中即諸臣雖無功而自殺其志氣有足多者

陝西

崇禎九年丙子孫傳庭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傳庭字向谷山西代州人己未進士授王高迎祥殺之十一年加兵部左侍郎賜南方劉總督各錢勳流寇是歲滿洲入關燕齊調傳庭總督保奏十二年被劫下獄久之陝西總制汪喬年字歲星浙江遂安人壬戌進士年己陝陝西巡撫本年陝兵都右侍郎

石倉都御史總督三臺為中軍將賈人龍所賣陷在賊中人龍者陝人長大有力秦魏精兵此輩屢戰多汙陷三原平人皆人龍所轄以故賊危自偏番年歲重自尋與人龍不情人龍意忿松交戰。知番年師期偽為順天扛香年入營欲降之番年不從遂觸石而死總以總制則傳宗龍也宗龍字括蒼雲南昆明人庠歲進士己卯歲為司馬庠年下獄卒己未督人龍復貴之職又知師期如前約宗龍過一縣城

以傳慮凌無猜不復嚴陣遂撤從卒止一僕從而  
侍從焉或從官壯士未陳周之矣策從人龍至計賊  
情望其技以善射自矜因命之射而未待弓矢果遣  
從人歸取之度傳曰則是獨罪也奈何人龍曰何罪  
從官壯士二人並拔之曰毋行可徐蘇耳人龍從者  
絕脫去扶蓋堅就庭柱繞之壯士即從後拔劍斬之  
人龍既斬即跪謝其部衆曰願去者即行願入伍者  
照冊領餉願人龍報復者即決斬可也諸軍乍驚蘇  
鵬高於為中軍將悉統其衆自庭傳至陝悉力以繼  
甲士壬午夜趨勦闖寇于棠城重兵涉遠賊衆奄至  
秦兵盡潰甲馬無一遺諸將時僅以單騎走免傳庭  
歸復募卒定伍而馬已絕少即限諸行共餉以贖棄  
城復陣之罪騎兵稍足盡歲餘募兵而回萬而孫輝  
陰野之卒皆多練習未備傳庭意堅守俟敵武備熟  
無後赴陣而闖寇方橫馳于沙汙河洛之間癸未秋  
是諸諸傳庭出關勦之傳庭意且不奉詔而傳張師  
期以賊賊聞腹蓋集勦兵數萬恐不支而張獻忠在

蜀聞乃遣書獻忠言孫督兵且強破孫必移兵于蜀  
唇削齒卑不可不助也于是獻忠遣精兵萬騎助闖  
闖勢益盛獻忠意且不出關泰撫馮師孔數言願兵  
久安非制是命賊意也且寇日強橫將何所終傳庭  
曰出師有期當圖萬全以報朝廷無煩中丞慮馮故  
督之行曰行師既有期甚密命從吏遠治酒餽兵餚  
督師既餞孫不得已以八月二十日治兵出關遇賊  
賊匿精銳先以所擄僉民為前鋒乍戰斬獲之遂以  
督師既去自賊中領者言賊闖寇名皆獲獲  
皆清楚孫不以一賊遺若父家而不知乃賊間也司  
運時至境外望其相時隨糧督餉濟甯中牛終縛三  
晉縣無會天而三日餉不至人馬飢斃總兵白廣恩  
等謀退兵傳庭不許曰若退則潰不可止不四聲言  
進戰使賊聞風而遁我且可待餉至賊刻刻之明且  
批精騎慶豐軍中開賊至即奔潰秦甲山積騎兵悉  
進入關時九月五日也傳庭至關隨進潼關鎮將倪  
從龍急督所部壯兵屯商洛口使賊毋驟進從龍所  
部不過千騎度不支強行而屹聲從關發矣當是時



騎兵先爭入閘步卒後至賊尾之獲所棄甲仗甚衆  
即假步兵柴組入潼關。內伏兵既多吃聲一響閘  
門即閉初六日潼關遂陷從龍關吃聲連寇已塞  
路不可行乃從關道趨西安諸師悉傾兵城下不得  
入而寇隊已悉薄西安矣諸師倉皇無計意西安人  
王根子私降賊十二日根子率健卒新門關西安南  
門縱賊大入道臣楊王休及方伯已下皆降西安遂  
陷孫傳庭舊留兩省喇嘛僧二百餘即日備之而去  
賊兵乃得入潼關不知所之向傳兩省高杰處走潼關

三原兵勇女金帛肆掠以行一時殉難者凡七人焉  
潼關指揮三人一班李一班盛一班此凡十月六日  
並自殺陝西按察使曹州字季侯河南光州人壬戌  
進士城陷自縊長安知縣吳從義字藏青浙江山陰  
人庚辰游邑以庸龍關城陷被殺死時義之聘妻家  
屬渭南知縣楊瑄字春園山西高平人庚辰進士癸  
未陞兵部職方未離任而西安告陷遂自縊秦府長  
史曹世綱字聞然浙江會稽人城陷亦自縊死

登陽

閘既入秦所至州郡皆望風歸附獨秦陽恃城堅相  
持不下火炮肆發傷賊三萬屍填城濠幾平賊棄濠  
平而復陽東城守者皆婦女賊遂從東城破之秦陽  
道石泰謀服復興號薇絕山東陽數人甲戌進士盡  
家屬繼死遂自投刀殺賊手毋數十人自刎

榆林

榆林舊鎮素稱忠勇西安之陷總兵姜謙素榆林赴  
降賊其餘將士調遣尤世威等十有餘人久其名城  
關既破不降賊以數萬騎攻榆林榆林兵既陷關門

廷賊入宣撫殺之賊悉奮師大擊又破之賊升師  
攻城賊甚衆堅守不下賊然甚怪城為大嘗同砲震  
聲前城數丈城遂陷屠將宣撫將兵逃入外邊州地  
而尤世威等俱殉其詳榆林奏請命任建地兵王世  
名也

山西

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賊至安邑燒西門知縣房之  
屑跳入井中賊鈎出殺之殺督偏門等閘則撫山西  
副都御史蔡德字雲怡而直隸山人己未進士茹

常濟清約聚守甲申春德被誦當去以賊警候待  
寇出圖番兵集于河救不至寇遂渡入太原德自  
繼山而布政使司左右政趙建極守位司河南永寧  
人已未旦士城陷焉賊而元

### 寧武

鎮守山西兼代州三關總兵周遇吉守翠庵壘東鄉  
州衛指揮魏毅絕倫守禦勤肅劉守武閏平時遇  
寇即下降表餉二十人人皆絕悍勇射精捷支果

雖而賊不侵健丁役胡婦無非至急不侵之以故  
行師殺賊過當甲申三月賊犯寧武守武吳止曰千  
遇吉同其妻並率兵力戰人皆奮勇無不一以當勇  
斬級萬餘而寧武斬亦略盡遂收入城。陷復巷  
戰格殺百人尋賊入舍聚家爲共焚死胡婦二十人  
其自伏中室同其門繫遇吉所乘服馬于櫺窗衆  
同心憐遇吉不敢驟窺其舍而又斃心賊馬無守者  
誘引奔之至即胡婦引孩皆追殺斃百數十人矢竭  
亦盡赴火死賊恨甚遂屠寧武無一遺者賊入京師

及寧武守云使所奏皆若罔公雖忠盡力我爲烏龍  
至此故書遇吉者莫不驚歎服號稱天人

### 大同

巡撫大同石金部御史衛景瑔字蓴黃陵西韓城人  
乙丑進士寇陷大同執景瑔母賜降景瑔曰此膝不  
屈第二人可即殺我。因應痛雪汝輩以老母在恐  
移之徐禍亦妨忍耳敵陷三日不屈敵食亦弗接旬  
碎其首于賊門之石獅子而斃母夫人之風教七日

而死大同兵備道石恭議朱家仕字蘆海陵西河州  
人戊辰進士泰無耿毅三月七日賊奪大同總兵姜  
瓖保以餽兵設伏出城迎降復入城其部卒望見家  
仕赴馬翻之家仕知事去耳遂入署出索二千金盡  
給吏從曰我未嘗取大同民一絲此家自携來今璧  
業與汝衆婦女衆爲我輩石賴井以畢赤志于是悉  
大小家屬凡十六人盡投井中衆爲掩土相哭而去

### 宣府

巡撫宣府石金部御史朱之馮字勳齊南直徐州人

乙丑進士時上亮廢祀日久之馮履任未幾而寇至  
忽迫廢穀備取勞事倍常三月十一日寇至奸銀王  
承胤欲縛之馮以降之馮喻以大義洞悉順逆利害  
之說衆莫聽之馮知難作赴殺池中死僕急出之復  
旬繼遺疏陳守禦事甚析  
上嘆惋贈未及西都城陷矣

京師

西二營將軍賀珍保定人忠勇天成性真不曰臨陣  
迎戰賊甚多部下無不人人力戰將卒少止千騎  
漸殺傷至二百騎皆力斬不休珍及不敵以卒去我  
自一人當之即卒漸解然卒猶不悉離從珍周陷陣  
力戰而死千總徐文傑順天人戰過都文傑忠德賊  
門外賊至率即卒迎至阜城奮勇血前苦戰死京營  
兵曰十餘萬部將以千計臨敵力斬死千積死者二  
人而已嗚呼

中書傳錄卷之三

彭城錄

大行略要

積古之失天下者有矣不稱同死社稷之為賢飛素  
死庸之難惡未笑付之屍皆不可為忠良惡速亡罪  
之大者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缺者三十有六  
而稱死君之數者三臣宋督弑其君與妻而及大夫  
孔父宋萬弑其君捷而及大夫仇牧晉里克弑其君

以賢相而不受在野之禍同召二公著共和之惠不  
與流賊之害人臣謀國之忠豈徒賢于一死者哉如  
皆死而已耳是社稷可以壞國君可以亡天下可以  
拱手而授賊所稱謀人之社稷謂何而徒以一死自  
厲也三作而下所得與社稷同亡者往往而有近作  
之烈則莫不以交信國為稱首然信國非以主亡而  
違自野也其入然也凡三年而後死丞相李羅誌之  
曰爾王二王竟何成功知其不可何必強為信國曰

父母有疾雖不可為人子無不藥之理由是言之信  
國豈徒挾予以天下與人而華以身殉為烈哉明之  
所以失天下者主無速亡之行臣皆趨亂之圖議論  
紛更于朝使天子無終朝之令知國已危則爭求衡  
命以違行避禍為賢進人不必忠良舉人必張朋黨  
政以類成勇以類習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天子役行  
其所是諸臣無所利其其間則必同其所以罷之  
天子役去其所非諸臣無所不利則力張其說以行

先帝以明察英斷之君而號令終不行于臣下如此尚  
何天下之可為哉至于保社稷策權宜保禍患諸臣  
無一可也其萬可一全之策莫如李邦彥等請太子  
南行而先時守非之石務微申騎走陝西連走老吏內  
合三鎮克復而安否則連守而河使賊不得東渡隨  
地糧宜召募忠勇不費朝廷寸兵粟餉而李建泰以  
為新進未可驟用候臣至彼酌之既而受命不出境  
賊至不一戰時守首以城降是二臣者豈不皆可憐  
乎謀既左矣又觀無事敵貪圖富貴射虎時食其餘

耶及雙塔

大行皇帝薨崩一時從死者三十餘臣而將標葉捷釋  
舞物進者以千計向之稱塞謬臣者莫不感在其間  
由此視之諸臣能從

先帝于地下者其視俯首賊是相去遠矣記曰謀人之  
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社稷危則亡之諸臣與社稷  
同亡而不以社稷稱者何也余以和臣日衆雖有善  
者莫之能辭故曰大行縣未言

建德五樓樊街社稷而機劍之機奔走之序使  
大駕不孤行于地下其猶賢乎居身而履柳汙而停  
製滅耻而臣賊者矣然而諫史者至明之時季其于  
社稷存亡之故蓋難言哉

世臣

少傅宣城伯衛時春字和字定遠籍華亭人賊既入  
率妻子共投第中大井死閨門無一道者

戚臣

新樂侯劉文炳字洪荀巨縣任丘籍南直海州人賊

既過數日身為賊臣善不受辱不可不與同難其妹  
皇親李氏早嘗年三十炳召之曰爾家非避患地  
宜來歸可以同命妹遂歸父繼祖及祖母瀛國夫人  
先帝外祖母也年九十九日城陷俱投井中炳呼其  
妻智慈避樓上投其梯縱火燭之童孫幼女號啼呼  
炳曰噫兒且未尋即至耳悲焚其第遂自縊共  
燬火中大小男女死十六人

惠安伯張慶無字順榮河南永城人城陷與妻子求  
死不屈自縊于樓上其子永泰亦自縊

左都督劉文輝新樂侯文炳弟也城陷投井死  
錦衣衛都指揮王國興開城陷舉火焚其正寢危坐  
而死賊獲燬燼見其屍猶危無南面而正坐焉  
駙馬都尉華永同字洪圖順天大興人

光宗塔也都雅好客善讀書賦詩善騎射  
帝甚愛之二月十五日永同入朝

上詢故時切務因說

上南還蘭衛取以從力可多募善兵數萬寇亂不難定

七

上曰若何易固曰不獨數萬果如臣策即數十萬度  
必可致若徒守京師京師已玩弊又祇坐困無益也  
上不聽及寇陷外城

上祭名固曰卿向說朕南行能集兵數萬今猶可及乎

固曰今不及矣

上曰卿言可致數十萬今何無固曰暇日人易集今事  
急人心盡亂雖一卒亦難致也時新樂侯劉文炳並

上固言兩城各率家丁援從南行可乎劉聲並曰家丁  
何足以當賊師況臣家素不蓄家丁遂罷明日城  
陷公主已先一卒奔拒尚在寇生子廿四人悉以黃  
繩繫之槐亭聚古玩書畫環繞宮雜置積薪焚之  
承固大書世受周恩身不可辱自投火中並死

文臣

東園大學士范景文字質公北直吳橋縣人癸丑進  
士平時以兵略自任覽南樞時撰師律輯守金書發  
未除北大司寇是年冬與李選泰丘瑜等岳貢同日

群相及寇逼數日身為大臣不能從種塲少堅刃伐  
無死何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癸十九日城陷  
景文至演義所聞賊已入宮或言

先帝駕崩或言南廷救曰不知

聖駕所在惟有一死以報

陛下步至天堽投大井而死

并左龍泉卷

一要聞景文死痛

哭自縊于夫人陸氏程前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倪元璫字鴻寶

江蘇嘉定人壬午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戊午元變奏毀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提挈紅丸稽宮

三議閣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璫其議不

必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逆毀也蓋當時起謀與盟

逆五詔主提挈學者乃援東宮爭提挈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語主移宮

者得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去者各有其

見不可不偏非總在逆璫未用群小未升之日雖若

水火不害壞麓此一局也既而楊璉二十四乘之疏

登觀廣做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

案群不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三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子

先皇正其頌德稱乃于義父此又一局也經已矣而猶疑有遺解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復親詣好創立和論標題典要以此批根今日中正之黨碑以之免死當其剛上公之鑄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語要典者親近之私書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臣使史臣之筆亘古未聞

神宗皇帝聖德美秀可與張多教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

矯証

先帝偽保家為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况七罪非難稽之籍實錄有其情之書何事留此斯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疏奏

上嘉細之甲戌除翰林侍讀乙亥推園子禁酒丁丑放歸壬午冬赴石司馬時滿川方薄徐淮道路頗賤元

賜券使丁數十騎交馳入京師

上聞之大喜即召對元瑒陳謀寇方略機宜甚悉因條

奏理財策當

上意

上大褒獎之時癸未三月也迺月以石司馬特晉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祖宗朝江浙人不得居計部翰林非宗伯少寧不激受以翰林浙人歷司馬至計部自元瑒始命下元瑒辭

有惟此此是屬王困有致治原只一二人為之

即

高皇帝所用文臣不過劉宋等數人朕用卿戶部策國

力致太平

祖宗成憲固不可變今用人為急母因循元瑒頓首受命因奏曰必使臣者有三做一宜做使臣與兵部會計先準餉以相兵因舉兵以相餉彼此相相則數清而用並一大做小不生節無益于數求其一舉而可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于國無害于民者一正做今

所設施豈可出于權宜持歟必以仁義為根本禮義

為權衡苟政屬民者必為請命

上曰時言有學問根本之論也既覓計務奏一切權宜

不便者罷之而以錢鈔之盈海運為要務因奏兵額

難清產費金粟則餉愈匱請餉司得兼職方以察臺

兵籍凡餉絕速經急難恃者則親附近派運又請

益重兵淮海使督撫得自剗財用以捍不虞增左師

額餉責其恢拓予奏督近餉使僑師躡寇凡此皆一

上者以爲

製錢鈔之法倣紙造作工費鉅萬卒不行錢法悉收

雜小錢更鑄大錢錢資十六年冬十二月初行大錢

雖禁小錢而市物如舊貴價至過倍民甚乏之有欲

利蔣臣而暗者數日復行小錢而朝足亦無大利當

是時寇既入秦元璵奏錫沿河租稅多設敵臺汰冗

兵馬死士以遺群寇顧懈弛日夕懈馳行而寇卒

渡河十七年二月解司果印復入翰林供經筵日講

三月十九日平旦都城既陷元璵整冠束帶望闕曰

拜南面拜母取酒奠即筆武安侯前對酌三盞方命

酌而曰明托邦難遇之聞元璵曰君好義若答曰方

命微數舉即自縊從

先帝駕耳和曜曰如此我亦從君行元璵曰請如是再

加一盞與君共之更與和曜對酌三盞和曜趣元璵

曰君速反舍即能踐此言懷刃往他人語者少延君

不復死矣和曜諾既去元璵出廳事前南面坐携一

巾語僕人曰我今當死意決矣勿得解我同舉手自

其表在堂相與謀異戒嚴勿得入其室

元璵題几案示南都尚司為死誓今也慎勿稽案

以志吾痛因語家人曰若即殺險心大行殄方收

吾屍

將市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周鳳翔字景軒浙江

山陰人成化進士十九日賊既入或言

聖駕南巡自成應賞購甚急鳳翔曰若

至尊無恙吾猶可不死二十一日入朝太監王德化來



先帝諸臣大吳鳳翔等出作書寄父母曰國君死社稷

人臣無不死君上之理况身爲諫職官爲侍從乎老  
父今生育我教我以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而  
大人羞我事畢矣罔極之恩矣之來生萬千珍詞不  
必以男爲念時尋追矣不能多書覆作絕命詞一章  
投琛而死其詞有云碧血九京依聖主白頭二老痛  
忠魂蓋傷其父母俱存也二妻從之俱死

陸河南杞縣人甲戌狀元

元春人壽長古稀而後上公年已過艾矣文同朴

而云牒舉進士殿試前舉日闈臣擬策問有充闈其  
指要者皆摘席以待對及對率如所闈理順獨詳覽  
制誥中更增一事因係對甚具而所增乃

上所自製者也

上乃攬理順爲第一居恆持論平簡不爲偏奇十九日城陽耆絕命詞云亦仁取義孔孟所傳文山踐之吾何不燕坐命其家人云勿使亦得見賊亦勿使賊得見亦。元可遠括地理亦遂自縱其家屬並竄杞縣

一妻李氏隨公赤隨有幼子托于薛所薛爲順方瓦  
賊衆盤首擁其門曰劉必元居鄉甚有德里人莫不  
被其恩者此來正欲擁覆以報何遽死也隨邪泣哭  
而去

理順孝子氏及子孝廉并叔十八人圍門縊死  
時謂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僕死主一家殉難者  
以劉狀元為冠

左春村左者子馬世奇字素修而直與錫人辛未隲

紅粉死自牙孽惟死入逐氣板曰不知

聖駕何似既聞數老一時略盡歎曰是因當死王不在

齊明日始知

帝崩及二王被執曰吾履死所矣其僕曰死忠國是登

太夫人何世哥曰不死亦太厚太夫人言訖二妻笑

李盛服至前世奇胡曰若以飛就死將辭飛即二妻

並寺主人盡節吾二人當拜辭亦欲以節自盡遂下

拜畢並入室經死世奇乃設香案于庭置周易經局  
印牙牌其上拜之復南向遙拜其母通書一通裂帛

自注

翰林院檢討汪傳字長源南直休寧人成化進士初授浙江慈谿縣知縣丙子行取入京成化五月初召對文華殿面陳狀疏翰林簡討平時書即壁云看世不破為世所美有人不破為人所美看身不破為身所美其議度如此甲申春寇急達陸閣先給事書云京師卑弱不惟不能戰抑不能守八城平失素者全亡時旋交來怡然不悟大聲疾呼人盡掩耳勢將不救惟有一死以報國恩而已十九日開闔入赴吳甘泉舟中與同鄉鄉里聚飲酒數畢極苦大書于壁曰志不可辱身不可降夫妻同死忠節雙芳遂就經傳先懸石取懸左取曰難頸沛不可失序乃解絕重繫左右而死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字想明江西吉水人甲辰進士初以許瑞龍職後陞南人司馬至金台癸未冬詔九卿科道各官言事及理財足餉可速設者奏之于是朝臣各條奏甚多大抵皆憂心開採鼓鑄鑄錢笑平時聚訟而訖無成功者為多至謂商細末之今又懸而卒無應者

天子乃欲調諭群臣則餉而朝臣皆難之于是左論德李明廣獨言朝野紳富象宜按舊計餉梳留萬金為本業其餘無論數十百萬悉徵入朝其言頗快人聽而卒難舉行

帝趙之和華既奏六事其二則開採銅鉛中朝士舊論也其四則以京師樞要利柄操于權貴宜按銅鉛銀十計然後充吏此年科司多出貪緣不若寸銅兼收詔令銅銀自辦貢科誤入津府試大小輕重各納銀兩並准實數採計等語蓋臣于巡撫而亦計無所

之請者乎曰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科雖虛名相實無猶幸其名存任人知廉恥今名實盡棄其能堪乎或曰不然亡于鄉試應天三十與于浙江十七實學之考餘皆貨取也雖能文章平時自未為名士者亦皆不免如是殆不若科舉之言徑直而有補于事矣

天子卒下其議于部以為殊有可採甲申春賊陷宣大邦華奏請太子南行科臣光時憲以不可議遂覆及城陷邦華向文丞相像前再拜口占一絕正坐飲藥而卒賊至見其遺像先生以為鉅官爭前執之至

則邦華民也驚呼而去

李邦華聞難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勢不可為矣乃題闕門曰堂曰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天

死廉化

石副都御史抱邦權字曰明浙江餘杭人己未進士取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漕吏道在候考選清官方在均除投人要以為行取不宜額于知惟臺省餘曹當處外任廉考選不守賄行而量槓不皆中飽

大理寺正卿凌義渠字若柯浙江烏程人乙丑進士取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漕吏道在候考選清

難惟有一元刑君恩遂自縊

大理寺正卿凌義渠字若柯浙江烏程人乙丑進士取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漕吏道在候考選清論及松覽諸書服緋正笏望闕北拜復南望拜父遽書曰十餘字授僕人賜上其父其略云盡忠可以盡孝惟能死不辱父訓耳竊內經積先為僕等所匿取短絛命左右勒之相視不忍客趙生曰公志決矣何不要遂其節為黨之憲槓奮身而絕

情理京營并政兵部右侍郎王家孝字尊五福建晉田人士戊進士情理并政營兵部右侍郎臣督以太監孫總則統于大司馬少府幾贊統不能盡其所欲為寇逼守德勝門十九日手旦投城下即民間賴屋中

旬經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字肖形山西澤州人壬戌進士嘉廟時忤璫禍後歷大納言申申三月晉今職于章明字綱直癸未觀政進士開慶北祥語帝明日君國之

大籍惟孝與父君既死矣父又死矣臣子何以生焉

難生矣蓋也遂同縊而死兆祥繼妻何氏與其胞李

氏曰使父子死忠亦姑視可不死節乎即時並縊

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其

子章明叔父先亞別妻妻孝氏曰亦不忍大人

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我亦死事明以頭踏

地曰謝大人無夫人須先死乃遂其家人盡出止

留一婢在側視妻縊取筆作詩已復大書壁曰有

悔天婦流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縊絕取一赤蓮

上加緋衣又取一垂簾妻左亦服緋時婢曰吾死亦  
茲在上遂死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字龜齊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  
拔擢之夕夢一人叉手向背吟曰山河破碎風飄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覺以為不祥書之壁間有諸徵者  
曰此文傳聞語也何以書此徵語之故相與嘆異平  
時常書座右曰要窮就窮要死就死甲申三月以吏  
科都給事中晉太常卿未幾時急受命生而疽門樓  
甲申四月辰刻同主事鄭廷時登城者獨宦寺麟  
徵一傳上十六日寇時有薄城者麟徵馳使膝手則  
二門諸守以而疽家當斷街故塞其門禁出入內宮  
不從十七日賊隊扼至砲聲如雷不能入賊帥戴府  
部諸臣未一於城望嚴不可得麟徵怒督路而上見  
賊勢甚悍攻各門皆甚急無敢開  
上者麟徵戎服單騎入西安門門盡少步沈惟炳云門  
內宦寺非相議不可入奈何麟徵排闥入至午門遇  
閣臣魏藻德云大司馬已回面詢發此時矣麟徵足  
公何須爾

上已煇極幸母妾陳麟徵大泣淚滴階石藻德抱之而  
出十九日寅刻九門盡陷城兵鋒隨而竄麟徵遽反  
閉戶自縊從者急排戶解之檢出至三元祠著且飲  
酒告曰亦位列卿貳愧無寸又以佐國家今國亡賊  
入避

至前未知若何者亦何顏自立乎客與左右無言  
駕邑酒肆同並哭麟徵曰母亂我寸寸各體可也滿下  
二載復自縊家人驚起急解之赴曰候我矣左右請  
之麟徵有自盡以畢臣子之節淵汪下因勸劉襲南  
歸以圖興復麟徵曰壬戌登進士之夕父信國教訓  
矣不死何為且我自陞聖節江南結草不許請身任  
危種家臣不許天下事尚有可為惟君輩速行圖之  
吾自知其不可生乎所憐者少切諫一二疏及書卷  
一書未成耳厲聲厲色保投綬而死遺書云祖宗二百  
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雖上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  
之殃而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臣效法應種履險時  
周而中者形跡以管簾覆以布被足以棺定身歸恐

聖先人之聖所知交為亦即許焉若國家深澤豈容  
遂以四海九州之大不念忠義之賢使天未廢明則  
僕猶以一死為費是所望于有心君子崇積十七軍  
三月二十日酉時罪臣吳麟徵絕筆祝淵及從者吳  
其亮而殮之赴三日而猶如生後賊遁之指其門曰  
好男子真忠臣也

太僕寺寺丞申佳胤字景園北直永年人嘉禾進士  
初以吏部候補起今官聞變自縊

人子佳胤字景園中書人子科給事中甲戌京  
師父不兩上恤民曰天既略曰都城人疲寡廢窮民  
夙夜勤勞得錢數文可經須臾死病邑窮村所賴粟  
麥而已此種一絕窮者誰以待盡括者還而為財今  
秦晉人且相食父子兄弟不相顧也嗚呼子女僅易  
百錢難煩  
聖明賑貸猶慮有不及況中原一帶財既罄穀無  
遺兵之穗掠更劇晉地無頭百姓不惟張鹿昌校功  
中原之畏曹變蛟過于流賊嗟夫民也

皇上生之而為

皇上勤賊安民者忘急殺之者兵果救民殺賊百姓算

壹是引不服何為閉門走賊至以兵為賊也又糾張

捷疏曰日者召對

皇上以清教家臣下問吏部即張捷以逆案之呂純如

對夫逆案

皇上所欽定純如者

皇上之罪臣也

皇上所懲者清教而捷謂清非清標之清則必就

作緣而後為清教非教稱之無則必翻功罪變是非

而後為執若純如用則凡在逆案中者皆曰純如用

矣相與望捷而起即不在逆案中者亦曰純如且同

吾何為不可用並相與望捷而起捷之門如市其如

誤銓以誤

皇上何既凡三上會丁母憂歸丁且補吏科給事中

未陞戶科都給事中甲申正月累疏乞休不允二月

三哥失守軍興日煩

上召對大司農倪元珪以餉數條上

上懷太少誌之辭氣甚厲甘來進曰臣科臣與之曹未  
裡所最分餉本折輸久若千可接藉指也獨臣所應  
者兵閭賄逃民見財喜恐不魯無餉之患願輕賦稅  
以收拾人心是為急耳否則寇假仁義以相誘惑閭  
門搖翅其勢也惟以將能御兵使不害民不畏賊疎  
破不足慮耳

上無之及寇傷或初甘來進去甘來曰歸事逃難非在  
三之義也十九日城陷或言

上明且決以不輸出乃命起皇城兵衛紛馳不得入寇  
歸而兒子家儀自外至相與慟哭說曰祖母尚在無  
吾不死無以見忠汝父死無以終養且使

皇上在則土木衣櫛瑣難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焚人  
于白水起點斯于有仍庶幾庶幾無子而育子廟堂  
無臣而有臣矣遂衣冠北拜者五南拜者四賊絕命  
詞云倒底誰道曰海晏疾雷情罷城頭君臣義命  
亂神曉孤獨于方風雨秋極目河山空洞滿傷心草  
浪一身愁洵知世局難爭計願取忠肝萬古留賊渠

引珮帶自經中堂而絕

河南道加服條一級監察御史王章字子洲南直武  
進人戊辰進士賊偏同先時守巡城至東直門賊復  
城而上呼曰降乎不降乎章曰不降賊奮刀斫其膝  
章罵不絕口遂被害而時章已先跪請降矣遂抽開  
開門賊大進是變也死之策先者王章也降賊而開  
門賊先者先時也七章子之秋亦死難于閩甚烈  
曰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字賓日浙江鄞縣人尋未  
進士甲申南來舉子國變方則病妻時既兩販良謨  
屬其族姪曰我死若可捐之南歸若認舅使守汝能  
始終勝給之甚多若疑女且不罷守則憑若處分可  
也姪曰所命皆不能任恐事或不終有負大人耳妻  
聞之使婢教訓良謨曰拜慶王公放心我即隨去耳  
遂掩戶自縊婢子以告良謨良謨曰龍是我亦曉矣  
遂自枕上自勒死  
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字若魯南直歙人甲辰進  
士城陷從者赴直報名直曰我生已捐我計已決勿  
復多言時雨言

駕從齊化門出音客生謂五日天子南幸公等止宜  
擁蹕偕行共圖免復何以有為之軀軀獨為也耳  
無無出戶顧望嘆曰當此何由干戈

駕將為往比知大行玉問恟恟幾絕羊生復謝之憐衆  
環跪而哭其言觀老子知何適若如此直曰亦幸有  
兄在無憂也夜寢羊生于別室呼僕校書歸報其父  
更冠服還拜君父訖作詩六首有云機軸自恨無吳  
桐校尉徒殷報主心又云丹心未嘗生前恨青簡空  
著死後名者羊生命僕取麻線作經自經既絕一子持

兵部司馬司印中成德字吉升山西霍州人孝未進  
士賊至德先寓書于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情不能  
忘故臨禍至此惟有一死報國年兄忠孝俱全諒有  
同心預獲斯期毋忘息壤賊既入未知

聖駕安否入朝遇堂官張縉房丁于門外德以頸觸其  
胸曰若平日不聽示言故至此縉曰本行駕出德  
哭之于茶庵而歸母夫人曰我以成德必從

先帝死矣何又歸也德痛哭于前不能語太夫人遽入

室自縊德自殺德妻及妹俱自縊先是正月德還諸  
生罪尤貴家留飲德教教不能自諒曰今年凡為臣  
子者皆應死矣獨與近日在京諸臣不謀而歎即辭  
南差堂尚欲貪生乎不無何出于此也客觀其故德  
曰事已不支衆共知之非一人之德說也至是果如

其言

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字伯玉河南武進人序展建  
士歷官都部工水司監督著血依崇禎四年奏論總  
督

督督火器初鉉刑籍居十年而丁父憂當道屢以  
好學獎士為鉉發未冬奉旨復職甲申臘閏二月四  
日除兵部車駕司主事鉉望城三月闕滿大司勢且逼  
宣府宣府不守則大事去矣撫臣朱之淵忠孝為心  
智勇足惜力能卒衆死守特恐監侍內臣中奪其財  
深有積事之慮乞亟撤內臣高任之馮臣能必勝賊  
之不致冤宣也不報未幾而內臣率衆迎賊之馮珣  
馮十九日昧兵無服入朝巡警市人喧言

罵行宮人且外道出歸易冠服拜母款曰兒購在皇城  
 即死皇城為正遂馳馬哭入西北隅臨河子河而坐  
 有頃中宮畫寶遣理賊將入遂投入河從者奔出  
 之再投深淵而死從者奔告其母母亦泣泣投井死  
 先是宦者陷鉉語弟曰都城將不守亦死分也何  
 以處母弟曰將求僻室于東以奉母母曰母為令婦  
 決無生理宅中并可入也十八日夜賊犯內城急鉉  
 舉酒奉母且涕曰既承父母剖身當殉國但不得盡  
 命于死耳遂飲母曰為臣死孝誠可大行遂共飲  
 命于死遂飲母曰為臣死孝誠可大行遂共飲  
 訖如其言鉉前集三朝不復娶妻王氏見大夫入  
 井大哭絕入而殞  
 鉉弟諸生銘哭曰母死亦不從死然母未歸土未  
 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而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峻順天人時至謂妻某氏曰吾為  
 朝廷命官爾為朝廷命婦豈甘為賊所辱遂服衣冠  
 婦亦服冠服從容共縊而死  
 北城兵馬副兵馬姚成浙江餘姚人城陷自縊

原任隸州知州馬象乾字西山順天人甲子鄉薦歷  
 教諭添隸州守尋休職林居閑戶靜處恂恂有古儒  
 者風十九日寇入舉家自縊遺屍無有瘡者行路傷  
 之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頊被殺御河死  
 中書舍人宋天順亦自盡  
 儒士張世祿二子想賞懸官俱自縊死  
 某傳湯之理見  
 光祿寺署丞于騰峻順天人時至謂妻某氏曰吾為  
 朝廷命官爾為朝廷命婦豈甘為賊所辱遂服衣冠  
 婦亦服冠服從容共縊而死  
 錦衣衛南堂指揮同知李若建字小山山東濟南人  
 庚辰武進士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詩有云死矣即  
 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殉遂自經若地者清禮部  
 尚書考若琳之弟也  
 錦衣衛街道坊掌刑千戶高文采宛平人守宣武門  
 寇至闔家十七人皆自縊共埋一坑文采後縊骨肉  
 狼藉行路怖焉  
 毛西戶遺其名住觀音寺衛衙燒解為業賊入舉家



二十餘人悉入井死

原任昌平守禦任之舉字中華順天大興人丙戌進士任心源侍御之次子也性豪放不羈喜吟嘯嗜飲紅性豪狹斜無虛度日擅差不數年家徒四壁五年頓悔前行罪力業武中武舉除昌平守禦受事未久即告歸雖未近年老成人亦不食無賴世甲申寇入哨然長味告諸同列曰吾世受國恩善不與賊共天遂投縲堂石弟之對解之復避家人守廢之去漢

提督軍務司禮太監王承恩順天人和為司禮監東筆太監大同告陷

上命承恩提督京城內外諸軍務府督府之上十八日中夜承恩執鎗隨

駕香門出不得還至萬壽山下從上跪繫于巾幘局而死自戕得其虎賁之

司禮監看掌印太監高順天人預設一棺積薪其旁城既陷遂入棺內呼左右燒之左右皆莫應因大

罵之一小內監曰公意如此當如公意遂舉油塗棺引火燔之小監旋亦自縊一時共縊者六人高將入棺屬其鄰曰吾死可共取物去于是鄰人分其財相與殮之

內監因亡其名住白塔寺後十九日自縊命下人探其中窺以逃惟餘書藉花盒在焉後楊士聰居之覽其書多罵冊亦有手錄者諸書好文盡削頭身而名滅不稱悲夫

死

居民田氏字祥字開戰入耻為執事縱火焚其家聞門盡死

李夢儒字小槐順天人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聞賊入相期共死長女金姑年十七已字朱家同母弟妹婢一時先縊果夢儒傷自縊平時輕財鯁直俄里傷之

安定門內唐村亡其姓氏既陷內城語人云我寧

治產物皆明潮物也豈肯留與盜賊于是集大小界  
女及壯者資財悉焚滅無遺

北城察院皂隸亡其姓氏城陷閉門急焚

順天府諸生曹肅華持家嘉靖壬戌進士曹子登曾  
孫也其先南直蘇州人子登生南村南村生文耀文  
耀妻張氏生四子一女長曰遜次肅次持敬次持毅  
女曰持順文耀早世三月十五日寇急張氏率子女  
諸婦哭家中稱曰世受國恩義不受辱閉門矢死寇  
無復再攻城陷張氏自縊南村遺妻張氏及遜妻李

氏持毅妻鄭氏持順及乳母周氏同縊以持敬曾自  
經死惟持毅及嫂周氏亦同縊。賊乍斷賊將入室  
登逃去而遜先自刎仆地復起賊繫至田虎家解辱  
之搜其資財尋釋之

張應選字賓虞宛平人內閣初等帶經傭傭閱賊陷  
宣大知勢去指屋梁謂友人曰國恩難忘此梁為我  
宗完對及城陷同妻妾子女五人盡縊

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組張不屈死

百戶王某同鍾寓其家百戶初鍾死鍾不應出門欲  
降提鍾盾至斷鍾不能百戶自經

甲申之變城陷而自殉于義者不可勝紀一薛弁吳  
姓亡其名江本榮侍神者夫婦同縊一朱進儒生悲  
憤墮胸喉血數升而死其餘頑士尚多數十輩聞者  
皆略言其人火其姓氏遂歿而不傳惜哉

御史趙謨巡視中城補謀殺之城陷賊復謀謨瞋目  
大罵賊怒殺于白河衛衙

書宦官後

臣竊國家禍敗之興不盡由于貪壬之罪也其臣子以名實禍落以德勝乎奸回使人主反其所觀以覆測天下乃不自引其咎而率尤上以廉薄嗣臣崇信內監堂不悖於然而屬堅之從自

神宗辛丑以後不復選用者二十年

嘉廟時僅復一選至

上十七年間選用至三內禁增萬人歲增月米七萬二

千九百餘石五萬此亦何已而不已之費也自

瑞祥

上陽斷鼓之躬卑例特之極蓋謂左右近侍由亦進退

不復尚仕朝臣候使開整制其機要此其害中于恩

而不可磨刮者也然文相之得君也各省內注盡撤

其寵相也則後月鶴同陽美之自結于

上也內臣又徹其目敗也則各鎮之監軍又違為論者

遂謂二相之禍掌由中貴而不知文相之禍由烏程

之溫閣相之禍由視師之恩堂皆聞者之罪非難清

上之怒亦由中官而使中官日固

上寵以及危亡者則烏程陽美之謂也故陽美戮于冬

諸監督內監遣于春王承恩總軍務于大同之既陷

曹化淳督勦義門于洛陽之失守嗣無可傳之臣使

中官有賴救之任不亦羞朝北辱天下之士哉及夫

內城告陷化淳閹門細賊

皇帝始怒憤事之深在于閹豎作有成國之論雖事不

果行而舉承恩兵柄頃刻付之亦劉觀以元勳國戚

佐東宮以圖萬一之功而獨召承恩侍從以至子死

則豈非悔悟乎金元之利與承恩身獲重兵而不

詳奏

駕南也乃獨其從

上自縊以死亦何益其謀者因謂其出于化淳名下化

淳閹門納賊承恩難啟奉

駕不能徒以

上之恩遇既重迫于侍奉

駕前不得不成死事之忠嗚呼果能忠于死事耶雖無

操天下之重兵者非一中官已也中樞乏子金之謀

外鎮解秦鄭之救張縉生極極務而偏頗足賊李國

種滋竊數年而視類就縛若者雖膺其賞收其骨猶  
不足以充其罪也今或置而不言而以責下督軍務  
之承恩不亦過哉

09892

甲申傳信錄卷之四

彭城錢

盜舖遺囑

昔盜跖徒率九千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橐子馳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以若百姓既休卒徒泰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此非取天下者也而自昔稱此以為盜舖其後欲以盜蓋天下而卒不能成其業者樊崇也黃巢也崇不自吊而立金子以剽掠為事崇之既死京師人春明宮宮女數十腫拜稱皇王崇

喜乃今日金莊崇以金帶祗有人數日復持掠居人索財既曰淘物今自成亦然而利則千累其志在于淘物而已故一時被刑特旨謂之盜舖刑不盡殺謂之遺囑所以張其盜而甚其毒也抑仲尼有言曰治容辭淫媼竊盜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可不省諸

李自成以十九日入大內差閱曹化淳為先驅既入自成謂曰若背主獻我城還當斬以汝能講天時說死漢獻銀五萬方准用化淳如數上之同事如故二

日偽國公權將軍及禮政府奉偽命傳示文武百官悉到府報名而偽相牛金星言各官供于次日朝見朝見後願去者聽散有稅違違令者罪之子是事諸權府禮政報名甚衆二十一日百官供于午門時闕五牛宋始出列兵衛而坐孝閣內而坐牛金星而面東上坐宋獻榮東面而上坐顧君恩左次坐劉宗敏右次坐金星執鞭婦帥唱名花點婦笑嫂罵恩威不測今日應少遊以軍法從事翰林衛亂文林增志楊昌祚家之純方拱札劉華國皆已前刺髮李國曰

既已被刺又何報名呼更卒悉板去餘七衆皆愕然于是官同馬兵二人執刃隨之馳往西華門外四牌樓街要士馳馬騰若跳羊永行少遲鞭趕而下人人自以為必死不復生頃之思傳令云前刺犯官俱送權將軍劉處分既至劉宗敏手擒妓諸呼彼酒為樂命兵士各回營守之官同服為繫傳復慈同釋腹疲憊絕不堪忍幸適使得緩死矣明日復至劉宗敏所以次輪賜一品累萬以次至七品累千能即立搜進之不能即如廢法一府不可悉容分置偽將軍

田亮制將軍李通而二將轉爲郭李諸部將共加刑  
於將楊雲楚無所不至又有蛇蝎火又捫弦之法目  
所未見其法悉求于西將軍而賊黨之風仇深陳者  
必假威以報焉於是兵王操部卒有在賊中者以操仇  
碑殺陳君收而指其家若此類事多有而嚴衛著姓  
津要推者及大姓富貴子弟多就擒縛縛殆盡  
未嘗入軍城中餓死者甚衆然其名士皆不足無而  
朝士衆多不可編紀今取世臣公輔及詞注節臺之  
最著者其略言初自成之命權將軍曰罪者殺之  
貪者多賜刑之而諸將對得及無辜此士衆有怨  
者自成謂諸將曰何不助孤作好皇帝制將軍曰  
皇帝之權歸汝持旅之威歸吾并煩言也嗚呼由自  
成之言推之則刑不下庶人矣吁

元勳世爵

成國公朱紇涇州守正陽門十八日三鼓  
上既命中西自繼而手刃袁妃公主遂召提督京城內  
外王承恩至前誘良父因手書殊勸傳內閣命然臣  
總督內外諸軍鳴以東宮且命盡放散囚以至園中

騎臣魏藻德等已出遂置案上而反傳者復入宮已  
不知

上所在所諭亦不果行而東宮反成國守不之知聞既  
入得殊諭于文淵閣案上既收紫紙臣于劉宗家  
二十二日申刻特命殺之先是成國總戎以差謫  
孝林同林宗伯南使遂以李秉城代之及使還止充  
班首然以同姓位重故有節天之作反顧命焉  
成國公徐允積守德勝門賊至以門降四月十二日  
自成將軍出就元勳世爵之

京城伯李國禎三月初四日

上命督練營安守門國禎日生而直門城上惟監軍太  
監王相克領營兵兵無大器亦無寶符明至遂潰十  
九日城既陷國禎就擒自成既入呵問國禎曰汝受天  
子重任寵信逾于百僚善不可負國見不能堅守又  
不死節則無就縛意將何求國禎氣沮無以應自成  
大罵悞國賊欲未生乎此遂推將軍而並戮數日痛  
加刑杖碎剝而斃其妻亦為賊將所掠穢盡府家祀  
之馬上大呼曰此京城伯夫人也復大笑勳注婦女

被殺死者多有無辜甚于此者

臣惟國禎之被寵也始祝

先皇以強兵是寵及賊將犯國

上召國禎問曰卿平日言兵強足鉤今日美若國禎應

聲對曰臣兵未嘗不強

皇上無鉤耳

上嘿然久之及外將陷關臣奔告云

皇上幸為脫計奴輩不能顧主矣

臣曰臣等安在守禦賊安何在對曰

皇爺安得有安營要散奴輩能為國效死

皇爺走耳嗚呼國禎所重者營兵也鉤既不足歲費朝

足數十萬以虛名寵每違名對他大臣多跪奏

國禎獨旁立許脫視

上雖無人臣禮及寇至盡潰無一戰士其為悞國可勝

慘哉且愚

上以營兵有司不得擅加刑禁陰縱兵為盜夫謀人軍

師敗即死之國禎既不能死役求苟活而卒被刑

戮好事者垂飾美說被之忠節以快聽聞何其誣

也陳濟生再生記曰為賊所逼作詩數章大哭

先帝靈前服藥而死無名氏燕都日記亦言國禎二十

一日入見自成以頸觸階爭三大事賊盡從之後

送

先帝陵畢遂自縊死覽者遂曰何其從容也此皆營中

語耳余四月入都亦聞此言心甚題之碑曰是能

以脫蓋者矣逮五月遷都城都民去棄城爭甚近

者皆之震詳與前所聞大異父而棄城誤國之論

遂廢矣

先帝陵也予前之亦而都城君子都有國禎為

奉子叔儕者又客從都御史吳邦臣家扶此忽

先帝降壇曰朕誤用人以至于此辭皆悲慨不勝夫

上所信者溫雅仁也周足儒也陳洪也魏忠賢也半國

禎也嗚呼臣敢以聞

先帝在天之靈哉

英國公張世澤故國公張惟賢子也常

憂廟駕崩奸瑞逆謀惟賢從繼搜宮立

先帝有佐命勳卒未幾而世澤為賊勒與其夫人共

被刑種而死恩其德澤仁者傷之

楊武侯蘇湊天性暴厲好撻掠平民掠射等事稍要  
惡不上聞賊道其姦被掠震駭而民間者稱快初湊  
撻掠數日衆已竭矣不豫再掠詭言藏金在室須自  
登之賊令一人昇往其室已為賊將佔又諸物盡為  
賊有矣賊怒甚問藏何處當代登之湊不能對昇還  
越二日而死

餘熟臣如毛定而輩率多類此其不死于刑掠者

四月十二日晉殺

外戚

太康伯張國紀字嘉臺河南祥符人被執自縊死籍

沒無遺

都督周懿嘉愛伯季之子素病疾被掠而死年壯

亦被掠至姦獨削髮而遁復見獲金餐銀鐸年十九

體肥滿受掠獨甚先是三月十日

上以鈞直進司禮監太監徐本正如太康伯張國紀嘉

愛伯周奎候爵隨宣詔來皆取餉以為國老休戚所

關宜為首倡自十萬至于五萬即隨刀輪之以備經

急本正先至奎所奎謝書老臣安得黃金徐沒齒丹

三其辭益生乾死起曰老皇親如此而吝謝足為難

措手大事必不可為矣即屬著多產後求何益金乃

自具一疏勒錫二千兩至是財繁奎而去籍其家得

現銀五十三萬貳足以車我者相為千道諸所充積

盡搜無遺猶慮諸子私匿不免于刑得不從徐司禮

之言而已晚矣

傅平侯郭振明進銀被掠而死振明子承臣中頗稱

賢而好義至嗣下士二月初捕獲宿儒于五城殺戮

今氏之子輩置於死地學使資者不以備修自同一時

賢之而無補于時惜哉

駙馬都尉冉興讓和督李國柱東宮侍衛司鏡

俱被掠至賊幾盡而死

餘熟威多被掠籍沒無遺者未詳萬里下龍盡新

而馮夢龍紳志略附英園公清平伯楊武侯永寧

伯傅平侯李都督于死難者數也下知清平伯吳

遵周斯建伯王先通皆戮以祭預英園以下皆刑

掠而承寧伯王長錫則被戮也



輔臣

大學士陳演字贊皇四川井研人三月初罷相以寇  
信任都復多議不能驟行寇既誘城下演留清外城  
城既陷二十日遂同黨德繫劉宗敬宅中十七日索  
鉤至舉及前親送宗敬家凡四萬丙宗敬喜其慷慨  
不加拷掠仍繫之其僕或告賊言地下有銀數萬極  
之果如僕言又言珠寶最多復搜黃金三百六十兩  
珍珠成斛十二日自成東出遂命斬之

事復盡赴演門予葵未入都微聞負寵私語臺臣  
曰人謂井研不廉余何答曰曾是此制而猶謂不  
廉乎時獨邪之任鐵柱之臣而公論如此此明之  
所以失天下也

大學士魏藻德字師全順天通州人康熙進士是試  
後應召對自陳茂實為舉人時守通州功遂賜狀元  
及第尋以故吳見報遂加少詹兼東閣大學士即主  
葵未會試自藻德入相無一建明而為

上所重信甲申三月三日如本兵銜往天津調兵不果  
自成既入二十日午刻同陳井研留閩劉宗敬等小  
室中藻德自寫陳語人如彼問者不拘如何皆可鎖  
閱此弄作何解二十一日同王守二相發營中嚴守  
之尋加拷掠以金銀以萬計四月朔宗敬交凱藻德  
曰若居首輔何以致亂藻德曰本是書生不諳政事  
兼

先帝無道遂至於此宗敬怒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  
載而為首輔有何顏面曰無道時左右等  
我有一女年少亦十七且美願奉將軍為妾事王  
振我而而跪之唾罵不能受是無此條王振我由與  
子說却人止言聞此言遂加拷掠凡六晝夜交贈  
至裂而斃復連其子親之對以家貧無銀若父臣猶  
可從門生故舊措置今父已死何處可得贖贖刀斬  
之

大學士王瞻字鞠懷湖廣宜城人乙丑進士由少宰  
入閣未幾而首國變再加拷掠殺進二千金四月十

二日繼死

大學士方岳貢字禹修湖廣穀城人壬戌進士初為松江都守有廉龍聲帶罪徵逮至十三歲無級可晉徵下徵刺士爭誦其清廉驥加副都御史旋拜相時事孔棘諸大臣皆有所見長岳貢亦踴躍而已職入以都御史為相必當持撻殆甚急索需所僅千餘兩賊不信其貪持撻如故故松江賈人作約千金仍舉監卒不釋四月十二日聞命斬賈稱陳漢及熊戚徐

翰林

方拱乾字叔範南直桐城人戊辰進士官左諭德掌司經局印閣城陷尚臥床上引刀割髮至半為家人扼住而止尋割髮報名見報以吏婢賂賊將羅不加拷掠同年何瑞徵門生楊廷鑑力薦可為宰相四月十日夜半偽言賊強逼赴東門至拱乾寓深談久之云不日大用老先生勿過慮也無卒未及周而盡

張繼機字晦中福建晉江人乙丑進士官詹事府正詹其僕同輩共掠至再一僕不堪奪刀自刎死繼機至及臘入縣四月八日始釋

胡世安字菊潭四川井研人戊辰進士官少詹事侍讀學士拷掠至三逆銀一千五百兩釋後削髮

孫從慶字大器北直清苑人戊辰進士官大司成拷掠至回逆銀以萬計死于家

李明睿字太虛江西南昌人壬戌進士官左諭德寇

上丙子不從城陷被掠而屠八月始釋

楊士聰字龜岫山東濟寧人辛未進士官諭德被執以賊卒王貽武食其先公之德刀護不加刑入賊數

百金始釋

衛胤文授西韓成人辛未進士官諭德

楊昌祚直隸宣城人甲戌進士官奉圻

林增志浙江瑞安人戊辰進士官修撰

宋之純南直溧陽人癸未榜眼官編修

石田人皆已削髮報名見報胤文昌祚皆拷掠至

三增志陽曰傷足之能以楊足繼周鍾子言于王接  
鼓得元

李士淳廣東程鄉人戊辰進士官編修入職不加刑  
而釋

張瑞山東掖縣人癸未廩吉士以世官被掇<sub>瑞子也</sub>  
萬發祥江西南喻人癸未廩吉士一時廢常除張瑞  
外解被教者發祥獨許為髯狀見與被掇

六部

入職<sub>瑞子也</sub>萬發祥<sub>瑞子也</sub>而免元  
沈繼炳湖南寧鄉人丙辰進士官吏部左侍郎被索

不揭控初八日釋  
甯龍應天上元人己未進士官吏部右侍郎兼輪

林院侍讀學士被教不揭控與他同釋

吳履中南直金壇人乙丑進士官太廟寺丞二月特

除戶部侍郎署尚書事被教揭控並進黃金八十兩  
銀六百兩獲受癸酉四月八日履中進揭奏應署街云  
原任大理寺丞陞戶部侍郎到任十七日吳履中是

晉遷釋

所記四月初八日釋者齊楊崑山棲真略出其日  
學

王燾永山東蒲州人乙丑進士官戶部侍郎揭控還  
職釋後留用未及除授職旋通居民守街巷樓新餘

職數百

王正志北直靜海人戊辰進士官戶部侍郎父子俱  
被揭控後釋

院侍讀學士被教<sub>瑞子也</sub>數月月初八日始釋不交  
走不受職

劉雙鑑云以古玉杯金壹托周鍾奏送王樵教仍  
授職誤也初有所將來元刑擬王樵教故為授職

以索老為辭

張縉<sub>縉</sub>河南新鄭人辛未進士官吏部尚書闖破寧  
武縉<sub>縉</sub>上阮諸學士街朝<sub>縉</sub>方應大獄守府府

闖<sub>縉</sub>以兵少為縉<sub>縉</sub>是會<sub>縉</sub>戶部故懼在縉<sub>縉</sub>餉也  
上不聽縉<sub>縉</sub>考居本安時保撫遇變逾半月賊且未至純

無一卒謀至莫定珠為踪跡十九日自成既入下令  
各官以二十一日朝見至日承天門開來皆寓生以  
待帝幸大監王德化自中左門入左右從者十餘人  
見錦秀詣曰老先生尚在此耶明朝都是你與親團  
下壇了遂呼從人掌其面而去尋秀語塞塞涕而已  
尋見新入職而釋

金之從南直吳江人已未進士官兵部侍郎兼駙  
沈姓處貨段鋪綢緞五百足銀一百兩納之被掠至

後海遼南旋之臣惟伯鯨最早  
張伯鯨南旋泰州人丙辰進士官兵部右侍郎被掠

張忻山東掖縣人乙丑進士官刑部尚書被掠賊先

掠掠其妻及子竊入銀一萬兩折遂覆故不報掠  
却哥山東栖霞人戊辰進士官刑部侍郎被執輸銀

五千兩不承受而釋

張鳳翔山東堂邑人辛丑進士官工部尚書被遣入

職不扣刑掠初八日釋

陳必謙南直常熟人癸未進士官工部侍郎受掠重

制同繁者轉展愁嘆必謙執一石塊新寢如常賊既  
逃逃歸道遇王冠復被創板家數日而卒

沈自彰順天人辛未進士官太常丞冠官癸未冬特  
旨以原官官吏部文選司郎中第一時重其清介賊  
執之搜進金甯人參值以千計尋釋之

吳學昌江西南昌人庚辰進士官吏部驗封司郎中  
以削髮見獲辱令蓄髮侯用或云與朱欽策有舊也  
徐有聲廣辰特同官工部郎中被掠後殺死

劉獻順順天大興人丁丑進士官戶部山西司主事  
朱爺哩湖廣皇崗人甲戌進士官兵部郎中

張正聲福建惠安人甲戌進士官兵部職方司郎中  
李向中湖廣鍾祥人庚辰進士官兵部職方司郎中

石五人俱被掠  
陳鵬舉湖廣麻城人丁丑舉人官刑部員外不報名  
被執今跪不屈惟擊亂下幾斃僕人跪泣願以身代

賊義而釋之  
蘇一心四川富順人庚午舉人官工部郎中被掠

王鍾秀直隸繁亭人丁卯舉人官工部虞衡司主事  
特檢二次

趙士錦南直常熟人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被索不  
加特檢初八日與吳之瑞同釋後皆伺隙而遁

中濟芳南直長洲人官生工部主事不報名為某城  
賊將所集賊以相固後必當重探折足後既釋乘間

尚留數人濟芳與焉各與一絕令自縊仍許以槐竿  
展發會同鎗入槐時賊卒于死者概加五批濟芳至

清芳言受檢時金不覺懷中玉棍似有植物在身耳  
卿奇

趙宗仕陝西涇中人士戊進士官通政司左叅議被  
特初八日釋

王節南直金壇人壬戌進士官太常寺卿初八日釋  
是時至家即死先是賊意都方轉客飲酒客曰奈何

都曰天福自有長人頂

林蘭五福建仙遊人辛未進士官先縣寺良觀署丞  
特檢二次

科臣

李永茂河南鄆州人丁丑進士官兵部科給事中

曹應選江南寧都人甲戌進士官兵部科給事中甲  
申降調被天

錢增兩直太倉人辛未進士官戶部科給事中特檢二  
次

顧錫四川成都人丁丑進士官兵部科給事中特檢選  
銀條從長地竊資而逃父某未釋錄因自刎喉未斷

以應即焚之

聖皇

馮坑望江西新昌人庚辰進士官浙江道御史同歸  
衣二人皆以刺髮進愁賊夾之中路三日並死焉

吳邦臣浙江山陰人錦衣衛舊庫庚辰進士官山西道  
御史入獄不吏釋

俞志康浙江新昌人甲戌進士官貴州道御史賊急  
奏太子宜監國南京

上不聽城陷就繼家人急解之而應卒持至繫之索銀

傅受廢刊初八日始釋至家慎病而卒

丁時學浙江山陰人保舉官戶部貴州司主事進銀

十三萬免死

鄭楚敷福建莆田人甲子舉人官雲南道御史拷掠

道銀而死

張鳴岐福建龍溪人庚辰進士官御史被掠

陳純德湖南常德人庚辰進士官提督順天學政御

史二月出巡保定三月初八日據考選京城被執死

曹蓉浙江平湖人丁丑進士以河南道御史學職中

中三月浙直總督張凱維題授浙江巡撫御史未行

被獲重掠志索賄物納二百兩賊志未厭再加廢刑

傷足舉出又納五十兩登王旗鼓再拷王為山石詰

出嘗讀諸文詢知為盜釋之數日後文諭院楊枝起

揭之投檻足創不能行又數日聞運客齎其儒守節

城以待太子而遁于清

何肇元南直武寧人舉人官御史被掠二死

### 中行博士

呂兆龍南直金壇人庚辰進士官中書闕入投水不

死時報聲之初八日始釋或勸龍投職龍曰吾輩名

教節義自待何忍為此遂死

陳綱福建長樂人癸未進士官中書刑鑒被獲拷掠

二次

朱國詒吳之瑞俱詩初房中書被掠甚酷

都傑順天霸州人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掣見獲拷掠

獲于宣揚獨魁拷掠至三而死

劉中藻福建福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司掣見獲

囚籍獨魁拷掠最酷

張元輔山西孝義人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掣見

獲魁德四川江津人庚辰進士官太常博士船加拷

掠

錦衣

李銀撫司梁清家順天人被掠累日四月初八日故

運送死

錦衣大堂駱養性先輸三萬兩免死

府屬

劉有湖北直南宮人庚辰進士順天府推官不堪拷

掠引銀符自刺其喉而死

沈浣先南直蘇州人癸酉舉人授武學教授拷掠傷

足送銀三百餘兩得貸于蘇州南店以足而後釋

童記

張國先直南宮人己未進士官文選郎等職起用

被拷二次

步達申南直青浦人己未進士由工部主事除大名

知府拷掠送銀碎腰而死

曹惟才浙江會稽人辛未進士興化府推官考選入

京拷掠二次

蔡國先福建同安人甲戌進士補鉅鹿知縣在京被

掠二次

周之茂湖廣麻城人甲戌進士候補命未下賊搜出

使跪不屈棍擊折臂死

李世祺南直青浦人壬戌進士官刑科給事中被災

其妻里來詳者為李天桂宋之顯黃紀俱被災其

伯宗范方張泰俊皆拷掠二次而南宮丁丑進士

李起龍獨以用免

宦官

王之心前司禮監掌印太監順天人二月二十二日

廷議助餉之心閑住已久衆言之心富順家藏現銀

三十萬

王前百名輸之令捐助之心以連年家計清乏為辭次

日獻銀一萬兩自忖入繫之並掠銀十五萬餘金

銀什器段足無算以未合規銀三十萬之數拷掠至

死

他書有載之心自殉者故特詳其寔附志于此至

有言殉難王之俊者蓋謬之俊于甲申冬同曹化

淳共誣太子偽者丁亥四月捕來馬駝肥人皆見

之傳說之偽如此

嗚呼鉅寇刑慘不足以辱簡編之末願百掠死而

或被之忠節標為殉難亦有重傳而詎為注國如

以惡名至或保身自全或不星致覺其間功罪之  
不同因天地懸絕也同是考詢至詳凡易七篇而  
後訂為此篇覽者或以知交私誼將加掩覆則非  
余所知

09892



魏國衣冠

諸薦紳先生見周子閻者或馮官閻或馮儀泰非盡出于德望才猷而皆以斗金星司矚之力為衡當意者擬不當意者去擬者赴吏改不錄者率驅為將軍榜掠無有行刑至多而不報刑杖者猶有重連戰辱復向吏改乞官者其時或賄或請沛然置于明季之風焉無其初今本等同籍者聽而非用即則無有能

敢者矣其一時星入仕籍者非心願仕之臣其不入仕籍者亦非盡不願仕之臣也當是時乙丑進士有志仕闕未授銜職小帽青衣額加黃組順字者幸未進士向吏改賁緣故無告人曰明日此時使非凡人或組或不凡人傳者而既入仕籍諸臣或親明且復與潛欲自通亦性也而有七絕之賢不肯不同而推其至隱則幸有亦有不幸焉古之人不幸而蒙垢則足者有矣或鉅儒名學而臣篡逆之庭或將智家才而入元亮之華蓋皆不知進退者哉由此觀之投

身易而就義難殆非虛語也然則甲申之難諸薦紳先生之見擢于旬月間者予予龍隱之策盧生柳軒之托呂公逆旅之故一世之榮盡于傾頃若淳于恭醉入魏園而身為却手者何以異哉故志之曰魏園衣冠傷其時憂之無多而又以悲夫境遇之無恆也莊子曰君子收手則齊五也與汝守箴七子謂汝箴亦夢也無非

李閻既入五日設偽官改印曰符奉於事凡四等今

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六科曰諫議御史曰直摺使太僕曰駟馬寺尚寶司曰尚書通政司曰知政使布政曰院會知府曰尹知州曰牧知縣曰令主事曰從事中書曰省寫奏至總兵曰推副總兵曰制五軍府曰五軍都守衛曰守衛都司守衛千總皆如故官服鎖尚方以雲為紐一品一雲至九雲為九品凡所更制皆偽相斗金星所定也三月二十一日文武官係入朝者三千餘人斗金星執為鵠然名不附

者發糧將軍制將軍處公用者送吏政府既授職止  
給小票向禮政府領契期赴任外違者限到任三  
月後未取家私諸臣或請即携家全即回俟赴任一  
兩年做得好官來迎本晚于是往。有婢妻隨偶將  
妻子留質于月出城者每官又盡兵押之行行李之  
費戶政各照級給銀有差不足者自備率然赴役  
無有借為脫計因而南反者一時除授城郭不能徧  
紀。見聞最著者東其偽安爵民及其原職略于左

天祐殿大學士牛金星河南寶豐人乙卯舉人

弘文院

弘文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何瑞徵河南信陽人  
戊辰進士官少詹事請學士瑞徵至院凡衙門匾額  
有先朝年號者悉去之

弘文院大學士黎志陞湖南華容人甲戌進士官山  
西提學僉事三月廿五日入闈主試出題莊中園而  
撫曰委也所取者授科道防禦尹牧等官

修撰韓四維河南嵩縣人辛未進士官諭德

編修劉世芳陝西清鄉人庚辰進士官簡討三月廿  
一日即以給事中高翔漢為都察院給事中為編修

仍候大祥二人皆陝人也

編修高爾儀北直靜海人庚辰榜眼官編修

編修楊廷鑑南直武進人庚辰狀元官修撰

編修陳名夏南直溧陽人庚辰探花修撰戶兵科  
都給事中

國子監司業金壇人庚辰庶吉士賴君恩特將之  
為庶吉士

給事中江南不難平也或語鍾以國子監本甚萬難  
成事鍾云太祖初起亦然

簡討朱積南直隸亭人庚辰庶吉士

庶吉士史可程河南祥符人錦衣衛前關部史可法  
之事二十四日召見扶今作書格可法

梁鴻標北直真定人庚辰湖廣襄陽人曾鼎浙江山

陰人李化麟陝西韓城人劉欽諤南直懷寧人李星  
祥山東齊化人史嘉譽江南豐城人呂崇烈山西安

邑人龔雲南休山人

張家玉應東來莞人為長班報名被執家玉上書于  
閣曰前明朝翰林院庶吉士今請實錄順張家玉體  
百拜稱賀于大順皇帝陛下陳情左右君玉既受爵  
于天下必以尊賢敬德為基是故不沒人之忠者所  
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玉得君未  
及一年有親尚有曰老君王處此當實禮之而不臣  
且此例于考處士陶控到其門曰明翰林院庶吉士  
不臣臣以不臣臣以再進家玉者形影相笑從容而  
樂而之取取此心誓無後悔又上書曰前明朝翰林  
院庶吉士今請實錄順張家玉體百拜陳情于大順  
皇帝陛下忠臣義士于明為多勸美忠于明為盛  
是故如范景文則鳳翔等當至為明辭禮之而臣但  
為明辭禮之劉宗周黃道周等當至為明辭禮之又  
如史可程魏學濂等當至為明尊養之而臣但為明  
尊養之何則明孝著而順人知有父也明忠著而順  
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玉殿人從周顧學孔子但臣臣

實禮而乞養之以明者蓋不特見君王之高實欲遂  
君王之大也當此多才多士尚在老弱驚懼之時莫  
若將家玉往而刑之則其書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  
以收拾天下人心勝精兵十萬可知也如其不允所  
請決不遷況余為庶民者歸鄉里為父母僕僕親身  
為姓少憐天子大享上帝刀錘剪剔非負氣守節  
者所隱忍而視也榮之辱之惟命主之死之性命  
書上聞見之家玉見聞長稱不跪聞忽縛于門外被

日限從速入囑曰貴處進法家玉不為動又言當速  
劉汝父母家玉乃跪遂釋時家玉父母遠在東粵凌  
別非可嫌及不知家玉何以遽出于此後四月十八  
日潛遁而歸

石於未廣吉士俱授原官皆留川獨何九雲以年  
老未授職

韓貞因陝而韓城人甲戌進士官陝西道御史  
葉希慶山西太原人甲戌進士官陝西道御史並改  
授庶吉士限俱以四月初四日到任掌院何瑞徵聘

家院署乃修故事令廢常各輸銀送歸永衡辦庫請  
牛金里系署列任

待詔張國泰北直新城人於國舉人官待詔

### 吏政府

吏政府尚書宋金印字泗州陵而軌州人成化進士

原任吏部稽勲司員外郎

文諭院郎中顧君恩湖廣鍾祥縣貢

文諭院掌選楊叔起南直金山衛人甲戌進士官戶

以下官按老廢其特事曾數程及叔起等並授職獨

三品以上不召故侯伯尚未召見後數日傳以待郎

官物。不受因以大拜要之許侯來征歸如約既而

敗回不果恟亦消迹

考功司郎中郭萬象陵而高陵人甲戌進士原官用

驗封司郎中熊文舉江西南建人辛未進士原官用

稽勲司郎中侯佐山西解州人甲戌進士原官用

吏政府司務葉澍江西豐城人丁卯舉人字禮部司

務

### 戶政府

戶政府左侍郎曾尚書事楊王休北直盤山人原平

舉人官陝西潼關兵備道闕入潼關首降

戶政府行侍郎楊運烈

戶政府行侍郎張嶺然浙江烏程人原進士官山

西平陽知府唐闕入晉地首降

戶政府從事介松平山西解州人辛未進士原任戶

部主事李督師符際戶科給事中于保定降賊三月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從事吳文煥浙江蕭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足頸受霜髀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雖雄不能奉龍種  
再造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衷所痛母雪白  
七十仍刀鑿木焚凡五喪留與子姓封人生誰可年  
考歿死所同亦比先喪年亦年為獨盡高堂無復慰  
誓不生阿儂辭母却就父生死猶而東骸骨雖不歸  
即瘞此詩簡墓本有拱時清讀入杌杌

禮政府行侍郎尚書事華賄陟而吳定人事未進  
進人戊辰進士官少詹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讀以理  
學名家為閣部重初授兵政侍讀後改禮政三月二  
十四日召對語不傳四月初十日又召至文華殿問  
節文何以不茹葷飲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  
觀光稱首天人一氣所感不茹葷飲酒欲其心志清  
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之和  
之氣以底上穹闕稱善且曰先生以微可嘗進未辭  
因留生飯茶餅出送至薦下答拱而別自後坐極優

注皆觀光習之及聞道觀光挈家隨至鳳臺為財棄所校體無完者家屬頓而迎

祠祭司郎中李森先山東平度人本辰進士官博士

主事

指賂司從事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康辰進士官行人

禮政府從事吳泰永江西新昌人辛未進士官禮部

務 神政司格操節事而屬民主人丙子舉人宮吏郭利

兵政府

兵政府行侍郎管尚書事喻上徽湖廣石首人辛未

進士原任御史

兵政府侍郎梁兆陽廣東番禺人戊辰進士官商討

加陞一級三月二十日首倡勒勒與同志求仕者各

寫五千金托余金郎投揭二十三日召見文華殿叩

顯云先帝無甚失德只以剛愎自用故群臣血跡不

通以致萬民塗炭害並至閩云朕只為幾個百姓  
故起義兵北陽又叩頭云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晉  
歷代祗都兵不血刃百姓皆棄食盡糧以迎真神武  
不殺血可比隆唐虞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  
不精白一心以參知遇殊恩聞大喜留坐飯茶辭甚  
款曲禮之甚恭北陽出以遇門生貢士伍世魁遂傳  
甚詳

職方司郎中傅金星河南登封人丁丑進士官御史

北陽陽和進聞和重業出城十里迎降隨聞入

京授職

車駕司從事吳嗣思南直武進人癸未進士官光祿

署丞

兵政從事諸同春浙江餘姚人丁丑進士官工部員

外

從事江永謫南直寧國人辛未進士官湖廣巡按御

史

從事王自赴浙江會稽人癸未庚吉士

兵政府機漕從事方允昌浙江諸暨人甲戌進士官  
部兵主事

從事呂弼周山東鄒平人戊辰進士官河南解州道

僉事

從事金汝礪浙江仁和人甲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

兵政司務趙聞心湖廣長沙人甲戌進士官

刑政府

刑政府侍郎管尚書事安樂民丁卯舉人

西有茲聞入漢關首降

刑政從事李登雲丙子舉人

從事傅鼎銓江西臨川人庚辰進士官翰林檢討

己丑金聲垣之役鼎銓因揭重熙起兵鼎銓與賊

被要撫臣下之殺命格揭重熙等不可乃衣冠出

就賊神色不變校中有詩數十首

刑政司務董獻廷

工政府

工政府行侍郎管尚書事李振聲陝西米脂人甲戌

進士官廣西道御史壬午吏按湖廣

工政從事金寶生湖廣江陵人官生

從事王奇才

工政司務賀父勿測廣義城人戊午舉人官戶部主

事

直指使

都直指使高綱漢隸而寶雞人甲子舉人官工科給

事中三月二十一日即授

都直指使高綱漢隸而寶雞人甲子舉人官工科給

事中三月二十一日即授

都直指使高綱漢隸而寶雞人甲子舉人官工科給

事中三月二十一日即授

都直指使高綱漢隸而寶雞人甲子舉人官工科給

事中三月二十一日即授

都直指使高綱漢隸而寶雞人甲子舉人官工科給

事中三月二十一日即授

都直指使高綱漢隸而寶雞人甲子舉人官工科給

事中三月二十一日即授

都直指使高綱漢隸而寶雞人甲子舉人官工科給

知政使

知政使王學先壬午舉人

知政叅議王任杞順天壬午舉人憲慈以親親往宣

府中路過聞憲慈之即隨入京授職

大理寺

大理寺卿劉大華江西人甲戌進士官禮部郎

中十九日即聞

六諫議

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中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中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中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中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中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中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中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中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中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中禮部郎中朱徽江西進賢人壬午舉人官禮部郎

事中

工諫議戴明說北直澧州人甲戌進士原官禮科給事中

諫議彭瑄四川永州人甲戌進士原官工科給事中

終未督信湖廣漕程

諫議金煉色陝西商州人壬戌進士原官吏部文選司員外

太常寺

太常寺少卿劉昌河南祥符人乙丑進士原官戶科

其刑掠金星云如果乞得而與上疏但千係非小家

周達迎而退

太常寺少卿劉昌河南祥符人乙丑進士原官戶科

都給事中

太常寺丞項煜南直吳縣人乙丑進士原官詹事府

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門生黎志陳刀斧可為等

相理即昌言千歲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主蓋世

功名如管仲魏徵及授太常前赴奉節命祀泰山馳

縣潛道

驗馬寺

驗馬寺鄉宋學類南直長洲人戊辰進士官通政司

右叅議諸臣勸進日闕進謝曰但同堂不能為湯武

其不為湯武者伊周之所以傳也學類曰看書到此

地位豈非天授

驗馬寺丞賀王盛

光祿寺

鴻臚寺

鴻臚寺卿張魯

尚書司

尚書司卿葉初泰江西湖口人戊辰進士官大僕

寺卿

國子監

國子監正堂翁所羅河南孟縣人戊辰進士官任國

子監司業授職茲事號召監生今多作文字以待李



閩李學

周子監左堂銓位坤南直長洲人辛未進士原官大理寺寺正時李閩新制改國子監為三堂以司業為正學錄為左博士為右丞

順天府

順天府尹王則亮山西翼城人庚辰進士除山東布政司參議三月二十二日先授偽職到任四月初一日考試生員題曰天與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次日

順天府

順天府使象權河南商丘人己丑進士原官順天巡撫閩入權首進降表即與原職

山西太原節度使轉立銓陝西咸寧人甲戌進士李閩而通張謙選使妻以母弟與偽權將軍陳永福子太原拒清兵甚力城陷而死

陝西李靈節度使陳之龍江西零人原官監軍道初李閩父死母改適一軍士嗣赴寧安軍士又死遂流寓其地與數少年通時提督往來軍民家需衣物或

勇士有私殺者為奉令為及閩階院人司為司言其生庫及里居小字相別歲月並符語頗聞于節度使之龍遂密疏其事改節除防之內所為數少年者為無辜嫁之奉數月閩不索曉事亦不下至今事在人傳為永昌皇太后云

防禦使

雲雲防禦使左德泰山東萊陽人甲戌進士原官文選司員外閩入權名紀及輪鈎馬兩樞送吏政府信

山西太原節度使張若麟山東膠州人辛未進士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三月二十一日自戒各對獄中放出

各罪官若麟自稱寧錦督撫之功且天下壞于童人者數十年于是授山西防禦使

臨清防禦使楊樓魏陝西西鄉人癸未歲吉士

天津防禦使王聖極山西壬午舉人

揚州防禦使周壽明湖南衡水人丁丑進士原任北

直山周知縣

徐淮防禦使武懷陝西涇陽人癸未進士

安慶防禦使李際明河南衛輝人庚辰進士服闋進

京鹿橋中書二月二十五日為選居所尼慈甚闔入

通其姻婭遂授職

青州防禦使王道成山西平陽人癸未進士城陷即

降首授是職四月十九日遣成華賜至州州中人皆

俯首相視不敢動云

明慶防禦使孫承澤順天大興人辛未進士原官刑

部

慶州防禦使劉明岐山東恩縣人丁未進士三月二

十八日孤城一守即克至四月二日登授偽職

四川防禦使任壽辛未進士崇祿總督

防禦使敘字山字季東人丁丑進士曾任河南巡按

御史同江寧劉明侯並以四月二日授職

防禦使楊明琅福建晉江人癸未廣方士

防禦使張元琳福建晉江人癸未廣方士

監運使

長蘆監運使王孫蕙南直無錫人甲戌進士服闋著

知縣調濟縣甲申行取禮部主事三月十六日應召

對孫蕙伏誅言君辱臣死之義繼以哭改授銓曹命

未下十九日城陷城中哭聲震沸孫蕙語家人毋恐

吾自有鎮心丸在命取竹一竿束黃布一幅大書承

昌皇帝萬萬歲將燈懸門徧拉同籍往迎馬素傳太

史不可走誘趙王森曰百行以孝為先君太公年高

園畫錦足矣不為徐庶忍心為趙乞耶王森頷之出

遇張琦秦河與語意合二十日同謁偽政府余金郭

臣王孫蕙進奏諸人出不意蕙有膽志孫恐宋闕表

微笑且點頰曰好文字汝乃吳服非如是日晨起復

遊馬太史太史方沐浴更衣將就繩床坐正寢孫蕙

觀縋道新天子仰慕德意太史大驚叱曰此言何為

至于孫蕙語猶未了乃命從者找出之即日孫蕙

赴部督涓假二十六日星夜長蘆先是蘭蒂黃繼祖

吳達供送四川縣令是日秦河張琦趙王森示投偽

令皆無錫人也宋金郭諸孫蕙曰貴里同事七人公

何以至此孫蕙曰皆新天子不世之病老大夫頻板

之力來曰昨也主上以公素及周處常持節遣作新  
潮望壁簿以一官相副耳時選者止給偽印契孫慈  
獨加偽勅一道偽帥高將軍送馬二匹牛五相以下  
皆歸行時商人從歸者慮道梗求附行孫慈曰新天  
子在上萬一耳用所及謂我私扶南人必廢詰不使  
皆同謝之二十九日發都門等中錦袍夫去從馬女  
史僕許姓強假以出僕仗中列張命督監換二面錦  
緋來與張蓋數吹前導闕道

先帝后梓宮前見蒲伏而哭者萬軍孫慈疎看群視一  
臂而去不出與一揖也來傳所通府以下送迎惟謹  
至洛州土時奪其馬去孫慈令使持節為利道討洛州  
偽將官來驗察有偽印及勅而釋至天津有王運同  
己先一日至守者以同時有運司而疑之孫慈脫衣  
縛示以印勅亦釋去行近德州未至十里而州城中  
聲言中興校獵詢知為德州唐御史<sub>注</sub>世糾集義  
師義殺偽官莫可行又聞吳平而吳且入復京師孫  
慈乃棄儀仗焚偽勅埋印唐滅行李盤運封諸而行  
又恐行李累重復棄之假作乞兒以歸

淮揚監運使魏天寶河南遂平人英未廣吉士

唐尹<sub>唐世附</sub>

揚州府尹楊瓊順天青縣人英未進士

淮安府尹劉青鰓河南人丁丑進士考選入京

廣州府尹熊世懿湖廣麻城人辛未進士原官河南

道御史

濟南府尹高升桂山西隰定人舉人

順慶府尹張之奇江西新城人唐辰進士原官南討

府尹<sub>唐世附</sub>江西南昌人山東溫陽知縣行取入京

燕南寶鈔云十九日賊攻前門黃岡時即入中官

執財傳入界結進上上已幸到旅千賜將出閉

明門中官以飽擊同鳴問時以考選入京之官何

為至是且將亦無界結白結之傳城陷之頃上

早自決矣吳閻寄說偽丁至此亦不究乎

府尹<sub>唐世附</sub>金山東掖縣人癸未進士官中書

成都有同知賴乘南直無錫人

亦都推官麻劉廷諫浙江寧海人己未進士官考功

司郎中

四川同知傅振輝

州牧州府

北庭定州牧黃復南兵武進人癸未副將

州牧孫以毅南直太倉人丁丑進士官長垣知縣

傅學禹河南府城人癸未廩貢士

李孝祥四川遂州人癸未廩貢士

羅憲汪江南南昌人癸未廩貢士

吳龍福建莆田人康熙特開官戶部郎中

劉學淵湖南湘潭人癸未廩貢士始刺黃自通

報名投職

高去香北直寧晉人丁丑進士官禮部主事

蘇州牧許家福浙江新縣人癸未進士官偽印與出

都至山更義兵于防偽官職棄印而逃

孫一脈山東沂州人康熙進士官官前討

瓜州同知徐原四川梁山人癸未廩貢士

縣令

山東平原縣令武大正 舉人門單云憑駕惟懷

之臣

四川蒼溪縣令吳爾燠浙江崇德人癸未廩貢士

四川中江縣令黃緒祖南直無錫人

四川巴縣令吳達南直無錫人康熙舉人

四川梓潼縣令張時南直無錫人甲戌進士官官禮

部主事預印出部不一日遇斬刻印索千金為贖家

乞進印職應印角知為銅模還

四川內江縣令趙玉森南直無錫人康熙進士官給

林院前討三月二十八日校偽職王森為宋金部督

軍因難回王森龍如獲逆乃以詞臣為不吏何為因

示來書金部曰非公彼為公同旋所託今觀一事校

回上意月乃已賜耳王森宋改山東近地金部許之

復營改京職未報

所云令親者桑沂也沂之妹王森之妻所始弱罪

賴王森復王得援職

四川射洪縣令縣南直無錫人癸未進士官兵部職于

司主事桑新李闖入城導從者多部縣降官前跪迎

遣倒回兵部職于司主事桑新恭候聖駕闕不問復

高聲再陳軍馬之聲雜之聞終不問惟導從中同年

更見之二十日趙王森至王孫巷寓深注自享愛如  
紫羅洞深無間破家亡室自作之孽手持弱性命以  
殉之理既不必將逃富貴以謝之情人不堪奈何孫  
意曰子今聞國之初事華須爭先著王森曰甚合我  
意遂同諸報各進選張琦撰子不言琦曰無棄故人  
老身尚堪揚麾舞鶴同與俱焉遂劉明勸莊而求  
報而告之故明輪不從三人徑去不數步望見秦河  
已先行矣急呼與語河曰吾決計已久意無同志得  
時必與君同進不意無幫子况趙姑天又休哉聞  
者乎種乎之笑揚而前既至孫意獨有所奏三人  
愕然說又提要不與同也張曰何以小嫌而倚同員  
由是趙秦皆不言二十二日照各就几樂為川省皆  
投報無遺焉時手曉曉曉不忌宜道舊宮同未聞  
往取而仍令着新選官員即新諸劉督所備時獨不  
見所斷疑其有不臣之志往擒之適史河列叩頭數  
百偽督將河內吏河高聲大呼曰聖天子從平定江  
南正憂惜人才之際倘曉謀命願死乃乃釋之罰  
銀五百兩贈置同示曰自今以後赴至富貴者斷二

十八日選授謝洪  
四川資縣令王明慎天生員曰月湖鴻府尹王則亮  
考送吏部除官明考第七級授資令  
四川宜賓縣令時安南直隸人丁丑進士原官安  
科給事中  
安縣令湯有慶  
四川縣令劉廷球廣東從化人癸未應考士  
縣令施鳳儀南直隸人丁丑進士  
王東離陝西扶風人乙丑進士  
傳駕祥河南汝陽人官生元部主事  
王之國官生元部主事  
趙之重山西樂平人甲子舉人原官工部主事  
鄭進蘭福建人甲子舉人  
侯偉時湖南公安人辛未進士原官吏部員外  
楊雲鶴福建晉江人原官戶部郎中先被斬尋釋錄  
程兆科江西廣信人癸未進士官行人

鄧魁明江西建昌人丁卯舉人原官兵部員外

王顯北直開州人丁丑進士官吏部主事

高事微陝西韓城人癸未進士

姚文燕南直桐城人癸未廩貢士

許克寧北直大名入癸未進士

高珩山東蒙陰人癸未廩貢士

歸起光南直常熟人癸未進士官刑部主事

朱國壽南直人辛未進士官兵部員外

張謙學山西襄垣人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

朱受福南直懷遠人官生原任刑部郎中

黃昌胤湖廣沅江人庚辰進士官刑部主事

萬發祥江西新喻人癸未廩貢士

張玄鵬北直清苑人癸未廩貢士

白觀謙山西陽城人癸未廩貢士

史教明山西隰城人癸未進士官中書

丹音爵

韓士偉

俞忠賓

陸禹思

蒙記

楊宜錫福建晉江人正十六舉孝廉十七歲登甲戌

進士官吏部主事報名留閩未授職回籍

周蘭河南人庚辰進士官大理寺評事授陽政府

屬

吳道新南直桐城人保舉原官勅授振興政府屬

張元輔山西孝義人丁丑進士官行人校儒學正

程玉成四川江津人癸未進士官儒學正

陸禹晉南直溧陽人庚辰特用官戶部主事

曹欽程江西彭澤人己未進士

彭報應南直溧陽人庚辰特用官戶部主事

江惟敬南直和門人辛未進士官給事中

南廷鑄陝西渭南人原官戶部郎中

鄭爾圻北直安肅人官生戶部郎中原官

李鍾秀山西蒲州人丁卯舉人官戶部郎中

王鳳林山西荷城人官生原官戶部員外

已上未詳職銜姑缺以俟參攷

終

甲申傳錄卷之六

彭城錄

亦有寇略

高皇帝得天下賴漢高而大行皇帝不與靈獻同風  
其亡也忽諸不亦異哉聞與靈獻事同起綠林為巨  
寇而閭閻入長安漢天子憐僞號改元紀年易官名  
異服制號令衆知所遵守土之吏無敢以暴民亦司  
月之權也然而竊據四十一日而逆數乃復盡於實  
漢之失其有盜據而西無赤眉之去長安而走  
漢者其非靈獻之孽而無足與號紀之數哉  
志未竟寇略

李自成初名鴻基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以  
萬曆丙午歲生曾祖世輔神海父守志一名印其家  
世有里役頗饒素廟時自成以里役微稅賦進稅者  
甚衆稱債以償不給官司督之甚里父同知又逼其  
債實債遂為抗人于秦晉之間貌甚魁壯而勇武  
黃髮髮蓬鬆乘積改元戊辰正月大雪自成與衆飲  
山中衆有差為首者自成曰若此世界斯時公行交

官必由七篇文字武士也由策論亦策不讀書不識  
字安望有此奇者取策策未可知也時自成當長安  
皆躍然曰觀哥為之自成曰試卜之遂舉數一稱傳  
六紅大喜飲酒醉衆皆起作朝賀狀自成曰未也還  
嘗問天因以箭揀會中群而祝曰若可作皇帝靈與  
天齊不然則有其言通與天齊遂自負為明正己已  
時梁高迎祥稱關王自成往依之與其黨劉良佐自  
結一隊曰關將十某丁丑同高迎祥寇秦魯文詔尤

之秦魯秦魯之投高迎祥而自成自負西川  
窮走高城十一年隻身陷逆奔楚時張獻忠曹操等  
九顆俱在房竹山中自成往來附張獻忠不許至竹溪  
且謀殺之自成意示

張獻忠者亦素人與高閭同時起兵號稱八大王初在  
穀城坐撫復行劫于路洪承疇擒之復縱焉  
曹操者本名羅汝才初與李自成劉國龍同盟依高  
迎祥迎祥被擒而汝才是隻入竹房十二年己卯國  
龍亡降汝才勢遂孤十三年楚督楊嗣昌合吳勦之

敵曹齊蜀大兵而遁自成復招集亡命百餘人潛渡  
入豫計取洛陽群盜復聚自成遂為奔賊稱關王會  
歡曹復東破襄陽亦曰豫遂與關合十四年辛巳傳  
宋龍殺劉國龍而自成破洛遂獨雄一部而汝才改  
稱曹營曹營軍守玄理山左人自成軍師宋徽業河  
南永城人長不過三尺許遇呼曰宋矮子云二月攻  
汴圍之五日自成督戰城卒射中左目矢鏃入骨不  
能出幾死兵乃遁自是自成目逆於六月敵與關曹  
戰于襄陽再敗于虎視店關斬火十二月復進圍  
汴丁汝者分勸賊志進之洵陽敵忠大敗僅以百餘  
人東走宋開平左二人忌不與合敵忠因詐死匿深  
山中丁督復脫履躍而關因汴進十五年正月關卒  
有論城者汴固守不下而陽一戰時傷過半且以預  
肅計去是四月宋兵大敗于襄陽時資其甲馬大咆  
宋勢復破歸德五月亮其衆百餘而復劉汴梁汴復  
固守越四月不下當是時督臣楊嗣昌率將諸左良  
玉虎大成楊德政等俱集朱仙鎮良玉以賊勢銳宜

緩攻與大敵議不分六月諸將嘯進嗣昌妥謀賊衆  
亂擊之諸軍盡潰七月劉澤清從東率兵渡河將賊  
而逆許定國奉詔援汴不敢渡汴汴勢孤危猶守死  
不下九月十七日河決汴城水潰遂失汴時蕪黃寇  
為禁兵獲殺亦宋與關相合而諸賊聚於蕪里眼  
賀一龍互相。大絕李龍子馬守應乎世王賀錫治  
世王劉希先相聞蘭養成相聞向未嘗特營草履營  
左金王兵與之而諸將各顧為關偏將惟相率各居  
營中不與關相聞其情乃澤曹關遂  
澤曹華走德安以窺黃麻華在黃麻阻水不令止收  
左良玉踐兵八百而回及歸又先見曹關蓋恨之十  
六年三月初七日關設酒以進曹華曹設不來華至  
飲酒竟為關所縛初八日五鼓關率二十騎入曹營  
即其帳中斬之其步兵俱入各偽將而曹中軍楊山  
標鼓朱養民將官楊承恩李汝桂王可懷却有法及  
其叔羅戴恩皆痛心切齒欲為曹報仇爰後三日楊  
承恩以親丁數十人奔陝而李汝桂亦于是月鼓噪



不安處而聞先是偽報相轉承兩營兵將軍金中  
 印重四十八兩和煉其小不用又自長宜溪江截得  
 川紅銀銀十三萬兩聞宋之止與三萬四千聞忽殺  
 盡殺其家及初在潼關曹幸之妻中懷疑聞慶朝  
 其鄰兵同妻和果而不來聞既廣收部曲故偽號句  
 稱偽義文武大元帥請一品二品為推將軍三品為  
 制將軍四品為果毅將軍五品為威武將軍六品為  
 都尉七品為掌旗八品為部總九品為哨總凡偽授

援軍提督機將軍田見秀注名鍾天興  
 帥標推將軍劉宗徽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帥標制將軍賀錦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帥標正威武將軍張野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帥標副威武將軍虎守素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標左果毅將軍谷可成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標前果毅將軍任繼榮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標後果毅將軍吳汝著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左營制將軍劉芳亮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右營制將軍劉芳亮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左營果毅將軍馬世雄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右營威武將軍劉子魁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左營左果毅將軍白鶴鵠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右營左果毅將軍劉德純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援軍提督機將軍田見秀注名鍾天興  
 帥標推將軍劉宗徽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帥標制將軍賀錦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帥標正威武將軍張野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帥標副威武將軍虎守素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標左果毅將軍谷可成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標前果毅將軍任繼榮注名李世王向德劉詩

帥標旗鼓范鴻羊原係守法奈將闕破水天  
 共兵二百三十餘隊標營一百隊左右前後四營  
 一百三十餘隊每隊馬兵五十所養安小兒三十  
 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隊一百或百五十有差總計  
 馬步兵六萬馬藏二萬每隊立一標旗行營望之  
 而走營將各制一坐蓋標營用白旗以雜色號旗  
 為利而蓋營用黑左營則用純白旗右營用紅旗  
 前營用黑旗後營用黃旗而蓋之色隨之惟關用  
 使府尹州牧縣令四官而已至十六年王月初一  
 日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匭自稱天文禮樂兵法  
 地利無所不通陳言獻樂此諸發即陵閣斬牛金  
 星紙其說不行嗣後時時進偽號閣伴辭不許  
 而心甚著之于是永裕為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  
 從事諸官為其示約以發悉出永裕手而增設府  
 司理判州判縣簿等官供贊其父可妻于使之受  
 事其分設政府可記者二十一人

吏政府侍郎喻上徽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郎中徐上江陰縣人  
 從事擬君恩江陰縣人  
 戶政府侍郎蕭應坤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禮政府侍郎楊永裕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兵政府侍郎王家柱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從事傅朝升江陰縣人  
 刑政府郎中鄭岩忠江陰縣人  
 楊武防禦使陳董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安陸府府尹姚龍錫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襄陽府府尹李之經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襄陽府府尹牛倫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南陽府府尹吳大龍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南陽府府尹劉蘇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信陽府府尹張使備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汝寧府府尹張使金原任江西南昌府人

汝寧府府尹鄭建

江陵人

均平府府尹劉茂先

江陵人

初閩之機關中原所破城多不守自漢漢長驅至劉

見所在無一兵遂有守土之志于是先守制葉再守

承德漸及汝南增主衛帥遣將分據而謀西入秦

所溫偽帥凡一十三家

通達制將軍任光榮守制州

南陽人

平任繼榮守制州

南陽人

光榮守制州

南陽人

通達衛左威武將軍劉養威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通達衛右威武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南陽人

帥標威武將軍謝應龍

原任制州

土人不暇

原任制州

左營新尉馬世大守景陵

原任制州

百壯

原任制州

襄陽衛右威武將軍高一功

原任制州

襄陽衛右威武將軍馮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菲美駐守信陽

原任制州

縣境省城大震驚動賀廷聖親率士卒圍守不下五  
月楚卒根盡遂陷廷聖死之署江夏縣印徐學顏格  
闕遇害是江都司朱士典署時被刑獻入武昌殺傷  
殆盡沿江積屍千里獻既擒襲武昌闕之遺書獻  
忠欲其附己獻亦甲辭以奉求闕以此為權八月長  
沙陷偏沅巡撫王聚奎副總兵公洪先通雅官蔡道  
憲被執大馬勝磔死之九月陷衡州巡按劉應祚衡  
陽知縣張鵬翼被執不屈死之十二月二十二日獻  
入長沙在望城關與和戰今營而勢甚猖獗吳漢等  
八人隨獻而行行去楚以故獻傳肆行于荆岳間旋  
陷楚地與餘十月十四日闕至漢陽破之二十日攻  
西安又破之據察使黃炯自總長安知縣吳從義投  
井死闕收關中諸紳耆至省赴宴先親各紳銀  
六兩考廉三兩然後令其輸餉多至三四千兩或一  
二千兩或三四百兩惟舉人免輸以秦王殺為官增  
舊設為九間地因銅磚鋪之改西安府為長安令百  
姓稱老府或神府而無敢言流賊者矣禁紳民不得  
穿快靴罰衣以別軍民定令以明年正月起每糧一

石派州六千勸縣送省城報運之費倍之每縣發小  
驢三百頭穀米一百石其升大于民間者三升十一月  
十四日遣偽官方州縣生員縣大耆一等十名准與  
六政府府屬二等十名准與州縣三等十名准與佐  
貳縣小耆一等五十六名有差二等三等准此是月攻  
榆林不利又攻之復敗殺傷數萬聞今大隊攻之搖  
榆林城為大害周大圪窰之城墻崩散遂破榆林  
殺人殆盡攻慶陽亦不利并隊攻其東城遂陷慶陽  
進而攻鞏昌與山兩縣人即成進士死之關將  
攻寧夏到靈州首黃河截界乃止又至蘭州亦以渴  
河水渡以故河而五道甘肅諸縣俱取之而寧夏總  
兵丁威克降賊則伯偽即縣其地以陳之龍為即度  
使謀中市瑞王聞賊勢大遂遷入四川時陝西副總  
兵孫守法派員入蜀十二月初五日發兵入漢中十  
二日自陝西發兵萬餘至三原十三日至富平十四  
日至蒲十一日至韓城所過皆大掠于城中而留韓  
城數日二十日賊兵從紅船富渡河攻平陽破之二  
十二日從豐山水上過河破稷山河津絳州三縣大

肆槍掠二十三日復渡河去二十四日至安邑燒其  
西門知縣奔之屏跳入井中賊兵將出殺之遂圍襄  
縣捕城內當是時蒲州銀將高杰于二十三日夜半  
開城已渡河即率兵沿途搶掠至澤州駐于北門差  
官持王命旗守縣三門賊空人出入晦夜財貨盡不  
救行向七張米室家輩共劫銀七萬餘兩時蒲州官  
觀以重禮杰忿故交差馬兵三召送至青花往獲武  
而去二十八日高杰王老虎二家兵到虞搜奪驛馬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年正月初一日開城陷任西安備國號大順紀  
元永昌道甲申偽周先是蜀將李蔡二人携秀寸女  
女父買二枚并銀四百兩送李蔡贖之李蔡收銀及  
妓仍殺其女初三日本生擒于關口差馬副將捉李  
蔡李蔡不服自成親率衆二萬從禹門過河入山西  
復攻陷昭晉河津絳州諸城垣州知縣令生員鄉民  
子搜山迎應降表而下城邑即王偽官垣州知縣林  
所故初平陽副將陳閏賊渡河即棄城走至正月二  
十五日擄岳陽縣回青涼山擒驛馬二月十二日閏

騎九百到紫城偽官數回帥里希報鄉民當戶驛馬  
數月閏遂將掠鄉室運銀十三日遊安考試儒生遣  
兵馬一枝上太原一枝往懷慶彰德潯王府未門皆  
周思望而搜平陽及潯安銀日夜運之而安縣兵五  
十餘騎至涉縣河兩洪洞間殺掠四十餘里先是晉  
王出銀三千助守太原至是賄從西南而破城殺太  
原知府孫康周山東安兵舉人太原德降十六日到  
忻州擒實兵士合兵進攻忻州破之三月北攻軍武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破軍武唐之初七日更至大同總兵善璋先出降遂  
八大同定之自成既入縛環聚其貴閭之眾分斬之  
賊將張天林勸釋不戮初八日環為前驅至陽和陽  
和將士悉降初九日至宜州破之十三日兵至居庸  
閭總兵房通太監杜勣悉降遂入居庸十五日攻昌  
平破之北十二陵作木焚殺連營進逼京師十六日  
叱聲不絕如萬雷轟烈天地震懼十八日破外城是  
夜各門以木枝梯城而上東直門首降十九日平明  
德路平則順城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語其屠戮

留俄時自從成入者偽軍師宋家偽內閣牛金星  
偽吏政府尚書宋金印偽禮政府侍郎聶雄偽吏政  
從事顧君恩參謀韓霖及楊王休聚志隱張曉然也  
當是時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及各監局掌印太監皆  
出迎自成急命照舊掌印由是各指致名下聽選共  
留八百餘人餘各散去闕既入乃傳一牌大書云  
主以救民水火起破京城共崇頑逆出禁禁城味書  
為有能投首者賞黃金千兩隱匿者戮其全家又偽  
官宋金印尚書韓霖金印子連閣樓宮而大內諸公  
王德化等俱在內閣樓宮與客行偷空至此  
聞已之大為驚異甚夫所望計登極時賞賜不故文  
官使銀之今由是辭矣又陽令云文武各官俱于二  
十一日朝見顧授職者量才擢用不顧者聽其自籍  
可隱匿者隨格同斬二十日添各門兵及盡放兵馬  
入城而各兵至紳士自民家搜集馬騾馬匹遺者二  
十一日各官入朝授職者悉恐後賊寄聚而焚之自  
晨至暮忠誠以待命者數十牛顧或鼓罵排笑之至  
暮始出點名至周鍾顧特下拜云主上飢渴求賢當

破格擢用授爵牛云此名士也即授職牛金星見闕  
甚譽之曰真名士也聞曰如何人牛曰若為文章闕  
曰何不倣見危收命題曰初閣不訪文義自竄西川  
頗事學問而耐對使給矣是日入朝者三千餘人金  
星獨振九十二人問者從東華門出至吏政府不用  
者從西華門出兵馬刀排馬五隊押至劉李諸偽將  
署二十二日搜索士大夫拘繫路斷行人時聞令兵  
政府傳檄郡縣中云君非甚將而賜此偏多臣盡行  
殺之牛金星見之頗通官府刺諸之或福內  
使宋金印之脂膏盡云云此檄為劉忠隱所作  
也二十三日猶內臣致 大行皇帝于奈倉是日東  
宮二王見闕曰吾當以祀宋之禮待之勿發權將軍  
制將軍府叔未嘗封也內臣進先仇案不可戴更之  
復寬更至三始冠之副許首扁如翼急除之曰制箭  
去二十四日問者方巾藍服脂體小者進而供向牛  
金星宋金印顧君恩署進門生帖凡在京衙官除拷  
掠進職者率多被用事詳棍圖衣冠中二十六日平  
明被執先放各官仍着小帽青衣至午門叩頭謝罪



順天人是時生儒紛紛呈乞考權官闈請于市牛家  
諭之曰開闈用人之始即行大比各因舊規新主試  
期是日即示各省貢紳試後旨即于中秋舉行時  
罷市累日闈應舉赴傳諭各將收拾人心賑物已運  
者進冊解送在繁記官置情收擇同擇數百人而繁  
者尚來初五日特取實授舉人五十名置才小職監  
生吏員等題考供不准時更錄印文符卷開大舉  
契事同小舉而不改九疊遂不成字闈今所行穆文  
考試順天秀才五十二名送國子監讀書改錦衣衛  
曰龍衣衛各學兵輪午門直宿走馬直入殿門不集  
闈者至萬壽山觀射士射射左右從者數千人刻永  
昌係注前真偽今禁疏冗長將勤官制稍刪見儀  
節及各官往來稱謂之類錄永昌錄及當二錄與錄  
局者兵部侍郎劉永裕子也闈入京城後即照舊禮  
使載于宮人有寶匠者甚寵之號曰寶匠後闈既過  
吳市臣使  
之清園夜宮中宿晨起少吸米飯而出憚用他物或

見諸龍器若有物遊之輒獲備初六日再勅進改登  
極于十二日自入城後給老本未正數解馬五日數  
什安頓忘之老本者數號老營為老本也號頭目曰  
字盤子大將曰老營隊小將曰老學家官劉宗敬統  
之閱不能制數人為一塊二塊既入軍令頗廢法  
初者主時泉礮或劉學武劉勢懸示無見者甚衆賊  
初入民家曰假姓一雙少為同借床一帳繼而曰借  
汝女妻作伴藏匿者初月子通搜不從則死安福衛  
馬接學軍大奇機密蓋不省注油味性時偽吳政所  
傳即王為同鄉人出一門示禁止兵檢劉宗敬大怒  
訴諸闈從其瑞繁限一宿出還賜初七日劉宗敬  
署該事見偽署中每夜百餘人有交統者可不罷  
統者常不可狀因劉宗敬見是銀若干宗敬以數對  
問曰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有刑戮此輩及父室酌  
遣殺之宗敬應諾初八日將諸繁者不論驗銀多寡  
盡釋之其無著統者官警令精兵押出權住民舍  
仍聚一閣不許星散各官有信宿不見來報者而各



傳將所運銀悉與入內府命令先期內庫積銀共  
百餘萬給作支用而軍中為可運計今運餉惟將  
軍郭陞下江東制將軍董學禮下江淮右將軍白鴻  
鵠任天津一路值餉而北五等處皆已先達大小果  
毅將軍分駐深州曹相馮發父子俱入擒京並賊數  
萬初九日請九龍不成國始失色初十日雙標米倉  
并大通橋先被守諸倉積米現數連冊彙進是日禮  
政府示定以十七日登極百官朝賀次日奉學行釋  
奠

三十四日百官于文祐殿前習儀十三日  
初七日黎明節祭天地如家范即大儀諸臣各奏  
賀柔于後閣而年吳三桂與師且入閣謀數至即調  
兵數千赴兵政府侍郎張若騷左懋泰赴發發金一  
萬銀三萬遣王世忠給左良玉于湖南而南下之師  
並未盡出十一日戶政府遣兵士搜銅鑄永昌錢城  
中大樓十二日各官如令至午門習儀文祐院觀者  
思出宮南有臺名疾呼曰早從容諸臣悉進是日復  
傳而平吳據閩益募兵而入閩遂殺官百數十員于

平則門外補臣陳濟為首餘皆無威名親也惟周奎  
以獻銀十萬而吳士數人獨不殺仍賞錢十千閩中  
劉孝二將出其出集二將既集已深無聞意乃下令  
親征夜半密運糧重百輛歸陵內幫子星蕩無幾十  
三日閩差起棧而平父吳勅以行自成判捐藍布箭  
衣束出太子二王各一兵把持馬上東宮衣纓二王  
衣衣布冠者皆為隨洋出城時人士擁視兵呵使還  
閩云任百姓者偽文武各官送至金水橋禮政府華  
佗使以助大儀也大儀積兵二十萬盡從華佗門  
出而劉宗淑亦行城中惟老弱數千人及則牛金星  
大轉開棍洒金扇上帖內閣字王督藍領往未拜  
亭通諸同鄉出示樓盤街限商人三日盡行開店武  
則制將軍李過從賀郭二將留守京師禁納軍丁時  
九門已閉任人出入各官可乘家眷而南行者大窺有  
偽瓦蓋棺窆其下而滑出都城者或為僧道乞丐而  
逃者巡城御史日出巡視僅從者多時兵見者皆下  
馬十七日改大明門曰大順門有指示于雲武門大

街示明當中與者是觀音廟蓋不知為誰李將將帖  
示左右殺之當時是賊驅驍騎賊與金銀解圍中者  
日以千計二十五日都中微聞閣賊制將軍劉將城  
外房軍皆居民盡行拆毀并及佛寺運兵器上城若  
守城者而賊衆多相聚耳語或涕泗者二十六日偽  
禮政府示稱主上東征不日回京登極凡該管衙門  
預先編冊每致陽朔失候是日閣從山海關騎步兵  
盡死馬兵一日夜馳五百里心胆消喪大隊入城金  
軍入城後初兵入止樓馬賊是日  
震天而城婦女填井死者不可勝計時有紀功司李  
出示禁兵丁劫掠二十七日忠傳登極百官朝賀或  
揚言云明日即天鼓預設南簿于城外而擬將軍先  
以射駕入城是日賊長梯上樓行間被盡覆手足而  
出其各兵候東臥金帛于驢馬紛然而去二十八日  
閣既即位薄七代考妣為皇帝后更立禮去曹各一  
赦書是夜五鼓聞聲遁而大隊先出二十九日卯刻  
焚宮殿及各門城樓惟正陽門樓得以存後隊至午

刻盡出稱百姓稅車有行李者不可勝數將又敵  
百姓出城避閣東之兵犯閣者于是都民爭攜老幼  
負糗出城行未數里即遭劫殺老幼俱盡而惟壯丁  
為兵蘇所蘇家之衣松江綾絹衣絮銀子腰一如閣  
兵押解金銀者味莫出宣武門而去凡隨閣督官皆  
有軍丁護送獨新用者無之甚周皆伏匿不敢動而  
蘇僅獨行傳云宋軍師有密令也日暮百姓皆自守  
門街巷砲聲自暮至曉不絕是時城中有傳太子在  
城上時首降其衆數萬

甲中傳信錄卷之七

彭城縣志

董孤刺賀

微而顯志而將晚而或華蓋而不污德惠而勤善奉  
教所以紀事池予傳甲中事皆以類從大率斷自閏  
入丙午以下其丙午以前及職于獻忠與閏時二三  
從違之迹不賴前簡者綴述于此據事直書其善事  
見仲尼所言董孤書法不隱惡亦竊有意焉故以刺

崇禎十四年辛巳二月十一日聞脫騎至汴西門時  
撫鎮兵遠北境外援舟未備門大開賊騎不敵入報  
刺雖馬千門內驚始為守禦午後聞賊至而固力攻  
巡撫高名衡暨都王紳士登陴分守閭王出銀二十  
萬露堆城上示能殺賊一名者予銀五十兩十二日  
辰刻銅甲賊一名率三十餘衆安至吊橋守備王府  
校尉王國柱從城上射賊中胸立斃從卒痛哭扶而  
去巡按書其功于冊賞加約謝往持銀大呼以屬衆

軍民奮登擊賊之重乃為攻守者亦盡刀樂之報賊  
者十三日總兵陳永福從南陽督戰士五百晚夜  
行三百餘里滿下四鼓自斷營殺入城闕又薄城急  
攻流矢中其左目下至十五夜大肆焚劫十六日早  
晝南去自十二日至十六日殺賊三萬餘城兵被傷  
者亦數千城四面守穴十有七處破城墻二十餘丈  
而賊終不能入皆周藩出銀募衆之力也

守示二

北城守備陳永福力守禦賊賊大驚不敵示者  
運兵乃填凍設土墩穿城穴八十餘砲震城垣倒者  
百餘丈于是城內起夾城上設雲梯從夾城道中  
下毛裡鈎待賊之穿穴入者即鈎殺之投火燒城外  
賊以萬計兵民死于賊砲者給棺殮之官為吊祭卹  
其家銀米得報賊者以故城中民益飢死守守者皆  
郡紳富民養餉之趙明壬壬正月二日丁督通賊  
衆絕引卒上大登北門之月城城既陷知縣王德喬  
死無救得解十三日賊以損盡退去是役也總兵陳

六死于乾寧民死者幾及萬周王出銀四十萬緡紳  
富民令出餉銀十有餘萬而巡撫都御史高名衡總兵  
陳永福知縣王與之功多焉賊之去也凡所過郡德  
諸境規度周汴之具從此始矣

### 守汴三

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閩憲指兵二百餘萬犯汴自歸  
德而進營至許集四百里南北幾百里無休于前劉  
不意連薄城下野外懸壺于大寨賊固為難以固城

相繼而至至五月十六日賊兵已抵汴城有去志而汴城兵  
單不敢出嗣昌兵詳盡潰良王亦折兵少半退入南

陽七月劉澤清從東平兵至河張天一等渡河一戰  
大敗而還由是無片檣南渡矣許定國奉詔援汴士

馬不戰稍散去僅以數騎遁還河北九月十七日河  
決水除汴城汴濱自五月至九月凡百十有六日汴

城士卒搖尾無食不足供食蟻出城而逃取哺之八  
九月之交水竹飭價一兩人日飭價五兩夫婦兄弟

子女死者恒自相啗不待易而後食也出金市米變

者甚夥無百金不可得升米飢餓死者什七八死者  
什二三獲舟船者百一二蓋河伯之靈不欲使忠  
義之臣盡殲于閹宦之手也是變也巡撫高名衡總  
兵陳永福監軍御史王與之功多焉

### 江潮明

賊破河南新鄭縣任主簿江潮明不肯降賊適客

### 賴日愉

河南南陽知府賴日愉字陽華浙江上虞人癸卯孝

格闕城以不陷日愉中臂傷賴斃于城上子之學汪  
瑞起扶其柩而歸遂奔閩以集 諸將同瑞以奔

走致疾亦死

### 許文政

十六年正月張獻忠寇徽州胡廣下江防道許文政  
被不屈執送至麻城見從賊多麻人密以忠義告之  
時期從中學賊以柳澗為號遂和王國以舊恨沖其  
事遂殺害臨危數曰吾所以旦夕不死者正為此耳

今既無成天也奈何會笑受平而卒文歧字晉兩浙  
江仁和人甲戌進士

蕭頌聖

十六年四月獻忠攻陷麻城著縣事敵陷蕭頌聖自  
報

賀進聖

獻忠既陷麻城遂從鴨蛋洲渡江掠武昌境武昌大  
震宗紳出郭以迎其間元深邑江夏督關臣賀進聖

徐學顏

楚府長史著江夏縣事徐學顏賊至守禦不遺餘力  
城陷學顏持刀格鬪左臂為賊所斷石臂尚持刀不

矣

河死時十六年五月也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從按

黃湖得其屍于河賴生如生其棺殮之蓋百七十日

矣

矣

矣

矣

矣

仆焉不絕口賊走群之

朱士爵

江都司朱士爵壯氣絕倫晚習兵法獻忠武昌獲  
之甚焉糧以偽聽兵官不從于賊賊去焚石手以

左手染血洒賊賊又去左手染江濱而上爵不死尚

能縛于臂作楷書廷榜上疏以聞

宋一鶴 蕭漢

宋云之陷延撫宋一鶴自刎死葬客院至在為一鶴

石江而南豐人丁丑進士也被執不

屈時不忌殺焉之空室不食數日題詩于壁而死時

敵其忠焉稍殮之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湖廣巡檢劉熙祚字見衡南直武進人甲子舉人獻  
臨永州被執使降不生還寄于寧鄉孔廟中陷絕時  
賦詩二章題永陽驛壁曰倥偬軍旅思踰年家室近  
遠國莫前南北粘滯已作至湖湘宮徽候戒性杜鵑  
有血殷青竹鳥為空魂暮結田生死莫非由素定并  
心留點楚江天其二曰故園隔別又經年此日客艱  
非復前州木山川俱隔遠程探虎龍成烟溼帶老  
婦尋莊唐寄語兒孫學藝田化碧哀私非軍軍孤忠

人陽

十六年九月獻臨衡州衡陽知縣張鵬翼被執不屈  
死之子而十歲亦執聞父死江干亦赴水討救起置  
營中鵬翼死齊四川而充人貢士

姜瓖

閩入西安榆林總兵姜瓖先起降閩而大同總兵姜  
瓖陽和副總兵姜瓖皆讓平也閩將攻大同讓先賜  
至城下約瓖降閩瓖偽以觀安設仗出城迎閩降之

瓖入城開門是時閩入即縛瓖命斬之而數其逆  
曰剿是以要害重鎮寄若若何有降瓖無辭而閩將  
張天林曰將欲定京師而殺首降非所以勸歸順也  
不如釋之以格將來之士自成從之遂釋瓖而使天  
林鎮大同守之瓖叩謝張曰國家雖大業招降服  
遠之始固應如是何敢當謝閩起安府瓖兄讓請先  
尊安至陽和請其弟瓖并降閩遂命瓖守陽和而  
竟取安府安京師及閩東出敗于閩門西趨清兵且

至沁州向者勸王不殺德也命殺門內瓖并命存盡  
入瓖入即縛天林斬之而守城以傳清兵入即以殺  
天林賜功鎮

閩門迎入

司禮監大監曹化淳初宦幸入自信即從寵至內前  
索榮二弟並至都督府極庫世襲歸去尋以告休罷  
職冠危履起化淳督守彰義門十八日晨賊砲臺  
城甚衆上赴化淳督戰即于將至時詐曰賊已上城

安城守務濱泰聲當學不可止化淳閭門迎入城遂  
不守化淳且先驅導閭入大內為十九日內城既陷  
有鉅鎗頭領內安十餘人出宣武門而去他皆有隱  
之者悉同死學曰固有志

聖駕在禁中者總不知何許人也諸臣初聞登極其來  
有示萬姓歸心獨夫復首比先身而引其功遂為武  
而無懈德一時傳為同體之榮而實非也

宋開禧元年學劉岳之說謂非周鼎也思  
云會子張仲初前稱之而仲初不以爲然

其略  
其也其餘則化閭為多而吾自匿者不數人焉即志

石陰陝西人甲申正月

上遣新臣李廷泰督師勦賊除氛諸勦賊單騎而走  
遠塞外逆寇却回分遣鎮撫黃鉞不費刺是寸云  
鉞鉞可以恢復而李不願遵守而河扼此是安使賊  
不得東渡此善策也其言形勢方略甚其而廷泰以  
為新進未可驟用謀逆寇聞入以報約約諸臣諸臣

魏佳廉獨堅守不出四月初旬京師九門俱開除逆  
遁走金陵

薛良賈浙江嘉興人閨入即携妻去其家避入僻處  
蜂屋間潛住二十日許遂舉以還人無知其出者  
又有曾五典南康太倉人字傳鏐南直泰州人施  
煉浙江歸安人癸通福建福州人此並不見執而  
相繼潛遁者七其已報名而未授職者如史長陞  
等尚復數人不可盡知姑闕之

其略  
其相高嘉猷吳郡城既陷一時盜名之士多從豪魏  
降而王樓鼓未以山石諸生重聲負效始足鑑同鍾  
諸人皆難當其門多所援解此亦聲氣之力也

賈生妻李氏

李氏者通州諸生賈以祿妻也三月朔祿謀入山避  
寇李氏曰方多盜何為入山却城數報可即若社稷  
有靈即失無恙否則與國存亡何憾即日入都居焉  
數日祿往聞臣親黨隱所請以說

上南遷入宿不得見因寓書于蘇德子投之魏吞云  
神京有金湯之險萬無傷也惟飛州天竄將弱殊為  
可慮早晚為憂

皇上仍以前例撥京軍兩營護之當無虞耳祿諤婦曰  
聞寧謖圍非儻無生理矣李曰若然則服片糕死不  
甚苦耶為我圖之祿曰逆賊當不盡殺婦人李曰何  
作此穢語必中經稷從之十九黎明服片糕盡之少  
頃城卒群潰應不即死我致辱急躍梅閣下看登懸

劉德漢涿州人為權寺鳴贊劉源汴子也賊入大索  
官保持標源汴名赤狂索中源至匿其父乃自當父  
名就掠因罵賊死於下父竟得免

### 高昇

高昇先不知何許人以三月十三日出獄闖入被執  
索銀將拷掠其子高昇生員也提無代父受之

### 張士壽

習吏部主事張士壽解職京邸攜二老他匿于

士壽居守賊搜及之士壽處窮僅保其父處禍及祖  
父哥提身向賊曰我即張公子父為京官蓋諫甚少  
忘亦許之若盡取可也偽將馬福格之而去後數日  
偽將李復戰之持標偕至壽共言為馬將軍掠盡李  
今舉城為棄家者代壽曰生死分也奈何形禍他人  
父繫之不釋四月二十九日將去恨而殺之

### 貞女程氏

程氏名全姑蕭山人京衛經歷程士忠女也美容姿  
標氏名全姑蕭山人京衛經歷程士忠女也美容姿  
時是全每婉曲諷諫庸不怡怡格親心中外咸稱譽  
之甲申年及笄未字闖入後有偽將將軍見全美麗  
欲納之全矜目大叱曰此類可斷此身不可辱也賊  
繫其父母二弟及妹刺之必欲致全而後已士忠曰  
若女受辱我輩雖生猶死不若共死焉正衆皆臨全  
大哭曰生不得孝侍父母反受華妹今同女一人而  
新程氏祀罪無違負違竊枉宋死衆抱住止之全痛  
哭絕粒示必死不從賊見其志堅不可奪乃戮刑掠



其父母得劍道他日賊以事出防少疎全其父母  
羊妹俱自縊一羊絕斷而實友簿時辭觀全顏色不  
改殺行其死。忽得高賊驚以為見物將擊已也避  
去而全以絕縊喉未絕復生賊喜淫望外單言求合  
金伴應曰若能贖我父母羊妹才可從若不無即自  
刎死賊從之即厚其家邀人既募金持刀渴斷彼  
解之同刎賊大怒奪刀亂擊頃刻而斃母親氏會  
稽人信容亦從以全故同士忠及男女共盡

趙通榮苦役有偽將示雙入與趙密相得趙與婦謀  
計不能共遣使婦依偽將而已可殺以出走婦從之  
趙遂以婦贈偽將且從歸同偽將殺偽將德之適以  
事出婦全趙謀矣幸問而適趙遂從偽將更娶問其  
間趙女婦亦安之既而聞敗偽將竟棄二婦遁去二  
婦對縊死

任之和

京師既陷時走通州城下大呼京師已下不得

張守偽介觀廣縣五里外鉤賊州進殺任生名  
之和年二十餘家貧守老刀學未遇言讀書聞居死  
國亡驅赴縣守老嘆出門赴河而死州人哭之

萬世道

萬世道字德微涿州文學生也賊既入兵未及涿遂  
生朱萬殺糾衆將守及結紳士之有實者迎降賊  
遭卒繫相馮銘世道知事未投并死

張彪

三月二十日賊時過天津天津兵備道已降會進士  
程源過津以書約鉤部唐廷秀入城守之廷秀許諾  
比至城防海兵大噪封鉤庫盡殺廷秀廷秀死是夕宇  
雲寔四川雲陽人甲子孝廉也

曹文義

天津通源報索素之藩人也賊既入都大暢賣旗子  
城曰天應民順津門之民皆書民順二字于戶經兵  
曹文義率騎斬關出原率兵還觀之而副將金祿總

兵晏先先指揮楊維翰俱獲降狀

方文耀

甲申三月時至河間河間知府方文耀不降賊投之  
大罵死

景州三主

閻樞所領北方凡舉人生員志出應試隨才投職一  
時冒進者皆收之自保景州有二主遺其名楊選並  
鄉于野鄉人曰新朝破格求賢公等當向用何自選

手亦任輕楊矣又有王生閻部城即閻室中設

先皇帝未生夕哭之

馬堡

保定府總兵馬堡本李種也閻賊破真定欲即殺其  
妻樊之妻却奔出北深澤縣境後賊誘至伏勢不支  
被刺而遁不知所之

即宋室

方正化 何復 尹洗 劉會昌 韓  
閻賊既陷居庸犯京師遣其黨劉宗亮馳報畿商諸

都所逃悉下時至河間保定策恐署府事同知邵宗

重乃任錄守集賢紳士度指劉而還曰今日之事惟

有死守毋容他志不則有此劉在先極寺佛張羅考

倡義守刀贊其事部署既定知府何復監軍太監方

正化皆至相與死守時至正化手發大砲擊之誓無

降志軍士盡奮死擊實元賊死甚衆三月二十四日

力竭不支遂陷邵宗至方正化何復皆不屈死原任

給事中尹洗孝廉劉會昌同時處守賊恨之皆懸其

報擒軍者也正化曰真定已陷前去無可據今獨守

保定急保定軍宜將者為先生救之于是盡舉所積

銀數各軍領之而其銀多建泰和索且內藏黃金逆

平借餉役事責以西歸正化頃利散盡建泰嘿不敢

言而心甚銜之至破正化敗市以達意矣

劉會昌字凝壽別號赤九清宛人康子舉人魁房岡

僚有負節數任事保定之役倡義督守西門賊攻急

會昌指揮並整城陷群賊持會昌又城而古廟露牙

討之昌黎賊曰曰我布衣無官職獨恨天下無人致  
爾小醜枉犯宗社本欲赦衆克復神京爾貪圖財以

先帝耳時想枕之再三猶冀其勇壯誘之降堅貞不屈  
遂棄其首懸之而闢街市

### 保定張氏一門死節

張福亨字仲美保定清苑人成化進士前軍都督府  
都督參事張純仁子也純仁去子長羅後次福亨又

福亨子福亨子福亨子福亨子福亨子福亨子福亨子

初除文選司郎中十一年給假省親滿期又入復情  
守十三年除光祿寺少卿尋被議家居十五年滿期

大入羅亨益力守十六年亦有給事奉勅還保定夜  
半叩城門不聞路事想以聞言張吏部授司城歸諱

曰問天下由是知張吏部有守保定聞又少從父純  
仁居塞上父習武事且好義聞聞之者故入樂焉

之周甲申春賊帥劉宗亮至河間連近惶惶見羅復  
曰事急矣吾兄弟當倡義守嚴嚴神宗遣使勸圖

誰少好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同人臣之師也羅亨  
曰無保定為神京南蔽人人惶悚若我初指則神京

危危則當急為朝廷守此重地況今父無官臣新郡  
守又未至鎮鎮其重鎮兵去非亦帶王之而誰子是

與署南事同知即為城守數日而知府何盛軍太監  
才至至城守甚力賊至河間將北向京師聞保定守

不降乃移兵攻保定三月二十一日督師李是恭選  
賊進守保定獨從親兵百餘騎衝入城定以保私

人憤視望莫有關心必發砲斃賊將者則衆志定矣  
遂懸重賞發砲斃賊將者又進攻城寨遣騎兵

從柵中突出擊之賊賊甚衆賊奮攻三日夜不能拔  
乃轉攻北垣河至水大置攻其李是恭急築礮發

砲同知即宗亮爭之不得發投城下死羅亨馳救之  
固督守西北時三月二十四日七忽聞京師已十九

日告陷

皇帝殉社稷羅亨大哭曰我誓不與賊俱生必保此一

初以待四方之共誅逆賊者賊攻而北益急砲火降  
集羅房盡出其金銀珠貝器物立賞格以火砲擊殺  
賊者王了三百金餘凡砲文中賊與賊所傷及俱  
自傷者各賞有差城兵矢石砲發如雨賊少却劉宗  
亮乃斬其部領無人復意攻期日中不下且撤圍去  
而李廷泰中軍郭中然李哥湯與賊通以項後小口  
謀為賊已引西南城失大賊遂乘城羅房知勢不可  
為急躍書其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房義不受辱經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今聞城將危皆生井亭以待及羅房降  
宋見先自頸投建死而氣未絕復與幼女及婦氏共  
投井中初羅房傳養問二妾曰汝輩將如何告曰願  
從主父羅房曰亦有死耳皆泣下曰願從死城陷果  
如其言羅房子晉邑庠生見父自頸引領命僕劉之  
僕不忍忍呵之即自投井中年二十有六婦師氏年  
二十周急朝投生井傍比陷時急投入井以絕夫慮  
云

張羅俊字元美吳興人進士賊攻保定知倡守者為張

吏部供呼羅房名詔署之及城陷索羅氏寢急羅俊  
從衆趨出中擊賊首仆地噴其一二大呼曰汝等指  
為番城不下張羅房者吾弟也亦即其兄張羅俊誓  
不求生及賊可運投亦賊前殺之連創數死而死  
年五十一羅俊子仲邑庠生先住他所聞父在危城  
中果奔難及城陷投街中井而死

張羅若字舜卿邑庠生甲申春聞陷山右聞驚書懷  
有云逆寇竄橫起王靈漸逝老吾徒家休節何計可

已賊將城破而仁取義者我徒或有言聞為仁者

作之師者羅若泣而歎曰國家二百七十年故養未  
嘗有負士子奈何至是寇急情兄登解及陷兄其  
勿死羅若曰有死節之臣不可無死節之士終不思  
見而兄皆死我獨生同死其時及女皆入井存仲兄  
羅若所殺與同死房曰我受爵祿尊養當死汝無朝  
廷恩養可不死若弗聽起投井視井中皆婦女乃向  
旁下拜謝投其室前井中妻高氏年四十一有十三  
人賊攻城急噪曰吾死止爾等不留女及城陷先投

收女子并求小女子僕携長女同下

張繼補字中堂安未武進士好勇龍投張善射射必命中賊至東城射賊盡夜無少休走憚伯兄欲潰圍出以為後圍難破不從射入稱引弓射之應弦而倒莫敢近噴之矢盡而家丁勇父者已先遁乃持刀砍賊擊斷善射并衆圍之滿身受賊射矢創多遂死妻白氏年三十時歸在子氏家聞變遂投入井衆出之白曰亦夫家城陷必死堂謂可妻于不若人耶

張氏亦將門將衆皆聞之

張繼士妻高氏甲冑極遺報十有七年城圍即相策廟死及陷或謂之醜醜然曰亦為妻婦久待父辱死乎遂繼

張繼士妻高氏甲冑極遺報十有七年城圍即相策廟死及陷或謂之醜醜然曰亦為妻婦久待父辱死乎遂繼

張繼士妻高氏甲冑極遺報十有七年城圍即相策廟死及陷或謂之醜醜然曰亦為妻婦久待父辱死乎遂繼

純而父母復何忍臨終無之變形易服從水門亡去王與高同繼

李氏者張純心繼室也年七十有四純心為瀛勇伯父已即世父純急孝氏以兩孫婦年少屬以死節及城陷遇賊厲聲曰我張瀛勇伯母忠臣家婦破當死何惜老命焉不絕口被創破腹而死孫媳徐氏年二十五張妻也城陷謂祖姑曰太夫人年老且欲死我年少何為不死城陷投井死婢兒喜兒年十七歲

化妻胡氏並婦居城陷胡氏連投井死劉曰嫂

張氏義大

保定之陷張氏家死者長幼共三十二人後時至臨身見家衆屍及嬰者皆散脫有流涕者繼多屈在井亭及女婦屍出自井中者繼露三日無敢度獨三大守覆之鳥窠不能下繼亦窠之一大噓其足絕持指去賊大駭異乃令人棄埋之後三十五日賊敗遁家人始救殮之顏色如平時

金瓶峒 姪孫孫

定大監軍御史金瓶峒保定人甫受命至興安而宣  
大已陷縣兵且至恒陽因遵守保定資助費甚夥城  
陷一經求賊教之入三皇廟使誘偽將瓶峒大叱罵  
之且曰吾不恨汝爾省因室與爾戰幸行禮即膏華  
仆賊投廟門大井而死妻王氏聞城陷即自縊左右  
解之絕塞回爾輩僕我潛入後苑限室中再縱家人  
無知者越三日始得其死 瓶峒姪孫孫年二十八  
忠志解戎兵自應探孫獨苦曰此武夫本色也賊就  
而誘之曰亦御史金瓶峒之姪金孫孫也遂遇害

陳氏曰婦 曰婢附

保定既陷故進士陳士章妻張氏士章子郡庠生宗  
聘妻楊氏宗聘子文學傳婦常以傳妹文學金嬰妻  
陳氏凡三世四人同時投井死時張氏抱孫仔于懷  
遂同下侍婢四人馬兒桂香山花菊花亦携手共下  
從而殉焉

王廷梅母 張氏附

保定癸未進士王廷梅母聞城陷即投井死廷梅妻  
張氏曰姑可以不死而死當死何先亦為亦投入井  
死

王世琇女

前歸德府推官王世琇保定人也往歲賊破歸德世  
琇死之其女適一儒生母未幾遇變聞攻城聲無處  
暇以待及城陷人曰賊上城矣起赴井死時年十六  
也

保定之陷一時殉難最夥乃有舊瑞虎臣劉獻其女  
于賊將而求官者

朱廷煥

朱廷煥字中白山東單縣人甲戌進士大邑兵備道  
甲申春移署鎮江太守錢良輔當時勢將傾身在必  
死兒幼梓頃為妾獲解致激昂聞死化闔閭至大名  
廷煥磨而碎之守其城不降至時民謹城乍陷時鄉  
廷煥大木上射之收罵不絕口斷其舌而繫

劉養貞

劉養貞字念衡四川邛州人孝廉進士官武選司  
事三月二十日病歿

先帝于恭養義之不如嘗聞既述歸跡布衣費剝都市  
人取三分至今楊馬盧武門外不改其業

劉勰

劉勰字宣子初齊也世居京師善鼓琴象研思義  
樂稱內子舉人試論勰子登聖人之冠以聖字从耳  
从口从王立說禮部簡疏後二年

勰之祖梁人善祖不形于色聞入後梁

勰子雜貨物為貧困餉甚憊子終子佳見之時  
在勰年未滿時履職之微雖東郭原憲不足喻集量  
宏微人胸脩宏微客書局不取經學弟子到之勰曰  
何忍以制內實食且子尊法仲尼之意何居但與定  
間有成可依若無道謝費耳徐勉著數金贈之去而  
耕于梁城之野

申中傳信錄卷之八

彭城錄

桑郭餘鈔

陳同父以桑維翰陷郭子儀之轍借兵復仇而周晉唐太宗之失語狂龍川集中不費述而兵復仇之義有似于桑郭而功業不同故曰餘鈔

吳三桂字長白而高郵人遼東中後所藉父勳字而曠走起家武寧以軍官功歷官都指揮使鎮守寧

勳秦寇封三桂而平伯上平初諭之三桂才奉詔未及行而閩已陷而城寨閩入各鎮將皆降陽三桂遂遠未通聞令諸降將各發書招三桂令其父勳亦書諭之使速降三桂統師入閩至永而平沙河相聞其父勳為賊刑掠且苦三桂怒遂從沙河縱兵掠而東所過康輿頗吳山海城

益募兵諸復京師吳先是十六年春歲晚田弘遇游南京吳聞數故陳元顧壽召索一時弘遇殺之使人

市顧壽既得而元復無親絕世價最高客有子弘選者以八百金市沉獻之是歲弘選還京病卒及初入

京三桂遣人持千金隨勳入向弘選家買沉既得勳即遣人送之而平閩入京師偽推將軍劉宗敏住田弘選第聞沉壽是甚新索之壽從後人潛逃而沉先為吳勳市六子是後後人七人而繫勳索沉勳具言

逃遂寧遠久矣宗敏堅疑不之信以故拷掠勳時三桂兵至五千乃益募兵至七千遣兵軍不可決勝閩

在降閩三桂現知之涌次即以女許字仕登子劉祿定約于是委五副將守閩而已獨任對謀言以三桂攻據山海關閩以資割而宗敏亦已得釋勳且宴之矣四月十三日閩果起叛勳軍中以行步騎精兵十餘萬東出十九日攻山海城圍之數日三桂度

不支益遣人在告馳滿兵連來而已堅壁不出山海城者閩內鎮城也東二里許復有溫城外拒閩唐三桂東通出哥兵二萬騎從山海而北石口北出而



東突外城薄門圍截之三桂不能過而滿洲寸盡  
驍騎兵而西北亦見三桂使度已難遂飛馳而入  
二十三日至外城則火炮從東向擊清兵疑不敢進  
駐兵數萬高張旂幟以待三桂從城上望見之急  
呼衆馳從砲聲震道中突圍出外城馳入滿洲壘中  
見大清九王九王曰汝約我我來何用砲聲我三桂  
曰非也聞兵圍閣內三而苦問又以萬騎逆道堵東  
還歸而故用砲聲之使聞可得聞道東出也九王曰  
必若等者知事疎矣之則亦與若兵俱無得矣三桂  
曰然也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數千使亦有萬騎  
則固不患寇外何可以一面東制遼藩而何用借兵  
于若等為兵少固難暫約猶憂無恨亦決勝之道也  
于是遂與九王共謀而三桂即見其首以從九王居  
後隊三桂為前鋒英王張左翼統萬騎從而水間入  
豫王張右翼亦萬騎從東水間入所謂豫王者十王  
也英王者八王也九王者攝政王也而外城以西奉  
岸盡燭于是三桂復入閣急呼城中人盡馳使服敵

或不及飛即以白布斜束項背別之即日滿兵盡入  
閣閣內三面並出遂散閣新標不知所出三桂戰  
甚力滿兵尚格兵不之動閣中北無新標意立果兵新  
首應之至為之訝以示桂而閣遂逆衆遂潰滿兵遂  
縱騎突之彌步卒且盡傷騎兵逆半還鋒銳將策不  
重傷閣兵大敗走而西三桂突其父斯虎至九王  
為機險之而使英王豫王急從三桂以而西曰還即  
滿城廣闊無備乃與三桂遂而初閣入京師門甚衆  
魯太子入入於太子後起而呼時所署諸臣必斬無  
遺于是往聞諸臣應不閉門夜步來聞松進矣閣句  
永平馳千里馬一日夜入京入即盡所兵勒家集凡  
三十口于市而得以登極祀天陳南輝出即二十  
八日宵通二十九日晨起焚宮殿及各城門盡燒殆  
盡寇兵皆西惟正陽門樓不火三桂及八王十三王  
閣出故閣而而當是時有傳吳帥軍約入閣令官兵  
盡為  
先帝服喪大兵入城凡寇者不殺由是諸士各製素

寇原任御史曹容約諸臣共謀城守以待五月初一日

先帝位于都城陞廟中儲帥守鎮素突之權設五城御

史搜賊守門甚力是日兩江未老諸商聞吳安將撫

太子入即合資為吳勦家舉慶凡三十回口保忠善

觀策未險之初二日歸永衛都指揮昭養性同吏部

侍郎沈惟炳均諸臣立

先帝位于午門行哭臨禮既畢輟備法駕迎 哀宮于

諸臣惶遽而退及入前闕方庵却人志去白冠則大

清九王率滿兵入京師矣于是城上白標驟備繁禁

中使備道下令建國大清紀元順治初六日為

大行皇帝發喪令百姓素服哭臨三十二日三桂及

二王還入京師三桂又自為

先帝發喪示三日而半發喪之日大清以初民搜斬餘

寇不已因下令嚴鑿羅髮者即非賊于是官民悉羅

髮無遺者六月復下令蓄髮如故云

！贊同要之亡以味善通之亡以坦已而用之亡以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東都經籍者謂至德兩河為創部沙場而既

甲申傳信錄卷之九

彭城野史著

哀園鼓進

昔江充作毒治巫臺衛太子得矯節殺充使者以反  
聞孝武使巫相屈晃柄之太子出亡至湖邊橋東里  
孝武尋得無殺太子意而太子卒自縊孝昭王年陽  
憂男子成方遂君滿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純似  
衛太子方遂利其言無得富貴遂乘黃轎車詣闕自

新孝宣元年進封皇太子曰康置園邑萬金

大行皇帝太子遭閹亂不知所之其後有司稱太子來  
一時謁視者車被刑戮事同與太子極異而識微者  
幾與方遂同然而天下後世疑不龍州也紀哀園疑

大行皇帝三子長太子名慈懷甲申年十六歲次承  
王名慈煥少四歲次定王名慈煥少六歲太子定王  
皇周周氏出承王皇貴妃田氏子

子一長公王二承王三定王四坤侯公王五懷德王  
六長公王母后王坤侯公王母后王坤侯公王母后  
懷德王母后王坤侯公王母后王坤侯公王母后  
先王慈煥少四歲次定王名慈煥少六歲太子定王  
皇周周氏出承王皇貴妃田氏子

此開犯闕

上遣太子及二王出還而自縊定王母后王坤侯公王母后  
上及皇太子二十日晨起嘉定侯同登以永定二王入  
朝闕不行若臣禮不從至長輝閣同若父何在必

賜同遊飯共食午時得

上嘗駕闕謂二王曰若父皇何若自縊而存孤將與分  
治江南不忍有叔君之名今即死非亦叔也今無傷  
使大定天下孤將裂地而封爾無憂同發獨推將軍  
劉宗家善養之二王既至宗家所尚衣未朝監視  
軍士曰我當衣黃衣何衣紅可為我取黃衣求軍士  
曰何處有黃衣將往取諸宮中可乎承王曰不可遂  
罷二十二日二王復入朝闕靜在是時曰我將以杞

宋之傳侍之位未嘗未暇四月初九日復入南閣分  
之跪承王曰亦重為汝擊屈節何不報亦聞曰汝無  
罪始免而面平復仇之矣且至十三日即刻自承東  
出二王各一卒抱往馬上百以盡極觀之民間遂言  
太子亦在營中至通州駐馬百姓有叩頭者定王失  
一履通州民赴與著之既東自成興三程漸且賊將  
晉王亦在營聞躍馬馳入吳軍曰亦晉王也吳軍皆  
之以故晉王得無恙而人遂傳太子定王為吳軍奪  
不見所謂太子定王也而或可言定王過客于城南  
之空苑而太子永王終不知所之冬十一月忽有男  
子貌似太子司常因監校嘉定侯周奎府中曰亦太  
子也奎不能識奎跪釋以侍衛引與公主相見公主  
共太子抱頭大哭哭罷飯之舉家行若臣禮因訊  
太子向還何所何由得存太子言城陷之日隨出衆  
東廂門一日夜潛至東廂門外投腐房中房中不見  
心知為避難人也易子以蔽衣代之司燭居五日腐

腐房有數潛送至文華門外尼庵中以貧兒投托為  
尼僧不數遂留居半月而常內侍倪宋得見尼僧  
始覺與常謀之竟日恐不能終常遂携歸藏于甚密  
以故得存無恙今聞公主在故宋某言如此李晚與  
公主哭別而去數日復至公主時一錦袍密示云前  
宋皇親以上下行禮進膳已生疑懼可他去煩再將  
至也痛哭而別後十九日又至奎便留宿二十一日  
奎姓鍾與奎謀曰此男子不可久留立即自害不如  
自害也遂與奎謀曰此男子不可久留立即自害不如  
子曰吾降不從公主之言今已晚矣如此何不速行  
乃留我何意奎曰汝第言杜別太子是即已男子  
堅不肯從既晚奎令家人推擊之逐之門外捕營健  
卒遂以犯夜擒去明晨款之刑部曰此似太子也即  
日會刑即山東司主市錢鳳覽勘其事因龜字子瑞  
曾隨人以亂父文是公果坤漢姓中書陳利部主事  
因家累往北消性體原城快不得名惟作狂僧  
事也訊內侍詹臣真陽何如內侍常共言此真太子  
據司禮太監王德化亦言是真百姓觀者數千皆應

韓樂太子威爾大比周詳示法一自天食明刺大  
祿分得見太子反去是假良心已絕兵禍不若也  
覺復下階罵之韓無期以對揮舞一拳百姓前擁爭  
奮擊韓若用刑却滿洲尚書云且收入監府審逆撫  
未百姓叩頭謝中興聲震天地捕聚獄門不龍去風  
覽步送之入獄即取案稱命家人入獄奉侍之明表  
周詳具跟聞之刺署四二十日有素不相識內員同  
不知名男子到臣寓稱前刺皇太子臣備父堂精耗  
其人姓劉有一哥哥年六十號書生理目不識  
丁即其間少知一二字各皆平日竊聽尼得之言而  
尼得實宿宮人二十二日四鼓先首於北城延營參  
將大興滅總能存于聖恩何物叶民誤稱皇嗣臣不  
識家情懷據此奏聞其與延營形狀略同獨云先  
時望子而去鼻上一道將筆子即連了命此輩出于  
內外人何以知惟此句為可疑而疏中不取此語即  
日送入獄中足動男子之言宮中事頗屬虛假之內

監內監多不害是有一楊監在旁男子曰此楊太監  
傳者亦訊之可知楊答稱曰姓楊姓預不姓楊先服  
侍者非我也問呼楊稱云害侍衛者十人訓之十人  
齊跪曰此要太子親升偶復訊之者王晉王執不言  
是猶舊常侍內監曰是遂下帶內監及錦衣十人同  
陪太子皆繫獄明日刑部復訊之際常內侍皆歸衣  
外無敢言是者滿洲尚書云你的係何人來冒太子  
是個人主使男子曰亦實屬太子沈既以我為假我  
求榮貨生不必更煩言矣復下獄百姓以王德化需  
常司禮曰傳太子初訊之言要次日不限方原同極  
至其家被推擊之共食其肉而德化已篤在空室潛  
逃矣自是逆黨之終不能決而執言太子偽者率以  
太子所不能之事為難感覽同上疏力爭之曰竊謂  
滿太子免地也亦生亦死或後或王其權在於朝廷  
何所難觀而假之即費而後矣不能當責人貨鮮人  
又何所利而為此無將共供詞與保者聽者俱確有

所悉即任即日所見刑戮之事情不釋展假者能  
無憫心而一悲一喜一言一動略無簡默常人能行  
時輩焉而此滿洲在新諸臣刺刃起屠所共悉者也  
今苛求者但責以所難故捨輕為一割之如責其身  
猶大慢者亦且人既求者至重限十六忽無傳世  
間多有且或有私通喉舌不究未可知也責以不工  
丁者經是微書保無代筆欺罔者乎若指前太子不  
以宮中情事不能盡析愚難以求乃能脩道並身處  
富貴諸不著意惡難中華書記者詢問各情實說  
非誇種有惡記鴻臚寺呼儀節者否若問以內監宮  
人不盡能呼名此並未寒而未冰而食隨時聚夥  
不暇經心及此試問各官衙門書吏隸屬幾何人  
有能悉呼其名悉記其姓否若貴太子二王向在一  
處無住時在劉宗敬家或在李賊傳人曾喧傳同坐  
親歡出後送大行梓宮及出間旋死某城外間知止

有二王不知有太子也至晉王亦稱三人提在一處  
得奇應齊其寵乎且住時多傳  
兄弟鍾愛華曰皇子則太子之不慧可知況太子隱匿  
民間無敢姓姓外人久不知有太子時以探妹數回  
致周奎恐懼喜以為假重房有心假冒之也昨至內  
院刑部官共訊周奎曰避辭曰即以真為假亦為國  
家除害何時則其痛楚愚妄之私盡露至訊問時太  
子不能盡答詞或顛倒並若養既失不獲性辱使聽  
先帝者也恐清朝優以爵祿禍且及身既有心卒無  
實故同奎不言是動臣自無勝顧大內員不言是小  
內員益皆不敢無民定有口何能混清昧死則陳何  
祈鑒裁疏上復與晉王廷賢太子晉王教不字是國  
體初然不悅誘使晉王時留閣臣謝陞久入內院陞  
督督侍講諷太子初訊時陞亦以為非是太子呼陞  
曰謝先生豈亦不能相識乎前時某日先生謀某書  
言某事云云如是先生猶憶之乎陞然不復言乃

曲舒十桿風覽復於陞回以陞不復復有內臣蘇太  
子者太子頗有德能今何無太子曰聞賊入城之日  
亦先逃避至東便門復且凱有老人髮眉皓白者以  
呼林予額老人問忽不見後遂不復見此疵此其言  
近疑是誠言不能信復不據案之而正陽門商民各  
其疏請釋太子共署謝陞降逆無道當當也犯平民  
楊時時疏言夫內院馮洪不識太子奇寔未狂朝也  
謝陞身為宰相入侍講逆不能若辱臣死亦已逆矣  
又請更尊房簾費帑鉅卒之開門也賊已入城又從  
身侍從入朝今清剿入都又復侍從正側此賣國亂  
臣難萬斯不足服兆民之心大監田貴以不忠之人  
亦侍旁幸矣內員之惡一至于此若聞金起家矣今  
謬膺皇親之重  
先帝侍以皇子皆月溪觀可托不期城陷即敬於賊賊  
給其禮儀乃正堂堂之條是早係提主來榮之臣自  
宜不顧太子以絕明天子之復其姓國歸本內稱太

子保諸人有云十歲老母有哥哥既得此語今何  
不得其人又焚捕警首狀云與上未去一通將妻子  
送命此句可疑其貪黷之心盡見矣如以金銀奉諸  
致傷太子不如斬之身四割為泥骨磨為粉以噴  
太子得從  
先皇帝于地下落且死不打矣順天府內城民楊博疏  
同竊賊城破之後暫居崇禎三子賊害其二遺有長  
子不知流落何所十一月二十二日捕營突有太子  
其妻者夫與夫行走者更有諸其親有記記者稱  
往是吳如指揮張文奎內侍常迎師及孫近侍可問  
也皇親國戚繼姓周歸復以棒打並錐以隨娘吳姓  
之子受東宮之玉首侍衛皇后知其非族殺之  
問罪至以順愛多子乃有故錐私恨懷奇歸又曾數  
宮妃于時此其悖逆而怙終也謝陞于先刺津滿御  
情為言官蔡棧本非昭恭之臣而又舊田籍之恨至  
于伴讀近侍不教言是者皆由司禮監曹化淳有過  
寇賊城遂死君父之罪寇去城內之民孫刀露女殺

入其家化淳逃避重責不可自衛莫利太子復留今  
伴諸臣侍非化淳之心腹即化淳之名下也若太醫  
院官建宮診視之多無有過拓也今舍翻走尋非受  
奎託心受陞嗚矣嗟乎太子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  
手珍衣玉食悉其民間自三月迄今已八月有餘操  
心也老慮患也深自然形貌稍改不足疑也浙江紹  
興民鍾良治疏曰趙明太子遭寇難隱身蛟龍逃入  
月餘凍餒流離無有潤喉之者故奔周鮮家棲止為  
覓食屢家對耳聖期亦嘗三日稍覺不測周鮮與  
彼如蘇寄蒙上今諸臣辯議而宰輔辭陞以明朝東  
宮師傳故為不諱無刑劾研審周鮮家以孫才其言  
太子到嘉慶侯家周鮮合家行叩頭禮太子與公主  
相抱大哭示以歸衣進以題食此天理良心發于下  
見之時至次日痛加拷楚至今家奴如犬皆慄慄不  
能舉手並其手共奈其心以為明清改年此一遺孤  
未知為禍為福莫若滅其繼以保目前富貴其乘動  
之由計無出此據內侍常進高辨形貌驗危龍也任  
事數宮院並無差悞而曹化淳王之復昧心不臣蓋

流賊薄城此輩敵門貴國逼至死元既心叛于先刺  
何復肯留帝于疏上並下獄而偽太子年當是歲衆  
莫能決太子兩曰殺我可也當是時廷臣有夢天下  
公諸奇智者乃謂科道官共疏言之於是吏科部給  
事中朱憲等上疏其略以為周登既以太子為何留  
宿二日乃始奏聞見時公主抱持痛哭盡陷路能動  
至情如此奎初與之未食後思入棲盤情事諸張何  
其變幻衆人孫才供詞刑部諸臣其在而鮮載不奏  
一子此皆有所不可解也今必從容研質薄之時月  
莫能自見若何事誠恐廷臣曰假而百姓疑京  
師曰假而四方疑一日曰假而後世疑衆口難防信  
史可畏也而周覽復疏劾辭陞十二月十日攝政王  
御致諭群臣曰汝等力爭太子何意亦自有著落何  
太子甚切攝政王曰爾等言太子與偽皆無傷害真  
不造僞以王爵言偽必偽家議之乃決獨晉王為明  
朝王子謝陞為明朝大親而周覽不遜晉王為無君  
百姓罵大臣為無上如此皆亂民也詔偽太子外凡



繫獄爭言太子無狀及錢鳳覽趙開心等盡斬之時  
在廷諸臣莫已生鳳覽開心開心巡視北城滿洲同  
巡御史叩頭為請開心而開心奏時亦無甚奇安語  
以投得免死鳳覽言太子既與當早有著落攝政王  
曰著落不著落于你老事因道曰人各為其主怎說  
與我何干攝政王辭氣俱厲呵鳳覽曰你投訴後而  
我家人安若說人各為其主尚有二心此何說也鳳  
覽曰今日之事太子存我亦存太子亡我亦亡意已  
顯太子為是而脅一心二心以是攝攝政王怒而  
臣之故鳳覽者亦死乃用改被為即日奉敕父攝政  
王旨除御史趙開心還職罰俸三月未大即責各官  
二十元備與金等三十三錢鳳覽被死李時印張文  
奎劉國無申良策王世貞鈕良治陳治周趙師奎劉  
和恩楊侍楊時賢張玄齡當廷即楊王各斬決而無  
傷太子于太醫院中給十人守之官送食置不食  
百姓皆以粗糲叶食其進即食之先是開入京後四  
月十七日晨起宣武門內大街而忽榜一示略曰此  
乃天命利運如此借手于開微我當官可吏而諸臣

頑志明刺殺受偽職今大明運當中興太子神異大  
小百官即宜改華共輔太子乃行明刺之事即有神  
祐多依無致違不念明刺立有天神追汝魂魄絕  
門戶此概音賜夢不出此示亦獲天譴宋署云天定  
大明義興元年四月十七日示即日為將軍李福祐  
示左右者殺之此城者同窮其事一觀言沙彌首言  
其師明帝所為逆案訊之其陳著隨賜夢不言與不  
信從者均有大害同因之國數得復出無恙及為太  
子業取老僧又曰此太子也不可傷之之不料  
其何故曰僧者夢說云攝政之其辭蓋聖竟死于  
微鳳覽之執刑七神色自若拜天地君親畢坐生詩  
刑者曰可矣刑者多懼殺痛哭不能舉千百姓觀者  
塞街巷來往壅塞至十餘萬哭聲若連貫既投明  
年乙酉五月元夕後謝陳甲刺出見鳳覽于前謝拱  
手曰錢老先生在此忽不見而歸卧病數日病篤頭  
忽漸腫曰到郭郭老節至可獻茶持卒數語曰錢老  
先生幸少寬毋大拘急遂死攝政王聞之竟無傷為  
太子意矣四月初六日東安縣國阿事官民初八忽

先皇帝曰清忠若師奎終與子者預賜名曰重光重輝

有傳錄其後備云王公大臣果真不造刻以一二  
 而以此爲可解夫事且思矣既作此方逆往世係  
 不殊焉然錄後者見之則海辰而甚具不達狀序以  
 大子傷至王傷密之傷斯不臣深性者若福士亦傷則允於  
 而仙者錄而參外林太常司春錄中如士而外錄  
 尤詳則益多夫嘗謂都以上大同民之官衆且名昭  
 有佛先帝他補士又奉之德也帝以本有傷本所無  
 士與之房仍焉仍至士傷滿之集那公傷皇統者不  
 足道夫天降大亂性異百出欲國之不亡獨乎  
 山爾月十日沐風雨遂連年餘山中松柏皆枯  
 考証 傅氏記

甲申傳錄卷之十

彭城韓襄鐸撰

後臣碧血

策弘之事周王忠子公室以竟于范氏晉人討而殺之藏其血三年而成碧此忠之所由積也左先生之北使也執節類蘇厲抗疏類蔣公從容類文信國卒以見戮嗚呼國家養士三百年而能以詩書之澤對揚祖宗于地下者左先生其無憾者矣紀從臣

左忠肅公字蔚石山東萊陽人也崇禎辛未進士歷官

刑科給事中甲申春高郵兵禍蔓延閭閻皆歸而此會福世子建院金陵段元弘左忠肅公入見流泣陳中興大計還令視師江上除却察院石金都御史理戎政事時江左朝士方蹂躪臣馬士英謀遣使通好于大清告祭大行皇帝乘美數行會總督卞元美于天津之唐官屯卞至跪請終喪不許因請使北乃遣水師陳洪範將師應華及大陳師馬紹愉副之以洪範書鎮遠王與清國用事臣馬通致投以經理河北聯絡

閔東之命而通書于清傳以金帛冊而平伯吳三桂為薊閩公世鎮燕京賜應華一品服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石金都御史以行應華曰非此致以寵榮易棄經顧此行君事親事可兩盡否則抗節而死亦不負讀聖賢書報君君亦親于地下也秋八月行次滄州洪範聞大清已改命而平伯吳三桂為平西王於美遂遣信先奉冊命假平西王吳三桂諭來使意三桂不發書機毋奉攝政王冕之冊有內鎮燕京

左忠肅公字蔚石山東萊陽人也崇禎辛未進士歷官

刑科給事中甲申春高郵兵禍蔓延閭閻皆歸而此會福世子建院金陵段元弘左忠肅公入見流泣陳中興大計還令視師江上除却察院石金都御史理戎政事時江左朝士方蹂躪臣馬士英謀遣使通好于大清告祭大行皇帝乘美數行會總督卞元美于天津之唐官屯卞至跪請終喪不許因請使北乃遣水師陳洪範將師應華及大陳師馬紹愉副之以洪範書鎮遠王與清國用事臣馬通致投以經理河北聯絡

先帝成敗故不數先之以兵奈何以吏館授人且我  
奉御書時至境考以爲國相見亦心不入蓋言  
立師出有召非何也哉往還再曰制士亦未知江左  
盡實心甚憐然華乃謀以鴻臚寺丞使臣遣書聘迎  
之建旌東與蕭隊而入十日曰內院滿洲大學士明  
林見使臣曰何不朝見然華乃謀禮定然後可見劉曰  
禮如何行曰昔天朝出使外國王皆稽首迎拜今  
貴國爲

先帝成敗是有禮于我但以客禮相見耳劉曰大清皇  
帝即位不聞爾福王朝貢又以天朝自處且彼我  
客禮見罪然華曰本朝不知貴國之事以貴國有  
禮于我故命使臣謝自應以客禮相見亦周家不幸  
罹此大變今皇帝正位總統國中興大業汝何言朝  
貢也劉曰福王奉何人命僭位然華曰  
先帝遇變升迎室有遺詔今皇帝爲

先帝之弟兄終弟及奉王歸心奉天總統所宜然耳若  
何許人欺言僭位劉曰既知崇禎帝死若何不死然  
華曰若所言可以責在諸臣不可以責我○奉

先帝令皆兵勇賊月餘始開變我因爲今日許使死何  
益劉曰死易賊破京師時爾作何事然華曰我奉  
命勸張獻忠犯京師者李自成也亦爾變即勸吳北  
行路爾貴邑已驅賊都燕若若而宋非殺賊是劉平  
爾國矣且若所言不過借詞難我譬如往年爾國入  
犯而琉球高麗驍貳爾國可以責守國諸臣其將兵  
入犯者爾何能置之時然華聲色俱厲而洪範馬紹  
愉唯默不言然華復曰我說我江南小非江南儘大  
爾曰難言大然華曰我說也洪範以然華色變還曰

此大事也非可一日而決明日再議耳劉遂去洪範  
結諭俱心免之明日劉復來所言大略如前而終以  
福王僭位爲難然華曰始難福王今已正大統即位  
爲天下主汝所言多不通理且我未嘗告

先帝爾謝爾謝非以降及謝和未嘗得以爲國相見若  
所行可復命亦即奉之不可復命亦必不行有死而  
已劉曰如此且殺爾書求者然華曰御書以與國王  
若何得預看劉曰且已但欲見王通行臣禮洪範謂  
然華曰不如先見王再議他事然華曰此來本爲然

告

先帝無他事可議者相見禮少錯覺無一事如命矣我  
必以死爭之洪範曰既不可相見始以金帛先之然  
軍用舉示曰銀兩以資陵工軍臣金帛以謝國王志  
與之以付割。微美而去執贊德第曰此中國奇勇  
子也時清兵初入不深悉中朝事兩日所報皆中朝  
人授之也而總軍憤慨烈辭益堅故清示不得  
有加于使臣而心甚重之饋餉禮貌甚隆總軍達恭  
謙通判陳國瑞繼數到將王是報以朝陵事請入言

報言崇禎已薨可守位總軍竟不得至行乃陳太宰  
新表率將士北向哭于寺庭三日商人聞者莫不流  
涕守卒康其車以告王益重之高從生致總軍總軍  
終不屈約洪範論江南降爵為侯洪範許之二十七  
日忽數騎至進行出永定門相次各百騎以從日行  
六十里而使臣所從騎亦高八百餘十一月初五日  
止滄州十里鋪人數騎從者大人來迎總軍始偷運  
獨遭洪範行騎卒有從總軍始偷北者有從洪範而  
者皆不之問而清已發告矣尤之報發吳南下矣是

日入滄州城宿守者神庭總軍謂將士曰使臣以留  
為榮亦死無憾若等從我則當無憾死無憾不若盡  
止滄州亦入燕觀焉靜無後發既遣人馳奏翌日從  
數騎北發而左營副將張友才獲營副將楊廷泰都  
司劉英軍士三百餘人止滄州總軍既近止太醫院  
室署中避禁頗嚴既未得發久之總軍上攝政王略  
曰總軍奉命北行以禮治兵所以通兩國之行合無  
故稽使士馬日昨有禁則優之特節者誰復不避險  
阻以圖國是不幾上千天和下睦民命亦非貴國之

利也故攝政王入內院命總軍靜聽之曰有違越  
而都劉英司遊擊樊通任朱儀事明年乙酉春正月  
劉英及樊謀曾避金德入訊查問不得通夜踰垣而  
入見總軍曰近者人以利害之說動我。指壁書示  
之生為明臣死為忠臣此言老也又以上攝政王啟  
示進。曰此啟足為使節光熱今日之事有可否而  
無成敗總軍曰我心如鐵石亦聽之而已三月十九  
日大行皇帝暴崩群臣百姓已臣威總軍得一級奉表  
祭告大哭復叱盡血復為至以雙雞尊酒祭告從難

諸臣言：「想第雖不能死，以為此祭也。」時予傷寒，四月發，既藏之，棺中遺金銀及都司楊三泰脫金履，奏之。而江淮方阻，兵不得達。比至五月，金陵竟失守矣。曹遜以告想第，曰：「如何？」想第曰：「此市鮑魚也。」日月奔走，已決毋煩言。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既平，再下詔，髮之。今論想第，使降且見想第，不從中，副將文大選首，刺如前。且勸想第降，想第大罵，麾從官立杖斃之。事閏十九日，捕下刑部，刑部曰：「何不早刺頭降，而後自以校殺人？」想第曰：「吾頭可斷，髮不可剃。」奉命北使已，雖一死，豈肯自斃乎？今日與大羊為伍，且父大選刺頭，倡叛，恨不以軍法梟示通衢，而自行非法殺。吾人與若何，與可速殺，亦遂下獄。二十日，加鎖，領三捕入內朝。想第衣冠白袍，北而南向，坐于殿下。攝政王心樞重欲生想第，且重囚之以問丘是漢臣曰：「卿等云何？」侍郎陳名夏曰：「為崇禎來，可饒為福王來，不可饒。」想第曰：「若言今上，是。」

先帝何人？且若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與吾說諸侍郎語，塞不復言。兵部侍郎某曰：「先生何不知與？」

廢想第曰：「先生何不知廉耻？予是處，遂無復言者。」攝政王曰：「爾既為明臣，何食清朝粟？半年而猶不死，想第曰：「爾入後，亦廟之果反，謂亦食爾粟，取且古之發力中原，亦有藉是救之食者。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聖子神孫，空處無人。吾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攝政王色變，揮出新之左金帶，御史趙開心殺起，赴想第，司刑掣其袖止之。趙不得前，遂撫想第之宣武門外菜市口。想第帝首高步，神氣自若。既而南向，四拜，端坐而後受刑。刑于楊某，揮淚稱首。想第前跪泣不止。其噴血赴藥，雖亦不憚。滿人之在左右，也是日大風，雲晦，都人士奔走流涕，拜送者不可數計。想第既捕出，刺趙開心始傳前敵王曰：「殺之過足以成其為，不如釋之。」攝政王將可其奏，而想第已死矣。先是，魏今始下馬，約輪舟所從將士，悉刺頭以降。而想第奉謀通，刑陳周，極傳宣遊擊王一斌，都司劉統王是佐千總張良佐，俱不刺頭。同日遇害。遊擊樊通收殮想第于彰善門之白馬坑。陳等五人亦並瘞。初，想第之生也，內院大學士洪承疇而之。想第北之，此鬼也。曰：

承時親制三邊松者之賊身殉兵革

先帝勅祭如體凡境倭以卸除承時死久矣考何得復  
存者來者見也洪且至前欲與言卒不得發而罷他  
日內院大學士李廷泰訪之聞者通語德第曰老奴  
尚何得存

先帝時寵錫之督兵勦賊既不以身殉國難又降而仕  
清此老奴尚何面目見李閣遂不敢見而去嗣後  
剩臣謀士位。彼見之者率嗤而不報可見朝士亦  
憚見之其不得已一投詞以示不絕也及江南陷

德華題詩云懷所樂封關路迤邐雲南下意如何寸  
井冷曉清難盡寫作寒煙絕不磨龍如耳寸是月二  
十五日滄州守知德第已被難語物遂各張友才今  
諸將士散去一時號泣遂解散去明年丙戌六月十  
九日洪陳範病將死至言左德第至遂死洪範之  
持節也江南以通好重寄命陳事成世如侯爵而洪  
範督通近左人語入疾盡以江至情實告清而心費  
德第及還又率大清而征之兵以先既平江南德第  
見殺而洪範受爵為侯明年丙戌為德第忠魂所驅

按劉純字君常宣城人任僕有節氣復為黃大將  
軍為板遊擊所向與敵板敵千百軍中號為靈面  
將以其勇而李督青也乙酉六月二十日從左公  
仗善不臣節同陳同福王一斌等五人被害時大  
風走沙石屋瓦皆飛燕京為之罷市

09892

嘉慶戊辰五月廿一日少河閱目



左賢在侍郎之列名將言矣其年故陳洪範於  
身後狀涉於恤亦可以以人不平之氣者也國  
初凡三輩一則侍郎一再則錢鳳曉之致謝陛  
三則黃靖公之儲諸國錫綬田旂或曰是皆遠  
民選為此言曰此則司馬寧之六便此言而國鑑  
不之往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三垣筆記八卷

〔清〕李清撰

清鈔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三垣筆記序

清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以司理內名入京其明年戊寅蒙懷宗端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清以大司寇不職屢膺規之為所墮外遷未及任丁內艱會司寇以罪廢清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未春間開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尋轉工垣左其秋奉命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車值北變隨復命金陵晉掌三垣筆記序

兵垣斯所歷三垣也云筆記者蓋自丁戊訖甲乙凡九載舉清所聞見以筆之書非清所聞見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也蓋內之記註即抄多遺多諱外之傳記誌亦多訛多誣故欲借清所見聞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清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云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清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

而總以數言括之則于己愚固不敢飾瑜即于已怨亦不敢益疵惟存其公且平者云耳清初讀蔡孝來尚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清不

二

事殊而惟立言之不偏則無殊苟與仲見此母乃首領是記亦如清首領其錄各辭同心乎與化李清自序

三垣筆記卷一

興化李清記

戊寅四月帝一日御門召行取推官知縣入對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言冗碎不可了帝必云或者些或稱謂偶悞帝微笑問畢各給一卷御書試帖題貼于壁令各陳所見惟判題不同蓋亦依唐人身言書判故事也

帝于召對推知姓名單分別圈點卷入復留中

三垣筆記

卷一

六七日時位置已定忽送輔臣閱薛國觀孔貞運遂以意置前後旨下皆帝親定閣臣所擬俱不允

家宰田惟嘉議將推知縣不應為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欲疏解而憚為首獲趙時詞林李士淳年老矣不告士人首其名士淳懼且怒大閱帝以為首者必知召士也遂得詞林餘四人皆授御史仕滿王章余必弘清叔嗣京也

帝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擇十八卷發部議行時諸傳御以例往朝房謁輔臣孔貞運獨曰皇上所發十八卷其說多難行傳御郭景昌曰王道無近功安邇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鹽且難行則諸邊可聽其犯順而不掃乎流寇可任其縱橫而終不可剪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之全在執政擇人用之貞運惴惴然不能答景昌遂疏糾之有按席豈彼伴食素餐之輩等語貞運不能安卒以是罷去

司農程國祥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于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為重征猶海瑞疏內引民訟稱嘉靖為家淨也

司寇鄭三俊獲趙鼎時清初入刑垣就問曰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

不遇三秋後雪決耳。清愕然曰何謂也。三俊曰此皆從東廠緝獲。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由反。惟擇無難無証情可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嗟嘆久之。三俊有清原名。初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光。氣象慘慘。行路莫不嗟吁。

○家軍由惟嘉以考選不公為詞。林楊士聰所糾。惟嘉素通內監。先得恭稿。即具疏辨。士聰復糾。以奏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回奏。茫無以應。孰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時吏部重賄俱黃。夜入錦衣時。人有吏部囊空錦衣重地之語。為可嘆也。

○清初入刑垣。聞廠役獲盜必加立毒。令盜攀引富室。聲勢既飽。然後呈堂。厥一疏磨。有詞法司多依樣拍奏。不數日便會官審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為盜。一

日清貽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彼。慘然曰不敢。清曰何也。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若一反厥指。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干和名災莫此為甚。

○帝寄耳目于錦衣衛。稱滿心膂大臣。批探外事。以聞。金吾吳孟明。緩于害人而急于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車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賄。賂飽乃已。東廠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東入詞林。胡守垣撰文時尚未受也。亦索賄十金。才許一時之士大夫皆重足而立云。

刑部諸拍屢奉旨嚴。駁司寇劉之鳳懼。同官呈稿。緊抽縮。不發。司官間往叩門。亦不見。刑垣吳希有。逢按季摘參。本益故套也。發政票數四時。帝意欲震之。風輔臣方逢年不怡。遂致詰責。罷去。

新建伯王守仁卒子正德嗣正德有子嫡嗣承  
勲庶子承恩正德卒承勲嫡妻無出惟妾沙氏  
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進季先進道先進早殤無後  
先進生一子業昌先進生二子業宏業盛時並  
無異言也已先進子業昌又欲請于弟先進欲  
繼其長子業宏以待襲爵時先進妻章氏悍與  
伯母不睦厲聲曰何繼為阿伯既無子自應我  
夫襲爵由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

二垣集記

卷一

五

今司馬王業浩親弟業洵為嗣業洵有守仁文  
華後也于是承勲室宇貲財并承襲祭田數百  
頃皆為業洵所有己業洵與同鄉謀謂己非文  
成後例不應襲者終是先進耳襲爵必索產  
乃辟謗先進為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進者  
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  
問耳由是先進與先進通爭襲數十年不決及奉  
旨下抗按勘乃清司李彼時也同臨李鄭瑜台

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進亡惟子業弘與先進對  
質諸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真而中子獨廢又  
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後之中子獨廢又  
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獨知兩孫之或絕  
或殤而于其中預花一乞養乎先進無以應不  
過曰承勲曾具疏萬歷時指先進為廢今留中  
耳清曰留中有据乎先進曰官禁違密一字不  
漏今編簡自見清曰若簡而有則業弘父廢爵

二垣集記

卷一

五

合歸蘭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宏于是  
先進業宏皆叩首承服然寔無從簡也訊畢化  
原舉首指天謂先進之承服天道乎瑜亦嘆曰  
業弘寔不廢但子司李是從索子卿公祖何瑜  
廣東人時業浩方提督兩廣故也及清入刑垣  
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托葉  
姓者至寓求清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  
為壽清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

父當立焚稿耳遲一月方上章奉旨速決時檢  
承勳留中駁不得然諸侯皆為賄動遂解去  
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刀  
抹劉且云以一疏有無定兩家真贗有原問官  
李清可据疏闢下獄擬罪竟不問清也先連繫  
爵四年京城破為關賊所殺業弘不意中反得  
免

中書陳龍正喜理學屢疏除陳皆深當帝意

三疏記

卷一

最後西北墾荒一疏尤為寔務時持國計者皆  
以加派為長策龍正既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  
言大略謂金非財惟穀為財無也不足以生穀  
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  
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如派罷斯民  
生可安帝特下旨取龍正議入覽為該撫理司  
道等其而墾屯迄無定擬竟以議不通而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詳博內用推知自部  
屬改投之例出于是六部各司官視陞郎中如  
滿地獄視管繁差如坐螺絲惟日貢緣科道門  
為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出吏部擲筆不敢陞  
若陞一賢能往則恐謗隨之惟關兄乃行嘗見  
襄陽知府缺出以一昏醉司官王玉承補之到  
任城即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榜乙榜僅見明絳則絕

迹矣自一魁考選之旨行于是乙榜明絳爭務  
惟科正餉雖頃志歸考成其寔甲科初選半係  
破壞間補瘠邑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絳大約瘠  
邑多于破壞以錢糧難收之地而人人思為科  
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嘗過恩縣見乙  
榜令惟科甚酷可嘆

帝初即位嚴于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  
陞司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考選于是松江知

府陳洪識其位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歲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初不過京運遠餉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于磨對惟書吏為政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否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書吏作奸為甚

帝屢用人不敢思用保舉初所用保者猶知名士以數奇困場屋耳最後皆銅臭矣清入垣後人或以私相干請愧且忿與給諫陳學士意見

不佞然亦不被謹也

帝以邊警召對群臣兵垣姚思孝面奏曰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閩宜命提監高起潛固守而以禦敵重任等委提督盧象昇意亦微矣帝疑象昇難獨任不允

塘子荷之後提督盧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勝門外入覲帝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閣部楊嗣昌遷于直房觀以和象升毅然曰

此來不能盡孝也酒盡忠嗣昌知其諷已惻然象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提督盧象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者帝以地屢失責激急輔臣劉宇亮閣部楊嗣昌均請督師帝乃命宇亮出制象升尚書以侍郎提督象升知忤嗣昌意必為所陷亦急欲立功自贖賈庄之後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提兵虎文威勸其暫避國再舉不可乃力戰

死報空云象升以紫衣双刀奮馬出後不知所往志者乘之以為偷生帝嚴詰死狀後得其屍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巡抗顏繼祖等以失機立決都諫徐耀嘆曰若象升不死必為肆市之魁矣

閣部楊嗣昌父鶴為三邊提督以失機逮緣嗣昌現任閩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帝之以大司馬起楊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

耳嗣昌以奪情代父報何辭俱死不請饔後復入閣此其罪耳時詞林黃遵周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民疏云嗣昌以告喪起用業已一年矣漢儒開金革無避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綬從事之科或者止于武弁乃若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搃屬大倫臣子勢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宋劉琨之六銘不起非所宜言因伯禽之哭以征伐忍在當效不可報其先人上即酬其殊遇詎有支吾旦夕安枕京畿于以義天常而昧國憲若嗣昌又疏論嗣昌并及搃督撫文耀撫張獻忠事云据其籌兵則是聲中外之報甚無當于用而惟借群力于餘孽始克振揚天庥居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俘斬未為有無而一時降寇為先聲使已誦陳殊績古人之剿不失抗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為固有序也耿弇大破張步于臨淄種

屍相屬涉始寤促負斧鑕于軍門任其傳詣行在罷眾數萬歸鄉里為異大破樊崇于峭底東走宜陽崇始棄兵甲如山而袒獻所得璽綬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自古人先剿後撫成說彰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為文燦者憤然不知撻縱之有方去租海山之前規倭倖于再試為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愆仍襲為便國遵

二五

上二

此術以往雖遠寬三歲之限更累數年之民卒忍遭寇無期而漫欲告成于旦夕不亦誕哉通政司張紹先懼嗣昌怒托言字踰格不上毒民復約其語上閱辭不達意遂留中

湯報至給諫陳啟新派守門給諫初以武舉建勳得進時新安官生楊光先往見啟新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慚但答以一无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圖報稱乃憚一死



即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先責以先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圖計民生兵馬錢糧四項絕不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疏御街騎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為官後使人遷善改過事草故鼎新天下遂無一事可言又曰公一味真方假蘇怨已責人等入小疵據塞了事異日皇上看破方思予言晚矣啟新怒甚後果如其言

帝因輔臣楊嗣昌請免從款議然猶欲隱其名會詞林黃道周疏馭中寢及過報急帝嘆曰大事幾成為幾箇黃口書生所誤以至于此他日道周之速本此

楊嗣昌在樞府羽書填積控管如宿構俄頃數敝人服其敏但以救少司馬郭肇成為給諫姚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

之急及黃錄入閣一手撫定凡兵部奏疏皆自上自崇他閣臣無敢睥睨帝委任之專如此及誅五案失机諸臣嗣昌雖名草職猶眷倚如故也

輔臣劉宇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之何于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如故蓋搃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亦不能令士卒故也宇亮竟獲譴然諸纓之首按襖

官而坐嘯之薛國觀反抗其吭而奪之席任事者所以灰心耳

山東巡撫顏繼祖未敗時都監徐耀夢繼祖因服指下慘然捉耀手曰奈何又謾更持一卷前耀揭視觸目戈戟傷者死者累累敵上又揭教頁適旁有人謂耀曰若已免朱敘繼祖果以失机誅後司馬楊嗣昌荐耀遷才及召對僅平小敏言示不能狀者蓋有惕于夢也

舊制六科有差者不守科宿科清巡視司庫念  
同止同年表愷一人清仍舊守科夜有內官  
捧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机等官者以事係刑科  
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寔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  
輪流入宿以防按本是晚應輪宿者戶科奉朝  
荐也內官覓刑科不得悶甚不得已邀戶科至  
而朝荐又不入內官怒以清名報數曰奉旨李  
清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清商之愷曰曰公本  
一投書記 卷一 十五

不應守科但以子回奏清子回奏直責戶科  
何疑清曰不然若公指朝荐必重蒙惟清不應  
守科而守但猶寔認罪或可以勤慎遜宥耳是  
晚草疏明上愷與朝荐皆不知也蓋已置一官  
于度外矣尋竟得免究

帝密決五案自督執監鎮而下并縣令青衿共  
三十餘人即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姚、數十言  
皆帝御筆諸臣為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第

奴僕保奉旨逐出至委數數十月不收亦可傷  
也先是帝欲決結略楊錦巡撫王化貞等閣臣  
或言中官將誕宜少寬帝曰祖宗封疆不能保  
何有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少失机案、斬首  
矣

清入刑垣見一切廷杖軍送并審決必錦衣衛  
送駕帖至科俟會押持去初謂故套及署印以  
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  
三過堂已 卷一 十六

解衣置地清門何待答曰非科僉駕帖則不杖  
耳然後知此為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

清署後見一書吏抱冊而前請用印問何冊  
旁一書吏答曰此名史書並彙刑部諸拾疏送  
翰林院為他日修定錄地耳取閱見中有去取  
因問抱冊書吏此誰為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  
所答旁一書吏曰若聲耳清不得已以口通耳  
再三呼方點頭曰小人為政因嘆曰你何知候

政猶可悞遺奈何因命此後抄送皆聽本官手酌未幾消以言諱恐又此聲者為政矣

楊督熊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張獻忠猶賊也屢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清叔傳御嗣京疏糾之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姪耶明恭湖廣人典司馬楊嗣昌同鄉兩人俱主文燦說率致決裂文燦駢首而明恭致政亦幸也哉

三垣志記

卷一

十七

清巡視十座內官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自田貴妃入乃製蓬覆其上往果無阻然亦祖宗用意良深後人未可遽變耶又于兩宮建一臺置小洞與帝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首不加笄每着衣必日更數色又帝平天冠舊多用鴛青石間以珠妃所用珠皆如彈丸石少珠多光明眩目

田貴妃最被寵幸周后嬪不能容一日妃疏列

后過帝曰妃可無礼于后耶命罰處其宮半年其寔妃不能文帝故命為之以諷正后又量示罰宥以存大體耳此亦十座內官所言又云東西宮對帝言皆稱如兒

帝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楊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僅窻可透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絨帝甚悅命盡易之

三垣志記

卷一

十七

帝一日于宮中聞田貴妃竊撫琴問誰授妃以母對次日即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之先朝后妃母無入宮者惟孝宗時張皇后有母金夫人時得入見蓋繼于周而數于田也矣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亦得借觀自司馬楊嗣昌力主款議恐別垣有言于是先劾異已都諫姚思孝而以樞曹沈迅

曾應遠等前後改入兵垣自此科員如偏剪一  
聽指麾矣或帝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  
無敢窺者時刑垣與兵垣近清謂諸公曰昔人  
謂耳屬于垣今故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遂嘿  
然

傳御張孫振巡按山西為巡撫吳牲所糾逮獄  
或言欲擬成惡牲噫之清曰不然此事曲在孫  
振彼糾一廉介之文宗已快奈何牽及牲又欲

三垣筆記

卷一

十七

指無干餉金入牲罪牲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  
況于殷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殷同卿者是薄  
待牲也時給諫徐耀在坐以爭宋綬一公諍與  
清隙遂以清比孫振為言甚矣立言之難如此  
也

清署篆時同官袁愷忽入薦與清別驚問故愷  
袖出一稿曰此已上及閣之言甚激一言上不  
宜過寬宗室以魚肉小民二言上不宜濫開保

舉以混濁仕路三言不宜贊設提監以掣諸督  
撫肘四言不宜戮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  
尚書劉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有云近上決意  
于河工同官夏尚綱切言之亦未重譴也諸  
臣皆不言何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  
望明主詳察以聽自救無令久妨賢路聞訖舉  
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而況一官越數月免  
留中或云帝是時已疑國觀故不處愷國觀聞  
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沽名則曰何得  
市恩若帝一改票便加降調耳閣臣休容之度  
一時乃爾

三垣筆記

卷一

十八

給諫袁愷每具疏皆孤行已意時台省以年例  
為劣轉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己耳愷忽具疏云  
凡科道外轉宜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  
遷啟排擠異己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應轉者  
皆努目矣

帝于輔臣擬票及刑部諸格間不適意則或抹或入輔臣必由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帝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輔臣過台省諸疏微涉逆麟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畏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上意不測者噫律例俱蕩然矣

二九

卷一

五

帝于刑部諸格多駁每由輕之重然時有由重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心涎其女懇伊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并幼子時母既懷孕刑部援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帝謂孕作一命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緊擬道成李提互賜喜辟帝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肯與迎賊知縣劉業嶸不時決帝命改棄城者為秋後其刑慎如此

輔臣姚明葵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為太廟職句人哂之及後輔臣薛國鑑周延儒相純賜死人始以其詩為識語

帝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師習時參燕務傳錄司札東筆六人以下各有六人六部分值十三省各有專司故閣部臺省外訛靡不駁正焉乃輔臣多假手年深中書淺學庸流胡靈依樣一命改票模揣周張為帝

二九

卷一

三

所輕多無暖席者

帝感念皇生妣從羣臣請加皇后為皇太后時清導駕見帝御殿懷愴動容及奉上冊寶帝以手拭淚不止

都諫徐耀長軀多髯聲氣清朗司馬楊嗣昌以邊才荐一日帝召耀與侍御楊纘武對殿前絕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平、數言耳都諫姚思孝白尤之耀俟恩孝避語請曰耀書生耳若令

按甲弩弓寃不能而亦弗自為能此則吾之能也

給諫左樞第思深士也言太夫人陳氏喜讀書尤好設節義清時上疏為開國諸難慘死諸忠請諡太夫人聞輒擊節稱快其好尚如此慈第或得毋教居多

都諫徐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家宰謝陞將起言官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或問之耀曰

三垣筆記 卷一

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故阻之此他日隱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人言窺一分則受一分賜耳

儀曹吳昌時為大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必同卿諸公為政其視給諫舊樞等皆選如也及考選得禮部愠甚又思禮吏部一席樞言于太宰急推大行仍上聞故其于三衙門皆不能得

緒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嫡孫捧有太祖御筆龍牌云善長賜死後尉馬都尉李祺嫡子李盛慶貶緒溪為民即臨安公主出也因公主號泣上前故上賜之龍封、面書云勅賜皇親外孫李盛慶受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牌二百十六春為民依數滿封我此旨封京開折得復忠臣功爵義國永遠世不忘李徐劉勲臣保障我為主將伐陳友諒天下

三垣筆記 卷一

三五

俱服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勲臣李善長眾臣詐滿偽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毫不干爾事李善長開國保障十大功勞秋毫無犯忠臣與我股肱心腹你為國為民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懼你先年同劉基一時敗友諒十六萬大功今你男李琪外孫福緣已故止存三外孫李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年為民後復護國

恭旨到京見主復韓國公收過錢糧實產數目  
國用養老三萬運你開國勳臣勅賜皇親云云  
時帝辨驗龍長二字臣字爵字相似餘不盡似  
又書惟庸為容李祺為琪且善長之死在洪武  
二十五年五月乙卯而此勅又云仲春月故閣  
臣皆以為疑適少宗伯錢謙益出都以前抄閣  
中奸黨錄示給諫宋鳴梧且云善長之獄已有  
招妻妾與大兒俱有招寔錄猶多諱安得有此  
三垣筆記 卷一 二十五

杜賈沈迅博學多才與同官張若麒皆以邑令  
考選觸詞林楊士聰志士張常語人曰某司李  
冷曹當以同籍薄致殷勤吾同里同籍乃漢置  
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改兵科司馬楊嗣昌意  
也獨若麒不得嗣昌胸中固有優劣耳觀兩人  
末節可見往時翰林見輩皆倜儻短步每同赴  
宴非前輩帖逸則不敢至迨推知與遜氣稍驚  
一日早朝某詞林以臂格吳編修偉業抑使下  
三垣筆記 卷一 二十六

其前輩也又翰林院一送卷官以小事觸怒若  
三十此官往往訴前輩云無此例檢討沈廷嘉笑  
曰此其四府某太爺未可以庶常忽視之也若  
皆固宜

給諫姚思孝與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同  
官陳啟新商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科  
而江南考選知縣陸自振遂以訪單書翰林翰  
林四字坐謫外及姚孫去國都諫徐維每事與

滿啟新始喜會江北銓部銓權不敢坐名以關  
置視中央取得行人張一如思孝深病之其寔  
啟新唯：而已並不糾也

方伯李光春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為巡按  
曾疏荐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歎每御史  
來詢俱往答之非禮也帝慮知其事不旬日而  
罷之

帝每于料道陞京卿必詰是邊才與否清任刑

三垣筆記 卷一

三二

垣時見同官數人皆借道才二字鋪張數語遂  
蒙欽點然京卿外邊巡抗者重則下獄輕亦帶  
降惟留內者不數年便至部堂如山東巡抗解  
學龍亦舊科注以錢糧帶降不遷者九載又如  
都諫徐耀輝力辭還才不二年便少卿邊僉都  
人莫能察也

璽至戴澳居卿翁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抗澳念先  
陪後正可翹足待耳非有以中帝所喜惡不遷

也時帝慈貪最嚴遂疏陳翁吏之害帝命指名  
具奏倉猝無以應再四以詰不得已遂發及嘉  
興司李文德翼平遠邑令王凝命德翼素有文  
名而凝命剛舊治福州以強項降補開兩人單  
數皆臨期取給諫沈又不平疏駁之未幾下  
澳鎮撫司拷訊或曰儀曹吳昌時與德翼同門  
故事敗乃溺

故侍御史應昇之舅蔡士順自鄆東林鄉人刊

尚書錄凡列聲氣一百餘人書買携數十部至  
京時都諫徐耀輝見有己名恐為異己所構遂以  
重價盡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  
胆也

帝命輔臣楊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賤之  
云盤梅今暫作干城上將成嚴細柳營一掃寇  
氛從此靜還期教養遂民生其傷望嗣昌若此  
初敗獻忠于瑞璠山幾獲之尋竄入蜀復聚死



襄陽事遂大壞木幾嗣昌憤怛死或曰飲醢也  
司馬陳新甲入都風埃四塞見者已知不有後  
果棄市

三垣筆記 卷一

三九

三垣筆記卷一

三垣筆記卷二

興化李清記

戊寅六月十六日東廠按出聖諭勅提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呈逆度兩次為灾恤烈深可驚悼大刑罰所以誅不仁緝訪必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為實寔大兇命之戒必于天地之和近人情奸者固多仇詐亦復不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旣審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叮嚀刑官

三垣筆記

卷二

一

查其真者据寔奏誣者即特開釋仍將首報之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挈人私自拷打彼卑官小民以衙門活計惟知嗜利少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者即呈稟所以真者不勝其狼狽誣者即使放去家財亦已盡矣甚者張冠李戴增少為多或又禁暗刑或苦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髮指全憑尔心腹内臣以清嚴作標虛公為準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誤雖已上

本仍應檢舉改正則衙門偶有平反亦虛公聽之舊例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不必堅持人罪偏執已見到底護短輕視人命非惟有負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因此擄延滋贖溺職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不發抄

帝憂國用不足發萬厯中所儲進參出外貿易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質堅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儀曹吳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

三垣筆記

卷二

二

貿易獲數萬金

少司空蔡國用以會推閣員不與心快一及召對乃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持耳聲色俱激帝嘿然既退給諫馮元飈曰彼欲以此激上為黜用地耳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數日竟入閣

廷尉范復粹與清比隣不數日大拜清往謁見其中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輔臣張

四知與蔡國用皆庸請諸銓言申佳庸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不至害人耳佳庸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聞取粟擬或敗則心手俱戕粟只知極力附會惡庸之害反甚于校流也後果如其言

司馬傳宗龍初見帝諄以民窮財盡為言又云餉不可加兵不必增帝初云卿言朕是及宗龍指天畫地言不已帝始不悅謂宗龍曰卿但

三垣筆記

卷二

三

當料理兵事耳既退語閣臣曰宗龍所言半言官囑餘何也自此兵部諸疏無一允者未幾下

數

刑垣葛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蠲賦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亡近而得失成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執掌等語帝加大圈十九令輔臣票達遂以說得是擬樞見疏喜清曰公禍自

此始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不諳未幾疏救司寇劉之鳳知府周光夏又批葛某市恩再發改票逆降一級調用一時輔臣以私怨處人若此也

司寇甄淑性刻及代劉之鳳為尚書愈甚每語同官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應使者擬戍者擬辟則上自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深文者吁可慨也

三垣筆記

卷二

四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通以失機先被擬戍臣擬戍及事下刑部司寇甄淑改辟允之時事聞兵部司馬楊嗣昌仍改擬戍亦允之清心語曰此正可借題洗發使帝知法官深文若此又使天下知帝無意深文如是也遂疏云此一事也而忽輕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臣為此一事言而定不止為此一事言言淑見怒擬是兵部則已為失入當引罪擬自己則兵部為失出亦當引罪

時嗣昌以部臣兼閣部遂不敢言而止然恨清極矣

司馬倬宗龍以復疏拂帝意下獄入獄門即索錢及行至大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宗龍傍徨又立俟續取錢至方任入原任少司馬謝啟先下獄為牢頭索詐不遂被擊教掌清以時正父早疏請寬刑且列二事于疏末有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獄吏之責移為牢頭之橫

二垣筆記

卷二

七

等語時提牢官宗翼明輔臣薛國觀門生許璟輔臣姚明恭門生也不悅清以不得暗有把持不過為帝所惡者把持一改票即寧耳幸不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帝召司寇甄淑至語曰若司寇屬官賣法爾部即恭處淑承旨又曰若他官把持爾部亦恭處淑不對而退時明恭係叔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主上命公恭把持者不承旨為何于是明恭主議于上而提牢

官傳語于下此淑劾清之一疏所由來也輔臣批云明係暗有把持姑着回話將一二同志見旨嚴憂不測清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賂又不徇情所言皆官職之言欲回人以生而自陷于死無此天道也況又有聖明可恃耶旨下僅命議處吏部覆降一級照舊供職尋改降調此輔臣意也

司寇甄淑疏下或勸清托人以解清笑曰寧罷三垣筆記

卷二

八

吾官且彼險且狠若以求辭上聞吾氣節墮地矣又傳御郭景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款授清欲清入告清曰我為諫官時對天自誓止就事論事從不開人單款蓋恐諫官疏下必播之海內若以莫須有玷人名節無論公論難于自容獨不為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在豈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明床詰將何以對卒不上

清自入刑垣見廠衛暨刑部日事苛嚴或帝間取數事及于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廣揚當開導

是歲元旦朝賀罷給諫戴明說曰若令歲毋封矣清曰不然近擬寬刑教疏將次第奉行恐未聲聖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給諫王文金以極陳僉科之害被謫清往話別且曰公以薄

我歛請予又將以省刑罰請徐之我將如公耳

三垣筆記

後果然

清降調後同座金光宸為清言往者伊為侍御時以言被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而稱賀又詞林胡守恒語清曰往給諫吳家周以劾輔臣溫體仁被謫時先聲之言者給諫孫晉也往謁蒼頭與主人皆努目視清聞而笑曰兩公俱言往事吾言近事近葛樞被謫有謂渠太癡徒拋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固無帳可賀想當代予

勢目耳夫公論鬱于上則清議明于下今兩者俱無矣二公太息而去

清奉旨謫外門可設羅詞林劉理順從未識荆乃往駕過清且袖扇以贈有詩曰丰采追儀鳳平生矢拜鵬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梁湖上峰巒遠天邊雨露長宣公祠宇下相對且飛鵬時清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使教疏猶知逆鱗耳理順甲戌狀元杞縣人為同袍二十八

三垣筆記

卷二

八

年所居止茆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見其子閑說一事遂獲其子而返其物及中鼎元鄉人匾其門曰天從人愿後殉賊難周少傳永淳先巡按山西勅巡抗李喬遣戍及清給諫命下對人言輒喘首謁于垣以喬為清叔故也

次司馬王道直晤清言司馬傳宗龍入獄為牢頭所欺清据寔入告後以此疏為司寇甄淑反

唯奉嚴旨面詰道直又懦：托人言子請求回  
語疏無辜及朱數年道直提憲而永淳亦已  
蒙宰矣乃知世上之欲為大官者必須先小胆  
也

詞林黃道周上三疏一言司馬揚嗣昌不當奪  
情入閣一言提督方一藻撫邊事一言不必又  
起復陳新甲為宣大提督具言一藻與新甲兩  
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俾班後枚  
三短筆記 卷二 九

會極門班後以道周方在枚卜具萬一或用則  
已即為中堂班後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用  
乃言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枚  
卜既下班後跪望乃並投三疏致帝詰道周當  
用新甲時何不即言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係  
狹私道周亦不能對

同座金光宸與清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  
計傾也清曰彼以計傾我亦以計傾彼正相當

耳出爾反爾先賢格言曾見周興來後臣終為  
膽下老系行當坐觀其敗不教月果為為厥緝  
云受錢霖願詔下獄當入獄時聞獄中紳民  
皆欲痛斃秋書葉國華時提牢恐其致斃乃以  
獄官房裏之命諸囚無得近諸詬詈教日乃得  
赦然受賄者寔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同垣來票等四種策物又  
冊封回亦必各送青布一疋此等事猶有簡樸  
三短筆記 卷二 十

之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合押于直隸  
巡按監察御史果准此則用硃筆大直于批後  
又書後曰還日繳三大字乃送中官用印清曹  
顧同官笑曰我筆下筆縱放如此若上及中官  
見時必怒矣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  
舊例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日發出亦莫稽其  
故也太約料臣僉押之由疑代皇后為之而始

者乎

萬應間諸諫官以藩幕請者抵任即歸以待內選然初揭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銜而別令銜于後院道辭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詞林項煜謁浙幕獨持書投收仍火字院道反往拜給諫葛樞遂踵為故事獨清以為自尊固體恐非所以共君命也欲仍如前會內艱不行

三垣筆記

卷二

土

內臣劉若愚先為給諫霍維華侍御楊維垣所劾擬絞係樞清于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所著酌中志略叙大內規制升口而所配客氏魏忠賢矯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為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于太監李永貞心知永貞必敗而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罹于網為可嘆也

都諫姚思孝主持聲氣及被謫出國明送者如

有應接不暇不三月清以言亦受請而行送者寂然也止同郡給諫顧國寶及徐耀二人至則立飲數杯即行孤立無援者喧寂乃漏判也豈知他日同列名賜環而獨家飲者乃在清也乎

別駕朱術珣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特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時使被戶部尚書奪去買草又給諫陳

三垣筆記

卷二

土

啟新冊封某藩賜之帶中途失之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私善竊人物二疏同日下觀者竊嘆

清讀漢志載洪武間傳天錫歷觀郎守以謫漢遂家漢者為顧公傳及德後名山藏史槩皆因之及清給刑垣晤司馬傳宗龍問公果顧公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聞如是耳因憶學士楊慎傳內誦某方伯將聘修漢志而因卿士大夫有

欲冒副友德以觀世爵者慎不可還去其官良有指也宗龍即天錫元孫某曾祖良弼嘉靖時給諫與慎同時欲冒嗣以觀世爵者必指此人

也給諫王文企先以庶常散館得館即丁艱歸及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為言奉旨降調一生止此一疏

己卯三月帝召對候考選諸推知于中左門命三垣筆記 卷二 主

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梗概韓城邑令左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訖帝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水一甕于側內貯四箇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其曲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為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定狀元劉理順俱以第一先後死難亦佳話也崇禎十五年五月帝從侍御張肯堂言錄禍降

諸臣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帝命取諸臣去國原疏與輔臣面議或指及某帝曰此喜事者止照四人復職清名與馬維濟一名賢寔不止此然蒙恩者再矣

清起補吏科不數日聞連署以主恩保重冒險而行至淮安方遇座主少司馬倪元璐及儀曹周鍾中丞方孔炤等議同行一日聞儀曹吳昌時改文選正郎元璐慨然曰恐非其福又聞給三垣筆記 卷二 主

諫原因麟楊枝起為侍御孫鳳毛所糾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有不然少司馬倪元璐寓淮有客獻議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腳銀二百萬兩元璐以為奇於名對及之不一月即改戶部尚書帝欲節此廢耳然詢前後巡漕諸公云貼腳無幾客妄談也

河道提督黃希憲于濟寧坐間言首撥必敗清



問故希憲云往在江南時見首揆弟正儀每得乃兄手書即偏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使自長安來見首揆門如市上耳目廣終以此賄首揆者周延儒也

舊例吏部由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冢宰趙南星在部始調兵部員外郎維璉于吏部時猶大闕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自吳昌時始輔臣吳姓與昌時密諷之曰聞三垣筆記 卷二 十五

文選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稽勲驗封帶管文選如何昌時正色曰上欲為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況目前吏部諸君皆予手授彼乃後輩也未幾果敗

帝一日語輔臣周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巡皆微服訪民間近則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後皆啟寶通頭每奉差疏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清叔嗣京巡按福建與延儒同疏又輔

臣吳姓同里至戚也銓曹吳昌時以姓督師有離心故藉口帝所指者嗣京欲重案以媚延儒時提宰鄭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僉憲王士龍之糾緣此

吳昌時既破格調銓曹思有以堅帝意且指制臺省以春李例轉皆自己出吏部都諫吳麟徵掌河南道侍御祁彪佳竟未與聞也科五道十幾兩倍舊額蓋因帝疑臺省橫暴旨申飭且恐三垣筆記 卷三 十六

他日有指摘則以例轉挾忿為言耳時浙江同鄉諸公集議東省吏部昌時麟徵彪佳皆往咸勞日視惟侍御向北詬諱尤力幾飽以拳

銓曹吳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輔臣吳姓曰惟此一着可為冢宰結知主上姓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為度尚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開後此不肖者輒逐言官必藉冢宰為口寔恐忠良之士亦皆寒心昌時不從姓乃

言之冢軍鄭三俊三俊然其言後以昌時意堅  
意留一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意甚巧皆擇其  
平者先之中情怯且一時衆口交沸識者皆  
曰昌時之禍從此始

輔臣蔣德璟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設古  
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漏水至于叢殘小語  
無不畢憶其談近事則十三陵之迹五部六府  
之故定與九閩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  
三垣筆記 卷二

不手畫而口數也又嘗一日應閣臣中二十餘  
詰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服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為政五科多唯  
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以聞自給諫廖國麟  
楊枝起等入始雖黃先輩謂其堪其不堪及銓  
曹吳昌時越類例轉人疑有所授都諫吳麟徵  
語清曰皆廖楊所為時兩人皆下獄清驚問故  
麟徵曰此皆伊素指為不堪者

都諫吳麟徵為清言銓曹吳昌時居里時凡公  
祖父母皆執勢稱門下士彼我冠博帶此方中  
便服延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損  
不執贊者即于上臺密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  
也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輔臣為愧至  
此番則不然每過輔臣門馬扇重沓非某料即  
某道周延儒喜軟美故多媚子吳姓尚聲氣間  
三垣筆記 卷二 大

出偽士惟蔣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故名士多  
附焉

清族兄沛輔臣吳姓甥也清賜環北行沛曰弟  
行其何以益吾舅清曰但不為累沛曰何累清  
曰不肖者食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  
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  
吳二輔臣家人競挑激時給諫韓時愈清同邑  
同籍也相見感眉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始

難為婦若何清曰非公事不見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二人游二輔之間獨得免于評論也

給諫韓如愈起家單門然為令賢及居言路亦孤立無附時江南北輔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腰也清登其堂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脚跟不着東西方為君子清為揭去曰予與公刻心可也何必對

三垣筆記

卷二

七

性例朝審時刑垣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清具疏云近見皇上批駁諸摺或曰所擬未足蔽辜或曰還看誰擬具奏夫謂所擬未足蔽辜是罪浮于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未必盡入也乃獄獄者不能仰體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者一概從輕之重悞矣時輔臣見此數語恐拂帝意止批該部知道帝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教語又發改票

輔臣致帝始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繫陳帝仍不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敕諭已詳看與審各官重公祇遵以成明允帝改朝審為二審又加敕諭為十年勅諭其精詳如此

給諫魯良植契內莒居言路相厚清偶一日往謁內學門者因振因指良直扇詣之遂得進時鼎孽尚未拂昧與良直同話內室清曰言官難兩公問曰何難清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

三垣筆記

卷三

十

獄皆言官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推戴致君父疑而察案據此流弊也又曰性予初入垣言事甚銳獨同鄉金光宸語予云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初疑及以寬刑數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恐貽慈憂方嘆金公之所言為不悞耳兩公知清諷彼不悅甚

司副熊開元故給諫也往因給諫周瑞豹作令

時以錢糧未完先出已貲代納故得與考選已  
事發奉旨議奪時首按周延儒以瑞豹為門生  
力救之且言如瑞豹類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  
坐謫至是欲求賜環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  
糾延儒一疏寃廷尉孫晉授意人疑晉欲吳姓  
為首揆故有此然疏中所指皆葯石也未幾晉  
出為宣大提督開元請對意在攻延儒故請屏  
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退則諭之故開  
元垣筆記 卷二 五

元不能暢所欲言帝命開元具本蓋欲其真發  
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托銓曹吳昌時至開元寓  
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為昌時勸剛帝怒謂其陰  
陽兩可幾欲置之死金吾駱養性為延儒援用  
姓以序不應及獨為不可一日帝召對言及各  
衙門龔賓多端姓言錦衣衛尤甚衛校兄雅宜  
加清璠近有疏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寔當要分  
延儒亦言近日親騎奉差遠人詐嚇尤擾養性

不悅適開元及給諫姜埰廷杖旨下養性密語  
同鄉給諫廖國遴曰上密旨置兩人于死不奉  
詔國遴以告給諫曹良直良直即草疏入告謂  
上無此旨養性不宜謫君上有此旨上有此旨  
養性不宜自劾疏上以為必勝然竟留中自此  
恨良直入骨帝一日忽召養性至以疏示之養  
性飾詞對遂解不知其所飾何詞也然帝亦無  
意殺開元矣已再訊開元遂盡舉諸臣私語以  
奉垣筆記 卷二 五

對太師皆指延儒守不潔而昌時所言亦供入  
疏內疏上帝發閣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  
他日所以死也時姓勸延儒宜自引咎而請擇  
言者延儒不從

廷尉孫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為人圓巧  
善于迎時及提督宣大清謁之城外見其身着  
兜鍪怙怙作書生面目聞家江南江北兩輔間  
頗有趨怵故出之若之何以封疆為戲也至納

言宋學顯所舉遷才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  
職方郎中風流場中豈有折衝之能耶邊事安  
得不壞

冢宰鄭三俊以聲氣與儀曹周鑑密每入謁見  
非竟日不出揭陽令張明弼鑑母舅又師也撫  
按交薦三俊獨欲奪之曰吾有別鑑又原任封  
卽令曹宗璫之婦兄某以銀六兩餽邑紳秋曹  
邊之靖為厭緝禁錮具疏求雪久閣不發人皆  
三垣記筆 卷二 主三

謂鑑所為清不信曹張出鑑手書保札示清先  
諄引咎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鑑躬任且有  
同邑諸公花押而足尉吳履中列名焉時鑑為  
給諫韓如愈所糾恐兩人亦乘機出疏是耶非  
耶

帝以邊警日迫與輔臣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洩  
傳聞懿安皇后語周皇后云此延儒快皇叔也  
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得且歷言延儒短周后以

聞帝大怒遣宦者往詢懿安案傳語懿安堅  
諫帝堅諫懿安忿甚欲自縊帝不得已遣延儒  
代抵蓋觀其後也一云金吾駱養性重賄周皇  
后父周奎教后言于帝未知孰是

輔臣周延儒出征邀給諫方士亮從行與清皆  
同門也時賓客提報清因語士亮曰凡觀人當  
視其骨氣今日掃門他年下石非兩人也若非  
門生須不屢邀不往若是門生亦不邀不往方  
三垣筆記 卷二 主四

可信耳軍中暇時率以此語之且其行時識者  
知帝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及至軍中周擬  
與劉澤清為中軍提督諸大將及偏裨奔走如  
蠅猶居長安時承其意指也內官密以聞帝乃  
大疑矣

三垣筆記卷二

三垣筆記卷三

興化李清記

癸未正月初二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殿脊烟起疑有火災請輔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丹、若炊烟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事也

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攻陷襄陽承天失守帝召對閣議翰林輔臣吳牲曰鄉向應岩疆可往湖三垣筆記 卷三

廣督師以圖恢復牲請發勦兵假便宜以往帝命條奏來看牲疏言自成跡踐兩河聚眾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搃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敢用命賊賊而來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敢戰之將統之南師方可恢復承氣掃清殘孽南京為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而兩河明青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剿疏入不下牲請面對帝師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知

難以猝應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定牲奏良玉跋扈近聞督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提督疲卒數千僅充輿從臣即禱禱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居江漢更有甚于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剿寇敵退可駕馭驕師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敵不兼顧非退守也時輔臣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兵駐三垣筆記 卷三

言臣之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臣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待斃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不甘言者帝始怡然曰先生言是乃命下兵部議司馬張國維請以提兵唐通兵七千馬林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往北必俟敵退方可調度帝曰姑俟敵退兵集啟行未晚也尋演復具揭留唐通兵已得旨又請集所調兵時帝命兵部為議徵調寔無一兵遷延久之

甦遂得罪初閤部楊嗣昌出視師九調良玉而九不至嗣昌竟以憂死搃督丁啟膚代之則往來依違為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謂為左府幕兵姓之所言不為無見但良玉素服甦威名聞其至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乃馴至齟齬以待戎命中格而國事隨之以收誠聞天意非獨甦之罪也

輔臣吳甦奉命剿寇久之不行而首揆周延儒三垣筆記 卷三

奉旨代征廟拜命夕出都司累倪元璐述輔臣蔣德璟語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語相慰者再試觀首揆疾趨可見請具以告甦曰無兵安從時都諫孫承澤亦力言宜速甦皆不以為然蓋因甦屢請奏行以無兵為言帝曰徐之敵退則兵集獨往何益然帝意寬欲甦先往而兵繼之也初甦奉命後督臣孫傳庭將出剿關帝以語甦力言宜持重毋信間謀以阻賊計帝不以

為然則已微見其端矣甦又面奏欲疏請甦楚賊為民害因兵火即微亦必不能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即剿寇勝着耳帝允之及疏入留中

搃兵白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督臣趙光祚為人粗率先未深知廣恩密請帝召入錫之宴用為武經畧時帝頻詠諸大帥又故經畧袁崇煥亦以召誅廣恩聞密請帝召入擁兵三垣筆記 卷三

不至以崇煥為名盤桓真定城下輔臣吳甦欲帝嚴旨治罪而已為力救率剿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帝命內臣二人帶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由是意驕遂不為甦用矣

秦督塘報左良玉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為良玉兵未進帝密遣密中賞金幣往營諭之未幾楚援疏至並無違殺有功情狀輔臣吳甦密具

揭言良王坐視承襲之禍退避河南方懷疑懼而上復遣內臣往若追殺竊虛疑懼愈甚乞暫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照常賞賚未晚也帝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為措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勵留此一校勁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帝之寬假良王若此

輔臣吳甞語清曰我日請兵不集若出國門

三垣筆記

卷三

五

恐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所請提兵唐通兵又為輔臣陳演揭留云關門不可無備不得已刻期辭朝行之前一日出旁從騎帝猶命內官賜銀牌給賞越一日忽責其逗遛命輟行入閤或云此駭養性之媒孽也

輔臣周廷儒應對累擢机敏稱帝急而賓客稷祿酬酢紛紜竟忘帝為雄豪主也及北征歸帝猶錫之宴手玉卮賜飲必失機督臣范志完趙

光忤等或戍或徙不由刑部閤擬皆從輕帝惡俞允不數日命九卿科道會議惟五府一疏曾稱其有功無罪其餘科道議單皆褒貶相半獨都諫曾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草托內官持至嚴更峻未之用及清等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觀者失笑

往例科道疏五駁皆控御前無抄奏者抄奏則

三垣筆記

卷三

六

撫按及部疏也會給諫劉昌字數月前糾督臣趙光忤又云督臣范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昌同鄉光忤江西人與都諫曾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昌字疏者眾但應遴抄奏故耳昌怒疏劾應遴惡數其故中有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懷憎易心于轉盼譬如傳粉搽圍扮男飾女黑白換形于須臾疏上留中都諫曾應遴遂與給韓如愈督兵科或言散員



不宜糾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皆別敬之若  
都諫奸則糾之吾儕居言職敢恤察諫而欺明  
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遵先為楊嗣昌私人使辟  
庭中叩頭側故由兵部改兵科者嗣昌方也  
迨嗣昌既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尸夫嗣  
昌即有罪即應剖棺戮尸而豈應遊之撫尾生  
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戾一也  
嗣昌既殯則附葬國觀然雖為介紹而進之者  
三垣登記 卷三

國觀同知詞林衛簡文也迨國觀薨又疏殯  
簡文為解免地時簡文微色發聲云彼手書尚  
在應遵始惶懼求解得實無言其反戾二也國  
觀既薨則又附周延儒近于公座語人云我一  
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又則從註  
籍中倉皇送草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及臣歸垣  
登抄則云首揆之功何減韓范人應遵疏云議  
單方上媚膺旋下詆延儒抑詆韓范即其反戾

三也昔呂布始反丁原再反董卓則為二反劉  
牢之初反王恭繼反司馬元勳終反桓元則為  
三反應遵之反二耶三耶且耦牢之而過布矣  
次日帝置紅氈中命一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  
缺部恭看等語竟留中

司馬楊嗣昌除奏機宜自一至數十蠲不絕  
人笑其以口擊賊耳及主政曾應遵改科亦踵  
其故智日具一疏帝一日召語曰汝為兵科嚴  
三垣登記 卷三

戰守効功罪約言不煩足矣日疏何為應遵惡  
而退

詞林魏藻德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禦敵等疏  
平已耳故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詔畢云  
朕將大用藻德遂謝帝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  
辟作福耶數日大拜

首揆周延儒奉旨看議給諫袁彭年先以司理  
轉儀曹因病乞歸及起補復疏求考選輔臣陳

演嚴駁不行彭年又托儀曹周仲建言于首揆  
周廷儒再疏陳允始授科主是乞差不下杜門  
養病及見會議首揆旨遂首解廷儒疏列多人  
而不敢及仲建仲建太息每指塔前石語人曰  
此某跪天指心不負政府處

輔臣周廷儒看蘇庸數日倉事雷續祚回奏疏  
即列大條則范景文等胡林則方拱乾等言官  
則朱繼沈應培袁彭年等景文雖廷儒同籍然  
三垣筆記 卷三 九

甚疏每謁則辭不見拱乾新入都微與應培皆  
門生也疏中所劾帝親加塗抹若犯首揆者  
且召續祚見趙數日於京又趙數日方召對帝  
意若不屬者及見召拱乾與首揆拱乾辨析甚明  
且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太不肖欲為賢臣范  
志完行明而敵騎充斥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  
志完乃廷儒門生又有子為金吾賄豈藉外人  
續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優擢人謂輔臣

陳演密聞之也續祚初奏廷儒召見揚、有騎  
色以搃憲自居大書掌扇不要錢不怕死武德  
道已命復任始氣沮首揆周廷儒既奉旨放猶  
疑給諫曹良直龔鼎孳有言托輔臣吳牲代解  
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牲尚未出都良直不  
時過從故人愈疑之牲語清云彼晉人以吾撫  
晉故云門生渠自為之吾不知也疏下亦加塗  
抹與倉事雷續祚前疏同然良直數日前之珂  
三垣筆記 卷三 十

過前揆若甚款洽殊不可測牲將出都語清曰  
章語龔君弗言及首揆人將謂我教之後龔孳  
出攝糾劾廣列六十餘款又密疏一封力言輔  
臣王應熊為廷儒私交疏上皆留中廷儒之逮  
與應熊他日之至而龔孳皆由此或云龔孳諸  
款皆得之給諫廖國遴楊枝起牲入幕時所記  
也牲行後輔臣黃景昉語清曰吳公必有後禍  
清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初首揆疏必云是其

發縱恐沒入罪聽禍必漸及耳其意蓋指輔臣陳演也演素與姓不協故云

銓曹吳昌時與金吾吳孟明密及駭養性以楚人紀畫草孟明請殿後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欲除養性以己心腹代適得御朱國昌所糾養性所贊與及十萬方解或云皇親周奎力輔臣周廷儒亦有易養性意故養性并怒之

輔臣陳演銓曹吳昌時劾試座主也周吳二輔三題筆記 卷三

臣罷昌時與給諫曹良直輩百計圖演聞演親過昌時寓致殷勤且托人語曰俟入春聞訖即行然恨昌時入骨矣

帝御中左門台侍衛蔣拱宸與銓曹吳昌時對簿命錦衣衛脩刑具昌時初詠拱宸監軍時匿失机不奏帝詰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款昌時堅執不認帝命錦衣衛加刑足夾幾折不勝痛楚曰臣俱承

認便是遂下之獄事訖帝復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待周廷儒厚乃納賄私行罔知國法又

朕命吳姓督師百計延挨為推卸地廷儒被糾姓何獨無糾既而曰朕難言如此知終無糾之者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時帝携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枉倚地蓋輔臣陳演孽姓于與金吾駭養性構姓及廷儒于外然激成兩輔臣禍使群小藉為口舌

三題筆記 卷三

者又給諫曹良直為之也

輔臣吳姓得罪放逐南京司馬史可法疏言姓販秦撫晉素有重名日前奉命督師以調集兵馬就廷時日但姓拜命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于臣又慮鎮臣左良玉不為用即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于閣下心已偏于行間至于慮將師跋扈而力請多兵亦非得已也自來督師撫楚原各有兵萬餘自在良玉倡議勤王

盡被收去江督索繼威屢次發機索取僅發三百五十餘名疲兵而楚撫王鼎奎則求一名而不得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有損兵威而辱國體乎臣于六月間賂姓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歎歎一時偶悞其罪或在可原今後可責其自時也疏入留中

銓曹吳昌時先攻陷故輔臣薛國觀內閣中翰王世序以乙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陰考曰吾二垣記 八一

已訴上帝冤獲伸昌時不日即禍及矣未幾果難作

庶常鄭曼銓曹吳昌時一附詞林黃道周一附家宰鄭三俊人欲學曼恐累黃公欲學昌時恐累鄭公故帝獨斷誅二人即孔子誅少正卯不是過也

給諫黃雲師 鼎雷 侍御王燮 鼎雷 皆疏糾同沍賀玉盛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辨疏

先糾疏下云賀玉盛已有旨了後竟不知何旨越月餘雲師疏方下

三皇六已

三三

十四

三垣筆記卷四

興化李清記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聞改票亦六日下及此苗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尤可異者督抗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格又邊警已退半載而諸告急疏猶續下傳者以為再至也

督臣趙光祚極率喜設兵以邊警社二聞于某三垣筆記 卷四 一

山中遇敵諸將欲走惟光祚坐地不起以死自誓諸將迫之方欲兵稍避得免然卒與督臣范志完同誅人願以為寬蓋帝因白廣恩一事愧且恨不盡在失機也

司馬馮元颺與司農倪元璐同心別霍請核餉請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策法也後元颺以憂勞成疾帝遣中使往視賜米酒等物名賜寔闕也尋以真病得放天津巡撫元颺年耄言路諸公

皆知不克勝任然無敢糾之恐得罪正人後聞勢漸迫不得已以弟元颺代歸後二人相繼卒元颺清介元颺機敏弟或不及兄然兩公居鄉甚善故皆得令終

少司空陳必顯聲氣夙望也語清曰往時東林初起皆仗楚人為先鋒今不與合反與角若用其銳以反攻吾黨敗矣不數日周吳兩政府相繼敗時人皆謂全吾駱養性所為養性固楚人也三垣筆記 卷四 二

宮中有秘室久錮不啟帝命啟之見壁中有元朝倉庫一冊北人南人皆分行拜帝見之不悅此鈐曹吳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三軸非也

司馬張縉序初入都召對忽傳司空范景文接密封已出對諸廷臣長吁曰新大司馬經濟乃爾及詢之則縉房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泥汴

河欲遜慎密司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危不果行

帝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屬意者袁城伯李國貞與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也國貞後殉難

帝即位後每勸名對人漸以口舌迎合之侍御黃澍尤甚而最後無賴董心葵亦緣邀名對給

三垣筆記 卷四

諫章朝荐疏云臣于任事決無不出于朴誠而能克濟時難者然朴誠之人多得之充成練達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稱足任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定心做事若與楊嗣昌張若麟等粉飾開辦必不能遠過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今日口舌相尚攻訐滋勝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定國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名對維勤無所逃于電照然既察其才弊又當察其朴誠若

徒以小才噪々付之事權漫馬嘗試追悔何及疏上留中

條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由他衙門進元年冬帝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中鄭之忠雪化淳皆陞隨堂後又拔李端入司禮端京師人本于於然入司禮後頗交外定後賄敗自殺

東林諸君子皆以氣節文章相高即間有假借三垣筆記 卷四

猶存白日面目焉清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多改前轍而省中尤橫肉其疏云臣見古忠臣事君安則不違其所喜而過警則必急其所憂今皇上宵衣旰食日勤咨厘者非憂在遼與寇乎故臣為今日策門戶獨與諸臣異蓋諸臣所持在內則為則忠別依清議獨標在門戶而臣之爭在外則又為防危固安仔有共力之門戶也一日溫警今特增息耳然再遲奈何若問北門

之鎖鑰誰司則當以三協為門戶一日寇氛今猶盤踞耳倘揚帆奈何若問陪畿之關鍵誰轄則當以兩淮為門戶臣謂國家兩門戶莫大于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上焦勞者亦莫大于此昔宋韓琦范仲淹皆經畧西邊而還其績登揆癸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孽然無能損其如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屈則封疆于外正以持門戶于內也且今之門

三垣筆記

卷四

上

戶亦疑：亂苗矣蓋始猶正與邪角今則邪與正混言彗行垢文章之外另有肺腸致涇渭不分可嘆也乃其最無賴者忽呶呶入落忽叱叱反見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己當于炎威辱令故非獨禽如嚴嵩專如張居正所宜畏足即生塵三榜門終足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況下焉者乎故臣謂門戶之大蔽極蠹生此為甚烈而孰正孰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

辨之果閉門誦經聞嚴服戰必王欽若輩也是為真小人小人愛其身果飲博戲詭呼兵對敵必馳津之徒也是為真君子君子愛其國故謂去湖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猶中主狐疑之見而惟以奉分之誠為任事之虛寔定立品之端邪則諸臣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直相與淋漓肝胆人、自赴于籌邊畫施之場已耳由是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

三垣筆記

卷四

六

有肩事之人此身則不必在朝廷由是愚不自我居可也封疆之門戶鞏而朝廷之門戶合一道同風其在是乎疏上留中再疏云臣觀自古忠臣謀國時平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寔功故臣近省有疏欲諸臣以籌邊重寇為先然非盡言提醒恐觸觸膜而元黃水火之戰不向外敵而向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矣即以君子與君子角究竟何便宜之有是故宋崔

蜀翔之幟標則君子分曹角而君子小人伺間起問曾去維客蜀否問曾去維客翔否問曾去維蜀之諸客否蓋至惑生抱蔓而怨深狐兔始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為失策也嗟其晚矣故以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角而以小人乘其獎則一蹶不振之道且今之君子亦豈盡如維蜀翔之徒卓然猶以自標哉不過二三敗類窺君子而定小人者此分門彼別羣

三稜筆記

卷四

七

廟堂之心戰猛過鉅虎于封豕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為君子之言或理學或節義既欲聚弄黃之百合以鼓吹噓小人則能為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又欲鼓吹媚之尼九以掃門比是也謂是崇清議乎幹定功乎諸君子何助競焉皆唐安祿山叛起郭子儀為帥時李光弼素不相能入見請子儀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私念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

知其能收功于百戰而不知其止收功于一着夫所謂一着者人和也今敵驕寇橫勢極倥偬而文與文相慶若身居暇豫其識出唐之武臣下矣臣聞陽之為器獨聚則壯士折筋而合摘則懦夫增氣過來餉膺矣而兵懦而騎矣督撫或才不副任矣或用違其才矣若止以一人有一事而不合衆人籌一事非策之長也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台省部曹皆毋作局

三稜筆記

卷四

八

外觀而以辟力佐獨舉之不及一若人人有戶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果辟勸除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也專于此則不分于彼也然則伏焉之不鳴乃為息乎蓋鴟鵂必搏尤望鸞鳳來儀若眈彼鸞鵂伐我強射猶蛇虺螫人之肺腸耳此臣願為司言路者下一箴也若夫是非淆于盈庭而聽之眾咻則愈惑端邪迷于筭舍而裁之聖斷則立清臣尤望



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命之非者置之  
其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參之輿論決之  
獨斷諒懲一二以警其餘則此日嘉風其少息  
乎疏亦留中

帝每閱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  
疏須觀其立意或存刺市恩或救解任德此意  
立家若鋪張題面而託：紙上者好且毋為所  
欺也

三以筆記

天四

乙

財貽蘇陳岐山以膏寓常見陟組綬年尚少貧  
而能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旋樞曹因兵部火  
約局一武弁罷職去召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  
日局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  
樞曹李青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  
可以其名代不意怒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即  
見無首人來索命數日死組綬為含殮歸又見  
無首人亦數日死岐山子復為含殮訖急歸至

良卿又見無首人卒于邸遂詣魏忠賢初得志  
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御史乃周宗建李應  
昇黃尊素張慎言也後三人皆死鎮撫司慎言  
成清為刑垣時因多官朝審點及欽程名驚其  
猶生五彪中尚有二彪存不知帝何以不誅闕  
逆陷京師欽程遂為漏網可嘆也

輔臣陳瓚新失帝意屢疏求去已得旨提督王  
永吉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思全身  
三垣筆記 卷四 十

遠害不忠不孝當斬且歷數其裁落撫撤保督  
諸罪狀演聞之自愧于心遂不敢行因罹于禍  
禍

消以升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節稍忽折反闕  
逆入都消繼節南都大節者君也節而折君其  
亡乎

消奉差至揚州遇輔臣周延儒舟欲入謁諸僕  
以縱騎同舟阻于曰此豈門生所為耶短絛而

疎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以聖怒不測為憂  
者勸其速行又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替委蛇  
之人何也惟太息而已

清奉差至姑蘇賄詞林徐沂銓曹吳昌時兒女  
戚也語清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  
感伊獨欲示威令人畏如畏、敗官某、懼辟  
皆非其所為輒宣言曰忤我眾怨所萃能無禍  
及乎

三垣筆記

卷四

十一

崇禎末有商人自加東載花菱渡淮反出賣如  
人首然耳目口鼻咸是又徽州一民家牛生犢  
二首故異事也

甲申二月間賊勢日熾迫真定巡抗徐標為叛  
兵縛去簡討江偉作書寄同年給諫陸朗云聞  
賊襲據真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  
叩奸細滿都城米銀外無解斗粟分文都太倉  
銀庫不過千二百兩內府櫛地不過四五十萬

何以立國諸大小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  
主日晏不遑焦勞無計今已調取吳、桂、唐通  
入援而邊警更烈閭閻危殆莫不知所救而付  
之天命如聖主何如東宮何此所以憤恨于早  
時悞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  
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今尚  
何憂伸其狂喙耶南中翰史可法稍定昨廟議  
又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江南亦不要

三垣筆記

卷四

十二

即年兄此時移孝為忠久卧苦次不妨挺身為  
士夫百姓倡江南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于北  
必長驅而南其不為秦晉繡也幾希矣賊之奸  
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虞真定之失賊尚未  
到而內已縛德甯送出矣賊之奸細有軍命者  
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者種、奇  
紅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狀  
年兄與史公祖各董公祖商而密行幸甚幸甚

今部門所恃吳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尚可恃若有意外之變則三四月間已不忍言第死不足惜南中當思萬全可也嗣後每與親知遇無不鼓朝事泣下因與同門給諫吳甘來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關賊圍涼城詞林馬世奇與樞書成德書云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吾不為其難難為其難者而德亦復書云人生慷慨仗節易從容赴死難吾三垣筆記 卷四

輩為其難亦為其易乎人云弟老母舍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為其難然慮變起倉卒吾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先自盡德哭視其繼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張氏哭盡衣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妾皆歿亦自縊惟繼妻一妻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得免越數年訛傳德未死旦夕將至其內人忿然曰若渠果至吾輩必死名死寔生雖生何賴其

荆子之化若此

帝甫五歲生母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得盡尊養為恨宮中膳太后遺像必鳴咽泣下詢乳媼或云未肖益大痛遣中侍伺書工詣新樂侯劉文炳第命瀛國夫人入口授之三易粉本具圖薄以進帝俯伏大明門迎入安置奉仙景神諸殿上食如平時輒痛哭拜伏不能起因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太夫人封號後數恩文炳父叔三垣筆記 卷四

兄弟第宅樣米思加無算當甲申三月初旬適瀛國壽八十帝益款款思皇太后不置帝之孝如此  
新樂侯劉文炳素與駙馬驍永固善永固尚李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名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據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于十九日投井死永固亦縱火焚

公極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力入夜入見帝時  
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帝  
哭文炳與永固及左右皆伏地哭次日遂有煤  
山之變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  
后在上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  
宗之亡有馬后殉今周后亦殉難且廟號之上  
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二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  
三垣筆記 卷四 十五  
後殉國諸忠皆駢集于弘光時若一案然尤可  
異也

福王在金陵先從內閣高弘圖之請上帝廟號  
曰思宗請改號屢擬皆駁最後少宗伯管紹寧  
疏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  
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  
乃以敬毅二字請上命用毅  
偶讀一閩紳集見稱帝為威宗按漢桓帝廟號

威宗言無功德也又北齊主高洋先謚文宣其  
臣祖珽有風嫌上書言先皇有武功不宜謚文  
宜改威字廟號從之蓋暗詆高洋之暴戾也今  
以威字稱帝殊不合帝之功德亦見寡陋者之  
妄稱耳

帝廟號既改而禮垣都諫羅志儒復以陵名請  
商之清清曰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  
陵志儒是之

三垣筆記

卷四

十六

三垣筆記卷四

三垣筆記卷五

興化李清記

帝為信王時，曾夢為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有二井相離甚遠，帝戲汲于井，得金魚一尾，再汲一井，復得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知其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即位，帝猶在沖齡，忽問曰：「這箇官兒，我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後，當與汝做。」人以三垣筆記

其言為讖。

熹宗大漸逆，瑞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召帝入，繼大統，戒勿食宮中食，帝從戚畹周奎家作羹餅袖而食之。

帝即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間，及立柳事體乾，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帝用帝慘然曰：『雖如此言，亦太虐矣。』忠賢默然，遂傳免立。

帝初即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宗晏駕，欲殺之。忽內官群譁，不可止。帝問故，曰：「崔官兒好人哩，不應殺。」帝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為首數惡人，皆杖殺之。

帝聰明天縱，初即位時，視諸臣無有不足之意。一日召對諸臣，無一語當帝意，帝曰：「此便是台對了。」

帝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獨目為三垣筆記

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帝曰：「太宗掃蕩群雄，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

帝初即位，侍御倪文煥以附逆，崔呈秀削奪歸。時同鄉中書喬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可聘曰：「他無論若楊左，以忤璫羅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當我居言路時，舉皆罵楊左，小人我

自糾小人耳如今看起來楊左人品原是兩個君子

清壬戌赴公車見朝中自司馬張鶴鳴及臺省御節皆與經畧焦廷弼構且群推愚率之巡撫王化貞以抗拒弼而廷弼廣宇定必河西必危乞留臣言以募一疏尤為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俱以為冤至遼東傳一書為輔臣丁紹軾等進呈以殺廷弼者請曾見此傳僅淺不根

三垣筆記

卷五

三

而指為廷弼所構尤誣也赴市時挺立不跪下刀僅及頸半行刑者急以刀逆割之慘哉聞紹軾與行長安道白日見廷弼踉蹌回寓腦裂而死鶴鳴以陷廷弼罪生還後為流賊索賄倒懸城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輔臣韓爌疏請聯英有不死于封疆而死于門戶等語公道始明

巡撫王化貞副使牟志元皆諸城人又皆癸丑

進士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謀陞同日棄市亦云怪矣

侍御梁夢環先曾糾逆璫魏忠賢及巡按山海關忠賢欲以查核錢糧置之法夢環惶急知忠賢憾威曉張國紀以奏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可疑二句謂張后非國紀生將以域中宮也帝嗣位依子為父律絞是年秋決帝業勾其名以墨輕未見諸因皆決夢環旋入獄及

三垣筆記

卷五

四

復奏因取原疏封名方見勾未刑者夢環也舍皇服之獄赴西市行刑

家宰王永光當逆璫魏忠賢專權請以票擬選之政府可謂言人所難侍御吳牲以其為司馬時不取魏良弼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轉科員與都諫陳良訓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訓曰帝用晚生遂以大參補之

帝以庚午元旦視朝先于陰夕忽悞傳免朝帝

是夜于宮中內宴：畢不寢竟升殿時惟輔臣溫體仁給諫馮元飈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開朝門諸臣不得入帝退坐命放門復不至不得已還宮及諸臣聞駕出咸倉皇入帝復升殿儀部吏佩元表文臂儀部立相呼而不相識及拜芻禮行遂取別省芻正旦表藹之中官命藹名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紵筆伏地呵凍書之而出詢之即自官僚以至從吏皆如醉如夢不識天

三垣筆記

卷五

五

曙未審何故也

輔臣錢龍錫萬歷丁未會試時薄衣蟒玉有刀加頸上為一人奪去後在政府以督師素崇煥誅提兵王文龍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帝震怒人皆危之龍錫獨坦然曰吾先有夢必不死

再果赦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充頭雞聲身潔足人取以烹食甚肥美但被骨鯁立死此應

流施之禍也

萊城之役城守甚固督臣劉宇烈主撫遼司李屈宜揚往城下請巡撫謝連出受撫提兵楊琪堅止連：不從急率即伯朱萬年開城出又放遙呼羅拜連喜稍近之周道使請此退左右有密言相告遂稍却兵衛而連與萬年皆被執萬年詐之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我呼守城者出降乃以精騎五百押至城下萬年大呼楊

三垣筆記

卷五

六

云我已被擒無生理彼精騎五百盡在此可速發砲擊之吾與俱盡亦不枉死耳楊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遣害楊遂發砲擊死過半勢乃漸解

乙亥夏初鎮江民婦產一子頸生三首與母俱斃不知何兆也

少宗伯錢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同鄉少宗伯周廷儒為帝眷注恐一列名則收卜必不

用蘇益而用延儒延儒死不與名言之給諫瞿  
式耜式耜屬聲拒之適宗伯溫體仁亦以故輔  
洗一贊門人爲時望所擢每立朝無一與言者  
且資俸久在蘇益上亦因不與心恨之于是體  
仁延儒交遂合而蘇益志高氣滿畧不介意始  
有名對錢千秋之事聞蘇益等又欲攻去朝臣  
周道登改道登以體仁同籍亦從中主持當召  
對時體仁應對如流而蘇益喋不能言帝命錦  
三垣記 卷五

衣衛擊蘇益下猶躊躇不進至故帝益怒蘇益  
遂不勝

郝景春爲房縣令賊張獻忠始撫復叛來攻  
房城親自巡視有不用力者手刃之且景春懸  
錢立賞格曰擊中一賊賞錢一千中者報去取  
獻忠有一花馬甚愛之出則常騎亦爲砲擊死  
其徒死者甚衆獻忠無如之何將退會指揮張  
三錫引賊入城遂破降賊張大經有計說景

春降不從呼其子鳴鸞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  
此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豈甚痛耶乃與  
鳴鸞及僕陳宜律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大經曰  
彼九省監軍道如何蔡汝一知縣敢爾景春  
曰彼已奉賊不值一錢吾宜致彼者乃殺一亞  
以懼之景春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  
罵大經不絕口遂見殺鳴鸞撫父尸大呼曰元  
賊何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害事聞贈太僕寺  
三垣記 卷五

少卿

輔臣鄭以偉喜讀書然果擬非長其疏內有何  
況二字悞以爲人名也果云何況着撫按提問  
帝駭改乃悟曰是有館員酒廬推知之論又一  
日擬東懸筆不能下輔臣周延儒等哂之以偉  
嘆曰吾富于萬畝而窘于數行致爲後生所藐  
遂決意掛冠然竟卒于京

侍御吳牲以年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核功



罪激屬將士討賊為務一切地方舊案錄詳訪等項俱停守令賢否即以城守堅先盜賊不犯境民獲安堵者為最故按秦將三載賊未過漢中一步

摠兵曹文詒與摠督洪承疇不協直指吳姓曾問文詒曰制府為人煦：小仁御士以詐無雄才英斷可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詒從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吏不聞荐錄一人此驂驥因王壇驍記 張以 九

于監車仰天長呼者也姓為疏題部下有功者請部加銜文詒甚感之故後撫晉時大得其用也

無常鄭鄞入京以輔臣溫體仁異調恐阻已入館達人肆詬謂吾必糾體仁然特以恐嚇為脅制耳定無意糾也體仁知之遂為先發制人計矣

給諫宋學鐸以聲氣自雄與太宰田惟嘉牴牾

一日學鐸以書干選郎惟嘉得之遂例辭時學鐸方揚：渴客忽朝兵咄撫為首曰高陞矣學鐸收：不平惟嘉揚言將封私書入告遂罷出都

戚畹田引遇所為不法人多鼓訟御史臺以法繩之貴妃脫簪求解帝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摘居別宮久之周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帝鄭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三壇掌記 卷五 十

命各舉所知時少宰張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切把持臣所舉皆所不喜吏垣都諫盧兆龍曰科道例不荐舉惟舉有不當方行糾參帝然其言命吏部先舉捷舉唐世濟呂純如二人于是諸臣皆各有所舉：畢帝問世濟何如人輔臣溫體仁錢士升王應熊皆極言可用帝曰呂純如係逆案不可開端于是兆龍始首糾之而給諫善應甲孫晉言九力奉侍御張三謨金光宸

等繼之惟掌河南道侍御羅元賓不言捷再言純如才若用之不致臣願與同罪但既掛逆案不用亦可初名對諸臣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者為之內援純如之不用帝意已決故皆畏縮不敢言勸帝片言而定諸臣方救云純如無過疏逆案指為有過疏寔悞也

帝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畢之命

會推代者少宰錢捷出之袖中曰山西巡撫已

三垣筆記

卷五

十一

有人矣眾問之以侍御吳桂對眾為不平爭論

久之捷竟以姓名列疏上名對問何以撫山西

桂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不能遏

其入口山西宜遽能驅之出口乎然此犯邊尚

二三年後猶可預為修險今流寇徧于內地郡

縣為墟黃巾赤眉宜減于邊患此國家腹心之

病在元氣不可不速行撲滅山西逼近京畿

關係尤大兼陳礦集散黨防河用兵申嚴紀律

等事帝頗聽久之最晚命下

給諫孫承澤入垣詣疏中並無所依附當事者

欲以年例處因疏糾少司寇蔡奕琛乃得免自

此以聲氣推矣

帝為好文學勵精求治嘗因講席咨問春秋傳

義左右陳說無所稱旨者或以詞林文震孟答

特賜燕對震孟援引侃侃帝嘉悅之

給諫吳麟徵生平不受意旨言事與詞林文震

三垣筆記

卷五

十二

孟最密一日震孟入謁出其懷中劾潤州張某

奏稿諷麟徵上之麟徵謝曰此特政所亟也震

孟勃然去已而心敬麟徵

詞林文震孟一日入謁見帝方加足于膝遇譚

中云為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帝為踈

然及入閤顧疎脫曾擬票某本不決密走僕持

疏送給諫姚思孝代擬時思孝與溫體仁相齟

齬大驚曰若禍禍立至矣謝遣之此思孝親口

為言者

少宗伯蔣德璫留心國計將邊餉簿冊細加剗  
壁計祖制九邊及前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道俸  
暨堡五家共十六鎮一切新舊餉三餉兵馬及  
屯鹽民運漕糧馬價各項原額現額苦心編纂  
而諸形勢要害及諸番部落今昔疏義有可求  
者亦附見米馬合為摺冊分為各鎮名曰脩邊  
御覽冊先進摺冊次進脩邊賞三本又進薊密  
三垣筆記 卷五 十三

山水一本薊水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  
吃膏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屯鹽常  
各京運漕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其大  
綱以便稽核名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九邊  
六鎮兵餉摺冊二本御覽簡明冊二本薊鎮兵  
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州鎮一本東協山水  
一本西協雲鎮一本天津三衛考一本附威  
總光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撥歷朝經厯及朵顏

福餘太寧被狄恢復秦寧諸疏議設昌平鎮二  
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州鎮一  
本新設天津等各鎮漕河水利又附膠萊河養  
魚池考海運考毛文龍至黃旗始末考新設關  
外寧遠鎮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一本大同鎮  
一本守邊賞考二本附隆以來順義款貢始末  
陝西固原延綏甘肅寧夏等各鎮及河道考大  
同叛兵考實錄考元昊考哈密諸番考不下數  
三垣筆記 卷五 十四

文震孟入閣時溫體仁久居席每票擬必商之  
震孟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溫公虛懷  
乃爾何云奸輔臣何吾驍曰是人伏機甚深何  
可信震孟不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脫凡震  
孟票擬竟發改震孟堅不從徑抹不用震孟怒  
拍案大呼以諸疏擲地仁前體仁亦不顧未幾  
都鍊許譽知被家宰謝陞糾擬旨為民震孟力

爭之不得曰科道為民天下美事體仁持其語  
入奏遂罷雲孟每語諸同志曰謂君子見子當  
剛放胆作事無復前者兢業遂為奸輔所窺乘  
機相中耳先是輔臣周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  
與冢宰閻洪學深談歷指其疏比某疏尤甚笑  
聲徹外

侍御許自表糾輔臣溫嶽仁疏詞林項煜所授  
也煜以自表由明經授必帝所注意雖糾必不  
三垣記

慮竟以此錮級嗣用體仁長子心計稟擬擬  
過刑名錢糧名姓之繁多頭緒之紛錯皆相輔  
櫛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舛駁改故諸輔  
亦服其敏鍊然存心過刻伏機甚深又不遺逆  
雖其大病也

給事中張焜芳糾同少史蔡卓敗揚州同袍鄭元  
勳所授也蓋巡監狼藉多在揚州郡故元勳知  
之甚詳然其于係微後母死不得歸號泣不止

人固有憐之者

巡撫吳甡在晉語諸將曰予在行間久知兵事  
上應天理賊焚掠害民即殺及千萬有功無罪  
若無辜脅從即殺一二且有罪無功況乎緇軍  
士濫殺上天或假手于賊以致喪敗往、有之  
諸將聞言惻然甡乃製白旗二面每出陣脅從  
老幼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一嚴其餘黨且金活  
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三垣軍記

卷五

十六

河南流賊狂甚謀欲渡晉撫軍吳甡請旨移駐  
河上駐紮城督兵防禦往時撫院移鎮峭遠坐  
郡縣將吏道遠河上駐紮馬廟坐卧廊廡與龍  
門對開意則靜城諸山村聚然在目分列軍士  
于河邊倚山為壘多置大砲無事警永有事則  
伏銳以待臘月望復賊掠韓城諸山城火照壁  
壘間未幾通河爭道相持旬日矢石交發賊不  
敢近除夜甡語軍中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屯

為賊所窺此數日後更宜警惕賊果是夜呼噪而至我軍寂然度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眾至明乃止次日賊徧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正月初三漸徙而南渡入豫吳姓不解帶者半月餘矣

巡撫吳姓馳至他州募力士有與携厨役二人詣雁門一帶邊堡間從前出入家各堡廢弛無一勁卒壯馬可御敵者邊牆高不及環堵土垣

三垣筆記

卷三

十七

器械朽弊便火器存焉將吏貪曰自萬歷初年不復正理至今六七十年矣姓乃繪圖列所應修墻者上聞而督各郡州縣丁壯委廉能官督其事察往日營修各弁侵冒狀嚴懲之立限完工半年而邊隘可守山西飢荒巡吳姓疏聞中使費金至語姓曰上覽公疏諭各官曰山西飢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屬所有往贖之一日遂得三萬即刻差遣上留心民瘼如此姓不覺

泣下即約中使同巡按馳赴平陽察賑一舉大雨是秋成熟

乙亥戶部議稅關祭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怨且置巡撫吳姓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拔珠於壁上布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蔽政進而請臣中無一陸贄臣深以為恥願輒賜停止非獨為三晉請命己也疏入久之不報

三垣筆記

卷二

十八

乙亥文宗系繼成官山西以名數為己任操履顯然課士公明巡撫吳姓因明旨有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許擢五品品堂以示優異乃存繼成知與張直指孫振會稿不盡題蓋已知孫振數日前批遺才諸生狀反令繼成取名送入場姓或曰考送諸生本道事也可以按院批狀行乎嚴斥諸生之至者孫振乃大怒且具疏參論捏諸款誑污蔑之矣

直指張孫振赫文宗袁繼咸奉旨草職解京究問且謂繼咸貪婪如此撫臣何得監薦着自行回奏孫振案囑一司李謁姓云回奏疏略自引咎渠與馬程相公相知可為言不過降級了事耳姓曰皇天白日可合豈曹繼咸以欺吾君父乎遂直陳按臣私徇囑托繼咸不附之狀孫振假乃益深

甲戌之春帝御殿講群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

三垣筆記 卷五

十九

方急在是諸臣其各舉所知輔臣溫體仁先奏曰臣等名氣政府不宜以汲引自私自若皇上下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帝顧六垣無應者獨給諫吳麟徵曰臣所見與輔臣異竊謂存賢正輔臣事宜開閣處士持吐握之誠荐連疎遠脩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責實糾彈隨其後雖閣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雜為任使如吏部郎官則國家論列短長為之何人

乎帝曰善

侍御喬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少司寇蔡奕琛受賄罪托嘉興司李文德翼力言于可聘而少宗伯錢謙益為最可聘心無適莫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黨邪叛正譏且尤及侍御吳姓謂姓乃可聘兒女戚何不問一言及南渡後荐夾琬者又謙益也

帝因遼事倥偬思改寧遠伯李成策舊功特宣

三垣筆記 卷五

二十

詔赦其子如榆于候時如榆經畧楊錫失事一案係獄久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為鬼皆驚呼已知其故乃相持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燭舊墜在河陽縣之東偏堽中有蔓草俗名野葡萄滋蔓長丈許今夏枝即間忽抽新條數條萬狀有美人者連官者為龍為鳳為麟為龜為雀為魚為蟬為蛇為孔雀為鼠又有鸛鵲樓于架上有蓋中有粒

爲則芑羽具五彩美人上衣下裳、白衣黃面  
上依稀似粉黛蓋翳霧所就也凡人間物象種  
種咸脩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染宛肖生  
動畢善繪者猶失其巧連陌王秀才及黨氏壁  
所產俱同三氏外則無有即一技出三氏壁外  
者其上即無有副使曹應秋聞之急使人往取  
己爲好事者取畫乃親往得三美人一鸚鵡故  
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于剡縣令以葦草不

三壇筆記

天五

三

久遠寢

壬午秋甘肅巡撫秦田開蝦蟆暗變混食穢殆  
盡

清爲寧波司李謫去道最日談偶語反提督洪  
承疇曰啟曰敝門人往司興化所取初謁時以  
少爲甚喜然某踏蹤官途幾十餘載不識何故  
馮者永絕今追憶其言良可味也

浙江直指邵宏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

內皇上敕下四字悞書皇上敕上帝聞之怒加  
二大又後即有降調之旨或曰此亦爲不祥之  
語也

侍御高欽舜發養巡撫兩淮養憤、耳惟欽舜  
袖艦相啣戰歸賞不絕及爲內臣楊顯名糾皆  
被逮一日刑部某主政過清言二人已得旨清  
曰何擬某曰皆辟耳清慘然色變某主政問故  
清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  
三壇筆記 卷五 三

名吁可畏也

乙己之亂永平樂亭縣其鄉民家畜一犬主被  
殺犬護之不去鄉人逃難者歸見衆伺戶欲食  
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糾鄉  
人埋其主犬于塚旁自扒一穴入其中不移趾  
死土人爲立義犬亭云樞曹成德面爲清述此  
一事

少司馬唐世濟素服司馬霍維華才家居時言

及維華銅逆案輒恨不已及起任提憲遂以邊才荐開送吏部時維華戍徐州每對人言已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糾下獄快心卒

崇禎中有一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古字作崇蓋以山壓崇故不安若宗廟安于泰山則大為吉饒矣通政司怪其言之誕妄屏去弗奏

辛巳八月帝視學行釋菜礼幸彝倫堂祭酒司三垣筆記 卷五 三

業以次坐講筵駕閣城東觀角樓、蓋新落成也兵部等在堂上不得騎馬違駕帝御角樓御駕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謝帝諭輔臣等曰大儒周二程張朱劄六子有功聖道與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于礼部少司馬吳牲退而具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頒之學宮報可

少司馬吳牲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往

群觀之大率皆靖難功而開國者不及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而叙錄若是之濫豈開國諸衛所軍皆從北征事後多誅奪歟漢諸侯王以酬金為輕世爵為重今衛所多嗣絕者漫引不可考之族姓黃緣冒總襲爵從糜俸糧其名器之濫深可慨已

三垣筆記

卷五

三



三垣筆記卷六

興化李清記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帝命發京營五十姓  
因召對帝曰近日練兵何如少司馬對曰練兵  
必先選將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  
循資叙選非有拔之行伍揔自功級者今發不  
練之兵靖分張之寇萬一不備有傷重感此托  
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數又  
三垣筆記 卷六

多度瘦不便發剿語未畢帝目懾之曰此非爾  
奏事家德化惶懼而退是脫帝手諭不閤命發  
兵三十以內臣督剿後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帝問京營兵內欲選五萬堪戰  
之兵汰去老弱將何以選練使精且使汰者不  
詳乎少司馬吳姓曰汰老弱之法即在練兵精  
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  
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壯丁營專練火器

者二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餘皆月支米一石  
無鹽菜也近驗邊勇壯丁與散兵無異騎射火  
器亦未精熟臣當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  
無強壯何以服衆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  
曰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斤以外者另  
列名籍旬日呈摠協合操之如式者雖散兵拔  
為邊勇另選精勇者補行伍之數月選練十之  
一二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若行軍士皆鼓  
三垣筆記 卷六

勵練習以圖厚精而被汰者亦無怨色草弊當  
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帝曰然又問果當  
另立戰營得堪戰兵五萬否姓對京營設兵原  
期人人堪戰因承平日久不見戰陣教年前或  
發兵剿賊皆沿路無藉游視代頂本軍正身並  
未出京一步將扣其糧犒游視且恐其搶奪飾  
敗為功冒濫邀賞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頂  
者沿路散亡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最要尤在

選將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為難但法須  
易簡事忌紛更不必另立戰營也

帝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可悠悠  
人諭姓曰還具疏條陳來看因賜果餅姓拜謝  
而出

駙馬鞏永固疏請補建文誡帝與諸輔臣議吳  
姓曰建文無過帝曰不然渠與祖制成親藩皆  
過也又曰此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

畢竟是一家會吳事更遂寢

詞林黃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從不倩筆及  
廷杖下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  
每本售銀一兩人多市之以為家珍其繼夫人  
亦善書人視之與黃公無別

詞林楊廷麟以劾輔臣楊嗣昌改兵部主政贊  
畫督師盧象昇軍同籍詞林屠象美自負知兵  
為幕為合百餘人指揮操演計旬餘方行及至

蘆溝橋望前途塵起悞傳敵兵至百餘人俱跟  
踰逃惟存廷麟身而已

丙子五月侍御屠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  
甚切直帝怒召對辭色俱厲爾應對無所屈帝  
執疏中苟且一句詰之爾選曰即捐助一事也  
是苟且侃：數十言且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  
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  
為後日之思帝益怒輔臣申救良久命錦衣係  
二姓於記

路資突曰何以金為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  
陵逮誅赴市日仰天嘆曰好師父好師父其定  
辟乃刑曹紀克家也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雖無  
安盜之情云云似屬牽而一鵬又求稍緩以待  
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即上遂立決後克家  
疽發背見一鵬以手撲之遂死

丙子之變司馬鳳翼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  
馬梁廷棟為提督由南至鳳翼自京出二人但

甚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甌或移置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驟俱在空中驢腸腹潰人徐墮地無恙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所宜得由貴幸而賜耳累朝相沿已久帝于辛巳創為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品級又定補服以斗牛飛魚而下各色異獸為分品

鳳陽提督楊一鵬初司李蜀中上峨嵋見一僧結跏趺坐與佛並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子非孩時不吮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寔有是事大驚執弟子禮魚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時當與汝相見遂別及為提督已二十年矣忽于甲戌九月間有人夜擊鼓如警報狀急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已難留清虛有約應無負好覓當年

三

卷六

六

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閑頭著脚難六十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浪流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儒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尚車纏鎖是狂痴難將嬌玉拒無常熱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靈碧大齊湧紫金光頌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机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嵋僧遺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贈其徒

路資笑曰何以金為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陵遺跡赴市日仰尺嘆曰好師父好師父其定辟乃刑曹紀克家也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難無共盜之情云云似屬牽而一鵬又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即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背見一鵬以手撲之遂死

丙子之變司馬鳳翼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馬梁廷棟為提督由南至鳳翼自京出二人但

尾其後而已後見所在砍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二人度且懼重罪遂日服大黃以取瀉因先後卒

司馬楊嗣昌條上方畧以秦督洪承疇兼剿務而用粵撫熊文燦為總理以十撫分為四正六副約期合剿計兵十二萬分為十部馬三之步七之剿餉加派民間者至一百八十萬期以百日剿賊無遺否則按汛守行軍法且令各府不

三

五

二

必更調兵即用郡邑民兵往獨秦撫孫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耳蹶況民力已竭不堪重用今但選閩寧精銳馬兵八千屬僕及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數月可盡何用爾、夫爾、必不盡也書凡數十言嗣昌不能從後果無功

提理熊文燦所剿豫寇混十萬凡十三股聚屯穀區間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降賊亦

伴應之要挾過甚秦督孫傳庭曰天下之寇盡于此我擊其西搃理擊其東賊不滅亦即降矣賊首張獻忠雖竊踞穀城不敢獨援也因提兵出潼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諭示傳庭曰旦暮即降傳庭曰商曹姑就總理之諭而日肆屠掠何也明日探甲往擊之行間教得文燦傳檄苦為飭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妨我功而害其成傳庭不得已快、旋師賊迄不就撫遂

三垣筆記

卷六

八

窺高難而入于楚少司馬仇雒貞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瑞守之非文燦之能侍禦金先宸論之謂其不思自樹仍借內援于雒貞責備極當帝召對平臺怒甚曰雒貞方至通州亦須謀他展布便爾借題沾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給諫三都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筆改北科及兵曹沈迅以條陳邊務特改兵科都語之曰

勿言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特恩者恐又添我二臣迅為之悚然

江西巡撫解學龍以詞林黃道周夙望且所屬幕官故例荐席閣中照例止批該部知道帝亦知弗覽耳輔臣魏照來不悅道周故以學龍不得濫荐批且聞有挑激帝覽之怒遂并還庚辰三月十五日帝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乘步輦降殿階周視距諸士几筵咫尺天顏霽

三垣筆記

卷六

九

悅已親閱試策諭禮部傳臚展限二十九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使出執一名冊傳呼黃雲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餘帝御殿名問臧敵雪耻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四人共閱閱畢以次跪對帝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語或名上註圈點者大顏群務任人數陳越日刻傳臚訖傳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森姚宗衡劉璫孫一脉嚴似祖五名授翰林黃雲師周正儒宣

國柱周萬李如璧五名授科馮垣登陳純德陳羽白魏璟琦吳邦臣五名授御史餘董國祥顏渾等授吏兵二部有差後殉關賊難者止純德一人

輔臣薛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宴客城外為理裝計及寅夜詔到猶酣睡也家人喚醒云外有衣紅叩詔者國觀始覺然與曰吾死矣倉卒覓小帽不得裂一蒼頭帽代之宣讀畢

三垣筆記

十

以首刎詔泣曰皇上何處臣至此徒欲藉沒臣家知不臣貧耳又呼銓曹吳昌時名嘗曰吾死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玉發薛國觀程國祥楊嗣昌蔡國用范汝粹謝陞等然自嗣昌外罕當上旨者後以薛與楊相繼死帝爰求故劍起周延儒賀遵聖于田間延儒之詣關也家眾相隨舳舻相叩齒齟齬比如擲蓬聖以次

輔不敢先一二艤舟隔數程踵後外人無知者時識者目擊之深慮盛滿且吐哺固相臣美事然酬接太濫異日臨事徇法則賈怨徇人則先已二者必居一先

輔臣周延儒至京陛見帝甚禮之錫宴帝親行主禮退入宮欣有喜色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蠲通錢刑起廢罷嚴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允且清獻亦命延儒而一時遠係如司農候三垣筆記 卷六 土

恂提督孫傳庭胥得出歡且以 罪復職仍握兵柄

長至帝親郊傳聞天壇一旂軍所用絨繩一條價八十金帝雖躬行節儉而寵耗于內暨者亦不能算也

賊張獻忠性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有才遺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右手或以左手進則兩手並斷又不許賊營畜

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婦女數千悉擁入江流兩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肉每列其入于前面割而食之一舉數衝又破黃州時拆其城後及女子指甲盡落血肉橫流折罷仍壁之

賊李青山以山東梁山為窟以諸生王某為謀主分遣其眾入開捷運道輔臣周延儒北上二賊以門生名刺來謁眾驚怖延儒竟命入見兩賊自云非敢為亂以護漕耳延儒曰如漕米三垣筆記 卷六 一

無梗無失當官之朝授汝官終衛漕船及歲終青山竟塞安山閘鑿河十里通梁山大驅漕舟并條漕卒去其焚掠且近臨清意在脅招漕督張國維懼逼內臣劉元斌率同剿寇京兵遂合鎮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帝率太子永定三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貨一人磔青山及王餘斬首方傳赴市眾賊譁云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援王詬

嘗當事貞約死乃絕聲

輔臣周延儒初入同事為賀進取康快而才短謝陞清執有擔荷而豁刻不為眾所附形之以延儒圓敏彼短才豁刻益著然以門人在旁延儒亦有所顧忌且門人在都者諫垣雖有章正宸沈胤培沈迅然迅為輔臣楊嗣昌汲引故延儒不甚洽正宸又矯：不肯依人胤培善避形迹未有以賄賂干求導者故一時多可譽而無三垣筆記 卷六

毀也

宣撫江禹績亦辛未榜首揆周延儒所取士也居官有煩言會推宣太提督以為陪都諫章正宸不可冢宰李日宣承延儒意忽改正點用正宸疏劾日宣私易雖不及閣臣是未嘗為閣臣地也事寢後六月正宸坐係使人餽延儒延儒卻之後以起廢徐逆案罪罪計典不列餘俱許案用儀曹周鏞以言罷官常諷輔臣周延儒

出有揭：延儒于江南銓部王重不知一日延儒問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某某延儒默然鏞因通款謝過且認為同宗故得起然延儒初入用舍間未達眾也即如江陵令史元調亦門生欲起之因都諫章正宸于名下註一鱗字亦止

侍御黃澍奉命賑河南遽延不行一日帝召對澍跪：有言帝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三垣筆記 卷六

何不速去對曰無兵帝曰賑濟馬用兵澍奏有金十萬無兵誰為護致帝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曰限汝三日去

壬午考選各官辰時入內傳賜茶飯通幕帝出御左門閣臣亦有几杌坐旁各有名冊先令內侍傳御題御書後以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于名旁者有駁者就中知縣馬嘉植金汝礪數對工雅大行張法高喊而不辨所

云何對罷漏已下二鼓出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數日後得省十二餘俱臺亦異數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諫察院職掌也帝疑院部徇私故于戊寅考選台對法考各官壬午歲復行之對罷各官退家宰鄭三俊搃憲劉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該官評內採輿論尚恐不確今片畧天類之下有才品清卓而吻口亦有才品平三垣筆記 卷六

劣而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部院職掌如如果徇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致勢陛下宵旰臣等為溺職矣帝不悅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初見旨按周延儒微風以無反顧術無及輔臣謝陞蓋延儒之入內臣王裕民有力其罷敵術亦有力已以祖制并罷裕民所管京營裕民恨為延儒所賣延儒亦懼中傷乃托所善董心葵調停陰還厥權相約不罹

士大夫猶慮諸新進不知復言及以激其怒故特云之

初每次考選旨類云何以無科貢而科貢所蒙疲瘁與考極難其至者少以故甲榜代之不及科貢長安俞以為輔臣謝陞所為故恨之及聞陞語人云人主以不用聰明為聰明皇上太用聰明了人云諸君不必多言皇上曾于奉先殿祈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陞聞其語以為誹謗三垣筆記 卷六

君上漏洩宮禁之事于是給諫朱徽啟其端廖國遴繼攻之餘省諸人群起附和陞幾罹不測幸首發周延儒救之得罷去

首發周延儒敏穎善對嘗召對帝曰近日科道橫如楊枝起荐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銓部只在科道若輔臣楊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已賜死謝陞已薨分何以王士鉉疏又云四凶延儒云堯有四凶帝色稍怡又云馬嘉植須臾



朱重震延儒云此皆新進外臣感皇上特拔有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中飭自不敢妄言耳帝曰卿擬一御旨來延儒退擬一札極口詆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三人遂得免

大凡考選薦：者多入省歲選朱熹博雅楊枝起廖國遴姜球倪仁貞方士亮光時亨皆能建言而論品則姜似勝方孤行一意姜質直而魁雖在禮垣亦敢言禁中事也

### 三垣筆記

卷六

上

司馬陳新甲才品心事與閣部楊嗣昌頗似嗣昌在福府墻子顧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中而事机已變徒增撓亂耳喜恨其作聰明悞國事東撫顧繼祖三句六調疏其微也及閱新甲刊疏鋪張布置依然一轍然亦有才能留心邊事者給諫阮迅召對面誡之帝曰令爾作新甲恐又不如耳

大同搃兵王樓賈庄之役嘗托有警還鎮致督

師盧象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以潰歸而督師洪承疇尋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為負隅也不問後以僕倡逃罪重罷歸京師已寧錦失遠問首揆周廷儒所瞻重心葵者為行救察崇省有欲言惕之曰首揆已訖不死矣故言路罕言者乃帝卒震怒令法司三日獄其獄仍棄之西市

中州頻失事臺省彈司馬陳新甲者媚集而帝

### 三垣筆記

卷六

上

于措置兵機疏多云部科議了來說覆疏本兵名後即列兵垣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部科者橫紙長僅尺濶二尺餘界以墨印龍邊中御寶也色甚鮮明朱書妮：數百言字皆行書

帝所下科疏類朱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時者亦甚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帝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無一言者觀望良久首揆周廷儒云上令諸君議竟無一言何以覆旨然卒無言者次日司馬陳新甲以一疏上科臣署名于後其言某府原某兵某要害奏以某兵某兵軍並以某兵故上陳言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

輔臣周廷儒熟于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少不賣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為人賄不

二垣筆記

卷六

七

拒也或匿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客徹而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于人未免詬貽于己矧病且中于國乎修練儲備上催行下報復止煩紙墨無定事也即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多索以衛行然華顙黃口鈍甲短絛無足恃也北趨未息肩南徃復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家得二三人方足脩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薊督張福臻

請以北直裡八府鄉兵脩邊識者曰班軍每促赴工如入湯火今驅之千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近雖日事奔走猶以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士失其農事家口寧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本人或不給貼之隣里則騷擾且赴邊不無水土之不習將領之腹剝忍內地有害于邊無益給諫王士鏐將言之為廷尉兵腹中所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帝已批暫調竟于

三垣筆記

卷六

十

疏中批免調

清同籍少參閔永傑長身赤面極類民間所畫閩壯繆傢自言寔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難亦壯哉

考選有部屬且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第而庸劣劄臺班矣帝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有起語用哉字者會提督王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言被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閱節

求留道直分一等為寬檢二等為候補具御史部屬各有差

少司馬宋之普比于輔臣薛國觀國觀死懼為東林諸君子所斥荐宗伯錢謙益中丞劉宗周等以求容時吏部章正宸惡其與抄卷之帝笑曰渠既非彼家人存徒取辱耳何以荐為及南都覆云尊為常州知府入東林書院講學亦可識之流也

三垣筆記

卷六

王

內臣劉元斌常監京軍計賊出過雄縣紀律頗嚴及還至山東剿李青山侍御王孫蕃劾其濫掠孫蕃嘗知臨清或所目擊疏上奉旨差官校擊問凡差官校擊問者疏俱密封下不抄傳乃元斌疏辨孫蕃因攻及司禮王裕民云元斌為裕民名下官裕民暗以臣疏洩之元斌故元斌得接款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嘗抄傳元斌何以知之帝以孫蕃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

獄與元斌並棄市

內閣掌題陞南少詹姜日廣不下及召見諸輔臣有言曰廣相才者帝曰曰廣嘗有稱其為清仕和者比之古人此三字亦難勝也而其後曰廣進講對朕輒譁豈休有容之大臣耶

崇禎十年安慶生員蔣程進呈明薦舉考納言張紹先有薦舉考皆冒訓誥書採集成書事係陳言等語蓋條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三垣筆記卷六  
票云寶訓稱係陳言殊欠敬慎張紹先著議處蓋認為陳腐之陳也付者笑之

三垣筆記卷之六

三垣筆記卷七

興化李清記

壬午元旦帝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顧內侍曰各輔臣來輔臣由殿東門入再奉詣旨速趨至殿前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帝曰輔臣西班牙來蓋以師席待諸臣也輔臣起立尚不知帝意擬分東西班帝又曰輔臣西班牙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帝命上東輔臣趨進帝

三垣筆記

卷七

曰右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道意御等即朕師也敬于正月端冕而來帝轉而面西向輔臣一揖因云經曰修身也尊屬也敬大臣也禮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為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帝說至此白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輔臣跪伏謝罪且云菲才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

言先生起諸臣始起轉下叩頭帝退後遂補賜上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勳臣不知帝意所謂亦相率疾趨于輔臣下帝曰公侯伯過去勳臣尚不解帝曰東班去

舊輔馮銓三次守涿與同少楊維垣守通皆有微勞故撫臣高題叙首按周延儒欲借此復銓冠戴輔臣吳牲先為司馬與銓憲金光<sub>德</sub>是時孫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求以

三垣筆記

卷七

二

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策為通政司所駁而止牲等之力爭防其漸也少宰張捷素有清望又非逆黨雖以晉撫阱牲而牲之聲望反藉以起時延儒欲起藉為南撫憲牲又堅執不從自此與聲氣大左流寇攻陷維陽福王過害帝召輔臣及禮兵二部科召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為言帝曰此說不通氣數就是氣數亦濁人事補救已備託

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輔臣范復粹言  
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嘉帝曰還有地方道  
府縣各官及鄉宦士民皆當一體褒嘉復粹慰  
而還

帝因維陽之陷又召對諸臣兵垣李煥奏曰凡  
兵以取威爲勝今督師楊嗣昌出兵一年餘惟  
初次報稱瑤山一捷近遠寂然似宜另遣一大  
將助之帝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觀者不

三垣筆記

卷之

三

及馬腹若汝等愛憎起見母乃太過其愛惜嗣  
昌如此

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帝后即奉先殿亦  
依太廟之制凡皇后生母后俱下得入孝宗初  
別建奉慈殿以奉生母紀太后于是憲宗生母  
周太后與獻帝生母節太后皆祀于奉慈嘉靖  
十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殿祭穆宗初奉安繼  
母方太后于景靈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太

后于神霄殿萬歷三年奉孝烈孝恪俱奉享奉  
先殿而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  
氏生母李二太后俱祔奉先然其忌神皆不得  
設祭服青帝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爲  
恨故欲于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  
無二祧廟再建非礼也少宗伯蔣德璟以爲必  
不得已卒復奉慈既而帝疑其非卒寢

督師楊嗣昌以襄陽失事爲兵垣張縉所糾  
三垣筆記 卷之 四

帝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乃作虛飾  
等語語着法司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  
語多過甚帝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  
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放朕自鑒  
裁況尚有才可取舉朝各官見朕有譏罪之旨  
輒大相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于兵科  
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始不深究其各疏皆留中  
諭旨等知之

帝將赦下閣臣先召輔臣問延儒賀達聖陳演  
入德政殿賜坐達聖以帝乞其休致愴懷聖恩  
忽大哭聞者大駭哭久不止已帝移駕過中左  
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留坐宴達聖復大  
哭拜跪十數不止帝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  
拜三叩頭懷復大哭不止見者怪之以為不祥  
已赦下後果有擊閣下獄者

帝赦下閣臣面加召對少宗伯蔣德璟言達臣

三垣筆記

卷七

五

須當久任如劉督何等閣係半載已更五人恐  
難展布帝曰不稱當更璟德曰與其以不稱更  
不如換之于始帝又問天變如何消弭德璟曰  
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分即消得天  
變一分近為加派所苦萬厯年間各邊舊餉只  
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  
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一  
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

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大都相統攝督師亦提

撥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帝頗異言時少司

空宋致亦召對魏：九邊地形畫地戎國帝疑

其干進反不悅惟少司寇徐石麟稱疾不至帝

以赦下所推多慶召太宰李日宣吏垣都諫章

正宸掌河南道侍御張璠責之謂所推少司空

房壯可宋致廷張三謨三人俱屬徇私日宣與

正宸等皆力辨已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確數

三垣筆記

卷七

六

四如可壯素有才承故年少向學三謨亦嘗掌  
印過帝怒命錦衣衛將六人衣冠竿出候旨賴  
臣新舊皆力救不從處分畢提憲王道直復奏  
此舊會推俱家臣與科道商確臣從不敢置一  
語帝曰此後赦下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五品以  
上間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為例時皇太子  
與二王皆侍立帝皆袍太子與二王則袍皆紅  
也

帝寄耳目于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為之惴惴後母選許以二萬聽金其自謀缺者遂安堵無虞矣

帝一日早朝畢登文昭閣之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輔臣等五人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今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學士閣不特召對及講讀倘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矣日遂于其地命

三原筆記

七

建直房云

刑曹葉廷秀素不識詞林黃道周時為義激疏救遂獲譴時輔臣吳姓以少司馬抵京首擢周廷儒問曰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姓曰自薛韓城謝得州在閣皆嚴刻絕下致主上疑猜日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連係兩年餘然果何罪哉公今上信任甚篤宜乘間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奏書亦宜着意

時姓往見司寇劉澤清為言道周一策宜從寬擬且豫以古人大義澤清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遂成帝初不允澤清再疏力持始允道周永達學龍極邊廷考邊遠各充軍卒已十二月也至壬午七月帝一日召對問張溥張何如人廷儒曰讀書好秀才帝亦曰不免有偏廷儒因奏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人人恃之耳輔臣蔣德璟曰黃道周永達充軍

三原筆記

卷二

八

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移微近帝微笑輔臣黃景昉復與吳姓同言之廷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翌日遂奉勅云黃道周清孫博學現今遠戍子幼朕心不覺憐惜彼輩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密議來奏帝御筆也廷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皇上此舉眾美咸脩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內將聞風而起彼此皆知學行可貴

皆信慮更足重皆悉聖明善之從長有過無大之本意皆感目前唐營造就園才器使之深心蓋所關于希道周一人皆小而所裨于作人處世君德治象者是多帝從之

壬午帝召對九卿科道于平臺面諭曰近來職苑愈熾新政多糾皆由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各省改大小文武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進而給諫姜琛上疏內言朋黨之

三垣筆記

卷之

九

說皆小人欲壅蔽人主耳目故為此言臣不知陛下稱聖蔽何所見而云然帝大怒以為詰責君父時諸輔臣入朝聞名錦衣衛官甚急輔臣吳牲語首搭周廷儒曰此必廷杖姜琛給諫也豈可坐視給諫血濺闕廷耶廷儒方具稿而廷杖旨已下

司副熊開元給諫姜琛既下獄都諫吳麟徵因召對先請寬宥姜琛帝曰琛所言固非無因爾

言官當以言為職乃當言不言敢于與覲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當焚燬而屢見章奏何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人麟徵曰昔先臣馬文升王恕為吏部時每遇言官彈疏下部議覆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特言官亦無敢諱者此後選福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也又言開元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

三垣筆記

卷七

十

隆首撥帝亦不罪

帝以逆疆多故督撫不能驅剿言之出涕侍御周燦言戊寅年五葉大法皇上先已行之與其議之于後不若用之于先請速治一二最重者震悚人心帝然之

侍御楊若喬言湯若望深明銃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砲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各邊可以破敵時從憲劉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仁義為



本以節制為師不專恃夫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即陷豈無火器反為敵用若止用若望所鑄砲小器恃以對敵豈不貽笑後世帝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澤所奏照五案大法是今日急務又言昨日督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提督縱敵入口又傳入援推卸首當嚴審仍另勅今日諸臣從頭整頓做起曰今南下敵兵如掃蕩從頭整頓還應做何事

三垣筆記

卷七

二

宗周曰惟在皇上勅兵吏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操守帝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曰須操守為主帝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做得宗周又因司農傳淑訓請胥司副熊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之否則置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入獄似于聖政有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即如詞臣黃道周言語激烈有妨

友所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官今二臣懇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黃道周係特恩豈得比例似應懷抱偏迂着候旨家令時閣部俱同辭申救而副院金光宸言之尤力遂并議容光復言宗周為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心亦為榮肅望皇上留此老臣帝不允已遂入煖閣違內官傳旨閣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等語諸臣

三垣筆記

卷八

三

持不發乞回奏復將原旨振至御前跪奏力救帝不許輔臣將德璉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以請帝曰朕非太宗且其閤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璉又言太宗巧于取名帝曰如何德璉言人臣敢言而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未必喜魏徵而曲加優容者後自成名耳首擬周延儒等復婉解之帝遂罷革削去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溫體仁曾言其懷

初偏迂果然已謂補退往竭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略不致謝惟讓諸某事籍某事不做妮已諸賴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尚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賴皆慚後宗周過賢應侍御為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賴臣吳姓曰比首揆畧勝

帝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為首宗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

三垣筆記 卷七

臣及擬票發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帝復將親批票密封送問其慎密如此

給諫李國禎短小犀利數上書言兵又嘗請于宗營外選練衛所官舍帝甚喜即令擬勒行之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錢鈔甚多乞上御書營額因取勅內共

武二字以指帝為觀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提督秦順侯奏准英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事軍補運者上諭蔣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各王府因兵藩封捐守城自所應為亦即是助餉似不必別有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即助亦不能多帝乃已

三垣筆記 卷七

十四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以不推而大瑞有為其地主者極部堂司避撫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帝召職方郎中王永禔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情以外寇交誼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為對帝怒錫級歸而大力者果得二鎮以去

輔臣蔣德璟奏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糧名冊覽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蒙帝面諭

會部堂司核其不甚懸殊惟各邊兵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兵部甚少戶部止姑邊冊給發而已各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折米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為支銷並不提起即歲終一奏報並不經目也萬曆戊午以前部發邊餉銀三百萬尚苦其多至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尚告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又天津從海運薪運諸鎮皆有本色米豈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津

三垣筆記

卷七

十五

抚司出入而中不問而米甚半委泥沙時德環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邊民運與屯鹽通融審矣則邊餉恐猶若多而加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也因復條為十款責部中核行然各邊究未通行也

司馬楊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醜死者帝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

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詆故歸許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搔首曰亦未然語畢天顏慘惻既而刑部擬追辟帝不許

故事經是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供有講章而日講則止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口誦無講章也誨官韓四維屢次遺忘帝謂韓臣曰日誦可照經是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姑以問難而誦亦不至遺忘此後遂用誦

三垣筆記

卷二

十六

章在御前誦用牙簽指條云

司寇忠也楊因會推一案忤旨問任太宰第三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帝以詢輔臣再德環等皆力贊之遂賜恩用德環等皆同跪誦聖鑒為得人三俊亦甚喜謝恩一時中外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未至帝命革其職德環與輔臣黃景昉等共摘救之請免其革若非末路出身狼狽萬狀一生真偽誰其知之

帝以流寇橫行恐中外諸臣無任事者首擢周延儒曰昔竇武侯天下奇才猶大難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況今才人不逮遠甚所以難耳帝曰卿知武侯出師表中尚有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奈何以全盛之天下縱賊乎延儒無以應

舊輔葉向高每疏揭揭皆抄句溫肅仁入閣言

三垣筆記

卷七

十七

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抄至露揭或出手書併不存錄閣部即如會推用人帝有惡有否大約出首揭揭皆多其他皆然宋李沆明不肯用揭甚是也

進士陳丹表上言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帝召對言之婉婉特授御史往調還宮后侍宴帝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斗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表至南都有言上

兵不可空手調即彼聽調恐沿途不免騷擾丹表遂遷延不行

磁州一士人女與婢皆有色賊圍其寨指名索之寨中人議出之以緩禍女與婢即相携投絕壁下立死

關賊掠三邊由鄜延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燧自知城守不支先令妻妾各自縊死有一妾尚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自甘投鏹新燧亦從

三垣筆記

卷七

十八

容自縊死

給諫熊開元姜燦杖後首擢周延儒恐煩言日至故密言于上起輔臣王應熊于家蓋應熊為聲氣諸公所畏若延儒行則應熊居前藉以離持耳然無益也

山右撫軍秦忻式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與人角行數步則喘不已縱其馬上應賊騷擾如飛難已

輔臣周延儒吳甌同被逮甌即從陸道星馳延  
儒托病從水道徐行識者疑其候輔臣王應熊  
抵京為解免地間常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  
延儒亦行相去里許故應熊至京即罷而延儒  
卒不免

給諫高翔漢既降闕賊遂有言其以陝西舉人  
挾關逆賄黃錄入兵科為停抑章奏通賊消息  
者初謂言過及錄少常吳徵麟殉節述云逆臣

三垣筆記

卷七

九

高翔漢先受賊署解說百端因屬辭折之翔漢  
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為闕賊左  
都既自降又說降同袍然則其挾賄黃錄母乃  
有之乎

四川巡撫熊士奇先為提學時則善談兵及為  
巡撫則專論文人以為兩反又訛聽人言謂境  
內無寇盡撤守險各兵皆賊乘間而起城邑多  
陷蜀人深怨之後解任至重慶城破為張獻忠

磔死

故輔周延儒既奉旨賜死輔臣蔣德璟等獨救  
言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  
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而我  
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論但其賦性寬疏以  
致門客胥士乘机假借交通鉤陷延儒不能盡  
知即如亦不能力絕因而龍賄動聞營詔多端  
天鑒炯然罪安所定初院以烟煤死謀議上誠  
王垣筆記

卷八

十

當其奉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惶愧  
固數其馳驅其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矜乞  
皇上法外施行俯從部議帝曰覽奏揭朕心惻  
然但周延儒罪犯重大前而諭已明如濫用匪  
人違誤封疆睚眦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  
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  
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  
宗大法當受重辟念係首輔姑從輕典着速勒

全自裁

帝名對諸臣言及練兵事輔臣蔣德璟云臣幼讀會典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立行賞罰此練軍法凡衛所提小旗捕役並以鎗之勝負為陞降凡聚督官舍比試必須騎射閱習方准預襲此練將法所為聖子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帝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三垣筆記 卷七

邊養軍止屯塩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統始有數萬至萬歷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達餉又有抽餉抽練餉并田餉約計二十餘萬此萬歷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于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為急著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練深得居重馭輕之勢

今班軍虛冒色攬不可勝詰且自來歷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有父母妻子與高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邊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交困惟願定章二祖修復舊制帝頷之然卒不行也

帝親享太廟拜揖致恭且久壬午年享廟少宗伯蔣德璟每遇一揖輒默誦清朝維清烈文諸頌又每遇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爰方起

三垣筆記 卷七

三

也

故輔周延儒教令自畫有絕命詩曰恩深慙報主明聖作臣忠國法冰霜對皇仁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足黃封替獻今何及留章達帝聰亦可玩也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帝率皇太子視朝百官未至惟輔臣李建泰跟路至帝不悅逆罷朝識者以為君臣亂離之兆是日晝輿自寅至申陰翳

始散終無日光識者憂之

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木妻也甲申亂共入懷城段氏避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舉刀裂腦立死

湖廣巡撫何勝蛟諸數學索領末與巡撫王揚基內監何志孔談時事勝蛟附耳云賊已入晉燕分畧矣上前星易位帝星照南諸人皆歎歛不兩月果驗

三垣筆記

卷二

三

國未亡之前一年通達公車舉場左右人鬼籍雜薄募人屑不敢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知者皆投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釋之亦一異也

趙鐵上虞人老部胥也曾歷各邊身為奸蠹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忿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連蠲原議引債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詎若可百

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

津派買米並并帶運迨比掛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侵漁每年詎分可數十萬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一扣扣馬乾為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一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匿一貿易弊每年宣鎮之十三萬七為奸蠹即他可省亦數十萬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備餉米並不可

三垣筆記

卷七

三

勝計亦宜察核其疏在癸未年冬十月也輔臣蔣德璋見之亦力言于帝：允其發而卒不果行諸吏卒之聞風者各輩金散逃遂消耗不可問矣

帝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軍每石止給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支放所積自多後每名司民間出納之費利害易見司徒倪元璐買米回剴切陳奏輔臣蔣德璋亦力贊之而

京商豪家專以囤米召買為利竟不能止也戶  
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石價高米惡甚且金與  
粟俱至虛擲惟以太息而已

三項奏記

奏二

三



三垣筆記卷八

興化李清記

癸未十月帝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提兵官  
挂蕩寇將軍印與秦兵三萬一應剿撫聽便宜  
行事輔臣蔣德璟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年開  
召不赴恐蹈寇難專任欲徵先剿用王驥蔣貴  
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帝恐其掣肘止欲  
設監軍一員為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璟終以

三垣筆記

卷八

為疑仍請擇一豫楚提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  
行間以恐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聞賊本秦人  
恐秦兵以鄉情輒有呼應若應聽廣恩設法選  
補與豫楚募丁為用皆從之後廣恩辱降關帝  
因聞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嘆息久之因言前  
曾面諭該督着用好將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  
有紀律不敢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  
姓視之如父母誰肯從賊這個結人心還是剿

賊前一事輔臣蔣德璟言愛惜人才正固結人  
心虞輔臣魏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因  
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  
恐一千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  
敢做即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覲為人謀陷  
所以蓄縮耳帝曰朕正欲寬心人做事豈真有  
此藻德又言刑部罪案諸臣亦未嘗無人帝命  
諸輔舉姓名以聞次日御批到閣云朕面議愛  
惜人才一事再四思維只因嚴忌封疆警正人  
心原不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之人祖宗  
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可以並行而不害諸  
輔臣其詳審以聞尋先釋侍御郝綱及許定國  
二人命性從秦督剿賊久之乃釋司副熊開元  
給諫姜埭方士亮侍御蔣拱辰樞曹尹氏興等  
于獄

三垣筆記

卷八

二

司馬楊嗣昌欲用司馬洪承疇為提督盡留秦

竟義志

兵入援者指劉逢泰督孫傳庭具指力爭言是兵必不可留之則寇勢漸張究無益于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蓄積皆在秦久留于邊非詐即逃將不為吾用而為賊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呂不能用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士苦之倡議于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斬田苴盛銳竟滅賊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嘗王焚陵罪三垣筆記 卷八 三

惡滔天始支數月決一死戰若其下勝則殺我以降時師皆露宿與賊相持雨又大降七日不止糧糗三日不至馬足陷淖泥中數尺將士皆無人色面稍饒餉車稍至又為賊刻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提兵白廣恩本降賊與提兵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盡知也兵既動賊遂疑弼數千犯之傑兵且戰且走望廣恩為援而廣恩已蕙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恩兵聞

之亦大潰傳庭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諸兵陣城外自登陴督守禦廣恩妻孥在關內關城外兵敗率其眾保妻孥奪關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害監軍喬光柱亦伏劍死自是關以西無堅城而西安亦陷傳庭妻子皆赴井死

關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帝曰杜有眾朕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三垣筆記 卷八 四

無又云無人吏部不得已以起廢巡撫余應桂推然非其才也熟用後帝台對應桂問以方略應桂惟言難且以無糧無將無兵為言帝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侍御霍達命述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益因伏地痛哭已二人行至陝西俱不能進往時臺省猶以強射政府為名高及崇禎末候

考諸知推諉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俯伏而拜連呼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亡國之兆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又開賄賂帝聞之設高皇帝牌位于朝令各官地歲時地方疏政有規避不出者前一一人代後一人抄覈領覓馳報刻期到任

提督王永吉聞賊入秦知賊必渡河即疏請三垣筆記 卷八

撤軍鎮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徙入關內以圖存即山海軍民亦欲偕寧遠兵以自助請勅鎮臣吳三桂悉心料理時甲申二月初二也輔臣陳漢不敵決僅批撫鎮奏明定奪已撫鎮議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既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劉督王永吉寧鎮吳三桂密鎮唐通合力一戰不可帝然之令兵部補本本上發票輔臣陳漢以

為不可出搗爭之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營

告寧鎮萬不可調帝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主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成國公朱純臣言唐倪元璐少司鉉金之俊都諫孫承澤以為當調而都諫吳麟後爭之力謂事當從寬其言云寧遠當從否該撫鎮當與皇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廷誰執其咎然臣謂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

三垣筆記 卷八

六

難死法死敵者比、而朝廷曾不之卹則夫袁革沙場橫尸西市者皆憤志而未瞑目者寧遠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良再三思之不覺汗浹俱下又因問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之則關門益無與守者棄人不可棄棄地棄人即可失天下將士心是棄人天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振用委之使之來保京師正是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論緩急不當論是非也從六垣

署名竟立誌不決乃獨署疏留中

補贈云邊臣不可令有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  
請吳三桂疏言切情急者有格：不忍言之者  
臣知其有懼心始以稟草自任終為父弟乞恩  
臣知其有死心今勢方張不使擇樂則京城  
何時乎時輔臣陳演魏藻德皆主是議而輔臣  
方岳貢移書南司馬深望之辭微不顧也已帝  
發問演又具指以為外之勢極亦當會同乃請

三垣筆記

卷八

七

上諭差官前去亦取回奏皆以微寧援京為便  
始得旨云永吉聞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從  
軍遠五十萬里日行數十里十六日抵關二十

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

司馬張國維坐違難失事下獄更垣都諫吳麟  
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周請赴江南估權貨財及  
軍食之需大垣皆往餞獨麟徵舉醵餽之曰今  
四空虛流亡滿聚方深容催科去聞撫字之良

吏不聞催科之司馬國維有慚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帝御夏左掖門召考選官三  
十二人以次面對以安人心戰戰謀用兵乏餉  
為問每一人答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  
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飲進食後又復進座自  
知至方罷是日即寇陷昌平日也至十七日  
內瑞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  
冢宰李遇知陞官司馬張縉彥拜客如故未時

三垣筆記

卷八

八

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己時陷順城門遂迫皇城  
帝與后俱自經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  
左掖門尚有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卿試之地  
也

賊既陷平陽帝聞之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  
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橫風  
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于地下朕  
願督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所不惜但死

不與目達痛哭輔臣陳演請代帝曰南人不可  
次輔魏藻德蔣德璟卞瑜范景文方岳貢俱請  
代帝皆不允至李建泰請代帝曰師以西人平  
平而朕所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換錢小民失記姓名聞帝需餉  
囊中出精銀三百兩代關防公帝嘉其意拜官  
錦衣衛百戶謝曰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  
恐未必保何有于官小民愚蠢亦不知做官也

三臣事已  
固辭不受職

又

乙

帝擬彰義門外為輔臣李建泰郊饌建泰固辭  
曰此國朝未有之禮乃下禮部議于正陽門樓  
上設五十餘席小吉卽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  
兩班建泰行五拜三四頭禮帝取酒三杯奉建  
泰飲曰卿卽朕朕卽卿朕與卿無兩身凡事以  
便宜行先發後奏建泰替金花二枝披宮錦一  
端仍行五拜三四頭禮謝恩畢飛騎從彰義門

出監軍乃兵部主政凌駟也是日天霽和風咸  
慶此行誠職及行至大名府馬步兵因糧餉不  
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得麥飯一餐駟就坐  
馬上稽違申道帝又手詔促之建泰畏職不敢  
前後竟敗衄

帝親饒輔臣李建泰于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卽  
以杯賜之既又以兵部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觀  
洒龍箋用寶于正陽門觀于賜之其勅云洪仰  
三垣非記 卷八

十

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  
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  
水火皆朕之罪流寇今我赤子盜弄兵戈流毒  
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賊本為安民今卿代  
朕親征鼓勵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雄  
傑其驕恣怠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將及妖言惑  
眾之人朕懷重轡之輩情真罪當卽以尚方劍  
從事行門一切調度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則直剿賊渠有一人弗得妄殺  
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能以卿忠猷  
壯畧品望宿隆辨此裕如特此簡任告南授節  
正陽親饒願鄉早務妖氛旋師奏凱候封公爵  
萬發勅銘有功內外文多武官從優叙賚朕仍  
親行慶賀共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  
至意行(編示知特諭

民曹蔣程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

三垣筆記

卷八

上

言鈔法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十金  
歲可得三十萬兩而少司農王鰲永亦以為必  
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十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  
萬將金與上同價其言甚美然寔不可行帝時  
設內寶鈔局晝夜并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  
一金無人應者鰲永請每貫錫三分共鬻九錢  
七分京商雖然皆欲卷荷去輔臣蔣德璟言民  
難忍誰肯以一金易一張紙帝曰洪武時如何

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尸  
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  
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帝不聽又內寶鈔局言  
造鈔宜用桑穰二下萬觔舊例採取北直山東  
河南浙江諸處分造各瑞催督又五城御史言  
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少二千五百人議于  
畿內所屬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  
帝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謂所募二千五百

三垣筆記

卷八

上

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得不償  
失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穰至  
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責以二百萬斤即  
盡括亦不足也疏入留中

帝以闕逆漸迫命群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  
繳以次日召對時上首提憲李邦華密奏內云  
輔臣知而不敢言試問之帝指問何事輔臣陳  
演以少詹項煜議革進帝即簡罷然輔臣蔣

德璟又奏一時足議供言東宮宜南往監國帝不應而給諫光時亨奏翰林李明睿南還為邪說帝不悅即召入面詰云邪說皆同乃止李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給諫光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迨等倡議之人輔臣蔣德璟擬旨有向日聚斂小人倡為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等語帝不悅因召對面詰曰這票內聚斂小人為誰德璟不敢直斥故

三垣筆記

卷八

十三

輔楊嗣昌但以舊司農李待問對而于科臣則云失記帝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斂曰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寔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劉智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二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遼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陝西三邊兵二

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可併即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帝又言今已并三餉為一何必多言德璟言戶部雖并三餉為一然外州縣追比不是三餉帝大怒責以明比德璟力辯諸輔臣復為申救而司農倪元璐至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帝始稍解德璟遂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只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

三垣筆記

卷八

十四

而金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不言及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及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有直省各官每就練兵名色追比如火數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而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臣又私心痛之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兵餉亦不能完故謫咎于議練餉之人冒昧愚瞽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帝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裁裁

輔臣蔣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三省台買米甚九十餘萬計民間九十餘萬未嘗買數百萬金為害甚多予台對時力言之帝命擬諭罷之已德璟擬進復言祖制各邊除中監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于北直山東河南台買米豈可百萬石以給開寧雲西四鎮而拘攝各富戶充台買之後又復勒運至天津

三垣筆記

卷八

十五

交納一切車餉驛馬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賠累困苦未易錄指間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派之害莫甚于台買伏祈即賜裁行德璟疏于二月上留中不下此歸告上于三月自草罪己詔盡蠲免然已晚矣且各邊之將士視米豈如泥沙上欲金錢而已在內台買之苦如彼而在外輕賤米豈又如此何若括內地之膏血作塞上之泥沙乎

輔臣蔣德璟既予去都諫孫承澤汪惟毅皆上疏留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宦官而留德璟如用之不效請受妄言之誅等語時輔臣魏德藻不得已亦上言德璟曾通古今博綜典故為皇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獻然已先稱傳首揆矣帝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原不敢輕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乃避嫌速去故得免闕禍

三垣筆記

卷八

十六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未京掛額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砲于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為賊內應勘定伏誅

城未破之前卜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援去閱神廟祈杆大樹

關賊攻彰義門其軍師宋鍾云初此行觀兵城下十五年始可破城樓下忽墜一天啟大錢



宋廷喜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必矣遂開一大砲而城裂

闕賊將逼京師衆難百萬帝數以兵餉為憂勅百官捐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預征下貸富戶或開賣冗官假民間帶纜百官欲請詔勅傳世者入銀若干搜前塵法勒價莫不議及及賊至則餉週懸已將半載禁衛戈矛朽鈍未試一聞賊鼓操相視股戰奸人伏匿時

三垣筆記

卷八

七

助驚驟見童數月或為秦聲詭譎滿城意在迎賊于是人情惶惑莫有固志闕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器俗製多不習賊發砲聲聲撼地動日夜無間綠城廨舍俱圯城頭發萬人敵未及投下火驟然灼爛十餘人時士卒匱餉五月皆不用命城頭臣寺鮮衣怒馬攜伴不驚離境士卒欲擅啟開凡坐門諸臣多不得登城望敵惟太常吳麟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往見輔臣魏

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徵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旦夕兵餉必能集公何太匆迫麟徵太息而去

三月十三日闕賊踰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開十七日午時賊攻城砲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益急砲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帝同二人登煤山頂望逾時回乾清宮日就曉帝魚服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石皇后貴人良婦以下按掖

三垣筆記

卷八

十八

廷禧為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酒未下三刻知所佩劍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于是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顧望輒手劍刃之時長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官王承恩着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連城奪門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縊煤山古樹下東北同宮人小內官紛紛奔出十九日內官遂開門迎賊常燕進士歸啟先聞闕賊入都驚惶急走詢同里司空

陳必謙必謙從容櫛沐出大笑曰汝痴書生耳  
城守皆敵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傳者  
迭多方失色散又給銀顧密是夕尚宿科閣信  
息詢輔臣魏藻德藻德亦以為必無事一時聲  
賄若此

闕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中間字  
當有天下竟不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當有謝恩見朝者  
三垣筆記 卷八 十九

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宮後欽安殿有樂志齋清  
望門曲流館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  
門是日宮人多從後宮出逃

闕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傳寧鎮  
吳三桂兵已至城外帝以十八日夜三更奪門  
南奔賊懸萬金購帝二十一日闕賊已獲帝屍  
于煤山命人背負東華門外朱園公門首用柳  
木槌破雲蓋席下連頸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

有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不敢下見先人亦  
不敢終子正寢又囑指血書臂曰朕懷聽文官  
言致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勿傷我百姓是  
日晚百官出始言太監數十人王德化擁打司  
馬張縉考責其開門迎賊將臣民數萬人俱痛  
哭求葬以帝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  
妃禮亦有哭言求封太子主國者亦有求京城  
百官為民戴孝哭臨三日者至廿五六日則滿

三垣筆記

卷八

二十

街偏捉士大夫拘係路人吳廿七日賊牛金星  
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踞坐殿上受之責  
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部收用列名部  
門外榜：長安道上不用者從西華門出賊露  
刃排馬五人排一隊押係劉李二賊私寓各責  
數萬金刑死者不可勝計或輸金未足則又以  
二健士挾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不忍見初  
九日為劉賊所係者俱釋李賊所係者仍不釋

十三日三桂有示大張四門云義兵不日入城  
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  
官數十故輔陳演為首餘皆黨賊十三早賊挾  
太子二王元色布衣行馬前盡擲群賊東行皆  
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只有老弱數人  
而已

聞丞申佳膚既投井死侍御林蘭友時謫冷署  
索相友吾未就發家人方遠哭一人昆靈杖錫

三垣筆記

卷八

三

排闥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  
知公必死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團  
一相見當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伯  
母勿哭富貴子易得忠臣子難得也顧佳膚子  
燈曰故位子曰未也索筆大書明捐軀殉國忠  
臣中公之靈復書柩曰死為蓋臣不負君恩于  
地下止團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撫筆大恸謂  
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矣收淚去有徐起鳳者

以備書從侍膚凡十餘年佳膚歿後僮僕多散  
去起鳳啼號極次不少離賊從東門四散欲肆  
焚掠佳膚子煜挾太夫人奪門出僮僕從之獨  
起鳳詣留曰俱去別樹誰與守已賊果焚民居  
將及煜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怒歎  
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為感動卒不焚及居民外  
徙起鳳備求里人在京者得錫工朱攀桂等二  
十餘人昇櫬出寄天寧寺乃去

三垣筆記

卷八

三

清過長安肆見明永化編欲買之書賈高其價  
因緩之及後再訪則云已售去細問之則賣者  
駙馬革永固也清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  
沐獨能讀書後永固果死闕難可見其讀書之  
得益

駕部金鉉于壬午七月晦日詣邵子記其後曰  
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過時外而弗內退若  
苦東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

庶幾吾世及甲申死閹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御河執流連不忍去歸語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之何也後竟投御河死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閹賊陷京城駕部金鉉投御河死胖子見而嘆曰公雖疏斜我輩不比于人和初亦怨之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我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于地下也遂從死已二屍並浮為一內監收掩後蒙葬御河

側

庚辰閏有平和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難其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爲誰乃書三字于壁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不忠言又指其族人曹慶曰有無限兵馬後曹慶果起兵從者甚衆

嚴城人錢廣居嘗為清言其同籍曹某嘗令陳

之末脂縣乃李閹故里也自成叛後令發其三世祖塋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色如玉一棺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墳內出射之傷一目走後自成果以箭傷一目亦大異也

癸未帝將祭廟雨澤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又仲夏大雨雪衣如血雷連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三垣筆記

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為雷火所擊皆融而成灰

閹賊入京命諸臣于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畢集有數巨象獨仰視大內淚下如雨又四驛館有回回使者十六人召之入見亦俱不肯拜賊怒之欲俱置之重辟使者並不驚畏因厲聲曰吾君但知大明天子不知易姓若今歸告吾君乃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何敢

妄拜遂堅立如故賊終不能屈也

三垣筆記

卷八

三

三垣筆記

補遺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檢封張之奇劉世芳因侍定王蘇讀掛翰林銜而不與翰林事是秋遣輔臣魏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檢皆前輩不便既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庚辰同年也

崇禎初興化子衿袁靖通禪僧毒鼓于山下指三垣筆記 補遺

三

天象語曰天遣齊黃華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忠誼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情已久一朝下降不為巨寇必為叛臣皆所不免至甲申之變果驗

始蘇孝廉毛寬父忽于崇禎五年苦為鬼物所現吐語語曰吾前身與尔子前身為建文時守金川門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尚厚歷數世皆

顯官今降而舉子疑、乎衰矣而吾徒過皆從  
天而下紛、圖報故我亦乘間報而子將戕其  
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尋覓累死此侍御李  
樸為清言者

松江于裕表燦若丁丑進士表定之弟先是圖  
賊陷京師後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  
燦若問何議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  
帝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被髮代地鳴咽怨  
三垣筆記 補遺

杜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主當往問建  
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  
成否其人曰却又不是燦若蓋先一年言之非  
附會也

大啟時給諫郭聲為侍郎周宗建所彈斥其通  
內及逆瑞親忠賢用事屢遷聲官至侍郎即然卒  
抗疏不出忠賢怒勒令冠帶閒住聲始末如是  
其答清一書辭多委婉初擬辟則過改或亦所

應得時司馬楊嗣昌為閣內道特疏求寬給諫  
姚思孝疏駁之他相左以此

從實錄寺人王著所撰也袁妃實未與周妃同  
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為自縊長公主雖  
為烈皇帝子乃尚未絕改代後方卒而錄中乃  
指為次元孫二事以概諸事吾不知其錄名從  
寔而事多從虛何也獨懷宗潛德徽猷所言脩  
晰多有外廷所不知者故清時摘而存之則尚  
三垣筆記 補遺

云寔也

帝念農桑為民衣食之本于是詣壇耕三回已  
旋齋宮宴群臣教坊司于丹墀前演戲承應雜  
劇帝論典禮甚隆何得諧戲為觀殊非正體命  
該衙門水草去著為令

帝每詣園邸祀天皇及地祇并朔日夕月社稷  
等壇其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東  
主親若神降臨其敬慎若此

帝英敏博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全資治通鑑  
大學衍義補員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說等  
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將經版印貯之書查進脩  
覽又諭外廷書籍每月采買二部以資御覽  
帝達剌望三六九必昧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  
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  
古道出語成章

帝命武英殿中圖書代明君賢臣像于屏如寶  
三垣筆記 補遺

董仲舒親徵陸贄皆在又書正心誠意四大  
字揮屏安置文華殿以資警惕

嘉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在乾清宮外開雕門  
旁本宮之侍婢設有管家婆管內事又設老成  
太監二員提督宮禁帝惟達后聖誕元旦聖節  
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

帝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  
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播鼓于下內外衛

門齋肅不理事或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修已  
愛民以答天意

皇城內西有虎城一窰內畜虎一隻傍有牲口  
房諸禽鳥皆在帝至見猛獸食肉嘆云此氣非  
民脂民膏乃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乎悉令即  
除去

皇極殿停貼匿名單一紙編九編為二十四氣  
守殿官覆單以進帝諭司禮監焚之勿令人見  
三垣筆記 補遺

以全大臣之體且明朕無于諸臣

陝西山西大飢京師亦旱帝曰皇天不言以象  
設教乃詣中正殿玉帝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  
一炷香以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霽帝曰雖得時  
雨然苗稼必損壞宜修己愛民庶可仰答上蒼  
乃發帑金救賑各有差

帝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託即令出宮寧家永不  
許復入且曰毋貽客次詠歌

○ 寶慎庫圖書七萬卷。皆宣和所藏。而金自汴梁  
覓入燕者。歷元及國初俱佚。為徐達下大都時  
封記宛然。至國破多散失。不存惜哉。

三垣筆記卷八終

三垣筆記卷八終

三





明朝小史十八卷

〔明〕呂毖輯

舊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朝小史目次

一卷洪武紀

土地移廟

薛家窪

鐘頭會

神美

關帝籤原本

驛兒奇對

明朝小史

烏龍潭

建祠康郎山

友諒遺腹

中原傳檄

國初官名

門帖福字

山河已定

封城隍制

紅羅幃

瑞木

世德碑

歲祀并橋

土土一畫

舊園公

蛇附兜鍪

蕭王助陣

諭傷用傷文

洪武即位詔

金陵城

肉有腐痕

蘇民忠厚

饒頭給衛士



目之一

一二四

弊概為質

大救天下詔

廢寺偈

御膳防微

常遇春祭文

設科取士式

赤白船

配享下壺

明朝小史

字式腰斬

善為善哉

民字形

祭雲

不父之戒

江淮府

五字金牌

鄉里子孫美談

土地供地

老頭兒

舊內之門

重狀滿身

以金陵大梁為南北京

驢驢為基

馬后負逃圖

宜興城隍

封元後詔

佯為病頭

錫字懸冠

課業簿

試官

底吉士分置

功臣三遇春

秀才頑

目之二

一三二

榮粉錢

移民耕種

卒于姑蘇獄

大功坊

改北平府

官民服飾

罰俸

三等縣

明朝小史

無雙第一

中書省

巡撫之名

欽字

二十六字

一泰寓十字

長興

錫通于泰

違罪被判圖

黑氣滿室

圖初重刑

預題一詩

魚鱗冊

泰充歷法

三等府

韓閭一理

百歲衣

壁帖

七月生

四六式

改封

饒州二款

硃群錄金字

嘉慶逃回

一日之三

觀音保

步行十三

命泰髮積

中立府

羊路修竹像

溫涼樂石

二十字定名

邵祖朱文公

明朝小史

辟薦科目

聖旨恩榮

溫樹

踰于丹青

村鼓勸農

蒼虬出壑

往宣佛教

二卷洪武紀

劉林臺

響馬圖

觀暴烈日

陳地種蔬

牙朱

淮海府

賜朝鮮秀才詩

欲易太子

一日之四

釘綴白絲

兵部門無署榜

漢蜀二王

以意辭字

勸高皇即位表

臂折猶指

樓三舍人

承隆雨

樣房

吾家舊鄰里

常春府

明白先生

製文相警

號房無門限

明朝小史

擊壤頭署

辨尚書註誤

後廳

築城役

書詩屏間

王保保來耶

正禮儀風俗詔

親作衣鞋

鎖位

中山王大門

禦中軍

出柩原籍

天興建康翼

一時二守

馬如采

六妓館

日之五  
一三五

埋唇臺下

寶璽敦

祭帝王于各地

不服藥先見

因定返改寧波

朝服雨衣

高麗人登第

鐵冊軍

祖胸受箭

瘕兒子

皮場廟

大本堂記

玉橋

還陰帽

誅戮官員

翰林院棟列

明朝小史

致仕致坐

別號坐罪

失期棄市

開科搜官

諸王宮城制

曹國公缺券

中山侯缺券

宋國公缺券

綢巾

水陸齋采文

考績三等

空容匠

御製平西蜀文

士不樂仕

要斫靖宮第一枝

鼎石

日之六  
一四〇

衣食萬諫

嘉瓜張氏

正定神號

春夏樹

魏國公缺券

衛國公缺券

韓國公缺券

六安侯缺券

明朝小史

長興侯鐵券  
 穎川侯鐵券  
 延安侯鐵券  
 江夏侯鐵券  
 濟寧侯鐵券  
 平涼侯鐵券  
 營陽侯鐵券  
 永嘉侯鐵券  
 安慶侯  
 理義太守  
 蝶怪  
 沈萬三貲產緣由  
 拍案謠詩  
 太學無殊網  
 數目改用  
 寶誌冢碑

江陰侯鐵券  
 宣寧侯鐵券  
 吉安侯鐵券  
 淮安侯鐵券  
 臨江侯鐵券  
 南雄侯鐵券  
 豫章侯鐵券  
 東勝侯鐵券  
 鳳翔侯  
 文樓時語  
 衆字象  
 繼父乃仇家  
 親書誥諭  
 羣字  
 有福孩兒

目之七

明朝小史

三卷建文紀  
 半邊月兒  
 蛟龍不敢吞  
 朝天女戶  
 布其過于天下  
 燕王書稿  
 託孤題  
 凝命神寶  
 詔勅王  
 楊應能度牒  
 羅永巷遺筆  
 絕命詞  
 四卷永樂紀  
 杉櫟  
 鵝鴨鳴噪  
 袍起龍紋

祖孫繼體  
 兩打羊毛  
 八字  
 更定官制  
 削燕屬諸詔  
 機密奏  
 留汝口  
 莫逐燕歌  
 處士上書  
 報父仇書  
 黃瓦兆  
 天靈益  
 城隍救駕

目之八

清宮

箭頭射書

即位詔

勅諭文武羣臣詔

倖狂

酒量狀元

小帽襖襟從觀

韓長

明朝小史

我朝義之

供用庫

捷勝崗

孤株夜泣

閨門生瘡

王姑庵

恩張

設棋局于院中

猪仔珠樣

入金川門詔

爵賞功臣制

謚年名同

神木山

大寶法王

捷給偶幸

觀音課

族宿

玄石坡

瓜蔓抄

漏澤園

果字

內訓勸善書

二女詩

二十史觀

目之九  
一二三

大奉之章

王不出頭羅是主

大燬石碑

五表洪熙紀

文華寶鑑

書不啟封

姓名履歷揭西序諭

益銷被醜

明朝小史

弘文館

狀元天子

疑飯

憂民吟

六表宣德紀

宋元命封

臺名被沒

駿馬易蓋

孝友堂

撤廟

敬亭

手增二語

金錢撒地

觀美和詩

御制

手製湯餅

贊善先生

言龍

給蔭薪

致齋所

目之十  
一二三

明朝小史

撒廟詩

兩朝恩賜

招隱詩

送黃淮詩

鐵笛

銅缸瑞元

懷內戚

膚肌燥裂

李神仙

怪旨

七卷正統紀

小兒強

黃字

萬年春

減場

狗情補詩

持正不阿

天裂

靜慈律師

鈔關

鋤木詩

翰林院銘

軍餘

旃席囊頭

就宴奇賜

入門立月中

豈敢有積

無處不三陽

目昔

元舉人俱賜進士

奪門功次

目之十一  
二五

明朝小史

可悟此老

不類所聞

宦官先生

走解

鎮定侯

真命天子

石羊鳴

髮異

滿腹經綸

儒釋道三及第

試文不以完篇

六善閣老

八卷景泰紀

子孫賢句

譏修史詩

樓橋大驚

瑞顏

輪教雅委

離歌翦子

籍名判為一映

提學

翦子翦命

僅二竹下

陰陽神靈

金氣冷應

默官人

一目失明

數風韻本

三及第面色

指作十字

銀豆謠

目之十二  
二六

離派中式

金錢恩典

九卷成化紀

皇莊

風變

構茲燒葱

獅子

吞兒笑凡

明朝小史

倭詩

截江網

東朝選妃不及

阿丑談諧

萬歲閣老

山走

十卷弘治紀

居安樂室

雨中舉人

多勸

清官店

青怪

朱筠紫蓮

文正贈詩

代所變異

十卷金

雨字尚書

龍腸膏

紙糊泥塑

肋瘤產子

四種書日課

目之十三

烏異

辦析陳宇

女生髭

黃袍來龍

咬瓜出言

弄兒

印熱

若無譯

明朝小史

十一卷正德紀

猪與朱同

雪中吞信

大慶法王

家裡

取石

天無攻城象

天子門高

歷代傳國璽

梳秀亭故

紀異

石中有水

兩人不可執按

雨石

散裝

魃起堂

叔貢之始

冰漸花開

劉娘娘

奇才天珍

頂上

下銘

目之十四



鵬鵠啼

八虎

時錫

外西家

河水堡主

僧頭相觸

雨葉

十二卷嘉靖紀  
明朝小史

翼軫分野

階資隆懋

籤部

御賜四學士詩

聽講感賦

傳示贊和

學士恭和

嘗尿官

賊有義氣

京師謠

困笨事相識

自稱官銜

宣府傲行

官食

水帝

目之十五

名馬

建熙蔬費

罪不在梁下

四學士恭和詩

三學士恭和

除夕詩

此物

吉祥三錫

有關父母

不當與翁翁經目

皇初祖帝

宗伯領三孤

楊員外臨決詩

十三卷隆慶紀

男變女

羊房

明朝小史

捉點印

十四卷萬曆紀

三字經

殷懸十二字

特與一席

飛騎取死麟

雁羹

代身金人範

天地重開

物怪人妖

達金二史

親試題

文武管家

暢意

龍化為酒

目之十六

黃金對聯

千里馬

百官設醮

四箴

玄虎圖

御史禁

御史禁

清留籍

會元選成

萬齋

十五卷泰昌紀

三字治安策

十六卷天啓紀

宗室關料

祠宇對聯

明朝小史

二印

九千九百

十七卷崇禎紀

信天子

梅藍

建坊嘉獎

諸番國風土

紅閣

讀音實後

龍箋

神口出火

祖宗朝謚考

鼠怪

中音

雪憤報怨書

二十四罪疏

能作時藝

兩黃泥丸

各府州錢糧

誠意秘記

血詔

十八卷弘光紀

龍江浮木

南中從書

追發大痛疏

馬蹄金

南郡公檄

明朝小史目次終

明朝小史

目之十七  
二六

目之十八

明朝小史一卷

蘆城赤隱呂

法韓著



洪武紀

土地移廟

帝生于野貽縣靈跡卿土地廟生時夜有神光燭天

明日廟忽移置東路百餘家今其地方大許不生

草

紅羅幃

明朝小史

一六五 一之一

帝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所居遂

號紅羅幃

薛家窪

帝初渡江至朱石駐薛堪家飢甚坐穀盤架上問堪

此何物對曰盤床烹鵲鷄為食問曰何物對曰鐵

鷄飯以大麥曰仁飯帝聞之熙喜蓋基龍床人

犯皆吉語也迨天下已定居姬實之人傳其事為

美談而薛家窪之名遂著

瑞木

帝即位之年江西臨川縣獻瑞木一本木中隱有文

曰天下平廣白而文玄常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

焉

鐘頭會

帝既得天下惡勝國頑民竄入緇流乃聚數十人據

一派潭埋其身于泥中特露其項用大斧削之一

削去頭數頭名曰鐘頭會

明朝小史

一三八 一之二

世德碑

太祖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

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

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

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

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

一公初二公初三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

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

明  
朝小史

三二

一之二

世珍元初籍潤金戶金非土產市于他方先祖初  
一公困于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  
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才八歲先祖營家泗  
州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  
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  
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  
四子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  
離先考君吳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

明  
朝小史

三二

一之四

為朱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朱  
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  
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  
與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  
八公之上不可攷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  
江左歷世墓在朱卷惟先祖吳泗州先考真鍾離  
此我朱氏之源流也是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為  
基本之地實鄉郡為屢歲征伐拓境吳楚甌越方

建功匪由己能實荷先靈長之澤無所復昆宜世得報恩三代並為上公以遠為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施茂于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臨德存仁以永其緒于無窮是我之所望也于是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俾有所考焉

神異

淳黃帝及后疾疫死仲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太

明朝小史

二六四 一之五

祖與仲謀草葬山谷行未抵所而颶絕忽風雨雷電交作太祖避樹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吾土彷彿有應者具淳皇帝諱神曰為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晦比明往視之土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而棄責令鳳陽皇陵即其地也

歲祀舟楫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櫓以免即令樹此櫓于

舟中而祭之遂為帝制建廟在京城清涼門外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充其餘役云即當時拯舟兵之後也

關帝戲原本

太祖龍潛時臥起義兵乃禱諸石固神曰元德既衰九土鼎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吾欲倡義以拯眾與之否乎得談云世間萬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太祖怒其

明朝小史

二五六 一之六

不許也遂取其談本付與關雲長掌之至今關帝籤訣皆石固神原本也石固神即江東王

土上一畫

太祖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過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攘紛紛屬之誰與士曰願書字占之上即掣刀畫一字于地士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為王也

驛兒奇對

太祖取集慶路大戰三月而元兵解去夏五月堅守

江在見驛中有七歲兒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  
今代父耳上曰善對乎對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  
馬驛兒即對云萬年天子坐龍廷太祖大喜乃賜  
其役

### 營國公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具饌與交  
歡酒酣跪前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  
相忘上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

明朝小史

一之七  
二五六

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  
入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孝慈廟嘗攝六宮事  
號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 烏龍潭

高皇居草野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真之一奉  
筍有陳田者來共語又載以軍軍高皇既而上持  
魚還舍啓筍筍已失其五知陳竊矣往問之陳譁  
臣上破殿之陳笑出以還及上即位一日問劉誠

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聖壽無疆朕以敢言當三

十五其間五歲假者上思恩竊魚事以其款符也  
立召陳至欲殺之上問若頃憶與吾周旋否陳對

曰臣何敢忘因述魚事上曰吾忘之為何地對曰

烏龍潭也上曰吾鄉不聞有此陳曰臣嘗於此軍

烏龍故云爾上見其封頭謂稱旨因曰汝欲為官

乎陳叩頭謝上曰可為戶部江西司郎中迨後洪

武之紀累符其數

明朝小史

一之八  
二二

### 蛇附堯堯

太祖在滁嘗濯手于栢子潭有五蛇援而就之因祝  
之曰如天命在于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群生藉  
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掩以堯堯復報戰必戴  
堯堯而往是日手刃其衆軍法戰勝必登甲冑衆  
推帝與功多乃置其堯堯于前前莫忽霍霍大驚  
白龍大矯自堯堯出扶雷聲援火光驟空而去諸  
將自是畏服

建祠康郎山

太祖征陳友諒于鄱陽湖被圍甚急介士韓成請服龍袍冠冕狂賊投水死圍果解及友諒平上念成忠賜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有司歲時祭祀

蕭王助陣

太祖率三萬騎戰于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以輔戰賊上大書蕭王二字隨大敗之蕭王意即漢鄭侯也

明朝小史

一之九  
二五八

友諒遺腹

帝克陳友諒俘其妻孥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聞氏可沒入掖庭未幾生子實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于長沙將之國聞氏語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為汝忍死于此他日當為父復此仇也故事諸王奉朝者皆止于宮中潭王朱觀入止宮不以禮自檢時國發兵反高皇遣太

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聖開城門抱其幼兒繞城

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閹王不見賊王因擲于城外達舉火闖宮盡焚其子投徑墮而死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為辭盡戮宮人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徐達急職除焉

諭偽周楠文

高帝平偽周張士誠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取奉令旨予聞伐罪救民

明朝小史

一之十  
二六九

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輊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當天卜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搆成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靈憲舉親而勅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投數十萬民漣漣塞黃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異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燒香之光振振

明朝小史

汝穎蔓延河洛故言既行凶謀逆莫燒城郭殺  
戮士大夫荼毒生靈萬端無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  
大勢而計之略無功效愈見揭擲賊事終不能濟  
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傳觀熱處乘勢而起或假  
元氏為名或托義軍為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  
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  
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興立  
功逆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士之力一

三二  
一之十一

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  
爰與開罪之師彭義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  
縛與觀既待不以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  
班民庶各安于里田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  
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  
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固于海島  
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金勢詐除于  
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侍制孫撫二也厥後掩襲

明朝小史

浙西兵不滿萬教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  
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苗直搗其  
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  
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連城相讓害楊左丞五也占  
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  
其丞相失帖木兒南台大天善化帖木兒七也恃  
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  
又甚于竄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興之同世亦

三二  
一之十二

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  
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并進攻取浙西  
諸據地方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城廩渠魁脅  
從因治備有條章凡有違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  
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  
歸附或棄職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  
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為  
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為鄉



里以金室家此興師之故也取有千百相聚拒  
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逮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  
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  
毋或自疑欽此陰已遣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  
出榜文曉諭欽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檄須該  
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許  
仕傑齎到

中原傳檄

明朝小史

一之十三

二八三

太祖北伐檄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  
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制天下者  
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之內罔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朕達人志士尚有冠  
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廢壞綱常至于弟收兄妻  
子烝父妻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  
婦長幼之倫實亂甚矣天人君者斯民之宗祖朝  
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

明朝小史

一之十四

三二

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  
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于  
是人心離叛天下起兵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  
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  
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  
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德祐  
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嘗有濟世安民者徒使  
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  
今河洛閭閻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  
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  
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  
華夏之祖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  
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兩抵巴  
蜀東連滄海南控越南湘湖漢沔兩淮徐鄆皆入  
版圖悉及南方盡為我有稍安食稍足兵稍精強

明朝小史

洪武印位詔

一之十五  
二九

控弦執矢目視我中華之民久無所主深聞疾心  
于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遼群虜拯生  
民于塗炭履漢官之威儀應民人未知反為我警  
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  
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  
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  
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茲補諭想宜知悉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  
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命運示終海  
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准甸庶民荷上天眷顧祖  
宗之靈遂乘遼虎之秋數英賢于左右凡兩淮兩  
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重  
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皆  
已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眾庶合辭勸  
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元年正

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  
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元年為洪武元年  
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大  
社大稷于京師以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長子標  
為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國初官名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曰尚書大  
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  
明初小史

一之十六  
二九

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曰侍禮郎曰引進使曰  
翰林院使學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右  
正言天門侍詔閤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人  
如龍中書四輔諫院儀禮司及改御使中丞大夫  
之屬

金陵城

帝築京城用石灰林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掌者以  
大尺分治之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

難沒土即集築者于垣中故金陵城最固

門帖福字

帝嘗于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為戲乃畫一婢赤足像西爪象譚然帝就觀已心喻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卽之遂于是夜着人以福字私貼字分之門明日招軍士大戰其無福字者蓋馬后淮西人故云江南風俗至今除夜猶以福字貼門

明朝小史

一之十七  
二二八

肉有腐痕

帝微時甚愛于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事幽之空室中絕食幾焉后竊以餅餽給之一日羹餅釜中將修洪為郭氏親信所覓遂納陳中其後肉有腐痕

山河已定

帝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于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未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狀

後潤之帝即據筆修成令玄素加潤玄素連日陞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操帝笑而唯之

蘇氏忠厚

帝微行至三山街一堰門有木桶假坐移時問堰何處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堰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詰朝臣曰張士誠于蘇人初無澤仁厚德昨

明朝小史

一之十八  
二六九

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氏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老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取富戶入京師多用蘇人蓋亦以此

封城陞制

國初辟神南仍舊稱洪武三年詔更之城陞神亦始有封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號顯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

神司淑惠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下之命所謂明有  
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居四方雖  
明習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寔鑒于衷思應天命此  
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天與神有其  
舉之承事惟謹某處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  
有超于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則狀神  
受于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  
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隸此郡邑靈祇所司宜  
明朝小史

一之十九  
二六九

封曰監察司民城隍顯佑公顯則威靈丕著佑則  
福澤渾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  
鑒于群政享茲祀典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饅頭給衛士

功臣廟凡遇祭祀饅頭徹來必散給衛士所以嘉激  
勸之意也

與梳為質

代王之母即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

母曰爾朱某耶人言爾為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  
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姪何如帝乃貽與梳為質王  
母亦以篋中裝贈行自是某姓及太祖即位子且  
長矣因携子及質謁上上令工部單設木宇居之  
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焉

土地供地

帝微行里市間遇一園子監生姚文英入酒坊帝揖  
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飯乎對曰祇次單單耶  
明朝小史

一之二十  
二九一

寄食耳帝因與之入時座客滿案唯供土地神凡  
尚餘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戎坐乃與生對席問  
其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  
室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是大邦大國  
大明君帝入舉其翼几小木命生賦詩生曰寸木  
元從奔刺成每于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  
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因探錢債酒家而去生  
不知為帝也明日忽召生入謁生茫狀自失既至

上答曰秀才懷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爾欲登重瑞乎遂命為按察使由是民間盡傳此奇遇林後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 大赦天下詔

元年八月十一日大赦天下奉天永運皇帝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昔者元政陵夷民失安養群雄蜂起疆宇瓜分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援旅軍與豪傑同志者思

明朝小史

一之二十一  
二九〇七

所以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利干戈所至強顏弱服大河之比以際南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軍士勞苦農民罹弊未有以安之賢人君子避匿巖穴未有以來之刑亂重典未有以平之供億煩重未有以紓之是用陰陽差謬水旱不時天災屢見朕甚懼焉爰布薄恩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自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陰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殺殺人但

犯強盜蟲毒魔魅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計者罪以其罪所有便民事宜條示于後一出征軍官軍人多有勞苦其家小仰中書省大都督府厚加存恤

一新附地面起遣到軍人少壯者永為軍士老疾無子充軍者聽從其便

一各處起到并陣亡病故軍人寡婦無依倚者聽

明朝小史

一之二十二  
二五二

從其便

一征進進軍詔書到日限一箇月以裏赴官首告官為賞給軍裝行糧送赴軍前其穿帶逃役者亦仰一体首告所在官司應行付報起遣還役若限外不首罪後如初

一大軍收附去處得到人民無問諸色人等不得妄加殺戮若有親屬給其完聚如無親屬聽從其便其來降者優加禮待

一民租稅水陸寫送送納京師實為艱難仰中書省輪差夫丁召募水手設法轉運務從利便毋致重困吾民

一今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從實踏勘實災租稅即與蠲免

一各處荒閑田地許令諸人開墾永為己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後並依民田起科抗糧

一鎮江府審通京畿供給頗重洪武元年租稅災

明朝小文

一之二十三  
二二九

熟不等有司不煩檢踏盡數蠲除次年夏稅亦

與優免

一各處人民屢因兵燹拋下田土已極有力之家開荒成熟者聽為己業其田主回鄉仰有司于附近荒田內驗數撥付耕種墾墾房舍不在此限

一山東河南兩浙開闢新附地面凡累代虧欠像官錢糧未徵到官者盡行革免

一孔子曲阜廟庭已嘗遠以祭其製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歷代舊以先孔子孫差

擬

一懷才抱德之士久困兵亂以遊若不可用心詢訪其實中送以禮共國治效

一學校選舉比國軍政未達與理仰中書省集議舉行務求實效無尚虛文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常加勉勵

明朝小文

一之二十四  
二二九

一各處流移人戶項因軍政量移地所詔書到日即令放還

一各處起列賢良官吏仰中書省量才錄用老病殘疾者聽從其便

一各處從流遷發者詔書到日即便放回其城寨頭目及已發充軍者不在此限

一項因戡亂刑出軍律未為平允仰中書省再行議究務從中典

明朝小史

一之二十五

- 一各處處決重刑須待秋後毋得非時以傷生意
- 一各處造作物料官給價值務要隨即對物支付毋得一舉料擾于民
- 一書籍筆墨農器等物不得收取商稅
- 一各處拖欠俸官錢糧自洪武九年正月以前未徵到官者盡行蠲免已入主典之手不在此限
- 一蒙古色目人氏既居我土即我赤子果有才能一體擢用

- 一蠲免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官為存恤
- 一京城被火之家仰中書省量加賑恤
- 一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令一丁侍養與免雜泛差役

- 一御史臺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耳目之寄肅清百司令后選選賢良方正之人以副朕意合行事宜仰中書省御史臺集議舉行
- 一民間凡有不使事理該裁不盡者有司明白中

舉事體者中書省即與施行重者集議聞奏於戲氏墜塗炭十有七年蕩析離居光載之氣于焉始復繼自今各厚爾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不其偉歟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老頭兒

帝微行京城中間一老嫗密呼上為老頭兒大怒至魏國公家逮室而行況吟不已時太傅在外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曰得非妾大員輩耶帝

明朝小史

一之二十六

曰嫗非也勿以為念亟傳令召王城兵馬司總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此邦呼為老頭兒何也即令籍沒此方民家甚眾

廢寺偈

帝遊一廢寺見錢外銜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墨痕猶新題偈曰大千世界茫茫苑苑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帝

為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 舊內之門

帝既營大內而以舊禁南賜中山王進詣馬后右曰

此帝王居也豈可如此太祖建夜書舊內之門曰

字扁早已懸之其事遂寢

### 御膳防微

帝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進羹

微寒上怒舉杯擲之羹污狼藉后耳畔微有傷后

明朝小史

一之二十七  
二三五

熱重進顏色自若

### 蒙然滿身

帝勤于庶政每臨食必筋糜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

書之綴于裳衣或得數事則蒙然滿身若懸鵲焉

### 常遇春祭文

常遇春全許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樞半至龍江

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曰自胡元季世天下大亂生

民塗炭未知所止朕奮起臨濠駐師和陽乙未之

春爾來依我同渡大江先拔采石即取太平建康

江東之地次第皆定自是以來汴馬未乾中宵未

解南破三衛西圍金斗遂與偽漢鏖戰鄆陽九江

之上射死偽主陳友諒攻圍武昌降其子湖湘悉

平南取賴城撫南雄南安北定襄陽旋師淮東自

秦至徐盡有其地東平浙右破姑蘇執吳王以歸

長淮東而大江南北功甚著焉丁未之冬得爾副

大將軍北征中原首下齊魯既取河洛旋定幽趙

明朝小史

一之二十八  
二一三

晉冀長驅入關撫定秦龍戰勝攻取英當其鋒逆

因北平有警乃興偏將軍又復北向轉戰永平大

寧至于開平悉皆底定十國封疆目首正統之君

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爾功懋焉雖古名

將未有過之者天下克一朕方將定功行賞共享

太平少副報功之意何其未遠爾云亡苟謂柳

河之川大我長城之將長令南還哀痛切心與誰

言哉將軍在時朕實所倚將軍既往將誰與謀不



過臨風興慨想其音容耳靈輒之至朕親臨真思爾之情言豈能盡尚饗

以金陵大梁為南北京

洪武三年八月初一日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為先居中夏以治四方立國之規模至重自趙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群雄分爭未見有定于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戎伍率眾渡江

明朝小史

一之二十九  
二九四

荷天地眷佑祖宗積德臣下宣志三軍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集混一之勢已成十六七年間凡儲種軍需百物耕織頻煩尤甚民無休息者皆江左一方受供給之繁遂至天下收平寧之效民初有助于朕其可忘乎頃幸大梁詞及父老皆曰若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天下咸服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所言乃合朕意可不從乎然立國之規

模因大兩與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大梁為南

北京于春秋往來巡狩駐守播告天下使知朕意

至于立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南京既報置安北京

其令有司次第奉行

設科取士限洪武三年五月十一日頒

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篇格惟務經

旨通暢限二百字以上易程氏朱氏註古註疏書

春秋傳古註疏詩朱氏詩傳古註疏春秋左氏公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  
二四〇

羊叔梁胡氏依洽傳禮記古註疏

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

第二場試經義論一道限三百字以上

詔語表箋內科一道

第三場試經文時務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

第三場畢後十日面試駢射書算律

駢觀其馳驟使捷

射觀其中數寡寡

書觀其筆畫端楷

算觀其來除明白

律觀其講解詳審見行律令

一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十字以上

一出身

第一甲三名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

賜進士及第

第二甲十七名從七品賜進士出身

明  
朝小史

一之二十一

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

一鄉試各省并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以五百名為平

其人材眾多去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選不及

數者從實充貢

河南省四十名

山東省四十名

山西省四十名

陝西省四十名

北平省四十名

福建省四十名

江西省四十名

浙江省四十名

湖廣省四十名

廣東省二十五名

廣西省二十五名

南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

明  
朝小史

一之二十二

一會試額取一百名

一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行修經明之士各就本

國鄉試有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

一開試日期

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

第三場

會試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

五日第三場

殿試三月初一日

一年一次開試

一于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

一各省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凡舉人各

具年甲籍貫三代本姓鄉里保縣申州州申府

府中行省印卷鄉試中者行省習解中書省判送

禮部印卷會試

一仕宦已入流品及曾于前充登科并曾任宦者不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三  
二四六

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民并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

一有過罷閑人史始優之人並不得應試

一應舉下第之人不許喧鬧撓拾試官及擅擊登聞

鼓違者究治

一凡試官不得將弟男子姪親屬徇私取中違者許

赴省臺指實陳告

一科舉取士務得全材但應闈設之初將射書算律  
未能編習除令科免試外俟三年之後務要全備

方許中選

額駭為基

帝于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康

濟乃命袁所誅額駭為基其臺立就

赤白船

帝與陳友諒戰于湖中時來白舟友諒以赤龍船厭

之及戰我許大使帝因利令以赤船戰因白船給

官督之用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四  
二五七

馬后員逃國

帝嘗為漢兵所逐馬后員之而逃太子松齡為之圖

及后薨帝慘不樂愈肆誅虐太子誅曰陛下誅矣

過濫恐傷和氣帝然然明日以林杖遺于地命太

子將太子難之帝曰汝不能執使無我聞孫以道

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

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先帝之君下有先

帝之民帝怒即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帝追之太

子探懷中繪圖遺于地帝發視之大恸而止

配享

帝以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胡大海配享晉王靈廟

宜興城隍

楊國興初名元避諱改令名太祖以其鎮宜興有功  
于民也遂封宜興城隍顯佑伯廟食百世

字式腰斬

帝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穿堂  
明朝小史 一之二十三

四句為字式太祖怒曰堂堂天朝何識語如此腰  
斬以狗彘生張信曰明人時為翰林修撰

封元後昭

三年六月十五日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有元之世何  
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壞由是豪傑並起海  
內瓜分雖元兵轉戰華夏終不能致此天意也然  
偶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為王霸觀其所  
行未合于理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是時朕年二十

有四擾攘之秋盤桓避難終不能居乃托身行伍

驅馳三年觀群雄無成徒擾生民朕乃率兵渡江

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强暴混

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今年六月初十日左

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

六日率兵至沙漢于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

八剌及其后妃并寶冊等知庚申之君已于四月

二十八日因痢疾歿于應昌大軍所在俘獲無遺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六

中書山言宜將其孫及后妃并寶冊獻俘于太廟

朕心恐之深有不忍其君之亡孫乎天運所運幼

孫若以獻俘加殃其身朕所不為也况朕奉元民

天下之亂實非朕始今定四海休息吾民于田里

非朕所能亦天運所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

是用播告天下所有事宜條列於後

一總兵官以禮獲送買的里八剌已至北平朕憐

帝王之後難同處民及首亂僭號來歸者特封

崇義僕從其眷屬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  
官民上故存元之祭祀

一 凡君之子愛猷識里達臘畏懼倉卒流離塞北  
豈不知天運已去人力難為若審度朕心等之  
左右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先帝王之禮使作賓  
于吾朝果能如是朕不食言

一 元君隨駕人員倉卒迴避者有之賢智者豈不  
自度曩者有兀無起係是外夷猶能胡越一家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七 二六八

況我中原歷代之君每居中國而統四夷非止  
一朝而已如果雷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  
驗材委用即今在朝諸色人物皆已官之朕言  
不謬

一 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趾  
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漢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  
中之君擁護兵于應昌政耳今彼祿位既終人  
心絕望指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要馬頭

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與換給印  
信還領所部本居地方羊馬孳畜從便牧養

一 迤北各枝諸王并愛為人等若違前元約束得  
安其生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夷無間  
姓氏雖六撫治如前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  
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

一 迤北達達百姓因元喪亂連年起聚軍人供給  
車馬差撥繁重朕甚憫焉朕令混一天下甲兵  
明朝小史 一之三十八 二五二

朕假借于前代今後迤北人民各安所居  
於戲君舟民水戰獲不常可不畏哉然禮德尚賢使  
民懷仁天下寧有不治安者乎故茲詔示咸使聞  
知

善哉善哉  
帝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戕尸骨滿舉過  
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戚撫掌曰善哉善哉  
伴為病顯

獄有款同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傳上  
願謂凱曰朕與太子之瑜何如凱頓首進曰陛下  
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已上以為  
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遂伴為病賴滿身塗污  
楹上曰吾聞類者不應痛乃以木椎凱凱笑上赦  
歸自樞木榻于床下久之上使人詔之凱慢坐對  
使者歌使者慮其狀以復命上不為疑已而上要  
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明朝小文

一之三十九  
二七二

### 民字形

帝以士氏所服四帶中未盡善因楊維禎言命製四  
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令士人吏民服之以異皂  
隸伶人之屬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上以手按促  
其後視之宛如民字形遂為定制

### 鴛字懸冠

都督俞事濮真東節死于高麗國太祖表其門曰班  
超群將志邁雄師其子興即襟襟封為西涼侯稍

長入朝為多士踴傷母夫人以聞上命御用監錫  
一王字牌懸與冠上每朝俾人知所避避

### 祭雲

前代多不祭雲以為雲即雨也太祖特列祀典

### 課業簿

帝始造鈔票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  
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耶焉后曰不然  
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太祖喜曰得

明朝小文

一之四十  
二一〇

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攜而為之果成遂令歲  
榆上方其後又以給軍衛糊為厭且給光祿為麋  
囊

### 不父之哉

國初李東正孔聖克辟爾其西歲女為質太祖命廢  
之以為不父者之哉

### 試官

國初方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

江淮府

帝初克隳江改名江淮府旋改今名

廣吉士分置府部

國初選廣吉士分置府部如乙丑進士于子仁為參

軍府廣吉士見劉三吾送行序永樂以後始隸翰

林院命學士教之

五字金牌

新國公康茂才子名輝年始十歲入侍宣太子清吉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一

大本堂上賜金牌賜新國武義公五字賜之

功臣三遇春

右丞相常開平忠武王名遇春大都督府事鄭榮陽

侯亦名遇春先金陵鎮江丹陽陞千戶者又有邵

遇春

鄉里子孫美談

元平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種比宋制每畝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種止作五合起科曰使劉伯溫鄉

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伯溫處州青田縣人

秀才頑

帝命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業業座皆以獨木為之

曰秀才頑使之堅厚毋敗吾業

聚粉錢

孝慈當幸太學賜監生家人聚粉錢後以孝慈願諸

婦不哭臨除之

造罪被刑圖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二

帝命國大辟因造罪被刑之狀于錦衣衛外垣俾人

得見以為懲戒

移民耕種

七年上以濠州鄉里之地兵革之後人少田荒天下

無田耕種村民僅多遷移江南民十有百萬于濠

州命官監督給與牛種使之開墾永為己業

黑氣滿室

宋國公馮勝國用弟也生時黑氣滿室若烟霧然經

日不敵

卒于姑蘇獄

國初將辱永安與國將呂珍戰敗拘幽于獄自戌戌十月至丙午七月丁未共十年竟卒于姑蘇之獄

國初重刑

帝聞國時其重辟自凌遲處死外有剝洗髒置鐵床沃以沸湯以鐵刺刮去皮肉有差令以鉤入脊懸之有稱竿縛置竿杪懸石槌之有抽腸亦掛架上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三

以鉤入穀道鉤腸有剥皮剝脂斷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恐有挑膝蓋有錫蛇遊等法迨作祖訓即嚴其禁

大功坊

帝于魏國公徐達既賜第京里又表其里曰大功坊一應諸司官員至此下馬其後易世各看臺以為不使逆謀去之止存其上扁額

預題一詩

帝欲文臣優禮武臣一日將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

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待首倡云宜

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

下五湖四海春融融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

改北平府

九年十月詔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

理勢所在古今皆然自群雄乘亂以來四方思治

惟功元綱已集疆土遂分執極斯民以定于一顧

明朝小史

一之四十四

乎華德造此至國行上天眷佑臣濟翊贊恭江

左平定中原略惟幽薊實彼本根命將北伐列郡

皆順已亥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取燕城胡君

遠遁兵無犯于秋毫民不移于市肆捷音來奏殊

副朕懷今改燕城為北平府命官七守海宇既同

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享安平之福尚賴內外臣

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所有事宜條示于後

一殘元父子遠遁沙漠其乃顏剌突等類素相讐



朕必不能容果能奮實天命御璧來降得以殊禮作賓吾家

一避兵人民團結山寨詔書到日並聽合還本業

若有負國叛逆者罪在不原

一殘元領兵頭目已嘗抗拒王師畏罪乞聚者有能率眾來歸量材擢用

一政官及軍民人等違國大軍克取之際倉上失措生離父母妻子逃遁他所果能自拔來歸並

明朝  
小史

一之四十五  
二五三

無罪責仍令究聚

一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人民向因兵革連年供

給久困弊政日歸附之後並仰各安生理趁時

耕作所有羊馬尊畜從便牧養所司常加存恤

一北平新附地面應有犯案及官有遺欠但係前

代事理並行革撥

一秘書監圖書國史典籍大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

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許赴官司送納

一自兵革以來南北路隔其北平府應有南方之

人願還鄉者聽從其便

一本附州郡總兵官明示禍福隨處招諭

一各處征進軍人其有降亡病故者仰所在官司

隨即埋瘞仍厚恤其家

一新附州城軍民官吏非奉朝省明文毋得擅自

明朝  
小史

一之四十六  
二四三

科取需索騷擾百姓以妨農務

於戲上體天心俾萬邦之威儀下從民欲合四海以

為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魚鱗冊

帝平吳後隕其城久不下愚民之附依氏且受困於

富室而吏為瓦守令取豪族租田薄付有司俾如

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至洪武十三年二月朔

始令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舊一畝科

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其後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復役往往以田產託親戚佃僕預之賦腳託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歎州縣數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說寄而害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生武瑄等往各處隨其統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某甲者民射廬田畝以量度之圖其

明  
朝小史

一之四十七  
二九三

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冊

### 官民服飾

二十三年三月申定官民服飾凡官民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衣自領至裳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格廣一尺袖口九寸著民儒士生員制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庶民衣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格一尺袖口

僅出奉公侯駙馬無武服同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格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著為定例頒示中外

### 恭究曆法

吳九年太史院使劉文成公平其屬高翼等上戊中大統曆洪武元年改院為司天監又置四回司天監是年十一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報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

明  
朝小史

一之四十八  
二九四

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雲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何都判司天監丞迭里月實十四人二年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曆法占天家三年定為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曆數

### 罰俸

國初工部尚書黃蕭生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令諸臣有過罰俸當始

于此

### 三等府

六年始定府分為三等皆因賦稅之多寡賦出二十萬石上者謂之上府其知府從三品二十萬以下者謂之中府其知府正四品十萬以下者謂之下府其知府從四品已乃並為正四品

### 三等縣

吳元年定縣為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為上縣知縣從明初小史

一之四十九  
二二八

六品六萬以下為中縣正七品三萬以下為下縣從七品已乃並正七品惟京師縣正六品

### 縣同一理

帝賜周安知饒州詩曰匡廬若穴善濟濟水陰無端  
孟彭嘉鯉魚同縣去遠洋周安都陽即一理

### 無雙第一

國初制度禮文多周安定擬其撰文或語命且千餘  
帝時賜對曰國朝殊畧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

### 百歲衣

宋濂于洪武十年二月致仕將行皇太子贈以衣三襲帝問曰卿今年幾何吳曰六十有八上曰歲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

### 中書省

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問白中書省又明年殺右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

### 壁帖

明初小史

一之五十一  
一八一

帝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節其字粘之壁甲乙治之  
裁斷如流壁帖一日數易

### 巡撫之名

二十四年初遣皇太子巡撫陝西巡撫之名實始于  
是

### 七月生

宋濂在姬七月而生六歲為詩歌有奇語捧筆立就  
人呼為神童

歌字

國初凡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俱書聖旨二字未幾詔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不改

四六式

六年六月嘗禁四六文辭欲撰表以柳宗元代柳公辭謝表及韓愈賀雨表為式

二十六子

明朝小文

一之五十二  
一之五十一

帝有二十六子長曰懿文太子次秦府次晉府又次即成祖文皇帝次周府楚府齊府潭府趙府魯府蜀府湘府代府南府遼府廣府靖府寧府岷府谷府韓府瑞府安府唐府即府伊府皇子攝

改封

帝第五子初封杭州為吳王後以浙江財賦重地改封開封為周王

一秦寓十字

金華宋景濂年已七十猶能于一秦上作十餘字人以為不飲酒寡嗜欲所至也

饒州二歌

同安知饒州後入覲氏為之歌曰千里孫蕪侯來之初萬姓耕田侯去之日既而命復守饒州復歌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

長興

湖州府長興縣元為長興州太祖于丁酉二月取之

明朝小文

一之五十二  
一之五十一

改為長安州曾于此立永興翼元帥府

硃牌錄八字

癸卯九月太祖平偽漢還建康諭功行賞既賜廖永忠田又賜硃碑錄金字八口功起群將智過雄師以旌之按此事與元節牒真同但一表其門一佩諸身也

賜過于券

永昌侯藍玉征北還諭功行賞擬封為梁國公適有

發其私元主北者帝聞之大怒事中止至二十一年思念其功改封涼國公仍舊是過于恭

### 棄妻逃回

太祖初得諸暨謝再興以諸暨叛守臣若李夢庚等皆被執總管姜汝明獨棄妻子走回太祖嘉其忠義遇之甚厚為娶妻焉

### 觀音保

濟國公丁德興子名志字是節幼時見太祖太祖曰明朝小史

一之五十三  
二二七

觀音保有父風特賜優恤觀音保是節小字也

### 劉林臺

上官劉林以武任涼州衛百戶先是怕不兒等逃叛攻掠涼州林擊賊至城西實融臺力戰而沒太祖嘉其忠勇達恭于臺下人皆重其忠節因改名其臺為劉林臺

### 步行十三

吳元年冬太祖念七 漸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屨

竹藤凡諸子出城稍遠為行十七步行十三七子即懿文太子泰慈王晉恭王成祖周定王襲昭王齊庶人也

### 警馬同

親騎前街指揮周顯慶州人守禦東川民夷安之嘗以軍事起召懸鈴馬德查夜馳數百里人號為響馬周

### 命染髮預

明朝小史

一之五十四  
一八五

二十三年楚雄府指揮使入朝帝憐其老命太賢為

### 染髮預

### 親暴烈日

太祖親總師于盧龍山與陳友諒戰時酷暑衣紫茸衣張蓋見士卒流汗即命撤蓋親暴烈日中由是士氣咸奮

### 中立府

鳳陽府初為濠州帝曾改為中立府

隙地種蔬

帝一日還朝皇太子詣王侍上指宮隙地謂之曰  
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觀遊念不忍傷民財力  
營自奉耳令內侍種蔬其中

平路修行像

太祖官制翰林推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餘進士選  
為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近者亦四五年有不  
堪者復除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遊  
閒暇小史

一之五十五  
二五三

自如古謂之王堂德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名為  
人生德餘為平路修行像

牙朱

帝一日召僧朱復賜食復謝恩詩云淇園花雨曉吹  
香子挽袈裟近御床閣下影雲生堆尾座中紅鼎  
動龍光金盤蘇合木珠域王竺醍醐出上方稠座  
湛承天上賜自然無德頌閩唐帝見詩大怒曰汝  
詩用珠字是謂我牙朱耶又言無德頌閩唐是謂

朕無德雖欲以閩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欺  
大膽如此遂斬之朱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  
詩文與高僧宗泐齊名者

溫涼藥石

帝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脚僧詣  
闕下云天服尊者及周顯仙達進藥視其藥一曰  
溫涼藥二斤一日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  
磨藥注之沉香醃以服帝服之熱病遂愈  
明朝小史

一之五十六  
二四三

淮海府

揚州府太祖初得時城內百姓祇存十八家曾改曰

淮海府

二十字定名

帝以子孫蕃眾命名慮有重複乃于東宮諸王世系  
各擬二十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  
字則臨時定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  
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

序載翔常由慈和伯仲簡靜迪先獻是已

賜朝鮮秀才詩

帝賜朝鮮國秀才權近詩三首其一題賜韓江云

綠江清界古封疆無詐息樂時難遁逃不納千年

詐禮義成修百世功淫代可稽明我冊遠征須考

照道蹤情懷迨到天心處水勢無波成不改其二

題高麗古京云遠移古邑市荒涼蒼蒼盈時過客

傷園苑有花蜂蟻蝨殿基無主先為卿行商柱道

明朝小史

一之五十七  
二之八十七

從新郭生曾移居泰昌坊此是昔時王氏業檀君

遊久幾更張其三使經遼左云入境間耕滿野謳

龍兵將種幾經秋樓憑邊鐸生銅綠樓臺烟薪化

土丘驛吏喜迎安遠至驛人所道穩良遊除天極

地中華原未泰盈時歲歲收

郊祖米文公

帝始與諸臣議修玉牒欲祖米文公一日見徽州有

姓米者為典史問其累父公後乎其人對曰非也

帝心頗悟彼一典史尚不祖米子而我國家又可  
祖乎竟卻眾議

欲易太子

帝嘗欲以燕王為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

下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帝皆降為

博士尋復之其事遂寢秦晉二王太祖第二子三

子也燕居第四故云

辟薦科目

明朝小史

一之五十八  
二之八十八

帝在位六年龍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

懷材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辟舉于朝

而各省貢士皆令舉業太學以次除用

釘銀白絲

十八年乙丑科上夢殿前一巨釘銀白絲數條悠揚

日下及拆首卷乃花輪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

顯卷姓名與夢符且顯字日下雙絲也遂擢狀元

聖旨恩榮

二十一年狀元任于泰湖廣襄陽人係太祖親握且  
曰新狀元得人初有司立牌坊以崇之故坊上特  
揭聖旨二字他坊惟思崇小局

兵部門無署榜

金陵各衙門皆有署榜獨兵部無之帝于一夕遣人  
偵諸司皆有署街惟兵部無人乃取其榜去俄有  
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帝召部官問誰當  
直對以職方司又問奪榜吏為誰即職方司史也  
明朝小史 一之五十九

選錄官與卒即以此史補其官竟不復補榜

溫樹

宋潘居家置溫樹二字于居第人問及中朝事者輒  
指示終無一言

漢蜀二王

帝平漢封友諒子懷理為歸德侯友諒父普才為承  
恩侯友諒兄友富為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  
贈南康王蜀主明昇既歸封為歸義侯其後洪武

五年遣元提密使延安答理昇于高麗奇才  
從除

踰于丹青

帝嘗命博士熊鼎題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  
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間曰前代宮  
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踰于丹  
青乎

以意辭字

明朝小史

一之六十  
二二二

帝心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  
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  
作則上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生者僧  
也以我嘗從釋也先則摩髮之謂矣則字近賊罪  
坐不赦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  
諱乞降表氏帝因自為文傳布天下

封鼓勸農

帝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眾鼓鳴



皆會四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  
縱其怠惰不勤農者罰

### 勸高皇帝即位表

吳九年十二月癸丑左相國尋善長奉文武百官奉  
表勸進曰伏以開基厥業既宏盛世之興國應天  
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虹日方升蓋聞  
以道化民者謂之聖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  
于庶物用光建乎鴻名由是總百王而立國家定  
明朝小史

一之六十一  
二九一

四海而總綱紀事聞在昔運際當今欽惟殿下勇  
智曰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之  
水火擁樓船而西上擣子東甌而出迎命將師以  
東征偽主來身而就縛由是天下歸赴若江漢之  
朝宗邦域肇隆有金城之鞏固既膺在躬之曆數  
必當歸御于宸居上以答于天心下以符于人望  
冀爾從衆請早定尊號臣等是合群情躬中勸進  
對明廷而虎拜仰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泰贊兩

間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  
進以聞

### 蒼北出整

元至正二十一年太祖下統州見長沙王廟壁畫松  
題曰蒼北出整復有詩曰無人無俗懷寓此蒼龍  
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雲物乃胡閭華也召見之  
越八載太祖即位之四年即奉秀才胡閭與馬太  
祖一見即曰此秀才是題詩鄱陽廟者隨授都督  
明朝小史

一之六十二  
二九二

### 府都事

### 臂折猶指

丞相胡惟庸有逆謀舉言所居井湧醴泉請高皇帝  
觀有太監雲奇守西華門適其策利知逆意慮必  
有禍急走街驛勒馬叩言狀氣方勃呼因奇奉南  
粵人古新不能達太祖怒其化譯令左右撻挫亂  
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太祖乃悟登  
城眺顧見壯士披甲伏盾惟聞數臣亟返後殿罪

人就擒呂奇則息絕矣太祖追悼其志賜贈葬令  
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太平門外鐘山之西

### 往宣佛教

帝在位五年謂劉基曰日本英國非北胡心腹之患  
猶蚊蚋擊寤目覺不寧聞其俗尚禪教宜遣高僧  
說其歸順遂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字仲猷南京  
瓦礫僧無逸字克勤往彼化其來貢將行天啓住  
持曰明宗勅賦詩餞別詩云帝德廣如天聖化無

明朝小文

一之六十三  
二九六

道適重譯海外國貢獻日賞委惟假日本王稱達  
沙門呈寶刀與名馬周致臣服意天子鑒其表復  
命重乃事由彼尚佛象亦以僧為使仲猷知心宗  
無逸寓經義二師當此任才力有餘地朝辭闕闕  
門夕宿蛟川洪鉅艦揚獨帆長風天萬里如鯨不  
敢騎馮夷效驅使滄茫野山一髮青雲際王臣  
聞詔來郊迎互欣喜時刻揚帝命次乃談佛理中  
國師法尊遠人所崇禮況茲將命行孰有重于此

明朝小文

一之六十四  
二九一

海天渺無涯相念情何已去去善日持願言獲終  
始此詩待獻于上聖覽賜和詩云常聞古帝王同  
仁無遐邇鑒額蓋來賓戎今使臣委仲猷通法玄  
倭夷雷往至于吾化山人不負西來意爾僧仗遠  
方毋得多生事入為佛弟子出為我朝使珍重蒲  
眾經勿失君臣義此行非瀚海一去萬里地既辭  
釋迦門白日宿海濤襟袵掛飛帆天風駕萬里早  
心勿憂驚目然天之仗休問海茫茫直是尋根際

又見始

明朝小史二卷

洪武紀

樓三舍人

帝敗陳友諒于鄱陽湖死者數十萬及還擁覽樓于湖寬魂憑之遂能為妖舟人必祭石則有覆溺之患號曰樓三舍人

鎖柱住

乙丑正月帝夢一人長身廣肩器宇偉然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鎖柱次日即命羽林衛百戶潘雄宣訪果得鎖柱于朔方命為將軍

明倫小史

二之一

永隆雨

二十五年下渡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蘇州尹山寺僧永隆請笑身以救免帝允之敕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堂永隆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

蘆城赤隱呂

張著



早以此香祈雨必驗乃東炬自焚骸骨不倒異者逼人群鶴舞于龕頂帝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帝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帝曰此真永隆雨

中山王大門

帝賜中山王徐達第于京師將落成其大門初漆灰布帝幸觀之贊曰好了至今已傳數代不改加細

明倫小史

二之二

漆

樣房

帝嘗幸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須大宅第即于刑部尚書間濟初為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為式俗因呼為樣房

禦中單

戊戌十二月帝遂寧起七無富民子弟夾宿衛名曰禦中單

吾家舊隣里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特築周垣所司奉民家墳墓

在傍者當外徙帝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

外徙如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

出摘原籍

十七年秋試應天中式者二百二十九人<sup>內</sup>多國子

生帝悅命有司出摘于原籍以旌之

常春府

明朝小史

二之三  
二九

至正丁酉三月帝得毘陵改常州路為常春府以高

復權知府事

天興建康翼

帝初得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

軍大元帥府于城內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

明白先生

帝在位求賢致治王以極明經學古史為國子監學

正召對皆稱子嘗以老學士呼之宋濂稱為明白

先生

一時二守

帝平吳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與太后議因言

惟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辱本忠勇可武

衛今在散地后勸費用之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

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叩頭謝且請上旨所在帝

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

惟卿觀公忠強幹可為朕一守又顧本言爾乃我

明朝小史

二之四  
二〇二

好兄弟託得爾其皆無辭二臣拜領特辭出帝曰

且住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攜酒果以從帝

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製文相誓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年逾七十嘗附大火燎脇下衣

至膚始覺帝聞之製文誓訥曰脇者脇也豈爾居

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為政致神怒若此耶訥頓首

新謝

馬如來

馬太后既薨臨葬期風雨雷電帝甚不樂忽召宗廟

主帝曰后將葬如此雷雨何泐即應聲曰雨落天

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焉如來帝甚

悅賜訥白金百兩

號房無門限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成賢門門字無鉤

帝嘗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先是

明朝小史

二之五  
三九

唐孟舉書門字有鉤即以粉塗鉤畫

六妓館

帝在位不禁官妓惟扶妓飲宿者有律特于京師聚

寶門外建官妓館六樓以安達人一日來賓一日

重譯一日輕煙一日淡粉一日梅妍一日柳翠諸

司每朝退即相率飲于群樓

擊壤題署

帝造中山王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預兄

弟華墓過之間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北魏

闕公賜第也良乃乘醉擊壤題署有司以聞明日

二吳入朝帝怒問何故壞吾坊良對曰臣等與徐

達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帝

笑曰勿性急即令有司于其所封地建宅二區賜

之今在江陰縣城內良居前稱前府補居後稱後

府

埋磐臺下

明朝小史

二之六  
二五

太學初成帝幸觀之怒某處太侈即命埋磐臺造部官

李尤鑿于磐臺下

辨尚書註誤

帝聖學超群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陽下民二簡察

沈註誤嘗問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答祿與權仍以

朱熹新說對帝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少置吏覓

焉可相儒生腐誤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

士劉三吾等改正為書傳會通劄示天下學子曰

明  
朝小史

二之七  
三二

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  
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  
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  
其行于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  
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  
宿之西一文許盡一夜則太陰週而東矣蓋列宿  
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  
右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

明  
朝小史

二之八  
二六八

何數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保彞和洽使強  
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  
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于天而君但安安自  
若奉天動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  
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實璽數

元年正月設尚寶司凡寶十二曰奉天之寶以鎮萬  
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旁曰皇帝信寶  
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  
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諸兵曰制誥之  
寶以識詔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  
以識黃運勅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軍駕曰  
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  
訓迪有司又扈衛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未大土  
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  
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

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  
稽直辛凡牙牌之號五曰黜親文武樂以祭朝祭  
凡祭牌之號三日皆供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  
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潔祀壇凡符驗之  
號五日馬水通達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 掩骸

帝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開爨屍之氣安曰古  
有掩骸埋屍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狙于胡俗  
明朝小史

二之九

或焚之而投骨于水中於心何忍帝曰此王道之  
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

二之七

### 祭帝王于各地

四年二月歲祭古先聖帝賢王在河南者十陳州祭  
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  
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光宗真宗仁  
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八須成  
縣祭唐光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

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

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都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  
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  
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  
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

宣宗

### 祭城後

明朝小史

二之十

二之九

帝在位嚴革有司之為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縣城  
役

### 不服樂先見

高太后病劇不服樂帝強之不可問其故對曰妾聞  
死生有命雖虛扁何益使妾服樂不效寧不以妾  
故殺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也帝曰弟服  
之萬一有不效當貸其死后終不肯服而薨  
書詩屏間

帝平日極喜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有暇則吟  
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  
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  
除休光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  
華何處在兩花煙草石城秋

因定海改寧波

十四年徽鄞人單仲友至京師備顧問因言本府名  
明州與國號同請易之帝徐思之曰汝言是也復  
明朝小史

二之十一  
二七三

詢仲友山川識緯甚詳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有  
狀元橋蓋因識得名而童謠謂狀元出定海以臣  
觀之二邑素無頓異將有符耶帝聞定海之名大  
喜曰海定則波寧宜改名寧波

王保保來耶

元既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淮撫鄆帖木兒即王保保  
也帝嘗問諸將曰我朝孰為好男子群臣曰常遇  
春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也帝曰未若王保保

斯所謂好男子也帝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  
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豈而  
違掌德王保保來耶至今遂成諺語

朝服雨衣

帝一日退朝見二內侍以乾靴行雨中怒責之曰靴  
雖微皆民力所自出何不愛惜而暴殄若是令左  
右敕之因勅百官朝遇雨皆服雨衣

正禮儀風俗詔

明朝小史

二之十二  
二七六

五年五月下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明以時庀爵祿  
播衣服始創民居食焉五帝之教以仁義不遵道  
三皇之良規益本備之時宜當時之君示其所以  
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于漢唐宋增減損益  
用乃稱昌民受時又家和永康朕蒙皇天后土之  
思命統天下祖宗之靈百神夔祐得正帝位紀元  
五年朕本草茅之士失習聖書況摧強撫順二十  
有年嘗無寧居一藝粗跡故道理未曉民不見化



市井鄉間尚然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乎茲有所示諭爾臣民詔書之後敢有不遵者治以如律今將條章事宜開列于後

一最因元末大亂所在人民或居鄉里或避難他方勢孤力弱或貧乏不能自存為庶民之家所奴者詔書到日即放為良毋得羈留強令為奴亦不得收養大者違者依律論罪仍沒其家人口分給功臣為奴驅使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

明朝小史

二之十三  
二七九

此限

一城市鄉村若有殘疾老幼少壯男子婦人一時不得已而乞食者本里里長及同里上中人戶助以資給是工商聽其工商是農民聽其農種候其培養成家復還人戶所資之物有司常加檢察毋令失所此即古之薄保相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之義也爾民誠能遵守而行他日爾之子孫或有貧乏同里亦必能相助借矣敢

有見乞食之人不行資給者同里上中人戶驗其家所有糧食除存留足用外餘沒入官以濟貧乏若遇旱潦饑荒人民流移者不在此限若隣里果有富實好義願行出物贖給者有司具實以聞

一孤獨殘疾不能生理者許入孤老院官為依例贍養如或出外乞食鄉市人民聽以餘剩之物助養其生敢有蓄焚者有司以聞嚴論誣告者

明朝小史

二之十四  
二八〇

抵罪此等殘疾之人如或痊可願出為民入籍者聽從其便有司毋得羈留

一鄉黨序齒從古所尚今後民間士農工商人等凡平居相見及歲時燕會揖拜之禮若者先施坐次之列長者居左如佃戶見佃主不論齒序並行以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止行親屬禮

一鄉飲酒禮廢缺已久宜令中書省詳定條式頒

行遵守使氏歲時燕會習禮讀書讀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教故長幼之節

一古之婚禮結兩姓之好以重人倫近代以來專論聘財染習奢侈宜今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務莊崇尚節儉以厚風俗違者論罪如律

一古之喪禮以哀戚為本治喪之具攝家有無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物炫耀殯葬及有感于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

明朝小史

二之十五  
二七六

今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如律

一今後蒙古色目人民既居中國許與中國人結婚

婚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兩家男女俱

沒入官為奴其色目欽察若中國之人不願與之結婚婚姻者聽其色目欽察自相婚姻不在此

限

一兵興以來所在人民拋下產業逃避他方天下既定乃歸鄉里中間若有不力少而舊田多者

不許依前占獲止許儘力耕種到頃畝以為己業若有去時丁少歸則丁多而舊產少者許于附近荒田內官為驗其丁力撥付耕種為業敢有以舊業多餘占獲者論罪如律

一曩因中國衣冠服于胡俗已常考定品官命婦冠服及士庶衣冠通行中外俱有定制惟民間婦女首飾衣服尚循舊習宜令中書省集議冠服定制頒行遵守務復古典以革舊習

明朝小史

二之十六  
二七七

一僧道之教本以誘民為善近代以來凡為僧為

道過民間修齋設事之際男女酒漿飲食肉

甚非所宜宜令有司嚴加禁約違者治罪

一福建兩廣等處豪富人家多有乞負他人之子

閹割驅使名曰火者敢有違犯以閹割抵罪沒

官為奴

於戲風俗頹靡胡禮拘焉再整彝倫務遵先王之法恤念孤寡實為善政之先願以德導愚澤未及

虞未盈六軍四成尚慮未悅下民之心恐胎上天之怒風夜祗懼若履淵冰咨示臣庶體予至懷期禁擅儀之風永底承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 高麗人登第

四年辛亥科高麗國來入試者三人惟金壽登第授東昌府安丘縣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遣之其國以為南朝中式人材遷仕宰相登科錄曾刻金壽錄策一篇

明朝小史

二之十七  
二五七

### 親作衣鞋

太祖定都金陵與吳漢接戰無虛日馬太后親率妾媵浣衣鞋助給將士至夜分不寐

### 鐵船軍

帝于公侯伯各賜卒百二十人為從者曰奴軍至二十三年年老賜歸設百戶一員領其軍以護衛之給以印冊俾自耕食于是親國間國曹國末國信國賴國京國諸公以及西平江夏長興江陸東平

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金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船軍

### 袒胸受箭

帝覽孟子至草芥冠響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詔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跪入諫與觀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有餘榮帝見其誠懇命

明朝小史

二之十八  
二五七

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之配享于是得不廢

### 網巾

帝嘗微行以察民間情偽一日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寬下網巾問曰此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帝去明日朝麗特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此

癡兒子

帝以宋濂失朝欲誅沒其家太子泣諫曰臣愚慙無他師幸陛下哀矜裁其死帝怒曰侯汝為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自殺人何與汝也因編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易者皆斬之日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救濂死

水陸齋表文

明朝小史

二之十九

僧宗泐性頗慧帝甚愛之忽令其養髮髮成欲官之泐固辭乃止嘗戲命往西方求經典泐不敢辭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遙拜之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到也泐曰明天子命往覓經惟老師指教老僧曰母行祇自勞耳為我致書明天子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帝發書觀之乃帝即位時作水陸道齋以答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帝尤之乃止

皮場廟

帝治貪官法律甚嚴職至十六兩以上俱剥皮貫草凡府州縣衙所衙門之左特立一廟祀土地為剥皮場名其廟曰皮場廟又于公座傍置一剥皮貫草之袋

考績三等

十一年令考績殿最分為三等稱職無過者為正等特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為中等宴而不坐有過且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

不稱職者為下等不預宴叙立于門候宴畢而出然後退

大本堂記

太祖嘗賜懿文太子白玉印方一寸二分曰大本堂記

整客匠

太祖時整客匠杜英專事上梳拂修甲一日帝見其以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帝問將何處去對曰

聖體之遠豈敢狼籍將歸珍藏帝曰汝何詐耶前  
後吾指甲安在對曰現藏奉在家帝留社命人往  
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頃香燭供  
其前比奏上大書謂其誠謹知禮即授太常卿

### 玉璫

帝微行口占紅霓詩云誰把青紅線兩條扣雲扣雨  
繫天腰命貢士彭友信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  
命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帝大悅明日即授北  
明朝小史

### 平布政使

####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  
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純兵之徒  
爾劉基再作平蜀頌一章與傅將軍廖將軍千萬  
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此在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贊揚若  
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

二之二十一  
二六九

### 明朝小史

史政豪傑念爭吾永人後偶獲多兵訓練為我調  
用有時命將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辟  
雄敵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  
之孩童員固不服陰生詭計說誘諸洞蠻夷為我  
遣氏惠于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  
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瞿塘戴壽以合蜀軍  
民與之夾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  
當年冬額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繼階文道  
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其鋒戴壽者恃瞿塘之  
險選老弱守之蓋拔堅固之兵西行與額川侯戰  
道逢額川侯一戰戴壽被虜再戰困逼成都其攻  
瞿關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額川侯木牌書  
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  
進乘機破關搗虛而至偽京師幼主明昇銜壁率  
文臣詣降戴壽為傅將軍生擒于成都于是中國  
清寧論將之功傅一廖次低昂定焉

二之二十二  
三〇八

明朝小史

天佑我邦  
出師以律  
馬嘶蹄踏  
惟我頓侯  
羌人稽首  
勞我軍行  
藝爾戰壽  
戰披靡

旬日困逼  
傳將功就  
天生廖將  
江風浩浩  
泊舟連壘  
生俘偽主  
遣使飛捷  
天產名將

食足兵強  
將忿揚揚  
畫角聲張  
智勇難量  
壺漿道傍  
綿漢是降  
率眾來當  
拒城且藏

諸軍請降  
再歇瞿塘  
與傳成雙  
起我旌幢  
直破瞿闕  
市肆無干  
一刻數關  
兵出農閒

二之二十三  
一五六

非朕有能  
有臣在南  
生而能文  
為我採擇  
遮陰帽

寶由天鑒  
家居括蒼  
舉筆何難  
翻翻班班

帝在位嘗許監生戴遮陰帽  
士不樂仕

帝新定天下以重法繩臣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詔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四  
二〇二

求賢才悉集京師甚至家有好事之子恐為鄰無  
所知反督耕于田畝

誅戮官員

帝在位十八年凡臣下稍有過失者盡行誅戮其事  
見于任蕭安石子孫勅命中其詞曰朕自即位以  
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効忠貞  
任用既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  
可恕以互內外官僚守職推艱善能終是者寡身

家誅戮者多今爾蕭安石于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給爾以符改任廣東鹽課提舉司廣州鹽課大使以至身沒于官有司繳符到合爾能律身以廉恪供乃事於戲朕揣其職雖微而能始終保全亦厚幸焉今特轉符給爾子孫以光先世宜令准此

### 要所塘宮第一枝

江西泰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國初登第高皇問其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五  
二三八

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習班機當年製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純鋼斧要斫塘宮第一枝

### 翰林院橫列

金陵文武各衙門牌匾俱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

### 三字橫列

### 鼎石

鐵柱河南鄆州人由國子監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奏封詳明太祖喜之賜字曰鼎石凡法

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柱致仕致坐

十二年冬詔致仕官居家與人叙坐惟于宗族外祖及妻家敘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爵同則叙齒其異姓無官者相見不以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數有凌侮者論如律

### 衣食寓諫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六  
二四九

帝嘗盛怒有譴請太后度不能解乃衣微時所服衣服取投襦置懷中出寢上前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此主昔所嘗食也帝為之惻然怒遂稍息

### 別號生罪

陶尚書凱浙江臨海人有高才國初應聘起修元史選授太子書除翰林院應奉文字三年題拜禮部尚書凡稽古禮文之事多所論定而詔令封勒歌頌碑碣時時命撰著文章遂感傳于時建奉先殿

于乾清宮左令起居註記言動令臺省府置銅樞簿錄時政皆凱所建白也後出為湖廣參政致仕召為國子祭酒尋老自稱耐久道人帝聞之大怒竟坐罪

### 嘉瓜張氏

五年句容縣張觀之國產嘉瓜並帝辟臣上進太祖自為作贊不以祥瑞自居群臣亦多為讚以諫其美天下稱為嘉瓜張氏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七  
二六

### 失期異市

太祖嘗下詔闕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陛下詔闕租稅天下幸甚今復稅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乃無錫人去京畿不遠帝刻期六日復朝其後衡七日失期帝怒曰朕不信于天下爾不信于天子遂命棄市

### 正定神號

洪武三年六月初三日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足華夷大統已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于禮孝緒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歲鑿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貴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惠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八  
二一四

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借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數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華去其孔子喜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為當用攝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制各神名



號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  
明朝小史 二之二十九 二六

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之稱

一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

司母得致祭

於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既同其分當正  
故茲詔示歲使聞知

開科授官

洪武三年庚戌科初開科目應天凡就試者一百二

十三人中武者七十二人未及會試悉授官有為  
監察御史者

春夏榜

洪武三十年丁丑科試官劉三吾白信福取宋瑄等  
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登第者及人對以福  
建陳郊為狀元應天尹昌隆為榜眼浙江劉仕諤  
為探花下第者以三吾等南人為言上怒命儒臣  
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子是侍讀張信侍講  
明朝小史 二之三十 二三八

戴與贊善王俊華司直邵張謙司經校書嚴叔載  
正字董貫長史王章紀善周衡着輯及鄭昌隆仕  
諤各閱十卷或言劉白鶯信等以陋卷進呈上聞  
卷益怒親試策問又取山東韓克忠為狀元王恕  
為榜眼山西焦勝為探花共六十一人皆北士也  
考官信等俱磔殺之郊等亦伏法削籍故世稱春  
夏榜又謂之南北榜

諸王宮城制

城高二丈九尺下濶六丈上濶二丈女牆高五尺五寸城壕濶十五丈深三丈正嚴基高六尺九寸月臺高五尺九寸正門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南二尺五寸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後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門前後殿四門有城據立杜預山川壇于王城內西南宗廟于王城內東南改端靖為龍王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城四門東曰體仁南曰端禮西曰道義北曰廣智俱

明朝小史

二之三十一  
二八五

覆以青色瑠璃瓦宮城週回三里三百九步五寸東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丈二寸五分

### 魏國公鐵券

徐達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左丞相追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自古帝王報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

能率統而成大功如漢唐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効力之將比之豈有過吾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清江漢殲楚雷掃而斯席據中原威聲所振直連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附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大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極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跡愚昏

明朝小史

二之三十二  
二八二

達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威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歟

### 曹國公鐵券

李文忠泗州盱眙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

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思人生天地間思親之深者莫過骨肉此天性自然不待教而能也李文忠為吾姊氏所生朕勅業以來爾自幼提兵食極全華閩省嚴戍勦苗獠于烏龍却殺兵于諸壘所互擄取有方人懷爾惠連年戰勝不聞為敵所侮比者再入既聞剽平餘寇進征薊比屢奉捷音繼乃班師應昌得元之遺子暨寶冊以歸威鎮沙漠峻功益著朕與爾親則勞舅與爾前役之功

明朝小史

二之三

六七

當興功臣同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舊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歲爾瞻于我如母有焉當恪守忠節光輔帝室永延世祿與國同久

衛國公鐵券

鄧愈泗州虹縣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封衛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觀江海之深淵為神龍出沒之所蓋由其波濤洶湧人莫能窺其淺深神龍得以運用于其間于是奉天時而出興雲致雨代天澤物有益于民此雖龍之能神亦由深淵有以資其神而然也朕起自草萊與群雄並驅獨居江左周迴皆勦敵爾愈從朕戰勝之後守山越鎮襄陽兩處方面雖有敵人未嘗輕犯其境爾之智如淵之深不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四

三〇七

可測也及號令三軍所向無敵威聲之震若洪濤洶湧而人莫敢視是以守護邦畿人何知我所為故得臣論籌謀遠成帝業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舊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歲安不忘危慎終如始恩相從之惟舊念成功之多艱垂訓後人永延世祿

中山侯鐵券

湯和鳳陽人授開國輔運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思猛將助興王運如雲之從龍于太座赫然而滿于兩間神龍變化于其內人莫能窺頃刻雨天地通和民物皆遂其生此雖龍之化實雲之助也朕起自草萊將多鄉里爾和以英毅之資勢若熊虎自朕度居江左以爾列守毘陵時始蘇末下其兵銳

明朝小史

二之三十五

彼爾獨當之彼欲知我所為爾能巡捕謹嚴防禦周密國之事情彼終莫測故我得施其運用豈非如雲之從龍乎自是西克永新東取姑蘇皆爾著勲隨授以征南將軍兵至所東入閩悉歸版籍及副征山西陝右所至効勞熊虎之將可謂稱矣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惡皆遵前代帝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

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勲於歲東忠効力為藩鎮于邊陲際遇方今寶千載之一會尚其宜爾勤勞訓及子孫以保祿位于永久

韓國公鐵券

李善長度遠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古之帝王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成德加于四海而天下

明朝小史

二之三十六

定矣朕起自草萊提三尺劍率衆數千於群雄時朕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于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備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况刺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忌諱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其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積胸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于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

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跡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勲於戲慎終如始以仁義忠孝訓及嗣人必圖後輔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歟

### 宋國公威奏

馮勝定遠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明朝小史

二之三七

大夫右柱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勲業之君必有親同骨肉痛若股體之將使之周旋左右出入以防奸詐遂得保全其身施行造化以有天下即是而觀其功不小朕自渡淮江以來爾兄馮國用實與親軍導從有方動合古道俄而因疾長逝朕念其勞追封為鄆國公爾其子幼又以爾勝繼之爾勝十餘年間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征戰則建介身之功敵犯龍江

孫保于永世明朝小史

二之三八

帥群兵而大挫群寇副將花<sup>七</sup>伐屢克捷而平定中原宣力內外位成混一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跡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以忠誠夙夜事朕累除奸惡爵祿之崇由爾勲勞而致尚其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訓及子

### 六安侯鎮奏

二之三九

王志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六安侯食祿九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龍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王志與朕同里當起兵之時即采事朕從渡大江克太平攻陳陽遂定建業京口毘陵宣城江陰安慶江州南昌湖廣及攻廬州拔安豐皆預有功因授衛職歷陞陸安河南調隨總

兵征討迤北既平山西留鎮平陽朕念爾初起之  
舊于今十有七年其間勤勞為多今天下已定論  
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  
世永襲朕本疎忌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  
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  
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  
祿佐之崇直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  
子孫以保于永久

明朝小史

二之三九  
二八八

長興侯鐵券

朕炳文鳳陽人投開國輔運惟誠宣力武臣榮祿太  
大柱國封長興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朕以武功定天下將多出鄉里皆竭忠効力此  
帝業所由成也咨爾炳文以英勇之姿從朕渡江  
以來累立戰功坐戍長興軍庸民安時姑蘇未平  
爾獨堅守敵來臨境能俘獲而斬之朕由是無東  
顧之憂及乎浙西以功陞居督府征取中原從朕

北巡分鎮陝右爾勲益茂朕甚嘉之今天下已定  
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  
世世永襲朕本疎忌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  
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  
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先武之興朕奔父子皆立  
功當時揚名後世而爾父子兄弟志願著于一門  
蓋有尤于管葛尚其篤爾忠貞加之恭慎以保今  
名訓及後嗣延于永世不亦美歟

明朝小史

二之四十  
二九二

江陰侯鐵券

吳良定遠人投開國輔運惟誠宣力武臣榮祿太  
柱國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  
朕當開創之初賴智勇之士廓清海宇佐成帝業  
成功既集宜舉崇報之典咨爾吳良以定遠之英  
與朕同郡當天下雲擾為朕所用乃從擣滁州克  
和陽取姑孰至于淝水淝陽之戰建業京口以及  
毗陵之攻宣力効勤已有可稱及守江陰實當東

南要衝數年之間爾能堅守使敵人知畏而不敢窺姑蘇既下委爾鎮之又能兵衛整嚴紀律明肅遂安人民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之間多著勲績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疎愚昏邁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惟爾兄弟為朕之勲臣尚思恭慎弘大爾功訓及子孫永延

明朝小史

二之四十一  
二八七

于世豈不偉歟

穎川侯鐵券

傅友德碭山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穎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惟古艱業之君平定天下必賴武臣宣力開拓疆宇佐成混一之功崇報之禮所宜加也咨爾友德以英毅之資逢鼎沸之日因辟雍無所定故擇我以來歸事朕有年扈衛京畿移鎮安古戰都湯

取鄂渚征取江右致討淮東功烈為多及撫安彭城前鋒大創威聲遠振參佐外省遂征齊魯燕冀闕陝爾績尤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疎愚昏邁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馬援歸漢爾能效之其勲過矣尚其慎終如始宣爾勲勞訓及子孫保于永世

明朝小史

二之四十二  
二九二

宣寧侯鐵券

費良臣安豐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宣寧侯食祿九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親自古帝王以武定天下必有英傑之士知時達變翕然來從建立功勳輔成帝業如漢之竇融焉援唐之尉遲恭李勣皆是也朕效前王之所為非智者不謀非勇者不任自居江左以來日夜思得猛將而用之而爾良臣如彼無成率眾來附于今

有年其間東征西伐功績昭著可與漢唐諸將比矣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諫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風雲際會千載一遇崇德報功國家之樹爾尚益加恭慎以保祿位爾子孫延于永久豈不美歟

近安侯斌券

明朝小史

二之四十三  
二九五

唐勝崇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近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勝崇與朕同里連舍之人當起兵時爾年尚未冠即來事朕及渡大江伐攻常宣安池四州至于克高郵下安慶拔九江攻南昌敗陳友諒于荊江口平潭澧辰州諸郡皆預有功近成潁州復同大將攻拔延安初

自中興帥職歷龍驤驍騎安豐三衛指揮朕念爾初起之日于今十有九年矣其間多著勲績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諫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直千歲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明朝小史

二之四十四  
二九一

吉安侯斌券

陸仲亨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吉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仲亨與朕同里當朕起兵時爾年尚未冠即來事朕從征滁和姑熟平建業攻京口及常宣二州至于江陰安越之役三衛常熟高郵之征皆預有功及朕親取南



昌下合肥下安豐敗陳友諒于彭蠡爾之宣力為多  
屢加帥職繼而從大將取贛州復以驃騎衛指揮使攻贛州衛鎮成甘地節制南安南雄韶州諸府調兵克梅州拔會昌湘鄉悉討諸山寨于是自將兵取英德清遠晉江下廣州遂為廣東衛指揮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移鎮襄陽改授前職于今十有九年矣其間多著勲績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永

明朝小史

二之四十五  
二八六

襲朕本跡愚昏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等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同乎智勇祿位之加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以保于永久

江夏侯鐵券

周德興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江夏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朕閱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洛爾德與朕同里當起兵之初即委身來附除却既定後渡大江克采石復太平攻溧水破敵寨遂進攻建業京口毘陵宣城江陰池陽皆預有功爰授帥職從取金華安慶高郵拔城山寨後安豐征合肥因陞衛職又從討贛州安福永新而自提兵援安吉西安乃命行省湖廣由參政為左丞比年以來累從征伐

明朝小史

二之四十六  
二九三

其績益著朕念爾初起之日十有七年勲力為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跡愚昏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等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同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以保于永久

淮安侯鐵券

華雲龍足達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

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

所以佐成大功而趨同骨肉也咨爾雲龍以定遠

之英與朕同郡當群雄雲擾之初從朕征伐奮功

殲和飛渡江左克采石下姑孰縛偽將于臺城搆

堅壘于廣德由于夫長陞授帥職敵龍江鼓勇

大捷至于復南昌戰勛轟廓清江漢運掌豹韜衛

明朝小史

二之四十七  
三十四

事柱取江陵與夫泰州高都悉能安撫而守之于

是移掌淮安衛事從大將開拓中原分食都府以

鎮北平威名尤振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之

間勲勞既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

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承襲朕本疎愚皆

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

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

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機位之崇真千載之

一會也爾當常念此意訓及子孫以保于永久  
濟寧侯鐵券

顧時鳳陽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封濟寧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

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智能之士多出鄉里所

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顧時生長濠梁

與朕同里兵興以來皆從征伐自攻南宿州得滁和

沒江而東克姑孰下溧陽樞要建業平定宣州廣

明朝小史

二之四十八  
三十九

陵由百夫長進陞帥職至取安慶而復南昌皆預

有功江漢既清廬州復捷繼以泰州海安之勲命

爾同知天策衛事臨濠靖安就委守禦從伐蘇湖

宣力尤著俾進征中原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

年之間勲勞既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

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承襲朕本疎愚

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

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

戲同里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 臨江侯鐵券

陳德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臨江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功而親同骨肉也咨爾陳德生長豫梁與朕同里兵興以來首從征伐自克淞和而定江左攻采

明朝小史

二之四十九

石取姑熟定建業下京口前鋒之功有焉繼得寧國宣城轉陞帥職復以爾副天策衛事進征浙右陞僉督府杜靖中原山東河洛燕晉諸郡俱下並著戰勲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七年之間勲勞既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疎惡皆遵前代舊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里實如同

親功名因乎智勇祿位之崇真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 平涼侯鐵券

賈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涼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多出鄉里所以佐成大業而親同骨肉也咨爾賈聚與朕同郡自列戎伍從取淞和儀真初授武枝渡江之後收句容淞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三

水定建業京口廣德長興進居帥職繼職長興同知衛事浙西之兵侵境戰敗之乃從大將下長興克姑蘇陞掌本衛又從征四明由海道而南取三山延平還軍討昌國餘寇皆殲有功既又從大將平中原守關陝其靖尤著朕念爾初起之舊十有九年之間勲勞為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疎惡皆遵前代舊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

甯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同郡實如同親功名因乎智勇樣位之崇臬千載之一會也爾當常悉此意訓及子孫保于永久

### 南雄侯鐵券

趙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南雄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聞自昔佐興王業之臣有父及其子兄及其弟必實嘉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一

之世常罕見也當朕創業之初師駐和陽爾兄趙伯仲以所部舟師從人來附東渡大江如履平地乃克采石定金陵從征安慶復其城因其非命自却罷職而逆念其初附之誠授爾庸以官督府中書歷任樞要比歲從大將軍下淮東平浙石復任北戎以取齊魯示洛燕冀秦隴勲績著焉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樣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

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能覽兄之不謀奮志起群多建奇功而雲中之捷威聲尤振際遇今時可謂千載之一會向其益宜勤勞訓及子孫保其位于永久

### 營陽侯鐵券

楊璟廬州合肥人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營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二

文曰朕撫有四海實賴龍虎之將臣披堅執銳輔成帝業國家報功之典其可後乎洛爾楊璟驍勇之資智識超群當天下沸騰之秋親解雄無所定擇主來歸遂從朕于太平凡遇戰陣所至當先及從征江漢移戍荊州克全永懷靖江威聲赫然衆僚畏服皆爾之勲也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樣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

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皆焉後歸漢千載之下人皆稱其有識以爾比之功可同矣爾尚益加敬慎訓及子孫以保功名富貴于永久不亦美歟

### 豫章侯賜券

胡美翊廣漢人授周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督實融以河西歸漢載于前史後世稱之朕

明胡小史

二之五十三

二九一

以武定四方乃有識天運而建事功如昔人者助成帝業理當崇報咨爾胡美以漢汚之英當朕經略江右爾能識幾直歸版籍以保全人民于是任以中書平章之職屢從大將征取江夏攻壽春平淮東克浙西遂取邵武建寧其功益著扈朕巡狩分省北京兵有紀律民得撫安况為國之姻戚而著勲于當世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跡恩皆

遠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慎守祿位以充勲業焉親親而厚風俗更以忠貞訓及子孫傳于永世豈不偉歟

### 永嘉侯鐵券

朱亮祖廬之六安人授周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永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其文曰朕觀天下鼎沸之叔群雄未有向惟後

明胡小史

二之五十四

二九二

降者乃能擇主而依也爾亮祖當朕渡江之後同人故附猶豫未決抗我師旅朕乃親往得爾于寧國應對之證言辭磊落朕甚壯之親釋其縛即加陞用戊浙東者歷年參預行省政事及取濫台由海道從征廣之東西至于海南兵威所及無不効順朕勲甚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永襲朕本跡恩皆進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

若犯死罪爾免二元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尉遲恭歸唐立勲為多爾可比之矣尚其益加恭慎以保成功訓爾後嗣傳于永久豈不偉歟

### 東勝侯鐵券

汪興祖廬州巢縣人三年大封功臣已封為東勝侯既而入有言其逼者上省而弗問然弗與諸券得仍以都督職遇有征伐自効以圖實封四年從征偽蜀躍馬直前中矢石死事閔帝悼惜之詔曰汪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五

二九八

興祖攻文州沒于王事例當倍賞然以有逼從征實其子白金百兩彩段表裏十二因授興祖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其文曰朕觀智首俊傑之士當天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六

三二三

其勞追封為蔡國公以爾興祖繼承其職復征安慶擣潯陽進征斬黃廓清江西大戰勲最勞著擢奉省政又以湖廣廬州之捷壽春之捷陞副都府既而克海寧高郵淮安以及吳興姑蘇亦預有功進陞同知都督府事征取中原山東河洛之地西取大同既委守禦屢收胡虜威名益振可謂有功于前矣已命德勝子宣承襲宣武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是用授爾開國

以上公侯伯文散見于野乘中者僅見此數  
十篇故盡數錄之其未經耳目者將有侯焉後  
載安慶侯等文其封不過及身而止子孫世襲  
指揮使而已

### 安慶侯

仇成和州含山人十二年封為安慶侯賜鐵券其文  
曰昔者聖君定賞以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  
漢封為多朕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七

差為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  
叙以辨輕重也爾都督僉事仇成從朕渡江過敵  
奮勇不以眾寡所向必克彭蠡之戰爾功居多今  
已年邁朕思往日之勞特封爾為州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慶侯食祿二千石子  
孫世襲指揮使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  
死罪免二次以報爾功爾其益加恭慎以保祿位  
延于永久豈不偉歟

### 鳳翔侯

張龍鳳陽人十二年封鳳翔侯賜鐵券其文曰昔者  
聖君定賞以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  
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為功  
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序以辨  
輕重也去歲命將西征以平羌戎今歲獲功以歸  
雖首惡未擒吳節落已經剪除所有尊富盡行拘  
入勢孤力弱將自消矣今特封爾大都督府僉事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八

張龍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鳳翔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茲與爾誓  
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免二次以報爾功爾其益  
加恭慎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

### 附鐵券式

形如瓦面刻誥文皆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  
字嵌以金云

埋災太守

帝末年以賢能薦用者有王璉字器之山東日照人

授寧波府潔廉峭峻杜松謁一日見魚肉兼饌怒庖侈撤而命瘞之時號埋美太守

### 文樓時語

宋學士璉以老致仕每值萬壽節則來京賀上與宴

恩數尤洽一日與登文樓樓峻陟級躋高太祖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璉稽首謝至明年萬壽節前數日帝曰宋先生其來乎璉忘前語也久之不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九  
二〇二

至曰其沮風乎使使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宋璉方在鄉人家會飲賦詩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馬太后規諫得命駕前雙馬馳赦之

### 蝶怪

洪武辛丑徽州休寧縣胡蝶大如紙扇飛至人室忽變怪鳥散集鄉村居民設香炬供之乃已是年大水

### 衆字象

帝嘗得一夢有三人共升一血帽不知其何意問于

劉基基曰三人首升血帽衆字象也是為得衆之

兆越數日海亭果以城降

### 沈萬三資產緣由

元末嘉禾人陸道判導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不勝崇擾以是微價售與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忽有二女子笑語于前陸知為怪叱問之二女

明朝小史

二之五十八  
二四八

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次早視劍處度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上聲鏗鏘啓下一石板板下數器滿貯黃白陸遂有之薦以饒富後無子有女贅沈氏子生萬三資產遂無紀極為江南富族之甲太祖聞之皆沒于官焉

### 繼父乃學家

帝在位民間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劉辰翁之有



司以孝聞上日繼父爾之譽家也劉父遺體以活  
譽家是大不孝也乃置之法

拍案誦詩

新塗有詩人鄧伯言泉滑溪見其咏玉筍山詩一聯  
云洞天明月一雙鶴澗水碧桃千樹花乃以詩人  
薦之廷試鍾山曉寒詩太祖受其中二句曰驚足  
立四極鍾山牆一牕不覺御手拍案誦之伯言俯  
伏案下誤疑上觸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  
明朝小史

二之六十一  
二四七

次日遂授翰林

親書誥諭

范從文文正公十二世孫之柔之的承崑山人洪武  
中拜監察御史忤旨殺赦上問汝非范文正之孫  
乎先憂後樂是汝祖所言對曰是上乃取帛五方  
親書其誥諭曰免汝五死後五死皆免

太學無蛛網

帝時太學初成幸觀之見蜘蛛布網屋隅上日我纔

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遷至今太  
學諸堂中都無蜘蛛

群字

唐字書本作群高皇惡其君與羊並命移君于羊上  
故至今有此字云

數目改用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皆始于洪武中  
刑部尚書開濟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奸人得以  
明朝小史

二之六十二  
二四八

盜改故易此以闢防之耳

有福孫兒

洪武時太學既成帝喜曰有福孫兒在此坐蓋吉一  
學也時上偶坐廣業號其後生徒出廣業者率多  
清華顯貴視他號特盛相傳為上言之識

實誌冢碑

太祖建郡金陵將遷實誌冢視之不報乃曰假地之  
半遷瘞骸偏當一日享爾一供爰發其坎金棺銀

柳因函其骨軀瘞建靈谷寺立浮屠于函上覆以  
無量觀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日食  
其一歲而周焉以為永業柳製文樹碑紀績瘳瘡  
震其碑再樹再擊上曰誌不欲謂我績耳乃寢不  
樹

明朝小史二卷終  
明朝小史

二之六十三  
九三

共六十二頁計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字中華民國元年三月  
清書處鈔

明朝小史三卷

蘆城赤隱呂

註釋者



建文紀

半邊月兒

帝初生頂顙頗偏太祖視之心甚不悅嘗撫而名之

曰半邊月兒

祖孫繼體

帝平日友于之誼甚篤太祖每聞之輒喜一日臨其

明朝小史

二〇三

三之一

宮兄弟四人並侍太祖出句云兄弟相懷本一身

帝即應聲答云祖孫繼體宜同德

蛟龍不敢吞

帝讀書甚聰穎一夕與懿文同侍太祖側命咏新月

詩懿文云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雲頭雖

然不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偏九州帝云誰將玉指

甲搗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

之而不悅以其口氣非吉兆也

雨打羊毛

帝為太孫時太祖每慮其不克善終嘗以詩對試之

偶一日在禁中觀獵馬忽疾馳而過太祖出對與

文皇同對云風吹馬尾千條綵文皇曰日照龍鱗

萬點金帝乃對云雨打羊毛一片瓊瑤雖工而意

則讓文皇矣

朝天女戶

帝以太祖殉葬諸人近親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

明朝小史

二三

三之二

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等以錦衣衛

所鎮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令職稱為朝天女

戶

八字

帝于曹國公李景隆數次倚任特重嘗親書體爾祖

補忠孝不忘八字賜之

布其通于天下

帝在位視朝頗晏監御史尹昌隆諫曰昔太祖高

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聽百官于是乎戒懼故能廢績成舉天下又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建綱祖武兢兢萬幾未明求永日吁忘食常如有不及者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于候伺曠職廢業上不懈弛流為凌遲臣恐布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為社稷之福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偏行天下

明朝小史

三之三  
二八七

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

更定官制

帝登極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諸司去清吏字改戶部為名度支金帛倉庫四司刑部為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為御史府設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三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為拾遺補

缺改通政司為寺通政使為通政卿通政少卿參議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後大理寺改為司又改卿為太理卿左右寺正都評事寺副副都評事司務都典簿太常寺改卿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壇祠祭署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為神瀆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為新甯祠祭署孝陵置鍾山祠祭署及司國所增神樂觀如觀光祿寺改卿為光祿卿少卿寺丞如太常

明朝小史

三之四  
三二

而陞少卿從四品有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太僕寺改卿為太僕卿增典儀典牧二署設駟騶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為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鴻臚寺改卿為鴻臚卿少卿寺丞如光祿而并行人司于鴻臚寺翰林院增

學士承旨一人學士一人設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改中書舍人為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而以方孝孺為文學博士又改護身殿為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侍設元定員文淵閣設典籍一人六科罷左右給事中改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為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為兵馬副兵馬指揮

明朝小史

三之五

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品一級改提刑按察司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廣東鹽課司為廣東都轉運鹽使司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及江北學校貢士革五府左右斷事官五軍斷事司增設五官賓輔二人正二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醫正典寶正並去正

字審理訓等改為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二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史目二人典印興祠典禮興儀典藥五署典印興祠典禮興儀典藥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史目一人賓輔三件賓友教授進對侍生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燕王書稿

帝削燕王屬籍燕王乃上書于朝曰臣聞書曰不見

明朝小史

三之六

是國又曰視遠惟明光智者恒慮患于未萌明者能獨情于至隱自古聖哲之君功業著于當時聲名傳于後世者未必不由于斯今事幾甚明非不見之謂而陛下略不垂察謹冒死以聞昔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之末世生民塗炭羣雄角逐被冒霜露樹風沐雨東征西伐親赴矢石被體創疾艱難百戰萬死一生然後定天下成帝業立綱陳紀傳之萬世封建諸子輩因宗社為盟石之安眠夜

明朝小史

三之二

國治兢兢業業未嘗自寧不幸皇考太祖賓天令陛下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不能秉道從以輔聖治而包蓄禍心恣譏賊之口奮針虎之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播弄鉅梗五帝不數年間並見剝奪雖其皆有愆過未聞不執之國重可裁減護衛難可賜勅戒勵則朝廷于厚親之仁愆過之義兩盡其美矣不務出此動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於惻怛尤可閔聞室自

三之一

明朝小史

三之三

臣有不軌謀逆分布宋忠謝貴張萬等于北平城內外率伍林聚戈矛耀日甲馬馳突于街衢鉦鼓剗剗于遠邇固守臣府周臣嚴密詢其所由但云府中不留一人闔家惶惶不測何事大小深凜如臨湯火已而責萬為護衛之臣所執臣得此二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切念臣子懿文皇太子同父母至親也于令事陛下如事天也臣固知此非出陛下之心但臣愚懇不能

三之一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漢汗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朝廷以安宗社以保全親傷以福被生民此非獨臣之幸乃國家天下之幸也臣非敢愛一身一家之死但慙慙之誠勸皇方建洪業之艱難望陛下保洪業于永遠遠仰天門敬聽惡慙惟陛下念之臣人竊計奸穢之党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陰之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其

明朝小史

六六

三之九

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候命惟陛下念之

削燕屬籍詔

元年八月帝乃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江淮鎮撫之神書諭諸王削燕屬籍命禮部侍中黃觀奉詔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廢人楠潛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皆與

明朝小史

六六

三之十

同謀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揚其惡止治楠罪餘置不問今年齊王棟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燕王棣湘王栢同謀大逆栢自知罪惡難逃自焚死棣已廢為庶人朕以燕王棣于親最近未忍窮治其事今棣乃忘祖逆天稱兵構逆意欲犯關危害社稷逆如此孰不駭聞昔先皇帝時棣包藏禍心為日已久即造偽鈔陰結人心朝命窮極藏匿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于升遐海內聞知莫不痛忿今不悔過又造滔天之惡雖欲赦之而獲罪宗社天地不容已告太廟廢為庶人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托孤題

方孝孺于元年八月生應天府鄉試命題可以託六尺之孤得吳諸生劉政卷異之曰此他日可託孤

寄命者以為首舉

機密奏

監察御史釋郁上書奏為機密事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蓋嘗即彼諸王既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太祖之體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也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為天子而使厥弟厥子遭殘戮是則其心為何如哉臣每念至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削貶之權銜疑之太重慮之太輕所以流而至于此也方周王不執之際達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明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達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于周公之

明朝小史

三之十一  
二六五

誅管蔡者矣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則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而用凶器其可淹久而不勇決乎經營幾許而軍需猶自告乏糧餉猶自不給將不効謀士不効力使使中原無事赤子困于道迫于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帷幄與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而觀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此愚臣以為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伏願少垂洞鑒與減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于

明朝小史

三之十二  
二六六



戎之舉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使之撥亂反正  
以厚親親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 擬命神寶

三年正月朔命鑄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  
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永正萬方精一執中宇  
宙永昌

### 留汝口

三年十二月勅騎馬都尉梅殷鎮守淮燕王遣書殷  
明朝小史

三之十三

以進香至金陵為詞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違者  
為孝不違為不孝王大怒遣使復書略言今興兵  
以除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阻殷割使  
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教語詞甚峻且曰留汝口  
回去說知也

### 詔勤王

四年五月燕兵克儀真帝下罪己之詔詔天下勤王  
曰燕兵勢將犯關中外臣民坐視余之困而不会

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  
安余不敢忘報

### 莫逐燕歌

帝在位有道士歌于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  
飛高飛上帝發乙而忽不見

### 湯應能度牒

高皇大新時封繪一小臣固甚嘉授于帝戒過忘難  
乃啓及靖難兵入城啓之則楊應能度牒也諸彼  
明朝小史

三之十四

剝物悉具遂削髮披緇從御溝中出亡時宮中大  
起倉卒咸以為建文君自焚死竟無知者

### 處士上書

參軍斷事高巍會靖難兵起上書願使燕遠遣往自  
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某仲  
運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遠  
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  
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咸戴美意考妣朝

明朝小史

三二  
三之十五

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恃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勤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使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常須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晉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擇骨肉猜忌之疑塞饒賊離間之口不與國公比隆或慮不及此遽撤遠邇大興甲兵聚疆宇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効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昆錡為名家必自毀狀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集無賴因時東轡率眾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英令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襄龍縣檢真定易若建瓴但

明朝小史

二八四  
三之十六

自興兵以來經令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萬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固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新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狀

羅永菴遺筆

帝遜位劉髮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春曹題詩壁  
間其一日風塵一夕忽而侵天命渺移四海心鳳  
近丹山紅日連龍蹄蒼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運  
拱玉漏無聲冰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  
翠華臨其二曰閹罷杼嚴啓懶歡笑着黃屋寄雲  
標西來瘴嶺千層迤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款久忘  
飛鳳輦聚聚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  
羣鳥早晚朝

明朝小史

三之十七

### 報父仇書

元年十一月成祖稱名上書奏為報父仇事臣某稽  
首頓首百拜昧死言臣聞天下至尊而大英君與  
親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母必當盡其禮而已  
耳盡其禮者蓋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所以不敢忘  
者亦理之當然也故臣之于君止乎忠子之于父  
則止乎孝如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者是忘大  
本大恩也此豈人之類也歟若狀則君親之大本

明朝小史

三之十八

大恩為臣子既不可以不報則君親之仇為臣子  
者其可不與君親報乎禮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  
之仇不反兵今我太祖高皇帝臣之君也父也君  
父之仇其可不報矣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  
每歲宣藩屏諸王曰吾之所以每歲喚爾諸子來  
見者我年老慮旦夕不能見父皇健日尚如此父  
皇病久焉得不來宣我諸子者不知父皇果有病  
也亦不知用何藥而弗效以至于此大故也父皇

三二

以唐人之禮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父皇賓  
天其禮未具即將宮殿拆毀掘起地五尺不知父  
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况陛下即位之初嘗諭普  
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  
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權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  
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與  
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  
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房子裡安穩住的一

明朝小史

三二

三十九

般世間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令陛下聽信奸臣聾  
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拆毀與詔旨大相違背使  
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  
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  
矣我父皇存日嘗謂衆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  
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  
子之尊嚴如此也朕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  
為爾故我今日蓋造宮殿極為經久壯麗使後為

帝者享用不煩再造勞軍苦民也令將祖業拆毀  
禮乎臣于父皇賓天便欲詣闕哭闕恐後外人不  
知者以為臣有他心怒陛下也故不出一言吞聲  
忍氣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左班大臣齊尚書黃  
太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太祖皇  
帝誅不盡之餘竟又行結搆為惡以陛下年少寬  
容每用巧言欺誑惑亂祖法皇不知皇明祖訓御  
製有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

明朝小史

三二

三十九

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  
地祖宗亦將享祐于無窮矣嗚呼其欽戒之哉齊  
尚書嘗奏凡朝几跪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屆亦  
不親行祭祀至于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禮及奏  
事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拿下因繫捶楚煅煉令其  
証王造反此尚禮也齊尚書又証親王擅自操練  
軍馬違軍器必有他圖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  
衛二條凡王教練軍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

明朝小史

次其貽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通款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軍旗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齊以壯臣民之觀于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勅內一件云常歲將練兵驗視周迴封獲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衆勅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

三之二一

分朕于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觀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真偽陸九叔親目之後發行故勅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兵馬逆作軍器為欲防遏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兇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不知有陛下也七月來詐傳聖旨使

明朝小史

令惡少都督宋忠指揮謝賁等來謀殺臣臣為性命不得已而動擒獲反賊宋忠謝賁等了當已嘗具本奏聞拘留宋忠謝賁等在官欽候降旨誅決到今不蒙示諭其齊尚書又行矯詔令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駐營雄縣真定來攻北平臣為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兵致敗逆賊耿炳文等所領軍馬擒獲駙馬李堅都督潘忠賢忠顧我部指揮劉燧指揮楊松等奸臣齊泰出傳令軍罵燕

三之二三

賊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我父子是罵祖與叔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如此無種其罪當何如我不意十月初六日又矯詔令曹國公李景隆總兵今天下應有軍馬來攻北平城欲殺臣臣不免親率精兵盡行殺敗李景隆等夜遁而去若如此齊尚書等必欲殺我父皇子孫殊我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將有以闔天下此等逆賊義不與之共戴天不報此仇臣縱死亦不已也

冷臣昧死上奏皇上陛下降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勦業分封諸子令陛下聽奸臣之言父皇賓天未及期年將父皇諸子誅滅殆盡伏望陛下俯賜仁慈留我太祖皇帝一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累發軍馬攻北平必欲殺臣臣為保性命將十萬之衆俱是捨死忘生之士報我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養之厚保我父皇子孫盡力効忠于今日諺云一人拚命千人莫當縱陛下有數百萬之衆亦無如之何也伏惟陛下體太上好生之德莫驅無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其恩莫大焉復請陛下但是父皇宮中曾侍病者宮人并長隨內官又用藥醫官營辦葺葺及監拆宮殿等官奸臣齊尚書黃太卿應有左班文職等官發來與臣軍前究問欽願皇帝陛下奉承皇祖之訓以安聖心永為社稷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矣如陛下聽奸臣之言執而不發臣親率精兵

三十萬直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父皇之仇人臣必不與之共戴天臣若不與父王報得此仇是臣為子不孝也為子不孝是忘大本之恩也豈人之類也今將合行奸臣數目開列于後

- 一宮中侍病老宮人
- 一長隨內官
- 一太醫院官
- 一禮部官
- 一葬事官
- 一逆孝陵駙馬等官
- 一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
- 一監拆毀宮殿工部官內官
- 如上逆黨一一如數發來臣軍前究問的實即行差官齎押同具本奏伏取聖明裁決如果不發奸臣齊泰等來臣必不已也兵若到京赤地千里臣目噴天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臣律頓首稽首百

拜昧死謹具奏聞

絕命詞

帝遜位後方孝儒臨刑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  
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  
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  
尤

明朝小史三卷終

二  
三之二十五

明朝小史四卷

蘆城赤隱呂 楚韓著

永樂紀

杉檄

成祖起兵杉檄天下云燕王今旨為報父仇事爾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父皇太祖高皇帝奉天承運華夷一統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誕敷聖澤廣被萬邦彌扇仁

明朝小史

四之一  
三五

風薄及八表使天下雍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皇可謂道通遠古德冠前聖雖漢開國之君豈能企及哉朕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長子為太子餘子無分嫡庶悉皆製土封王各守藩屏同享富貴以為萬代子孫之計豈期數年以來不幸皇太子薨逝泰晉二王相繼而卒我父皇慈念皇太子早逝遂立其次子為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不幸父皇

明朝小史

四之二  
三二

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朕我眾王不敢以叔道自冀凡表奏稱賀頓首百拜萬死言何則欽遵父皇明命不敢為一毫之非禮臣子之情至矣盡矣朕而帝年幼冲即位以來任用奸邪小人貪墨橫吏為六部都察院左班文職等官日以甘言巧語蔽君之聰明使君淫酗酒色不遵長制不孝于祖不親政事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殘害骨肉于是極惡起于天地京城地震十日山崩水溢天犬焚其土庫二月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蝗蟲遍生于隴畝占書曰地震者地德至靜欲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弱臣強地必震動臣下擅權則土為不寧而變怪生焉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冷災宗廟宮殿者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伐不以理上下不相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山者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自崩國易政人王失位必流散也天火焚其王



明朝小史

三二 四之三

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室也齊廬大風雨發屋拔木者小人在位賢人出走君用讒言殺正人也蝗蟲適生胤畝者佞臣輔君以貪酷之政邪臣在位則蟲食苗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食苗節佞臣在位則食苗心任用奸邪則食苗根也吁天之警戒如此此皆齊相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恣行不道苦軍害民惟以謀滅親王為心以致災異如此先是父皇有病有符教室我第四子來奸臣齊尚書匿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見至于父皇病革教問曰第四子來否皇知佞臣齊尚書陰謀用心如此所以父皇有病焉肯令我諸子知之至于升遐亦不即報我諸子奔喪至今痛父皇得何疾用何藥而弗救至于大故閏五月初十日夜時廟賢時即敕禮三月而敕奠其復生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停棺不于中殿七月即葬古禮天子七月而葬何為如

明朝小史

三二 四之四

此之速也余以此禮不知出于何與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之禮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何故父皇賓天一月方發詔令親王及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王與庶人同也禮乎非禮乎况父皇賓天葬禮未具即毀拆宮殿掘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于如此也况帝即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開基勦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與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在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上位聽信奸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拆毀與詔旨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父皇存日嘗謂我衆王

月朔小史

三二四之五

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聽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朕則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為爾故我今日蓋此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為帝者享用不煩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業拆毀禮手及齊尚書嘗奏凡朝几筵揖而不拜及手小祥節局亦不親行祭祀至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之禮及奏事將百戶林玉卿庸魯拿下囚繫篋楚蝦煉令其誣王造反此自理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異圖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或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數不拘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騎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隨行者數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于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教內一件云當歲訓將練

明朝小史

三二四之六

兵驗視周迴對鑊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聽數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于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觀編修吳信三臣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其偽孫允攷親目之發行故教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欲為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素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究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尚書不知有皇帝在上也然而帝被奸臣所惑溺甚故我父皇骨肉未冷墳土未乾後母盡棄之且以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將周王次妃還其邑者亦盡妻之未旋踵而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于軍士湘王無罪聽讒臣之言賜其宮焚死齊王無罪又聽讒臣之言降為庶人拘囚在獄護衛侍從人等盡

皆撥散及乎岷王又聽諫臣左班文武齊尚書等  
官之言以金帛賁王之左右使其誣告岷王降為  
庶人流于潯州煙瘴地而余想齊尚書黃太卿等  
奸邪小人貪墨猜更虐我父皇之子孫報其私仇  
快其心志嗚呼被弑之毒甚于狼虎我父皇能有  
幾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盡痛心疾首皇易  
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便令惡少謝貴等為  
北平都司官張昂為布政司官有本府長史葛誠

明朝小史

三二 四之七

用心設計來謀殺我于六月將軍馬團住外牆柵  
木截我端禮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之卒外城各  
軍士披甲執杖鑼鼓叫呼聲震城野使人在城坐  
食惶懼不安我亦可耐之至七月初旬來謀殺我  
約申時引兵入王城當日有都指揮張信來達消  
息為保性命不得已于未時勦兵擒獲逆賊謝貴  
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督宋忠等領軍馬八千步  
軍一萬二千調山西為安懷安宣府前衛軍馬十

萬前往懷來下營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余故  
不免親率精騎八千直抵懷來與忠軍交戰自辰  
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匹生擒逆賊宋忠都  
指揮孫太俞慎等盡行殺死餘眾悉降八月奸臣  
齊尚書等又矯詔使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三  
十萬前來營縣真定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不  
克又行親率軍馬往彼迎敵于當月十六日破雄  
縣斬首九十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逆都督潘忠

明朝小史

三二 四之八

指揮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真定將逆賊長興侯耿  
炳文所領馬盡行殺敗斬首五百餘級獲馬二萬  
五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大將  
軍竇忠右都督顧成都指揮劉達眾降咸賓歸于  
原衛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獻弼文將達東軍馬來  
圍永平我親率騎士一萬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  
平吳高等聞風夜遁逃奔以太祖皇帝恩養厚德  
都指揮房寬領軍馬出城來降所有逆賊朱鑑卜

萬後遲處死了當惟都督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  
住松亭關不肯來降我親率精銳騎士三萬襲破  
其營生擒都督陳亨劉貞單騎遁去大半遂平奸  
臣齊尚書出榜令軍民罵賊父子是罵祖與叔  
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如此無理  
罪當何如哉未幾奸臣齊尚書黃太師等左班文  
職又行輪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司  
軍馬五十餘萬于十月初六日來攻北平圍我之  
明朝小史

三二

四之九

城必欲殺我謂天下官軍何不念太祖皇帝恩養  
厚德留我一二親王以奉祖宗香火豈不幸哉故  
我仰賴祖宗積德之深于是親率軍馬以寡敵眾  
將景隆所領天下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  
千餘級餘眾降者咸宥歸于原衛景隆等夜遁西  
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向克捷此皆余平日存忠孝  
之心故天地祖宗神明憐而祐我也若不如是縱  
用兵如孫吳亦無能為也我想奸臣齊尚書等必

欲壞我父皇子孫基業蕩盡無餘將以圖天下也  
何如此之苦毒也哉竊惟我父皇親親之心天下  
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守謙其祖為惡至于守  
謙累惡不悛降為庶人我父皇思念祖宗尚不忍  
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子為靖江王諸子皆為  
鎮國將軍享有爵祿與朝廷同其久遠也周齊湘  
代岷五王皆父皇親子縱有惡亦當寬恕何況無  
為惡之實跡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凡風憲官以

明朝小史

三二

四之十

王小過奏聞離間親戚者軒風聞王有大故亦無  
實跡可驗報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奸臣齊尚書左  
班文職等官不遵祖訓助君為惡而遂至于如此  
使我眾王日夜憂愁飲食睡夢不遑寧處況余自  
父皇賓天以來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  
親法毋敢少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誅滅五王又  
來殺我顧余雖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  
后孝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恭居眾王之長

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南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之共戴天不報得此仇縱死亦不已矣故用欽遵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怪躬行率領精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賊奸臣獻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與軍使我父皇基業以永萬世豈不奉哉嗚呼皇天后土當以大甲至正而為心祖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為念故用諭示普天下藩屏諸

明朝小史

四之十一

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賊奸邪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為子者其可不報手故諭

黃瓦北

帝初與姚少師廣孝共謀舉事語未幾屠瓦剌墜地而碎帝以為不祥色殊不憚少師曰此祥也帝馬曰汝何妄言少師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黃瓦耳帝乃喜是日謀乃定

鵝鴨鳴噪

帝命姚少師治兵器姚乃作重瓦周繞厚垣以甃甃瓶缶密覓其口向內其上以鋪下畜鵝鴨日夕鳴噪不聞鉦聲

天靈盤

帝在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遍野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與其輪迴又有顯頭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曰天靈盤

明朝小史

四之十二

袍起龍紋

帝率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忽見所御素紅戰袍白花如冰雪狀凝為龍紋鱗鬣皆具美如刺繡軍中皆駭異焉

城隍救駕

帝與平安戰敗前一日夢與平安戰敗一男子豐貌美髯面白馬持大刀自西而來聲言救駕即研平安應聲而倒遂得脫難問其姓名對曰臣城隍神也

及戰始末一如夢云

清宮

帝入都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謀死惟得罪于建文帝者乃得留

猪豚環牀

帝師渡淮時無一輩之樣有人于囊中取乾猪豚十餘納氣其中環著腰間泗水而南徑奔舟以濟北

軍

明朝小史

箭頭射書

四之十三  
二六

成祖師至南京城下箭頭射書諭親王公主兄致書衆兄弟親王衆姊妹公主相別數載天倫之情夢寐不忘五月二十五日有老姐姐公主到說衆兄弟姊妹每請老姐姐公主來相勸我以這三四年勦軍馬運糧的百姓斃殺的軍死的多了事都是一家的事軍馬不要過江回去天下太平了却不好我說與你衆兄弟親王衆姊妹公主知道我之

明朝小史

四之十四  
三二

與兵別無他事為報父皇之仇謀討奸惡扶持宗社以安天下軍民使父皇基業傳子孫以永萬世我豈有他心哉我自己卯年興兵今已四年父皇之仇尚未能報奸惡尚未誅滅吾想周王無罪被奸臣誣枉破其家滅其國隨即罪代王拘囚大同出其宮人悉配于軍至于湘王無罪逼令閹宮焚死齊王無罪降為庶人囚繫在京及乎岷王奸臣以金帛賞其左右使其誣告岷王流于漳州煙瘴地面至于二十五弟元則焚其軀捨其骨沉于江此等小人皆我父皇殺不盡之餘竟害我父皇子孫國我父皇天下報其私仇快其心志父皇能有幾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而盡與言至此痛心如裂累年以來奸臣矯詔大發天下軍馬來北平殺我為保性命不得已親帥將兵與賊兵交戰仰荷天地祖宗神明有靈憐我忠孝之心宴加祐護諸將士效力故能累戰而累勝令大兵渡江衆

兄弟姊妹却來勸我回北平況孝陵尚未曾祭祀  
父皇之讐尚未能報奸惡尚未能獲以爾兄妹之  
情度之孝子之心果安在哉如朝廷知我忠孝之  
心能行成王故事我當如周公輔佐以安天下蒼  
生如其不朕爾眾兄弟親王衆妹妹公主及多親  
戚當連累家眷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驚恐幸  
審之詳之

### 入金川門詔

明朝小史

四之十五  
二六

帝師入金川門下詔曰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大明燕王今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余昔者固  
守藩封以左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起  
兵誅之蓋以維持祖宗社稷保安親藩也于六月  
十三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余不敢赦無罪  
者余不敢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知小人乘機  
圖報私讐擅自抑縛劫掠財物禍及無辜非余本  
意今後凡有首惡有名者聽人擒拿餘無者不許

擅自都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眾咸使聞之

### 即位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昔我皇父太祖高皇帝龍飛淮  
甸汎掃區宇東抵廣瀾西諭崑崙南跨南交北際  
潮海仁風義聲震蓋六合昭夷賁跡咸際光明三  
十年間九有寧謐某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  
振于湯武德澤廣布至仁彌流姪允炆以幼冲之  
質嗣守大業東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

明朝小史

四之十六  
二九

師保榮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地震  
于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其過蝗飛蔽天而不  
修德益乃委政宦官淫泆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  
朕朕惟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  
惡王得與兵討之朕遵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  
惡蓋出于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  
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  
天地宗社之靈戰勝攻克擄之于城上絨之于白

溝破之于滄州剪之于薺城廢之于夾河轉之于  
靈壁六戰已不圖矣朕于是駐師數旬索其奸回  
庶希周公輔成王誼而乃不克朕懷闔宮自焚以  
自絕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已  
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  
嫡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  
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差乃俯仰與情已于六月  
十七日即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廢改並宜  
明朝小史 四之十七

二六三

兼舉

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起其改明年為永

樂元年

一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

一依大明律科斷

一奉天征討將士數年以來從朕征討披堅執銳

拂風沐雨忠義奮發屢戰屢勝朔輔成功勤勞

多矣簡在朕心宜速論功陞賞用酬前勞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陰謀反大逆謀殺祖父父母  
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殺故殺人盡妻廢姦毒  
藥殺人及見提奸惡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  
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  
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齊湘代岷五  
府被誣臨時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者  
明朝小史 四之十八

二六六

官復原職已故者文官優免其家差役武官子  
孫承襲民充軍者復還原籍為民軍發邊遠者  
仍還原衛為奴者即放寧家入官田產照數給  
還

一連年為事賈馬煎鹽當站及充遞運所水夫皂

隸膳人人數一體赦免各放寧家

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論

所出一應備文條例盡行除毀



一山林隱逸像材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擢用其有志南閩還不願出仕者具名奏聞

一鰥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侍養有饑寒不能自存者官為賑濟

一山東北平河南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種田者並免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隸鳳陽淮

明朝小史

四之十九

二六

安徐州滁州揚州今年秋夏稅糧盡行蠲免其餘直隸府州山西陝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兩廣四川雲南蠲免一半其有洪武三十三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糧鹽課段疋木植蘆柴等項及軍民所養馬疋牛羊等項倒死并欠草生者並免追賠其弓兵欲辦蘆柴者仍優免三年

一河南山東北平淮南北流移人戶各還原籍復

業合用種子牛具官為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制開設毋致廢弛

一建文除授并陞調文武官員仍依見職不動軍官有陞職事者止終本身子孫仍襲原職

一各處新收壯士勇士盡數放還為民各安生業所設衛分并軍民指揮司盡行革去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選用者亦各罷官放還

明朝小史

四之二十

二七

一諸邑人匠除輪當正班外其餘一應撤工人匠俱各放還依次輪班

一各處現造軍器軍裝船隻一切不急之務盡皆停罷今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毋得一毫擅自科擾于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官為事充軍及罷閑者赦免軍役復其原職亡故者子孫承襲總小旗革役充軍者各還原復

一北平衛分官旗人等有因公差或被拘執不得已赴京者皆免其罪

一各處守城官軍有係別衛調到并征進漫散軍士見在他處者各還原衛所本處官司不許留難阻當其奉差守城文武官員及內官人等詔書到日俱各回京

一凡軍民人等男女人口有被官軍拘擄者官為贖還

明朝小史

四之二十一  
二四二

一進年逃軍并征進漫散軍士藏躲山林者詔書到日為始限一月之內赴官首告免罪所在官司發回原衛所着役

一拋荒田土除有人佃種納糧外其無人佃種荒田所司取堪明白開除稅糧免致拋荒損民  
一所在城市鄉村凡有骸骨有司即為收斂埋厝毋致暴露

一天下各都司衛所官軍皆太祖皇帝恩養者好

臣違背調遣拒戰衛冒矢石情有可憫見存者俱還原衛所其有陣亡喪故失陷病故者官則襲蔭子孫旗軍每戶賞鈔五錠戶無壯丁補役遺下寡婦母女所司善為存撫願依親還鄉聽從其便有幼男者給糧紀錄出幼補役

一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於戲文帝入漢尚質恭儉之風武王紹周願履至仁  
明朝小史

四之二十二  
二六一

之化布告天下其體朕懷

爵賞功臣制

奉天祚運皇帝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民天命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狠昏昧專任奸回內作色荒改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

平內難爾諸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柳風沐雨  
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  
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  
等第奉酌得宜論功高下定爾賚賞朕不敢私在  
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爾

都督僉事丘福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淇國公  
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承襲

明朝小史

四之二十三

都督僉事朱能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成國公  
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承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陽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承襲

都督僉事陳圭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奉寧侯

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承襲

都督僉事鄭亨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承襲

都督僉事孟善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保定侯  
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承襲

都督僉事人真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明朝小史

四之二十四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同安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承襲

右都督顧成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子孫世承襲

都督僉事王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靖安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承襲

都指揮使王聰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武成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承襲

都督僉事徐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食

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承襲

都督僉事張信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明朝小史

四之二十五  
二六七

隆平伯

都督僉事李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平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都督僉事郭亮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安侯

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安伯

都督僉事房寬為恩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指揮使徐祥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徐理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承襲

都指揮同知李濟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承襲

都督指揮同知張輔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明朝小史

四之二十六  
二四一

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承襲

都督僉事唐雲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

使

都指揮同知譚淵男譚忠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承襲

明朝小史

都指揮孫若為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指揮使房勝為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富昂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真為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陳旭為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雲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四之二十七  
二六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

都指揮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榮安伯謚壯節

都指揮僉事劉才為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

揮同知

其曹國公李景隆等忠孝于太祖扶持社稷默相

機宜其功甚大今特加封

曹國公李景隆為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先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

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尚書茹瑤為奉天朔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城伯食祿一千

石

都督同知王佐為奉天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明朝小史

四之二十八  
二四六

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為奉天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其谷王獲衛指揮僉事張興儀衛正張成等忠孝

太祖受王成算佐成奇功今陞指揮僉事張典

為驍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爲驍騎將軍都指揮使

其餘將士人等論功高下皆在陞賞

其駙馬都尉王寧孝于太祖忠于國家正直無私

不附權勢遠避誣陷幾致捐身達孝推恩允宜

褒顯今以

王寧爲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

明朝小史

四之二九  
二五三

於戲人君之職惟在奉天爵賞之頒豈容私意今以

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民之資力有限名爵之貴

無窮故茲貴予亦不以多少爲輕重或朕知有未

盡未滿爾心對朕自陳若還有後言者於犯法甚

不可也但恐爾等不立功爾今後果能立功至再

至三不吝爵賞朕之此言通于天地布告爾衆咸

使聞知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敕諭文武羣臣詔

帝在位敕諭文武羣臣曰朕聞爲君難爲臣不易勅

業難守成不易剛柔寬猛適其中禮樂刑政有其

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由斯道是故舜清閭下

民振虐以威誅四凶堊境說明五刑朕後無爲恭

已而面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其暴

成湯之興業弱攻昧取亂侮亡桀脩人紀所革俗

淫既莫四方子孫承之惟監成憲殷紂之亂商俗

靡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連殷頑民滅國五十

明朝小史

四之三丁  
三一四

繼相成王制禮作樂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

大亂之後高祖令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

史章程法令嚴明惠帝清淨至于文景挾書之律

肉刑之慘一切除之務行寬厚唐承隋末詭譎汰

侈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刑頒律令立租庸調法汰

僧道黜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觀之後懲新趾

禁鞭背刪定律令變爲輕典方行仁義幾置刑錯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以繩奸惡

明朝小史

四之三十一

查自布衣撥亂及正力舉一世而甄陶之比之三  
代漢唐宋勦業之時又有大相違者蓋中華禮樂  
之區悉為左袒之俗沉淪百年洗滌不易陵夷已  
甚振舉尤難風俗之染汚非但若禁之極淫也其  
雄之睥睨反側非但若紂之頑民也服古人之所  
未易服齊古人之所不能齊兢兢業業勞心焦思  
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瓦畫夜圖惟經權應變不  
得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為典常先議

明朝小史

三二三

四之三十二

定律損益更改十年乃成頒行天下以為民之禁  
復為祖訓傳之子孫豈布條章垂憲萬世墨刑判  
官並禁不用欽恤之意已著于象刑權時之宜不  
定為常法律令之禁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遠成  
憲佩服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難昔者  
唐虞三代君臣之間責難訓迪紀于詩古今朕告  
教爾文武羣臣惟審聽之夫職曰天職民曰天民  
工曰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之私惟爾羣臣相朕  
以章天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命以享天  
祿喜惡吉凶實為影響可不敬哉爾惟敬職勿謂  
忠為有餘爾惟盡心勿以勞而自伐為名為善善  
必不誠計利而動動必終怠且計利害者必害害  
患得失者終于失故康不怨貧以康為行之常勤  
不羨遠以勤為分之宜事有繁簡各安其所選位  
有崇卑常順其所處爾羣臣所當知也勿謂朕比  
關比必至于淪胥勿縱利已利已必至于傾覆勿

為姦欺姦欺必至于暴露勿謂怙終怙終必至于  
殄絕依阿施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  
污恣情欲者違戾讒說殄行以惑人心者自刑爾  
羣臣所當戒也矧天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  
王及朕皇考所慎重而不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輕重毫厘之門禍福生死之決死者不可復生斷  
者不可復續故刑期無刑而殺以止殺殺一夫而  
天下服釋一人而天下悅至于使人無犯可也爾

明朝小史

三一

四之三十三

或無誠臨民治獄恬不加意甚至信讒而執偏言  
深文以誣良善納賄以亂是非作威而眩曲直自  
作聰明發摘瑕類法外求情致人于死鬼神所鑑  
甚可畏也朕為此懼由慰卹勤審克之際罪疑惟  
輕乃有懷殘忍之私欲逆詔更之執訪朝廷之寬  
據撼上下之心所謂利己必至于傾覆者爾惟爾  
我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有高下智識有  
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為豈能無悞朕

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恃茲屢違非尋常懷倖免  
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恩豈可常得所  
謂怙終必至殄絕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嘉慈惠厚  
貌深衷愛緣攀結請託行私徇倖圍回附下罔上  
不感天子而惟威權臣卑負公門而不負私室同  
惡相濟同勢相保同邪以惡正直同讒以陷忠良  
同為姦克以匿其非同幻誇張以護其短同側媚  
以相師同諂說以相悅所謂朋比奸欺必至淪胥

明朝小史

三一

四之三十四

暴露者爾惟戒哉亦有謬而執法貴直沾恩誦人  
惑衆起險言以眩聽滅公議以濟私所謂讒說殄  
行唐虞所鑒者爾惟戒哉亦有愷振于中自懷疑  
或本無勞績妄自踰於居寵弗畏任情納賂因人  
毀譽燬已喜怒殺生于奪陰狠自專所謂擅權作  
威福貪污縱情欲者爾惟戒哉祓違旅從從違之  
間候朕顏色圖違詔說甘言遊嗣無所建明尤朕  
所惡所謂依阿尸祿位者昧理亦恐獲戾于天爾



明朝小史

惟戒哉於戲興禮樂以致太平朕守成之所當務  
適寬嚴以輔政教爾羣臣之所當知故將勉于為  
善尤必戒于作非天忠臣為國至于亡身却夫事  
君但知利己朝廷機務取給目前生民休戚略不  
加意債事蔽賢偷安玩日苟且文書恃為墨責甚  
至微勞未報自負如山謔或偶加中懷揣恐是皆  
不共為臣職豈能共致于雍熙故以寬而濟嚴必  
以動而居遠聖帝明王古今一道朕務宵衣旰食  
三二四之三十五

嘗昧昧思之不自知其亂之復也爾體朕心無怠  
于心必欽必慎惟明惟恤俾寬不至于縱嚴不至  
于殘圉圉空在刑措不用政教修舉禮備樂和國  
有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子孫黎民尚亦有  
慶戒之勉之朕言不貳罔俾唐虞專美前世欽哉  
故諭

謚年名同

建文皇帝諡文皇帝諱曰允炆皇子生復命名文奎  
明朝小史

四之三六

及改年號又曰建文成祖為燕王時聞之訝曰何  
乃重複至此使臣民適呼年與諱同毋乃不祥乎  
小子且見其敗也

伴狂

帝為燕王時欲舉大事諸官屬以變告建文帝下詔  
切諫乃稱疾伴狂走市中奪食飲語言錯亂或臥  
土壤中輩仆者彌日異車無事布政官入問疾時  
六月擁烘爐坐且呼寒云

神木山

四年北京營建命取材川蜀凡榱桷杉檜之屬出三峽道江漢涉淮泗以輸于北嘗得大木于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

酒量狀元

帝在位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飲者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狀元曾榮請往上問明朝小史

四之三十七  
二二六

卿量幾何對曰無論量但當陪過此虜及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惟曾榮爽狀元命上笑曰無論文字此酒量豈非大明狀元耶賜以內醢甚厚

大寶法王

帝嘗遣人往天竺迎僧來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順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于是信者晝夜念之

小帽襪徽從觀

帝時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游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襪徽侍從以觀觀畢各獻詩歌詞帝親第高下賞賚封賞諸有差

徒給偶章

帝嘗御便殿偶宣二三給事中至獨前詢其姓名其中一修偉者對曰臣姓黃名奇由進士出身陰給事中帝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陳對曰明朝小史

四之三十八  
二四一

臣幼讀魯論語對君不可不詳帝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授給偶章亦命矣夫

韓長

帝時一宮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于恭呼為韓長帝與之奕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仆地三轉而起觀音課

帝在燕王時以劉觀之薦言姚廣孝能卜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觀音課曰

用謀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謀有太平錢五文繫于  
內衣服解奉于上上視既姚以一文錢擲之餘復  
一擲御訖視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英胡說  
朕自是遂與姚親密矣

我朝義之

帝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開二沈學士度少  
卿果也尤重度書稱爲我朝王羲之命中書舍人  
習其體凡王言悉出二家書

明朝小史

四之三十九

換宿

三年進士放榜後帝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肄學以  
比二十八宿號底吉士益曾榮周述周孟簡楊相  
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耿王鑒時廣敬  
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  
盧翰彭時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吾紳楊勉  
也周文襄不與乃自請于朝詔從之時謂之換宿  
此稱選偏于人間凡不至其地而強攀附者以此

攝之

供用庫

帝置供用庫在內宮牆外密通御在所云典守者出  
納作弊許令納戶高呼使皇帝自聞而治其罪

玄石坡

帝北征師行至玄石坡登山頂書歲月紀行刻于石  
命胡光大書之并書玄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刻于  
石銘云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永久

明朝小史

四之四十

捷勝崗

帝師入至捷勝崗即命胡光大書此三大字于上其  
山多雲母石并書刻之

瓜蔓抄

帝處建文臣量清既罪及九族久之上畫寢夢清入  
繞殿追之覺而曰清猶能爲厲耶乃命籍其鄉轉  
相攀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抄其村竟墟焉  
孤猿夜泣

大理寺少卿胡閔江西饒州府人文呈阮抄沒其一  
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所居之地在府城西隅碩  
輔坊一路無人煙兩夜聞哀號聲時見光怪嘗有  
一棟獨哀鳴徹曉東西皆汚池黃茅白草積夜人  
不敢行南至祝君廟北至昌國寺方有人煙

### 漏澤園

帝沒御史高翔回產給諸百姓皆加稅曰令世世罵  
高御史也又發其先墓雜牛馬骨焚灰揚之而以  
明朝小史

其地為漏澤園

### 閨門生瘞

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故宅也綱有寵于帝後  
以不法伏誅閨門生瘞其下其後每鄉試時舉子  
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房而止如萬馬騰  
踏者狀

### 呆字

呆字凡書本作祖堯山夏太卿祖一日于文淵閣寫

經帝見其字愛之間其姓名特移日于永上故今  
書文從之

### 王姑卷

中山王繼夫人謝生四子四女長女即仁孝皇后次  
代王安王妃又次朱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帝  
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  
不堪上配聖躬帝曰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婿  
耶其女竟不敢受人聘從佛氏為尼于南京顯寶  
明朝小史

門外俗名為王姑卷

### 內訓勸善書

仁孝皇后中山徐達女也平日喜讀女憲女戒書永  
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又存心內典復取道釋嘉  
言善行類編之名勸善書

### 恩張

帝在潛邸時張信為北平指揮使曹汝南兵事于上  
後封隆平侯每稱呼必曰恩張

二女詩

山東布政鎮鎮二女帝發教坊司為樂婦數月終不受辱問官至二女獻以詩長云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傷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休云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休學倚門粧春翠

明朝小史

二七六

四之四十三

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帝曰彼終不屈手乃教出之皆適士人焉

設棋局于院中

御醫盛啓東一日與韓叔賜奕于御藥房文呈祥至不及屏間曰誰與棋者封曰臣與韓叔賜間二人孰優曰臣優叔賜幼學遂命奕于御前親觀之連勝者三回命賦詩啓東有曰不才未解神仙著有幸親承聖主觀叔賜詩不成數日帝賜象牙棋盤

并設棋宴院中

二十度觀

姚少師廣孝本蘇州人初為僧于仲山寺解性超絕法力殊驗帝以靖難之功居多甚寵異之一日領款往蜀雲臺觀慈幡驛路代有迎候行至姑蘇寒山中輒駐命僧衣往觀之會有吳邑曹三尹過聞其道捷之二十姚漫不為意頃而撫按會集少師出一詩示云出使而來坐畫船製袈裟猶帶御爐煙

明朝小史

二七六

四之四十四

無端憶着曹公相二十度觀了宿緣

大衆之章

南賓袁珙號柳莊風鑑之驗甚奇永樂中長洲祝公顯尚在垂髫附學其父欲引袁視之袁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為翌日製一圖書還其子其後二十年祝公官至大衆閱圖書乃云大衆之章

存反堂

浦江義門鄭氏廳中先世嘗列十木植五種貯經史

訓誅子五權貯兵器備不虞中樞孝及堂乃廷文  
帝御賜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帝匿其家達使康  
之使者未至前三日堂獨因案朽墮地撒之使者  
至莫可踪跡及發權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  
斬誣者

王不出頭誰是主

姚少師廣孝當文皇為燕王時嘗侍宴時天寒甚王  
出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姚應聲曰國  
明朝小史

二六 四之四十五

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文皇大喜凡有大計與  
姚謀焉

撒扇

撒扇以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𦏧者非是𦏧即團  
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咏  
及圖畫中可見矣蓋撒扇始于永樂中因朝鮮國  
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

大煨石碑

帝北征旋師過威虜鎮李陵城已四十里忽召侍講  
王英曰聞李陵城右石碑可往視之明日回奏上  
曰此碑既錫有韃靼姓名異日胡虜必以此地為  
已物耳即命再往擊碎之用大煨沉之于河

明朝小史四卷終  
明朝小史

九 四之四十六

共二頁一萬九千三百八十三字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

日高任民鈔

明朝小史五卷

洪熙紀

文華寶鑑

帝為太子時文皇命侍臣輯自古格言善行有益於

太子者為書曰文華寶鑑授之

敬亭

帝為太子時藍國時吏部選官必曰敬亭遂于吏部銜

明朝小史

五之一  
二一三

門堂後起一亭子名曰敬亭

書不啓封

帝為王世子時孝恭有文德增難師起每居守而弟

漢王高煦有勇力善騎射教從軍有功然頗與世

子不善時時從軍中危世子世子不自安于是建

文臣方孝孺規知之為書達世子令以燕王歸許

王無以為問世子得書不啓封并所遣使傳語文

皇軍中時令黃儀索得罪世子因由事趙王欲為

蘆城亦隱呂

必轉者



趙王地已潛伏走高煦所言狀矣事聞上上頗疑

世子門高煦高煦曰殆有之世子欲興建文善厚

上怒甚未有以發已而世子所遣書若使馳傳至

上覽書乃因封未啓召使者問世子云何對曰世

子言臣子無私交何敢發私書上乃相業流涕曰

嗟乎幾殺我子

手增二語

帝于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三臣稽手筆增二語曰勿

明朝小史

五之二  
二四四

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忘

姓名履歷徇西序論

帝即位即諭吏部曰昔唐太宗書判文名于屏風朝

夕著覽有善政軌疏其下故成貞觀之治皇考亦

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南廊今五府六部臣朝

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者都布按三司官乃

藩室大臣既本當悉其為人又復不譜其姓名即

問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盡識忘之矣夫人臣有善

而上忘之推肯自勉其具都布按三司官姓名履歷揭而序朕得考察其事行留意焉

### 金錢撒地

帝在位一日章文館懷金錢撒地令侍臣拾之侍讀學士李時勉獨凝立不前帝改容乃以袖中餘錢賜之

### 益鑄被壓

帝為太孫時聖體肥碩腰腹數圍文皇嘗令典諸王明朝小史

五之三  
二三四

習騎射帝苦不能上見輒怒令有司減削王食供膳官私益以家儲上知之即臨其人後帝益極威其德而官其後

### 觀奕和詩

帝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英因命當子榮應制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生運神機決凡生十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連楚城典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帝和古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成速征來擒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

### 弘文館

帝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之以備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編修楊敬典儒士陳繼其事見贈送何序館在大內之內明朝小史

五之四  
二三八

### 御劉

元年十一月御劉何謹尚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錦衣獄浣衣局并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給還田土凡言事謫成者亦有為民此亦威德事已

### 狀元天子

帝日記萬言詞翰並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時每得試錄輒指摘瑕病手抹疏之以示百官往往審當語



之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手製湯餅

帝為皇太子時久患于文皇每含愠言何以了事仁孝每勸之一日內苑曲宴又對若馬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虧他招待又曰我不以媳婦故廢之久矣謂誠孝也時先在侍忽不見文皇令覓之乃在費室手製湯餅以為比薦文皇大喜復至感泣痛哭而罷

明朝小史

五之五  
二〇

疑飲

帝在位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帝亦往妃避處于右后不即飲帝曰爾又為疑乎遂取飲之妃失色然無及其俄而帝崩妃自經死時適雷

贊善先生

帝在東宮時天台徐善述字好古為贊善清介端重帝以評禮待之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書稱之為贊善先生

憂民吟

帝在位冬無雪上作憂民吟一首屬閣學士和之

明朝小史五卷終  
明朝小史

五之六  
二六

明朝小史六卷

蘆城喬德昌 蔡稱著

宣德紀

宋苑命對

帝生而神明文皇帝璽愛之嘗幸宋苑觀擊毬射柳  
文武羣臣畢從四夷朝使及在京者老得殿觀帝  
所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嘉呼曰今華夷事恭吾命  
若對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帝即叩頭前應聲曰一  
明朝小史

六之一  
二一五

統山河日月明上大嘉賜羣臣宴盡歡而罷

言龍

帝一日于禁中聞言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出問三  
楊等皆不能對上顧諸屬官曰有能知者否時檢  
討陳繼獨出對曰龍有翅曰言龍門所出曰在爾  
雅命取爾推視之信然

蒙古被沒

九年以蘇松嘉湖諸郡多蒙古不法命大理卿胡榮

奏政業春錦衣衛使任殿御仗賴瑛按治之一時  
被沒者凡數十家

給柴薪

四年都御史顧佐憲度嚴明有文挾私忌播佐貴族  
謀平上命佐自治之且曰易假以給薪薪不足為  
過也其後京師供給柴薪是錄張兩疑始于此

駁馬易出

帝酷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  
明朝小史

六之二  
二二二

時輒橋一種長以卻智達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來  
駁馬易之妻妾以為駁馬易出必異竊視之乃躍  
去要懼自經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致齋所

帝嘗命侍臣遊宋苑指羊舍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  
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不剪之意亦庶幾不忘乎

儉矣

膚肌皴裂

帝生時膚肌皴裂猶燭魚以熬之此說得之太監沈安留

### 持正不阿

帝即位忌用舊人名寒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令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園基曰臣不會著恭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以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

明朝小史

六之三  
二二〇

轉任南京戶部僉問之寶珠之也

### 腹內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中安寓厚望之者知是享爵祿之至貪財鉅萬娶妾數十人欣要嚴甚中甚憚之不取犯帝知之當宴屏僚命伶人作權內戲以笑之

### 天裂

帝時一日未中聞天裂于西南視之噴碧無翳內外

際呼了可察其中蒼茫不可窮極良久乃合

### 銅缸燭死

漢唐高祖帝之叔也因謀反帝親征獲至京鎖繫大內通遠城一日帝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廢人乃出不意仰一足自上下地將遂其執逆左右即扶起帝大怒亟命壯士昇銅缸覆廢人缸重三百斤廢人有力頂肩缸起乃積炭缸上如山然炭逾時大燄銅熔廢人死

明朝小史

六之四  
二二七

### 靜慈僊師

帝后胡氏以皇太子為孫貴妃所生上表辭位退居別宮賜號靜慈僊師

### 鐵笛

寧王權遣人奏求鐵笛帝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縣也所以縣邪穢納之于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即命工造發之

### 鈔聞

四年五月始設天下飲聞

送黃雅詩

八年三月大學士黃雅辭歸帝宴錢之親書一詩送之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且登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翔躬指首陳嘉謨仁呈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屏芳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卿五歷星霜復相亮霜

明朝小文

六之五  
二七

鵲蕭蕭秋滿面是時天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涵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驚鷗鷺弄晴波紫霧紅雲飛瓊駕芳鋪在組酒在壺工歌鹿鳴饋白駒名臣大義士所重心雖庭闕身江湖鴈蕩琴高青不及中有謝公舊游跡未芝蘭香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家今工刻諸石且作全文亭覆之

鋤和詩

帝九歲時讀書洪熙帝親書唐肅宗中鋤米日當年之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蓋言農事大艱難也洪熙笑而頷之

招隱詩

七年壬子三月下詔求賢出御製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其詩曰天之生賢道遠厥身初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奉

明朝小文

六之六  
二五

漢之衰以退為賢鮑類離倫豈非遠天嗟哉若人于身莫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于嗣祖宗親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望望才俗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責綢緞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遠其身而博才道卷河之詩梧桐鳳凰爾其翻然予將爾揚

翰林院銘

帝親製翰林院銘其辭曰延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

裴用愈密而重策命所由議學所資機務之嚴于  
度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勸翼之用光厥職  
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竭乃忠必慎乃守啓沃之  
言惟義與仁先弁之道鄭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  
是或謀議所屬出隘于外心存大公周旋于私昔  
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  
歟哉無致

兩朝恩賜

明朝小文

六之七

仁廟嘗以歐陽居士集二十本賜禮部侍郎金問甚  
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忘獲持已失八本  
後在帝廟以文華殿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帝  
即促內侍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  
兩朝恩賜復歸于完蓋殊遇也

軍餘

太監王敏奉漢府軍餘善誦頌帝愛其技令聞之入  
宮中

撤扇詩

帝嘗咏六言撤扇詩云湘浦烟霞交翠刺漢花雨生  
香掉却人間炎暑指回天上清涼可以見帝王見  
治氣象

梅席囊頭

帝嘗召太醫院判欽謙謂之曰汝江南人惺惺膜欲  
用房中藥可製與我謙對不解上曰無酒飯喫乃  
出如是者三上曰何其吝乎謙曰臣以醫受陛下

明朝小文

六之八

官先聖賢傳醫道者無此等術亦無此等書臣實  
不解上大怒命戮力士以梅席囊其頭持云及出  
朝無一人知者家中不見謙回問之太醫院不知  
訪諸朝市皆不知所在諸省部大臣皆為訪之一  
獄卒言知狀叩之曰今在錦衣獄以四鐵純繫之  
加以三木與陳祚同處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  
白亦不敢通問久之始釋出

李神仙

帝在位求直言敢諫有李校尉者進前曰臣不辭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不詳其二曰陳符乃閩人爺爺賜與二宮人何所用直言只此二事為大上大怒命罰其舌行刑者即他校尉已稍削其犬不大去之上冷待去獄七日來說既入獄諸校更以肉餅喂之七日奏孝不死上令再獄七日校喂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上曰董神仙乎故之既出人遂呼為李神仙

明  
朝  
小  
史

六之九  
二六〇

### 就宴奇賜

帝嘗幸大臣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上悅之然推齒不可進環上謂曰爾妻來西與我說入口先與爾頭面眷戀久之而去明日賜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稱入數日語近璫曰向見其家食器皆銅何其貧耶又賜金銀飲食器具甚夥費數十紙明年上崩此女竟不入宮

### 條旨

帝在位始令內閣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並御筆親書者

入門立月中

帝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楊士奇前報者言范太監至士奇倉忙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矣

明  
朝  
小  
史

六之十  
一〇〇

### 明朝小史六卷終

明朝小史七卷

蘆城亦隱昌 鑒輯者

正統紀後段天順

小兒強

帝時大子京師小兒為工龍椅兩拜而歌曰雨澤面  
澤城隍土地而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呼噪不知  
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舉繼有復辟之事解者  
謂兩澤者乃無弟城隍乃邸王再來還土地即復  
明朝小史 七之一  
一九五

辟也其強之驗如是

宜取有韻

戶部侍郎王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鬚  
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  
何無鬚對云老父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戛字

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戛

無處不三陽

帝在位京師春帖有曰雨露有恩為萬物乾坤無處  
不三陽復三內閣皆姓楊遂符其意

萬年春

帝時京師印青春帖書祝聖詞曰金臺千古地正統

萬年春

日肯

四年己未科帝欲取昆山張和為狀元密使小黃門  
至其邸視其儀貌貌有目者遂棄二甲第一名  
明朝小史 七之二  
二一六

滅場

九年甲子科四川鄉試頭場止五篇時謂之滅場

死舉人僕賜進士

天順七年公未科二月會試場屋災試官俱越牆免  
舉人焚死者九十餘人上憐之賜死者俱進士

狗情榜詩

天順初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  
錄文謬誤去取徇情榜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

出一排律云聖主問科取俊良主司選謬吏荒唐  
薛瑄性理難已括錢簿春秋欠主張吳節只知貪  
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  
何有太王古子冒名當問羅周公係非亦非嘗聞  
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今位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  
羨至公堂作主私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亨之位  
皆以私取而錄丈則論諸題節去顏子起元已復  
禮為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  
明朝小史

七之三  
二二七

言之

奪門功次

帝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次  
每平鴻臚宣謝恩姓名執以此為號

髮黑

太傅胡濙字源深直隸常州府人生而髮白如雪至  
彌月乃黑

瑞頤

三年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  
白賜名瑞頤詔畫史圖之

石羊鳴

武功伯徐有貞被謫金函路過一寺見老僧治菜茗  
遂迎于道武功詰而問為僧曰吾嘗有石羊若有  
異人君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至至昨夕復  
鳴而公適至知為異人故治菜茗以進

翰教旌義

明朝小史

七之四  
二二八

帝在位民間有翰教一千二百石者遣行人賞贖書  
旌義之表其門云

真命天子

帝北狩時在虜中虜中人欲謀害之概見夜夜帝處  
大瓦燭天達人間之尋復不見又大雪中帝所居  
獨無雪以為真命天子遂寢此意委心事焉

麒麟鬚子

帝復位岳正進對盡言甚至語唾鼻息凝觸御衣亦



不自覺帝諭侍臣曰蹠蹠翁子對吾言指手畫脚以足逆至踈遠

鎖定侯

帝以石亨奪門功次封忠國公欲謀變會其子生未滿月上召見摩兒項曰虎兒也善撫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隱寓意也

籍名利為一快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拘近欲免無計其門客謝昭者

七之五  
二三八

傲當教祭京招龜山故事教以微臨川處士吳與衡以收士望衡至朝廷遇以重禮權貴宜寺公卿士大夫皆往候之初相見時官無尊卑與衡皆稱大人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踰禮見進士以下止稱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權要厚贖輒造門拜謝又籍朝紳名利為一快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榮識者鄙之

走解

帝嘗于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騎

為執旗引于前一人馳馬縱出呈警于馬上或上

或下或左或右騰擲踰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

騎後乃為胡服擊鷹走狗圍獵狀終場曰走解

提學

帝在位戶部尚書黃福言天下提校宜得實才乃設

提調學校之官以憲臣為之賜寶書以行此提學

之始

明朝小史

七之六  
二四二

宦官先生

內侍王振為權公卿皆屈于門下帝呼必曰先生

翁子爺爺

陳謐蘇州吳縣人為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

臨事簡易民信愛之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

為公昇輪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

昇之輿禁不怠也及公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

以其美聲號呼為翁子爺爺

不類所聞

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廷試後聞老預定第一  
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  
如或以豐美對聞老喜及傳腹不類所聞蓋豐美  
者嚴州周理聽之不真而誤對耳

僅二竹丁

刑部尚書軒輅為浙江廉使時考滿歸家僅二竹丁  
及此致仕辭朝帝問曰僅二竹丁是汝耶厚賜彩  
明細小史

幣

可惜此老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成平常聞之嘆曰可惜此老

陰陽神靈

帝北狩時每筮決于山西安邑金寶屢驗及復位召  
官之解不受乃氣金陰陽神靈四字為筮錢十有  
八貯牙金賜之

滿腹經綸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帝親試之對

句曰珊瑚一身甲冑程應聲曰鳳凰通體文章帝

加稱賞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帝異之

曰是死他日必作宰相俱賜寶璽而出後李出入

館閣四十年

金氣沴應

武功伯徐有貞方被殊眷錢原博謂曰公氣甚不佳

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奈何錢曰天上金

月明小史

七之八

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儒釋道三及第

戊辰廷試前一日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及傳腹狀

元彭時乃儒士榜眼陳璘嘗為神樂觀道童探花

安正嘗為慶壽寺書記亦一奇事

獻官人

曹欽逆謀既就時逆覓大臣殺之惟都御史龐深遇

害及執宰相李賢頗礙以刃而釋之索尚書王翱

甚志王在一室官計無措主事朱文範長大有力  
遵員王奔去始得免後擢主事于要津時呼為駁  
官人

### 試文不以充篇

孫為江西吉安人天順初提學南畿生徒誠服所歷  
戎毋懷違舟行到學舍傍數夫肩小輿捧入無知  
者師弟子既集使令闔門試之試文不以充篇破  
題數首隨聞隨差次之比準諸生猶在堂而已發  
明朝小文

七之九  
二二九

### 文景私請竟無所入

#### 一日失明

帝后殘民燕山石覆衛人上北狩每夜瞻北斗哀號  
顯天拜祈駕還倦則即地卧未嘗就寢自是一股  
為瘡不起以哭泣太多一目為之失明

#### 六善問老

天順中吏部為岳正有宰相才召見文華殿上進見  
正儀觀即喜曰善登殿又曰善善問年幾何矣曰

四十曰中年殊精力甚善又問家安在對曰臣鄉  
縣人曰又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問舉  
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愈喜曰又臣故所  
取士吏善因命為內閣時呼六善問老

### 驟風輒本

御史王翰吳人也景泰中曾上疏勸易儲與禁獨南  
城事甚力帝復辟又數言易儲與禁獨非是且力  
攻于謙及其黨不已帝甚悅之時見賞賜謂行將  
明朝小文

七之十  
二三八

大用翰一日帝御文華殿使宦反駕歷朝幸疏凡  
留中者俱在焉忽驟風飄二本完轉上前取閱之  
乃勸勸景泰易儲及禁獨事急宣翰至翰謂復蒙  
賞賜趨赴之及至帝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翰  
親出血求死上命引出付法司斬之

### 明朝小文七卷終

明朝小史八卷

蘆城亦隱呂 陸耕著

景泰紀

子孫賢句

帝在位甲戌科會試當廷試日上偈行至其處問其

姓名對曰孫賢上曰口誦但願子孫賢之句謂臣

款上注意于賢遂舉狀元

三及第面也

八朝小史

八之一

是科廷試第一甲一名孫賢面黑二名徐溥面白三

名徐禧面黃時稱為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識修史詩

帝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志完日間館時諸閣

老乘間詆本院官怠緩究期不可必因各為所知

于是丁參議理等皆被召肅大年教授扶病入館

進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事主事諷老如

劉治中實劉宣化因譏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

吳一日丁恭謙與宋尚寶尚氣失色忿誓于館中  
陳綽熙遂成一詩云恭謙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悞  
亦難當亂將每手拋青文故發愆言污玉堂同筆  
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  
曾為修書開幾場

指作十字

帝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正月十一日

左都御史蕭維禎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

明朝小史

八之二

同百官門安于左順門太監與安自內出門曰若

來何事答曰臣體不寧謹來問安與安以指作十

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內耳

橫橋大驚

徐淮大饑帝于橫橋上得報大驚曰百姓饑死矣其

奈何已而都御史王珪登原奏報上乃大喜大

言曰好都御史不然百姓饑死矣饑死我百姓矣

銀玉謠

帝頗事聲色嘗以銀五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為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諷以寓諷諫其辭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洒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兩電駭驚瓦中官跳入夕憂袖金猶半墮羅裳踏蹴打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消香閣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永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半半不至愁煙

明朝小史

八之三  
二九三

中刻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盛丹匣已隨金豆洒金階滿地春風飛玉珠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王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錢糶救盡作清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頓要那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括糶百萬人

雜流中民之多

四年分商料順天一榜中二百五十名內儒士十人翰林院詳字官一人吏部總選官一人戶部書算

一人工部承差一人刑部都吏一人衛令史一人衛吏一人太醫院醫士四人武生一人軍餘九人衛舍人三人軍一人

兩中奉人

雍正數江西廬陵人治詩以順天香河縣籍中景泰四年分商料解元因係冒籍招充原籍學生至丙子又領江西鄉試三十九名

金錢愚典

明朝小史

八之四  
一五九

帝時初間疑每議畢必命宦官布金錢于地令議官拾之以為恩典

吊撈

帝之崩由太監將安以吊撈死

明朝小史八卷終

明朝小史九卷

盧城亦德昌 蔭輯著

成化紀

望莊

帝初即位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焉

明朝小史

九之一  
一九六

清官店

帝推誠願為郡武府知府初願為真定府鹿縣令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語邑界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摩然聚以成市邑人因名清官店

風變

六年二月廿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旦時微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潄然未驚其色正黃

視樹衛如朽柴然上沾人手面洒洒如灑少頃天地晦冥微覺窗牖間紅如血仰視雲天煜煜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黑至午未時復霽始聞朗雷晦冥時人相顧慘懼時方百計禱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帝輕掃拂之勃勃如塵積地皆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旦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時或紅黑

明朝小史

九之二  
二六六

蓋不知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始霽民庶大悅

奇怪

十二年七月京師有黑青之怪當時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員黑氣一片而來其狀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遍城驚擾甚夜多持白刃張燈以防見有黑氣來報鳴金擊鼓以逐之

有見者云黑而小金噴修尾狀類犬狸帝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嚷頃之乃止

### 捧蒜燒葱

帝信任太監汪直朝紳謁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所在都御史皆銜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曳織超皮惟諾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度工部戶部兵部侍郎時有謗云都

明朝小史

九之三

憲叩頭如捧蒜侍郎批腿似燒葱奔競之甚一至于此

### 朱筠紫袍

帝在位始賜內閣兩邊椅藉之以褥又賜漆床錦綺衾褥三副以使休息間門則夏秋懸朱筠簾冬春紫毯簾皆司設內史以時供張

### 獅子

辛丑歲西湖微馬兒爭進二獅子其狀如黃狗但頭

大尾長頭尾各有鬚耳初無大黑每一獅日食活羊一羖醋酣宴酪各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祿寺日給酒飯所費無算

### 文正贈詩

丙戌歲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祠是夕歸宿舟中夢文正遺詩曰嬰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勒君少飲酒不久臥煙霞是歲狀元及第因落語故謝政歸隱凡後江右士子之赴科者

明朝小史

九之四

必謁文正祠文正卒無一語

### 吞兒笑丸

楊繼宗知嘉興府事清介不苟有園卒饋熟鵝瓶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海聲鼓集僚吏告曰繼宗不能擇家使妻納殯固吞兒笑丸出而吐之

### 代府變異

十九年山西代府一日失一宮人半月復至問其何

從云為神所攝去無何日正午舉城人皆聞戎甲聲俄見雲端有神人或從數十人者或十人者或騎馬或乘黑獸自東西漸至代府各神班坐殿上從者休廷間王率家屬伏拜于下神索飯飯畢舉索衣各製服之復來戰而去內一神云舉火正殿遂焚舉府無遺止所攝女一房歸然獨存

倭詩

甲午年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因問之題詩  
明朝小史

九之五  
二六八

云花如木桂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版五尺欄杆  
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

十客金

初四幣之積金凡十客蓋累朝儲之以備邊虞未嘗輕費景泰本順事奢侈安宗在儲內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觀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中在位太監梁芳輩與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于是十客俱罄懸

久之帝一日指示芳等曰竊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與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為陛下造齊天之福何損虛費國數三官廟五顯廟之類曰此皆陛下復世齊天之福也帝不憚起曰吾不為汝計復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來宮言也芳等退而懼廢食俱廢

載江網

壬寅八月帝命監生楊舉軍舍孫知往昆陵段銓家  
明朝小史

九之六  
二六八

取載江網盧岐僧院取則絲觀音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杭諸處取書籍珍玩珠索無厭江南為之騷動

兩字尚書

帝末年嘗病舌濕朝臣讀奏卷舌多以是字而猶弗使賜膳御施純有以照例二字代之上喜擢為大宗伯時號兩字尚書  
東朝選妃不及



禮部尚書施純夫人親甚端麗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是嬪御色亦鮮儼威儀日為太后命之前門夫人推氏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也太后賜鈔詩視人之顧左右者人曰向者東朝還死何不及此人

### 龍騰霄

進士致禧有南昌龍騰霄上曰龍而騰霄是飛龍在

天也命吏名

明朝小史

九之七  
二五

### 阿丑談諧

帝時太監阿丑喜談諧每于上前作雜劇頗有方朔謔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伴曰某官至醜焉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怕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汪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瓖陳誠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踏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矣

明朝小史

九之八  
二五

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糊塗如今儘去得索惟有微哂而已

### 紙糊泥塑

帝時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瑾狂躁劉吉陰刻時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盡三人不出一語爭敘當時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語

萬安閣老

辛卯年十一月不司管見廷臣建言皆謂君臣懸隔  
情意不通時造內閣大臣面議政機乃約一二  
日間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  
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至期時入復約如初  
及見皆同聲呼萬歲叩頭命充祿賜酒飯而退自  
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  
無一奇謀至論止聞呼萬歲四方國傳為口實曰  
萬歲閣老云

明朝小史

九之九  
二六八

助產子

甲辰年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  
核大皮益瑩瑩月兌從此產有司具聞月給膳米

山走

庚子五月內雲南麓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約  
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黑山裂  
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  
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滄浸田苗蕩

析氏居州府具中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朝  
時雲南廉有邊報此其北也

明朝小史九卷終  
明朝小史

九之十  
四〇

明朝小史十卷

蘆城朱德昌 監輯者

弘治紀

居安樂室

帝母太后紀此憲宗時在御要列得進御有振時昭

德宮萬貴妃時幸知之而志痛楚之憲宗陰令托

病出居安樂室以瘖報而廣門宮獲視之及生紀

后乳不給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憲

明朝小史

十一之一

宗廢后吳氏保抱惟謹終不令貴妃知已而萬貴

妃子悍恭太子亮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甚

念之然慮為萬妃所忌陽弗聞其後太監張敏乃

厚結貴妃立宮太監段英來問為貴妃言貴妃內

實多智念已不復育乃大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道

遂上召見憲宗持之泣下時已六歲矣遂立為皇

太子登大位焉

四種書日課

帝在青宮時仁孝恭儉居深閨管厥未嘗去體人絕

酒肉每朝退宮坐于靈帳側哀憫之餘不釋卷籍

所覽者四種書分作日課者義稍有未得即召問

儒臣法吏四籍即孝經尚書未盡家禮大明律也

馬黑

戊申歲二月二十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

有白馬成羣首尾相仰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

是年陝西天門間人馬百番自下而入

明朝小史

十一之二

歷代傳國璽

陝西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

人毛志學等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

在本里趙輪村沉河水邊深浴得一玉璽臣等辨

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皆有瑞紐

其色洗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高二寸方圓一

尺四寸四角宛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絕無瑕玷

巡撫右都御史熊坤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

鹽政熊鼎差官貪進外謹具奏聞

辦析陳字

帝平日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學士劉機進講責難于石謂之泰二句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辦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達意上謂之曰此即數陳王道之陳已奉臣叩首謝又問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上曰何害善者可感苦心惡者可懲逆志自今不必忌諱

明朝小史

中之三  
二十四

毓秀亭

帝時李廣太監以左道見寵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于萬壽山上既成後通一小公主患痘瘡眾醫藥效應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灾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故向太歲故有此灾太皇太后怒云今日享廣明日李廣無工動土致此灾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朴閣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

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違封其外宅搜得一珠

納頭簿籍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印金白米印銀因悟廣賦濫如此連籍沒之

女生龍

帝不年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龍長三寸餘見于邸報

紀異

明朝小史

中之四  
二十五

十年下五月京師風塵各省俱天鳴地震

黃袍來龍

帝之賓天日大風折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焉

石中有水

帝之山陵經理皆出臣閣文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聞懼罪曲為掩飾子器伏罪中外惜之嘆服出言

帝之崩病熱也院判劉文泰以熱刺進上湯甚執不可聞宜有遲瓜者上嘆之僅能出言召大臣受顧命于是文泰下獄

兩人不可執按

太監何文昂以主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歸奉衛難治究所主者文昂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昂亟猶能于禁中搜獲

缸作聲

明朝小史

十之五  
二二六

弄兒

帝登極之日有拿酒內官携其所弄兒入內俄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甌為同筆所發上怒曰是兒某羅立命斬之請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上不聽命請瑞成服觀聽

雨石

庚戌歲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鵝鴨卵小者如鵝頭實皆作人言

即熱

甲寅歲六月六日蘇州街銅印大熱不可持以布裹而用久之始復

散裝

光祿寺凡供用內府煎茶果品俱用蘇街工甚貴厨役恒苦之帝察知其狀命改為散裝且曰奉天格祖在誠孝不在侈美也自後率以為例

若無譯

明朝小史

十之六  
一六六

帝嘗引青宮夜出宮間行至六科廊青宮大聲言此何所帝握手曰若無諱此六科所居太子曰六科非上臣乎帝曰祖宗設六科糾君德闕達脫有聞糾劾疏立至矣

明朝小史十卷終

明朝小史十一卷

蘆城赤隱呂 夢輯著

正德紀

猪與米同

帝以猪字聲音同于米字犯御姓令天下禁殺猪

魁起堂

伶官戚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為帝所眷得賜珠服

嘗奉勅祠于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號雪

明朝小史

十一之一  
一八五

樵尋祇召用特賜堂名曰魁起

雪中春信

戚賢得寵時中外官僚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賢

報以名香日曰雪中春信

秋貢之始

太監劉瑾當國懼無以惑言官者太學無芳進計曰

文臣所懼惟杖責耳于是首木筭楚之法日域後

悉以為例

大慶法王

五年六月帝自攝大慶法王命文禮二部便寫勅請

印與他

水漸花間

十三年冬駕幸揚州河水方合帝問何時當解江州

對曰立春然尚有自餘日也帝曰春迎之即至矣

命即迎春于州之東郊明日百花果盛開河水漸

臣氏駭異

明朝小史

十一之二  
一九五

家裏

帝駕幸宣府大起宮殿號曰家裏

劉娘娘

帝嘗押選妓劉氏時稱為劉娘娘劉侍寵略不以上

為意苟有所忤輒稱病不起上為之失措

取石

帝自南都還駕過鎮江幸閤老楊一清第連夜暢飲

製數詩刻于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而去

奇才天珍

十一年丙子科中式舉人呂大綸號北山松江康縣生員胸富五車至明年會試場中房紳李公微為奇才屢薦于主試內閣新貴責曰我非不欲中此人但其口氣似不久才人世耳姑填榜上以俟後驗及揭曉而呂果領館矣試官助張扶觀而歸且請于上給匾曰奇才天珍一時咸嘆為曠典

天聖攻城象

明朝小史

十一之三  
二三四

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凡天上有紅雲黑雲各一叢若相間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狀城中人應之又明年宸濠謀反南贛之兵自外攻入此其象也

頂上

太監劉瑾用事官僚拜謁俱寫頂上不敷云拜上凡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禮

天子門高

李東陽四歲即能寫大字順天府以神童薦召入內庭過門後太監云神童脚挺高聲答云天子門高即問于上抱其懷中令翰林院供養帝在位遂入閣

下筋

帝嘗延宴守臣具膳遂行常規錄守太監送酒巡撫下筋是日上來遙巡撫鄭陽得筋收在袖恐失落

明朝小史

十一之四  
二四八

也須臾上至隨從兵衛擾攘將巡撫擠下蓋是時皆戎服莫可辨上御席無筋急呼送筋來倉卒無處尋上笑曰使戎若做撫按官矣不如此忠懷

鵲鳴啼

李東陽為相李多依阿有一才士嫌其亡以持殺之云才名應與斗山齊侍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已綠鵲鳴啼龍子規啼蓋鵲鳴啼聲乃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云云實寓嘲諷之意以復凡有

做不得事者皆云鷓鴣啼

賊有義氣

六年冬流賊趙鳳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

免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

其惡令緝士斬之曰使我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

八虎

明朝小文

十一之五  
二二七

帝在位青宮舊例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

謹五聚張無等日與上臥起業導上為狗馬鷹犬

與弄娼角抵戲吳既而漸廢焉幾不親庶政時號

京師泣

八虎等外雖和同內實相傾及瑾誅魏彬在司禮監

馬永成欲易鎮守內臣初仍與利名等事彬曰已

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議爾何

敢專固政彬二人訴于上兩罷之乃以張永管司

禮監無何永為內官熊茂奏請孝陵司香谷大用

亦以事罷京師謠曰馬靴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

人同一心劉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谷為鼓也

時賜

朝制瑞陽節賜百官摺扇絲索寒至賜百官戴暖耳

帝在位獨以時賜百官穿紗羅貯絲

用宋事相識

明朝小文

十一之六  
二二八

國朝年號俱犯前代前涼張重華五代鹽人張遇賢

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河達急八即位上

却偕天順夏主李乾順亦僭號正德初正德紀元

始下馬家宰文升武選人題為宰相須用讀書人

論蓋用宋事以識內閣也

帝時魏彬劉泰劉暉錢寧皆賜國姓為義子號外四

家



自攝官衙

軍王宸濠之叛帝傳旨云使着提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

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汀水僅止

十年山東文安縣河水忽陡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

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

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百萬

明朝小史

十一之七  
二二五

宣府徵行

帝徵行至宣府營建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

馳入或室其婦女行淫富民皆懼于是厚賂幸臣

江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怨蘇不繼至毀民屋廬以

供費焉

僧頭相觸

十二年閏十二月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

車數十輛令僧典婦女數百共載婢女各執圓毬

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為

樂官食

十三年駕幸大同鎮守地方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

第為獻遂為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揮

楊俊兩宅置居二所改為酒肆榜曰官食

雨菜

帝徵行如瓜州避雨民家以鄉菜青橘進帝曰此橘

明朝小史

十一之八  
一六一

可名為雨菜

水中

帝至清江浦自從小舟漁于積水池舟竟覆帝溺焉

左右掖起帝曰我不意水中亦有帝國自疏水帝

明朝小史十一卷終

明朝小史十二卷

蘆城赤隱呂 蔭輯著

嘉靖記

翼軫分野

帝生于興師誕聖之日宮中紅光燭天遠近驚異時

黃河清慶雲見乃翼軫分野當在湖廣地也

名馬

帝有名馬七一日玉麒麟飛一日白玉駒一日碧玉驕

明朝小史

十二之一  
一九二

一口照夜壁一口銀河練一口瑤池駿一口飛雲

白

階資隆懋

帝以藩邸迎即大位凡典府舊僚實錄連叙至庖匠

所役多奇錄碑衣衛階資隆懋殆數百人

建熙蔬賁

太監崔文誘帝禱祀乾清坤寧諸宮皆設醴壇西天

西番漢經諸殿亦各有之至于五花宮乾清宮西

暖閣坤寧宮東次間亦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  
舉或一日再舉每一點蔬腐之費計萬有八千

戴部

大部句名曰銓部以其典銓選之事也帝在位以來

待制為掣籤之法時改名曰籤部有一山人詩云

冢卿無計定官衙詔竹括來知有靈若使要津關

節到依然好缺作人情

罪不在禁下

明朝小史

十二之二  
二九九

吳郡袁黃號了凡丁且會場中作我亦欲正人心題

語云韓愈謂孟子之功不在高下愚謂孟子之罪

不在禁下房考陳三揆閱之喜甚力薦為會元

御賜四學士詩

五年六月十三日御賜大學士費宏作七言古詩其

詞曰古昔明王勤聖學必咨賢哲為股肱君臣上

下俱一德庶政惟和洪業成願于眇丕德露昧欽

承眷命曆數膺宵吁統親勉圖治日御經懷延儒

明  
朝小史

英海從古訓，尋治理歌咏，所磨獨性情詩成，朕意  
或未愜中，侍傳宣出紫清，補宸命，卿作山甫為朕  
藻潤，皆精明，略誌志良，副侍賴，昇臯坊，律康或磨  
朕所望者，獨卿重廟堂，論道達熙平，虜廷威治，須  
百揆商，結伊傅，周兩卿，朕贊大服，履昌運，天休滋  
至，卿其永帝，登良弼，匡吾政，協恭左右，待鈞衡，大  
早須卿作霖雨，滋潦亦賴旋，聞晴沃心，賴德期匪  
懈，未讓前賢而令名

二十二之三  
二九八

御賜楊一清五言古詩曰：週年西土擾，起卿督邊  
方三辭乃承命，關心副予望，才兼文武，內外資  
安攘，寬朕西顧憂，遠使吾民康，功勳既昭著，威名  
滿華羌，勅使往宣召，復來坐嚴廊，黃扉典政本，馳  
誠以匡襄，予永祖宗緒，志欲宣重光，深恐德弗類  
倚昆穎，卿良展其平生志，佐朕張皇綱，股肱職補  
宸伊周，並昭彰，助成嘉靖治，肯丈常流芳  
御賜石璫五言古詩曰：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

明  
朝小史

二十二之四  
二九八

朕自即位始，求賢日，運逢卿以廷薦，入性實，持剛  
方在木，類松柏在玉如珏，璋可否，每獻替忠實，無  
他腸，聖學朕所勉，煩乎恭先，章機暇有著作，表懷  
底宣揚，賴卿善補宸，繪綉衣典，裳竭誠乃，鑒載彩  
鳳鳴高，同化威在人，文熙時，期康唐地，天既交泰  
民物咸平，康遂此，酬卿勞，盛事傳無疆  
御賜賈詠五言古詩曰：殷廷暑氣薄，薰風洒然生  
萬幾有清暇，書史閱吾情，日與聖賢伍，外誘難相

嬰對時或感物興，到句運成，豁然融心性，豈止諧  
音聲，寶卿為藻潤，朕志益，開明卿本中州，俊簡在  
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貴，德業并詩章，本餘事治  
待平朕，因諒卿志，夙夜懷忠貞，喜起協，爵樂  
文修和尚美，卷河有遺響，終聽鳳凰鳴

四  
學士恭和詩

賈宏曰：華國慶歌始，元首帝舜作，歌先股肱，明良喜  
起吾，警發正如一體交，相成吾皇聖德，康舜並獲

明  
頌小文

十二之五  
二九二

頌先大鴻臚推能名

獨一清曰惟帝嚳南離重明照四方文選典武烈  
前作後相望而倖偶事多起臣督修攘臣志匪遙  
功所期民物康天威收遐被生篤足底危分將先  
逆塞何意登廟廊召臣復黃扉期之日贊襄全事  
威震許爛然雲漢先君王曰神聖有位威志良上  
下交斯泰君者臣之綱臣老心奉養聖言殊孔彰  
伏承誓終始百世為傳芳

明  
頌小文

十二之六  
二九三

石璫曰聖主御宸極海宇歌明良宵衣聽序政野  
食猶未遑宗祀事孔嚴綱紀逮四方赴趨懷干城  
戎我來齊碑治成播風推道聽仁禮勝華落風雨  
驚路發雷電章序聖和追躋萬動各飛揚布事顧  
何人幸蒙五采靈臨淵美耀瓊瓊璧于崑崙為同  
何以無宮中坐閭唐感此史詹庶幾賢平康還  
同擊壤史萬壽誦無疆

賈誼曰吾皇啓昌運寶曆曆數生上承萬年統下

慨四海情中罹幾多事外復變相嬰皇猷惟祖訓  
聖考日天威揮洒宮局伏鑑獨太古聲臣本幸司  
儒無補愧開明又以摯樞履諫商居台衡所望唐  
虞治今首期與并養之伊呂業家國依以平豈敢  
苟然作瓦甌在志貞宮覽每輯傳載咏和調美但  
擬廢歌曲同一韶獲焉

聽講感賦

帝聽講大學衍義感而賦詩曰帝王所圖治務學宮

為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乎天致治責有本本端  
化自平人居所學者其序有後前正心誠其意志  
定必不違吾志既能定理適宜復顧身修本心正  
家國治同然國治乃昭明萬邦斯協焉於變帝先  
典思齊文王篇萬化修身始朕念方拳拳

三學士恭和

楊一清曰大學有綱目所貴知復先吾皇聖聰明一  
德維憲天四方會其極正且還乎平西山宋真儒  
明初小史

十二之七  
二十八

義衍千古前無欲德乃明主靜志不遷一理散萬  
殊察凡毫芒顯雖日勤講案者無間然從茲進  
不已帝德何名為臣愚復妄言祇誦鱗鯢篇海嶽  
自常深消塵効勤奉

賈誼曰孔氏遺書在久為名道先民物本同性若師  
命自天格致秉誠正修齊及治平聖學能取此帝  
業可尤前釋茲懷在念知止國無違綱領原非細  
節日豈不頌大典垂明法王化有由然宋儒員真

識衍義故勤為文華昭德序進講各分篇開卷良  
有益惡憫日拳拳

翟鑾曰粵稽古聖帝治化相復先玄功履蒙區不烈  
昭皇天孔踰述蕩蕩其時賢平平致此術非遠大  
道存日前明德乃新氏至善止不違身心及家國  
洞悉不與顧譬如九級圖積累成巍然我皇聖儒  
真道脉茲屬焉載續欽明典史協玄華篇小臣拜  
稽首瞻熙仰拳拳

明初小史

十二之八  
二十八

傳示贊和

帝既與三學士倡和復令楊一清傳示謝達贊和達  
曰聖功本實學求道學所先道具人一心大原出  
于天進修必有序治化乃均平大學示綱目燦然  
羅目前功至德自國外物詎能違宋儒衍學義由  
本窮其顯吾皇勇鱗鯢光明火始然儒臣日分直  
勤講無間焉聖心契妙理泰容登長篇臣愚續贊  
和微表贊勤拳

世宗以輔臣一清等恭和詩集為一冊名曰翔寧詩

明年戊子二月丁未復命大學士張璠曰此冊卿時雖未入內閣今已在講官之列可撰一首錄朱傳集璠和曰帝王治有道德身宜所先於聖天縱受命具自天德彼霸功小愛此王道千經筵講大學治法三代前乾乾自不息安而能達升堂入其室登山伊其顛穢之保海內衆達火始然乃知心無外萬善咸足焉乎哉真德秀義能衍斯篇

明朝小史

十二之九  
二六四

微臣添進講磨服同拳拳

除夕詩

帝作除夕詩云三冬寒已去九陽春又來辭殘腊性過遠咸喜增培伊傳具有頌輔弼信英才專賴文修道永之尚歛哉

學士恭和

瑞一清曰詔賜履端慶履傳天語來三陽方納祐一德已深培常有陽春調臣非白雪才思深何以報

惟日贊襄哉

謝達曰宇宙三陽泰衣冠萬國來皇國真永固聖德厚加培麗日無私照明廷足俊才老臣慙打拙遭

遇亦奇哉

張璠曰寒隨歲月盡春從天地來七年底善靖萬物衍栽培喜見唐虞立漸非稷契才脣歌今日始庶事益康哉

崔鑾曰舊歲今宵盡新春明日來東陽恩並育配地

明朝小史

十二之十  
二六五

物均培光被瞻清化脣歌悅匪才百工熙帝載九首頌明哉

此物

帝閱海忠介瑞疏時喜時怒按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此物有比干之心但朕殊封也留中者久之

嘗承官

無錫人顧可學以甲科官兩司考察罷歸乃從方士煉秋石入京獻之云可却病延年上方事長生久視之術服之頗驗三四載間起還至禮部尚書每行長安道上號呼為當家官

### 奇祥三陽

帝在位一日夜坐庭中御恆後忽獲一桃左右或見視從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庭曰先生二子上蓋喜論禮部謝明朝小文

十二之十一  
二〇〇

玄告廟本幾壽鹿亦生二子于是羣臣上表賀上以奇祥三陽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 有關父母

帝素篤于親凡臣下陳情有聞父母者毋論官大小

### 慈蒙珠典

### 天地靈閣

帝勅內監工部諸臣經營顯陵如天壽山諸陵制而其地本無白石諸臣患之既互按行秦陽石塘山

中見父老指曰乃者鶴鳴千羣飛鳴旋遠有異試往求之石在是乎言已父老忽不見國如言鑿山果得石瑩潔如玉楚十人驚愕謂天地靈閣以俟今日諸臣皆喜相賀

### 不當與爺爺經目

帝初即位一日問司禮監太監張佐欲開內庫以觀累朝儲積佐跪奏曰自有歷年冊籍可查不必萬歲親閱上乃罷諸內侍以問張佐此何意也佐曰明朝小文

十二之十二  
二〇一

這寶寶易以炫人不當與爺爺經目恐啓其聚斂之心也

### 物怪人妖

丙戌之歲天變異常冰雹大如人頭大風捲掣廟宇民舍百數十處了無踪跡婦人生子有六目四面有角手足各一節獨爪鬼身牛犢之產有一臂二手腹內心肺各二者虎具人手足倏忽出沒如城市入民家猛惡噬人鵠生雞前後四足物怪人妖

莫此為甚

皇初祖帝

帝以臣下議行禘德祖之禮不從或曰禘額項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

遼金二史

遼金二史本無板者帝詔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

蓋始于十一年壬辰六月也

宋伯頤三孤

明朝小史

十二之十三  
一八二

國制自開國靖難勳戚內閣三楊史宰三王皆未有

崇德三孤者帝在位二十三年十一月獨以真人

陶仲文加禮部尚書少師少傅少保

親試題

二十六年丁未三月考選庶吉士于末閣帝特親試

題焉

楊貞外臨決詩

楊繼盛諸朝審時口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

看貞外郎並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

明德厚如天地運尉稱平過漢唐性斬生來蹄視

死此身原是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

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文武管家

內閣嚴嵩擅權時吏兵二部選官各持簿任嵩填發

俗名文選即萬家為文管家武選職方和祥為武

管家

明朝小史

十二之十四  
一二五



明朝小史十三卷

隆慶紀

男變女

帝在位二年己巳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  
與同賁者苟合為夫婦其弟良官以事上所司奏

聞

楊意

明朝小史

十三之一  
一六九

帝既廢后臣下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帝曰后  
侍朕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等不知肉

庭事取妄言耶

羊房

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移之西琉璃廠收地十

三頃司牲官支軍士歲費數千金至帝時始以羊

入光祿而裁其冗員

龍化為酒

六年五月南直隸龍自井化為酒

提點印

二年正月曾昭傳正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以喬孫  
依國祥為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

明朝小史十三卷終

明朝小史

十三之二  
六六

明朝小史十四卷

蘆城赤隱呂 必輯著

萬曆紀

三字經

帝為太子時方六歲一日遇閣臣于御道西名謂曰先生良苦烟賢輔臣頃有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

黃金對聯

明朝小史

十四之一  
二〇六

張居正未徇時威權奏辱臣極意卑諂有立岳由亞卿左達藩泰嘗以黃金製對聯饋之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立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殿懸十二字

帝在位年甚幼即留心翰墨嘗親書孝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殿中

千里馬

帝在位三年西域天方國獻千里馬青鬃色鹿頭龜

頸耳如竹葉不甚肥大而神駿奇意態閑逸步之增塋盤旋如風一騎竟日千里

特與一席

帝嘗靜攝宮中不時召太醫來儒或傳旨命和劑以進嘗奏功上善賜食內殿諸醫至上曰朱儒勁帶特與一席

百官設醮

十年內閣張居正久疾不愈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

十四之二  
二〇七

明朝小史

帛以為醫藥資六部大臣凡卿五府公侯伯俱為設醮祝釐已而翰林科道繼之已而吏禮二部廣繼之已而他部屬中書行人之類繼之已而五城兵馬七十二衛經歷之類繼之于仲夏亦日舍職業而朝夕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至三舉者每司台宰官大僚執燭日中當拜表章則畏跪竟疾弗起至有賂道士伴教吏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以紅紙紅辟幕其前後呈江陵江

陵深居不出厚賜其家人以求一啓齒或見而領之取筆點其麗語一二自是爭慕詞客不憚金帛貴取其一領而已不司日南都微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自是山陰楚閩淮清巡撫巡按藩臬無不願有一御史行香頂香金于馬首指寺觀已而出都按視有司例致字儀御史大怒罵曰若不聞我為相公齋耶奈何以肉食餉我

飛騎取死麟

明朝小史

十四之上  
二六

十五年丁亥三月河南光山縣牛產一麟隨覽上聞諭內閣取規禮部尚書沈鯉奏不敢奉詔上復諭去麒麟鳳凰世所罕有朕欲一見耳鯉報奏如前上不擇遂命飛騎取進

四箴

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評事推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其詞曰酒為麴蘖所折不報心志內潛威儀外缺神尚疏狀發詔典陰晉師御杯種丘成風進樂

陛下醲醑勿崇酒或訖彼欲治食近在側啓寵綢繆爭妍娛國或過不遇享有遊番漢或寵姬享年不火進樂陛下內嬖勿厚色或統彼錫錄錫珠不利公帶攝贏私家座觀或散鹿臺八百歸心隋場利利天命難諱進樂陛下貨賂勿侵財或逞彼忿怒忍性任情法尚搭切政度公平大舜溫恭和以致祥泰之泰庚序慈孔彰進樂陛下驚怒勿藏氣

明朝小史

十四之四  
二六

雁集

機荒之時有吃樹皮有人相食至帝二十二年河南饑民皆食雁集御史陳登雲曾封進以聞

玄光國

宣皇帝御筆寫玄光國以淡墨微圓其傍似碧雲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華作紫白色光居中間氤氳毛織澤意態安閑真神物也帝在位九年一日御文筆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應學

張元作劉元震鄭以璠入見取圖示令賦詩復命  
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起  
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國圖其刻勒之石

### 代身金人範

二十六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因服面縛是年黎  
惟澤自以恢復故罪親美登庸有間為立而肅容  
狀驗聞嫌其偕令改範俯伏為獨其背曰安南黎  
氏世據黎惟澤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  
罪乞恩二十五字

明朝小文

十四之五  
二十四九

氏世據黎惟澤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  
罪乞恩二十五字

### 御文禁

三十年劉侍御巡城禁驚蝦蟹蟻蟹之類一日御膳  
中有蟹馬上問劉御史禁此何處得來侍者以城  
外對上曰今後勿復進毋犯御史禁也

### 清百籍

十三年乙酉科順天清冒籍中式者胡正道史記訛

陳邦訓楊日新董邵孫登發原籍為民內史記訛  
係編修史何子以何縱子冒籍亦視職馮用詩幸  
雖宰館主考張一桂家改一桂南京到衙門用詩  
維寧各徇說亦發為民并請從學董裕于外仍  
諭天下巡按各覈諸舉子復原籍為民及削籍者  
十餘人

### 讀音裏後

十四年癸未內閣大臣中時行等已擬袁宗道情眼  
明朝小文

十四之六  
二十五

楊道賓探花而宗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音楚上  
不彥裏之二甲第一

### 會元達成

四十四年丙辰科禮部尚書朱國學士吳道南主會  
試取直隸吳江沈同和為會元放榜後都人口語  
籍籍謂同和不識一丁房考給珠韓光祐聞之召  
同和至面試之果曳白也韓即上疏自劾得旨三  
法司遠門前四篇係夾帶後三篇係第六名趙鳴

陽代為之沈寔成趙為民

龍愛

帝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視宸翰賜編  
修沈一貫龍愛文曰貢難陳著

尚齊

帝在宮中自號尚齊

神口出火

帝之末年山東泰安州岱廟配天門東青龍神一尊

明朝小史

十四之七  
一二〇

身高二丈有餘口內出火炯光相離將神拉倒運  
水救滅未至延燒

明朝小史十五卷

虞城喬隱昌

孫輯著



秦昌紀

三字治安策

帝在位虛懷納諫御史舒榮都獻三字治安策二字

在廷臣曰虛公一字在皇上曰嚴

祖宗朝議方

帝命儒臣取祖宗朝百官議法集為一書進覽于是

明朝小史

十五之一

查以忠字冠者二十六額

忠信曰文安伯張親天順年謚廣寧侯劉安成化

年謚都督朱希孝萬曆年謚

忠威曰都督俞事程寬永樂年謚

忠文曰翰林院侍制王禕正統年改謚國子監祭

酒李時勉成化年改謚

忠安曰禮部尚書胡濙天順年謚

忠宣曰南戶部尚書黃福兵部尚書劉大夏俱成

化年謚

忠義曰都督俞事張英洪武年謚泰寧侯陳珪永

樂年謚兵部尚書金忠洪熙中張戶部尚書郭

寶宣德年謚兵部尚書儀銘景泰初謚南和侯

方英天順年謚按察司副使毛吉成化中謚

忠剛曰征西前將軍張達嘉靖中謚

忠勇曰都督俞事孫世洪武年謚保定侯孟善永

樂年謚行軍都督陳亨永樂初謚安順侯薛貴

明朝小史

十五之二

舊名脫火赤宣德年謚副總兵林椿總兵殷尚

賓嘉靖年謚

忠武曰郭國公常遇春洪武年謚廣寧伯劉榮永

樂年謚都指揮同知張玉洪熙中改謚陽武侯

薛祿宣德年謚定襄伯郭登成化年謚

忠敏曰都督俞事依廉宣德年謚興濟伯楊善天

順年謚

忠愍曰帳前萬戶程國勝洪武年謚斯春侯康輝

洪武年謚右都督徐增壽永樂初謚翰林侍讀  
劉球景泰初謚西路參將張世忠嘉靖中謚兵  
部員外楊繼威隆慶中謚都督指揮李樹嘉靖  
年謚副總兵李梅嘉靖年謚左都督李深嘉靖  
年謚總兵李深隆慶初謚左都督王治道隆慶  
初謚

忠簡曰戶部尚書王佐成化初進謚

忠懿曰武進伯朱冕天順年謚

明朝小文

十五之三  
二五二

忠義曰副使孫興洪武中謚

忠毅曰鉅寇張德勝洪武中謚都督俞亨王簡洪

武中謚左都督方政永樂初謚都督周長永樂

年謚成陽侯張武永樂初謚都督曹隆永樂年

謚平鄉伯陳懷宣德年謚武安侯鄭亨宣德年

謚左都督山雲正統中謚左都督武興景泰年

謚兵部尚書王驥天順年謚

忠介曰左都御史海瑞萬曆中謚

忠順曰西寧侯朱歲永樂年謚朔馬西寧侯宋瑛

天順年謚

忠憲曰豐城侯李賢成化中謚

忠壯曰燕山護衛百戶王真洪武年謚安平侯李

達永樂年謚成安侯郭亮洪熙年謚恭順伯吳

允誠宣德年謚右都督冀傑宣德年謚永順伯

薛斌宣德年謚恭順侯吳瑾天順中謚南寧伯

毛勝天順初謚恭將宗禮嘉靖年謚副總兵趙

明朝小文

十五之四  
二五三

傾登嘉靖年謚都指揮俞亨郭都嘉靖年謚副

總兵張銘嘉靖中謚

忠肅曰黔國公沐晟正統年謚

忠靖曰武進伯朱榮洪熙年謚戶部尚書夏元吉

宣德年謚

忠定曰燕府長史朱復永樂年謚吏部尚書塞義

正統年謚戶部尚書韓文嘉靖初謚

忠穆曰廣平侯袁容宣德年謚

忠肅曰吏部尚書王翱成化年謫兵部尚書鄭瑄

成化初追謫兵部尚書于謙弘治年謫刑部尚

書王用汲萬曆中謫

志節曰南州知州何志宣德中謫刑部尚書吳友

雲弘治年追謫副使許逵嘉靖初謫太僕寺卿

楊最隆慶初謫

志烈曰中書平章事俞通海洪武初謫永康侯徐

志永樂年謫英國公張輔景泰年謫副都御史

明  
朝小史

十五之五  
二十六

孫璉嘉靖初謫

以崇字冠者一類

崇武曰都督僉事陳清洪武年謫

以恭字冠者十六類

恭信曰隆平侯張信正統初追謫成國公朱輔嘉

靖初謫掌太醫院事禮部尚書許紳嘉靖初謫

黔國公沐朝輔嘉靖初謫典府左良史張景明

嘉靖年謫

恭和曰孝肅太后弟慶雲侯周奇正德初謫

恭震曰平江伯陳璉宣德年謫戶部尚書馬昂成

化年謫工部右侍郎劉丙正德中謫吏部尚書

王璉嘉靖中謫兵部尚書江東嘉靖末謫副都

御史范鏞嘉靖年謫兵部尚書趙炳龍隆慶中

謫兵部尚書許論隆慶年謫兵部尚書石氏華

萬曆年謫彰武伯楊炳萬曆中謫

恭敏曰富陽侯李讓永樂中謫刑部侍郎廖莊成

明  
朝小史

十五之六  
三十一

化年謫兵部尚書白圭成化年謫工部尚書李

璉嘉靖年謫襄成伯李全禮嘉靖中謫戶部尚

書馬森嘉靖年謫

恭敏曰泰寧侯陳瀛天順年謫御史大理寺丞鍾

同成化年謫廣東左布政陳選正德末謫

恭簡曰右都御史朱英成化年謫吏部尚書尹英

弘治年謫右都御史戴珊正德年謫兵部尚書

李致嘉靖初謫太常寺卿魏校嘉靖中謫吏部



明  
朝  
小  
史

十五之七  
二四五

侍郎歐陽鐸嘉靖中謫南兵部尚書轉邦奇嘉  
靖末謫南工部尚書王鈞嘉靖末謫南右都御  
史王璵萬曆年謫  
恭毅曰兵部侍郎墨麟洪熙年謫永豐知縣鄧顯  
景泰年謫刑部尚書王榮成化年謫南禮部左  
侍郎章倫成化年謫  
恭惠曰左都御史楊信氏成化年謫工部尚書章

誥嘉靖中謫

恭介曰兵部尚書閻琺嘉靖中謫刑部左侍郎鄭

世威萬曆年謫

恭順曰兵部侍郎盧淵宣德年謫

恭憲曰章王若父會昌伯孫惠天順年改謫

恭獻曰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洪武年謫

恭靖曰榮國公姚廣孝永樂初謫保聖賢順夫人

馮氏夫鍾撫王忠永樂中謫太醫院判蔣周文

洪熙年謫昭王若父彭城伯張麟洪熙年謫左

明  
朝  
小  
史

十五之八  
二四六

副都御史賈銓成化年謫戶部尚書李敏弘治  
年謫英國公張懋正德末謫南工部尚書洪進嘉  
靖中謫成國公朱希忠萬曆年謫南吏部尚書  
朱希周嘉靖年謫左都御史王璵嘉靖中謫  
恭定曰戶部尚書年富天順年謫左都御史潘恩  
萬曆年謫

恭肅曰武靖侯趙輔成化末謫刑部侍郎段氏成  
化年謫吏部尚書周用嘉靖中謫刑部侍郎林

鶴嘉靖中補謫南吏部尚書張淵南兵部尚書

屠工部尚書蔣瑄俱嘉靖末謫吏部尚書熊

汝隆慶初謫南刑部右侍郎曹鈞隆慶中謫

恭節曰左都御史王廷萬曆中謫

以  
借  
字  
冠  
者  
四  
類

借氏曰寧遠伯任禮成化初謫謫

借敬曰戶部侍郎王鍾洪熙年謫都督吳克勤景

泰年謫左都御史陳璵景泰年謫修武伯沈榮

天順年謚副都御史周季麟嘉靖中謚

傳順曰都督僉事吳守義舊名把敦抗海山降人

宣德年追謚右都督紀廣景泰年謚胡人忠勇

伯蔣信從天順歸謚

傳靖曰吏部尚書廖紀嘉靖中謚

以忠字冠者一額

思勇曰副總兵黑春嘉靖年謚

以威字冠者五額

明朝小史

十五之九

威震曰伏羌伯掌銳嘉靖年謚

威勇曰寧晉伯劉聚成化年謚

威武曰應城伯孫繼永樂年謚

威毅曰安陸侯吳復洪武年謚

威靖曰懷柔伯施聚天順初謚

以文字冠者二十四額

文通曰禮部侍郎王一字景泰年謚大理寺少卿

李奎弘治年謚南史部尚書錢溥弘治年謚禮

部尚書費霖嘉靖中謚

文忠曰南禮部尚書王英天順年改謚吏部直閣

曹爲天順初改謚大學士張孚敬嘉靖中謚太

學士楊廷和隆慶初謚大學士張居正萬曆年

謚

文恭曰少詹事劉綎成化年謚贊善羅洪先隆慶

初追謚南工部左侍郎程文德隆慶年謚禮部

尚書萬士和萬曆年謚

明朝小史

十五之十

文傳曰侍讀學士直閣張蓋天順年謚南禮部尚

書倪謙成化年謚南工部尚書董誠弘治年謚

南禮部尚書恭淳弘治年謚大學士靳貴正德

末謚禮部尚書張昇嘉靖初謚南禮部尚書黃

珣嘉靖中謚顧清嘉靖中謚南禮部侍郎陳傑

隆慶初謚吏部侍郎因大臨萬曆年謚南禮部

尚書林廷機萬曆年謚

文思曰禮部尚書直閣彭華弘治年謚

文端曰吏部尚書王直天順年謚禮部尚書周經

正德年謚南吏部尚書吳一鵬嘉靖中謚大學士高儀禮部尚書吳山大學士陳以勤俱萬曆年謚

文安曰禮部尚書鄭賜洪熙年謚禮部侍郎直閣

劉定之成化年謚禮部尚書周洪謨弘治年謚南兵部尚書林瀚正德年謚南兵部尚書劉龍北禮部尚書年傑俱嘉靖年謚大學士呂本萬

明朝小史

十五之十一

曆年謚

文昭曰南兵部尚書蕭維禎成化年謚南禮部尚

書江潮嘉靖年謚

文和曰大學士劉珣弘治年謚戶部直閣尹真正

德年謚

文康曰兵部尚書田表景泰年謚大學士高安弘

治年謚大學士梁儲方獻夫顧昂臣等時俱嘉

靖年謚

文莊曰吏部侍郎葉盛成化年謚工部尚書謝一

葵正德年謚大學士丘濬弘治年謚南戶部尚書王鴻儒正德中謚南禮部尚書邵寶北吏部尚書羅欽順禮部尚書歐陽德俱嘉靖中謚禮

部尚書江俊南祭酒鄒守益俱隆慶年追謚太學士馬自強殷士儋俱萬曆年謚

文襄曰工部尚書周忱景泰年謚大學士席書楊

一清桂萼吏部尚書唐龍俱嘉靖中謚

明朝小史

十五之十二

文成曰御史中丞張意伯劉基正德年追謚新建

伯王守仁隆慶初追謚

文榮曰大學士袁輝嘉靖年謚

文貞曰大學士楊士奇正統年謚徐階萬曆年謚

文修曰南吏部右侍郎林文俊嘉靖中謚

文獻曰少詹事鄧濟洪熙年謚大學士楊榮正統

年謚吏部尚書姚廣成化年謚南禮部侍郎崔

純北戶部尚書年廷相禮部尚書霍韜吏部侍

郎徐縉俱嘉靖年謚大學士余友丁萬曆年謚  
文惠曰大學士夏言隆慶中謚

文簡曰禮部侍郎儀智刑部侍郎馬京俱洪熙年

謚大學士黃淮正統年謚禮部尚書劉春季遜

李傑正德年謚禮部尚書毛澄孫承恩大學士

毛紀張璽許瓚禮部侍郎馬汝驥南太常寺卿

穆孔暉俱嘉靖中謚南兵部尚書湛若水禮部

侍郎呂柟工部侍郎何孟春北史部侍郎董玘

明  
朝  
小  
史  
十五之十三

俱隆慶中謚大學士呂調陽萬曆年謚

文懿曰學士夏問呂原天順年謚吏部侍郎楊守

陳弘治年謚南工部尚書劉宣正德年謚南禮

部尚書章懋大學士翟鑾南史部侍郎儲璫俱

嘉靖年謚禮部左侍郎翟景澤隆慶中謚吏部

右侍郎諸大綬禮部尚書羅萬化大學士趙志

卓俱萬曆年謚

文義曰大學士高叔成化年謚

文叔曰大學士尚輅成化年謚吏部尚書倪岳弘

治年謚禮部尚書傅珪修撰羅倫南工部侍郎

黃孔昭俱嘉靖年謚大學士張治隆慶中改謚

大學士張四維萬曆中謚

文裕曰禮部尚書白弼正德年謚詹事府詹事陸

深嘉靖中謚戶部尚書陸隆慶中改謚

文惠曰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正德中謚

文介曰侍讀學士劉儼天順年謚大學士石琚隆

慶中改謚  
明  
朝  
小  
史  
十五之十四

文憲曰大學士彭時成化年謚賈宏嘉靖中謚陳

于陞萬曆年謚

文靖曰贊善王汝玉洪熙年謚大學士金幼孜宣

德年謚南史部尚書魏驥成化年謚大學士徐

浦弘治年謚劉健曾詠俱嘉靖中謚嚴鉤萬曆

年謚

文正曰大學士李東陽正德不謚謝遷嘉靖中謚

文定曰大學士楊溥正統年謫禮部尚書吳寬弘

治年謫南禮部侍郎王瓚兵部尚書張邦奇南

祭酒陳敬宗俱嘉靖年謫大學士蔣冕吏部侍郎

王道南京右都御史何塘俱隆慶中謫大學

士李春芳萬曆年謫

文穆曰大學士胡廣永樂年謫劉吉弘治年謫禮

部尚書傅漸弘治年謫大學士許國萬曆年謫

文肅曰右贊善徐善送洪熙年謫禮部侍郎錢習

明朝小史

十五之十五  
二七四

禮人順年謫南禮部尚書王傑弘治年謫刑部

尚書何喬新禮部侍郎謝鐸南禮部尚書吳儼

俱正德年謫大學士劉忠南吏部侍郎羅玘修

撰歷知府岳正俱嘉靖年謫南禮部侍郎劉瑞

隆慶年謫大學士趙貞吉萬曆年謫

文達曰大學士李賢成化年謫

文節曰修撰舒芬萬曆年謫

文恪曰南副都御史吳紳吏部尚書耿裕俱弘治

年謫祭酒宋純大學士秦善俱正德年謫南禮

部尚書楊源孫陞祭酒魯鐸北禮部尚書溫仁

和大學士王鏊俱嘉靖年謫吏部侍郎丁士美

周子美南禮部尚書林源俱萬曆年謫

以瑞字冠者五額

瑞敏曰兵部尚書胡世寧南兵部尚書秦金俱嘉

靖年謫

瑞愍曰兵部侍郎商大節隆慶初追謫

明朝小史

十五之十六  
二七四

瑞簡曰刑部尚書鄭曉判都御史朱震俱隆慶年

謫刑部尚書毛恒南刑部林雲回俱萬曆年謫

瑞毅曰吏部尚書王恕正德中謫刑部左侍郎劉

玉隆慶初追謫

瑞肅曰吏部尚書馬文升正德年謫戶部尚書梁

材隆慶中追謫南兵部尚書劉宋右都御史顧

佐俱萬曆年謫

以瑞字冠者二額

桓農曰永城侯薛顯洪武年謚

桓義曰廣西都指揮使王真洪武中謚

以安字冠者二類

安簡曰南禮部尚書王宗彝正德末謚

安節曰南吏部尚書袁洪愈萬曆年謚

以宣字冠者一類

宣武曰華昌侯郭子興洪武年謚

以昭字冠者二類

昭靖曰西平侯沐英洪武年謚

十五之十七  
二十一

昭靖曰西平侯沐英洪武年謚

以康字冠者十類

康僖曰刑部尚書侯瑜弘治年謚唐勳太僕寺卿

邵統南刑部尚書周倫駙馬恭震南戶部尚書

王承裕崇信伯賈祇南兵部尚書李元嗣俱嘉

靖十謚

康敏曰刑部尚書白昂弘治年謚趙璠嘉靖中謚

康簡曰工部尚書楊守隨正德末謚南工部尚書

崔文奎刑部侍郎胡紹俱嘉靖年謚

康懿曰南禮部尚書陳俊北工部尚書徐賁俱弘

治年謚工部尚書林廷樞嘉靖年謚

康毅曰兵部尚書王憲嘉靖中謚

康惠曰南戶部尚書胡富北兵部尚書李承勳刑

部尚書楊志學右都御史周季鳳俱嘉靖年謚

工部尚書宋禮萬曆年謚

康順曰南和伯方壽祥嘉靖年謚

明  
附小文

十五之十八  
二十四

康靖曰禮部尚書鄧幹弘治年謚宣城伯衛輝嘉

靖中謚

康穆曰孝貞皇后父都督同知王鎮弘治中謚

以莊字冠者十一類

莊僖曰刑部尚書韓升同新寧伯諱佑東寧伯焦

棟俱嘉靖中謚左都御史張永明隆慶年謚

莊襄曰安慶侯仇成洪武年謚黔國公沐崑右都

御史俞諫俱嘉靖中謚

莊武曰堂順伯曹義天順年謫襄城侯享隆弘治

年謫

莊敏曰平江伯陳瑄南吏部尚書在泰北戶部尚

書瑒為保成化年謫刑部尚書林聰弘治年謫

兵部左侍郎周鑑隆慶初賜謫南戶部尚書許

誥嘉靖中謫

莊愍曰左都御史寇深天順年謫贈都督會事馮

恩嘉靖年謫

明  
朝小文

十五之十九

莊簡曰航海侯張赫洪武中謫南兵部尚書張悅

北工部尚書王復順成國公朱儀俱弘治年謫

南戶部尚書秦氏悅右都御史照壁俱正德年

謫戶部尚書鄧文威禮部尚書李浩吏部尚書

閻淵俱嘉靖年謫番字隆慶中追謫南吏部尚

書王學夔北吏部尚書陸光祖俱萬曆中謫

莊懿曰南刑部尚書周璫成化年謫兵部尚書張

鑒弘治年謫工部尚書胡拱辰北刑部尚書閔

璉兵部尚書王瑒俱正德年謫

莊裕曰南戶部尚書徐問隆慶初追謫

莊靖曰衛聖夫人楊氏夫保昌伯蔣廷圭洪熙年

謫大學士陳文成化年謫魏國公徐備正德末

謫工部尚書趙瑛左都御史宋景俱嘉靖中謫

莊肅曰敬皇后父壽寧侯張璠弘治中謫刑部御

史要志德俱隆慶中謫

以  
裏字冠者十類

明  
朝小文

十五之二十

裏榮曰修武伯沈清正統年謫

裏武曰信國公湯和都督會事於顯俱洪武中謫

左都督馬斌正統年謫

裏敏曰都督臨漳伯郭義學士曹榮俱宣德年謫

裡部侍郎瓦爾馬倫刑部侍郎楊泰太醫院判

衣實俱正統中謫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

鄧榮俱景泰年謫南糧部侍郎許彬天順年謫

刑部尚書董方戶部尚書翁世賢南戶部尚書

黃錫南兵部尚書原保左都御史李賓太宰寺卿學士孫賢王獻林文俱成化年謫兵部尚書戚寧伯王越左都御史鄧廷瓚俱弘治年謫南戶部尚書周金左副都御史唐澤兵部侍郎張珩尚書王以旂俱嘉靖年謫南兵部尚書李陞隆慶年謫兵部尚書韓瑜萬曆年謫翁萬達隆慶中追謫

明  
朝  
小  
史

夏忠曰安達侯柳昇宣德年謫刑部侍郎丁致柔

十五之二十三  
二七五

泰年謫總制尚書才寬都督會事馮楨保正德年謫兵部侍郎曾統陰慶初追謫

夏簡曰六安侯王志洪武年謫兵部尚書王執刑部尚書高友斌俱嘉靖中謫

夏穀曰靖海侯吳禎洪武年謫會寧伯李英宣德年謫永寧伯韓廣正統年謫都督會寧李英景泰年謫永寧伯焦禮天順年謫南兵部尚書程信文部尚書李東俱成化年謫兵部尚書項忠

明  
朝  
小  
史

初謫

十五之二十三  
二七九

弘治年謫右都御史韓雍戶部尚書秦鑑俱正德年謫吏部尚書軒進兩廣右都御史潘鑑兵部尚書王邦瑞俱嘉靖中謫兵部尚書彭澤陰慶初追謫吏部尚書楊傳萬曆中謫

夏忠曰吏部尚書唐鑑弘治年謫刑部尚書洪鐘右都御史張岳戶部侍郎鄧守愚俱嘉靖年謫

夏端曰濟寧侯顧時洪武年謫保定侯梁瑄成化

夏烈曰江陰侯吳良洪武年謫夏恪曰鎮遠侯顧溥弘治年謫

以剛字冠者二類

剛勇曰都督會事張欽永樂年謫

剛毅曰豐城侯李彬永樂年謫

以清字冠者四類

清思曰南工部尚書吳廷舉陰慶初謫

清愍曰副都御史孫紹睿隆慶初追謫



清簡曰南刑部尚書與登正德年謚南史部尚書

孫需嘉靖年謚北文部尚書孫瓚萬曆年謚

清惠曰南刑部尚書默九疇成化年謚北工部尚

書劉麟嘉靖年謚

以貞字冠者二類

貞義曰南兵部尚書徐靖景泰年謚北兵部義豹

隆慶初追謚

貞甫曰刑部尚書林俊隆慶初追謚

明朝小文

十五之二三  
二九九

以崇字冠者十三類

崇泰曰駙馬都尉莊元嘉靖年謚

崇倬曰新建伯李王正統年謚孝肅太后弟長寧

伯周或正德年謚獻皇后弟王田伯蔣輪廢皇

后從孫安昌伯殘承宗定國公徐光祚禮部尚

書顧可學戶部尚書孫文孝澤皇后父泰和伯

休萬言俱嘉靖年謚鎮遠侯顧東隆慶中謚

崇讓曰遂安伯陳瓚天順年謚

崇扣曰孝惠太后父昌化伯邵善吏部尚書汪瑨

英國公張喬俱嘉靖年謚

崇原曰黔國公沐武景泰年謚成國公沐鳳嘉靖

中謚

崇夏曰工部尚書吳中都督韓偕俱正統中謚戶

部尚書金謙景泰年謚孝皇后兄舍昌侯孫繼

宗成化年謚大學士袁宗弼刑部尚書蕭賢俱

嘉靖年謚

明朝小文

十五之二四  
三二一

崇慈曰駙馬都尉井源天順年謚

崇簡曰禮部尚書戚瑞明嘉靖年謚駙馬都尉景和

隆慶中謚

崇敬曰招遠伯馬亮正統年謚

崇愿曰刑部尚書朱濬洪熙年謚

崇壯曰都督冉保正統年謚順義伯羅東忠成化

年謚

崇靖曰右都督陳政正統年謚孝肅太后父慶雲

伯周龍成化年謚孝貞皇后弟瑞安侯王源鎮  
述侯顧士隆孝烈皇后父安平侯方銳南刑部  
尚書翁清孝靜皇后父慶陽伯夏儒俱嘉靖中  
謚

崇定曰謝馬都尉梅殷永樂年謚

以勇字冠者一類

勇義曰雄武侯周武洪武中謚太平侯張軌天順

年謚

明朝小文

十五之五  
二一七

以武字冠者十六類

武信曰卓城伯王貴天順中謚右都督周玉燕國

公沐琮俱弘治年謚

武桓曰樞密趙德勝洪武年謚

武莊曰元帥耿再成廣德侯華高俱洪武年謚撫

寧侯朱麒嘉靖中謚

武襄曰都督同知康茂才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蔡

達俱洪武中謚武定侯郭英都督同知朱崇俱

永樂年謚左都督沐昂正統年謚昌平侯楊洪

景泰中謚無憂伯徐享天順年謚撫寧伯朱瑄

成化中謚豐城侯李旻安遠侯李均平江伯陳

圭都督同知劉文都督王勅俱嘉靖中謚左都

督周尚文隆慶年謚

武寧曰魏國公徐達洪武年謚

武勇曰定西侯蔣貴正統年謚伏虎伯毛忠成化

中謚

明朝小文

十五之六  
二五五

武敏曰靖安伯和勇懷寧侯孫鏗俱成化年謚都

督同知安國正德末謚

武應曰樞密廖永安洪武中謚成國公朱勇天順

年謚元帥孫興祖洪武年謚

武毅曰宣德侯金朝興洪武中謚武城侯王聰鎮

遠侯顧成俱永樂年謚都督高成宣德年謚永

順伯薛敏天順年謚彰武伯楊信都督陶瑾俱

成化年謚保國公朱永弘治年謚

武惠曰左都督陸炳嘉靖末謚

武順曰衛國公鄧愈洪武年謚

武信曰營陽侯楊璟洪武年謚武平侯陳友成化

年謚

武壯曰江南分省參政胡大海洪武初謚左都督

梁震嘉靖中謚

武靖曰魯國公李文忠洪武年謚字陽侯陳繼天

順初謚

明  
朝  
小  
史

十五之二十一  
一九四

武肅曰指揮使潘穀都督僉事高顯俱洪武中謚

安遠侯柳溥天順年謚

武烈曰成國公朱能永樂年謚

以  
敏  
字  
冠  
者  
三  
額

敏毅曰定西侯將玩成化末謚

敏靖曰黔國公沐紹勛嘉靖中謚

敏肅曰工部侍郎陳壽洪熙年謚

以  
德  
字  
冠  
者  
一  
額

德使曰都督同知邵永嘉靖中謚

以  
簡  
字  
冠  
者  
二  
額

簡襄曰南刑部尚書陳壽萬曆年謚

簡肅曰左都御史張敷華正德年謚周廷庸喬南

工部尚書黃珂南刑部尚書方良俱嘉靖年謚

南兵部尚書潘潢隆慶年謚戶部尚書方純南

刑部尚書孫植左都御史陳瓚刑部尚書丘楫

工部尚書袁貞吉俱萬曆年謚

明  
朝  
小  
史

十五之二十八  
二二〇

以  
景  
字  
冠  
者  
一  
額

景成曰燕府左傅丘廣洪武中謚

以  
懿  
字  
冠  
者  
一  
額

懿簡曰兵部尚書張賜弘治年謚

以  
毅  
字  
冠  
者  
三  
額

毅勇曰都督僉事李桂嘉靖年謚

毅敏曰左都督劉玉成化年謚

毅慈曰南京糧儲副都御史馬炳龍正德年謚大

學士王史弘治年謚

以忠字冠者二類

忠安曰刑部尚書彭和弘治年謚

忠襄曰西平侯沐春宣德年謚

以介字冠者一類

介甫曰南文部尚書吳蕨萬曆年謚

以孝字冠者一類

孝勇曰都督僉事陳文洪武年謚

明初小史

十五之十九  
一八二

以倬字冠者一類

倬信曰襄城侯李珍天順年謚

以壯字冠者七類

壯勇曰清平侯吳成都督梁來左都督馬聚俱宣

德年謚恭順侯吳克忠都督梁成俱景泰年謚

宣城伯衛謙弘治十謚

壯武曰右都督馬榮永樂年謚

壯敏曰昌寧伯趙勝成化年謚

壯慈曰都督同知岳德嘉靖年謚

壯毅曰都督僉事何德臨江侯趙誠俱洪武中謚

南寧伯毛福壽天順年謚

壯靖曰右都督高文正統年謚

壯節曰都督指揮使韓淵永樂年謚

以靖字冠者一類

靖襄曰左都督蕭綬正統年謚京學總兵張偉嘉

靖中謚

明初小史

十五之二十  
二〇六

以定字冠者一類

定襄曰臨江侯陳德洪武年謚

以肅字冠者二類

肅敏曰兵部尚書俞子俊弘治年謚

肅慈曰兵部尚書王廷相隆慶初進謚

以節字冠者一類

節慈曰兵部尚書劉為洪熙年謚陳洽宣德初謚

江西副使周憲正德年謚都指揮丁碧都督同

知孝谷芳俱嘉靖年誼

以恪字冠者一額

恪題曰贈廉使馮保正德年誼兵部侍郎楊守謙

隆慶初追誼

明朝小史十五卷終  
明朝小史

十五卷二十一  
五八

明朝小史十六卷

鹿城亦德昌 蔭輯著

天啓紀

宗室閹科

帝在位從大學士何宗彥等奏特著為宗室閹科之  
今日列聖以來未有之事也

氣怪

三年陝西有氣怪鳳縣東關外飛成羣在地食牧  
明朝小史

甚述其狀如鴛鴦之類自首至尾約長一丈八尺  
闊橫一丈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  
爪趾前四後五毛細軟深長若虎之黃黑色尾甚  
豐大人逐之甚去甚速能飛轉不甚高

相宇對聯

帝寵任太監魏忠賢凡中外臣僚附之者悉眾偏首  
崇奉廢所不為京省府州建立生祠以為奉祀者  
火每造一處約費錢糧八十有奇其門樓殿閣懸

耀星日京師迎像時旗上到聯云至神至聖中乾  
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明

中旨

魏忠賢堂傾陷正人必先毀借名號凡有起用動曰

中旨

二印

帝賜東廠魏忠賢金印一方二寸約重百兩玉錫篆  
四爪龍紐文曰顧命九臣忠賢之印或以金雲龍

明朝小史

十六之二

臣又賜客氏一方文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

雪憤報恩書

三朝妻與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業編轉而成賢于  
斥廢殺慘諸臣留一罪案多出於崔呈秀劉忠遂  
之意故責汝良以為雪憤報恩之書

九千九百

太監魏忠賢奉朝阿訖順指者俱拜為乾父行五拜  
三叩頭禮口呼九千九百歲爺爺

二十四

三年六月初一日都察院左副御史楊達謹題為

逆端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  
賢聖思大千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  
探求社事職惟太祖高皇帝守定律令內官不許  
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  
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紳孫相  
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

明  
朝小史

十六之三  
二十九

謀戕改國祚靈長至今皇意至明在上乃敢有肆  
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先  
帝之令名隳宗社無窮之患禍如東廠太監魏忠  
賢其人者本朝重為威叔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  
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稱皇上為  
先帝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  
忠貞初心并負風紀職守負皇上起職回問特思  
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乎在天謹據其大罪之若

明  
朝小史

十六之四  
三十一

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布衣無賴  
人耳中年守身實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  
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投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逆忠改今名忠非欲其顧名思義忠  
不欺為奸賢不欺為忠或乃初猶擇為小忠小信  
以俾愚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  
崇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盡心參酌權無旁分正  
仗其力擔承責無他卻自忘賢專擅旨意多出  
傳奉傳奉而具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  
偽誰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迫譏議政事  
之全幾成閹市甚且有詔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  
若夜半出庄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官  
呈渺小以致閣臣驚愕嗟問有堅意求去者壞祖  
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燾家  
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燾親捧御手首  
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

明朝小史

十六之五  
六一

寢后封以清宮榮皇上宜遠忘之忠賢交通孫然  
論去急于苟己之志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  
二也先帝任年全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  
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理臣孫僕行也  
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鄧元標也忠賢一則過  
之若病去一則嚴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軒片席  
不可得顧于瘦黨氣殿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復  
加塔玉以贈其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

不容元朝有痛念弓馬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  
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  
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  
迫之去一則與沈澗交構逼之削籍去至今請一  
復職起用不可得顧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照用  
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  
為惡人必不容或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也國家最重無如故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

明朝小史

十六之六  
一二

之孫填行威以弘史為他辭以獨其出豈真欲門  
生宰相乎安預金甌之腹字竊作詔座之私情大  
罪五也爵人于朝美重廷推去歲南太宰以太宰  
推皆照陪一以蓋故卜點陪之業一以伏借因為  
逐之奸毀一時名賢不安去顯倒有常之銓政  
擇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賢忠直  
乃滿朝為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東謙徐大綱毛  
士龍侯震陽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行忠賢傳奉  
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稱皇上之怒  
易解忠賢之怨難饒大罪七也照猶曰外廷之臣  
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  
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驕狀謀  
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  
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格妃以有喜傳  
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時已屬其私比  
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



明  
朝小史

十六之七  
三二

先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浴妃幸存安知不為  
羌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已猶曰  
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  
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望月之慘傳  
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解趾問祥  
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已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  
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于先帝之在  
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叔之不  
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羌旁  
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  
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  
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  
子身首異處四蛇狗鼠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欺于  
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焉而略無顧忌也  
此後內臣雖復敢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  
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

明  
朝小史

十六之八  
三一

因而欲唐顧養今日討要賞明日討祠額要族無  
窮王吉廉藪進又于河間府毀人居室起建牌坊  
驀鳳雕龍千雲捧漢崇慈崇慈欲復春聲又不止  
于臺地擅用朝官規制借擬宸寢而已大罪十二  
也今日廢錦衣衛明日廢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亂  
矣詔勅之棺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  
魏希孔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  
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彘朝廷之名  
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  
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  
欲扳陽皇親也其扳陽皇親者欲動攝三宮也當  
時若非閹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威  
久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口禁平人間稅也  
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從學乃以事煤  
害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益長陵一坏  
土何以處之超高底可為焉忠賢煤可為鑛大罪

明  
朝  
小  
史

十五也王忠敬明達後召收地畧其小則付之  
有司大則付撫學院足矣而撫李黑撤三次考掠  
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教與章學而忠賢早  
嘗士令使青瑣亦君之氣光結于璧宮泮藻之間  
孔子之神將無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  
監禁之令于臺者吳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  
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後停其陞遣使吏部不得守  
其銓除六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國之以偷換手  
十六之九

十一  
二

明  
朝  
小  
史

吳科臣魏大志列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  
責及科臣回詔臺者交論又再奏王言幾成解制  
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理理天語振起放倒信  
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  
也最可異者本殿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優平民  
也自忠賢受事竊天不宰而且直以快恩仇行頓  
陷野子傅應星為之招徠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  
播唇傳誣教為之投函打網片語遠播則駕帖立  
十六之十

十一  
二

明朝小文

寧縣新城可作耶。然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  
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西  
夷。袒利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格原有深  
意。忠賢謀同奸細。沈澁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  
黨交互。盤居其中。且安知其無大逆。刺容。東房面  
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  
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賊者每為寒心。忠賢復  
傾財厚典之交結。皆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

十六之十一  
二一

傾結違官。忠賢蓋已蒙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  
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違者。涿州之景象。  
乎鐵騎之擁護。如雲蟠玉之連隨。耀日警蹕。傳呼  
清塵。塾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肆也。以與夫  
為連敗。駕却為羽。懷青蓋。夾獲雙逃。則已。儼然來  
與矣。其間入幕密謀。叩為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  
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即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  
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強之矣。大罪二十三

明朝小文

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為大內之氣象乎。寵  
極則驕。恩多成怨。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  
殺其馬。賢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  
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進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  
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  
放縱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  
咒于肘腋。伺乎此。又寸嚙忠賢不足盡其事者。大  
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郎報。招索長安之

十六之十二  
二一

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  
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接者接。左右既畏  
而不救。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  
又皆觀望。而不救。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  
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  
狡諛門客。違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報  
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忌移。禍福立見。  
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容氏為之彌縫。其

明  
朝小史

十六之十三  
十一

漢成而通飾其曰邪故破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繁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執內邊不肯官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

明  
朝小史

十六之十四  
十二

不為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為下意林必不肯容人即若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懼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於廢小聖令內外大小俱坐針

皇上鑒職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至容雷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勅法司逐款嚴詞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人容氏亦并勒令居外以全恩寵

明朝小史

十六之十五  
三一五

明朝小史十六卷終  
明朝小史

毋務令其辱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總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聞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靈斷不能容職故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少酬死且不憾惟

十六之十六  
二九

明朝小史十七卷

蘆城赤隱呂

鑒輯著

崇禎紀

信天子

帝初封為信王入繼大統奸邪為之一清四海之內

咸稱之曰信天子言真可為天子也

能作時藝

帝平日為子讀書詩文靡不善及在位時嘗作四書

明朝小史

十七之一

時藝亦序臣同兩頒行天下士子咸誦習焉

梅蘆

帝在位時宮中有女名阿奇能以青梅雕刻脫模錢

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摩之玲瓏如小金闌之復

為梅蘆之口梅蘆

雨黃泥丸

七年九月京師雨雹拾取視之皆黃泥丸子如核桃

大破之中有大藥氣

建坊嘉獎

帝之末年軍餉不繼頒給戚臣求助內監王永祚曹

化淳等有助至五萬三萬者上即頒旨嘉獎建坊

其門以風厯僚

各府州錢糧

帝以歷年錢糧不足以供內外軍需發該部查實報

來今據冊該

北直隸順天府糧一萬四千零永平府糧四萬五

明朝小史

十七之二

千零保定府糧一萬一千零河間府糧六萬五

千零真定府糧十一萬七千零廣平府糧五萬

九千零大名府糧十四萬八千零延慶州糧三

千九百零保安州糧一千八百石零

南直隸應天府糧二十萬五千六百石零鳳陽府

糧二十萬五千七百石零廬州府糧九萬三千

九百石零淮安府糧四十萬二千八百石零揚

州府糧二十四萬六千七百石零蘇州府糧二

明  
朝  
小  
史

十七之三  
二八二

百五十萬二千九百石  
宋松江府種九十五萬  
九千石  
宋常州府種七十六萬四千石  
宋鎮江府種三十一萬五千石  
宋徽州府種二十萬石  
宋寧國府種十萬三千三百石  
宋池州府種六萬一千九百石  
宋太平府種四萬九千石  
宋安慶府種一十三萬一千八百石  
宋廣德州種一千八百石  
宋和州種八千二百石  
宋滁州種二千三百石  
宋徐州種十四萬八千二百石  
宋

明  
朝  
小  
史

十七之四  
二八三

河南開封府種七十一萬九千三百石  
宋歸德府種七萬七千六百石  
宋彰德府種二十五萬二千石  
宋衛輝府種二十四萬五千六百石  
宋懷慶府種三十三萬六千六百石  
宋河南府種四十八萬一千二百石  
宋南陽府種一十一萬四千四百石  
宋汝寧府種十二萬一千七百石  
宋汝州種十四萬七千七百石  
宋  
陝西西安府種八十六萬五千石  
宋鳳翔府種十九萬石  
宋漢中府種三萬石  
宋平涼府種一十五萬石  
宋鞏昌府種十五萬九千石  
宋臨洮府種四萬四千石  
宋康陽府種十三萬石  
宋延安府種四十二萬石  
宋

山東濟南府種八十五萬一千六百石  
宋兗州府種四十五萬三百石  
宋東昌府種三十一萬八千五百石  
宋青州府種六十七萬石  
宋登州府種二十三萬六千石  
宋萊州府種三十二萬三千一百石  
宋

山西太原府種五十七萬石  
宋平陽府種一百一十一萬九千石  
宋大同府種一十二萬六千石  
宋  
潞安府種二十萬三千八百石  
宋汾州種十五萬

浙江杭州府種二十三萬四千二百石  
宋嘉興府種六十一萬八千石  
宋湖州府種四十七萬石

宋寧波府種十七萬四千四百石零紹興府種三十三萬八千九百石零台州府種一十二萬五千八百石零金華府種一十七萬四千石零衢州府種九萬二千二百石零嚴州府種一萬一千石零溫州府種十萬五千一百石零處州府種六萬四千石零

江西南昌府種五十萬石零饒州府種二十一萬三千石零廣信府種十三萬三千石零南康府

明  
朝  
小  
文

十七之五  
一八七

種七萬石零九江府種四萬石零建昌府種十萬石零撫州府種三十一萬石零臨江府種二十三萬石零吉安府種四十四萬石零瑞州府種二十二萬五千石零袁州府種二十三萬石零贛州府種七萬石零南安府種二萬石零湖廣武昌府種一十六萬三千石零漢陽府種七萬五千九百石零承天府種二十一萬一千八百石零襄陽府種六萬三千七百石零鄭陽府

種一萬二千四百石零德安府種四萬一千石零黃州府種二十五萬二千石零荊州府種一十九萬四千石零岳州府種一十七萬石零長沙府種九萬八千石零實慶府種五萬五千石零衡州府種二十二萬四千七百石零常德府種六萬九千石零辰州府種九萬三千三百石零永州府種六萬八千石零

四川成都府種一十六萬六千石零順慶府種七

明  
朝  
小  
文

十七之六  
一八二

萬二千石零欽州府種十萬石零靈慶府種三十五萬石零慶州府種二萬石零馬湖府種二千石零潼川州種三萬石零眉州種三萬石零嘉定州種四萬石零邛州種二萬石零蘆州種二萬石零雅州種八千石零福建福州府種十六萬六千石零泉州府種十一萬九千石零建寧府種十六萬三千石零延平府種八萬六千石零汀州府種三萬三千七百



八十石零興化府種六萬石零邵武府種六萬  
二千石零漳州府種十一萬六千石零福州  
種二萬八千五百石零

廣東廣州府種三十二萬石零韶州府種五萬石  
零南雄府種三萬五千石零惠州府種六萬七  
千石零肇慶府種十六萬石零高州府種六萬  
六千石零廉州府種二萬六千石零雷州府種  
五萬五千石零瓊州府種八萬石零

明朝小文

二十七之七  
二七五

廣西桂林府種十二萬五千石零柳州府種五萬  
二千石零慶遠府種一萬四千石零平樂府種  
六萬二千石零梧州府種一十萬石零潯州府  
種三萬六千石零南寧府種四萬七千石零太  
平府種三千石零

雲南雲南府種三萬四千二百石零大理府種二  
萬二千八百石零臨安府種一萬六千石零楚  
雄府種八千九百石零徽州府種九千八十石

雲南木府種一萬一千八百石零廣南府種一  
千石零廣西府種二千一百七十石零鎮沅府  
種一百石由靖軍民府種三千三百石零姚安

軍民府種三千六百石鶴慶軍民府種四千石  
零武定軍民府種二千五百石零尋甸軍民府  
種三千七百九十石零麗江軍民府種二千一  
百石零元江軍民府種一千九百三十石零化  
府種四千八百石零永昌軍民府種八千三百

明朝小文

二十七之八  
二八一

石零

貴州貴陽府種六千五百石貴州宣慰使司種六  
千八百石思州府種八百石零思南府種一千  
八百石零鎮遠府種八百石零石阡府種八百  
五十石銅仁府種一千一百七十石零黎平府  
種二千六百石零普安州種二千八百石零永  
寧州種二千二百石零鎮寧州種二千六百石  
零安順州種五千石零都勻府種四千九百石

宋

諸番國風土

帝嘗以永樂七年命太監鄭和王景弘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船四十八號往諸番國問諸寶賜得諸國風土貢物所紀諸番示厚臣不可不知祖宗間拓疆宇夷夏一體之意初至

占城國其國臨海有港曰新州西抵交趾北連中國地海船到彼其酋長頭戴三山金花冠身披

明朝小史

十五之九

金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如裝金剛狀象象前後擁衛兵五百餘或執鋒刀短鎗或弄皮牌腿鼓吹柳枝筒其部領皆象馬出郊迎詔下象膝行旬旬感恩奏貢方物其國所產巨象牙牛甚多象牙犀角廣貨到國棋楠香在一山所產其酋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斬其手與木沉香樣採為薪天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草木長青隨花隨結

明朝小史

十五之十

查海為亞末揭善得國人惟食檳榔菜葉包蟲殼灰行住坐卧不絕于口不辭正朔但看月生為初月晦為盡如此十次盈虧為一歲晝夜善睡數十更為法商長及氏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凡月則飲酒歌舞為樂酋長所居屋宇宮牆俱執灰瓦及以堅木雕鏤數室之形為華外同磚垣亦有城郭兵甲之防樂鏃刀標之屬其部領所居亦分等第門高有限氏下滿等

明朝小史

而士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舊若知而因封其頭或移體到處則或無人有病者臨其時連之妖氣入腹必成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蜀人戲之觸弄其頭必有生灰之恨男女雜皆腦後花布纏頭上穿短布衫腰圍花布手巾其國無紙筆以羊皮捉筆畫黑劑細竹為筆點白灰畫字若短期委曲之狀言語燕鴉全憑通事傳譯

卷之十一  
二九一

賓龍國與占城山地相連有雙湖水澄清佛書

所云舍衛乞食即此地也日連所居遺址尚存

人物風土草木氣候與占城大同小異惟農事

能持身服設佛而度灰者擇僻地葬之婚姻偶

合者首出入戎家或為一如占城王從者前後

百餘人執贊讚唱曰亞日僕地產耕種看象牙

貨用金銀花布之屬民下編茅覆屋以居

暹羅國自占城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山形如白

明朝小史

玉明嘴周十里外山呼咆內嶺深連回平而沃  
耕播豐熟氣候常熱風俗助悍尚豪強狡掠鄰  
境剽掠御木為柱鑄水牛皮為牌藥鏢等器頂  
習水戰男女推皆白布纏頭穿長衫腰束青花  
手巾其上下謀議大小事悉決于婦其男一聽  
苟合無序遠中國男子甚愛之必致酒飲待歡  
歌舞宿婦人多為尼姑道士能誦經持齋服色  
略似中國亦遠處觀能重喪禮人風氣純必用

卷之十三  
二九六

水銀灌養其尻而後擇高阜之地設佛事昇之

蟻蟻為酒蕉海為鹽地產羅斛香大風子如蘇

木犀肉象牙犀毛素織以獸代錢每一萬箇准

中統鈔二十貫實用有白花旗器印花布色絹

色段金銀銅鐵水銀硃珠兩傘之屬其首威泰

天朝遠志當遣使獻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爪哇國古名蘭婆自占城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

國地廣人稠甲兵為東洋諸番之雄舊傳尼子

魔母與一同家青面紅身赤髮相合凡生子百餘皆食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其  
中人祇嘆為靈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家  
稱渠之遠為國主即領餘眾驅逐同家而除其  
害復生而安業至今其國之遠又復有千三  
百七十六年考之聲在漢時至我大明宣德七  
年吳其港口八女為頭曰新村居民環接編艾  
梓葉覆屋舖店連行為市買賣其國富饒珍玩

十七之十三  
二十九

事吳男子綠頭裸身腰圍草布巾能飲酒  
重劍輕命婦人亦就惟項金珠聯袖帶之兩耳  
塞艾梓葉團于腹中其喪事凡主翁病死婢妾  
輩相對而誓曰必則同往臨殯之日妻妾奴婢  
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  
郊并屍于沙地俾眾犬食盡為好如食不盡則  
悲歌號泣堆柴于旁眾婦坐其上良久乃縱火  
燒柴而灰蓋狗鼻之禮也蘇魯為蓋一地名也  
為市聚貨商舶米糧港口有聚棚攤數百相傳  
唐時其家五百餘口男婦尤愚忽一日有僧至  
其家與言之事其僧取水喫之俱化為猿猴止  
留一老妪不化今存舊宅土人及商者常設飯  
食檳榔花菜肉類以祭之不飲則禍甚驗也杜  
振一村之地名也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  
為聖水元時使將史弼高興征其國經月不下  
舟中之水糧盡二將拜天祝曰奉天伐蠻若天

十七之十四  
二十九

明朝小史

興我水即生不興即死遂押鎗望苦海中其衆隨鎗湧起水味甘甜衆軍汲而飲之乃令曰天賜助我我力戰已矣威由是大振衆聲激奮共百萬餘衆悉敗走來勝長驅上擒番人烹而食之至今稱中國能食人也連獲酋長以歸阮服罪奔放還仍封為瓜哇國王我明太宗文皇帝遣人賞賜國王王妃及部領村主咸受天賜其國王遣使路驛進貢方物

十七之五  
二八三

葛港古名三佛齊國自瓜哇順風八晝夜可至田土甚肥古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實金多也故民富饒俗好嬉水戰甚慣其處水多地少部領者皆在岸側廬居之周匝皆樓從住宿其餘民底皆于木筏上蓋屋而居以木搭於間或水長則筏浮起不能設也或欲別居起搭去之連屋移徙不帶財力今為瓜哇所轄風土與瓜哇大同小異

明朝小史

重迦羅國與瓜哇界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曰穀與瓜哇界同氣候常暑風俗頗淳男女振臂身披單布長衫圍裙布于中無齒長以年高有德者主之煮海為鹽釀林為酒地產珍罕鷄鵲木椰子絳紗貨用花銀花綢其處約去數日水程曰孫陀羅訖毘托曰丹重曰員喻曰彭里不事耕種專向寇掠與吉院時瑞國相通所以商舶少至

十七之六  
二八四

吉里地間其國居重迦羅之東連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焉馬頭商聚有十二所有酋長曰肥奴盛氣倏朝熱暮寒男女斷髮穿短衫夜臥不蓋其體尚袒到彼皆婦女至船交易人多染疾病十灰八九蓋其地瘴氣及其娘污之故也貨用金銀鐵器磁碗之屬

滿剌加國其處舊不稱國自葛港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山嶽人少受弱于暹羅每歲銜金

明朝小文

十七之十七

四十兩為稅四兩少收內有山泉流為漢子溪  
中淘沙取錫煎成泥曰斗錫每塊重官料一片  
四兩及鐵芭蕉心筆惟以斗錫通市無他產氣  
候朝熱暮寒男女推髻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  
人種也俗尚淳厚民淘錫網魚為業屋如棧閣  
而不鋪板但用不高低層布連棟就榻箕踞而  
坐飲食廚側俱在上貨用青白磁器五色燒朱  
色銅金銀之屬大明教賜銀印冠帶袍服建碑

刻為滿剌加國通羅始不敢擾苗民感慕孛婁  
子涉海入朝貢方物賞賜之使歸國

麻逸津其處在交欄山之西南洋海中山峻地平

火漢聚村落而居氣候稍熱男女推髻穿長衫

國色布面膏腹倍收其國尚節義婦長大則削

髮髻面施食七日夫死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

不臥則親戚勸以飲食若得起終身不再嫁矣

至焚火日多起火者煮海為鹽釀蔗為酒在

明朝小文

十七之十八

不碑黃壤取瑣瑣柳花布貨用銅鼎鐵塊五色  
布絹之屬  
彭坑其處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崎嶇遠望山平  
如寨田沃米穀豐足氣候溫風俗尚怪刻者不  
為人殺人血祭禱求福報災男女推髻繫單裙  
雷家女子金圈四五飾于項髮穿八五色燒珠  
穿圈煮海為鹽釀蔗為酒地產黃熟香沉香片  
臘花錫降香貨用金銀色銅爪哇布銅鐵器鼓

板之屬

東西竺其山與龍牙門相望洋海中山形分對峙

峨若蓬萊萬丈之間田瘠不宜稼穡歲藉諸邦

淡洋米穀以食氣候不齊煮海為鹽釀蔗為酒

男女斷髮繫棉布地產檳榔木梓布蕉心筆貨

用花錫胡椒鐵器之屬

龍牙門其處在三佛齊西北山門相對若龍牙狀

中通船過山四海穀米甚薄氣候常暑四五月

強兩男女推髻穿短衫圍裙布襟襟為帶過番  
船則以小舟百數迎敵若順風倖倖而脫否則  
被其殺殺舟客于此防之

龍才如親其地離麻遠凍順風三晝夜程內平而  
外風民環附而居氣候常熱田禾動熟風俗淳  
厚男女推髻圍裙遠凍布穿短衫以親戚尊長  
為重一日不見則攜酒饋門安煮海為鹽釀秫  
為酒地產沉香達者伴香黃蠟鶴頂蜂窠砂糖

明朝小史

十二之十九

貨用印花布八探都布青白花磁器之屬

九州山具山興滿刺迦近產沉香熟香林木實

生桂葉茂翠鄭和等差官兵入山採香得徑有

八九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

山人張目吐舌言我天朝之兵威力若神

何國興九州山相望自滿刺加順風三晝夜可

至其風俗氣候與蘇門答刺大同小異田瘠少

收藏種芭蕉椰子為食男女裸體圍裙布裳為

獨木舟入海捕魚入山採米臘香物為生各持  
藥鞭弩防身地產鴉頂片麻龜腦以售商舶貨  
用色段色絹磁器燒珠之屬

漢洋與何香山地相接去滿刺加三日程山繞周  
迴有港內通大溪江洋十里奔流出海清淡水  
甘舟人遇性浪之名曰漢洋田肥米熟米粒尖  
小炊飯甚香地產香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男女  
推髻腰圍裙布貨用金銀磁器磁器之屬

明朝小史

十二之二十

蘇門答刺國古名順文達那自滿刺加順風九晝

夜可至其國傍海村落田瘠少收胡椒薑生延

蔓附樹枝葉如扁豆花間黃白結椒葉老如梭

椰子但粒小耳番秤一播奇抵我官秤三百二

十斤價銀錢二十個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

也每二十個重金五兩二錢風俗頗淳民網魚

為生朝駕獨木刺舟依帆出海暮則回舟男子

髮纏白布腰圍裙布婦女推髻裸體腰圍色布

手中之瓜茄一種五年結小再種摘袖酸甜之  
菜常花常結其有一等瓜皮若荔枝如瓜大未  
割之時甚美如爛蒜割開如羹味如酥油香甜  
可口煮海為鹽釀菜種子為酒貨用青白磁器  
銅鐵灰咭布已銷之屬

花面國王其國與蘇門答刺隣境傍而巫里洋連  
迤山地田足極水氣候不常風俗淳厚男子皆  
少墨刺面為花獸之狀條頸露體單布圍腰婦

明報小文

十七之三

女國邑布披手中雞髻腦後地多出牛羊雞鴨  
羅布強不奪弱上下自耕而食富不驕實不盜  
可謂善地矣地產香味青蓮花近布那姑兒一  
山產硫黃貨用段帛磁器之屬其商感慕思賜  
常貢方物

龍涎映望之獨峙而巫里洋之中離蘇門答刺而  
去一晝夜程此映浮龍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  
間岸龍來巢于上文戲而遺涎沫番人挈駕獨

木舟登此映採取而歸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  
手附舟旁一手損水而得至岸其龍涎初若脂  
青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腥  
中刺出若干大亦覺魚腥焚之清香可愛貨于  
蘇門答刺之市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個  
一肋該金錢一百九十二個准中國銅錢九千  
個

單藍映在龍涎之西北五晝夜程大小七門門中

明報小文

十七之三

皆可通船傳聞釋迦佛昔經此山浴于水被竊  
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燬其皮肉由此  
男女今皆削髮無衣止同樹葉如結而遮前後  
米穀亦無惟下海鱸魚蝦及蓬芭蕉椰子為食  
錫蘭山國自蘇門答刺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  
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並于瓜哇中有高山參天  
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鵝鵝石青紅寶石每遇  
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海旁有珠簾沙



明  
朝  
小  
史

十七之二十三  
二七六

常以銅取螺蚌傾入池中作爛淘珠寶之海邊  
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  
為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蹟其跡  
至今尚存已下有寺稱為釋迦佛涅槃真身側  
臥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氣候常熱民俗  
富饒米穀豐足地產寶石真珠龍涎香乳香貨  
用金錢銅錢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絹之屬男女  
競頭穿長衫圓單布大明詔敕金銀供器綵粧

明  
朝  
小  
史

十七之二十三  
二七六

麻里漢溜加平年溜加安都里溜其八處網捕  
溜洋大魚作塊曬乾以代糧食男子剪髮穿短  
衫圓領布風俗洗地產龍涎香貨用金銀段  
串磁器米穀之屬其酋長或慕聖恩常貢方物  
大葛蘭國與都蘭想相近厥土黑壤本宜穀麥居  
民懶事耕作歲賴馬麥之末為食商船為風所  
阻不以時到則波濤激灘載貨不敢滿蓋以不  
可停泊之故也若過亞里洋則離重險之難矣  
及有高頭埠沉水羅股石之危風俗淳厚男女  
纏頭穿單布長衫圓色布手中地產胡椒椰子  
溜魚檳榔貨用金錢青花白磁器布段之屬  
小葛蘭國山連赤土地與打拉國接壤日中為市  
西洋諸國之馬頭也本國通使大金錢名曰儻  
伽每個重八分小金錢名曰吧喃四十個准大  
金錢一個曰儻少收或藉檳榔刺國米為食氣  
候常熱風俗小淳男女多曰吧喃叭人地產胡

椒立于下里乾檳榔波羅蜜色布其木香乳香  
真珠珊瑚酥油孩兒茶梔子花皆自他國來也  
貨用丁香豆蔻色段麝香金銀銅鐵器鐵線黑  
纒之屬

柯枝國與錫蘭山對峙內通古里國界氣候常熱  
田瘠少收村落傍海風俗頗淳男女椎髻穿短  
衫圍單布又一種曰木瓜無屋舍惟穴居巢樹  
入海捕魚為業男女裸體綰結樹葉或草遮其

明朝小史

十七之二十五  
二十九

一前役行人遇人則遮道傍俟過方行蓋避羞  
也地產胡椒甚廣富家俵置板倉貯之以售商  
販使小金錢名吃喃貨用色段白絲青花白磁  
器金銀之屬其酋長常貢方物

古里國自錫蘭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富  
巨海之要與無僧伽密通亦西洋諸國之馬頭  
也山廣地瘠麥教頗足風俗甚厚行者讓路道  
不拾遺法無利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為禁令其

明朝小史

十七之二十六  
二十九

荷富居深山傍海為市聚貨通商男子穿長衫  
頭纏白布婦女穿短衫圍色布兩耳懸帶金牌  
絡索數枚其項上珍珠寶石珊瑚連掛纏絡臂  
腕足脰皆金銀獨手足指皆金銀鍊寶石戒指  
髮堆腦後容白髮黑其有一種裸身之人曰木  
瓜與柯枝國同地產胡椒立于下里俱有倉庫  
貯之以待商販有番販露波羅蜜孩兒茶印花  
被面手巾其有珊瑚珍珠乳香木香金箔之類  
皆由別國來其好為白西番米匹價金錢千百  
貨用金銀色段青花白磁器燒珠磨香水銀棒  
盤之屬酋長常遣使捧金葉表文貢獻方物  
葡葡刺國自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  
即西印度之地而通金剛寶度國曰招納福兒  
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十三年番招救賞賜國  
王王北頭目其國海口有港曰察地港立抽分  
之所其王知我中國寶船到彼遣部領齋衣服

明朝小史

十七之五  
二九八

等禮人馬千數迎港口起程十二站至項鉤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入差齋禮象馬迎接再行二十站至板獨哇是酋長之居處城郭甚嚴街市鋪店連樓排棟聚貨百有其王之舍皆執灰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為之內門三重凡同長殿其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鋒刀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銅傘蓋

明朝小史

十七之六  
二九八

繫腰銀瓶銀盆贈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銀鈴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蓋此國富而有禮者也其後躬置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齋捧貢獻方物其國風俗淳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靴濟濟然有文字者眾凡交易雖有萬金價定打手永無悔改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綳不施脂粉自然嬌白耳垂寶鈿項掛腰帶堆盤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共有一種曰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曰沃堂足一歲二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男女勤于耕織果有改竊宴大如斗甘甚美卷摩羅香酸甚佳其餘瓜果蔬菜牛馬雞羊芻鴿海魚之類甚廣通使海舶往來市用地產知布撒哈利堪瓶兜羅釋水晶瑪瑙珊瑚珍珠寶石糖蜜酥油

明  
朝  
小  
史

十五之二十九

單毛各色手巾被面皆用金銀段絹青花白磁  
器銅鐵廚香銀鉢水銀單席之屬  
卜利哇國自錫蘭山到羅南去二十一晝夜可至  
其國無不骨都來國接連山地傍海而居要石  
為城砌石為屋山地無草木地廣斥鹵有鹽池  
但投樹枝于池良久擲起結成白鹽風俗頗淳  
無田耕種捕魚為業男女髮穿短衫圓裙布  
婦女兩耳帶金錢項掛綵絲惟有蔥蒜無瓜茄

地產為哈獸狀如麝香得花福祿狀如花驢豹  
鹿岸牛沒鼻乳香龍涎香象牙駝貨用金銀  
段絹米豆磁器之屬其酋長威慕恩賜進貢方  
物

竹步國與木骨都來山地連接村居寥落要石為  
城砌石為屋風俗亦淳男女髮男子圓布婦  
女出則以布兜頭不露身面山地黃赤數年不  
雨草木不生較半深井細魚為業地產獅子金

明  
朝  
小  
史

十五之三十

錢豹駝蹄雞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駝蹄龍涎  
香乳香金珀皆用土珠段絹金銀磁器胡椒米  
穀之屬酋長威慕恩奉貢方物  
木骨都來國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  
瀕海堆石為城要石為屋四五層廚廁得客俱  
在其上男子髮四垂腰圍裙布女人髮盤于  
腦黃漆光頂兩耳掛路索數枚項帶銀圓綵絲  
垂胸出則單布兜頭青紗蔽面足履皮鞋山連

地曠黃赤土石田瘠少收數年無雨穿井甚深  
較半以羊皮袋水風俗多頑操兵習射其富氏  
附船遠通商貨貧民網捕海魚曬乾為食及銀  
養駝馬牛羊地產乳香金錢豹龍涎香貨用金  
銀色段檀香米穀磁器已絹之屬其酋長進貢  
方物

何丹國自古里國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傍  
海而居草木不生田肥種植米麥豐盛要石為

明  
刺撒國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  
朝小文

十七之三十一  
二九二

城砌羅股石為屋三四層高厨房外室皆在其上風俗頗淳民下富饒男女拳髻穿長衫婦女出則用青紗蔽面布帽兜頭不露形貌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銀絡地產羚羊自胸中至尾垂九塊名為九尾羊十里駱駝黑色花驢駝蹄難金錢豹貨用金銀色段青白花磁器檀香胡椒之屬其酋長躬以方物奉獻

明  
朝小文

十七之三十一  
二九一

撒種香之屬  
佐法兒國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旁石為城砌羅股石為屋高三四層若塔狀厨房臥室皆在其上田廣少收山地黃亦亦不生草木民捕海魚晒乾大者人食小者餵養牛為駝半男女拳髻穿長衫女人出則以布兜頭面不令人見風俗頗淳地產祖利法金錢豹駝蹄烏乳香龍涎香貨用金銀檀香米棧胡椒磁器之屬其酋長遣使奉貢方物  
忽魯模斯國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而居聚民為市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海魚乾或言深山中亦有草木風俗頗淳金石為城首長深居練兵舊為回番參廣撒民富山連五色皆是些已鑿之銀為盤碟碗器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其金石為屋有三四層者其厨廁臥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髻穿長衫女子

失騎射女子騎鬃面垂黃漆其頂出則布幔先  
 頭面用青紅紗布以蔽之兩耳輪周掛絡索金  
 錢數枚以青石磨水按魚眼眼唇臉花紋以為  
 美飾項掛寶石珍珠珊瑚紅為螺髻腕腕足  
 皆金銀鑲此富人也行仗金銀錢地在珍珠寶  
 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刺梭腹絨毯皆用金銀青  
 花磁器五色段絹木香胡椒之屬其酋長雲貢  
 獻方物

十七之三十三

大方國曰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至其國乃西海  
 之盡也有古陸路一年可達中國其地多廣漠  
 即古蒲中之地名為西域風景和四時皆春  
 已曰沃穠饒居民安業男女穿白衣長衫男子削  
 髮以布纏頭婦女髻盤頭風俗好善酋長無  
 科擾于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上下  
 安和古置禮拜寺見月初生其酋長與民皆拜  
 天號呼稱揚以為禮餘無所施其寺分為四方

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為柱黃甘  
 玉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  
 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每至日落聚為夜  
 市蓋日中無故也地產金珀寶石真珠獅子駝  
 駝祖利法豹鹿馬有八尺高者名為天馬貨用  
 金銀段尺色絹青白花磁器鐵鼎鐵靴之屬其  
 國王臣深感天朝使臣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  
 麒麟貢于廷

十七之三十三

誠意秘記

成祖定鼎于燕都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留秘記焉誠  
 誠善圖相成祖大聖不啓帝在位十六年邊患孔  
 急欲登視之掌印內臣叩頭固諫不聽室中惟一  
 權發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文武百官數千俱手  
 執朝笏披髮亂走帝詰問內臣叩頭云或恐是官  
 多法亂第二圖繪兵將倒戈棄中窮民負旗逃  
 狀上又問內臣入叩頭答云或是軍民背叛已上

不覺物然變色內臣請止上必欲再廢第三軸軸  
中係結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跪左足有襪履  
被髮中懸瓦運有定至誠可前知也。

紅閣

帝之前懸于後宰門煤山之紅閣紅閣係上于廟之  
前月命執衛諸臣演習弓馬親自御覽之地也

血指

帝崩時有御筆血指云諸臣誤朕朕無顏見先帝于  
明朝小史

地下將焚獲面任賊分裂朕屍俟勿傷我百姓

明朝小史十八卷

虞威亦隱呂 監梓著

弘光紀

龍江浮木

帝以崇禎皇之變諸臣迎立于南都舊內工部估工

修造思龍江闊湧起榱桷大木數百通實其用臣

民咸以為大役

馬蹄金

明朝小史

二十八之一

帝在位內閣馬士英權勢震耀仕路爭以賄賂倖進

俱登要津初猶顧賬既而賬數太多不足為重爭

以黃金後獻江南金債賂賁有至十五六兩白張

始易一兩者相率號曰馬蹄金

南中復書

閣部吏可法復燕京書其辭曰南國得接好音某隨

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遠通左右非委隆誼于

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

明朝小史

二十八之二

下或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捐軀切

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元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

若七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係中外之心今

上非他神宗之孫先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

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

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令上惡不自勝推讓

再三僅允監國迫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

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昔廟之日紫



明初小史

十八之三

雲如蓋祝文升霄萬日共瞻歡傳盛事大江湧出  
摘詩數十萬顆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也哉越數  
日遂令某親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  
桂偕兵貴國破走逆賊大國入都為我先皇帝若  
發長威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免難髮之令示  
不忘本相此等舉動振古標今凡為大明臣子無  
不長跪北望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  
報已乎謹于八月朔治匱篋遣使犒師兼欲請令

明初小史

十八之四

索應宗高續統是皆于國仇未雪之日孟正位號  
綱目本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  
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未嘗不許以行權  
幸其先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冠  
帶之族總絕存亡仁恩迎敵貴國首在光朝夙膺  
封號我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  
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春秋吳昔吳丹和宋止裁輸  
以金繒白詔助唐不聞割其土地况大國萬念世  
好兵以義動萬代仰瞻在此一舉若乃棄我家難  
窺我幅隕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  
所竊笑也貴國直其然但者先帝軫念漢祀不忍  
盡戮勦撫王用貽誤至今令上天嚴英明刻刻以  
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擊楫枕  
戈志義民兵願為國效竊以為天殛逆賊當不越  
于肘腋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  
天誅諒知播土西秦方國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

明  
朝小文

戴天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望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門罪秦中兵革連賊之頭以洩數天之憤則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朝國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千載一策哉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業已在進不日抵燕奉盤盃從事安某北望履願無涕可揮身蹈大義華應萬死所以不即請先爭者實惟枉殺之故傳曰竭朕股肱之力繼之以忠漢某處

十八之五  
二八

今日鞠躬致命元盡臣節所以報也惟大國實昭鑒之

南都公檄

維崇禎十七年四月初日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謹以宗社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子書被今天子十七年之鴻休託高皇帝三百祀之陰禱者其言曰竊聞達時有遺類多以文事之盛而拙武功造會津常正可以國惡之洪而徵臣

明  
朝小文

節故天實亂而雷山雖揚之事者靖康廢而宗澤李綱之義烈彼皆愚從上作孽可預知然且俟骨碎身死與良哉之峰而並厲義氣發發豁虎震之泰以爭鳴況休命寓于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伸腥羶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宗寬簡累朝之熙洽家徽華胥延至今上特與宏模蓋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冲齡而神恭顯之氣立消官府于子刻而登覽黃之款懸

十八之六  
二八

為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勁領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慘者無一時自逸之心疏膳布絕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瘦顯述有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良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報之騷果理誠莫解事有可憐恐為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虞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早聞之室事事

明  
朝小史

十八之七  
三二

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魯武惠臣好官之得錢竟無財賄似漢陰營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郡爾爾賢者亦併惡惡並敵實繁據當何狀國之不早病已成于養癰局尚可為勢必窮于滅項悲夫悲夫唐屋本於宛煥旋騰血淚天潢降傳後竊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國無復追其三駕逆者介馬橫馳大截賴羽書不紀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無勞無害豈得謝人傳但憑歌嘯留都傳四方之率司焉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凡義大舉實賴同仇誦無分官避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玉謝或最賤若金依或子虛之以贊起或執轡之以設典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掌為王雄合應共抒壯謀各國義旅仗不獨于武庫撰無墮于耶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屠策直承黃鉞豈戰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

明  
朝小史

十八之八  
三二

天火燭此則萬代之所瞻仰實九廟為之鑒臨者也倘策本取人即戎必義且凡乎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到中之家幸濟危幾何強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普洪之馬足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簡從使氣易為索至登龍使肉聯回富室若無暗紳並舉亦日分誼有殊然使乎準法行即陽翟之雄豈得店其奇貨又如虛實今在將底士之說亦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損聖恩之無外欲共為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備值佳跡毋忘善防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時非王臣松楸世歸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就郎廷難容之事唐莊尚有崇禎出塞本徵倭之國漢武乃達卜式期茲何日敢曰無從不唯枉授之憂即是身家之憂始賊之巧于為餌時亦有渠孟之仁迫我之既入其與策不嬰地獄之刑齊善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所憲所過使

明朝小文

成此脫來後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縛者痛當斯  
安上之重圍與老弱之受苦者酷肖足皆非民所  
說足令聽者寒心夫建威報臨如西安太原武昌  
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才氣正不勝  
紀若六時之牛酒不送雖八公之竹木可驅只生  
一陰遂成昏溺且不究我欲圖提著須問前車誠  
清夜而念上恩雖行雷之萬幾有難下回史援古  
以當時事呈王師之三震便可藏身同舟即一家  
十八之九  
二九八

疏葉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我法等  
智不足以救謀憤何辭于即臥實切執又之願輒  
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體情河堵  
絕念封疆雖陽之援竟停則霧雲抽誓言之天荆  
州之東獨擁則溫喻有迴指之旗封章尚達于北  
辰奮筆敢驚于南史是為通計亦屬疲哀見起君  
親鈞昭天日法等無任祈地呼天挂心源血之至  
連發大痛疏

明朝小文

早奉孤臣劉宗周泣血謹奏為追發先帝大痛以仰  
大學事嗟乎國破君亡何代後有惟是宇宙之所  
以當存而不毀者止此綱常名教子以之事其父  
臣以之事其君不可不明于世耳先帝身殉社稷  
正命方終澤然著春秋之大義點貽之善述達我  
皇上以中興大業踐作伊始知無刻不以討賊復  
讐為事而獨倭廷臣中謀國無能旬月以來絕無  
一舉一動可以慰先帝之靈撫今追昔有不能令  
十八之十  
三十三

人不髮指者臣請得而追訟之國難之有勤王也  
自已已以來即吳何獨寬乎今日乃賊兵入秦踰  
晉漸逼畿南京師生困遠近洶洶然大江以南安  
敢無恙也而二三督撫當不聞道一人一騎北逃  
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北闕生提君父之危亡而  
不之救如曰兵不成兵鉤不成鉤將平日料理之  
謂何乎日既無料理勢不得不以君父為孤注則  
封疆諸臣之坐謀者一既而大行之凶閭確妄數

明  
朝小史

十八之十一

大將領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靖前愆又當不  
俟朝會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國之策部  
兵權于閭外首圖定策之功仍復安坐地方不移  
一步此時總督尚有張國維親承先帝之命僅得  
便宜率諸撫臣鼓行而前雅揚上下早已廓清勢  
如破竹而國維反澤家園意在卸擔委君命于草  
莽而不顧他又無暇問已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  
二人諸臣不據言進兵猶曰事無果承造新朝既

明  
朝小史

十八之十二

之後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來朝謀國不忘  
之生謀者三而更有難為解者先帝既已升遐發  
喪有日矣頒行喪詔係何等大典而過滯日久距  
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勢候  
外擇猶出即成服祇成名已是先帝終無服于天  
下也小功不執君子識之況三年之通喪乎則今  
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且靡廢諸臣量從昭雪  
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廷臣不能仰宣陛下  
德意一舉徑用新恩即先帝諒瑞城崇前使招書  
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若父一也  
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皇帝十七載之憂  
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  
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又何  
怪從逆諸人蒙蒙若若朝君臣而卷冠擊也昔人  
云死者可作生者不愧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招  
將先皇帝六十七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下而

時雖小亦十、卷甚博、亦甚厚、料著是書採輯多的一代  
之職、可造同自性、或說弘光、然他動雅、抄撰、琢而  
定、足稱、可據、乃與、要、上、後、不少、刊、行、當、上、後  
初、令、刻、派、信、版、早、已、外、亦、吟、佛、大、學、用、古、紙、以、一、百、九、十  
五、元、任、年、梓、及、拿、拿、燭、身、一、部、凡、以、母、紙、呈、書、意、以、再  
後、另、缺、景、不、信、打、佩、影、抄、政、裝、再、再、而、若、之、觀、生、第  
十、八、卷、我、而、中、修、方、而、考、不、撤、進、卷、大、痛、疏、王、文、作、今、之  
仇、等、其、持、著、述、之、間、隨、宮、忠、懷、之、書、亦、昨、李、情、心、人、也

惟、以、未、自、悉、生、年、乃、據、據、四、年、自、以、之、款、二、著、錄、時  
官、與、司、卷、舊、本、款、卷、據、未、隱、是、發、校、次、謂、盛、乃、此、書、宜  
官、之、之、叙、述、司、禮、監、李、印、東、華、扶、子、權、重、且、乃、恰、安  
又、註、家、類、存、目、三、著、錄、百、物、初、見、三、十、四、卷、昨、王、陸、撰、謂  
盛、字、庚、九、其、知、人、之、之、語、多、據、都、不、是、以、其、考、証、之、書、之  
二、人、之、行、誼、等、術、皆、不、足、以、風、其、何、歟、以、著、時、於、小、史、者  
因、其、在、同、時、代、即、以、其、為、一、人、即、指、該、所、見、於、此、以、後、方、明  
海、澄、永、不、瑞、陽、者、所、詳、新



安龍逸史二卷

〔清〕屈大均撰

民國吳興劉氏刻嘉業堂

叢書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安龍逸史序

嗚呼國運至變遷之際如漢之建安唐之天復宋之景炎讀史君子未嘗不爲之歎歎慨惜三致意焉而明歷代相承世無失德迨嘉宗之季凶奄內擅流賊外訐明之宗祀不絕如綫崇禎先帝宵旰憂勞良以求治太急責效太速弗辨忠奸以察爲明一時臣工救過不暇遂致上下相逼以文法弭盜而盜愈張文恬武嬉將驕卒情而且水旱相仍饑饉頻告天災人異天之亡明豈待再計哉卒之兵繼於垣禍及生靈郡邑丘墟神州榛莽宏光有可爲之時而首亂於馬士英阮大鍼隆武有可爲之姿而再變於鄭芝龍分符之勳鎮盡屬叛臣列土

龍序

竊公侯俱爲逆黨事竣則競寵以邀榮事急則賣降而竊寵雖曰奉主大半營私明之天下洵無一片乾淨土也福京既陷制閫諸臣授立永祿帝於搶攘之秋區區嶺表欲作南陽不甚難哉嗚呼天之亡明以開我大清億萬年之丕基云爾大厦之傾豈一木所能支乎況夫君非句踐無焦思苦心之志臣非種蠡無報讐雪恥之才而一二閹黨變倭又從而擾亂之武夫悍卒大肆其鴟張侍從左右仍恣其比黨其事亦何足述第以地不大於曹滕民不厭於邾莒崎嶇跋涉奔走巖疆僅託空名有如寄寓茹荼集焚亡國之苦未有甚於帝者也嗚呼痛哉應嘗閱明紀編年則并隆武而遺之閱明

季遺聞則南寧駐蹕以後無聞焉嗟乎興亡之際先正所嚴敢謂其奔湧之餘遂并其事實而棄之讀史君子不幾大疎厥心哉僕每以當年播遷粵在南服嘗欲搜訪遺聞以備纂修明史之闕殿以亂臣賊子之誅初得也是錄既序而識之矣茲以避兵武陽復覩安龍逸史一書紀載雖無義例然自監國以至資天始末釐然畢備奸邪罪狀叛逆鐵案昭昭可覩爰錄而藏之以俟夫異日考信前朝義成全史則斯編也未必不可供天祿石渠之採擇云爾古慎桐山元益父羅謙謹識

龍序

安龍逸史卷上

嘉業堂叢書

南海屈大均撰

按神宗末年同日冊封瑞惠桂三藩桂藩分封和廣駐劄衡州府靜守藩封號稱賢王正妃王氏貴妃范氏後以選侍孫氏妖媚幸焉孫氏憤行巫蠱厭禳之事王遂不入王范二宮數年及巫蠱事發選侍坐死王始還宮生世子六人長次早天至崇禎壬午三世子與四世子及冠會督撫題請發宗人府纂入玉牒序名各行禮部會題因冊封三世子爲安仁王至丙戌九月病薨四世子爲永明王即永麻帝也崇禎十六年癸未桂藩移駐粵西

龍上

萬葉堂校刊

時張獻忠陷湖廣蹂躪全楚左良玉統轄重兵雄稱百萬同賊至不復前賊到之處土崩瓦解桂藩乘鋒鎮之際移至西粵避難世子官屬暨宮人船隻盡阻於永州府浮橋下遇賊從陸路迤迤至永州悉擄入營有鄉民稱有王在船內安仁永明遂被搜獲押禁永州衛隨進木籠令偽湖南道督率兵夫親行押赴南陽時偽道即衡陽縣人申壬午鄉試徐姓者至王前密啟云臣係新科舉人爲賊所迫至此今幸起發王駕雖一面暴夫支吾預已遣報桂殿下自有兵教駕王請安心又囑看守官都司王有成小心伺候不許賊來驚擾每日必親來問候數次先是桂藩在桂林

時即密遣人偵視得徐姓啟報遂與征蠻將軍靖江藩同廣西總兵楊國威等商議飛調狼兵七萬兼程而下於十二月恢復永州二王幸皆得免而徐君者已死於亂軍中矣惜失其名焉獻賊聞永州不守知粵西有備不復東顧遂去楚而入蜀云

崇禎十七年甲申廣西總兵楊國威既恢復永州即迎二王出城星夜護送同回廣西時止留官將安撫楚地凡係桂藩內外大小衙門人等俱贈賂費送歸藩下

二月桂藩父子君臣會集桂林惟五六兩世子訪無消息廣西巡撫羅式相巡按郭封總兵楊國威等會議

龍上

桂藩稱朝廷親王今遭賊難至此宜調度錢糧安置但桂嶽有靖江藩不便同城湖南一帶雖賊已退然殘破不堪不可驟回本國今廣西倉庫充實惟有梧州一府請王先行遣驛就近支糧應餉然後會題請旨桂藩如請即傳備船隻由府江順流而下

六月桂藩始至梧州沿江安彈通省文武前來朝慰忽報福王監國喜詔方到哀詔繼至及開讀宣言本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罹難之慘桂藩伏地大哭自辰至酉絕而復甦遂成不起之疾

八月桂藩薨於蒼梧葬於藤縣城北陵工告竣之後看陵提督巡視等官每見五色雲氣覆之來相啟賀傳

有童謠云五色雲照王墳歸南土永自明人人聞之  
不解所謂時二王貴囊罄盡且地方日見搖動倉廩  
空虛藩府嬖妃僚屬宮眷人等尙有千餘即寅支卯  
糧不足供用況安仁王最殘刻於手足不親凡承明  
王衣食之需每求用於王兄多不如意一日安仁王  
遣內監周明押衣箱四扛送永明王舟中王見大喜  
卽令啟視皆絳黃袍別無可以常御者王爲不悅周  
明輒前啟曰王勿惱暫用收貯靜候天命有歸自有  
御服之日後登大寶其言果信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安光元年高平都統莫敬耀反廣西土  
府思明龍川明江江州等處盡歸交趾幸南太參將

龍二

成大用調兵督擊敬耀退走高平又湖南寧遠縣田  
三縣錫礦頭將魁楚反率礦夫數千破赤城賀縣  
粵西一帶復爲搖動時有原任湖廣撫標中軍雷志  
建者爲賊所追兵敗攜有殘卒數百人逃往鎮陝關  
招募義勇自稱總兵聚眾至萬餘力敵礦賊未幾撲  
滅時楚粵之地悉遭兵賊之慘至秋稍息

八月唐藩建國福京詔至征蠻將軍靖江藩自稱監國  
按靖藩自分封西粵以近處猛獍賊數非有提調征  
剿之權不能制故加以征蠻將軍之銜時聞兩京失  
陷密與參謀孫金鼎議以勦王爲辭徧檄四方調集  
漢土官兵又強致鎮撫按三司等官匿式帑千元棹

張國餘鄭封及楊國威等勸進監國表文諸臣皆力  
爲諫阻不聽又慮遲疑生變於是及候所調兵馬  
齊集止將現在城守及先至援兵共不滿二百人立  
傳藩下文武等眾於靖江府臨朝稱賀是日加參謀  
孫金鼎爲參贊軍機大學士加參贊嚴天鳳花友賢  
爲將軍總統左右前鋒留楊國威爲城守卽日誓眾  
興師由水路出平樂抵梧州約會兩江兵齊下廣東  
凡過州縣殺官劫庫荼毒全城於是桂府兩王舟泊  
於梧州對岸方在危急存亡之際而兩廣總制丁魁  
楚已得塘報卽飛疏請隆武旨一面發兵西上兩軍  
正遇梧州靖藩見所調兵不至徬徨無計西兵小棹

龍上

東隨陳之敵之間金軍搜躰覆沒而監國勦王之  
師已壯其無矣楚傳令收兵恐驚桂府親來朝見  
徵兵守衛方議進兵追捕靖藩既敗所攜輜重國寶  
盡棄於水惟藉前鋒嚴天鳳十餘人駕一小塘舟飛  
渡至桂林城內堅壁不出金鼎從亂軍中逃竄僅搶  
得一王令卽由江上潯州僱兵應援及抵潯惟見兩  
江兵船布列問何營兵馬報云南太參將成大用三  
里參將陳邦傳柳慶參將陳可觀皆調出勦王之師  
金鼎大喜益謂靖藩征調之兵已發又以陳邦傳爲  
兒女姻救援有人也因卽赴邦傳舟中盡以靖藩敗  
狀告邦傳且議進止時參贊胡執恭毛可求與同席



警報至行轅君臣憂怖上敕兵部尙書丁魁楚整兵守禦隨催集人夫移蹕桂林大兵遂入廣省時廣東有前侍郎陳子壯見大兵破廣之後將現任地方文武及紳士庶紛紛殺戮無虛日乃退往陽春九江一帶會同詞臣張家玉歸家起義徧行招募山海營應集兵七百餘與大兵犄角相持半載大兵被殺萬餘卒以勢孤被獲磔之於市二臣臨刑不屈時上在端州被迫非二臣牽制於東粵則君臣安危未可知也

二月上移蹕桂林

文武諸臣皆出迎至陽朔縣即舟中行朝賀禮連日

召對封賞有差

四月武安州安國公劉承胤率兵入覲奏請辛楚從之時下其議於府郡諸臣皆請從承胤奏移蹕武岡命改武岡爲奉天府承胤陛辭先往以催運行糧預備迎蹕而黃慶駐鎮南陽侯張先璧族承胤迎駕邀功兩軍遇於白牙橋大戰殺傷各萬餘人血流於河水爲之赤積尸徧野

六月上親臨營爲承胤先璧和解

時先璧迫於上命雖斂兵終恨承胤不置遂移營近蜀後歸於孫可望承胤迎駕入城禮儀甚備上心慰悅制院何騰蛟率標鎮郝永忠鎮標曹志建同入覲

承心爲李自成部下新來歸款者志建爲關陝鎮守者巡撫陳璘亦率旗營標將趙印選胡一清入覲璘以雲南巡按陞任故與璘較有隙兩軍相遇卽於楚城外里許搆兵上命李若星董天閔賈敷和衷二臣免冠謝罪上乃大犒兩軍督封郝永忠爲永國公趙印還胡一清爲都督少保各謝恩率兵還汛時強臣悍將一時俱事羈縻朝廷名器不濫予不可得也晉封故鎮臣楊國威子奇爲岐陽伯都司王有成爲京營總兵

七月大兵下湖南

楚報大兵已過湖南於是大小諸臣咸咨定國公請

龍上

旨遣官分救各勦鎮會兵堵禦并嚴攻政總監龐天

壽聯紹西粵

八月加安國公劉承胤大將軍總統全楚恢勦事務

下敕承胤促師期一日三邁官承胤卽受命題文敘

武調兵措餉迎巡日月自秋徂冬未嘗遣一卒及大

兵從長沙常德分道而進銳不可當所至城地勢如

破竹承胤見事急令其弟承胤督兵一萬護衛自守

自率精兵四萬於十月出師至衡陽卽遇大兵接戰

大敗眾皆潰散承胤勢窮率殘兵七千奔回行在東

手無策會議請移蹕上與文武官痛哭計無所出承

胤不得已卽令承胤督驍騎三千於十一月十二日

尾從出城文武百官婦女宮人有挾攜出門者有死於溝壑者不可勝計上有二太子甫二三歲併其乳母樊氏墜馬失之上同三宮至五鼓方就靖州問道而去是日大兵偵騎已至武岡城下知承厯已去城中大亂即報固山執承厯去向承厯日夜周旋出城限我三日自然查回固山重承厯命回本衙照舊供職承厯於是出火牌一面內外傳備有知承厯皇帝去向者懸賞萬金至五日外絕無消息後偵知上出城承厯即遣兵護衛從古泥渡江已過兩廣固山探報承厯之詐械送京師行至漢陽投水死兵部尚書傅作霖爲清兵所獲不屈械送遊營遇內

龍上

九

閣吳炳乘輿來作霖謂炳曰汝何不讓廉恥至此炳歸自縊作霖不食死奉天死難者三人惟作霖最烈

順治五年戊子承厯上至粵西

湖南靖州接壤廣西廣遠爲楚粵分界小路間以古泥大江最險素無舟楫可渡先是監總龐天壽奉使聯絡兩粵上密諭至桂林命商邱伯侯性於古泥造船數十艘至是得以接續幸獲脫險舟次柳州府天壽始從桂林率勇衛營四大鎮林時望等以兵迎護駐蹕南寧

正月以南寧城將府署爲行宮奉天諸臣之得免於難者尙未得赴

上召點王化澄入閣以嚴起恆爲吏部董天閔爲戶部馬吉翔爲金吾起用蕭如韓爲兵部黃其晟爲世承爲侍郎尋封陳邦傳國公候剿兩粵陞左江道趙臺爲巡撫徵調左司兵餉趙印選胡一清守全楚門戶於是銓除封拜別是一番人物坐席未煖而羣盜起山谷矣時承澤土寇李雅及橫州土寇徐彪等皆用飛鏢乘勢過我江道初調陳邦傳營鎮入剿全軍不返再調趙臺標兵往剿亦失利上乃遣禁旅三千命京營總統林時望剋期撲滅出其不意追殺悍賊千餘人時望亦負重傷兵自亂徐彪兵屯老砦山頭虜金四起哨賊數萬蜂擁而起幸天雨連日即夕

龍上

禦兵禁旅幸獲全返自是莫可誰何惟就其請撫不致阻江而已

六月清固山李成棟反正廣東

成棟遣官至行在齎奏請駕幸東上下疑懼未敢輕信隨召對所遣官賜宴頒賞又令近侍詢探虛實對以總督佟養甲係滿洲人擅敵騎三千兼制成棟規取廣東西五月泛龍舟會各營設席請總督固山看賞既而回固山營署復張筵至二鼓僣人有冠帶者固山向總督云此服飾何朝制度獲甲曰前明所制成棟曰義冠博帶何等威儀我等成何模樣養甲曰一朝自有一朝制度何必羨彼成棟曰大丈夫須做

千年有名的事豈能拘拘受制於人哉我今要反正歸明了即自去其辮髮以刀付從者請修老爺去辮養甲大驚曰還須商量爲是成棟曰有不同心請汝頭試刀安用商量即越席以劍擬之養甲懼亦去其辮成棟不令養甲回下令次日軍民悉割辮復衣冠舊制全自帖然竟定蓋成棟素爲養甲所制遇之太嚴積不平乘間而起養甲無以禦之矣既得實遂會議先遣宗人府王國璽兵部蕭琦內監沈春熙賈昇廣教赴成棟營慰勞而商邱伯侯性與成棟同里請遣以視動靜遂奉命而行

七月王國璽侯性疏報成棟反正情事移輝廣東

龍上

國璽等疏至上大喜遂召對議移輝成棟復遣營軍羅成輝率兵迎應即命前導順流東下文武諸臣設備江舟百姓商賈相隨者甚眾

八月朔車駕發南寧

敕趙臺留守南太諸臣皆應輝東行十五日上至封川縣成棟預改肇慶府爲行宮傳諭將佐甲仗旗幟悉務鮮明每十里一營自肇慶至封川兩岸鱗列文臣冠佩武臣弓刀魚貫肅迎成棟請率水師前至封川朝見禮畢歸本舟尾隨同行上舟一到山呼動土踴躍萬倍十八日上至肇慶就行宮次日受朝賈行郊天告廟慶大宴羣臣封賞有差晉封成棟惠國公

授修養甲兵部尚書起何吾騶黃士俊復入朝其各營鎮杜永和李元膺楊大甫羅成耀馬寶張仕新車任重郭登第周朝佐等俱封敘有差成棟率各鎮謝恩畢進呈兵冊一部請一應錢糧盡歸朝廷敕部奏銷上命仍著勳臣成棟總理俟恢復之日另行酌議成棟遂受隨貢金寶儀物及賸差銀六萬兩

九月惠國公李成棟上表乞師

上命行築壇拜將禮賜上方劍擇次月六日出師宴賞軍士眾歸舟忽震雷起軍中折中軍船桅杆人皆驚異成棟諭眾曰此挽必有毒物雷故擊之何足爲異然人心疑貳自此始矣

龍上

金聲桓反正於江西奏至行在即晉封爲豫國公令與惠國公合營遣官同奏使齎晉封敕前諭聲桓不報

成棟遣諭贛州固山高進庫反正不從時進庫見兩省反正孤處其中疑慮未定值成棟遣使持諭入見勒令反正辭語不通進庫怒曰李固山反正便得國公我若反正亦是國公此諭帖當與誰今要我反除死不爲遂逐其使

惠國公起師進贛州

時成棟使還即起兵擊進庫俄報中途獲有奸細審係修兵部家人得密書則養甲約進庫爲內應計成



傳得黃鶴兵數人還行在朝奏悉許詔黃甲上命  
傳黃鶴營時黃甲雖在朝其所屬諸兵皆不聽其命  
舊經遂遣都督張世新張祥麟等率兩軍所屬卒  
卒至梧州州有水井寺甚寬廣傳即率內貼營給  
賞宿伏甲士於小巷滿兵不知其故就賊世縱發令  
領遇者俱次第從小巷出於是皆抵而殺之傳既散  
畢三千人無一得脫者黃甲先因召對知事已敗露  
即晚登舟謀逃至梧州成棟報程追至中途遇張  
世新張祥回兵鏢刺其背而死成棟還奏云今內應  
已除臣免內顧憂矣

恩國公遣軍鎮州兵敗死之

以洪死戰而逃軍堅守不出遣使乞款以緩我師還  
延師及恩營兵老而懈先是軍士入廣廣屯高橋  
掠金帛皆充初至是驕悍不復用命連軍偵知之密  
約江西湖廣諸援兵夜劫恩營恩兵雖援兵雖遠  
成機食糧手提心燈夜半忽聞江上酒歌聲先陳而  
順治六年己丑三月流寇平東賊賊等至在要封不報  
為戶部與兵部總兵湯世榮等至在要封不報  
先是張賊入嚴死於西苑張賊下分四師一為平  
東張明至一為安西至一為南河至一為南河至

竊奏至行在進貢遂求加封王號上傳召對即著部  
議廷臣公議謂賊初來歸正我朝亦無封主之例或  
議封伯封侯甚至議請封公粉粉不定不敢覆奏延  
擱久之與舞潛世榮知不就遂潛歸  
四月恩國公李成棟敗歿報至增江夏王即順陣亡將  
士有差

上聞成棟敗歿痛哭減膳成棟義子元肩請為治喪  
命追贈江夏王子察七壇成棟妻妾四十八名元肩  
悉勒死於廣署其陣亡諸鎮將俱加贈卹陞杜永和  
為兵部尚書總督兩廣敕南陽侯李元肩保護行轅  
封楊大甫為安樂伯羅成耀為宣城伯馬寶為安定

龍上

十四

伯四路剿援又加都督車任重宮保鎮守惠潮總兵  
張世新張祥等各行分汛又敕內監黃河清掌司  
監事調司禮監麗天壽總督勇衛營提調侯輔文加  
文安侯馬吉期兼戎政命收用海上四姓餘賊訓練  
水師封新會鎮王興為高明伯招集義旅賜身材短  
小所相傳為絳花針者也又封勇衛營總統林時堂  
為勇毅將軍時人心堅固國事似即可為乃不聞月  
而有密奏車任重反者即命擒殺以分其兵而李元  
肩又密奏羅成耀反亦命擒殺而分其兵彌月間無  
故自滅二大鎮於是人心惶惶搖動有不終日之勢  
矣

七月李赤心高麗勳大掠梧州

二人皆自成部黨所謂高李十三家者也自何騰蛟於湖廣收撫疏請封赤心爲興國公勳爲勳國公加陞各督鎮黨守素等協守湖南名之曰忠貞營時赤心等忽擁兵數萬驟至梧州人皆聞知所自來大掠梧州焚燒刑殺無所不至男女驚竄死傷逆者幾千人慶國公陳邦傳飛疏上聞上遣內監楊守明肅敕至忠貞營宣召入衛赤心等乃移兵梧江對岸屯集三界廟後山累月惟上表進貢未嘗赴闕也又擊兵往廣西南太一帶土司入山劫殺屢調皆不用命

龍土

主

八月遣使以蠟封招鄭成功等皆不報

時傳遣蠟封以黃絹五寸方用御寶爲報禮外以黃蠟封固爲藥丸道內監廣書封鄭成功爲延平王遣誠意伯劉孔昭晉封荆國公吳三桂爲漢中王又遣太監馬鳴圖密收聯絡山西總兵姜瓖等圖奪身存炭而行又遣總兵將軍王叔敬聯絡江西金聲桓等又遣閩邵文安之聯絡孫可望等皆不報命

十月大兵破南韶

廣省告急上聞報即調永福公關忠肅入衛屢促不至又調高明伯王興率兵應援興歸山不出乃撥勇衛營龐天壽戎政馬吉翔會同李元胤馬寶等水陸

並進協同守禦廣省時賴兩廣總制杜永和當請兵定南平南二王圍困孤城且戰且守所相延者一年耳

順治七年庚寅四年正月上聖駐蹕蒼梧

時卽舟中爲行殿文武皆隨羅列梧江之上命調陳邦傳分兵授廣陞其子於朝爲錦衣衛大堂入朝恩駕自是諸臣皆立黨樹私排斥賢正奸邪擅政國事日非矣

三月申旨罷左都御史袁彭年侍郎劉湘客修撰劉遠生吏科都給事中金堡兵科給事中戴正發彭年等五臣交章劾罷天壽王紳陳邦傳馬吉翔權

龍土

主

奸植黨罪惡昭著乞賜罷斥以收人心疏呈俱留中未幾以彭年等爲五虎中旨斥去於是盡誅諸臣皆爲鉅口矣

五月錦衣衛掌堂張鳴鳳病死

鳴鳳臥病忽如夢覺見有青衣四人來與之坐問出火牌謂鳴鳳曰天子欲來調羅查驗幽冥兵毋先取官四十八員聽分職事迎候放來通公耳鳴鳳視牌果得四十八名而俱不注銜內有鳴鳳熟識者共一十八名皆行在文武也遂默識之既醒令人籍其名爲內閣王化澄舟即程源提督太監徐元尙寶太監周進賢錦衣衛王之臣周鳳王桂講皇親姜佐周京

管總兵劉大用張應舉禮科朱士鯉清匠司陳家相勇衛旗鼓沈天德西寧侯來國柱祁陽伯楊奇藩鎮軍門朱容藩朱盛瀛援剿督鎮成大用及鳴鳳也事稍南於外咸謂病瘳至六月鳴鳳果死餘皆相繼病殞獨宋國柱楊奇尚存至辛卯冬上入滇國柱及奇出廉過洋颶風忽作舟覆二人俱溺死海中

七月陳邦傳傳旨封孫可望爲秦王

邦傳以兩廣告急密存異志欲與可望私通然無可以得可望心遂與軍前黃書武康伯胡執恭謀以原請空敕私與可望爲秦王又鑄王印令執恭率兵五百竄越雲南靖稱上旨敕封於是可望大喜遂迎拜

龍上

七

受賞論實歸文武款贈執恭具報稱謝執恭爲稱道自廣奏減其表不以奏也又自請與可望合營可望許之留爲總理提舉令本部協同安撫以通兩粵消息

十月初三日大清恭順王破廣西桂林入守之初五日

大清靖南王破廣東廣州

時三日之內兩省告陷梧州適處其中合兵而來則奔竄無路故不及催調在外諸軍惟令勇衛戎政二營及費亡之卒應從移陣上於五鼓毀舟重駐南寧勇衛提督周金湯縱兵焚燒梧州城中男婦奔逃殘廢死者無算與江中自兵哭聲如沸聞數十里

上至藤縣陳邦傳追從後至一見上卽走不知所至其營鎮哨兵四掠至劫皇損壞宮人無敢詰問者上卽同三宮易小舟前行從臣惟龐天壽馬吉翔馬雄飛及內侍李文芳李國泰沈嘉熙賈昇等數人而已巡撫趙臺聞警迎恩易大船兼程入福州召忠貞營李赤心等入衛高李等聞上將至卽夕移營由慎通入川中自是聲聞遂絕上命馬吉翔敕諭二十四土司調兵徵餉又敕陳邦傳守禦傳梧又敕趙印選胡一清守禦柳慶

十二月文武追扈始至行在

惟將軍林時望以京營潰散空虛損資招募收集兵

龍上

六

數千於十二月方至戎政馬吉翔所部皆失屆時望獨擁重兵趨與龐天壽李國泰等密奏時望逗留自異志不早圖變在肘腋時望初至於十七日早矯旨犒兵預令健丁卽演武場擒時望以弓弦勒死并其火器領將王忠輔而沈諸水名鎮請敕勸將軍張應葵總統本營兵士安撫之時望本黃得功偏將貌極偉岸膽力過人自入行轅保護功最著雖驍悍如郝永忠曹志建趙印還并忠貞營李赤心等皆嚴憚之時望既被害於是諸武臣益無顧忌禁旅無人紀綱倒置不能復振矣

詔封興國侯何騰蛟爲中樞王

時開騰蛟殉難特旨封之

順治八年辛卯

永曆五年

正月開國公趙印選兵退崑崙

時印選率營鎮兵入行在鼓譟索餉盡括宮中簪珥

器皿僅估銀八十兩要索文武糧銀二千兩又搜取

行在布帛稱稱縣絮等物爲馬厰縣甲之需而去

二月僞秦王孫可望遣僞糧兵常榮率兵三百人入覲

請貢

可望疏奏上列秦王款諸臣皆不悉邦傳事謂可望

既歸誠不合私封擅奏御前因召常榮命質之榮曰

是奉上恩遣胡執恭親爾救賈所封故將遣臣提塘

耳於是諸臣始知爲邦傳矯旨因議秦王乃親詣上

龍上

九

中王之首惡犯宗難南建祖嗣但國家多事須恃懷

對爲援宜姑與王簡推更易字樣月遣敕諭爲可詔

內閣等官擬呈遂擬翼王復奏報可發遣冊賈遣太

監翼國祥寶敕先行宣諭低聞國祥被殺於養利州

橋下再遣司禮監趙進寶赴復報進已至點校寶被

劫擄進不遇又遣御史張爾文入點蜀聯絡道經可

望營亦留不遣蓋可望已知秦王爲邦傳擅封又不

欲就翼王之就密不令人知稱秦王如故惟患行在

去使宣揚違實僞故但孫朝使未經耳目者密殺

之已報耳目者留禁之

三月僞秦王孫可望遣安定督僞將軍賈九儀率兵入

衡南爭擅殺朝臣嚴起恆等

九儀朝見後卽上內閣嚴起恆丹搜起恆於船頭棒

落水中隨殺兵科左給事張載述劉喜珍吳霖等於

各本署朝臣聞之惶怖罷天壽馬吉翔詣叩之九儀

曰前日國主誦封此數人實阻之故奉令來殺之耳

天壽等具以邦傳擅封今已改造冊寶翼領前去告

之九儀唯唯而已起恆死既三日有源者徧報云城

下水地名青山江中有浮屍順流至有一大虎入水

負之入山以爪培土方事葬埋時九儀在司禮監署

聞之遣人往視虎尚在旁墓已成矣虎見人乃搖尾

緩行去九儀亦爲驚歎

龍上

千

四月遣兵部尚書楊鼎和賈敕賈封孫可望爲翼王可

望殺之於途

鼎和辭朝百僚遠饒將至臬署關夜半忽有兵圍其

館舍鼎和及從者百餘人盡殺之報至君臣股栗上

傳召對府部諸臣謀之九儀於是請仍封可望爲秦

王不復以邦傳所降冊寶爲僞但更鑄金寶并冊賜

名朝宗而已可望聞仍故封大喜遣迎拜受聞遣其

僞中書楊楊先奉報謝表略曰秦王臣朝宗望闕奏

謝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

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臣耿耿孤忠矢之

天日者也諸臣得疏咸頓手相慶

五月左江新寧州土賊倡亂

新寧州中山人忽自稱新天子出煽聚土賊數千以妖法攻城掠村上遣勦衛將軍張應葵靖東將軍魏豹或威將軍姜承德懷定將軍宋德亮等會剿之各軍兼進其附近居民爲賊陷惑遂成烏合官軍既至悉倒戈降惟妖賊數百人逃入駝丁寨後一洞中皆就擒獲既而審勘有無名人稱係妖王其人侏儒不通中國語言管牧牛土司山後爲賊誘入洞中名之爲王因造妖法脅村民從之劫掠得貲令百姓各歸本處耕種妖王妖賊等百餘人悉燒死之恐其用法致遁也

龍上

三

秦王孫可望遣楊畏知入朝奏事詔令畏知入閣辦事畏知於崇禎朝爲滇海分守道流寇入滇抗賊不出因請留黔國公全通省民命除沙定洲之事方降皆許之既從可望屢謁其羽翼斥語甚切至可望心惡之以民望所屬不欲遽殺之乃遣詣廣西朝見後議留在朝特進學士入閣辦事畏知三疏乞收回成命不許既入直欲抒忠悃以報主知未幾與賈九儀不合密著之可望馬可望入九儀之說即諭九儀扭解畏知還滇可望怒叱曰還爾至粵所行何事且做爾內閣耶畏知曰此由聖恩畏知三疏力辭不蒙俞允業已報聞久矣可望曰果爾即宜潛還本國爾宇

做得內閣耶畏知憤然曰殿下已歸正遣畏知請駕畏知在朝欲爲殿下行尊周盛事假令畏知不可爲內閣殿下何以獨可爲秦王乎可望大怒立發令朝門外斬之畏知昂首卽出時安西撫南等咸在旁謂可望曰我等欲行大事如此人尙須留下可望卽諭傳宣且留他死傳宣者出朝門外大呼住刀而畏知已被戮矣天譴畏知賀難人有頂略尤激於忠義其遇害也賊人盡哀之

六月慈寧皇太后王氏崩頒發哀詔起陵於陽美江口遣乾清宮提督魯奇督造陵工兩月告竣至八月始葬敕惜薪司太監楊宗華掌皇陵提督清廣西固山

龍上

三

線國安破梧州慶國公陳邦傳降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清俱退兵崑崙關時召議移蹕人心惶惶有請航海者有請幸黔者有請出交趾者有請赴同姓延平王者紛紛然廷惟懼天馬吉翔與賈九儀有成約力排眾議堅請向黔

十月賈九儀還朝

九儀上朝謂廷臣曰昔秦王爲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駕今諸公旣各疑貳我宜獨磨此任乎文早遂撤營去上遣官賈敕追留在朝不應

十一月兩陽侯李元胤疏請航海文安侯馬吉翔疏請幸黔從之

上以可望無人臣禮雅不欲就黔而天壽吉翔中制之又舍黔則更無可歸於是令諸臣會議究無以奪吉翔也既而開衛二公兵敗奔行在請駕速移蹕上倉皇由水道遁星前進土司救開衛二營斷後十二月初十日上至漸端

印選報大兵已過新寧州從陸路追襲僅隔百餘里於是君臣悉乘船隻輜重登陸兼程而行其力能上岸者得隨車駕餘皆星散皇嫂桂恭王妃亦相失不復能相顧矣

十一日五鼓上從陸由上司入黔是日午後入遷江界已三十餘里綏國安以精兵追

龍上

歸於後塵土掩過乘輿君臣相顧失色國安行次遇白鬚老人問曰永麻所往汝見之乎答曰見遷江土官迎駕入土司矣問去此幾何曰止半日程但山峻路狹恐人馬難行言已遂入深箐中國安仰視西日沈山仰傳令駐營協鎮馬雄進曰永麻相去不過三十里何以不追國安曰我奉令取南寧未聞令取土司也若連夜追襲或有疏失誰任其咎雄唯唯遂同率兵還南寧次日鄉民以聞上下始稍安及過遷江至龍英猝遇可望所遣天威營高文貴外後營狄三品勦洗歸朝之二土司積屍徧野目擊慘傷關底方至廣南得土官儂治用輸餉進貢賴以獲濟文武諸

臣因之得全至安隆於是文貴等始至廣南迎駕朝見畢即率所部回滇上特發璽書及各營敕諭之始移蹕往安隆

龍上

安龍逸史卷上

安龍逸史卷下

南海屈大均撰

順治九年壬辰永祿六年二月上幸安隆所

西勝營僑德兵張勝屯兵安隆城外來關上慰勞之可望諭令張勝移營請旨改安隆爲安龍以所治改爲府治即以所署爲行宮請上駐蹕於此復使督撫張應科爲總理提督實用以陰制上也議者以可望既迎蹕至黔而止舍置安龍得毋以竹加龍義取牢籠乎上頗不自安張勝安置後即撤大營而去應科至安龍管理提辦駐鎮事務既赴任方呈秦王奏安請買疏

四月秦王孫可望自滇下黔欲入覲僑兵部任僕誦止

之

時可望從滇還道由普安擬入安龍陞見僑兵部任僕進曰國主欲入安龍恐二龍不便相見可望遂止僕傳學能文又喜太乙六壬常語人曰明運以終事無可爲矣陰有據我可望之意在滇見可望殿建宮殿成曾具疏請進可望甚聽之故聞言遂止惟諭令張應科奏報每年進膳銀二千兩食米六百石命應科於府庫倉支給開報而已於是僑知府范名旭直署其額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月支銀米若干而倉官陳姓者本雲南傾銀匠從可望投倉官人皆以

陳銀匠呼之散米開銷之冊亦同應旭所署可望見之恬不爲異鎮道府之目擊者未嘗一語申飭也

上在安龍悉燬金銀器皿以清諸臣

上自入滇後日居宮中一籌莫展臣工紛紛告艱借俸則悉搜所用器皿銷燬之銀米已至卽用以呼盧取快否則灌園怡情不復計軍國事人心解散秦王孫可望以任之聽等補安龍知府等官

可望假天子號令行中外調兵催餉皆不上聞生殺予奪任意恣肆於是補任之聽爲安龍知府未用九爲通判譚江藩爲推官勳庫銀爲各處建公署焉

六月秦王孫可望遣撫南劉文秀取四川安西李定國

取湖廣

龍下

定國率師八萬出湖南馮雙禮副之連復沅靖寶慶偵知桂林空虛乃遣張勝郭有銘率精兵先趨嚴關而雙禮率高文貴新統武取清兵於月湖全州下安西王李定國提師取廣西桂林

定國自率王之邦等進嚴關孔有德率師來戰象陣略退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力戰斬將羣旗勢同破竹晝夜追襲至桂林清兵入城定國圍城三日役令大象以後勝挑城門門開有德自將宮門封固悉行焚死僅獲其一子平西王婿也因留於營時陽山安定伯馬寶率兵千餘潛伏山穴聞定國已破桂林卽來

歸入黔見可望重禮之陳邦傳父子皆被獲解赴黔定國取永州進窺衡州清定遠大將軍敬謹王閏孔有德死領師前攻屯於祁陽相持月計殺傷相當定國密令馮雙禮率兵伏永州小路而親率所部與敬謹王決戰佯敗至寶慶還復奮擊雙禮伏兵起而夾攻定國以火攻殺其過半復得盛誠始知王亦死於亂軍乃以二王形像盛甲刊圖同露布飛傳行在報提偏示楚粵咸聲大震中外

七月劉文秀兵敗保寧尋走雲南

平西王吳三桂取敘州都統白含真取重慶文秀援之擒含真獲三桂都統楊坤力救獲免文秀追擊

龍下

三桂至保寧三桂同兵逆之文秀大敗自斷浮橋遁可望怒奪其兵權文秀慙謝病回滇

入月秦王孫可望殺陳邦傳及其子於朝

可望既殺邦傳剝皮傳屍至行在大營於牌云逆犯陳邦傳先行肆劫皇旗標掠宮人罪大彌網不思建功贖罪輒行背主反叛今已拿獲解赴軍前立將邦傳父子剝皮傳示滇黔云云絕無奏報之疏令遞送安龍卽去

御史李如月劾孫可望擅殺勳將無人臣禮杖逐之山東道御史東莞李如月奏可望不用上旨擅殺勳爵無君之奸罪同操莽請除國患兼斥邦傳罪狀宜

加惡禮以懲其逆疏上留中召如月入朝面詰之設法乃褒獎忠貞字樣從無惡禮之例爾小臣何得越典妄言著革了職於午門外廷杖四十梏時張應科卽入朝看科鈔科臣以本留中告應科遂往如月署索其疏稿如月笑云何須用稿自有揭帖明早發來既而果遣人以揭帖投應科署云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至偽督提塘當堂開拆應科大怒馳報可望九月秦王孫可望擅殺御史李如月

可望得應科報卽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搯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

龍下

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陪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大哭曰太祖高皇帝我皇明從此無諫臣矣奸賊孫可望汝死期不遠我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過萬年之賊號孰得孰失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脅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縗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遇夜輒冤號不已後可望遣官齎令過之屍忽自墮直壓人騎之上馬驚而奔一時皆仆斃



十一月秋宮人夏良璞坤寧太監李定國賜巴東王及其妃皆死

上之初立也有婦不還宮人惟以原在藩府宮人輪侍左右及在途則雜之卒伍與廝無復傾軋上患宮規不整因特命每一宮人即令一內監看覈遇緩急行李得自爲偶飲食坐臥率相偕如夫婦自入安懿行宮湫隘內監宮人非輪班入值者皆居朝外先是太監夏國祥所看視宮人夏良璞者爲常在常在宮人銜名如外庭階級在近侍以上夫人以下年十九聰敏殊麗能詩工眞草書馳馬試劍皆絕技也時居西城應科朝罷過之見良璞方據案作書心動令人

龍下

五

密訪之即爲坤寧宮人夏良璞時國祥已死應科即令本地歸女出入通殷勤又廉知良璞與巴東王妃結姊妹常往來於其第應科所居適相對遂醜通通問交契極密王妃常出見應科以嫂呼之漸以良璞情事告妃立爲誘致良璞通焉後益無忌憚當下直卽入王第夜歸應科署事遂漸彰人咸切齒有密報司禮監者遂以上聞執良璞拷訊具得其實發內官杖一百五十遂斃以內監知情不舉同杖死賜巴東王及妃自縊應科聞之大怒旣而知騰司禮奏報率健卒挾弓矢欲入城時城門夜閉不得入應科大聲呼開門司城以禁城不可擅啟辭之應科大罵去次

早率數十人至司禮署怒問天壽曰夏宮人有何罪遇而置之死天壽曰此官家事與卿何與應科語塞漫應之手按其刃擬甘心於天壽者三見有備不敢動已而馬吉翔至解之應科憤憤歸先是行在敕札發滇黔者必從應科看驗後始得還行至是發聖書以良璞事諭知可望密遣戎標參將張隆僞爲買人下滇陞託舊識雜軍人中得達可望可望已先得應科密報謂隆曰朝廷何苦因一宮人殺多命孤當遣人去處應科爾可同回明日傳宣王愛秀同隆還卽以愛秀代應科而令杖應科於朝門外革其官押解至黔未幾任用加故

龍下

六

順治十年癸巳永祿七年馮雙禮譏李定國於秦王孫可望

密令圖事

定國旣定桂林方計合兵取粵而雙禮以攻城所取金帛皆歸定國心不平遂回滇人見可望譏定國有二心可望亦以定國屢得大功恐漸不受制欲裁其兵柄及雙禮譏入遂連發令箭調回密令雙禮總統而以偽都督關有才等潛師躡其後有顯銘者爲定國中書使黔聞其事卽馳由間道密白於定國六月安西李定國反正大敗秦王孫可望追兵師下柳

州時定國統兵過左江克復柳州慶遠南寧太平諸城

而可望所遺令箭一日三至定國欲還俄得與銘密報大驚乃伴令各營於某日班師即夕調集各路兵士偵追兵遠近已聞雙禮將至即遣精兵伏柳州江口蘆荻中俟雙禮兵至遷江來賓二邑間方迎之雙禮敗去由原路撤回伏發一軍皆陷悉投江中定國令縱雙禮有才還易旗幟以誅逆爲名移師柳州登言東下行在君臣聞之皆慶幸計欲通安西而吉翔天壽以素黨可望不與其謀

八月遣官往南寧謁陵

時遣馬吉翔領敕往南寧旣行始計通好安西撰敕稿呈御覽密奏請鑄屏翰親臣金章一顆以賜定國

龍下

九月遣主事林青陽禮目周官由間道趨柳州十月安西李定國受敕歸誠

青陽等至柳州定國設香案龍亭傳諭官軍皆郊迎開讀哭泣涕淚軍威動遇青陽等有加禮因係密敕不便復奏候候取東粵即來迎駕青陽等恐事洩不敢還行在由邇州泛海去定國之受敕也可望所遣偽總兵朱養恩在南寧遣人獻得其貨即馳啟可望焉

順治十一年甲午永曆八年秦王孫可望擅殺朝臣吳貞毓等十八人於安龍

可望得養恩密啟即遣偽指揮鄭國至行在質之諸

臣皆曰不知國曰有金章密旨差官姓名豈同風影朝廷伴應曰是必文安侯馬吉翔奉命謁陵或謂有先年親師時空敕因而填發未可知也國即南去扭鎖吉翔還朝面訊吉翔力辨於是職方司耶中張鑑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吏科徐吉挺身曰此係我等所爲因我君性命懸於賊子之手惟藉安西一善或可保延朱氏國祚今既事敗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庭死當爲厲鬼以殺奸逆奈何籍口以貽主上憂乎乃供同謀此事者爲內閣吳貞毓印煖太監張福祿御前管事隨堂太監余爲國大理寺丞楊鐘吏科徐吉檢討蔣乾昌李元開御史周允吉李順朱讓康武安侯

龍下

鄭沅元太僕少卿趙廣禹郎中張鑄蔡繼朱果旦中書易士佳任斗繼允常博士胡士瑞共一十八人國按名扭鎖又兵科劉攝新在南寧見鄭國鎮解吉翔入朝欲爲吉翔辨雪及至行在即同貞毓等指參吉翔議新與清宮提督李寬然郎中龔廷祺三臣俱爲權逆所忌國令一同執付禁守復挾上食發鑄衣衛掌刑康永寧會同勘問將諸臣嚴訊備極五刑因問誰爲敕稿鑄曰吾爲之允吉曰改定者我也國問何由得璽張福祿曰我爲尙實實由我盜用國曰此事必有主使蓋意在連及宸御也遂復加審楚鑄曰果有主使者國問爲誰鑄福祿曰逆賊孫可望也國怒

罵之鎬亦大馬十八人皆同聲不可屈既問李寬然曰冀廷謀爲貞毓丈人安容推委不知各來五十棍死而復甦終言不知情又問譚新爾久離行在既不

龍下

九

鄭國以誅戮十人入還報可望可望恨安西不謂論雲南守城僞固原侯王尙禮令籍安西官眷井文武兵丁婦女欲分配各營時撫南劉文秀方爲漢中吳兵追敗奔滇滇民惶然尙禮慮大營分散將滋內亂乃三敗止之惟汰安西大營糧餉尙禮差女使還茶果於王妃質皆金銀也安西大營皆賴尙禮周濟得不狼狽

六月秦王孫可望潛號不果復如貴州

可望自黔還滇急謀借號及期覓小不可冠自辰及午大雨傾盆雷電交作可望不悅而止遂歸貴州時縉紳勸進者累冀可望敗後復人以詩譏之其末云

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

八月秦王孫可望設科取士以慧光寺爲貢院取中陳

士基等五十四人

順治十二年乙未

永順

安西李定國兵敗退走南寧

定國於癸巳冬下廣所遇州郡聞風倒戈自粵西桂

得肇慶及高雷等處俱有清兵駐鐵歸附者日眾惟

期恢復廣城一朝反正及定國兵至新會恐其降附

後欲屠其城乃復堅守人心離背密約清師廣東平

南王秉夜劫營定國無備軍中自相衝殺僅存千餘

人退保南寧繼而標下天威營高文貴應衛衛統武

次第奔回亦止存六千人南寧駐鎮不知虛實奔黔

告可望謂定國將席捲而來可望大驚恐定國直進

安龍問劉劉鎮國劉肇明等十三營凡四萬人以關

有才總統之從安龍迎拒定國有才一遇安龍盡燒

土漢倉貯以絕定國之來

八月關有才兵敗田州東營奔還

有才於八月還安龍焚燒蓄聚及偵探定國所向絕

無入滇之信乃屯兵田州軍馬乏食始於近路劫掠

既無所得因漸遠去僅存空營留數兵守之田州去

南寧止十站定國知其無備兼程疾進凡三晝一夜

驅至田州入關營有才以爲本營取糧之軍既見衣

甲皆皂非定國舊製又有捷取字號則以爲清兵從

天而下遂同劉鎮國等跨馬而逃定國後至不令遠追惟分兵二三百人爲一隊按隊布列傳報西府駕至有才守隘之卒或換班或切掠始回皆不知有才所在但聞西府駕至皆膽落願迎定國慰諭歸營明晨頗賞兩軍相遇如家人父子喜慰交慶次日定國謂有才之取日本藩與秦王兄弟也爲小人所間披此情不自通將來相見兄弟之好如故豈有令爾等殺戮之理乎本藩回西粵時已分兵下貴州今下雲南兵馬眾多爾等且宜歇息俟本藩會晤秦王月調爾等出兵隨發銀二萬兩犒之眾皆感悅

十月秦王孫可望遣白文選率兵援關有才

龍下

可望處有才等有失遣白文選赴援文選至安龍朝見後聞有才等已棄營而逃遂馳啟可望而身留安龍

十二月秦王孫可望遣僞百戶葉應禎至行在要駕入

滇

可望令駐鎮周自貞僱夫千名交白將軍點收隨到卽逃空無一人時已歲暮白將軍謂應禎曰周駐鎮罔知利害今秦王迎駕須以啟行日期報聞乃僱取探邏之夫於途必致逃遁候期取告誰復任之自貞聞之懼因措夫價請至普平新城間覓漢夫時行在君臣初聞定國已至田州皆竊自喜久之不至而關

有才出沒不常恐可望使覲朝廷動靜其迎駕入滇亦未卜其意旨所在惶惶坐而已

順治十三年丙申

永順

安西李定國遣傳宣參將楊祥

進密疏慰安

時駐鎮右營劉鎮國自田州遁回卽留坂屯河守江道坂屯河去安龍五十里偶有營卒爭渡塘兵盤驗衣甲有捷取字樣知爲安西之卒縛送文選營文選解縛溫言詢之答曰我傳宣參將楊祥也國主令我來督催道府州縣預備糧草以候國主之至耳乃於衣甲內拆龍牌一紙爲仰安龍道府備模糧之具無他也文選令款以酒食祥既飽食四顧無拘守者遂

龍下

三

脫身入城謁司禮龐天壽於衣甲後心復折密疏署云藩臣李定國謹奏而加以屏翰親臣之賜章天壽以聞上閱疏云臣今統兵迎扈不日至行轅先遣奏萬安勿輕聽奸逆輒行移蹕云云上心稍安然不令一臣知之也卽召祥面對而祥於奏疏既達後卽變服由山徑歸報定國矣故在廷者悉不得聞有密疏云

正月十六日葉應禎遁上赴滇白文選說機其行

應禎以安西遣人而不得見大怒貫甲入宮門請上同三宮乘馬幸滇諸臣願從者馳過勒再三凶惡之狀目無君父宮中哭聲徹內外白文選入見應禎肆

無忌憚因以手招之謂應禎曰國主恐安西歸清所以迎駕者恐陷不測也事須緩覓若迫促至此朝廷玉葉金枝不同爾我性命萬一變生意外若能任其實乎今我往探若安西果通清兵前來移譯未晚倘止是安西還兵彼乃一家人我等何得過爲逼迫自取罪戾言已卽率百餘騎出城去應禎以文選譖亦暫緩其行文選既出城從遠山放鷹犬不由大路偵視也俄而周自貞僱夫三百名於二十一日始至應禎又復請上發駕矣

二十二日安西李定國入謁上於安龍

二十一日夜方半白文選與劉鎮國等牽步騎至城

龍下

三

下大呼曰城內守門軍人速報朝內不得輕自開門出去安西兵馬卽至矣城中切須謹慎言畢奔馬而去城中聞者皆大喜登城而望北天明大霧四塞咫尺不辨忽聞有叫門者曰我西府長隨夏太監也隨令入朝面奏曰定國卽至矣遣臣先馳奏聞因冰凍難行寨兵又倒樹塞路馬不能前所以稍遲耳於是君臣皆額手稱慶俄而周城礮起馬嘶聲震數里結寨偏九山頭安西率騎入朝陛見君臣相抱持痛哭上諭曰久知卿忠義恨相見之晚定國泣奏曰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粵以迎鑾輿乃不惟不副臣願且重貽陛下憂臣萬死無能自贖上溫旨慰諭賜

坐茶畢出時霧散日輝已午刻矣定國還營知文選去未遠遣傳宣夏太監等四人追慰之及於普平寺文選乃還遂同定國人朝密計幸滇論守臣具夫爲

二十六日移蹕之用

可望

二月十一日上至曲靖安行宮

定國發前道騎卒三千後衛三千而親與白文選居中扈從自新城營安直抵曲靖請上於行宮安置而親率精兵入雲南時滇省有撫南劉文秀及撫標各營鎮扈衛僞固原侯王尙禮并各標鎮營留守兵數

龍下

四

千而僞將軍王自奇騎兵五千駐於楚雄賀九侯駐兵五千於武定合之可得五萬人定國入安龍方議往偵虛實俄報上已至曲靖於是撫南尙禮聚謀有議以兵迎拒者有言調集王賀等營前禦者有議堅守不令定國人城者紛紛未定定國長驅已抵松林調兵戰守俱不暇計惟先遣黔國公沐天波遠迎撫南尙禮俱候迓於城東歸化寺定國既至並轡入城兵民安堵如故其後始知定國止有步騎六千定國與撫南天波及各鎮營聯絡合兵三萬人惟尙禮有異志然所部止千人不能搖動矣

三月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遣兵迎上至滇

定國等議令新統武陳遠各率所部至曲靖恩從鑾輿入滇以定北府改爲行宮暫駐蹕焉入宮之日甫宮二龍見於萊海子從空下懸頃之龍入雲內

六月召對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封白文選等爲公伯有差

上與定國文秀議即封秦營爲將軍白文選爲鞏國公固原侯王尙禮爲保國公僞將軍王自奇爲慶國公賈九儀爲廣國公秦王護衛張虎爲澤化伯水軍都督李本高爲崇信伯皆領敕謝恩

上遣白文選張虎等以璽書招秦王孫可望不從

土道可望與定國和衷乃遣鞏國公白文選澤化伯

龍下

主

張虎賈璽書往諭賜文選等金篋各一枚因宴辭論曰卿等往道朕意務使兩藩復教相好事事爲祖宗社稷起見卿等功名垂竹帛矣文選等謝及往見可望具言定國兵敗狀且曰國主倘以舊好爲念不必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萬當立武定國於摩下可望以爲詐欲殺之眾救之得免令杜使張虎復命謂須安西親謝乃可於是又遣王自奇與張虎往自奇謂定國孤軍易擒可望以其言與文選合遂釋文選而密令自奇爲內應自奇還力言可望必不可和遂辭歸楚雄

七月光祿卿高績御史郭昌琦劾安西李定國撫南劉

文秀績杖死定國趨救昌琦復原官

績等具疏言馬吉翔麗天薦譏邪專擅二藩與之友善恐滋奸弊復蹈可望故轍疏上兩藩不入朝上以績等妄言詔革職廷杖安西中書金維新趨謂定國曰續與昌琦罪固當死而王不宜有殺諫臣之名定國悟馳救之至則績已死昌琦復原官

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

流寇入滇定國自稱安西元帥文秀自稱撫南元帥至是上遣華亭侯王維恭賈冊寶封二臣爲王兩藩文武諸臣各陞賞有差定國感恩與沐天波同心輔政

龍下

太

八月晉王李定國請送秦王諸妃於黔

可望情如賓滇者定國奏請送還乃遣秦僞總兵王麟護送歸黔定國親於郊外饒之

十一日移蹕秦王宮

復見二龍於萊海子其晴燭日於是初莅朝堂兩王侍立文武肅然朝賀出皆喜相謂曰今日乃見真聖主也是日上爲二王割襟訂二姓之盟二臣謝恩感悅

十月晉王李定國舊標龍驤營祁三昇歸滇即封爲成寧伯

先是定國有龍驤天威二營以左右羽翼爲之既出

粵三昇統龍驤當留蜀以可望令調鎮遵義及定國入滇調三昇而可望亦遣人來調適相值三昇謂其所部曰國主西府舊主義均今西府尊承厥爲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府之調爲正眾皆諾於是卻秦使整兵還滇可望遣兵追襲三昇且戰且走輒重盡失僅得達行在朝賀畢卽封爲咸寧伯以旌其忠正

順治十四年丁酉永曆十年秦王孫可望遣其僞臣程萬

里請舊標還黔

可望舊標之在滇舊乞遣還黔許之詔仍給夫馬送之可望大喜

龍下

二月起用雷躍龍入閣辦事以金維新爲吏部侍郎龔銘爲兵部侍郎躍龍以先朝禮部爲可望寵用告假在滇詔特以內部起用

龐天壽病死

天壽以秦黨自疑懼定國害之憂病而卒贈卹甚隆葬省城華亭寺前命秉筆李國泰掌司禮監事

二月復以馬吉翔兼內閣

吉翔素黨可望知不爲朝議所容時吏部侍郎金維新兵部侍郎龔銘方見重於定國遂召事之二人言於定國得奏請卽令人閣辦事

詔降僞戶部龔彝爲印局大使

彝以進士爲先朝侍郎可望用爲戶部尚書上入滇仍令掌部事彝辭曰臣受秦王十年知遇未有所報安敢拜新命晉蜀二王劾奏彝止知秦王十年之恩獨不念祖宗父子受國家三百載之恩乎有詔議處彝伏闕免冠謝罪降印局大使數月仍還原官晉王李定國疏參勦進逆首僞兵部尚書任儀詔戮其屍

可望在滇僞營屢表勸進時已死定國追論其詔逆詔掘僞屍戮於市籍其家子孫俱遣邊遠充軍四月魯王道總兵何達武齋表請會兵出吳楚

龍下

魯藩名以海時監國舟山遣使請會兵出吳楚

王自奇反於楚雄率張明志關育才二鎮營兵歸西上

永昌

八月舉雲南鄉試以教場爲貢院取中王肇興等五十人

孫可望大舉兵入犯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出師禦之

可望自定國入滇久謀犯關畏定國兵強不敢驟發因程萬里奏請大營回黔具以滇兵單弱告可望遂決計舉兵聚眾數十萬令與國侯馮雙禮爲總統雙禮力辭遂以文選代而令雙禮留守預造扭鎖三百

具破潰之日易以解送行在君臣可望之赴滇也雙  
禮諫之甚力不聽既出兵於郊雙禮又諫曰國主往  
而果勝難免犯關之名若不濟則黔非國主有矣可  
望叱去之雙禮痛哭而回初諸將欲可望反者謂行  
師必勝聞雙禮屢諫始各畏懼兵行在途一月間雨  
水泥淖營馬倒斃甚眾及抵交水定國已遣崇信伯  
李本高廣昌伯高文貴屯兵曲靖以待繼聞可望且  
至定國奏以黔國公沐天波保國公王尙禮平陽伯  
靳統武留守扈從而親與文秀督各鎮兵出禦上御  
五鳳樓宴饒磐花三軍咸犒賞時久雨忽霽人皆頌  
瞻天波統武亦精嚴守城召尙禮入朝悉收其兵器

龍下

五

留於朝房晝夜守視之

九月朔晉王李定國等大敗孫可望兵於曲靖  
定國兵至曲靖屯於三岔與可望接戰連北退守曲  
靖可望索戰不應至十八日鄂國公馬進忠密遣人  
謂定國曰可望已精選銳騎三千令張勝馬寶由尋  
甸小徑先襲雲南矣公可坐而待斃乎定國遂傳令  
三鼓募食五鼓發兵至偽營方聲震從進忠營掩入  
可望寨內外夾攻可望大敗潰走白水所隨不過三  
百人皆傳宣官校餘悉陷沒於是急問左右馬國公  
白總統安在眾應曰未敗之先白馬二營已先歸晉  
寨矣可望始大悔恨曰馮雙禮阻我異師而堅不聽

夫亡我也且仙臺山老僧能前知嘗問以出師吉凶  
曰惟不令白馬相隨可無咎也初謂白馬有礙行師  
悉除不用豈意其爲進忠文選乎因仰天大哭復遇  
淋雨渾身水漬頻以手拭之既而又謂其眾曰昔年  
有石碑出水鑄文云來是觀音面去是老僧頭山今  
推之天竟欲我去髮歸清也定國不世之響定須報  
我又何惜此數輩頭毛乎於是決計歸清俟大兵進  
取滇黔險隘設伏皆按可望驟闖而入焉可望方奔  
逃而李本高率十騎追及之引鎗直刺過可望馬頭  
可望喝曰本高非孤舊人耶受恩深矣乃來殺主乎  
本高應聲曰既做朝廷官便須知君臣大義本高非

龍下

三

殺主乃來殺欺主賊耳言未已爲流矢所中墜馬幾  
死可望得脫本高隨騎奔還曲靖

晉王李定國露布奏捷

定國馳奏大捷即收撫可望諸營潰兵進忠文選率  
先反正於是相率盡降

晉王李定國旋師至滇

定國欲提兵親定黔中以張勝方入寇王自奇內患  
猶未除二賊素驍勇悉竭王兵非其敵遂議令文秀  
追襲可望定國卽日班師  
二十一日張勝等潛師至滇  
張勝馬寶等奉可望命兼程入滇欲入城守者誤謂



捷師先還也不爲意諦視衣甲皆非遂急閉城已有二騎突入獲之張勝大呼王尙禮開門至數十聲無應者乃退過三市街已黃昏見金馬坊垂布丈餘執居民訊之告曰此晉王敗秦兵之露布也勝令人讀其詞知可望於十九日兵敗而逃頓足歎曰大事休矣卽欲縱兵屠郭外居民馬寶力阻之乃焚金馬坊廐市行宮兵民婦女不及避者悉掠入營旣至橫水唐定國回師適相值馬寶跪迎於道張勝與定國大戰殺傷各千餘人勝有騎卒潛入晉師將刺定國左右有覺者急呼而擊之猶發矢中定國盔頂旋爲兵士攢殺之勝勢不能敵敗走山谷中險甚求食不得

龍下

邏卒獲之以獻陳於市

王尙禮仰藥死

尙禮知可望敗走憂懼不知所出遂歎藥死上猶令部議加貽卹子祭葬賜塋墓門外清師大獲擄掠蜀棺暴屍三日

晉王李定國凱旋入朝

諸臣郊迎入朝慶賀復至晉王第設賔席安置新設各營未幾蜀王劉文秀獲張虎於木園樹林皆城命繫之獄

蜀王劉文秀追可望至黔幾獲而絕之

可望自交水敗走從行止三王勳重獲棄行至普安

人馬困餒力少息而追者復至竭蹶奔還貴州夜半得入郭方與鴻雙禮相持而哭忽聞城外發大炮三隅城遂驚走蓋雙禮密令木營起砲以連可望之行於是可望攜家口輜重走鎮遠於途調駐防等營無一應者文臣惟楊惺光武弁則康國鄭國張應科葉應順等諸人皆爲惡無憚人人疾首計不啻於滇黔故借可望遠遁及至楚南遣惺光前往通款於清文秀進至貴州兵行甚緩意在縱可望遠去及聞可望遁乃入黔省與雙禮計以黔中一切事務委之雙禮提調各營鎮分汛防守訖文秀乃班師復命

龍下

十月頒麻後晉王李定國疏請行師永昌王自奇敗死

定國師至永昌念自奇老於軍事年力尙壯乃遣人招撫之自奇不從令關有才出戰定國陣擒有才自奇敗走騰越勢窮自刎死張明志自訴被脅請收集潰兵自贖定國既定迤西遂班師奏請陸賡處分有差釋張虎關有才於市軍民大悅

順治十五年戊戌永祿十一年蜀王劉文秀還滇起僞

宮舊金以給軍餉

文秀追可望時獲其馬騎一自云曾爲可望內使在滇時密窖金銀於內殿昨令臣隨行者慮臣起害也今旣敗去願首服以爲興王之請文秀遂率之還滇奏之上命俟晉蜀兩王面同起誓及是果獲窖金二

十九萬兩金犁一重五百兩於後宮石臺下三王奏請留以供用上諭二王以濟軍需召對文武令吏兵二部會同二王議封勦逆各勳鎮俱於是月遣官賞頒敕印

封華國公白文選爲華昌王鄭國公馬維忠爲漢陽王進忠爲李自成營中降將所謂混十萬是也封後卒於新城封興國侯馮變禮爲廣陽王安定伯馬寶爲淮國公興山伯馬維與爲教國公平陽伯靳統武爲平陽侯咸寧伯祁三昇爲咸寧侯廣昌伯高文貴爲廣昌侯其餘鎮將俱陞賞有差

二月賜前漢黔總制范鎮贈卹

龍下

初鎮駐貴州可望入候時遣定國與之盟言共扶王室鎮開陳大義且曰假令可望渝盟奈何又笑曰扶明者我則奉之前盟者我則殺之及定國既入粵西可望無人臣禮鎮以憂憤死上追念之故有是命賜故輔臣嚴起恆楊畏知及張獻道劉素幾吳霖等五臣贈卹又賜安龍死節諸臣吳貞毓等十八人贈卹可望殺貞毓等於安龍北關至是令吏兵禮三部會議加原銜三級子諱贈卹立碑於馬場表其地曰十八先生成仁之處

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還自黔以縱可望不自嫌及定國賊王自奇薨

傳益肆復聞籍籍有謀其負恩懷二心者憤恨成疾上親臨問慰諭備至定國亦率醫診治然難發於肺不可療既爲上遣表云清師日逼國勢日危請入蜀就十三家之眾出營夾洛應幾轉敗爲功上嘉之及卒詔以親王卹之文秀僕度溫雅柔和謹慎入滇之初曾居武定一城既而悔之自是不妄殺一人保寧歸後從容委施而已

平陽伯靳統武陰殺如人賈自明

自明安西人自言識天文地理陰陽象緯遁甲之事無不洞曉兼能製木牛流馬火攻器具及驅遣風雷諸術常往來秦中各山圖築義旅未就因見王氣在

龍下

滇黔間變服至貴州遇文秀一見以爲異人既而文秀引見定國定國大喜疏薦之朝詔用爲雷擊將軍試其火器殊效又製速牌攔木行營用之周匝連環屹如長城乃徧取鐵工木工又用攀枝花木植無算遠近徵求夫諸嗟怨喧喧有言自明爲清師奸細者自明亦妄自尊大遇朝上不爲意於是統武遇人陰殺之其後果有知自明爲洪承疇所遺謀爲殺兵之策者以告定國定國諱馬時定國於文秀喪畢以蜀爵文武諸臣各自營私邊警日迫定國不覺察也孫可望降清

可望降清封義王統兵規取嶺南至行轍上下震  
恐定國慮可望無識險隘而各汛守皆可望舊人悉  
更調之人心離異新調之兵未至而警報已急黔撫  
令孟能遣標騎邢高明清師將抵貴州亟請發兵援  
堵君臣聞之束手無策

五月黔撫令孟能被執不屈死

孟能爲清兵所獲洪承疇尙以貨禮曰公若歸誠當  
仍用撫黔孟能曰卒爲明鬼流芳不作降臣遺臭乃  
送覺羅貝勒王軍前亦以甘言招其歸順孟能不從  
強之再三終不屈乃押赴市曹孟能挺然直立遂爲  
亂刀解其屍報聞咸爲悲悼禮部尙書程源文安

龍下

五

侵馬吉翔論察加道孟能爲兵部尙書而廢其子于  
旭世襲錦衣衛僉事

六月晉王李定國上表出師傳檄會兵

定國自任當黔路移鎮安順以舉昌王白文選任川  
路移鎮七星關發令遠西民夫運糧安順遠東民夫  
運糧烏撒日役萬人計程嚴限值天雨泥深數尺輓  
負不前輒鞭之至死頃滿壑者甚眾於是冤號載道  
日恨情師之至不逮矣

八月晉王李定國率勦鎮出師

上御五鳳樓宴饗未及薺花大雨忽注軍士散走無  
復行次觀者爲之沮喪至歸化寺復大雨咸謂明日

此番行師軍不似征可望時也定國陸辭後阻雨不  
前行止二三十里人心惶惑至關嶺刑牲祭漢前  
將軍祠定國醒酒誓曰定國奉命興師不以此身殉  
社稷位中興者神威尙載其頭因顧謂諸將曰諸公  
皆受國恩可不於神前自明忠赤乎於是諸將皆跪  
告於神曰某等有不與晉殿下戮力同心者報君父  
之恩者神明兩之既盟飲酒還營晉王大喜

十月清師下貴州

慶陽王馮雙禮進疏請兵授黔晉王亦欲進兵儀得  
洪承疇書略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司舟惟候吳王  
之至台兵以聽指揮無煩王師遠出也定國信其言

龍下

五

遂援師期時清師甫入貴州遠來疲敝故承疇致書  
以緩其師及月餘人馬強壯即助通水西泗城兩路  
井川中三道入犯報至定國始悔應承疇術中急登  
兵禦之親率三軍過安龍與清兵連戰未分勝負忽  
傳清師前導爲可望護衛康國臣交相疑忌以軍中  
多可望舊人慮有中變而戰士亦遂氣阻時舉大礮  
爲回風擊還本營潰亂自相戕殺定國內懼不復戰  
急奔回行在各勦鎮見定國去遂俱散

十二月晉王李定國敗還議移降

初六日定國軍士敗還滇即密奏移降事宜戰黔國  
公沐天波諭緬甸發官旗沿途徵兵開路迎扈文武

諸臣紛紛惟議束裝獨行人司任國璽疏請留滇曰君爲社稷死臣爲君父死可也何往焉下其議皆曰境土重來再圖恢復天意未可知也君臣死社稷苟非其時何遽出此遂留中於是有議從交廣贛海者有議往滇西入外國者有議從建昌就蜀者紛然羣廷而已

十三日晉王李定國簡避兵

諭曰本藩在滇多年與兩人民情均父子今國事艱危朝廷移蹕勢難同爾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殺掠淫汙猝難逃避爾等宜乘本藩未行時各速遠遁毋致自誤於是城內外哭聲鼎沸時秋糧已徵貯定國諭

龍下

毛

各營不得燬其倉廩恐清師至此無糧徒苦我百姓或曰上諭晉王令勿燒燬也次早內外居民攜負狼奔爲之一空

十五日亡奔迤西

時清三路會於曲靖朝議猶莫知適從有陳建者舉蜀王遺表請入蜀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沮之休天波請走迤西地近緬甸急則退守阿瓦太公諸城緩則據大理兩關猶不失爲蒙段上可其議是日黎明上發雲南從之南者尙數十萬人艾南奇子承業糾秋三品謀劫駕事洩定國乃親殿後承業遂不敢追至上至碧雞關見兵民塞路不前哭聲震動天地

上諭住輦起立手扶天波左肩回顧城中宮闈輝煌曰朕行未遠已見軍民如此幸炭以朕一人而苦萬姓誠不如還宮死社稷以免生民慘毒諭畢大哭天波俯伏奏慰定國飛騎亦至其慰上懷請御輦前發以慰眾心上不得已就輦然從行人眾日止二三十里兵皆乏食過楚雄關至大理理從諸文武沿途逗留相失已過半矣

順治十六年己亥

永祿十一年正月

上永昌

定國欲堅守大理兩關以決死戰白文選不從請上先行留身殿後先是文選守七星關遇吳三桂自遵義進兵遂遁還隨行清師踵其後抵滇兵不血刃進

龍下

天

東皆平卽分兵三路趙布太同多羅貝勒自會城起行三桂自羅次起行合師滇南川追殺總兵王國勳於普洱驛三桂追兵至玉龍關文選迎戰敗還清師獲其象馬金印上至永昌定國先行治糧糧整頓行宮駐蹕月餘始進騰越聞文選大敗請急渡潞江趙應盤山據險設伏以禦清師

工部尙書王應龍列簡示昌其子從之

應龍偕其子追隨相失已聞上奔迤西隨晝夜兼行至永昌而上又前發矣應龍孤身不能於亂軍中獨行乃謂其子曰我本草莽微賤蒙恩授職官至司空先不能匡扶社稷今不能患難從君尙可視顏求活

人世乎因自縊其子泣曰父殉國難子成父志亦隨自縊而死

二月師敗於磨盤山上奔緬甸

定國按行磨盤山有石門一道長五里曲乃險隘乃設三伏初伏竄名望中伏高文貴三伏王國璽且以地雷埋谷中約日敵盡入初伏發燃地雷二三伏乃發首尾擊之可一鼓盡也及清師過騰越直趨磨盤山入險而伏起進輒殲焉固山額真沙里布貝勒王等戰亡三桂布太力戰晉王中書盧桂生墮馬就降以伏兵機密告之贖罪求官三桂即令搜捕伏兵名望知事洩不得已發礮出戰中伏亦發兵既接名

龍下

元

望爲流矢中左目自刎死定國坐山頭聞礮失序大驚曰兵敗矣遽起立上馬而奔將士皆散稍定乃問上安在或對曰將至茶山定國沈吟曰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率兵至孟良白文選亦走猛獁至次月二十四日上始聞磨盤之敗惶懼出奔昏夜失道迷大谷中比曉仍故處也輜重宮人爲亂兵所劫文武自相讐殺扈衛漸統武放鼓孫崇雅劫掠皇損以投清營時潰兵散亂慮生意外救沐天波率禁旅一千及宗藩內監文武百姓前進二十六日上出鐵壁關卽緬界也緬遣使來迎言眾兵壓境諸蠻驚懼從官勿佩兵器乃可入國馬吉期婚旨從之

龍下

三

其各集營兵將及續至者俱不得入悉散歸水土不調男女喪亡於道不可勝計

上入緬城

上將至緬西目遠迎朝見上下皆得安頓頗敬事後因國有篡逆城中擾亂沐天波與馬吉期議具密本遣閣樞撫將張某僞爲商賈密出關諭關外營鎮爲裏應外合之計及中途爲緬兵所獲送酋長陰令殺之無有人知者

順治十七年庚子永曆十四年上居緬

順治十八年辛丑永曆十五年緬酋殺行在文武諸臣

緬酋設席於海中對山望海樓延諸臣觀海已而伏

兵起賊而盡殲之惟沐天波覺其謀禍亂石擊桶人被獲縛諸樹以弩箭擗射之死所存惟上及太子三官而已其未扈從者如東閣大學士雷躍龍大冢宰張佐袞大司農韓爌司馬孫順司寇尹三聘左都御史錢邦彥等皆輔弼大臣或扶病投清或潛踪苟活或祝髮沽名甚至勳戚如武靖侯王國璽竟竊太后金寶以僭新朝而國公祁三昇馬寶全軍他附難枚舉也國亡盡命惟司空王應龍父子而已

龍下

安龍逸史卷下

安龍逸史二卷屈大均翁山撰翁山原名紹隆字介子番禺人諸生棄爲僧名今種後復爲儒著有翁山詩外文外此書專紀明永明王事永祿六年駐安隆所改安隆爲安龍故以爲名翁山在粵境壤相近見間較確如紀杖死夏良瑛事殺御史李如月事殺吳貞毓十八先生事定國敗闖行才於田州又敗孫可僅事皆詳於他書明季遺事約及百種互相鈔襲翁山此書尙屬可取至得失參半卽王船山之永祿實錄亦未爲實錄也歲次癸未執徐冬月吳興劉承幹跋

龍跋

東明聞見錄一卷

〔明〕瞿共美撰

清鈔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東明閣見錄

丁未曆元年清國二年  
正月帝幸桂林

華莽呂翼共美偶記



清人薄廣城且是輔臣瞿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而清人復據廣城司礼王坤趨上而避之相夜梓小舟而駕日戒兵水路免至三水可上下猛也爭之不得稍身而肇宗人所朱容藩曰左右時恃惟式耜一人式耜面守上行益孤亦不許上舟而船部者五日始候發抵梧上行又五日矣丁魁楚惑於奸并蘇聘從梧入岑溪王化澄稿中樞印去潯州西上獲彈

者惟輔臣瞿公而已上於正月抵桂拊分部守禦諭政軍宜北湖南北立需戰粵南守太平山海柳州慶遠通點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裝國家或患二百年撫粵志受銜廉反資內倘復詭請王錫宸又安之為相周堪慶郭都賢列達生為六卿名給事丁時魁掌礼垣給事金堡素稱清直終前召是時草昧之初惟瞿輔臣導養聖德修紀綱挽人心布成武抑植閣起用人望伯休後傑為首極一時朝廷倚以為重

文安之王錫衮入閣辦事

從瞿式耜請也不書原官閣疑也  
湖廣巡撫何騰蛟督以廣江諸路兵馬從瞿式耜請也

清人入肇慶府朱治調走

治調字子瞻浙江舉人崇禎時為肇慶府同知陳陞而廣從制至是於為伶李通難髮云

清人入梧州曹燁降丁魁楚被殺

先是人傳清兵取肇將薄梧蒼梧知縣萬思變作一大木童令人牽之繫于路曰降款昔似此及於李兵

退薄梧州廣西巡撫曹燁以春秋得為者也因與視南祖事羊以迎曰燁不知天命不早事君使君懷怒

以及下邑燁之罪也若以罪不赦諸軍唯命若患選天之幸苟保首領使得自新君之志也涕泣不敢仰

視李成棟嘆而釋之兵入梧城思變大書曹燁姓名于木童上置諸堂道玄時輔臣丁魁楚以三百餘艘

載黃金二十萬兩白金二百四十餘萬兩入岑溪李成棟追及殺之而諸河閣門無存者

清人入平樂府陳邦傳走

清人入平樂邦傳棄城趨南寧修養中敗廣東布政



耿猷忠為廣西巡撫猷忠陝西人初任金華府同知與朱大典同守府城歷陞道憲陞清投布政

二月帝幸全州

平輿報主司礼王坤又趙上幸楚輔臣瞿式耜上疏畧曰上幸楚之師情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兵民狐疑向從如飛瓦翻于散而覆于今又曰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退一日則人亦退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入也難今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觀

粵西則一隅似小就西粵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之不聽以兵部尚書瞿式耜留守桂林

式耜知駕不可留請身留桂遂勒耜為留守特賜尚方鉞魚文潤閣大學士便宜行事者路卷來前制使既請上督理全州以托楚粵之中內外兼顧楚奉威靈近奮氣而下粵士知注駕來遠踴躍以慨東三月清人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清從平樂直入桂林耜無田兵留守連檄召各連駐別縣黃沙鎮聞各即率騎三百人來時山水汎溢

士卒俱從水中行百里水及馬腹主江無舟搜村落得漢舟二小艇士卒次第渡畢連及渡以三月初十日薄暮抵苗守府苗守歡甚拊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翌日遣人於大塊運糧而清兵數萬猝至一年倉皇奔報氣急告竭端鬼僅屬東西指曰廣之苗守嘆曰虜至即何張皇若是清騎數十乘老窺入文昌門苗守署在城東樓下清人已發城樓一天集苗守綸巾苗守叱曰殺虜敢乃示呼進連袒臂控弦猛力至苗守門挽弓自下射一酋願清天集屋上或中免揭牌墮發數矢救應往而倒清騎乃下城短兵接

戰時城中乏食連射統三百人方摩礮畢猶不知清騎已入聞城門清餘騎由是不停出繞城走連後敵數人清騎復上城快馬越城下奔大軍連即度二百騎大呼殺止清兵自渡江東未有抗衝者見連方錯愕連引騎直貫其營左右衝矢向彼靡自領立斬首數千級衝清兵為三清兵復合兵圍之連又大呼殺入戈矛所及血雨而飛殺數千騎清人胆落苗守復率士民擊之金鼓助軍威連殺數里清以數十騎遁去斯役也連以三百騎破清兵數萬桂林得全南渡以來武功第一

安國公劉承胤遣兵次於桂林

先是苗守既請全徵兵承胤從武崗入獨尊朝是  
遂司礼王坤為苗天子植面訛周清湖為秦守莫意  
雅連苗守發兵數十獲桂

詔晉裴式招武英殿文學士兼少師太子太師不拜

工運官敦式招入行在嚴設甚密不敢奉召以守桂  
功進官不拜

史料給事張家玉候復傳羅縣清兵主復陷家玉死之

家玉癸未進士廣州新會人也官侍從史料侍給事  
誓不降清起兵海上沿海諸縣旋復旋失志不少挫

後慨傳羅縣慷慨賦詩自必必死已而清兵進及新  
之懸首通衢顏色如生

夏五月利兵守將臣連連之

承胤諸部至桂援餉不出兵苗守搜庫藏而外捐囊  
萬金夫人即捐簪珥數百金卒不肯出與苗兵主客  
不和持宴擊門掠市而去

帝幸武崗改為奉天府

列承胤請以金吾郭承吳馬吉翔嚴生從封伯御史  
毛壽登金吾無失石功何得援逆例吉翔等疑疏  
出到湘客指周清湖連有欲承胤逼上正下是校百

轉看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萬言行在午門外

朝諸臣不跪午門外伏地不起申毅乃先四臣俱居

我承胤益橫遂獲大捷授天子章武苗苗守羅武郭

疏苗羅全陽日開郊祀咸即國移駕不知將而桂林

即將幸武崗展洗即夫上原以候復兩粵為心不徒

西粵未恢未可移駕即本粵未恢且當駐全也不聽

竟理武崗專官再從苗守入直苗守不奉召

清人犯桂林苗守督師翟式招帥師大敗之遂復陽朔

平無

清遠恭王孔有德淮三耿仲明治王尚可喜敗湖南

諸府連敗廣西全州將抵桂林五月二十五日須兵  
變積兩城懷遂大開入城薄下環攻文昌門史士失

邑時焦璉為流矢射中矢血流至肘奮臂而呼督師

撫按肘羽股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駒清象稍

却乃攻城數將殺數千人自辰至午不及餐將士持

腹苗守括署中米蕪飯親出分哺將士益樂用命向

曉而末息誓出兵明日復出戰連奮力直入橫街其

陣清人大靡葉甲曳兵而奔苗守先令路將馬之驥

伏于隔江戶相接傳報清人初分路從間道果衣

廣衣之驥待航一次疾馳渡江連棚提鞭連斃三人

清人氣奪大北退幾二十里而還孔有德敗時望廣  
山樹木皆以為天神最為焦兵所及自此不敢窺桂  
去是三月之內危于清亂于兵苗守從容指揮乃得  
底定建久將桂得桂人心苗守以國士遇之故得其  
死力連東督還復陽期并下平樂

征雲將軍恩侯陳邦傳復梧州

時懷集縣丞徐定國尚臣山中誓不離髮至是引兵  
復懷集縣廣西御史喜可藻督師復懷集縣富川引兵  
至平樂與兵會陳邦傳由賓榔及昇州清人大快  
其地撫耿獻忠還廣州遂後梧

旌保桂功封盟武毅臨桂伯建璉新與侯武難辭不拜  
既曰奉朝封拜文臣自王成等王新建外指多不依  
或憐臣死守孤城捐有會無虞不坊破格以行鼓勵  
其如貽誤四方何不先復既報軍情曲折并自劾曰  
自二月十五日移驛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  
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遇虜變者三遇兵變者一皆  
極危極萬死而無一生之望者幾欲患難變故當前  
提辦一死字以遂不生恐師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  
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  
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

皇上駐金猶有見天之日為既幸武臣復何望再請  
返驛全陽不聽

以喜可藻地撫廣西

可藻和州人以明經授新城縣有政聲考最陞御史

此撫廣西苗守叔軍功拜是職

秋八月列承胤叛降清奉天皆陷清人殺之

勳鎮列承胤叛降清奉天皆陷清人殺之

清人執吳炳

上之出也百官俱未知之吳炳以瘧疾而遁之難髮

投誠未過月病死

帝幸柳州

承胤之降也百官未知之吳炳以瘧疾而遁之難髮

存惟錦衣衛馬吉駒步從百姓賊難泰王司獻金刀

工皆慰勞之皆唯陰阻由武入粵襲苗守遣人間道

請由古塗還象州入桂上次柳州苗守極言不可他

移一步難渡地荒勢隔忘義心決三百年之土地僅

存粵西一綫延驛收復歸台聯絡粵師出粵以恢江

賴楚師出楚以恢武貳再疏請迎極言粵西之山川

形勝兵馬人情俱有可恃年時豐稔飛稅有貢上三  
勅召苗守苗守不赴

督師閣部何騰蛟來桂林

督師何騰蛟新泰嚴赴恒威至桂安南侯郝永忠率  
兵驟主疑主兵不相容大不安置苗守加札撫慰永  
忠無為之用宜章伯盧昂主召苗守守復疏請璋  
桓言柳州強桂難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鄰黔蜀  
南寧地通文夷遠勢僻難固中兵不可遠幸適米  
將士瞻望望日以桂林為杓樞道遠臣僚疲勞重商  
以桂林為會極江楚民情尚以桂林為極救之戶援

騰蛟與永忠為連等俱分防往汎可國恢復不能

帝次蘇州

軍裕春子鳴珂與龍文明梅兵驚移駕倉皇跋涉  
宛如武周時會陳和傳子高王以二十人送駕車容  
始倍後次蘇州

冬十有一月督師何騰蛟大敗清人於全州

聖祖帝時覽奏調和主客集邨永忠進璽于神  
前利期出師宜章伯盧昂與滇鎮提兵越印送外路  
駐金鼓勵全浦勸餉捐輸轉運不絕騰蛟得展其報  
略大敗清三王之兵手全州斬級無算獲名山駱駝

帝還桂林

而廷諸師連營而軍如天津關道直三百里清人連  
入楚  
利湖客作苗守傳詳其事曰自十一月上自蒙羅桂  
自泰祖冬公不使治軍而兼治民身在危城念劫足  
陞公曰所重者在在外猶在內也司禮龐天壽以月請  
確兵下梧久在粵藩司孔王坤被刊承胤逐者後入  
自武岡至柳主象崇擬皆全粵馬言翔于也公欲上  
覽大植明賞罰嚴好惡親止人聞止言威德兼行以  
服遠近其政事之得失聲慶時中而得者十半許事

而不得者十半閣擬多改票借日上意爭而不勝其  
爭者更十之九矣公嘆曰勳師艱難現望詎非就  
之憂置無以服其心耶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不睦  
臣璉下平與永忠歷具安公憂勞于密勿之間每曰  
既無以挽政事之得失又無以輯和勳鎮之心在內  
在外內無所得心悅手安補武五鼓南衣冠  
而起黎明入闕夜分始歸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  
也視上動靜審工飲食雖晏不曉餅非時且進上不  
食不敢先食象人深之操作獨孝子之事嚴親也各  
路奏使延之入詔計道路遠近給發路糧江閩廣浙

書使慎密周遠方纔表月教主其遠人亦以桂為歸  
勅諭點蜀進兵入伏處之臣

戊永曆二年  
晉國五年  
清順治五年  
春二月帝幸柳州

和永忠壁丹安聲言賊聚在皇關欲撤兵左右禁近  
即欲上違命查與不旋時由守羅武格曰不可督師  
警振本至營夜驚大恐二百里外之風塵遠使九五  
露處即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壯張氏心  
皇之後何依左右禁近益周章不止無已侯督師來  
急中士山立宜現兵督戰天威咫尺激厲將士若以

走為策往愈急抑又不危乎今日可到桂明日獨不  
可到南太守反獲教百言上知不通欲賊死社稷  
耳面守注下沾水嚴起恒曰明晨且議五鼓由守備  
御用銀三百兩將進而乘輿已發矣時二月二十二  
日也

盜掠桂林

和永忠聞賊卒自成之左營也受撫後素不奉約束  
先是砲兵陳龍友忠勇善戰屢挫強敵以二百騎候  
兇督師何騰蛟永忠襲其營而殺之劉復貪傲其天  
性也惟騰蛟稍制之前與焦兵不合盟由守曲為調

和撫慰永忠稍為留守用及壁無安會而江西進士  
蕭琦留守和永豐時明生也為人貪士以礼垣驍壯  
司馬時居永忠營日夜求新以媚之遂言桂林富饒  
苗守較厚趙永忠赴關自言清兵營撤兵而上  
抵桂林撫于元煒請老以堅壁賊城弗納而琦託以  
陪說苗守納永忠比入城即能兵宣淫擄掠極其  
慘酷焦驍遣人謂苗守曰強敵外逼奸宄內訌勢不  
能固全賴移師宜桂保以出城駐兵城外俟賊乏食  
必出城外掠即從兵四面擊之不遇數日而賊兵可  
盡然後以全為保障以梧為門戶協力守庸事可

萬全苗守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且集教場將吏不  
聽至是苗守以乘車早發疾出遂為永忠即以數十  
兵遮苗守車教兵隨苗守署冠服圖書被劫城中  
百姓奮擊俱為殺傷苗守家人假何督師令前救苗  
守家屬得由苗守移前坐署中持令前者通苗守登  
舟其營小自靈川撤兵城內烟火高於樓櫓苗守家  
人放舟三里樟木港祭明少司寇劉遠生等主港苗  
守一日一夜不飲食惟嘆息不及送傷不死署中為  
恨遠生等謂兵變倉卒廷瑞著手請平間值建連  
入援發撤遠近母內恐撤伸士女驚疑難聚撤一吏

入桂忠烟火收倉儲世為亂人所據苗守然之舟  
下三千里登市井入氏屋草撤分發明日苗守小服  
返桂城下俾知苗守在此仍暫下陽朔建兵續上楚  
鎮周金湯然此信入桂城苗守檄按察司僉事即  
之驛却建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三月初一日入  
桂廬舍空落滿城但暴虎有火烟中燭炎氣耳苗守  
全軍悉屯官舍油漆街路等其從官被擄似軍人者  
漸周給之太常卿黃太主死子無棺殮之桂城望  
始有督師何騰蛟自永寧至洪鎮胡一清統兵至在  
建自平果統兵至軍後大振

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上得仁園賴州  
聲桓雖為清臣意常快不樂為用及鎮江西屢忤  
按臣副將王得仁功金反正金鎮之正月二十日  
乘清官俱集府治驟率兵圍之金職為今百姓俱易  
漢裝稱陰武止期草檄四出遠近應響江西全省俱  
後楚地震動賴州未下清鎮守湖廣羅遜將巡  
赴廣欽先救金兵於賴州西現勝負為向背遣人移  
書曰人心未死非無漢恩公刺舉非常扶大義為天  
下倡天下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賴州東西要  
害山州上游公欲通粵則賴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賴

未其後莫若先下賴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金以  
為至是率師圍賴守將高連庫即前在吉安府父  
兄妻子俱為清兵所殺者也又以先受師不肯下移  
書修養申賴賴為東粵門戶賴朝下則粵又受兵賴  
城三面距山皆崇峻峭壁四面為保勢難驟攻第列  
營圍守城中乏食不及旬日束手待斃成為公守公  
資或糧先有清官賞到掠賴銀一萬兩養甲借三萬  
給之

州

二月清人復犯桂林督師何騰蛟帥師大敗之追至金  
都賊亂後清人意桂林空處為金王師兵數萬直抵  
北門指揮譚漢斌謂城旦旦夕下覆苗守坐北門慰勞  
軍士勉以忠義何督師督將役分三面出胡一清統  
洪洪從文昌門周金湯魁也位統楚兵從榕樹門督  
師同色建從北門戰未合建即奮臂顧左右曰建為  
諸君破賊軍將掃矛直奔清營清兵圍之矢如雨下  
建左右衛擊勇如游龍清兵合而後散者數次撫勇  
將軍劉起蛟見建被陷大呼殺入與建合擊殺數百  
人貫其營而出會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背曰見  
好為我破虜一清即躍馬奮擊殺數人奪其馬而馳

一清好剪馬跡每乘山必剪其跡清人認爲牛轡曰此騎牛索子不易當也胡與其合兵而前金湯地在後旁獲擊捷標下趙典白貴統統師四面夾攻皆殲死戰百貴戰歿清人大奔追殺二十里烏金獲獲此渡甘棠適去西守于北門待督師廷文相勞若是三月二十二日也督師遂列營格江諸師分大小兩路軍往賞却賊之亂監師府縣俱散西守卷金還署舍撫順荒除拾破傷治簿書賊敗守招保撫字四野漸集大兵日需粟數百石西守然髮瓜棚之督師乃得督兵出嚴關西守上疏請行在野候天子三

宮起居常乘輿發挂塵宵裂去西守狂厲城中傳聞顧以上教款注下至是大喜知西守在下也下書書桂美達官懸視進俸西守寸縑無遺賜紗段銀兩與夫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方皇太后心賜紗段銀兩與夫入却挂城儼然一都會云西守郵死事軍士家爲埋祭之焚白貴屍得箭鏃教升人皆駭曰此楊貴後身也

### 帝幸南寧府

上自柳州南寧西守念天子宵衣旰食南寧安鄉不可久瑋日爲上消聲通請必桂督撫鎮將士直取金

州促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止信令可藻緝兵若待敵者可藻衡自署兩廣舊例舉撫稱制撫署西之撫稱撫西守日方今武士多自署撫軍師一面幸制轍自命貽遠人嘆周鼎瀚以閩都撫西守以疏止之陳邦傳稱粵西世守牒四飛西守駁士之今日功晉丘等尚木裂土海宇利則止粵西一隅爲聖碑之地楚滇教萬之師日需食報日猶惟豈老成愛國所隱料罪西守身雖在外朝是綱紀無不極言力請曰臣与皇上志難相隨休戚与共原自不同于請臣一切大政自得与閣朝議可否最指時關本乱而求

末治未之前有又念無諱官經是不御石室塵封后由閣得失于書八歲丁崩退一趙堂順天人歸衣籍以武職改文階陞南寧添設巡撫有才幹能得土司心會有潮州人胡執恭爲吏部當該在光帝時陳邦傳曰製成与執恭有舊既而執恭至廣西在邦傳軍中邦傳之子爲王司迎駕得近上票擬時下勅有拜君之賜於無窮句遠近愛之爲王欲得南寧執恭佐之蓋不讓日治無相改

夏四月清將李成棟以廣東米師詔封東安伯不拜進侯又不拜尋封惠國公

先是清之下閩也前期辦印特遣員勦為大將其於  
粵固未之及也成棟以副都守吳松見勦調隨閣之  
下今以偽師赴粵不意嘆子得之將卒皆成棟麾下  
自謂汗馬功高及修養中叙功疏下道兵部尚書假  
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又凡成棟所下地方委官署養  
甲必亟易之以是快望形諸詞已養中漫不省成棟  
又遠大聽方某載寶賂于朝廷江西地已反止北之  
不得通盜謀附和李兵孫稱五十萬軍十五萬而戎  
兵鱗集於江廣者不可勝計陳子壯雅殉難其子中  
書為生統舊年居腹心成棟甚惧一日同署藩司袁

彭年養子李元胤登樓立梯相謂曰吾輩同國難去  
順治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正統之朝  
雖有敗必有能起而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播唐宋  
先帝之變遐荒兵燹為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進  
將軍璉以二天復粵也都陳將軍邦傳雖有降書而  
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治也又聞新天子在粵西遠  
人瞻仰龍衣酷似神宗將相父和神人共戴若引兵  
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敗亦不失為忠義是時兵  
餉之權在藩司養中將銀五萬兩犒師彭年不與以  
激怒其軍心舊將軍李明忠辱殺養甲之妻署官以

批之有池州胡奇改從養甲辦事得授南雄知府及  
清遣御史劉顯明赴粵至維守將張景許奇提問視  
取間游省會覲見端倪以喜養甲養甲不獲一年所  
親從皆成棟人也計無所出跪止一示許士民獲利  
粟萬以先發得縣死而或棟已密製大旗二面刺精  
虜安氏四大字十五畧遣人智去養甲所暨提督游  
而以新箭為之養甲唯之惟命時上駐南寧成棟遣  
洪天耀赴行在自陳謝罪請迎乘輿時陳趙仇殺人  
心皇、乍聞反正之心驚疑百出天耀等皆舊臣降  
清者力陳成棟忠誠且述金戶桓反正事甚悉人心

始安諸臣在粵者爭往迎駕成棟通布還卒公道還  
止昨朕獻志在梧州得先輸款詔下歸附功至成棟  
尋陞工部尚書以素與成棟家厚得不更置

夏五月清人圍南昌府  
金戶桓反正江西布德南北警報至北京大恐及撤  
滿州驍騎移檄遠征徵兵四集遼固小譚大烈良佐  
等帥師犯江西時步兵二十萬騎兵十萬水兵十萬  
舟萬餘艘半車路駝西洋銃等無算舟尾相接浮江  
而上金鼓震天旦三百里清人出師之威前此未有  
也聞戶桓圍贛州欲悉殺之有獻救韓代魏之策者



遂趨江西圍南昌初虜桓反正時藩輔晏日廣為有  
師奉孟藩世子鎮守南昌精銳盡撤以行晏固文士  
不嫻將畧被圍大惧不知所為

豫國公金聲桓圍贛州不克師還

先是虜桓愛高進庫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於飽日  
增壘堅壁為久困計反南昌營至王得仁先知之計  
曰戒聞兵注制人不制于人莫若秘其營報不令人  
知習三軍之士銳志攻城之中食不知外救不及  
三日野必下賴下則一師守贛一師守粵之知贛破  
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顧表清兵知贛破

粵下必解圍向贛戒以速待勞戰則勝守則固南昌  
亦得息肩間出以飽糧道則數十萬之眾可殲守且  
審矣若攻城棄破而撤兵棄之強敵在前贛東兵復  
此老道也猶不見寧王覆轍乎虜桓以家在南昌聞  
警急不約王還退師王兵見金六退不知其故六太  
奔得仁雖斬之不能禁止贛師突出自相踐踏者數  
千人金抵南昌突圍而入自此江西府縣仍為清有  
贛六間出取吉安府南昌遂成孤注矣

建武侯王得仁救九江府師還

金虜桓已入南昌王得仁率兵二萬直趨九江晏日

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清兵轉輸必  
由之道我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數十萬之眾深  
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我即撤兵東下分則  
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我守之  
未可平下公策引兵徐出東西掩擊內外夾攻此時  
角之勢若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此成擒耳日  
潰不聽一日夜檄數十里得仁嘆曰不過欲得仁同  
公策死也遂撤兵西上清人以舟師扼諸江以萬騎  
持勁弩為西洋銃諸路得仁首先士卒轉門而前斬  
級數十奪鎗重火砲什物無數城中亦未兵相應

乃入城清人屠九江老弱婦女殺掠殆盡  
六月由守督師問部瞿式耜據師全州

前月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來勝後全陽上疏獲捷  
不自為功曰為皇上以信任用臣者瞿式耜一人也  
至是初三日武船方病署往金旁師詣軍列營金城  
外數十里旌旗蔽日將帥咸帕首弓刀代馬前日微  
瞿公無以有今日

金聲桓王得仁以江西東歸封爵有差

聲桓反正年尚梅隆武正朔有後藩臣至述閩隔  
廣王之祥始改稱永曆至是反正報至西守瞿式耜

既請慎送持節大臣往撫慰德彼數年不見天子其  
孫合署置節懷志失宜不不憂朝廷而失人心乎愛  
止非細少司寇列達生國秦人父子節賊名聞江右  
可達既入不報尋封戶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

惠國公李成棟攻賴州不克

先是江西反正賴州不從戶桓改團三月因欲降  
會北兵寇至有昌師退主邀成棟頓兵南安信  
使往後迄無要領遂以退却

帝幸肇慶府太后中宮俱駐端州

四月中李成棟遣舊臣洪天耀等迎駕上意未決

鎮陳邦傳等請留輔臣罷戎招請駕幸桂既曰且陵  
向或隨風塵或棟令地方官備善陵殿貌然天有彼  
數年想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顧身且移山越海之  
力更非有所疑也但事權号令宜歸于一辭軍功爵  
賞文武署置決于成棟若歸于朝廷則事權中援聞  
外不能專制不歸朝廷則徒老擁立楚然雄師百萬  
騰蛟翹首咸望如望重寬每駕既東軍中將帥謂皇  
工御新復之地成棟亦有邀駕之嫌乎今既遠人心  
漢散再既今簡封蔡之後入迎又既令給事中蒙正  
發迎駕又曰前日粵東未復上宜往桂以視楚今日

江廣反正則宜往桂以出楚事撤野在臺麓千里吏  
部侍郎吳貞毓請幸廣城或棟遣官領還師上遣使  
勞軍或棟備法駕迎御用嚴護衛自梧州迄端州結  
練數百里旌旗與樹色蔽映中兵與日月爭光千里  
間樓船相屬極其壯麗連日天氣和朗帝駐艤罷小  
有景雲覆護面守武招築三等於其上以志其瑞碑  
文至今存焉後有黃龍見于海口呂宋進使入貢既  
遣已國人迎國職工大喜成棟親率將士築沙堤議  
改內廣軍門為行宮苗守瞿戎非命少司寇列達生  
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之主也爵賞征伐皆自天子天

子又與天下共之脫工駕此爵賞征伐數天子必有  
私德合寄政不可不嫌也指揮進取莫能如意成棟  
曰然遂罷行宮仍以肇為發祥正位之初都  
詔加李成棟太傅提督必省行軍大司馬

附

時從工艱難者頗自負五圬功而成棟意不憚也  
盡用其素所私昵常為清官者布列內外又用其  
乾兒元胤不門幹吳之蕃掌錦衣衛事凡不  
出其門下并經其黜陟者必捕拏之

惠國公李成棟師取彬州

是月書兵三萬往湖廣彬州先遣李進取廣西不克差排李繼祖往湖南之師監軍兵部侍郎蔣養和即養甲兄也以兵少不允給祖三任仍撥裨將田起鳳統兵五千來援行至彬聞變止頓成棟飲并其衆計達一介可斬無使身也意在縱兵擾民時從龍却分兵三萬取道興寧章往招起鳳起鳳以師未歸往來騷擾一方不勝困敝之

有藩名世者先投清任梧州府推官反正後改保昌知縣成棟過嶺時有養馬卒病付名世畜之卒

有財索不遂成棟敗歸斐語云知縣請君不能殺只會殺成棟百姓怨以他事呼之至時殺之時閩粵多盜鄉民結寨自保廣州有一寨下瞰河成棟舟過戰起鳳往攻之起鳳登寨民俱發砲擊斃成棟起鳳廣張攻之毀之捕其資屠其民

李成棟安設廣州府民八百餘人  
是時成棟得自專恣縱兵殺掠有土人衛姓者家頗溫潤與鄰党相親曰六若主須効力禦之賊酒告神一無賴嫖酒薄告成棟捐令預職公等問何以爲驗曰凡內裙襪幅短一裁許者其党用以自別也成棟

怒即欲屠城會日已暮百官跪請雷雨又大作姑頗刀凌晨運卒四出掩得即戮之妻子飲泣皆不知所坐之衛姓身被戮家被抄沒

盜殺潮州知府凌犀渠等

叛將軍任重賊殺道臣李某潮州知府凌犀渠海陽知縣岳桂任重故府弁入綠林而成冬就撫隸之豫恩帳下爲中軍官修李至授安潮州府鎮反正後李某由清聲慶道凌由清南寧知府岳由清懷集知縣並調令官抵任岳出任重所部卒不避道五前衝突岳怒執而答之解府之責之解道之責之任重怒

凌某兵扼梅山寇至爰入三人署擒殺之

秋八月閩臣張振飛錦衣衛康永寧總兵汪某來朝從

閩航海至行在

閩臣某日曙兵部尚書蕭琦相結去

盜殺兵部右侍郎劉季鏞

季鏞言水人父升丁丑狀元以初揚兩邑奪情補官家居後以起義官至閩部封盧陵伯卒諡文襄季鏞從起義內成授翰林侍詔赴入廣西至金官戍子五月統衆至鄱縣遂清所置官而居之已而衆散已丑遂行在尋出有聲遂來就撫統之至樂昌四出剽掠

禁之不止及為所殺

九月定與伯督師閣部向騰蛟復永州衡州

先是七月初十日騰蛟統數鎮曾志是等圍永州清

兵食盡殺民以食積伸列典秀御清官力致之萬

城中首獲病已而民於九月二十日清兵突圍走至

衡州旋望風遁二府皆復將恢長沙會志是不受節

制還屯永之龍虎關騰蛟因頓兵

冬十有一月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敗績

時為清守贛者高進庫柯某故隸左良王麾下與成

棟相締盟前此六月遣使指之約以踰秋北殺不至

常輸款至是成棟厲氣攻之軍中大具今移以行鐵

鋤等器多方促辦又憲無舟過嶺奇執人夫輿過嶺

廣士人亦不免為道路死者頗多既抵贛日暮薄城

將飢卒絀而成棟氣驕莫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

鳴清兵突出成棟果馬先奔軍士爭奮將賞器械皆

棄不顧靡有存者

李成棟殺修養甲并列顯明

養甲於崇禎年間號名董美由提塘得立巡兵弘光

時贛馬士莫提督南直監法嚴積過多月勒立攜之

入閩因令取粵反止後封漢城侯榮閣銜至是成棟

敗歸以宿恨且慮有他變願指朝廷以公差遣出衣

半襲而殺之顯明則清時遣以起粵者并將官劉某

保連東人及同差兵部某等成棟皆分頭捕戮之時

又有內官李元培賞錢二萬求粵徵辦養甲子內借

銀三萬給贛州元培以餘銀進上得入司札仍拜成

棟為母李元胤吳之藩弟善也力抵之成棟出師曰

陛拜即于御座旁掣之行上愕不敢問太后遠內官

問而挽之成棟不聽更肆慢語而出

督師閣部堵胤錫後湘潭進攻長沙不克

胤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縣亦心慕駕甚並營中

稱高氏為太后及其疏稱自成為先帝胤錫皆隱也

龍之不以上聞且請封為興國高氏弟必正輩封伯

者十餘人統衆主湘潭縣屠其民長沙快協力為情

拒守故弗克

十有二月抗清人李祖歸于桂林謀之

紹祖盟面守同年進士也降清任楚撫守永州何騰

蛟攻圍上旬城中乏食軍士掠婦女為糧猶堅不下

有馬廷高者明朝縣令之吳都太倉人也時在城中

與伯祖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廷高感恩由是城中

動靜纖悉不通清之後兵遂絕紹祖始降營解主桂

林苗守流涕讓之曰汝素受國恩奈何生為背叛之人死為不義之鬼今後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清豈獨紹祖也苗守曰天下人皆不為紹祖清其棄我何紹祖親躬遂縊之

遣使召陽王不至

王江西宋室也精兵入建陽者從英德建陽其之洛光徹通流而上為陽山吳連州連山吳連于湖廣地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砲：卒背負不用手携而發輒命中郡王入土人薙髮之成棟屢以弗克反止後遣科臣洪士鵬往亦不得入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詣

行遂命賁勅往十二月王遇於陽山此張皆奇自恐不穩三赴關卒不得其要領而又有標下彭鳴京鍾某羅某願統其眾數萬遁承恩亦自勅亦不來

用

北永曆三年魯監國四年  
清順治六年

王承恩

承恩大具人世襲錦衣指揮衛事加今職至是彭鳴京等願為之用又胡中丞田關有眾數千亦願隨之承恩大喜或棟聞之忌且起初八日而舟相遇于英德或棟連通舟欲飲夜聞伴醉即席殺之

且云舍城人宜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非惟解圍又能破敵日廣信之凡營中有飲酒殺生者皆重罰之百日不出兵清人因此得全圍增置百日後遣士自言成奸細也為清朝進士現任某職汝輩不降必建廣義安城中人怨卑裂而食之南昌三門傍山清皆據整築牆三門沿江則以清艘闌截江南舟楫兵不得發砲皆軟牆外或渡江中城中升火易數金子折散之慘甚于睢陽自夏及冬日夜泥戰至正月大雨連旬城磚毀爛清以西洋砲攻之城皆震裂戶桓知不可守使匠為教館閣門觀屬漢裝坐入其中

四面縱火自焚王得仁統死士三百投出落臺門清兵斃者無算得仁不知所去或云殉難

逸史氏曰及人何松石令南昌余與李弟西遊屈指以計八十有五甲子矣每追往事淚霑：下南昌城外有廣履礮軍解名帆建以治兵者也壯麗過于滕王閣而秋水長天落霞孤鶩殆與蘭葉相埒歲在丙子春夏之交時值鄉試群英咸集郡人時華萬茂先執牛耳與盟者一百七十二人皆自以為振興千保羅延萬里與日月爭光者也執意時吳督陳政除之際殉殆盡姜太師被難後余

李成棟殺東閣大學士朱由櫟

由櫟江西宗室士子鄉舉廣東教諭內戊鄉試充同考官歷陞翰林院侍讀至是入閣由上命成棟令錦衣衛捕禁獄中允之

清人襲湖澤縣督師閣部定與伯何騰蛟死之

騰蛟貴州人以孝廉歷官主楚撫左夢庚反逼至南京不從自投江中流四十里若有物負之遇救不死清兵至糾合其鄉健勇稱漁營并統曹志建等時驅湖南粵西間戰功甚多丁稱中與名佐至是同提兵馬進志輕騎赴存赤心營會師恢長沙日已暮駐師

湖澤令迎志兵已解城時既止馬奮騰五月人清提兵徐勇得李祖子張報達號騎五十餘允入城養麟騰蛟墮馬被獲不屈死之

詔贈何騰蛟中山王手詔

騰蛟既死其夫人某幼子二人皆大焉被殺上聞之大恟報朝三日贈極原其子文瑞為中書舍人文瑞歷任兵部侍郎永曆五年病卒于行在

清人唐南昌府豫國公金聲恒大學士妻曰廣死之楚武侯王得仁不知所終

南昌被圍有一道士自稱室水真人能運粟使鬼

復過南昌取道吉安已知寥落寥寥教人耳又復

四年學士郭守正以憤死于平南王師還部蕭伯玉以憂死于金蓮山中若萬風后輩皆遭時不偶骨化魂銷俯仰之間俱成陳迹宜有不痛及人為余道南昌忠烈事甚詳豫國公人才敏一見人點無一語是武侯遺東人發五色人俱稱為王維毛善談論有謀畧當反立時有勸者桓直趨楚地與何騰蛟夾水而軍表裡山河必無害也唐桓不從及南昌被圍是武侯欲扼九江絕餉道善督師不聽二策不用遂絕中興之望矣西粵失余落魄難

羅定州遇紹興人金芳為羅定州同其兄某在平南王尚可喜幕府與謀議二人在先帝時曾居表榮煥幕中芳以創救功授靖安縣二戶得交于忠党舒曾直家軍能文舉詞魯且近事則以姜勳請節于大同者也嗚呼忠義之氣何獨鍾豫章若此我子帥同一僮父路途悽愴無渡津人之望十一月二十二日遇家中遠族姓起革候余并客弟一九詢諸江右同盟之賴州路遇二孝廉俱易姓者前揖旁余回問李弟所寄札連呼吉曰此皆起義諸君子也伴勿高聲余誤而謂之曰不佞豈畏

死者傾諸君子母在我孝廉曰袁者金玉之難諸  
君子各懷徇國之心是以受禍俱烈今其存者十  
之一二也又皆或摘或隱無有安然食息于耕土  
者志義之氣之死靡他是以屢瑣而不悔也子之  
南昌誠往視焉余終托于信父不得見

二月忠國公李成棟攻潮州行至信豐卒

時江西警報日至成棟麾下各大鎮俱悉粵東繁華  
不肯出師成棟獨以其屬行且悅且忿又恐雖戰  
人皆不敢近次信豐夜聞鼓噪聲或曰清兵或曰民  
變成棟醉甚倉皇上馬無一隨者渡江溺死三日後

有缺人缺馬游於水而殆知成棟死也朝野傷之  
其子元胤為南陽伯

逸史氏曰余從先太師在朝無仕宦情好詞前言  
往行成棟雖武夫僅有過人處欲先太師瞿稼軒  
李烈之於梁慶也信學遠未特即呂布之于王允  
也慕黃門金道隱重董卓之于蔡邕也諫引監濟  
事雖不行尚可尚哉先士卒援南昌命雖不足志  
可嘉矣又謂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氏成掌各宜分  
言官直氣宜禁進國簿不得與內閣機務駁于  
有古大臣風聞賊肆虐成棟深恨赤心前列五等

援江西取道龍虎關走楚楚疾引兵遂騰蛟由遂  
因時胤錫後智志貞入衛并埋木刊志建疾之說兵  
援防遂至格鬥胤錫為走是所獲強苗月餘會有江  
西宗室朱謀烈舊志建為父志建在營衆曾諸不  
睦欲陰搆之于中取事胤錫夜逃匿故御史何某之  
子何國漢家走是率兵往索國復不與國復家近強  
種資利富厚素能撫集強人遂與志建戰志建弱殺  
國復故其家國復二子走強強恨志建入骨志建之  
銳卒以盡矣清人橫行湖南遂無與抗者惟守通州  
二十縣而已後志建言及此事甚悔或主還淚誓殺

朱謀烈

志貞營師次德慶州

李赤心主行在移屯德慶州時江西陷沒已久行在  
猶不聞會兵部侍郎程炯抗節漢山至是赴聞司命  
貴初赴李赤心往援遂過赤心赤心伴稱清兵已過  
當亟入衛固自為殿而以子女行裝托炯護之先行  
比入界口守將張某利其輜重發砲擊炯而取之赤  
心既至屯德慶州言欲清君側之志行在震怒遣  
堵胤錫力解之乃止  
盜殺兵部侍郎程炯

牧遊之力居多。或棟弗是也。或棟亡部曲益不張。嗣後喪師失地。官宮諸臣欲倚牧遊以傾吳。已遂借彈東粉判書先太師楚其寬直書四年朝事致牧遊君側恨之廣西。由此因失至于茫離直懸不無有之記者。著其大不遺其細。若曰驕泰以次可不信哉。

夏四月清人入衡州又入郴州

三月清時鄭王至長沙府四月陷衡州續陷郴州時李赤心分布各營屯駐郴州及諸屬縣一聞清兵至望風而遁清兵追之至龍虎關而返

五月督師閣部堵胤錫來朝

時胤錫還龍虎關宿民寨曹志建遣卒圍之。或不克。會是以保昌侯晉永國公中書廖某省勅印至。為和解之得達行在入閣辦事三日。復有督師之命。志建鄭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清人。入京師。合家死事者九十三人。胤錫為長沙太守。志建是善謀。治兵志建存楊國棟為將。楊後有功。晉武陵侯。胤錫之晉閣部督忠貞營。志建為楚將。後地得楚粵二十餘縣。晉永國公即以所得地為食邑。老營駐龍虎關。忠貞救起群盜。時殘虐戍子秋何騰蛟。慨長沙撤忠貞。

詢吉安府進士蔣繩祖。報遁去。任時招兵三百人。攜歸江右。日與鄰里相問姻親。郭之祥解之。陰氏而戒。復患湖添。致地無金室。至粵西。至是攜家至忠貞營。并胤錫家屬。及而家輜重。放舟東下。午將利其多財。裁而取之。兩家一為虜焉。

詔誅楊弘遠

有董姓伯爵者。陝西人也。上命鎮羅定州。取道德慶。見程嗣。獲殺以上。聞將領楊弘遠不戒。軍士奉勅勦之。董以死碎楊三日。艘弘遠伏誅。亂兵殲焉。滇將趙印送來桂林。

印送滇將也。初清入南京時。印送同王一清上永祚。出滇勤王。至江西。吳浙俱為清有。遇清將高進庫。與戰。聚其老營。盡殺其父兄妻子。進庫忿。戴益力。破法軍三人。走湖南。後閣部何騰蛟已丑正月。清人破湖南。抗騰蛟於湘潭。楚地。至清有三人。相謂曰。吾濟以勤王。出滇。國破。軍亡。暫依何閣部。今閣部死。軍新破。不可復張。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貴將就降乎。則當時之出滇者。謂何桂林。苗守督師。仁惠好士。可與共當一面。盡往焉。收殘卒。得萬餘。竄走桂林。苗守大喜。遣使迎。但部署不嚴。附近多行劫掠。苗新



與部將趙興好剛使氣怒淇營之橫遂治兵相攻殺  
淇兵四五人或成肘腋之變南守亟詔新興語之曰  
國家危在旦夕方賴諸軍協力同心共救社稷將豈  
容私門兩軍當感泣新興趙興以謝淇軍事始  
得釋因送開國公一清兵寧侯王承祚寧遠伯  
守淇軍守桂林全州是為淇營新興守陽朔

新興  
趙興其將趙興  
死不以罪粵人惜之自白資戰元趙興列起故相繼  
誅其營自此弱矣  
逸史氏曰糾武夫公侯干城趙興是耶始安所

新興  
統兵最弱敵之輒大創之何以致此茅平麓僅  
為余道利將軍起城戰于藤山下帶首級無馬下  
累如貫珠當是時虜賊嗟嗟此真將軍也獨  
白將軍責以戰死趙興二將皆以相過誅嗟乎乃  
懷汝萬里長城不獨宣國之過也

新興  
逸史氏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雖大步艱難使各  
奮鎮同心協力上下和睦即洩國南牧豈能長驅  
也哉新興國見余于陽朔舟中促膝而語淚數  
下余與先太師語弗省也一日余讀范文正公傳

先太師語余曰今日無地可耕有城必守余曰設  
何容易惟焦侯可符斯意耳太師默然

秋七月新興侯焦璉開國公趙印送還將王永祚張明  
剛同團永州  
九月督師閣部增胤錫卒于潯州

乙未冬余同情擬上人避兵陽羨山中賊公里次平  
春公長子聞關立璉觀余飲敬者久之還家吳二  
公子天石述公招忠貞營始末余喟然曰自成為平  
土大仇其部曲雖無罪獨不念余忠金故事耶先生  
之志則大矣未幾余遊粵志公事忠貞自蜀轉戰由

楚至桂林息甲士初無入粵意楚掠特甚行都近  
都諸璉鴻馬是時韶璉國海東政每因張鎮之勢  
勝天子優借天子之權制朝士大抵從仇故智也武  
國則以列承胤海州則以陳邦傳來粵則以李成棟  
而朝中之士又各值朋黨爭門戶楚人表彭年丁時  
駐紮正發秦人到湘客浙人金堡舉朝側目稱為五  
虎皆海內名士素以先太師為景行自附于正人之  
列至於漢韓官所使札同寮時東諸侯也吳人吳  
貞毓張孝起吳蘇朱士琨盛人于元輝蜀人程源趙  
呈豫人朱謀烈等皆朝中矯矯者連人馬言朝上之

倖臣也北人夏國祥以士人為內侍者也俱心恨五人并忌東諸侯法以陳邦傳為朱金忠守茂貞不勝則寄任于牧遊而藉忠貞以佐邦傳故牧遊入朝激忠貞入東人乃國中無以東士為行都是雖力也若此臣提兵威入衛廉東士不能止正陽東緇錄不能供億牧遊無以應移先太師稼軒書云上有憲勅東人雖君子掌一朝不成生殺入再朕不復有中土之望唯卿與翟先生國之先太師得書知斯語非上意復書曰我輩不力事封疆聽人肆年而起蒙臨非社稷福也公無可奈何未幾公亮公長子以疾死

忠貞營中公之家屬死于德慶州北兵蜀人武陵侯楊國棟余向余悲之公之夫人獨留家園憤特甚今里中故國士大夫有過而問焉否耶萬里孤忠肯銷塵上今日為公叙其事不可謂無緣也已庚寅春余國入蜀不果閱善太師手持一編主曰此堵太師之手蹟也畢世治春秋少有異才堵太史數年之精神于是乎在子為之立之堵死不朽去余受命正其疑而刪其繁每兩月方畢封滇帝佛先太師又曰春秋于賊君之賊汚其官黷其室先帝之受忠貞是田堵牧遊後然錫其子姪何歟余唯三嗚呼畢臂故瑞公

後有忠良世其家善及子孫惡止其身不春秋之義歟弟亦心勇于私門性于公戰仍穿箭之故智牧遊不省也依以為重猶童蒙之鶴三

清人破梅嶺治兵中寨

清耿尚二王將下廣東駐師吉安府命贛州守將高廷庫為嚮導之枯樹清人舉火焚之師亡中寨贛州清將柯某以六騎逐我兵四百餘人謂廷庫曰南雄即日可下也高謂柯曰南雄破當奔我四十金柯不應因此不進余從清寨中聞廷庫行在括大司馬曰壁賊人已入門戶主人猶熟睡即不省

永國公曹志建遣人復捷

清安南王孔有德至衡州馬蛟麟先期攻道州志建與戰賊遂出白金二十二萬置營中余曰斬一級者賞金一錢軍士爭先赴敵死戰清人大敗斬首無算蛟麟却走志建遣人赴行在獻捷

冬十月寶豐伯羅成耀成南雄次于韶州

清兵在中寨舉朝震恐命羅成耀成南雄所為禦敵之計成耀畏懦師至韶州止為韶與南雄尚隔千里也

十有一月忠貞營主梧州學亦死

先是流賊李自成破北京沿邊鎮將無不望風而靡獨吳三桂世鎮關外不服自成欲往征之軍師宋矮子曰皇爺去皇爺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自成不聽至山海關與三桂戰三桂兵敗宋矮子云明日午時教當大匡宜收兵回京又不從是晚矮子忽失所在次日已午間忽見塵沙山起聲如雷鳴軍士色戰自成大驚不知何故方錯愕間清兵至自成兵不能支大敗而奔主崇禎聞遣李朝陽將唐通守之通後降清自成立陝西招收部署殘兵尚五十餘萬而清騎三千猝至自成曰米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三日三

夜人馬寂然自成不敢擊欲伺其動靜方勦滅之而清大兵已至三千騎從中奮起金鼓齊鳴左右衝突內外夾攻自成後大敗奔自湖廣至江西北江九江山中或曰黃州忽一日單騎出至氏寨為鄉兵王姓兄弟所殺存兵三十餘萬自成兄子李錦賜名赤心強一隻虎同自成妻兄高必正左營都永忠等十八人俱至湖南隆武元年馬吉翔往招撫不從後督師何騰蛟堵胤錫招撫之各受封号為忠貞營至是楚地已失升無所出得入衡粵西郡受其荼毒陳邦傳與之聯姻冀藉其力以傾東粵殊不知放虎自衛

也師次橫州止焉赤心死必正統其眾其部下將領岳侯某病死于梧州淮侯利國昌亡懷集或曰隆清或曰死矣兵散橫州屬南寧府界在南潯之間十有二月王永祚張明剛敗績於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我軍以泣師臨其一而清師李永平堅守五月食盡兵疲獨不肯下是月十二日詹孔有德兵至衝拔疾走達出河外東我不意取我老營我兵自相擾亂遂各逃入山谷棄甲兵而走百姓恨馮營之傷掠也爭縛而獻諸騎惟是部將張明剛全師而退面宇瞿式耜頓足曰我奮銳卒四年一朝奔潰

豈天果不祐明耶嗣後出偏師以振楚者不可復問而粵西之門戶于累卵矣

清人僑南雄府羅或羅近自韶州伏誅

清阮屠南雄西上成耀業韶州主廣城會輔臣何去騶輩餉主行在中途或羅叔孫勅李元胤計之元胤遂于席間斬之以正守封疆假軍報掠之罪

和尙文以潮州洋清

余里人

朝行在道由閩中見郝尚文述潮州

事云尚文之子因在南京未降時已遣人通馬部阮安至是遂以潮州降

永曆四年 清順治七年

春正月帝幸梧州內陽伯李元胤面守肇慶

南雄太守成耀乘船報主行在震恐成舟面上給事

中金運爭之不得由守暨大相疏曰粵東水多於山

雖良駒不能野合自成棟反止上之寧宇財賦繁城

十倍於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借敵材官兵

士南北相雜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也且詔去肇十

餘里強弩束城堅營固守不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

我能往寇不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尺失寸

退寸失尺今乃胡聞警而多登舟不知將退立可也

既再上而已移肇抵梧州官張踰就道遙望桂林

都督同知南陽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安坐

城以待敵耶遂面守之

杜永和去奔海口復入廣城

先是鎮守廣東江寧伯惠當南廣印務杜永和棄城

奔海李元胤移檄責之永和後逃廣州堅守

盜掠廣西以撫曾可藩新其侯廷建遣兵討之盜奔龍

虎關永國公曾志建誅之

時可藩丁張居舟中永國公權稅官劉成玉利其貨

欲劫之可藩密聞即放舟赴行在適舟枕壞不能行

成王兵年主撫標下趙王已与成王同謀遂無禦者  
叔掠一宜宣國公焦璉聞之怒即遣兵討成王成王  
奔永國公兩國兵裁相向今時在恭城致書永國勸  
解之志建杖死成王弟始解

逸史氏曰天下安制在相天下危制在將相和  
則士卒豫附非獨將相然也將与將亦然中興永  
國宣國皆有將略永勤而器小宣勇而才疎小入  
間之遂至兵敗身歿豈不悲夫劉成王平果錄也  
為永國推挽趙王惠國公蒼頭也為撫軍拚鼓而  
人始相好能相惡也撫軍在兩人畢軍中成王

夢撫軍于永國而撫軍不之覺也庚寅正月十日  
余送清潯上人東歸見撫軍撫軍大言欽往暮東  
南謀寄往龍虎關余同見永國語甚吳余曰宋時  
李忠定公出撫河東以幕中多士遂主將相之情  
杆格不通終于無濟文士且敗事况摩小使倭輩  
乎永國心善余言而或王遂以十四日提兵掠撫  
軍兵宣國聞變即日發兵靡平果余在恭城致書  
永國曰方今天子蒙塵強敵四逼惟藉摩公周肅  
蘭之文德桓文之烈乃志君父之大仇修細人之  
微蹕天下後世以為此何等舉動永國悟武兵始

解宣國兵多卿人皆土著粵人心歸之永國兵皆楚人以何國優哉強種士民恨焉是役也兩人之構難釋而國軍士益立門戶如水火矣嗣後清人襲曹關借強種之力清人襲平泉將士不戰疑為永國兵嗚呼最示一隅將帥如此尚可言哉

新丹侯進建帥師入衛

建以封劉成王政帥師東下遂赴行在

漢人孫朝宗入貢

朝宗一名可望流賊張獻忠養子也獻忠破蜀廢戮殆盡收蜀府金銀載入歸江為川將楊展截殺之

倚老沉江中奪入貴州病危時季亦心已歸順朝宗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被壞天下張季亮舟土而清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仍歸明朝力學天下而退之一雪此耻遂帥眾入重南會沐國公為洞查討叛即破兵平雲與沐結姻歸朝是固封景國公武康伯朝抗恭同陳邦傳假堵牧遊今禮封朝宗為秦王楊紹所載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提攬朝政即制天下兵馬事之以父師朝宗傳檄四方定者侯皮能者恭其不道面守襲式紹統緒新明抗恭以正欺君奪國之罪朝宗亡和封王非出朝廷意

主是遣人入貢黃金一萬兩良馬一百匹自上書請封復以黃金四萬兩駱朝貢高必正出疏爭之閣臣嚴起恒堅執不許由是怨兩人入骨矣

慶國公陳邦傳帥師入衛詔以札科給事中金堡兵科給事中丁時魁尋建成副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翰林院侍讀劉湘客建戌兵科給事中蒙正發

時詞疎諸臣多失人意羣輩伺權者指政府必去會陳邦傳入衛遂下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劉湘客疏劾罷式相聞報上疏中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贖乃魏忠賢去權鍛鍊揚左

等事不可祖而行之上頒勅命四人罪狀皆實官意勅出忘者之手式相封還謂法天下之公也不可墜語橫加開天下之疑失遠人之望凡也疏皆不報詔伏金堡丁時魁劄奪袁彭年劉湘客蒙正發去道發追吏氏曰嗚呼廷之亡也要侯唐寅之十一月耶詔獄具而亡于是守在喪武國之堆上馳太后中言騎錦衣馬言翔步從三日不得食至一士人舍其人供神宗像上親類上且拜且泣士人夜夢有天神降其家語天人悲從有二學士侍側一貌而魁梧者由此獲執學士也一秀而傑瘦者曰此學

泌山人也士人師學士方以智識其貌似山人奇  
之寤因自揣曰當中南出者豈當今天子耶既而  
進膳上受之大駭羣卿環視各其難泰吉翔怨  
之翌日土司車祐始來朝元嘉用其平衆黃金刀  
若吉翔者真忠難君臣也

吉翔倖上時窺太后儲大怨欲殺之大司農吳貞  
毓嘗戒林反正時大勅上誅五羊又以縣令荐于  
或棟得賄八百金成林粒之堡奏其事二人恨堡  
入膏利湘客貪于時魁富金給事中刻意清操有  
所需求報資于上二人有劫或鼓骨吸髓則以

金給事先之袁彭年中郎子神宗朝東林苗裔也  
反正後與東諸侯善蒙正發給事其鄉人也每除  
報止五人于每一金止五人自代其功遂為張的  
道路以日上移彈梧州陳即傳自海州入衛遂下  
四人于獄而阮彭年留守閩即報得堡阮愛其文  
憐其遇止于法下北阮中微而吉翔貞毓及朝士  
并恨苗守思中傷不遺力矣苗守文臣不關兵凡  
所以彈壓鎮守全諸軍者惟日借爵賞以勵將  
士也從未勲績而止于朝廷是時吉翔東政  
督撫有疏尚籍過動無存人朝拜而天下去一日藉

軍餉以養戰士也焦餉六萬半食桂林淮陽入承  
國義典入宜章惟吳西臨桂林二縣督府得專資  
為滇營舊為越鎮食延地十二月之敗金撫馬先  
匡穴中餉道絕趙印選題之朝司農牒二邑之餉  
与之錢穀出入并不在督府吳鳴呼名為苗守不  
知何藉可守守為督師不知何師可得我自入桂  
以來列較勲績可以推腹心忠患難惟富國一人  
耳印選札之駐平泉委鞭長莫及又恐其援合也  
每師退必曰且兵未挫敢老營也自金退榕江榕  
江退木寮嶺莫不皆然大以範二一桂杆江南半

壁剪其手足割其肝腹與無一卒庫無一錢難氏  
侯援生亦奈之何苗守時為余言載欲淚可傷  
也已欽宗之棄李綱也出之于外秦檜之殺岳飛  
也罷其兵極今更仇讐事之方面托之委國于仇  
委仇于數用之而即撤之奸臣之誤國也愈出而  
愈奇矣先太師以余善理財今日最中國惟錢法  
益政凡四三手耳遂開錢局月得二萬金余意得  
請于朝東省行錢則錢易益以鹽使民地可漸  
開財可漸理嗚呼朝廷方圖廣西其肯濟廣西耶  
印送一日米小東卓忽發大言請餉懷求余曰金

州無教奈何棄之而欲他國乎楚師數萬食粵地  
師老則財匱財匱則兵散教奈何以應金給事曰  
今日教米諸君肯降即教米何屑受若肯降即余  
曰莫若三分現在之兵一軍守金城一軍衝鋒出  
奇兵一軍屯田充餉即送勃然曰屯田須牛種像  
兵須足食衝鋒須堅甲利兵方學士曰努力向前  
自有天授即送點然余因嘆曰外志可禦內究難  
除桂其殆哉此庫寅八月九日也嗟乎一桂林也  
在內則吳諸臣在外則趙陳諸酋鎮日戢國維  
以亡桂為事而一老臣拮据其中此寔難矣桂亡

時余遇李元胤於梧州三朝士聞桂轡有酌酒和  
賀者嗚呼獨何心哉

趙印送自桂林逃靖江世子及其弟鎮國將軍死之清  
人入桂林督師閣部臨桂伯翟式恭德督楚師司馬張  
國祚不屈死之

十月初五日清人大舉入嚴關趙印送胡一清王承  
祚等以分餉入桂林路江其宜壁也武陵侯楊國棟  
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路江軍未見救而四潰  
留守發使趙印送兵出城中大札沿途驅掠留守  
合戰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散水東門外烟火蔽天

鳴鑼走遠城靖江王及綏寧侯滿德王走世子及  
其次子俱縶于宮中面守方中行永坐署中朔一清  
躍馬入署曰王夫王夫公上馬且從一清去面守曰  
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面守面守固舉杯屬一清  
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遁去  
遠提督張同敬旬是川回過東江不及家求面守署  
面守喜曰殿王我死不孤矣微曰公將何行面守曰  
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更復何主微曰將欲  
得管以他國也公有命敬敢不死遂止飲酒皆據致  
遠將軍戚良題牽三馬至跪而請曰公為元老係國

安危身出危城尚可名諸君再圖恢復面守曰四  
年忍死面守其義謂何戒為大臣不能禦虜以至於  
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通手達之出城後有家  
人泣請曰當忍死須哭次公子從海上來二三日且  
至萬里赴行在乞一面而訣面守曰我車角天子尚  
念及先王耶應得之曰去世乳我厥明清兵入二公  
冠帶南面坐清兵望見以為神不敢入乃發千人圍  
面守署抗去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即好  
閣部面守曰汝王子即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  
望面守曰我不憤胡坐有德爾然起且揖之見同敬

曰汝何人左右命之玩敵大焉曰汝非我毛姻家僕  
耶提溺器時誰為汝玩有德大怒厲聲曰余大聖人  
之後也敵曰汝等已為犬羊辱侮先聖罪當死有德  
氣回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牽項或以刀背折足強  
作跪狀敵大罵不屈掌去將斬之面守正色叱曰張  
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死則我同死有德素重百  
守懷貶遂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  
南稱孤後為清將賜弓稱王復衆數萬任以南方之  
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必然語曰識時務者呼  
為俊傑清自甲申來聞賊之變馳肥中國五年之間

南北一統至一縣一破至一州一亡天時人事意可  
知矣公守一城扞天下數年于荊屢挫強兵已見  
于天下尚誰為守不轉禍為福建立非常以事明者  
事清無憂富貴宜以青草野鞋復知之而守曰汝  
為丈夫既不能盡志不朝復不能自起遂虎稱孤殺  
或甘為虜人罵大後倭國如走于尚得以時務富貴  
歎天下男子即昔少康一成一旅恢復光武十八年  
中興天時人事未可知也且本閩郡無功德矣能受  
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力掃清靖中原  
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鋒湯鑊百死莫贖尚蒙

耻于腥膻中遇吳耶一死足矣母多言有德知不可  
屈愈欲降之提督叱曰漢甥奴豈有明朝大臣降虜  
者乎有德愈速之館二公子刻所防禦甚切而供帳  
飲食如待上賓面守曰與提督慷慨清臍和清臍司王  
三九蒼梧道彭嶺皆由守里人有德使親以百端不  
應後進曰國家進亡何代無之人生名朝露何自苦  
如此公可難殺為僧自當了悟為世人所不能為豈  
僅一守相儒之節耶面守曰僧者降臣之別名也佛  
即聖人聖人人倫之主耶未識人倫何為了悟賦詩  
倡和自若氣壯二人見其主誠謂然曰此真正人不

敢後言會面守遣死士遺書建書極言清兵羸弱初  
建意提兵抵桂林且曰中興大計無以我為念邇卒  
得之以獻有德大怒問十一月十七日義諸二人面  
守方食微與提督張衣同去面守曰我二人多活  
四十一日今事畢矣提督曰快哉行也今日獲死所  
清人皆為注下二公顏色不變得一如平時提督藏  
一白綢巾於懷主是服之曰為先帝服也將服此以  
見先帝主獨秀下面守指曰一生只愛東石願死于  
此整衣烈士就刃俱被殺時日色無光大雷冬發遠  
近士民莫不流涕同被難者許鼓陳希賢錦衣衛楊



芳齡家陳祥先是初三日苗守知不可守遂坐營制勝將軍徐萬貴叩謝表赴行在道阻遇陽朔山中清人攻強洞獲之至是六同狗難淇營一年忽起臂窮其心食有德怒而殺之阿達哈：苗又一抱沙刺哈方馬校麟蒞敵糧車苗守命以茅蓆覆之加上于上越六日侍御姚端苗守門下士也楊英入上卽謀陰而公啟視苗守又血在頸身首不殊苗色不更向人撫之而哭曰志魂儀在和某等殄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失時耶目猶視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使雲集

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殮淺矣二公於風洞之曠地姚端築室于旁同清擬上人守墓不去云苗守孫翰林院檢討昌文于十月遣人入行在辭世製臨桂伯爵印且陳姓林不可守狀聞警辭期同南大司馬等可藩御史朱田林間道而上阻山中次年四月為叛將王陳策扶之以出至梧州大學士方以智為僧在大雄寺開昌文將至謂將馬蛟麟曰瞿闡部精忠今古無而其長孫來汝能以德綏之哉聲重于天下矣蛟麟以為然厚遇之浙人魏元翼以墨吏點心恨昌文諧于清將執之至桂將甘心焉未至

一日元翼家中缺索燃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孝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叔逆殺之妾聞馬九竅流血而死有德疾遣將禱于城隍忽見宮唐司馬四大字入殿見抱臂南面儼然大驚拜席以告有德大駭供後忠神位于鉄佛寺昌文遂立有德因厚禮之昌文遂遣苗守柩于明月洞清擬亦遣總督之柩與夫人合葬焉德有無子惟一女適兵部五事吳重義改葬之長夫婦建土人謂忠義將感云清擬上人者陽羨人真誠不設禪法意人難從予入粵

苗守爰而祀之桂陷時適在昭平同苗守次子玄鎔崎嶇赴難之至永安州遇兵玄鎔失于路清擬倉皇入桂林而苗守已毀清擬信廬於柩側朝夕焚香禮蔬自給衣食時欽修依：不忠云玄鎔有至性三月航海親親張苦備嘗至十月始至粵西萬里尋親不獲一見可哀也夫或曰已死或曰入滇不知野終逸文氏曰人有五禍死往：重考終命余以為非也士生乱世不能為羊裘尸亦當肆詆市朝余已面蒼世難不能死或兩成仇人不能死或戍子已丑虎狼盜賊不能死或庫吏卒印刀鎗劍戟不能

死或遠書既成世有書祖澤否耶國可滅史不可  
滅死固甘心矣絕筆

東明聞見錄終

南渡紀事二卷

〔明〕李清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南渡紀序 慈新

嗚呼國運之衰我豈以乎人之人乎不  
已惟我清史之國難見片之陳亦豈不慘  
老歎歎可名思多慘哉嗟乎天步之艱  
如斯人得下步以渡天人促生何以得聞  
嗚呼痛哉吾於肇基江左建寧寧燕於  
永清之極醜也今嘉猷之易清史運  
隆多之清史其何可得盛矣取之休  
效慘惻每臨望之月死於後多增之

南渡紀事卷上

大理寺李清叔撰述



福王諱由崧神宗次子福王常洵子也大行皇帝之兄也神宗生五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潤次桂王常瀛神宗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陽熹宗朝賜子祿入惟福王最寵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福王常洵見殺

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南樞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府卿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瑞惠桂三王道遠難立而潞王福王各避賊舟次淮安潞王倫序比四王為疎兩人望所屬福王素遭物議于是有推立潞王之說

鳳督馬士英素善黃得功劉良佐北都初陷高傑南奔劉澤清亦至瓜州士英並與之通殷勤及議推戴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為已助以桐

鳴南都諸大臣遣其私人來言于可法曰立君當以賢倫岸不宜固泥可法信之答書極刺福邸諸不通事意蓋在潞藩也士英得書急奉福王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始知為士英所賣勉強出迎嵩呼定策其憲答士英書可法雖列名而為首則唐事姜曰廣也

二十七日集廷臣會議朝堂署禮兵二部侍郎呂大器獨後主議不決而史料給事李沾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晉周等力持之議始定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王師敗闖賊于山海關中原底而江南遂以福王告廟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各官朝見是日有兩童星夾日而趣蓋太白與辰星也御史祁彪佳奏言早頒大號敬大法祖諸事允之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即正位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示謙讓使海內知無自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布

告天下為當眾議以為然

于是以初三日監國十五日僭即偽位改明年乙酉為弘光元年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為閣臣從物望也

當是時可法定東中樞高姜居中宗擬張慎言為大冢宰劉宗周為提憲九卿大臣各得其任再召馬士英及南禮王鐸為大學士士英因定榮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並相登庸而范梈有別矣

初士英督師淮左四鎮皆其腹心既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官請留撫政于是有內外均勞之議可法乃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陞呂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少卿郭維禔應天府丞建韓贊周禮監東萊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周堪廣戶部尚書顧錫時禮部尚書黃道周何楷張有譽士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各部侍郎劉士楨虞峒曾鄭瑄許譽卿各

卿而一時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球莊撫猷裘懷馬近義揚時化詹爾選李模張璲鄭友玄高可聘李日輔字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沂曹敷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陞左懋第金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余都御史巡撫淮揚調提兵官鄭鴻逵黃蜚駐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江浙

初史可法等議分江北淮揚徐泗鳳壽滁和為

四鎮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祁麟士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

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

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

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

每鎮領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

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

晉得功度爵封傑與平澤清東平良佐廣昌俱伯爵得功素忠勇建功河止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并晉侯爵傑字英吾降賊也有號勇名梅翻山鵲舊與闖賊同夥闖掠得邢氏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與氏通守之未降陝督洪饒時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傑破賊于曹頭塚傳庭因令傑與白廣恩為前鋒二將各不相下

又一年而知縣清潼關不守傑率其部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二挺兵四十萬眾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仰泗之間驚曰高兵主矣唐人奪魄時分鎮詔未行而軍候報高兵先驅至江浦賴守將張上儀巨砲遮擊之始却職方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元吉諭以截兵聽朝命奈河索渡其將曰吾規方欲寄家元吉曰公等進取淮北而舟犄淮南甚便過江過大子輦輦

地先自潰乳非公等所以為兼國家故也諸將皆佯應曰誤顧獨屬揚州意傑以徐州苦寒揚州富饒甲天下其地有新舊二城、外列肆子女壞寶累萬、傑乃放手割掠屠膾日以百數揚人嬰城不納

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驛集眾議事江都進士鄭元勳推負才望為鄉里所服且屢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為游說兼以早自異無隨俱元傑聞元勳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達旦厚金帛

遺之且陳所以定居揚州非有它意當與揚人約結而後入

鄭自謂得高要領氣甚揚為言于當事曰高師來勅書召之也彼手馬相國聘禮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懾父老以要動苟如是即南京且聽之入况揚州手揚人間之叫呼而起曰元勳與高反賣城以市德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碎其首鬻割之殆盡高恨攻益力

初四鎮分藩可法獨留揚為督輔回翔之地且

與四鎮交疎至是以三十騎渡江誓師

高傑以揚人暴骨載通憲閣部以為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及閣部至傑庭謁閣部平易朴誠人慰勞傑大喜頃之傑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兵其可法勿許傑乃因可法于軍中以要之志分可法左右以隸麾下寄可法于善慶菴日以親信者仗刀待其側可法談笑不為動徐草奏與以瓜步城已而可法微服為道者得脫

苗得功亦助之稍能自立乃復按部淮安傑亦服其開款布誠竟移駐瓜州恭謹受命泣陳主事反成握手之交傑跋扈非常一變而為忠勇亦良將也

劉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亦至立許而黃得功初駐儀真及調廬州心薄之將與傑爭揚二鎮水火幾成克用全忠之禍

登萊提兵黃蜚之南調也道出維揚俱為傑所脇蜚素善得功貽書請以兵迎得功乃以輕兵

三百騎會三义河

傑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平出半道別遣千人走襲儀真而得功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傑精兵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綬裝出不意亟還甲而飛矢雨集兩乘馬值千金俄中大路乃騰而上它馬以去傑之遣兵也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追且及注樂水下黃大呼及闖發腰所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長刀復燈其三乃及于大軍以免惟從

行三百騎皆沒傑所遣襲儀真者夜至守將邱鉞馬感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于城外恭置炬火為疑兵

高兵望見不敢進又疾趨半夜乃喝矣馬感開門出擊盡殲之得功還聞之益怒引良佐為之助誓必與傑一決傑曰曩千人多維揚猶少吾故驅之假令吾之士卒詎主于敗黃不足擒也萬元側身誨解令故將張文昌李棲鳳以其眾請于閣部曰兵交緩吾屬置橫陣以止聞即閣



卽亦不得已于一行

會得功有母之喪可法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釁無智過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而獨盛怒是歸其曲于高而將軍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尙以亡失三百騎為恨

閻卽命監紀應廷吉陸遜之入高營日靖南聽我矣我何愛教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病死閻卽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傑出千金為黃母賜二恨之諍暫以成睦猶未也

當是時典平最強閻卽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設禪福奇中高傑亦折節稱弟子常與閻卽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傑謂僧曰他日弟子得免于禱乎僧曰告士起授袈裟歸朝為大將為通侯此不足為居士重惟學從史居士儒家所謂聖人求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心并志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為也傑不覺歎服

傑之妻邢夫人饒權智傑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閻卽出主誠厚為調護勸傑傾心閻卽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

因命王相業監其軍拜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經李本源胡茂植為大將曰連驅之可以專制河南傑曰傑既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安內顧也散終以揚城為請揚士紳聞之復震動守土以未除館為辭閻卽遽還于東

偏虛已府以為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

吏部張慎言疏薦落輔吳姓家宰鄭三俊詔赦姓罪陞見三俊侯另議

二十二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及九卿科道于廷大罵慎言謂雪奸除先防江河舉朝臣子金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誦推官明日誦陞官所薦吳姓有恃成憲又言慎言原有一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立班不語

御史王孫蕃訐孔昭曰先帝裁文據江歸武據  
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  
陞官外別無職掌宣政殿上爭殿上司議有此

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日孔昭  
補疏糾泰慎言其疏求去

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故事屢登武臣  
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

于是高弘圖姜曰廣相繼之休言文武官各有  
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

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姦  
臣等皆贊員矣慎言薦壯勳臣知為不可臣不  
能如栗擬更出臣手

又三俊清劉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為不可不用  
是罪臣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于李勉天

子之貴以叔孫臣奏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  
違悅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留

由是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而討賊之事置之蔑  
計

六月命禮部鑄國幣以金代之

父可法馬士英各疏奏吳三桂殺賊功封三桂

薊國公世襲遼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石

銀五萬兩濟其軍院而聞王師南下始召原任

都督陳洪範應天巡撫左樵第加洪範太子太

傅樵第兵部侍郎賁國書子燕京通好以經理

河北聯絡關東給路費銀三萬兩以往而命金

部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

時山東河北殺偽響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

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淮貢生馬元駿等殺偽

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

奉宗室朱帥欽推稱濟王淮撫路振飛巡按王

燮擒原任河南參議偽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

射殺之又擒偽官胡未賀宋自成李魁春沈之

河又擒偽進士偽官武懷解京宿遷百姓殺

偽將董學禮濟寧都司李九和殺偽官劉藩尹

宗衡孫門行傅龍等九人因原任究西通副使

叛官一世英解京俘獻開封府推官陳潛夫寨

少遇知劉洪起等各殺偽官南附原任河南  
都察院御史尚書丁啟濬命恭將丁啟先俘獻偽  
官陳奇賈士俊尚國俊許承蔭孫澄范雋郭經  
邦等七人陞見青州府衡藩率諸生馳殺偽官  
請從內地

四川巡撫劉之渤奏報合江懷擒殺賊楊騰  
鳳張見陽等擢王慶食都御史巡撫山東印嘉  
元山東提兵加謝陞少師蔡玉田兵部尚書盧  
世淮上邵侍郎時訛傳德王起義以謝陞為謝

陞也

改潛天巡按河南改濬河南安撫賜過知洪起  
提兵官勅之渤下部紀錄振飛尋為馬士英論  
罷變初任祥符令三守范城才識胆力無不超  
絕其按淮時極苦勞績與振飛鼓舞官兵殺偽  
使碎偽牌賊騎遁河上踟躕不敢前民間募兵  
集三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城人共倚

之  
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為君子而可法一去

天下皆斥為姦雄

呂大器等辱起而攻之于是士英疏薦阮大鍼  
以知兵謂在廷諸臣無出其右為阮汪咎任怨  
無所不可遂賜冠帶陞見舉朝大駭謂大鍼一  
出則逆黨盡翻逆黨一翻則上且駭問三朝  
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是乃是一呼百和及  
議沸騰

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  
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

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曰愛先帝并愛先帝  
之絲綸

呂大器奏言先帝血肉未寒爰書深若日星而  
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鍼不唯視史部如芻狗  
抑且視陛下為弁髦

御史王孫蕃疏有曰樞輔以大鍼為知兵乎則  
燕于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而床頭之黃石也  
燕于箋春燈謎阮所傳奇蓋執詞也

御史唐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

見欽案批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教日前之明詔竟同覆而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此按林殺不書則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鍼對照則顯、今古未免少憾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

乃于大鍼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休

士英復為大鍼奏辨言魏忠賢之逆非閹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向謂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陛下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鑑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

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說漸無術調和近

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擇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捶心原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兒鬚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守險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鍼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速侯常逆數太僕少卿萬亢吉御史陳良弼

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氏典給事中羅萬象等皆連疏糾之不聽

大鍼名對稱旨用為江防兵部侍郎

初士英為司禮王坤所恭請成周延儒丹台阮大鍼以士英託之遂起為鳳督故英德之甚而鍼之阿黨削逐也聞佳十有七年嘗自署其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及得召遂覬覦樞席士英亦即以佐樞處之

大鍼嘗謂人曰我非不願為君子他人不許吾

為君子且若使金川門下袖中有刀便當引決其誠欺皆此類也

吏部張慎言工部程注乞休去

贈慎言子舉人應旋為御史履旋以闖賊拷銀

義不受辱貽書慎言謂與其虧休以辱親不如

殺身以明志投崖而死者也

注何應瑞工部尚書徐石麟吏部尚書

台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宗周鑒疏論時事不署

職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賊進退關係江左興

亡又言討賊之法

一日據形勢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

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而駐以

陛下親征之師東枕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

而南去金陵而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

當必響應無間一向之網聽其殺賊自効賊勢

益孤賊黨益盡矣

一日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從由督撫非

才即如淮陽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

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

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

地是倡逃之變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

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

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

一口慎爵賞今天下兵事不覺極矣將悍卒

騎已非一日今親陛下請征所至坐問士卒甘

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斯資騰飽徐張捷伐一面

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重則并

奪軍功既挾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矣

以左師恢復也而封高劉賊逃也而亦封又誰

為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

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

一日數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

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

急宜分別定罪而主於偽命南下徘徊于順逆

之間者寔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討

賊復仇法略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常官逮酷

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典則有安撫之役  
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  
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  
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一切大小  
銓除仍請暫稱在行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  
誠

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  
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  
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危

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

既而大行之山問確矣數大痛憤奮戈而起決  
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散息  
于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却兵推于關外首圖之  
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  
封疆諸臣坐誅之者二

然猶或曰事無常承造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  
伐之師不然亟馳一介使賞蠟九間道北進或  
撥燕中父老敘起塞上奚王共激仇耻哭九廟

之靈奉安梓宮無訪諸皇子的耗苟效色香之  
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  
不然亟起關帥鄭芝龍以海師直趨燕都今九  
邊督撫卷中啣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  
又不出此也紛紜制作盡屬辭向大假之靈僅  
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

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三

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表詔何等大典  
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

省可知時移事換舛謬錯出即成服祇成名色  
是先帝終無服于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

坐誅者四

坐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  
之乃一舉竟用新恩即先帝誅端硃葉前後詔  
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乎反而後已君父  
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  
之憂勤念之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  
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

之薄仰惟臣之不職者始

於是四鎮合疏糾宗周黃得功又疏辯合未與  
聞馬士英斥之不得上

福王諭以憲臣平日以議論取重蓋亦刺宗周  
也史可法以廷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以解之

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尚書

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為妻者抑如自隨冠棹  
雄羽戎服騎入閨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笑  
之

謙益以彌縫大鉞得進用乃出其妻柳氏為阮  
奉酒阮贈一珠冠值千金謙命柳姬謝且移席  
近阮間者絕倒

補華元誠吏部員外夏元鑾吏部主事元鑾盡  
籍家產以助餉討賊

授黃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修文煥以道周建  
言被杖革問廷麟以忤楊嗣昌降調軍前督畫  
者也

御史李模疏言今日諸臣酷刻：認先帝之罪

臣方能紀常勒卣爵為陛下之功臣夫擁立之  
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  
而甚主輕加鎮將于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  
效桑榆之收事陛下未聞立汗馬之績按其罪  
亦在戴罪之科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然而  
名寔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敕諭諸大臣立志  
以倡率外中力圖贖罪勿但炫功必大慰先帝  
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概勲爵俱  
應辭免以明臣誼主絲綸有辭勿因大僚而過

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縷可惜勿因  
近侍而稍寬

太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  
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蒞海宇  
懲逆璫用事斷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  
臣狃之爭意見之玄黃略綢繆之桑上冠入郊  
圻束育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旰遂乘間抵隙  
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條  
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

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  
人用嚴之効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從寬  
大志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  
賄略盜欺蒙每趨愈下再攬聖怒誅殺方興宗  
社綏發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  
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偏偏  
也昨歲孫傳庭擁兵閩中議者俱以爲不宜輕  
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  
臣即謂急撤閑盍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

賊先帝台對亦曾及此然已有感地議之者矣  
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  
不擇音亦推宜應爾然已有卯妄議之者矣由  
事後而視咸違違者之悞國設事幸不敗必  
共服議者之守經當局者誰敢違衆獨行旁觀  
者必致強人從我私意徒滋是看未諳國事因  
之大壞莫救則以議任之速太畸也  
又疏言賊今被創入秦扼精選銳垂涎東南轉  
盼深秋出商漢則往抵襄冰出豫宋則直窺江

北兩處兵民積怨深怨于斯時民必爭迎賊以  
報兵吏退疑民而進畏賊是將士之在上者  
游却而趨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  
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類皆摘薪屠火  
安寢其工居功者思爲史冊之端誣見才者不  
顧公論之注射古戰徒紛是傳未諱一旦有急  
不識置陛下于何地得毋令三桂竊笑江左諸  
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葵梓宮一迎

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五一祭告燕山陵寢永  
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在臣  
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翦  
也有以勞人費財通者勿聽經武以外可緊節  
也有以害要術進者勿聽  
刑侍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  
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  
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昌不以之敬愼恩數已  
盈勲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已



釋鳳陽高牆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為庶人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即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諫止之

上先帝尊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節孝皇后

議者以為周思之後絕無此謚周思又非賢王而忻誠伯趙之龍亦言思非美字改為毅宗

尊建文君為惠宗讓皇帝景帝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

尊皇考福恭王為恭皇帝尋改孝皇帝立專廟允禮部領錫嘏議

削溫體仁文忠謚尋復之

謚大學士文震孟文肅劉一環文端賀逢聖文忠禮侍羅喻義文介詹事姚希孟文毅兵部呂維祺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忠襄滇州知州王肅忠愍懋德謚尋奪之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志孔復言無上諸事

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閹田成張執中等為言于福王曰王上非馬公不得立并逐馬公天下皆議王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閹諸事不煩王上可以復聞自在馬公去誰復有念王上者福王默然即賜諭留

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

能成功於外者必陛下內秉精忠外採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母因一時之同情博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成禍患驟至又云止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下貪污結古邪佞閉棄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塘窺竊神器以來寔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魍魎福王屢諭趣澍赴楚乃去

先是六月初二日我

朝傳檄至濟寧一固山額真為傳奉事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巡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吳為安撫災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巡山東等處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二日又有部文索取冊籍時山東服款盧世淮降李建泰謝陞馮銓皆歸

皇朝為大學士濟王走死而畿輔重地兵民不

輯鎮將于永綏駐鎮江會與浙江關殺浙營守備李大開中矢死之邊民熱氏居數十里邊兵有言四鎮以殺槍封伯吾輩何憚不為事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核治

興平伯高傑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之言之然後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賴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為江南門戶而已乎伏乞和盤打主意斷速行中興大

業庶有可觀傑發提兵李朝雲赴泗州恭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

監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蘓薦遊擊朱國強斬

賊四百餘級獲偽官江一洪俘獻京師

又獻賊遣偽將馬科主四川抬安保寧一帶

原任兵部主事部缺珂起兵戰于桃園賊兵潰

追獲偽將宋朝臣斬之

遣御史陳蓋募刀雲南廣西巡撫方震儒松江

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金都御史李光

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蔣堃捐

俸資造火器募勇一千餘劉銑爵等三請勳

王其詞有曰幸而邀天之幸迅速堵狂氛指日奏

凱社稷之福否則唯有斷股決腹一瞑而萬世

不視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三十

年讀書之志論者壯之

命提兵王三綱迎太妃于河南郭家寨常

服

以食都御史劉之渤巡撫四川范鏞巡撫貴州

時賊在川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破  
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懸之各州縣言  
王至而不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待秋毫  
無犯由是野吏如破竹

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  
俱死瑞王蜀王閤門遇害提兵趙光遠降賊士  
英猶請降勅獲之

考選遊有倫朱統全起進美沈宸荃沈應旦吳  
春枝吳鑄吳迺林冲霄劉大斗左光明蔣鳴玉

湯來賀李日池胡時亨為科道部屬官

起補張米禮部主事 陝汝霖戶科給事章正宸  
吏部給事

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璽安不聞獻俘  
武臣私闘矣不聞公戰老臣引遜矣不聞敵愾

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朝氣象臣  
等不知其意也臣以進取為第 竟建取不先

營寨多殺偽官為朝廷效死力不及今寬假星

馳倡義申討是靡天下之氣而坐守事機也宜  
急徵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  
多聲援使兩京血脉通而後塞非阻絕此舉  
據以閣以攻既右起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  
何不編素親帥六師于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  
冒矢石履行陣哉設聖震人切同仇虎豹總  
緝勇憤百倍也

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為戶部尚書中旨  
用人自此始蓋有譽清望素著士英借以開偉  
門也止宸封還力爭不聽

魏國公徐弘基等薦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為  
吏部尚書封太后弟竇存義為大興伯福府千

戶當應後為襄衛伯補青浦知縣陳燠為中書  
舍人予王錚弟鏞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

部侍郎解學龍疏荐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  
廷秀為都察院堂上官監生徐仲吉生員諸永

明為翰林院侍詔應後者本草王值福三出亡  
應後之履雪中數十里脫于難與鏞鏢無黨

各翼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永明者，皆先帝時中救過、周下獄杖戍者也。初，烈皇帝震怒，道周舉朝結舌，獨涂仲吉以孤重据襄走萬里外，上書北闕以明道周之冤，故與龍疏薦焉。補陳子龍兵科給事。

子龍進慎名器疏曰：陛下開闢南邊，從官幾何？衛士闔戶寡，無幾今大位既登，未有何人？不過其流何所底止？必於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休害政，非福之國。夫勛功誘善，惟在

爵賞。一為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為嫌。朱紫盈門，貂蟬滿座，尤幸國典立政之始，慮陛下慎持之。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流入不聽。

大學士姜曰廣疏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弊。糾封墨敕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甚。美先帝之害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為憂。階用閣臣內傳，妄用部臣

勲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添德等也。其所得臣部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還、盡徹守禦、雅狂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純終支離之王樓倪龍堂也。其所得言官則甚無賴之史塗、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搖由鄙夫熱心

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庭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向之辭，遂不能無營動，間以其事密聞于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于足平臺。台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謫臺數陳，但以未及揚謫主今猶存隱恨。先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我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敢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書，問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昔元

宋高之何以終袒偏安武戾之出師征蠻何堪  
愴以親君必遠小人為說李綱之受命禦敵亦  
何初以信君子勿聞小人為言反覆思維必  
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  
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數畜  
以供人刀俎也

御史和彪佳進時政疏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  
牧繁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  
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獄也

後乃以鍛鍊為功以羅織為事雖曰朝廷之爪  
牙寔為權奸之鷹狗口彘從迫勒而求罪案醜  
指彈而定即舉朝盡知其狂而法司誰雪其冤  
酷慘等米周平反後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  
洪武十五年改鑾儀衛為錦衣衛尚書直駕  
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  
告密之端用銀而托事件得賄而鬻刑章飛誣  
多及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于吊拷怨  
憤充塞于京畿款絕芑苴而芑苴因之愈甚款

究奸究本而究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

若夫刑不加于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  
于巡理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章不歸司敗  
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  
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之譽  
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殿陸班行削色氣祖神  
搖即恤錄隨領已魂驚宵削矣是豈明威之休  
風大夫君臣之分誼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  
嚴行禁革

馬士英阮大鍼授旨于建安王府鎮中尉侯奇  
史部朱統鉞疏劾姜曰庸職跡蹟有逆謀詞連  
史可法張慎吉呂大器等礼科袁彭年據祖制  
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侯  
詳可否則後給批膏奏若候考史部則與外史  
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寄且違御前微  
刺頭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戰臣礼垣也事  
涉宗藩官得執奏史料能汝霖通政使刘士亨  
皆言統鉞何人楊波噴血飛章越奏此其奸險

之尤豈可容于聖世皆不聽

高弘圖亦揭統鑑應完治福王召入厲責責弘圖把持弘圖又具疏辯尋予告去

時例轉科道陸爾為僉事苗耳為副使忽內批留用徐石麟言明耳與交通內臣倖面非法朗耳聘疏攻姜曰廣徐石麟劉宗周結党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辭曰廣石麟宗周各予告去曰廣之去也陸辭曰微臣觸怒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廣大猶許惴曰但臣去後皇上當以國

事為重福王曰先生之言是也士英大怒曰我為極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逆滿朝吳議中撫戴皇上願以大馬餘生歸老貴陽請避賢路皇上曰臣亦但多一死曰廣萬子曰推戴是人臣居功之地耶士英曰廣定策時意在潞藩福王曰潞王朕之叔父聰明可立二先生毋傷國體內廷之事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馬從之復于朝堂相大言幾至老拳相向一時喧傳二相鬪朝

士英嘗賦詩曰蘭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姑也應快殺膏連沒蓋以蘭喻姜劉陽臺喻阮也

史料給事熊汝霖疏奏朝廷之上玄黃交戰不誨固圉恢境之術唯右鋒筆鐐是務以匿帖而巡舊臣矣俄以疏藩而參宰輔矣繼又喧傳後殿衝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乃多磨小臣為誰驅除為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政納結當在何途內外交通神禁互

借飛章告密墨勅糾封端自此始事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人可為叛逆事可作宮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難大亦無益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慘止有殿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有嬰孩調護為難豈可使行權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萬念宗藩而閹寇先迫誰死杜搜保舉換授是使民則今何可以使聖治不崩而維城有賴先帝隆

重武臣而元綏數懷十無一二叛將跋扈肩背相連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勲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賜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搖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為捍禦起迂宰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內批重處

以祁彪佳巡撫撫松用御史鄭友玄言

削故輔周延儒薛國現提督熊文燦官銜廢于復予湖廣巡按劉東祚謚忠毅宣大提督盧象昇謚忠烈復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史侍業成史吏部尚書

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興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為腹以大海為尾閭以三江入海為血脉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松江一脈而委江之委七十里曰刘家河乃委江入

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深廣運艘市舶走集于此近日漲沙于壘于是東流之水逆而內西涓、不入淮流無資魚之歲、苦駐平疇曷訴人牛立槁雖復括括如林何泛乞靈海若而救此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早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峡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流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為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人委巡渡

其如國計何哉

撫松巡按周元福亦疏請濬工部主事叶國華又疏請濬吳淞俱下該撫察議

八月命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逮後緝事

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正史唯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一歲于成化然曲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尚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統治矣再歲于正德

邱聚谷大用等相繼用事皆倚逆魏瑾煽惑陳  
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歲于天啟逆魏之禍  
几危社稷遠事之明鑒也自此而外列聖無間  
夫即嚴衛之具廢而世運之治亂固之順先帝  
朝亦當任嚴衛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  
之官中外自有不胥而走之賄故逆經之方即  
從經經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  
行始猶怕儀之際為人主所有之常後乃賄賂  
萬千成極重莫退之勢豈非以與援之途愈秘

而專傳送之閉愈曲而費手究竟刁風所煽官  
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脇其尊上不  
可不草疏入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時太妃來自河南福王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搜  
刮萬金以給賞賜工部何應瑞侍郎高倬告賄  
金無術懇祈崇儉不聽  
又諭選內員及宮女閱卷驟然科道李維樞陳  
子龍本國昌各疏諫六不聽  
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太師高弘

國姜曰廣王鋒太子太保徐弘基刊乳昭朱國  
卿柳祚昌太監韓贊周盛九德各陞賞世蔭  
又加南臨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國曰廣鋒  
太子太傅持陞李沾左都御史晉國獨保國公  
張文光太常少卿以逆策功多也換授朱統錫  
為行人以自陳遂曰廣故

故從逆來歸兵科時敏開太翟山中乞衛清  
文惠兵科給事監與平伯軍以原未從逆南來  
連剿總督王永吉經畧山東河北兵部尚書張

縉乃從督河南勸農縉升饒經濟初國破即自  
縊死復甦賊使牛金星說降縉乃罵不從賊乃  
加刑拷挾之西行縉乃潛結義之張一方蔡元  
吉叔之子遂脫身走龍泉關及太原賊追之急  
縉乃走共城聞福王立遂南渡為賊尉馮國寧  
盤獲于芝蔴口申報字自成拘之新鄉  
縉乃召族姓姻友誓以大義解散家財潛結太  
行諸雄是月六日義旅集矣而偽將勒馬貫天  
出門縉乃疑其有變乃命張一方刺一人奪其



陞解李龍刑部尚書改兵部主事凌駟為御史  
巡按山東

馬射死數人前安之尽殺其党執府縣諸偽長  
隨軍縋素登城歃血乃奉義旗于合河吉岡同  
時奉事者有都司蕪見梁泰術枉事聞風來歸  
者有輝縣吉士武部鄭修武字之煥都攀桂復  
嘉字青夏時乎原任推官解居易知縣李昇都  
英從兵魯宗孔不期而會者萬人其遠為聲援  
有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大翼等殺賊先鋒賊勢  
頗却渡河而南上奉義旗復仇既昇以原官力  
辭不受唯願尽殺賊以報先帝經營諸寨四百

南渡紀事卷上

八十九處運籌決勝心血為枯拮据無成君子  
惜之

以浮海來歸順天巡撫楊桂捷督川湖雲貴廣  
西

羅浙撫黃天俊及按任大成以許都餘党渡叛  
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先  
光斗弟也故與大鉞有仇又首勅士英故大鉞  
備事陷之

吳撫初彪佳上疏申辯于是大鉞并切劾彪佳

南渡紀事卷下



書



大理寺李清收溪述

起丁魁楚巡按襄承汪王潛巡撫登萊趙其傑  
巡撫河南各參都御史其保士英妹夫也故起  
之以保國例

晉東平伯劉澤清誠意伯劉孔昭佳爵孔昭不  
受又封福建提督鄭芝龍為南安伯賜蟒衣  
錢謙益心斃揆席阿士英肯特薦欽業楊維垣  
為通政使遂進使通一疏

維垣之起也馬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奸而愈疑  
謙益反絕倭望

內批補張捷吏部尚書起蔭奕琛吏部右侍郎  
張孫振掌河南道孫振勳撫和彪佳會奸  
且定策有吳議詞連吳甡鄭三俊列宗等彪佳  
罷去以易應昌為副都御史郭維經食都御史  
起葛寅斗太常卿成勇一福建道御史文安之  
詹事劉同升侍誚趙士春編修賀世壽督倉尚  
書王志道戶部侍郎申紹芳皆餉侍郎以大學

士王應熊督川湖雲貴張鳳翔撫豫松

九月謫北都殉難諸臣閣臣范景文：首戶尚  
倪元璐文正左都李邦華忠文副都施邦曜忠  
介戎政侍郎王淑芳忠端刑侍孟兆祥忠貞大  
理凌義渠忠清太常吳麟徵忠節庶子周鳳祥  
文節諭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文正簡討  
汪偉文烈太僕丞申佳胤節愍給事吳甘朱忠  
節御史陳良諫恭愍陳純德恭節王章忠烈史  
部首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鉉忠

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祠賜名精忠

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

氏妾王氏僮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

護妾時氏孺人建坊表

又謫勲戚南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相

貞武新樂侯劉文炳忠左都督劉文耀忠果

駙馬都尉翠永固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忠

監李鳳翔恭莊鳳翔以降賊被殺者大同巡撫

衛景瑗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

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忠武工部主事主鍾

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

贈刑部郎中李達中太僕少卿諸生許琰翰林

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璉中書舍人又補予開

國諸臣德朝死諫大政朝死諫建文朝死難

諸臣諡皆先給事中李清請也

又補諡右都沈子木恭靖工尚沈傲介義故副

都張瑄清忠禮尚董其昌文敏閣臣何如龍文

端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惠善忠節

大理寺卿疏存鄭瑄蘇松兵備程珣會通鄉

宦彭祥嘉杜氏事敗乞諡聞士英即疏

批重處

杜贈珣詩云為憐貴客芳心醉款訪仙郎帆影

遲時人傳之

中旨板福建副使郭之奇詹事補梁應音給事

中王懷鄭瑜御史台賄降獻賊錦木都督劉倫

卒京仍補原官

初左良玉恢復蕪湖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

樂十二人土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遜誅

先帝復成至是用之

以謝德溥為禮部右侍郎余魁文選司主事者

何騰蛟兵備侍郎撫湖廣加淮撫田仰兵部尚

書世隆錦衣指揮使仰倭疏請餉福王以東南

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

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澤清通融

措辦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子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

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

又詔行納貢例原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

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

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

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衛一千兩監紀

戒方萬千不等

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

如羊戒方賊似狗廢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

尽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又有諺曰都督多似拘賊方滿街走相公祇愛錢皇帝但喫酒

又署士安門曰兩朝丞相此馬使牛同為畜道二党元軒出刘入阮豈是仙宗

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折兇終著送刑部問罪

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刘孔昭貽戮于市藉其家

是月高傑起裝行初十日祭旗疾風折木露西洋砲無故裂

又廟門告灾鳳陽祖陵疊大地震一日三震有聲如吼自秋徂冬日烈如火在地赤

而福王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為樂巷談里唱流入內廷梨園子弟教坊樂

人出入殿陛諸大臣呼為老神仙黃緣求進者接踵而至亦間喜丹青士英嘗進沈啟南一

卷福王親署教事士英亦跋一行時羽書倉皇士英猶與門下僧利根談禪闌

蟬人號蟋蟀相公

初高皇時以宿殿餘材置諸南工部庫且朽矣一時佞人稱為神木指為嘉瑞遂大興土木修

且盛宮建慈禧殿乃賞賜宴樂皆不以節固用匱乏搜括乃具佃練湖於洋舡瓜儀製盛滿洲

升課稅乃酒家每酌錢一文

孟馬士英貪濁亂政內則曰成兩宮外則揚阮諸奸無以鎮巨則具平東平遥制內推勲臣則

忻城撫撫侵抗吏事邊警日逼而王不知火以名流相繼告罷能即匡寺之有人心者如韓替

周四十號之休

盧九德殿前憐愛而群小充庭以累卵為厝薪主邊事之或和或戰僅委吏可法一人而已是

月可法進掃陵疏遂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十二日王師入宿遷可法救之隨後營

去是月歸弘光錢時廟門穴十四日高傑進疏渡河抵徐州先是十月十二日

皇朝發兵一位山西一位徐州一位河南豫王  
將從孟縣渡之

傑聞之乃與劉澤清書曰清朝發一王于鎮兵  
號二十萬運七八千齊駐濟寧近日河南鎮撫  
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  
問渡甚急惟恐役一越渡則大勢失恃長江以  
北盡為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唯有彈  
心竭力直前無二千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  
國恩而已

澤清以傑書聞且言

清虜從河揚方丹屯兵宿遷鑄造鉞條為綿茂  
用士英稱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  
慮豈遂拔鞭問渡乎況強弱何常赤壁三萬泥  
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  
倍于前廓清底臣願諸臣剴勵之也  
清人至夏鎮刑由濟寧南下又從洛陽渡河攻  
海州圍邳州  
史可法高傑劉澤清等俱告急不應

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陳洪乾南還  
先是洪乾與左懋第等至德州

清人撫臣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旨有來使不  
必敬語止許百人赴京朝見

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款先謁陵後進見  
攝政王不許乃還祭先帝

于十二日入京館鴻臚寺越一日內院剛林來  
登堂上責懋第等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不

屈洪乾降

懋第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宰  
于寺堂祭之

二十七日放歸

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等北  
去改禁太醫院放洪乾至是歸稱清兵萬分緊  
急旦夕南下士英患之曰有四鎮在何處焉士  
英方驕皆無厭賄賂千名百品日令門下僧利  
根次其高下提憲字沾進帶慮士英不之重也  
屬利根譽為主賓士英轉以獻福王亦屬中官

賞其非常福王每東以視朝始以議和遣使也  
士英曰和則和耳既而和議不成士英曰不和  
則不和耳

時賊窺安甯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唯高  
傑提兵二萬與張緒彥直抵開碓之間緒彥喚  
紹寨勇鼓銳進取乃分盛陵以東屬王之綱寧  
陵以西屬許定國祥符以西屬劉洪起河洛屬  
李際遇各斬偽叛賊有差

洪範請加恩北使勞臣兵科戴英勅之言洪範

出使無功正使身殉其部下後群聚晉爵天下  
聞之起哄然竊笑也乃止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予世廕指揮使開藩武昌

養子夢康都督僉事掛平賊將軍印

先是楚宗朱成濃疏誣監軍御史黃澍殺制辱

宗貪誑激憂內批刑部提問澍不主及是士英

薦授盛濃池州府推官

二十日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  
除在北京何端徵等二十二入侯三年後定奪

一等應礫家金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擬長繫  
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及等  
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惠等十五人五等應  
徒擬贖沈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擬贖諸同春  
等八人存擬另擬翁元益等二十八人朱國弼  
等合疏糾刑官六失御史張孫振又言刑官賣  
法侮文草學龍或以高傳代之  
是時張捷秉銓沅大鉞把持部務而送郎以貪  
穢濫之獨科道吳道忞駁侃

慶遠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勤王且誣巡按方  
震孺會狀科恭即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援  
之名儀鳳不候憲檄非奉明綸擅離戍守誦詞  
妄瀆察撫臣清執有素儀鳳穢跡著聞必悞  
奏先行反噬自應嚴究以杜刀風

光祿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恭張星初以縣令  
躁進降署又掛察典不唯望斷清華之夢亦已  
身絕仕進之階乃無端幻想僥倖工賞欺君孰  
甚若不一為點破關門大典不几為燃灰之地

向躍之問耶

保定虔懇衛梁世烈請襲祖爵科恭國雖以來  
雖王侯貴戚咸饒席狼華胥重臣忠罹鋒刃而  
其脫身國存埋名滄俗者固亦不乏該懇何以  
逆料其家之必藏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正  
馬來歸將奪諸該懇以授子抑姑存之且兩封  
之子恐無此法祀也該懇世受國恩誠慨復有  
志何難倡諸懇舊破產從軍自當直據燕雲上  
為先帝復仇次為諸懇雪恥爾時訪問本支有  
無存否然後請諸懇勳朝命光復祖爵不亦休乎  
昔李晟收復長安下令軍中曰五日內無得輒  
通家信今長安未復殊非諸臣問家之日也  
遂安伯勳衛陳濬疏請襲爵科恭自都邑受過  
河山阻絕去次無亮卑詞莫信業奉明旨嚴核  
該懇一請再請若不能待直視五等之封祇同  
上塊之乞亦與萊傭都督一醉告身為可乘時  
拾芥而獲取乎况遂安勳衛今或遁跡閭閻或  
從容歸國安可懸坐免錄使後來鞍馬遺商執

遂人而可稱繫粹孤忠裂衣衣而他續也陰多福  
寧宮已恩莫不怡鐘寶同言新宮安雅福王曰梨園殊少佳姬方  
昔國泣曰臣以陛下今即或思先皇帝或思皇太后乃作此想耶  
順治二年己酉正月朔改偽元為弘光元曰  
有缺之吳遂上言維新五事信詔旨授人才儲  
邊才伸國法明言責疏入不省

都督李際遇降清高傑冒雪行河疏請重兵駐  
歸德東西兼顧聯絡睢州許定國以冀中原傑  
遣定國銀千兩幣百足許定國太原人以故振  
兵赦罪出獄收兵縱掠至是以提兵駐睢州毀

家養士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高為賊高由是  
怨許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

可法之遣高國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  
懼討貽書閣部求自全計閣部語其使曰許提  
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

十一日高兵主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迎馬前  
高扶起之曰若提兵奈何行此礼顧眾為在  
許故染其軍以羸見高呼之曰京有此軍何不  
以此開藩乎居明日台詢之曰若豈不知我之

將殺汝而不去何也許垺首曰定國故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果疏吾我為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曰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不知孰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跡之不獲使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名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為人艷見其至誠且憐之聞護語以為無何有千戶者避為投牒云定國謀公保故以示勿戴馬前啓之六十送許誅之遂刑壯約為兄弟定國歸美妹進保屏不御咲謂之曰軍行無事女子第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唯唯迨時保大營去城二十里懸主命旗于城闌曰非有令不得入從保入者止左右號健三百人

十三日夜定國開晏張燈厚具樂以飲保令其少弟飲保親將子別所婦女賓客皆襟坐酒半酣許弟動靜失常度坐者覺起而耳語保曰今

日之晏視其弟志竟有非常得無謀我保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保所居為睢人甲第恒高且重廊複室繞四週定國于壁後置人將卒俱休息別時保卧榻畔止二三治文書者及傳事小兒漏將殘聞屋上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十輩保有格鬥錢杖亞索之已失之犹奪他人鎗刀闢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未下伏直扑簷陷而免定國縶血向南坐曰三日

束受汝屈辱已足今定國何如保大咲曰吾乃為監子所美呼酒未當痛飲死遂遇害

明日：中城門不啟李本汲王之綱郭虎攻東門而入定國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于睢人環睢旁二百里皆屠之可法至徐聞之大憤哭于中原不可復圖子乃還師以救根本楊人間保之死也酌酒相賀初定國守河南賊奄主天如而定國立敵接以刀左右揮之天皆中折高子身等咲向賊曰若



廷乎急歸人障一版來受酒家前賊挾版至空  
國射以鉄箭技皆貫人于版死焉賊驚遁

史國嘗與及少年飲及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  
可忽躍起懸身手攀簷前椽左右換手走長簷  
殆遍而顏色自若主是翁傑乃歸降于清  
傑妻邢夫人率子元壽請卹福王命所部將士  
仍聽邢氏統轄

史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深為提督福王不允  
曰具平有子朕豈以兵馬訊地遽授他人乃贈

傑太子太保許其子龍壽再陞一子錦衣衛百  
戶從優議與蔡美

黃得功據袂而起曰固當以此還我引師臨揚  
連可法自徐州還令從同知曲從其中軍馬應  
魁入得功營問故得功曰吾為國大將功多  
僻處瀕江一小邑高傑有何功績而食數城姑  
念其不終割以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也關部  
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受高而故右之也彼  
士馬多而區令一今日一奪而明日必亂且

曰首難自將軍始其爭之也黃揮其兵姑少却  
會福王遣高靈二監諭之曰大臣當先國事而  
後私恨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汴東歸  
設致渡河罪將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乃還  
得功字游山京營名將也初起徒步為商人執  
鞭入都經山東值响馬兇商人俱逃得功獨  
持肉脯蹄禦賊所向披靡後立功河北封靖南  
伯嘗敗張獻忠于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几  
獲而逸

得功為人慇懃而忠所部不遺三萬無戰身先衝  
突勁疾若飛江淮人訛為無敵呼曰關子得功  
愛將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為前驅左金王老  
佃、草里眼等畏之並于得功草賊設伏以待  
報國賊有趙虎者佯北報國恃勇深入其伏  
中殺之提報國首登山罵誘得功得功卑騎突  
陣斬虎將首級祭報國賊有少年勇將號無敵  
將軍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為汝曹擒黃將  
軍以來賊皆按轡視之無敵大將軍大呼衆至

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肩右手策馬馳去群賊喪氣相戒曰須避黃闔子休與汪耐安曹拜得功門下當高傑引兵爭揚江時後得功飲盤列生鼠肉割啖之帳下號將能飲者以次坐人浮巨觴有立挽兵弟辭不能飲得功怒欲杖之提兵目汪曰大咲得功問故汪曰生咲卯守脰腿不及杖粗也得功咲而止俄報高兵在十里外將立矣得功咲飲白若又根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又報抵城下得功乃上馬停一卒授之弓執在手又一卒授之鎗掛于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在腿下一卒授之銅跨右腿下背後五騎一負一箭筒一箭百隨之往抽箭射疾于兩箭盡擲弓繼以鎗一背二騎折枝又擊死二騎溺死擲鎗用鞭鏑雙揮之內而墜眾軍已亂歌美踏而豪飲如平時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後督淮揚再隸麾下從護祖陵禦草五賊再後收永城號花馬劉者也

東平侯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幼時曾習舉子業試時造拳死二隸逐跑應兵部將材各天下第一後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其人好殺色將略本無所長初科巨韓如愈糾澤清澤清持金帛賄之如愈呼使請讓反其幣澤清銜之後上遣如愈督江浙餉澤清遣兵阻擊之于東平戴家廟韓從不悅惟以幼子不宜見殺知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澤清自云先帝已行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具平拜獨進候人莫得而辨也及駐節淮甯乃大治邸第備四時之室壯擬皇居取美人鐘鼓以充之嘗搆一水榭費千金諸生爭獻歌詩頌功德澤清晏然休兵淮水置討賊事于不問嘗誇于客曰我二十一年授筆三十一登壇四十一列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澤清向將以計厚具平聞其死乃与二鎮謀曰戎維孺子不足立固當分其众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患官輕屬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元爵長而還之當澤清進戍時

值其母實初開八表稱觴極一時之盛後澤清  
之降而殺也實初流離道旁無以朝哺

進吏部蔡英琛東閣大李士通政使揚維垣請  
重定欽案又請書頒三朝要典左良玉疏言要  
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具大獄素繼咸亦  
以為言福王曰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  
不雪事聞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侑朕意吳孔  
嘉又奏三朝要典須脩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寬  
允之

陞維垣副都御史監生法濟源又借題三案疏  
糾光祿少卿許譽卿譽卿疏言當日諸臣以詞  
貳光廟為止今日諸臣以詞貳陛下為止俱從  
倫序起見光宗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  
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濟源先帝久任傅  
仁養致釀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陛下更  
削萬口極快濟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甚矣若  
輩之敢于党奸欺上也  
陞阮大鍼兵部尚書賜蟒服

雲霧山即名禁封山縱橫數百里北通蕨池南  
連八閩東抵衡嶽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為盜  
藪其間深谷窮岩虎狼接跡險阻極目無徑可  
攀且地接祖陵龍脉為神宗右臂歷朝禁之樵  
牧封禁所居名也

英宗初年遣官採木于是地方訛棍立相煽惑  
而狐假之輩目之懷奪小民抬引進剿大肆劫  
掠兼多内外官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  
生近山良民逐鳥獸散大盜鄧茂七等聚眾數

萬藉以為窟攻城殺令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  
年乃戡定奉旨照舊封禁往猶蓋可鑒矣臣竊  
以為不便因輔亦疏請中徹既不聽既而馳視  
如違言報罷因輔係歸賢周養子贊周寺中正  
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時在宮中每有  
臣數士英視為眼中釘因厲語以開採事詎  
國輔具疏請往其寔士英意不在開採也因輔  
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奪  
營篆授其子馬錫以乳臭兒縮兵柄時事可知

矣迄疏出土英遂切恨之

起盟檄撫廣西刊良佐等薦求大典為兵部侍郎大典久任鳳督喪家起兵屢著戰功御史鄭瑜劾其侵贓百萬福王以大典創立軍府所養士馬豈容枵腹詰勿問

張國維予告歸御史張孫振劾左告礼部尚書顧錫時險邪有玷獲宗以其請削溫倖仁謚而謚文襄孟也

命錫時致仕去崇宗室入京師

又奏據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勅馬王昌恆孫家破南奔過高夢箕家入魏虎故以詐冒東宮又于東宮行囊中得周公輔成王五字犀奸借此為獄端

福王諭王之明自南京取道蘄杭直至浙東是何主使孟指諸清流也利正宗給事戴英各具奏王之明僞假太子非雅年所能辨必有大奸挾為奇貨宜勒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道路藉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

血盾

福王諭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

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于午門外鞠之發箕穆虎皆具服如之明言遂下之明刑部獄或題詩于皇城曰百神擁護賊中來曾見前星開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誰猜安危定自閑宗社忠義何曾判陽台烈大行何處遇普天同向棘園哀

初三日又有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來命付錦衣衛監使初福王為邸王娶妃黃氏早逝既為世子又娶李氏洛陽變又亡童氏本周府宮人逃亂至蔚氏縣遇福王于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福王南奔各不相顧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大奏妃故在福王弗召至是妃自詣越其傑所來福王弗悅也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惡求馮可宗呈覽福王弃去弗視尋命屈尚志嚴刑酷拷

氏號呼詛罵士矣為元妃進揭祿童氏供有金  
母一婦人不足惜然皇嗣甚重苟非主情所關  
誰敢與陛下祿微倖宜迎童氏歸內家諭河南  
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究之心  
不納既而左良玉且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  
之心謂東宮之承吳三桂寔有符驗史可法明  
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廷之通滿朝諸臣但知  
違君不惜大倖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王忍  
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  
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佳  
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願陛下二三奸臣保  
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有  
肯東宮果其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  
冒太子正在根究奸党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  
尤係訛傳法司將審明畧節先諭該藩  
黃得功疏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遵迎不知的  
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偽先帝之子即陛下  
之子未有不明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

恐在廷諸臣論徇者多抗顏者少即使明白藏  
認誰敢出頭取禍乎不殺則東宮為假殺之則  
東宮為真皇上雖以大公至正為心恐臣下違  
君之患臣受先帝知遇之恩不敢不言

刘良佐疏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情懇求  
曲全兩朝倫典毋貽天下後世口實

工部侍郎何楷言鎮疏東宮甚明溯撫何騰蛟  
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名至京  
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昌姓孫何人奔

發內宮公度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迄  
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以不發抄傳此事  
閱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真

江督袁繼威疏言太子居移養疏必非外間見  
童氏能假裝王昌原係富族高陽木間喻言豈  
無父兄厚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于  
朝有何閔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  
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幸  
萬平之福

福王終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命法司將審明略節各諭之童氏尋亦病死獄中

初五日南都皮傭烏有道閭室中有聲曰汝可主宮中尋子忽者為物所憑遂直叩東華門冒袞恭皇帝立杖斃之

又有劉祥者神附其身自稱玄天上帝

御史劉光斗阿奇疏稱聞東宮兩王尚在人間不勝大駭今已知真妄臣心始安

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

阮大鍼後主爰呼先帝而未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濟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大鍼日子維漁計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且尋以上游告警始緩須臾或夜半書士英堂中曰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身一元直禱中原求其人不

得  
倉場尚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經

維江右正人羣小指為南昌私党大鍼塞遣兵于江中劫之

以何騰蛟提督川湖雲貴廣西時揚獨撫湖南士英詐言慮其人情不調疏令回部

鴉杭疏言人情極調且臣与良玉旗鼓相當英雄本色丈夫肝胆青天白日伏乞以後中飭臣

工收斂精神用之勒禦釋此不必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右知之不明處之不常聽細人之

薄勞苦功高之士識者灰心人解體殆非所以鞏朝廷而鼓忠勇也科臣吳道亦以為言皆不省

許定國引清兵入儀封復入考城尋破歸睢陵

臣凌駒死之姪潤生自尽駒遺書于清人云虜

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揚子江竭凌御史即錢

塘江上吳相國也事聞贈駒兵部侍郎潤生柳

史清兵逼江北下徐賴提兵李成棟南遁

四月初一日命尽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初

南都有璽戴潞王之議列名苦無符印遂切南

礼部印之及士英既入設執議以起大獄議乃止後管紹寧署礼部事大索三月印卒不獲于是士英乃請改鑄另給焉

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初左客朝以寧獻計令偽太子手書血詔付左以佯受詔為增而哭洒血誓師心傳江督袁繼威在九江朔以寧舊兵表遊即遣以寧持偽太子首級來會師部署三十六提兵而東以仁西屬其部將金敬桓良玉乃馳疏列士英十大罪狀又具檄以

曉諭四方

又沿途張立稱本藩奉太子家旨率師赴救士英等大惧京師戒嚴

江督袁繼威疏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中旨切責時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

士英調帶得功劉良佐離汎遣利孔昭阮大鍼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大鍼誓師江上素素蟬圍碧玉見者共吳為梨園裝束

陞大典兵部尚書國安掛鎮南將軍印劉澤清

亦托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楊泗徐和勢同湯沸

史可法連疏告急福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東可法曰上游不遏致除君側之奸原不敢与君又為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寒不知輔臣何以蒙蔽至此乃移書士英懇其速將添兵大報疾呼士英惟以左兵為憲不應可法又請向朝處分東宮以息眾畔翼

福王諭西營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後見可

法嘆曰奏凱二字談何容易誠如上言而君不知在何日矣

又連上二疏一劾各鎮擁兵廢餉一劾李成棟避敵南奔士英亦不應

福王惟以選游女為急先是應天選進三名又司礼監選進六名俱無可意者特遣內監田壯國往杭州選到陳氏王氏李氏三人着于十五日進元彈殿命戶部各安官一員保辦中宮珠冠礼冠三萬兩常冠一萬兩

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懷又殺武德道僉事雷  
輔祚禮部主事周繼之子鍾從兄弟也負時譽  
與阮大鍼有隙士英恭鍾從逆謂鍾當坐鍾祚  
亦與大鍼有怨光時亨者阻駕南還者也故與  
四人同死

時清兵已徇徐碭下毫泗乘勢渡淮如入無人  
之境

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堅禦左良玉大理卿  
姚思孝尚寶卿李之梅工科吳希哲等俱請偕

淮楊

福王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與兵以逼南京  
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該守淮楊  
不可撤江防兵

士英厲聲指諸臣言曰此皆良玉元黨為遊說  
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渡江矣亟可召  
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明日大呼有  
異議者當斬福王默然

禮部錢謙益言陳洪範還該收他福王請國家

何常不收人只是收來不得其用布告退曰實  
似道棄淮楊矣

給事吳道疏奏年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  
復縱兵薛標權陷建德東流大傷非法方國安  
受國厚恩乃鋌陵西閩南陵城外聚兵攻擊赤  
子何辜遭此塗炭益之深熱其手叛逆何異陸  
下且加謹戒

蔡奔琛等崇旨文綬久在南康固安現在勦逆  
吳道請言乞改為逆臣出脫是何肺腑

次日要琛具疏特糾逮逆下獄先是左光先按  
浙會鞠安環一案逆時為衢州司理與給事司  
理陳子龍共成是獄及安環入相與阮大鍼同  
心排擠先以教視逮并及于逆

御史張孫振疏糾逆為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  
速正兩視之誅

二十四日清兵犯揚州史可法禦之薄有新復  
文孟急血疏請救不報其明日可法開門出戰  
清兵破之屠殺甚慘可法死之



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屈身被數創自刎死妻楊氏媳卞氏從之

左兵下破安慶盡殺阮氏大賊遂謂與左兵之米不若清兵之求我且用清人以殺左氏殺我王之明以絕左兵之望聞揚州急遂不得行明日福王召岸臣問遷都計錢謙益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辦走貴陽二科吳石哲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名入城命住雞鳴山房初左兵至九江表部將卞效忠郭雲等大掠左

兵附之良玉見城中火起聞報曰左兵也即其舟中擲足嘔血而死左死軍益亂其養子夢庚叔袁兵破安慶東下采石為黃得功方国安所敗遂引兵還捷聞

封得功靖國公并進大鉞大貝太子太保餘加級有差

五月以巡漕御史霍達監軍余事楊文驄分設蕪松常鎮巡撫初祁彪佳撫吳松軍儲八萬以二萬充可法軍餉而貯六萬于京口庫中及文

監軍京口款漏其賦而無詞遂以築城金山之說由是京口無軍儲高傑潰卒之渡江也鄭鴻達掩而殺之不下萬人餘卒北走而降鴻達乃露布告捷爾書侯封靖虜伯世襲蟒衣金帶京口民皆頂祝且為建寺峙碑自前月二十五日至是月之朔日復遣捷軍門鼓角將士凱歌聲沸江濱鴻達聞藩京口民爭以牛酒犒師午日百官進賀福王以演戲不視朝忽有中旨命乞子捕蝦蟆為房中藥時日滿蝦蟆天子

士英傳令各門下閤展開申閉王師既破揚州沿江開渡

初七日鴻達軍中大晏歌舞喧闐而清兵乘間遣二百餘人潛入金山寺

初八日夜大霧四塞王師編筏張燈向京口而別由上砦大盛洲老鴿河渡黎明尽抵南岸遣襲破鎮江鄭兵尽奔軍有楊帆東遁

初十日都門晝閉大風猛雨十後犹集梨園入內演戲福王與群小褰坐酣飲二鼓乃与屈張

二閣車騎出奔黃得功營五鼓士要入朝駕已  
先出矣遂台點兵奉太妃走浙平明宮門洞啟  
宮女謀走于是各官爭竄

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開各城門以待清兵居  
民竟殺城內外黔兵無有遺者子刻有監生趙  
某率市人出王之明于獄擁入宮中登殿鳴鐘  
百官莫有主者吏部尚書張捷死之副都御史  
楊維垣以重按之明獄聞都城人擁立之明遂  
膽戰自經妻朱氏孔氏從之

王之明粘示皇城略云先皇帝不承大統詔惟  
臣與同共甘苦朝天不祐憐罹奇禍凡有血氣  
裂肺痛心泣予小子今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  
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難易忠垢逆游國雪  
國耻幸文武先生迎立福王子惟先帝之哀奔  
伐南都寔救器陳大義不意臣奸障蔽主櫻柱  
枯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遠遁先  
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  
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子身負重冤宜稱尊

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  
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子當恭聽共擇皇  
猷勿以前日有不識子之嫌惜尔經綸之教也

十二日欽天監望壺官陳子楷自經是日福  
王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得功阮大鍼朱大典  
方國安等來見殺入太平太平民不納  
十三日扶蕪潮提兵官黃斌卿適登中軍翁之  
琪舟  
十四日將往浙時

豫王已薄都城趙之龍扶王之明出降豫王加  
加之龍具國公賜金鈴鞍馬貂裘寄帽設牛酒  
于軍中宴之王鋒錢謙益張孫振等皆降  
十六日豫王入京百官朝見王鋒等南面而坐  
照諸降臣名王鉞不應王鋒急散恭之張  
孫振為錢謙益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宜為  
周旋錢鉞之即得無恙張孫振每对人誇云非  
我卸衣老幾去出来卸厚酌之而卸犹揚言自  
稱不屈

豫王出示曉諭畧云福王僭號稱尊沉酒酒色信任僉士民生日悖文法美樞只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仇恨云

時列孔昭走浙劉澤清入海惟利良佐降秦豫王命引兵追福王至蕪湖于十五日及之且台黃得功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創甚拔劍自刎後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廟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

王為四將岳已陞矣言已手提右廟岳像于中而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乃魁是日良佐扶福王去之琪被死水福王見豫王于內守備府豫王責其僭位稱尊荒酒好色及謀害太子等事福王默然隨囚于江寧縣刑部尚書高俾戶部侍郎劉成治署中自經

十八日國子監生吳可其雞鳴小關廟中經死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河死其死不知日者中書舍人陳燦及子奉人陳伯瑜戶

部主事吳佳胤死不知名者投秦淮河中馮小瑞百川橋下乞兒也小瑞以色幸幸以身殉乞兒顯詩稿畔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不皆逃綱常面在卑田院乞丐養存命一條礼部郎中劉萬春主黃端伯以不朝斬之豫王分兵略定各屬而命御史王懷刻光斗鴻臚丞黃家駒等分往招撫家駒至蘇遇害蘇州諸生顧野受服儒服爰文廟投泮池死原任少詹徐沂沈虎邱後溪死玄妙觀前青麵人夫婦對經死常

州石生及青扇毆姓者投西泖池中死又一鄉民鬻薪入城間安撫使王躍入文城壩南龍將河死五牧蓄鴉鳥者薛吏以雜髮自經死常聚諸生徐悻以剃髮自經死諸生項志寧不食死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至各處起兵見殺則貴池諸生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武弁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楨而蘇州原任遊擊曾之璉及武弁韋誦俱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曾城破与子諸生玄演

玄黨被殺進士黃淳耀與兄淵耀及弟人張錫  
眉龔用圓俱死常熟諸生徐守庸戰死崑山貢  
生朱集璫城破被執不順死故將王公揚年七  
十戰死諸生陶琰城破自刎原任狼山提兵王  
佐才為亂兵所殺一門被慘松江原任中書李  
待問博羅知縣章簡城破被殺吏部主事夏允  
彝投水死提兵吳志葵黃蜚駐兵豆腐浜被執  
解至南京殺之華亭教諭陸明允被執不屈死  
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入太湖從黃兵、敗

福之投水死安遠被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  
郡城見殺江陰屢攻不下立三月乃剋遂屠其  
城典史陳明遇閹門投火闢應元不屈遇害訓  
導馮其縊明倫堂中書戚勲全家悉死及兵下  
嘉湖吏部郎中錢棟戰死于震澤原任吏部尚  
書徐石麟自刎其僕祖敏徐錦後死南部之陷  
也

路王監國于杭州及清兵之抗潞王即以城投  
順杭州原任行人陸培刎死錢塘知縣顧咸建

不順被殺某縣知縣染于溪縊死其前遣使召  
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王召見  
蘇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而坐攝政王數  
以偽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國書擅殺提督當  
廷跪禮五大罪懋第抗辭唯請一死命剃髮堅  
不肯於閏六月十九日殺之題絕命詩云峽折  
巢封歸路絕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  
盡落作烟雲挽不磨恭謀兵部王事陳用極進  
擊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佐劉綬等五人並死忍

風沙四起捲市棚  
手雲際屋瓦皆飛起  
一時罷

市

清兵既破江浙尋執福王王之明潞王北去袁  
繼威隨福王北其中軍都督鄧林奇死之而夢  
庠馬紹愉率所將士皆剃髮降

時出聞至南十二月魯王聞之大暖追謚福王

曰赧皇帝謚太子曰悼皇帝謚潞王曰潞閔王

海濱者。曠日達夜。方海。感水。取。此。道。一。若。行。若。以。年。天。今。又。將。迎。會。恒。科。

南渡紀事卷下

[illegible]